〔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朝鲜战争

高培　肖刚　潘友新　何力
姜培善　康白　郝英　高山　于兴　译校

中卷



国防大学出版社

朝 鲜 战 争

（中 部）

（集原书第 6、3、7、8 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译校者

高 培 肖 刚
潘友新 何 力
姜培善 康 白
郝 英 于 兴

责任编辑：陈怀玉
版式设计：刘文海
封面设计：李贺然

书名：朝 鲜 战 争(中卷)
编著：〔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出版发行：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
经销：北京市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版次：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规格：32开（787×1092毫米）
26.25印张　575千字
书号：ISBN 7—5626—0123—2/E·70
印数：1—2,000册
定价：31.00元（上、中、下三部）

前　言

试图在无损于联合国的目的和美国的体面的范围内尽早实现停战。因为，他们已看到，要到达鸭绿江必须付出十几万人以上的牺牲，即使到达了鸭绿江，也很可能陷入同中国战争的泥潭，进而会孕育着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在联合国军再次越过三八线时，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的声明，同华盛顿的政策正相反。杜鲁门总统以此为转机解除了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即所谓的免职。这样，自战争爆发后不久开始的双方长时间的争论就结束了。不过，看来这是中央同当地之间难以避免的互相对立的事例。

在免职的兴奋还未完全消失时，联合国军就为寻求最容易防御的战线而向北前进。这就是“狂暴行动”。但是，事先估计到的中朝军队的攻势开始了。这就是中朝军队在4月和5月两次强行实施的春季攻势。也就是落潮时期。

这次春季攻势是中朝军队在这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联合国军尽管三次被击退到三八线以南，但仍能坚守汉城，并且给中朝军队以巨大杀伤，顶住了他们的进攻。因此，联合国军巩固了在这场战争中不败的信念，但同时也再次认识到，要推进到鸭绿江，必须付出巨大的牺牲。

另一方面，中朝军队也不得不感到，要把联合国军赶到海里去是不可能的，长期地继续进行不能获得全胜的战争是不利的。这是因为，建国只有一年多的中国，在国内外都遇

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就是说，双方都认识到，战争既不会遭到失败，也不能取得胜利，实行停战的时机越来越近了。

联合国军三次恢复了三八线，接着就为寻求有利的阵地线，向北前进。这就是所谓的“绒毛河作战”。6月下旬当其作战告一段落时，苏联就伸出了援救的手。这就是马立克提出了停战的建议。

联合国军奉命就地停战，并且边注视着停战谈判的进展，边在尔后的两年期间展开阵地战。

也就是说，战争转向了阵地战。

本书作为已版陆战史集的续刊，叙述了从再次开始进攻到中朝军队的春季攻势和以马立克声明为开端转向阵地战的情况，

本书是以有关各国出版的史料和本史集第1至第4卷附录所列的各种文献资料为基础，由原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教官佐佐木春隆(现为防卫大学讲师)等人利用业余时间执笔撰写，经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辑而成的。

读者要想通过本书了解朝鲜战争的实质，可能会感到还有很多问题。但这里拟请读者谅解，本书始终是以论述战役和战斗的真实情况为主要目的，为今后深入研究提供基础读物。

最后，我们要为参加这次战争并在遂行其任务中牺牲的官兵和遭受战祸的几十万人祈祷冥福；同时还应指出，为了使我们周围不再发生这样悲惨的战争，需要全人类的睿智和努力。

陆战史研究普及会

1972年9月

目　录

原第6卷——中国军队的攻势

原第3卷——美海军陆战队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

原第7卷——联合国军再次反攻

原第8卷——转向阵地战

朝　鲜　战　争

中国军队的攻势（原第6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高培　肖刚　译校

第一章　战争爆发以来战局的发展

纵然自己的判断是合理的，但是敌人也未必如此考虑。因为，伦理观和价值观不同，合理性的尺度也就不一样。情报估计失当，不外乎是由于以自己的尺度推测了敌人。

——利德尔·哈特

1950年6月25日，早就传说局势不稳的三八线上开了火。在常常下雨的星期日早晨，北朝鲜军队13.5万人、坦克150辆，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南进。

一、北朝鲜军队南进，釜山防御圈的建立
（参照原第1.2卷）

边境会战　南朝鲜军队遭到突然袭击后，依托边境阵地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是由于缺乏反坦克手段，无法抵抗以苏制T—34型坦克为核心的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开战后的第4天早晨，古都汉城失守，拥有9.8万人的南朝鲜军队减到2.2万人。

争取时间的战斗　以“击退进入韩国的北朝鲜军，……恢复这一地域和平”为目的而紧急出动的联合国军，在“首先阻止南下的北朝鲜军，继而在仁川登陆予以夹击”的方针指导下开始作战。

然而，先遣的美第24师则到处遭T—34坦克突破，受善

于山地战的步兵包围，被逐次各个击破。因此，麦克阿瑟将军便推迟仁川登陆作战。增援第8集团军主力，到7月底，不得不后退到决定不主动放弃的洛东江一线——釜山防御圈阵地。联合国空军经两三天作战获得了空中优势，但是却未能阻止利用地形南进的北朝鲜军。

8月上旬，判断决战时机已到的北朝鲜军，将其全力——11个①师在前线展开，乘追击之剩勇，逐次到达洛东江一线。但是，联合国军组织了接二连三的反击，粉碎了突入的先头部队。这个期间，得到美国本国增援的联合国军已经比北朝鲜军占居优势，北朝鲜军漫长的补给线也常被切断，因而，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究竟是北朝鲜军队先夺取釜山，还是美国本国的增援及时赶到，这场同时间的竞赛就为联合国军奏了凯歌。北朝鲜军队的14个师②，从8月31日夜半开始发起大规模攻势，再次到处进行了局部性的突破。这时，釜山告急，仁川登陆也有难以实行的危险。然而，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却组织一连串的反击，打破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实际上这时联合国军，仅地面兵力就超过北朝鲜军队两倍以上，所以说能够确保釜山是理所当然的。第8集团军的这场艰苦的战斗，充分体现了守势本身的特点。

二、联合国军反攻，北朝鲜军进攻（参照原第4.5卷）

北朝鲜军队的九月攻势一败涂地，但它并没有改变攻占釜山的企图。可以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不过，这大概是几经失败的进攻者固执的信念。北朝鲜军事当局把残留在京

---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汉城）仁（川）地区的最后一支战斗部队，也增派到了洛东江畔。

仁川登陆 麦克阿瑟恰好乘其后方空虚，于9月15日开始仁川登陆。这曾被称为“百年的赌注”及“冒险”行为。第10军的作战，进展意外地顺利，9月底夺取了汉城——水原地区。

第8集团军转为攻势 另一方面，从洛东江畔转入攻势的第8集团军，打破两个月来象枷锁一样束缚自己的北朝鲜军的包围圈，接着转为总追击，9月底到达三八线，准备进行下一阶段作战。

北朝鲜军队受到第8集团军的“铁锤”和第10军的“铁砧”的夹击，完全被粉碎了。他们在进攻当初是13.5万人，撤回到三八线以北的，据说不过是2.5万—3万人。

因此，联合国军完成了“击退进入韩国的北朝鲜军”的任务。于是便认为战争从此结束了。然而，南朝鲜军队却于10月1日乘势越过了三八线，使联合国讲坛和美国舆论都谈论起了北进的是非，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

向北朝鲜进攻 尽管有的国家反对，中国发出“如果联合国军北进我将介入”的警告，联合国仍然通过决议默认北进，从此便陷入灾难之中。10月9日中午，美第1军在开城越过三八线。这时，沿东海岸疾驰的南朝鲜第1军，很快逼近了元山。

北朝鲜军的抵抗，意外地轻微。局部地区抵抗也很激烈，中部山岳地带游击队也在活动，但预期的平壤决战却未发生，在预想的北朝鲜军的最后抵抗线清川江也未遇到抵抗。沿清川河谷北进的南朝鲜第6师，10月23日占领熙川，缴获了新旧25辆T—34型坦克和弹药列车。这些都表明了北朝鲜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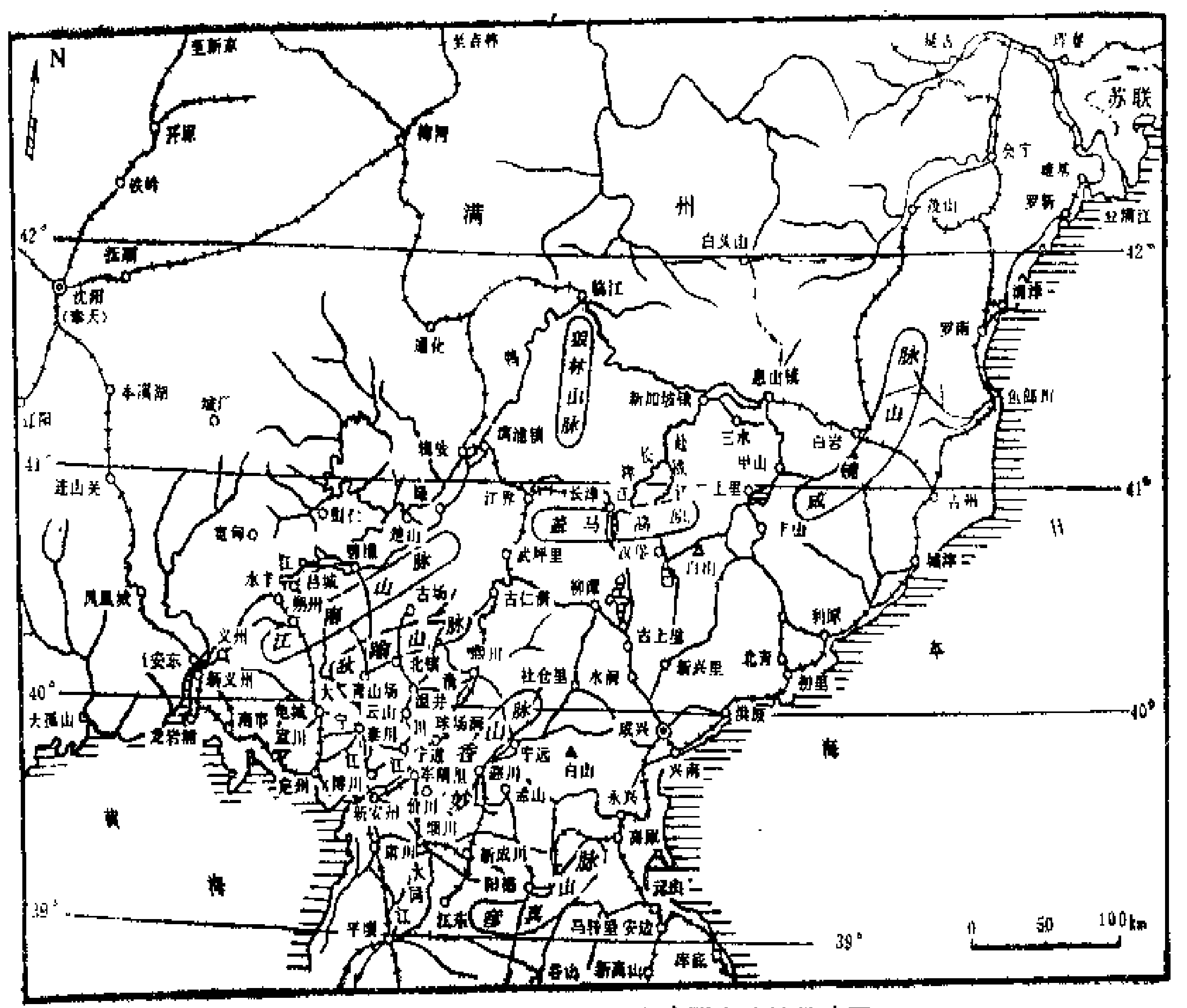


插图1　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带略图

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已经崩溃。

中国介入的征候没有出现。美国的谍报网和现地的侦察网，都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动向有异常变化。

企图早期结束战争的麦克阿瑟将军，10月24日下达了总追击的命令，这意味着要推进到禁止联合国军接近的国境线。

这种违反训令的作法，当然引起了争论。但是，第二天（25日）突然发生了非常事态，这些争论自不必说，就连结束战争的希望和统一朝鲜半岛的梦想，都一下子成为泡影了。

指向目标 联合国军从清川江——咸兴一线发起最后追击时的正面宽度约为270公里。但是鸭绿江和豆满江形成的国境线，却宽达765公里。因此，联合国军越是接近国境，其作战正面越宽，最后约增加了3倍。所以如果不增加兵力，其兵力密度就会减少2/3。而且，在元山附近海面待机的美第10军，在26日以前不可能登陆，同时，南朝鲜的治安和第8集团军的后勤状况，不允许美第9军紧急北上。因而有的参谋对前线兵力不足和过于分散表示担心。实际上，当时的联合国军是由美军7个师、南朝鲜军8个师、英军1个旅等组成的，前线的兵力只有美军2个师（第1军）、南朝鲜军5个师（第1、第2军）、英国旅；美军2个师（第9军）和南朝鲜3个师（编成中的第3军）在负责维持南朝鲜的治安和恢复工作；美军2个师（第10军）在元山附近海面，1个师（美第3师）在日本待机。所以，其兵力分配率为：前线占46.7%，警备占33%，机动占20%。就是说，作战兵力还不到总兵力的一半。

然而，当时联合国军首先考虑的是以下政略和战略问

题，而不是战术上的可能性。不言而喻，如果中国不介入的话，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

1. 为了歼灭北朝鲜军队的残存兵力，并阻止其重新组建，要迅速向国境线推进；

同时，为了不给苏联和中国以介入的机会，也需要迅速进至国境线造成既成事实，这样做，这场战争就可无风波地结束。

2. 为此，就要全线迅猛地推进，而不要受分散抵抗之敌的迷惑。南朝鲜军队单独推进感到不安，但如果使用美第1军和即将在元山登陆的美第10军，兵力就够用了。……总而言之事情紧急。在这种情况下，速度要比集中兵力更重要。

3. 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追击的军队，要想阻止其前进是不可能的。如果强行制止，就会造成统帅上的危机。

因此，联合国军的最终追击设想，是以现态势分别向国境线作放射状突进。几乎无人预感到危险，如第5卷叙述的那样，华盛顿也好，现地也好，所关心的都是下一步取得胜利后如何经营朝鲜和防卫西欧的问题，预定首先凯旋的美第2师，集结在仁川地区在做乘船的准备了。

10月24日，各部队根据各自下一步的任务和计划，斗志昂扬地进行着全胜作战的准备。

三、第8集团军进攻的前夜

第8集团军，由美第1、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组成，其任务是："在平定包括江界——满浦镇地区在内的朝鲜西北部的同时，负责恢复责任区域和维持治安。"

10月24日，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3军担任朝鲜南部的警

备任务：在第一线，美第1军和南朝鲜第2军继续竞相北进。

地形　清川江和由支流九龙江与博川汇成的大宁江一起，构成所谓清川河谷。但是，还远不能称为平原，叫作多小丘陵的低地比较适当。其北面被杂木林与自然林覆盖的多岩肌的狄逾山脉和江南山脉，象屏风一般挡住去路，看来似乎要阻止人们接近鸭绿江。

沿清川河谷溯流而上，即到达盖马高原中心的江界盆地，接着在满浦镇渡过鸭绿江，有道路通往南满的中心区域。江界有人迹罕见的天然要塞环绕，是退出平壤的北朝鲜政府最后的根据地。

第8集团军的追击路线，都是在700—1000米高的巍峨群山之间穿越的峡谷道路，成为今后战斗焦点的博川、云山、温井，都在狄逾山脉的入口，院里、军隅里在清川河谷的出口。

美第1军　由美第24与第1骑兵师、英第27旅、南朝鲜第1与第7师组成的第1军，担负着"进至水丰坝下游鸭绿江一线"的任务。各师受领以下任务继续进行最后的追击。

美第24师（配属英第27旅）……从沿京义干线的地区进至青水以西的国境。

南朝鲜第1师（得到第6坦克营主力和第10高炮群支援）……推进到昌城、朔州附近水丰坝。

第1骑兵师……警备平壤——镇南浦地区。

南朝鲜第7师……为军预备队　先在军隅里后在龙山洞集结，依照命令超越美第24师向新义州突进。

南朝鲜第2军　第2军受领了向碧潼至满浦镇的国境推进的任务，预定命令23日进至熙川的南朝鲜第6师主力西

进，以追击中的第8师攻占江界地区。

> 南朝鲜第6师……以第19团确保熙川，掩护第8师前进，令第7团进至楚山附近，令第2团进至碧潼附近。
>
> 南朝鲜第8师……立即向熙川北进，攻占江界——满浦镇地区。

后勤　当时的情况是，给养要用汽车从汉城仁川地区运输和向平壤、新安州飞机场空运，坦克部队等在一面担心明天的油料一面作战。这在第5卷中有详细叙述。

极而言之，第8集团军的兵站线已延伸到极限，好象一个人踮着脚尖在头顶上单用手指头的力量作战。

四、第10军的计划（参照原第3卷）

原来，由美第1陆战师和美第7师组成的军，配属以南朝鲜第1军（由首都师和第3师组成），担负“平定朝鲜东北部，以一部准备向江界地区作战”的任务。而且，预定将得到在北九州待机的美第3师的增援。

然而，实际作战的部队却只是南朝鲜第1军。该军以第3师的主力担任元山地区的警备任务，令第3师第26团向长津湖、令首都师的各1个团分别向赴战湖、丰山、城津挺进。军的主要战斗力美第10军，受阻于元山湾的水雷，白白地丧失了有利战机。

元山湾的水雷　仁川登陆后，收到大量情报说北朝鲜军敷设了水雷，在西海岸行动的美驱逐舰已有3艘触雷，所以预想东海岸第一流的港湾元山，当然也会敷设相当多的水雷。

于是，斯特鲁布尔司令便集中当时可能使用的一切扫雷艇（美10艘、日本海上保安厅所属的8艘、南朝鲜1艘计19

艘），准备元山的扫雷，10月10日（南朝鲜军突入元山之日）用直升机侦察，果然查明有一定密度的水雷区。俄国水道是从百寻线（1寻为1.8米，表示水深）开始敷设的，密度一般较小，其他水道是从30寻线敷设，密度大，所以决定开辟俄国水道的通路，保障在元山港北侧海岸登陆。

扫雷群立即着手作业，不过，用传统的扫雷方法是要贻误战机的。拼命干了三天，到12日早晨，还有距海滨10海里的水雷区未排除。12日是包围金川战斗正酣，南朝鲜军从铁三角地带开始北进的时候，如不尽快登陆就失去了为从北面包围平壤而实施元山登陆的意义。

于是，便产生了用炸弹诱发水雷的想法，并很快付诸实施。从莱特号和菲律宾号两舰飞来的39架攻击机，向带状水域投下了78枚千磅炸弹。为了查明效果，3艘美扫雷艇进入薪岛西北，立即有两艘触雷沉没，表明这个方案完全没有效果。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连临时改装的扫雷艇也搜罗来继续扫雷，18日南朝鲜的两艘扫雷艇触雷，19日又有日本的扫雷艇沉没。

在预定登陆的10月20日（这一天第8集团军占领了平壤），完成了到海岸附近的扫雷。但在浅滩上还敷设着很不好排除的磁性水雷，在登陆岸滩设置有防坦克、防步兵混合地雷场，所以实际上在10月26日晨第1陆战师才开始登陆，作战部队完成登陆时已是28日傍晚。

第1陆战师10月6日开始紧张的搭载，16日至17日从仁川附近海面起航，航行830海里，是19日到达元山湾口的。但从这一天到26日的7天间，则不得不在日本海游弋等待扫雷完毕。据说，海军陆战队的官兵，一方面对无谓的艰辛感到

遗憾，对迟迟排除不完水雷表现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又讽刺这次作战为悠哉悠哉作战。

南朝鲜军探听到在北朝鲜军水雷厂工作的村民，到位于元山北侧的该厂进行搜索，查明了各种情况。这些资料归纳起来为：有30名苏联海军军官监督水雷的组装和敷设作业；32条小船昼夜不停地敷设，到10月4日即完成约3000个水雷的敷设任务。

扫雷艇群完成元山的扫雷后，接着实施兴南港的扫雷，开辟了长32海里、宽16海里的通路。还负责监视乘对马海流飘来的浮游水雷，这是件很麻烦的工作。这种浮游水雷乘对马海流飘流到北陆沿海，闹得日本船舶不得安宁，人们仍记忆犹新。

东北部的地形　成为第10军新的战场的朝鲜东北部，群山连绵，高峰屹立，海拔2000米的太白山脉和支脉咸镜山脉象要倒进日本海的样子，内陆的盖马高原山峦起伏，扩展到朝中国境。

山靠海很近，无大河注入日本海，降到盖马高原的雨水几乎都形成向北流的河，流入鸭绿江与豆满江。日本曾着眼于此水和日本海一侧的陡崖开发电源，利用兴南的不冻港发展染料、医药、火药、肥料等化学工业。当时北朝鲜的军需工业大部分也在这个区域。

堵住北流的河水造成人工湖，把湖水引向日本海一侧，利用千米以上的落差，每天可进行两至三次发电。长津湖和赴战湖，是这种典型的人工湖。长津湖位于咸兴以北60公里处，制约着通往江界的路线；赴战湖位于它的东面30公里处，蓄着满满的一湖水。

这里是有名的严寒地区，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20—30摄

氏度。然而，由于气温过低，积雪量和降雪量都很少。

交通极为不便，具有军事价值的道路，主要有沿海岸通往苏联国境、从咸兴经长津湖至江界、以及从利原附近经丰山通往惠山镇的山道。

平定方案 当时第10军司令部了解到的敌情是：“在元山——咸兴平地西侧的太白山中，有较强的游击部队，不断企图向元山——咸兴地区渗透”；“在咸兴地区准备北进的首都师前面，有微弱的北朝鲜军队接触着”，仅此而已。

根据上述敌情，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就自己担负的任务和战况的发展作了如下预测：

“北朝鲜军的正规部队已被击溃。现在的战况，是追击的最后阶段，不会遇到大的抵抗。可利用的道路如果全部利用起来迅速推进到国境，就可以自然地达到平定的目的。而且，会结束战争。但是，后方的游击战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激烈，所以要特别注意后方的警备。”

基于此种判断，阿尔蒙德将军制定了平定北朝鲜的方案。

1．基本方案

以元山——咸兴地区作为确保基地，利用从这一地区通往国境的放射状道路挺进，占领国境线以后，再肃清该地区内的敌人。

2．部队运用

（1）南朝鲜第1军 沿海岸道路与茂山道路挺进，占领白头山东麓以东的国境线以后，再平定这一地区。

但是，在美第7师和第1陆战师到达之前，要各以一部向长津湖、赴战湖、丰山推进，继续压迫敌人。担任元山地区警备任务的南朝鲜第3师，在

将其任务移交给第1陆战师之后，要追上主力。

（2）第1陆战师　进至长津湖，准备向江界进攻。

但是，在美第3师到达之前，要以一部警备元山——咸兴地区。

（3）美第7师　在利原登陆，经丰山和赴战湖畔，进至白头山南麓。

（4）美第3师　担任元山——咸兴的警备任务，负责肃清太白山脉中的游击队，同时掩护军的补给干线。

后来，阿尔蒙德将军后悔说："我军过于分散了"，不过，人非神灵，在当时乘势追击的情况下，是难以知道会陷入这样大的陷井的。

当时军的实有人员如下：

部　队	美国兵	南朝鲜兵
第10军司令部（含后勤部队）	3870人	80人
直辖的战斗部队	1479人	1479人
特种工兵旅	1393人	
军航空队	1786人	
第1陆战师	24124人	
第7师	18837人	7804人
南朝鲜第1军司令部		664人
首都师		11626人
第3师		11359人
南朝鲜第1、第5陆战队		2159人
共　计	51489人	33692人

另外决定，美第3师，待输送第10军的空船返回关门地区后，再将其输送到元山。

第二章　中国军队出现在清川江畔

> 战况瞬息万变。……在山后面的敌人企图干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所以，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在于他有看穿山的背面的眼力（洞察力）。
>
> ——惠灵顿侯爵

一、10月25日　命运之日

10月25日的凌晨到了。叫作“命运之日”，带点文学性，有些玄妙，而实际上直到昨天为止的秋高气爽的天气突然变得昏暗起来。天空中乌云密布，时而猛烈吹起的寒风，从破碎的戎装间隙刺疼着士兵们的肌体。北朝鲜的冬天已经临近了。眼前岩石裸露的狄逾山脉披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雪，不知怎地好象里面包藏着一种令人可怕的妖气。

不祥的预感并不是没有，但是相信战争即将结束，受到总追击命令鼓舞的各师，以最先到达鸭绿江为荣誉，分别继续向前推进。25日凌晨的追击态势如插图2，其前后左右脉络不清，又缺乏应变准备的情况，是一目了然的。各纵队的行动，都不顾左右的协同和相互支援，只是一味地想早一刻到达国境。

25日凌晨，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在平壤的集团军司令部会见记者时说：“现在一切进展顺利”，确实在今晨之前未发生过任何异常的变化。

为了便于了解每天的一般情况，下面准备按从西海岸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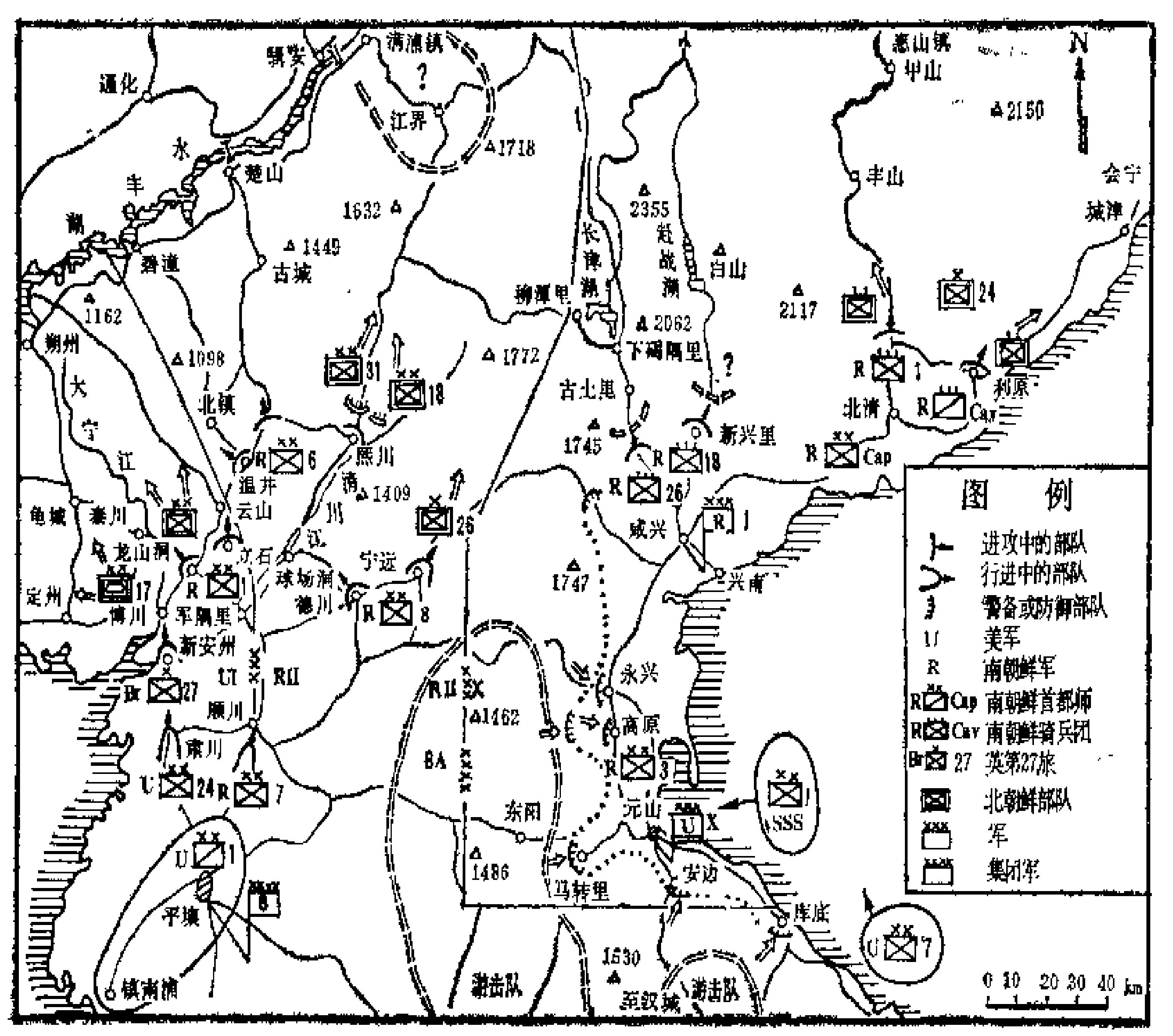


插图2　10月24日黄昏联合国军的态势和已知的敌情

东海岸的顺序，逐日叙述战况的发展。

美第1军　美第24师前出到博川未遭到抵抗，但是，南朝鲜第1师刚进至云山就受到了中国军队（？）的阻击。

16时，军长米尔伯恩根据麦将军的总追击命令，以作命第14号下令实施总进击。当时，军似乎未感到任何不安。

美第24师　前卫英国旅到达博川，未遭到任何抵抗。但是，傍晚时分在博川南侧刚一渡过大宁江，就在西岸高地受到意外的抵抗。北朝鲜军队的兵力相当多，好象还有坦克。旅长考德认为需要组织协同攻击，便急令炮兵渡河。

南朝鲜第1师　该师在美第6坦克营主力和美第9野炮营及第6迫击炮营、第10高炮群（由155榴、90毫米高炮营组成）等的有力支援下，凌晨从龙山洞——宁边一线出发，以水丰坝为目标急速前进。白善烨师长受飞来平壤的李总统的招见离开了战斗行列，但开战以来以英勇善战而著称的这个师的士气却依然很高。

以帕顿坦克连为先导的第15团(赵在美上校)，途中抓到一些三五成群败退的北朝鲜兵进至云山，但没有敌人。从云山北上是狄逾山脉，如果再越过江南山脉，便是滔滔鸭绿江了。

不停顿地匆匆北进的坦克队刚到达架设在三滩川上的朝阳桥，即遭到了突如其来的榴弹炮的集中射击。时间是11时左右。

于是立即散开发起攻击，过了约30分钟，报告说："北面高地约有敌人300名，象是中国部队"。不一会，抓来一名穿着不常见的服装语言不通的俘虏。是中国兵。他是这次战争中最初被抓到的中国兵，后来被命名为第一号，他供出了令人吃惊的情况。他用中国话说："在云山北面和西北面的山地，埋伏着约1万人的中国军队。在东北方的熙川方向，

也有大约1万人在行动。”

他的级别很低，怎么会知道全局性的情况呢？值得怀疑，而且这些情况又同以往的情报估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所以他的供词很不可信。然而，因为事关重大，师里的顾问决定赶快报告。

到了下午战斗更加激烈了。判断敌人有约两个连的兵力增援，第15团在风雪交加之中实施攻击，慢慢进到三滩川北岸高地。官兵们穿着破烂的夏装，没有带手套的手冻僵了不能随意射击，但士气还很旺盛。

另一方面，第二梯队的第12团(全点坤上校)从云山西进准备攻击敌人的右翼，但在镇外遭到敌火阻击。敌人不仅北面有，西面也有。后尾的第11团(金东斌上校)集结在云山南侧，向南面川谷派出侦察兵。可是，这里也有兵力不明的敌人。

这时云山四周有十处发生山火，针叶树燃烧升起的烟雾笼罩着云山与温井的上空。阴沉沉的雪云增强了这些浓烟的飘忽缭绕效果。因而无法如愿地实施航空支援和侦察。这时，官兵们认为这山火是偶然的失火，其中也有人认为是不祥之兆而感到不安。实际上，这山火是中国军队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施放的对空烟幕。从这以后的一周时间——云山成为战斗焦点期间，这种烟幕一直没有间断。

不久，“前面的敌人象是中国兵，不，是中国军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官兵中造成了一种异常的气氛。这大概是对有史以来曾几度统治朝鲜半岛的中国人的畏惧心理在作祟吧。然而，16时过后，师收到美第1军下达的总追击的命令，发起了夜间攻击，各种枪炮声通宵响彻夜空，而战况却未见进展。

南朝鲜第2军　第6师的1个团进至古场，跟进的第2团在温井西北方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第8师于25—26日夜进

至球场洞，准备在熙川实施超越进攻。

南朝鲜第6师 师23日夜进入熙川后，留下第19团掩护第8师前出，主力左转取道向鸭绿江畔的碧潼、楚山前进。

先遣的第7团（林富泽上校）主力，经温井西进，未经交战即于25日傍晚到达古场休息。

古场位于楚山以南30公里处，越过不高的江南山脉就可以喝到梦寐以求的鸭绿江水。尽管从洛东江畔开始追击以来历时40天，已弹尽油绝精疲力尽，但官兵们相信，如果道路良好明天即可结束战争，所以士气很高。

24—25日夜，南朝鲜军队第2团（金凤喆上校）在温井大休息，25日凌晨，令第3营为先遣队向北镇开进，最终目标是碧潼。去北镇的道路是第7团昨晚安全走过的，因而该营没有采取特别警戒措施也不无道理。前进的道路是朝温井川河口敞开的宽约1000米的细长谷地，两侧有比高150—300米左右的多岩肌和杂木林的险峻山峦。

营的车辆纵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两水洞的隘路（温井以西13公里），完全出乎意料地立即受到前方和左右高地的猛烈射击。但是，判断其兵力并不多，所以马上发起了进攻，可是越前进敌火力越猛烈，情况好象跟原来一直战斗的北朝鲜军队不一样。不久，当觉察到时后方已被切断。营在没有任何依托的河谷中被包围了。

不一会儿，敌人开始夹击。每人胸前挂着十几个手榴弹的突击兵，在两侧高地的火力掩护下向前接近，他们以哨音为号一齐投掷手榴弹，随着弹幕逼近过来。其口令，分明是中国话。营的指挥机构瞬间遭到破坏，不久官兵们丢掉装备各自四处逃散了。当时营实有人员750人，下午找到温井的官兵不足400人，这一瞬间的战斗就丧失了除营的顾问C·约

翰中校以外的350名官兵和全部装备。

在温井整装待发的第2营，知道前面情况有变赶快出发，不久见到两侧高地上有敌人移动。派出侦察员去不一会儿，就带来1名穿着不常见的服装的俘虏。

这位穿着特有的棉衣的俘虏只会说中国话。他说："中国的大军，10月17日以来就在北镇周围的山岳地带待机"。

然而，这种说法跟当时营长考虑的情况则完全不相符。营长相信"不会有那样的事"，命令前进，一会儿发现又一名中国兵身负重伤在路上呻吟。部队再次停下向四方派出侦察兵，不久知道退路被切断了。

营急忙占领环形阵地，只遭到敌人零散的射击，未进攻过来。大概是进攻准备特别是火炮的推进迟了。或许这部分敌人仅仅是侦察分队。然而，营看到打通退路困难，入夜之后便丢掉装备跑到南侧的山里，深夜才得以回到温井。

第1营在温井，为情况的急转直下而不知所措，在构筑阵地。

南朝鲜第1军 首都师一面排除微弱的抵抗一面继续北进，尤其是沿海岸道路突进的骑兵团①（金东洙上校），全团都已摩托化，被称为"空中骑兵"，其推进速度快得惊人。

然而，向长津湖开进的第3师第26团（李致业上校）却在为进入山峡之后遇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而忧虑。傍晚，这里也抓到了不常见的俘虏。是中国兵。他说："属于中国第8军的第5团，同北朝鲜军并肩作战。北面有4000～5000人的中国军队正在待机。"

这个资料也迅速报给了第10军。但是，用O、B情报

---

① 编制装备都和步兵团完全相同——原注

（有关兵力编成等的情报）一核对，发现俘虏的供词驴唇不对马嘴，很不可信，因为中国第8军属于驻西北地区的第一野战军，而第5团则应当属于第1军下属的第2师。所以，军怀疑这个报告是："因前进迟缓而胡说八道"。

以上是称为命运之日的10月25日的情况。就是说，中国军队出现的地点仅限于云山、温井、长津湖入口等三处，在温井南朝鲜第7团通过之后，伏击了第2团，在其他两处却是以防御阻止南朝鲜军向前推进。

二、10月26日　云山序曲

中国军队介入后的第2天，整个战线开始渐渐发生了变化。

第8集团军　从昨天起第8集团军司令部纷纷收到报告、第一线突变和中国军队介入的电报。从云山紧急送来的俘虏1号，刚一到达就开始了审问。

他是中国兵，这是确凿的事实，下午送来的俘虏2、3、4号也都是只会说中国话，朝鲜话和日本话一点也不懂。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被强制当的'志愿兵'。志愿军没有军衔也没有部队证章。""属于临时编成的第54、55、56小部队，受北朝鲜军队的指挥。从东北出发时，已宣布'脱离了中国军队军籍'。""各部队分别从中国第38、39、40军各抽出约3000人临时编成的，编制相当于步兵团"。"入朝的总兵力约9000人，10月13－14日成数个纵队渡过了鸭绿江"。他们象是一枪未打自动投降的，据说是地道的农民出身，看来很正直。所以当时，没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特务"。精心安排携带假作战计划的军官，故意追降到敌人中，把假情报交到敌人手里，这样的诡计并不罕见，可是当时，却无人表示

有任何怀疑。(现在，很多人怀疑那是中国军队精心安排的欺骗行为)

然而，他们的供词，当时是一般性的，而且从总的方面分析，中国军队介入的战机已经过去了。如果是在釜山防御圈阵地苦战的时候，或者是在仁川登陆兵力分散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军事介入将可能成功，但是，在北朝鲜军队覆灭、转眼之间就到鸭绿江的这个时候介入，在政治上自不消说，在军事上也是毫无意义的。这种判断大错而特错了。所以，在司令部的军官中无人相信中国军队介入，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要让相信是白的人懂得是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胜利而骄横起来的南朝鲜军队，在温井遭到伏击后惊慌失措而吃了败仗，就是这个缘故。

但是，中国兵参加战斗是事实。这究竟是按中国政府的意志派出的正规军，还是个人参战的志愿兵，尚不能肯定。结果作出了如下结论：“温井和云山周围出现的中国兵，表明中国为阻止联合国军向国境推进，以一部兵力对北朝鲜军队进行了增援。然而，这些中国兵是以个人身分参战的，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军队已正式参战。因为不管怎样，丝毫没有中国公然介入的征候(第8集团军定期情报记录206号，美第1军作命第15号附件)。”

这是第8集团军在发现中国介入时的最初判断，在其语句中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情绪。

从结果看，嘲笑这种判断的人不少。然而，就俘虏而言，他们既不是高级军官，也不是担任熟悉全局情况职务的人，而且，对第一线的报告作出错误判断，只责怪现地军队也过于苛刻，因为以往也常常收到不能原原本本相信的报告。这里的问题是，需要站在更高的立场上作出高度的政治判断。

《在朝鲜的决心》一文的作者R·M·波特（当时是合众新闻社日本分社社长）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气氛："韩国第2军军长刘载兴将军，在报告其战况的同时，曾报告说：林彪的第4野战军中有4个师以上在作战……。但是，第8集团军和第1军都忽略了这个报告。情报军官则怀疑'可能是把回中国的朝鲜兵误认为是中国兵了'，便胡乱猜测：本来是由于不慎而遭到伏击吃了败仗，却'无根据地说因中国的介入所致'。而且只注意了报告中的'北朝鲜兵和中国兵在并肩战斗'一节……"。

美第24师　这一天，英国旅准备进攻大宁江西岸高地，美第24师主力继续渡清川江，未发生特别新的变化。但是，云山的南朝鲜第1师却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南朝鲜第1师　26日晨，进一步确认敌人是中国军队。三滩川北岸的第15团遭到反击作了某些后退，支援该团的美第6坦克营为补充油料和弹药也不得不退到云山东南高地。第12团牢固地坚守着云山西侧高地，可是，敌人不知何时已前出到南面的江畔，切断了云山至龙山洞的道路。担任预备队的第11团以一部对该敌发起进攻，反而被压制住了。支援师的第10高炮群在这一天的阵中日志中写道："云山的战斗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而，群需要经常做好变换射向和阵地的准备"。就是说，中国军队已达成了紧紧包围云山的态势。

这一天，该师报告："交战中的敌人，我们认为完全是中国军队的1个师"。

南朝鲜第2军　温井的第2团一边收容败兵一边通宵构筑阵地，等待第19团的增援。第19团应当在第8师进至熙川之后赶到温井。

然而，中国军队已在3时30分开始夜袭。经历过大陆战斗的人都熟悉，他们一面吹着哨子和喇叭，一面投掷着大量手榴弹包围了温井的部队。

恐慌发生了。夜暗中发生这种事，更难收拾。好容易才平静下来，重新沿温井川和中岘江占领了阵地，但到了日出后的6时阵地的中央被突破了。无奈地形险恶，团企图在东侧的龟头岭进行阻击，可是龟头岭的山口却早已被捷足先登的敌人占领。团在绝望中瓦解了，人们随便向山中四处逃散。不过，当时团实有3100人，有2700名士兵返回了清川河谷，所以实际损失人员不足400人。美国公开史料曾就这件事写道："韩国第2团在同中国军队的首次遭遇战中，缺乏击破敌人的意志和决心。有90%的官兵遗弃装备四处逃散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并推测说："韩国兵对中国人有潜在的恐惧心理"。

军长白善烨将军①得知第2团战败后，即命令熙川的第19团主力和先遣的第8师的第10团主力，向温井进攻，夺回第2团遗弃的装备，同时命令第8师主力紧急北上。此时，第6师师长金钟五将军因车辆事故卧床休息，似乎也增加了师的不幸。

另一方面，进至古场的第7团，因对后方突然发生的变化不得而知，仍按明天（27日）到达楚山的计划，这一天只派出了侦察队北进，预期在江南山脉会遇到北朝鲜军队的最后抵抗，

然而，侦察队顺利到达了楚山，看到北朝鲜兵慌忙地渡

① 白将军在10月24日的人事变动中荣升为第2军军长，由于情况发生剧变三天后又恢复第1师师长职务。

过鸭绿江上架设的舟桥进入中国东北，村镇及其附近高地早已没有敌人了。单就该团来说，战争至此已经结束，侦察队留下一部兵力，其余返回古场。因为他们看到，不用说中国军队，就连北朝鲜军队也已渡过鸭绿江，不必担心其进攻了。

侦察归来的顾问弗莱明少校建议明天要进至楚山的那天夜里，收到了意外的电令，上写着："第2团覆灭，立即返回同主力会合"。本来认为战争该结束了，收到这样的消息感到莫明其妙，但又没有办法。在不祥的预感中准备返回，却既无汽油又弹尽粮绝。如果后方发生了变故，那么团在返回途中也必定会有激战。当把实情上报后，上级立即决定尽快予以空运。

美第10军　首都师继续顺利北进，南朝鲜第26团在慎重地向水洞接近。这一天，盼望已久的第1陆战师开始在元山登陆。

三、10月27日　暂时平稳

这一天是中国介入的第三天，未见有特别的新变化。

英第27旅　早晨，旅全部展开力攻博川西岸高地，摧毁T－34坦克10辆和自行火炮2门，突破了敌人的阵地。这就突破了新义州道路上的第一要点。守敌原是北朝鲜军队，经认真检查，尸体中也没有混杂着中国兵。

南朝鲜第1师　该师得到空中补给后，下午开始转入进攻，第15团进至262—199—212高地一线；第12团由龙浦洞北侧棱线进至南面的河川一线；第11团打通了补给线。

中国军队抵抗得很厉害，用猛烈的炮火才将其压倒。在此次战斗中，南朝鲜军队得到的印象是：中国军队善于挖

壕，很会伪装，战斗顽强。中国人是土工作业的天才，这在朝鲜也得到了证实。

补给线打开了，由军长恢复为师长的白善烨，立即到设在云山小学的前进指挥所，亲自实地了解敌情。他在过去的大战中，作为“满洲国”军中尉参加了热河作战，作为情报军官建立过丰功伟绩，所以，很了解中国军队。结果，他判断：“当面之敌，不是参加北朝鲜军队的中国军队，而是纯粹的中国正规军，其兵力为拥有1万人的完整的1个师”，并向偶尔到现场的米尔伯恩军长报告：“在云山周围全都是中国的正规军。总之，有很多兵力。”这位少见的作战高手好象用自己的身体感觉到了云山周围的敌人。

四、10月28日　右翼危机

西海岸方面的战况进展顺利，云山正面的战况也比较平稳，但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却出现了覆灭的征兆。

美第24师　英国旅继续向定州前进，在定州东侧5公里的山口发现有较坚固的阵地，准备明日（29日）凌晨发起进攻。

第5团在博川北侧渡过大宁江向泰川前进，未见到敌人。

云山　敌我双方都在积极行动，准备明天的进攻。南朝鲜第1师又抓到两个中国兵，他们也异口同声地供认中国的大军已进入朝鲜。单就不同的人供认出相同的事这一点看，他们的话象是真的。南朝鲜军队更紧张了。

然而，28日这一天第1军的定期情报报告却依然写道：“有中国兵是事实，但不能断定是正规编制的部队。看来还是个人志愿参加的志愿兵”，给人的印象是，没有改变最初

的判断。

南朝鲜第2军　奉命夺回温井的第10、第19团，击溃在龟头岭抵抗的少数敌人，傍晚进至能俯视温井的高地一端，但未能下到温井。因为，温井及其周围高地上，有象是中国兵的令人可怕的人影在移动。师决定等待古场的第7团南下夹击温井之敌。

另一方面，古场的第7团在11时左右得到空中补给，准备明日开始退回。他们打算分配补给品，恢复元气以后南下。

这一天，第一次在熙川方向出现的中国军队，似乎已悄悄地包围了熙川。

美第8集团军　这一天，第8集团军对南朝鲜第2军方面的战况感到忧虑，曾给予种种忠告和航空支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更恶化了。从这一天起，第8集团军才开始正视现实。夺回温井似乎并不容易，熙川方面也有中国军队出现的征候，云山的战况未取得预期的进展。沃克将军看到，这样下去将白白地失掉战机，即定下新的决心。指挥米尔伯恩将军，要他起用留在平壤担任警备任务、梦想凯旋东京的第1骑兵师，超越南朝鲜第1师，迅速向水丰坝推进。

骑兵师官兵回东京的美梦被短短的电文打破了。在他们的前方，暗云低垂遍地岩石的山脉，象可怕的影子一样浮现在夕阳之中。

南朝鲜第1军　首都师继续顺利北进，骑兵团击破敌约1个营的顽强抵抗，夺取了炼铁的城镇——城津。然而，进攻长津湖入口的南朝鲜第26团却受了重大损失。该团25日同中国兵接触以来，粉碎敌人越来越顽强的抵抗。慎重地进入峡谷，但是，28日早晨进攻水洞地区时，这里可能是敌人的

主阵地，一到阵地前就陷入了浓密的火网，刹时间受到重大损失而被击退。而且，潜入真兴里和古土里方而的侦察兵，也都发现了肯定是中国军队的部队，在水洞西侧也抓到两名中国兵。俘虏们都说来的是正规师，一起讲肚子饿了。

五、10月29日　右翼崩溃

美第24师　英国旅力攻定州山口。但以4辆坦克为核心的守敌，其抵抗却意外地顽强，英军使用凝固汽油弹引起燃烧后占领了山口时，已接近黄昏。而且，当天晚上在此就遭到了伴随有坦克的反冲击。澳大利亚营用火箭筒(反坦克自卫武器）摧毁了其中的3辆坦克，才好容易将敌人击退。但该营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也受到死亡9人、负伤30人的损失。北朝鲜军队的抵抗，自平壤陷落以来很少见到过，而在大宁河畔和定州山口的抵抗，对即将覆灭的军队来说是很难想象的。也可能是中国军队的介入，振奋了北朝鲜军队的士气。

第5团接近泰川时，在此遇到了从平壤出发以来第一次的抵抗。在密切的航空火力支援下，摧毁9辆T—34坦克进入泰川，在这里抓到的八九个俘虏当中，有3人的头发颜色不同。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兵。在美军的当面首次出现了中国兵，他们是美军抓到的“俘虏1号”。

八九个俘虏中有三个中国兵的报告，被认为证实了中国的志愿兵同北朝鲜军队混在一起战斗的推测，似乎为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增加了勇气。后来知道，这些俘虏们是在从云山方向逃亡来的途中遭到此难的，同在泰川抵抗的北朝鲜军队没有关系。据说是由于报告的不好，当时才得出这种结论的。

第5团接着向龟城前进，当面有得到坦克、火炮和追击炮支援的估计约5000—6000人的北朝鲜军队，在继续进行顽强的抵抗。

云山　早晨，南朝鲜第1师在优势的炮兵弹幕射击和紧密的航空火力支援下，再次向西北方发起攻击。敌人的装备差、火力弱，是中、轻型追击炮以下的步兵火器为主，但他们依托经过巧妙伪装的深堑壕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所以，进攻毫无进展。第15团主攻的262高地和第12团正面的龙浦洞北侧高地，一夜之间变成了蜂窝一般的要塞，尽管遭到反复炮击和轰炸仍毫无畏惧。南朝鲜军队每迫近一步，都有下雨般的手榴弹劈头盖脑地抛来。

那时，成为命运之主的第8骑兵团，作为师的前卫从平壤出发，傍晚集结于龙山洞完成了北进的准备。

南朝鲜第2军　在温井东侧期待第7团南下的第10、第19团，凌晨受到大部队的包围和攻击，遗弃了它的全部车辆和3个炮兵连四处逃散。他们本想闯开一条血路，可是龟头岭的险路已被敌人重新占领了。

古场的第7团开始南进不久，刚进至忠满江的渡场就中了中国军队的埋伏。团在紧密的航空火力支援下全力展开实施攻击，结果，不仅没有突破，而且两翼也被包围了。弗莱明少校在报告当时的情况时说：“由于得到惊人的航空火力支援，大概昼间能坚持住，到了夜里不知会怎么样”。

果然，入夜后南朝鲜兵向南边的山中疏散了。然而，后来在清川江畔的军隅里重新编组时，团长和两个营长都健在，而且集合起来了875名军官和3552名士兵，所以说团的人员损失极少。不过，4名美军顾问却只有弗莱明少校一人生存。这位少校15处负伤后被俘，是1953年秋交换俘虏时

返回来的。

坚守熙川的第19团的1个营，这一天也断绝了消息。该营大概是被中国第38军吃掉的。

这样，南朝鲜第2军所属的6个团当中，第6师的第2、第7、第19团和第8师的第10团逃散，剩下的只有第16、第21两个团。中国军队介入以来的5天，其进攻突击力看来并不太强，但是不管怎样，第8集团军的右翼崩溃了。

第8集团军　对情况的变化不知所措的第8集团军，也由于右翼的急剧崩溃而更加感到现实的危急。于是，便命令配属给美第1军用作向新义州推进的南朝鲜第7师，重归南朝鲜第2军建制，并重新向该军下达了如下命令："以第8师在宁边北侧至球场洞，以第7师在其右翼至德川一线组织防御，掩护第8集团军的右侧背"。然而，该军5个团的防御正面山岳重叠宽达40公里，而且在它的中央有一条通往第8集团军后方的最好接近路——清川河谷。

这一天司令部的判断，在第8集团军和第1军当天的情报记录中作了具体记载。其中写道："突然发生了非常事态。敌人增加兵力，是为了固守国境，还是为了发动攻势而集中兵力，现在尚未可知"。中国军队介入以来已有5天，共有10人被俘。南朝鲜第2军尽管溃败了。但它的兵力全然没有被触动。这大概是因为双方尚未正式交手的缘故吧？

美第10军　29日全天，南朝鲜第26团继续在第二发电厂周围的群山中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下午，敌人的120迫击炮的火力越来越猛烈，该团的107迫击炮弹药不多了，士气开始低落下来。

然而，这一天抓到的俘虏达76人之多，其中16人是中国兵。北朝鲜兵同中国兵的比例为5：1。这个事实给那些认

为不是中国的正规军介入的人似乎又增加了勇气。

但是，综合分析16名中国兵的陈述，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第13兵团第42军第124师的第370团担任阻击任务，北朝鲜军队协同其作战。第124师主力理应在长津湖南端的下碣隅里"。俘虏供出中国军队的正式部队番号（这是事实），这还是第一次。这是很有价值的资料。金白一军长不顾深夜亲自给阿尔蒙德将军打了电话。

美第7师在利原登陆　该师受领了前出至白头山南麓的任务后，计划以主力向惠山镇，以一部向新坡镇推进。

作为先头梯队的第17团战斗群(即加强团——译注)这一天开始在利原登陆，团部和第1营完成登陆后，立即开始向图上距离120公里的惠山镇北进。因为估计第2、第3营等由于浪大，登陆可能费些工夫。

然而，横越盖马高原的道路弯弯曲曲乱石遍地，所以实际距离出乎意料地远。第二天（30日）傍晚到达丰山，与南朝鲜第1团联络时，里程表的指针已指向120公里。丰山是在去惠山镇的正中间的地方，实际距离就成了图上距离的两倍之多。普通道路的距离一般比图上距离多10—30%，可见这个几乎是荒芜人烟的盖马高原的地形有多么复杂！

六、10月30日　左翼进展和右翼危急

美第24师　英国旅进至定州，在此停止了进攻。该旅为了和空降到肃川的空降部队会合，10月21日从平壤出发以来一直担任前卫，日夜兼程不停息地突进和攻击，因而体力和气力已达到了极限。旅长考德提出了前卫换班的要求。

在旧日军中，担任艰巨任务的部队要求换班，需要有非常大的勇气。因为怕人们认为是叫苦和怯懦，这也就是表示

部队精锐顽强的重大因素。当然不可否认，也会成为上级司令部对实情作出错误判断的原因。但是，欧美的合理主义者则将其视为当然的事，并认为在作战理论上也是最合理的。部队战斗力的极限，它的指挥官是最清楚的，这是一般的常识。不过，对人的力量占重要因素的战斗力作判断，会因判断者的人品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概断言是正确的也有问题。放任自流，习以为常，难免要出现不合情理的事。所以旧日军中，部队运用的诀窍是强调要有洞察到这种情况的眼力。

这天夜里，在定州镇宿营的澳洲营营长格林中校，在北朝鲜军队的扰乱性射击中被打死。当时的《朝日新闻》以"澳洲军司令官战死"为标题，作了显著的报道。这个报道给人这样一个总的感觉：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上级军官战死了是很可怜的。

日落后，接替了前卫任务的第21团，通过因北朝鲜军队炮击而起火的定州镇紧急西进。南朝鲜第7师转用到右翼以解燃眉之急，因而该团就要赢得捷足先登新义州的荣誉。皎洁的明月照亮了寒彻的夜空，简直就象昼间一样可以实施进攻了。距离最终目标——新义州，只剩下85公里了。

云山　这天早晨，第1骑兵师主力（第7骑兵团直属于军）在龙山洞集结完毕，因而师便决定首先把第8骑兵团派往云山准备进攻，同时，以第5骑兵团在其后方担任掩护。师的任务本来是"超越韩国第1师，向朔州附近突进"，由于传说右翼崩溃、并得到情报说在云山西南方有兵力不明的敌人，所以似乎考虑看看情况再说。

第8骑兵团北进的时候，第8集团军的情报部长汤姆森上校曾提醒帕尔马团长及参谋注意："在云山采取攻势行动

的很可能是中国军队”。然而，帕尔马上校与团的参谋却并没有注意这一点。他们仍未能摆脱过去的一般潮流——中国决不会在这无可奈何的时候介入。

下午，第8骑兵团一面望着左边山间升起的奇怪的烟火一面北上，到达了激战中的云山。南朝鲜第1师的战线与昨天没有什么不同，而右翼的第15团却被敌人步步逼近。第10炮兵群长亨利上校以确凿的证据向帕尔马团长和参谋说明："当面之敌确实是中国军队"，据说没有一位军官相信他的话。

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少将追述往事说："关于中国军队介入的消息，我是在11月1日韩国第1师师长白善烨将军来宁边时第一次听到的"。可见，第8骑兵团从南朝鲜第1师（以下有时简称为白师）与亨利上校那里得知的关于中国军队介入的情报，未作任何报告。

后来，有的参谋说："团有这样一种倾向：与其说是对这个情报有怀疑，不如说是不愿意相信"。这种倾向成了先入观念的俘虏，导致了失败。

第8集团军　南朝鲜第2军转为守势，第8骑兵团到达云山，于是第8集团军便决定变更作战部署，以南朝鲜第1师经温井向楚山附近，以第1骑兵师向朔州附近实施进攻。

在此，概观第8集团军正面的战况，一场敌我对进的大规模遭遇战就要发生了。这场遭遇战，对于认为追击已到最后阶段的第8集团军来说，完全是不预期的；而对于待机数天的中国军队来说则是预期的。

然而，第8集团军不了解情况的实质，仍旧坚持进攻，力图从有利于情况发展的美第1军正面进攻敌人的背后，坚决推进到鸭绿江畔，达到预期的目的。

可是就在这时，中国第38、第40军的6个师已在准备夺取清川河谷至军隅里一线地区；第39军完成了对云山的包围；在大宁江上游地区集结的第50、第66军，等待着接近的美第24师。就是说，两军都是在右翼采取守势，以左翼为主攻采取攻势，呈现出图上兵棋演习常常出现的"走马灯"式的战况。一般常说："走马灯，意志强者胜"；反过来说，更快更多地感到后方受威胁者就会失败。

美第10军　这一天，南朝鲜第26团受到强大压力有所后退，但利用天险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昨天一天之内抓到16名中国兵，这是不寻常的事，他们的供词也非同小可，所以阿尔蒙德将军感到事关重大，便亲自到咸兴的南朝鲜军司令部去寻问。他们都是28岁至30岁的老兵，全都穿着崭新的服装，很健康。综合他们陈述的内容是这样的：他们大部分属于第124师第370团的迫击炮连，10月14日在满浦镇渡过鸭绿江，尔后，仅用夜间徒步行军到达该地。……排的4门迫击炮已有3门被破坏。其他排象是撤退了。……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我们第124师全力参加了这场战斗。本来我们师是国民党政府军，驻扎在北京，一年前在那里投降后，立即编入中共军队，以后……。

这个陈述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正规军参战了，而并不是义勇军与志愿兵等个人性的非正式的参战。

阿尔蒙德将军立即向麦克阿瑟将军直接打电话。当时他报告："第370团10月23—24日到达水洞附近，25日开始作战。第371、372团相隔数日的行程在其后方跟进。……"

七、10月31日　转机

美第24师　沿西海岸道路急进的第21团第2营，2时左

右听到了T—34坦克的轰轰声，加快速度紧追，在廊山西面4公里的高地一带遭到了伏击。7辆T—34坦克从300米距离上齐射，坦克炮弹象桔子般大小的火球一个接一个地命中在月光下清晰可见的潘兴式坦克，而潘兴式坦克把这些炮弹全都反弹回去，对准发射火光进行了还击。

于是，前所未有的、朝鲜战争中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开始了。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只是7辆对10多辆坦克，由此可见，朝鲜的地形是多么不利于坦克战斗。双方发射的炮弹互相飞来飞去，在夜空山间回荡，非常激烈。

史蒂文斯团长判断敌人的兵力约有500人，便指挥帕里斯营长包围敌人两翼。北朝鲜军队进行了猛烈的抵抗，黎明前后退了，结果留下了5辆T—34坦克、7门反坦克炮、50具尸体。天亮时飞来的支援飞机，又摧毁了后退的两辆坦克。这样，当面的北朝鲜军队就丧失了它的全部坦克。这次夜战空前的激烈，帕里斯营长被授予奖赏最高功绩的特殊勋章。

在这里接班的第1营（史密斯中校）一路急进未遇到任何抵抗，傍晚通过了宜川镇。

另一方面，在师的右翼，第5团突入龟城之后，接着向新丰北进，由定州北进的第19团也在接近龟城，预定尔后向义州推进。

这就是说，美第24师仅仅把英国旅作为预备队控制在定州，其全部兵力都在第一线展开，向鸭绿江挺进。军的最左翼发展非常顺利。

云山　随着进攻方向的变更，第8骑兵团定于上午同三滩川南岸地区的南朝鲜部队换班，其第3营换下南面河畔的南朝鲜第11团，第2营换下了云山西侧的南朝鲜第12团的左

翼营。然而，从昨夜起突然充满生气的中国军队，在对第15团施加强大压力的同时，把预定由第1营（米尔金中校）接替的南朝鲜第12团的右翼营压回到龙浦洞南侧，并在极力攻击，因而，米尔金营便停止激战中的换班，在其后方占领阵地，完成了支援它的态势。换句话说，也可以叫作后退换班。

下午，进至云山的米尔伯恩军长，听取了帕尔马团长关于"换班已顺利完成"的报告。但是，在云山小学开设指挥所的白师长却说："一次也没有和帕尔马团长见过面"，所以，帕尔马团长是如何正确地认识形势，如何同白师长协商实施部队换班的就值得怀疑了。

另外，白师长预定以最初交班的南朝鲜第11团增援告急的第15团正面，可是这时又有急报说，在九龙江东岸，位于师的右侧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南朝鲜第8师第16团的左翼营陷入了混乱。右侧出现危险，不能置之不理。同南朝鲜第2军的作战地境是九龙江，但顾不得这个了。如果立石、宁边被先后夺取，那么别说进攻温井，全师都会成为囊中之物。南朝鲜第1团担任了九龙江东岸的防备任务。

南朝鲜第2军　军的左翼被突破，立石、宁边面临危机，白师长随机应变阻止了事态的发展。然而，真正的危急是在清川河谷。第8集团军期待的球场洞东西的阵地线在第7、第8师尚未完成配备之机，刹时间被突破了。

兵力尚未查明，而不知底细的中国大军即将在清川平原出现，军所剩下的阵地就只能有院里附近那一点了。

第8集团军　无论担任主攻的美第1军的战况发展如何顺利，院里所面临的危险，无疑具有威胁军的生存的性质。第1骑兵师增派到云山方向，使战局发生了与昨天所预期的

完全相反的变化。第8集团军司令部顿时紧张起来，当初的乐观情绪荡然无存。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亲自给米尔伯恩军长打电话，提醒他注意云山的战况："第24师的进攻，要与云山的战况相适应"。只有云山周围的战局有好转，才能从那里攻击追近院里的敌人的右侧后，也才能向鸭绿江渡河点进攻。第8集团军把云山的战况看作是总的情况的关键。云山确实成了走马灯的轴心。

然而，第8集团军对敌人兵力的估计，却仍然没有改变过低估计敌人的弊病。这一天俘虏的11名中国兵自己供认，9人属于第56部队，2人属于第55部队，而在其情报记录中则写道："这两个部队的番号，恐怕是徒有其名吧"，结果连它们的兵力也没有计算。

美第10军　首都师继续顺利地北进，还没有与中国军队接触。阿尔蒙德将军怀疑：如果中国的正规军介入，就不会不进至东海岸，便再次来到了咸兴。于是，得知南朝鲜第26团昨夜又抓到了7名中国兵，其中几个人自己供认："除第124师之外，还有至少两个师到达了长津湖畔"。

阿尔蒙德亲自到第一线，察看了敌人的遗体，看到他们都穿着和俘虏完全相同的服装，有的遗体其裤缝和上衣的领子与袖口上有红牙线。一询问，说是军官标志。当时中国军队中没有军衔，部队的长官，上至司令官下至班长都称为指挥员，就是用这种红牙线区别。他们的重要装备，步枪是可能在中国东北缴获的日本造三八式与九九式，自动步枪、机关枪、迫击炮之类都是美国向国民党政府军提供的。迫击炮以上的火炮还没有出现。（后来才知道，重型火炮留到满浦镇附近了）因此，又一次引起了阿尔蒙德将军的猜疑：这可能仍然不是正规军介入吧？他似乎认为，不会有既无军衔又无

火炮的正规军的。

然而，中国军队介入的目的、规模、指挥机构等虽然尚未查清，但是实际上拥有相当兵力的中国军队已在对南朝鲜第26团施加压力，实际上第8集团军的右翼军已乱了阵脚。阿尔蒙德将军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情况的变化，忧虑加深了。拯救第8集团军之急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由长津湖向江界实施突击，而军的各师全都是以团为单位分割使用，无一处拥有可以统一使用的部队。不过，在未查明中国军队的介入规模之前，阿将军以下第10军司令部还是自信的。军给第1陆战师下达了向长津湖附近迅速前进的命令。

第1陆战师将第1陆战团在元山附近的警备任务和第5陆战团在咸兴附近的警备任务，移交给南朝鲜第3师，将第7陆战团集结在咸兴北侧，准备首先向下碣隅里前进。

师选为最初目标的下碣隅里，是位于长津湖南端的一个荒僻村落。从咸兴到长津湖约70公里。顺着黑林河谷往上走有两条路，一条是为建设水坝而修的窄轨铁路，一条是一车宽的沙石路，两条路在河的两岸，到位于山峡入口的水洞附近坡度较缓，无特别难行之处。可是，从水洞南侧起变成了一条坡度很陡的路，至黄草岭这一段的比高为1200米，攀登这曲曲弯弯的险峻山路，真是气喘吁吁。然而，一旦登上山去，古土里高原便展现在眼前，一直到下碣隅里都是比较平坦的原野。

这条路线最难走之处，是横断黑林川的龙水桥。桥长80米，两岸又是绝壁，桥和河谷道路都受到西岸698高地和东岸534高地的瞰制。同中国军队的激战，在这里拉开了战幕。

空中突变，出现米格　朝鲜战争的特点之一是联合国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制海权。而且在整个战争中始终没有变

化。然而，在这地面部队危机之时，空中也出现了异常。在10月24日的总追击命令中废除了飞行受限制的活塞式P—51“野马”战斗机，刚在新义州附近担任直接支援任务，从中国东北的基地起飞的苏联空军最新式的米格—15战斗机就进入新义州上空，给了“野马”一个迎头痛击。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虽然在回避中击毁了若干架米格将其击退，但却没有弄清米格飞行员的国籍。如果是北朝鲜兵，说明苏联的军事援助已进一步扩大；如果是中国兵，那就是中国已正式介入；如果是苏联人，那事态的发展就更难收拾了。但是，在一瞬间的空战中，是不可能弄清其国籍的。第5航空队自不待言，就连东京和华盛顿也开始对事态的严重性给予极大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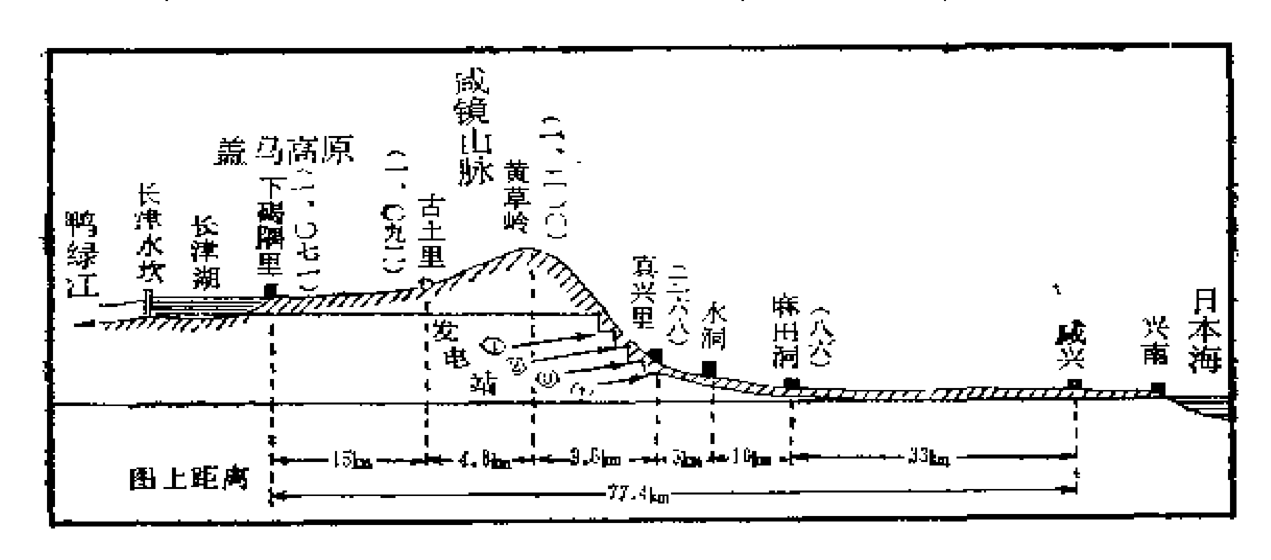


插图3　往下碣隅里的登高断面图

八、11月1日　云山悲剧

这一天是星期日。然而，中国军队的攻势达到最高潮，这是决定云山命运的暗淡的日子，是第8集团军放弃了攻势企图的寒冷的日子。

第8集团军　清川河谷的南朝鲜第7师，抵挡不住敌人

的强大压力后退到院里附近，其右翼以比高622米的飞虎山为依托。于是，南朝鲜军第8师也在其影响下后退到院里的西北侧，因而自然加大了与云山之间的间隙，使宁边陷入无防备的危机之中。

对事态感到忧虑的沃克将军，命令在汉城——仁川地区准备返回的美第2师北上，令第9军主力加紧进行北进的准备。

本来，第8集团军对于中国军队的介入，起初是否定的，形势紧迫以来又一直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到今天才第一次正式承认其介入的事实。但从美公开史料的表述看，仍是"勉强的"。因此，在这一天的情报记录中，第一次记载了对中国军队兵力的推测。其中过少地而且远虑地写道："云山正面敌人的兵力至少有两个团的样子"。这个错误的判断，成了云山以及军隅里与博川苦战的根源。

正午时分，南朝鲜第2军的实际情况已弄清楚了，沃克将军便亲自给米尔伯恩将军打电话下达了如下命令："韩国军已经土崩瓦解，没有部队可以指望作为战斗力使用了。贵军要自己掩护自己的侧后。进入军作战区域的韩国军队，可以全部由贵官指挥"。在美第2师北上之前，第8集团军无计可施了。

美第1军军长从第8集团军得知右翼危急后，正午时分，即在命令美第24师停止前进的同时，特命第1骑兵师封闭无人防守的宁边东侧的间隙，将司令部的技术兵和管理人员临时编成的一支部队紧急派往军隅里西南侧，担任军隅里至安州道路上的阻击和掩护舟桥的任务，他亲自到军隅里的南朝鲜第2军司令部去查明实情。可是这个军司令部已经开始向顺川转移了。米尔伯恩将军向刘载兴军长询问情况，他

回答说："与所属各师大部分失掉了联络，不知他们在哪里。我想大概是瓦解了。有战斗力的只剩下第7师的3个营。……就这样无法维持下去，所以想在顺川进行重新编组后另做打算"。

感到吃惊的米尔伯恩，以使用不久即将到达军隅里的临时编组部队对其支援为条件，要求他确保军隅里才免于一难。如果南朝鲜军撤到顺川，美军就会完全陷于孤立。

整整一个下午，美第1军司令部一直在为南朝鲜第2军正面吃紧和后述之云山战线恶化的悲剧性报告伤脑筋。特别是白师长离开激战中的部队，特意来到安州美军司令部，十分恳切地报告说："云山周围，中国的正规师已部署得满满的。尽管不十分清楚，但我直感气氛异常。军需要迅速整顿总的态势"。这种事是例外中的例外，冷静地观察一下战况的发展，也确实如此。米尔伯恩将军以往的乐观论为之一扫，原原本本地呈报了他所相信的情况。

傍晚，第8集团军下令向清川江后退并转为守势。军把各师长召集起来，20时，下达了自洛东江追击以来第一次的后退和防御的命令。

1、军首先在博川——龙山洞——宁边一线整顿态势，再后退到清川江一线，准备尔后的攻势。

2、第1骑兵师立即命令云山的第8骑兵团后退，在龙山洞至宁边西侧一线组织防御。南朝鲜第1师立即命令云山的第15团后退，在宁边北侧组织防御。

从云山撤退时，要密切协调，南朝鲜第15团为后卫……。

3、美第24师，以英国旅确保博川渡河点，主力后退到清川江北岸作为军的预备队。

美第24师　沿西海岸道路突进的第21团第1营（史密斯

中校），这一天未遇到任何抵抗继续向前推进，正午时分到达中江洞，因进行无线电联络而停下来休息，距离新义州还有30公里。官兵们认为，按照这个势头，傍晚可到鸭绿江边，然后就只等择日凯旋了。但在这时，同行的史蒂文斯团长的电台车收到了紧急信号。史蒂文斯上校的脸上表现很紧张，浮现出不祥的预感。

命令只有"停止后待命"几个字。美公开史料称："官兵们说，感到这个停止的命令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史密斯营长转为环形防御态势后待命。15时许，有约500人的北朝鲜军队伴随7辆坦克反击过来。然而，战斗进行了约30分钟结束，给敌人造成全部坦克和约100人的损失将其击退。正是由于敌人白天反击是从洛东江畔北上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所以才把它当成发生了某种事情的证据，而这种事情鼓舞了北朝鲜军队的士气。正因为不明原因，因此才带来不安。

在西海岸，中江洞的这场战斗是发生在距离国境最近的战斗。说起来，这里应是美军在这场战争中北面的界限。史密斯营就是4个月前战争开始时，最先被空运到乌山进行初战的那个营。美公开史料称："这叫作奇缘。该营最先飞到朝鲜，而又成了最接近国境战斗的营"。

另一方面，由龟城北进的第5团，激战之后夺取了黎邱洞。这里是去义州与青水的叉路口，估计有1000—2000名北朝鲜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团杀伤300—400人，缴获8门76加农炮、8门82迫击炮、6门反坦克炮、5挺重机枪等将敌击破。

12时许，刚进至大宁江渡河点（龟城以北16公里），飞来的联络机投下了只写着"停止后待命"的作战命令。第5、第21团收到意想不到的停止的命令后，当夜都妄加猜测

并充满了不安。是不是苏联参战了？是不是不知不觉地被中国军队切断退路了？不，是由于北朝鲜投降而不必要再前进了吧？悲喜交加的推测与谣传不胫而走。

夜半23时，等待已久的命令到了，上面只写着："迅速后退到清川江一线"。美公开史料称："官兵们抱着失望的和被狐狸迷住了一般的情绪，开始了后退"。

第1骑兵师　前面提到，在宁边的东面出现了大空隙。军命令骑兵师加以封闭，师向第5骑兵团下令，要它"以1个营控制由球场洞通往宁边的汽车路"。约翰逊团长在准备派遣第3营的时候，12时30分，云山的第8骑兵团副团长埃德森中校前来联络。他神色慌张地说："在九龙江弯曲得象骆驼头一样与南面的河流汇合的地方附近，遇到了从西边山里逃难过来的许多百姓。他们说，中国的大部队正在东进。我想是确实的。希望您能采取某种办法"。约翰逊上校认为应首先查明情况的真伪，便从第1营派出了排规模的侦察分队。

不久，第3营完成了出发准备，上校与其同行，在因有美如画卷的围墙而著名的宁边古镇郊外与南朝鲜第1师司令部取得联系后，进至其东北侧的盖祠岘，跟南朝鲜第11团的右翼相连接占领了阵地。一会儿，败退下来的南朝鲜第2军的部队就过来了。上校对他们的情形作了这样的叙述："他们是泥塑的部队。完全是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对于我的吉普、对于附近时而发生的枪声都全不在意，全无表情。同我在巴丹见到的投降之前的美国兵一个样……"

日没后，上校回到龙山洞指挥所，得知："侦察军官遭到龟头西侧185高地的射击，派出了第1营。营目前正在交战"。团原来的任务，是确保通往云山的补给路，可是在他

忙于宁边东北防御的时候，其补给线就已经被切断了。他想："糟了，如果早一点控制住那个隘路就好了"，但已后悔莫及。

下午，盖伊将军和帕尔马炮兵司令官在龙山洞的骑兵师司令部兼听炮兵的无线电通信。由于前线的前进观测员和观测机观察到的大小一切情况都通过这种无线电台报告，所以便于听到实际的战况。突然，从155榴炮营的L－5观测机上传来了说话声："这种奇妙的纵队是第一次见到。有马。步兵大部队成二路纵队南下。一队在五峰山西麓的明堂洞（云山西南10公里）附近，一队在龙兴洞（云山西8公里）南进。……命中。敌人停住了。就这样接连不断地打"。

帕尔马司令官立即命令105榴炮营参加射击。这支大部队接近，提供了重新判断敌情的机会。

从总的情况看，云山的突出部陷入半包围状态，云山至龙山洞的道路已被切断。而师的态势，则可概括为"分散"二字。第8骑兵团在云山，第7骑兵团作为军预备队留在新安州，第5骑兵团的第3营在宁边东北侧，第1营被分派到龟头，身边就只有第2营了。而且，不知何时敌人也会追近这个龙山洞。盖伊师长实感集中兵力的必要，直接打电话给米尔伯恩军长，要求让第7骑兵团和宁边东侧的营归建；鉴于云山过于突出，而且正在被包围，建议将第8骑兵团赶快撤到骆驼头一带。军长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7骑兵团需要应付院里面临的危急，宁边被突破的话，别说云山，就连清川江北岸所有部队的后方都会受到威胁。然而，关于云山，规定要与集团军协商。云山的后退，意味着集团军放弃了进攻企图，所以，不能轻易地决定。

这时，在龟头，第1营想不出办法来。营长接到急报，

立即指挥A、B连紧急行动，但敌人已经占领了185高地一带，用2个连是无法对该敌实施进攻的。于是在等待C连到来的过程中，夜幕开始降临了，不一会B连受到奇袭而溃不成军，背到了遗弃4门迫击炮而后退的地步。准备进攻的部队一旦受到奇袭，有时格外脆弱。

龙山洞的司令部得知云山道路完全被切断后，愁得一筹莫展。无论如何，也必须打开第8骑兵团的退路，但身边却只有第8骑兵团的第2营。如果用它增援，龙山洞就会空无人守。

大家想不出主意，午夜时分，去安州军司令部受领后退命令的盖伊将军和白师长一道回来了。白将军这样叙述了当时司令部的气氛："沉闷的空气笼罩着司令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然而，盖伊将军果断地定下了决心"。盖伊将军决定立即以可以使用的全部兵力打开通往云山的道路。

云山　随着总的情况的恶化，云山的战况也每时每刻地向悲惨的命运接近。

从这天早晨起，就发现云山周围及其西南方有敌人大部队活动的征候。早晨，说是从五峰山附近逃来的百姓，煞有介事地报告说："那一带的谷地里有约2000人的中国军队在东进。他们的任务在于推进到云山的南方"。一道来的南朝鲜警察队通报称："在五峰山有约3000人的中国军队"。埃德森副团长提请约翰逊上校注意的，就是这个通报的内容。

而且，中午时分，发现大纵队正在接近立石北方南朝鲜第11团的正面，在同一时间，云山东南约13公里的盖祠岘北侧，也发现了混杂着马匹的大部队。以猛烈的炮火炸死约100匹马，把密集的部队打得纷纷散开。这都表明，云山四周已布满了敌人。

然而，悲剧的主人却是不知者安如佛，格外从容不迫。第8骑兵团即是如此。因为，上午的战况，与其说未感到窘迫，莫如说还有余力。

实际情况是，有胆有识的南朝鲜第12团团长金点坤上校（早稻田大学毕业，当时28岁，后为少将，现为京熙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昨天其第2营未能与米尔金营换班，根据白师长的指示，决定歼灭当面之敌以后交班，在5辆巴顿式坦克的引导下，开始夺回龙浦洞北侧高地。金上校说："因为不这样干，美军就不会来接班。想早一点交班，同师主力会合……"。

这次进攻，似乎奇袭了进攻准备中的中国军队。坦克队沿三滩川西岸道路跃进，和炮兵一起以火力有效地控制了两岸高地。勇敢的第2营，中午时分突入目标高地，接着便准备进攻战败的敌人。

因此，帕尔马团长对上午的战况表示乐观也不无道理。然而，接近13时，龙山洞高地遭到120毫米重迫击炮的集中射击，马上有3辆坦克受了损伤。迫击炮弹不能直接破坏坦克，而是炮弹直接命中发动机部位有时会引起火灾。坦克队怕出这种事，冒着弹幕向云山撤退了。

中国军队见此情景突然转为进攻，包围了留置在龙浦洞北侧高地的第2营。营长悲痛地报告："只要16时以前得不到增援，就没有希望保住现有阵地"。

然而这时，三滩川北岸的南朝鲜第15团也正遭到猛烈的攻击。米尔金营长从云山北端用望远镜观察，清楚地看到中国兵满山遍野移动的情况。据说，当时他感到象是"山在起伏"。

帕尔马团长，在为使用米尔金营增援第15团还是接替叫

苦不迭的龙浦洞高地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南朝鲜营象预告的那样撤退下来了。这样，米尔金营终于处在第一线了。不过，这就意味着云山已没有预备队了。

傍晚，白师主力转移到九龙江东岸，防御立石北侧一线。第11团的压力很大，所以必须转用第12团的全部兵力。云山周围，就剩下受着强大压力的南朝鲜第15团，和对情况仍抱乐观态度的第8骑兵团了。

中国军队对米尔金营的进攻，是17时开始的。进攻以迫击炮的弹幕射击和第一次出现的集束火箭的齐射开始，手榴弹兵悄悄地接近过来。米尔金营以拿手的抗击敌人冲击的火力轻易地将其击退。这是美军部队首次与中国军队交战时的记录。

陌生的火箭炮，立即以炮兵进行压制，一检查弹痕，是82毫米的、所谓苏联制的喀秋莎。是在斯大林格勒出现，使德军胆战心惊的那种新兵器。这种兵器的出现，意味着当面之敌并不是一般的敌人。第8骑兵团，时到如今才勉强开始认识现实。

随着黄昏的到来，米尔金营的阵地，受到眼看就要瓦解的北岸战况的吸引，不知不觉变成向北防御的态势。因为，如果从朝阳桥畔蜂拥而至，是支持不住的。因此，与左翼的第2营（沃尔顿中校）之间，在277高地一带造成了1.5公里的大间隙。想方设法加以封闭，可是已经没有兵力，除以巡逻哨监视外别无他法。

对米尔金营的正式进攻于19时30分开始，中央和左翼连被迫后退200—400米。营长以弹药排和迫击炮队的步枪手实施增援，以防溃败。中国军队好象发现了277高地的间隙，21时许，开始向沃尔顿营的背后渗透。

22时左右，在朝阳桥北侧连续进行射击的美第6迫击炮营，突然停止了射击。过了一会，坚守朝阳桥的坦克队报告："敌人的大部队渡过三滩川正在南进"。同时，听到南朝鲜第15团的无线电台发出："团从现在起向立石附近撤退"。米尔金中校急急忙忙地想弄清真假，但又不知是转移了还是被袭击了，无法取得联系。

南朝鲜第15团，自到达云山以来不断成为中国军队攻击的对象，这一点我们曾多次提到。其英勇善战的精神是少见的，与南朝鲜第2军的各部队突然丧失战斗意志土崩瓦解是鲜明的对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它英勇善战的背后，有一个自大邱北侧防御以来，形影不离地给予支援的第10高射炮兵群①。

这一天，高炮群也是在南朝鲜第15团的全正面构成弹幕，在多次抗击中国军队冲击的同时，还支援了南朝鲜军队的小规模反击。

而且，在团撤退时，以其最大发射速度压制前面的敌人，造成反击的假象为退出战斗创造有利条件。据说，射程远、便于机动的90加农炮营，是在用尽全部弹药之前持续地实施支援，最后撤退的。因此，南朝鲜第15团能够在炮兵群的弹幕掩护下有条不紊地使主力退出战斗；留置部队于21—

① 第10高射炮兵群，本来担任釜山港的防御任务，因无事可做，便来专门支援白师，群由第78高炮营（90加）、第6野炮营（155榴）组成，群长是海宁上校。在云山期间，临时配属有第9野炮营（105榴）和第6迫击炮营（107迫36门），因而白师具有和美军师同等的炮兵火力。据说，这种特别措施使米尔伯恩军长确信："白师只要给予炮兵，他就象美军师一样的能战斗。"

23时，看到撤退的炮兵群以后才撤退，以比较小的损失完成了这一困难的撤退。

就当时的情况，白师长说："那时除以火力掩护撤退以外别无他法，炮兵群对我们进行了忘我的支援……"。海宁上校追述道："敌人云集而来……我命令射击，把炮弹打光为止"。

美公开史料就南朝鲜第15团写道："炮兵群撤退的23时以后，韩国第15团瓦解的速度加快，午夜过后已失去了作为战斗力存在的价值。逃脱的官兵很少，大部分战死或成为俘虏了"。

然而，白将军则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支援的重迫击炮中只有2个排受到突然袭击，团的损失比预想的小。赵在美团长也健在，甚至在立石附近的防御中可以使用到第一线……"。

不过，美公开史料称"韩国第15团迅速瓦解……"，可能是想暗示："军命令该团为后卫，不是它早撤退了，才使骑兵团遭到那样的灾难的吗？"

实际上，该团撤退比骑兵团早1个小时，骑兵团的退路是被突破南朝鲜第15团阵地的敌人切断的，所以，从结果上可以这样讲。

但是，当时通信不方便，认识情况的程度有差异，因而两者相互协调似乎也不够好。特别重要的是，帕尔马团长接到后退命令的当时，正是南朝鲜团开始撤退的时候，军的命令应当说是难以执行的命令。

还应当说，不协调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其上级司令部缺少办法。白师长洞察情况，看到应尽早脱离死地为将来打算，便接受海宁上校的建议，从白天就开始贯彻上述后退计

划，做好了命令一下即可退出战斗的准备。因此，在安州的军司令部受领命令后，得以巧妙地指挥了这次撤退。与此相反，骑兵团的后退则做得不漂亮。如后所述，盖伊师长的指示是合乎时宜的，但参谋弄错了，致使他的指示无济于事。所以说，帕尔马团长的乐观论，再加上这桩事，骑兵团根本未作后退的准备，这就是两者出现有幸和不幸的关键所在。

再从当时南朝鲜第15团的实情看，在骑兵团完成撤退之前，它能不能守住阵地还是个问题，即使守得住也不可能撤退，这是不难想象的。

因此，下面讲的云山的悲剧，仅仅归罪于现地部队是不适当的，其责任仍然在误了撤退时机的上级司令部，尽管只误了一天。

米尔金中校听到三滩川北岸一直断断续续响的枪炮声突然静了下来，午夜时分，便派出侦察兵到朝阳桥北岸查明情况。可是，进至北岸的侦察兵立即受到集中射击被迫赶回来。这才确认是南朝鲜第15团撤退了。不一会，下弦月升起，皎洁的月光照亮了寒冷的战场。无意中一看，那不是敌人的纵队在沿云山东侧的水田源源南下吗？

米尔金和沃尔顿感到情况紧迫，立刻分别下令撤退非战斗车辆，指示后撤到立石。这样处置是得当的。两个营的车辆，只有这些安全无损。

不久，中国军队对这两个营第一线分队的进攻达到最高潮，一会朝阳桥畔的坦克队和最右翼的A连都报告："不得已后退了"。

帕尔马团长接到后退命令的时间是23时。实际上，盖伊师长在18时出发前往安州参加会议时，已指示参谋长霍尔默斯向第8骑兵团下达准备后退的命令，并电话通知，20时过

后一接到后退的命令，就马上下命令后退。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准备命令没有下达，后退命令送到时已是23时了。从结果看，如果盖伊师长的指示和后退命令能够不失时机地下达的话，那么下面所说的惨剧就有可能避免。然而，对情况感到乐观的团，下达准备命令竟用了45分钟，23时45分才发出，下达实施命令的时间是24时，以这种慢腾腾的态度，就可能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了。在这场大悲剧中，不可避免的命运之类和人为的错误交织在一起了。

团剩下的退路，只有从云山东南侧的三叉路口经165高地的北侧，在上九洞渡九龙江，由立石通往宁边的乡村路了。团规定那个三叉路口为行军出发点，指定的通过顺序为：沃尔顿的第2营、米尔金的第1营和各直辖队、奥蒙德的第3营。团既没有收容措施，也不限制炮兵火力的使用。而且最致命的是，南朝鲜第15团已撤退完毕，还迟迟不注意对北翼的掩护，无为地最后撤退是向南突出的第3营。本来，第3营还没有受到攻击，什么任务都是可以承担的。这个后退计划，不能不说是轻率的，但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没有认识到情况的本质。

接到后退命令时，第2营营长沃尔顿掌握的连只有1个重火器连。自从受到右侧后渗透之敌的袭扰以来，同第一梯队各连已断绝了联络。于是，沃尔顿命令重火器连长："撤到云山南侧，并通知其他连"，他自己也在敌火下去云山了。

这时，米尔金的第1营两翼受到威胁即将陷于孤立。突破A连左翼的中国军队，开始沿棱线突入云山镇，掩护B连右翼的第70坦克营的B连，在受到集中射击和近战攻击后撤退，撤到云山东北端的三叉路。

于是，米尔金决定首先把部队集合到三叉路，看到沃尔顿通过后再前往行军出发点，命令先撤到此处的坦克连掩护三叉路，同时，对第一梯队退出战斗作了如下调整：

C连坚守现阵地，掩护A、B连退出战斗；

A、B连各留1个排，其余立即退出战斗，到三叉路集合；

C连等撤退的时机另有命令。

0时30分，米尔金来三叉路一看，坦克只剩下两辆。而且，集合来的部队只有D连的车辆。坦克少，一问才知道："连的主力（连长和第1排）早已撤退。剩下的是第2排，那两辆也是刚退到这里的"。不大工夫。云山镇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并看到了火焰。米尔金判断，那枪声是刚撤下来的坦克遭到攻击的声音，说明敌人已经进入云山镇。

数分钟后，A、B连到达，就要看彼此的武运了。然而，随着集合部队的增多，云山镇的射击更加激烈，已有数名追击炮手负伤。如果磨磨蹭蹭，只会增加损失。米尔金便决定逐次后退，命令A、B连由镇子东侧迂回过去，在行军出发点或云山南侧的桥上等待，自己负责组织后送伤员。15分钟后，满载伤员的汽车在坦克的前后掩护下，力图从云山镇强行突破。0时40分许，纵队刚进入镇子，燃烧的汽车堵塞了街道，先头的坦克想绕道而过，结果滑进弹坑不能动了。车长想逃脱，被枪打死，第2辆坦克受到近战攻击破坏了履带。这样就几乎全部战死或当了俘虏。据说，好容易逃回来的3个人，向米尔金报告了这一悲剧。

1点钟过后，等待C、D连的米尔金的周围，象风吹积雪似地自然集中起了C连以及营的官兵、南朝鲜第15团的残兵和若干与部队失散的中国兵。因为这个三叉路目标明显，

米尔金选为营的集合地点了。大家互不相识地呆了一会，米尔金在等待尚未到来的D连，但是当知道其中混杂有中国兵的时候，官兵们便不听米尔金的制止，四处奔逃。米尔金同二三十人的一群先取道往西，接着往西南走，直奔行军出发点，途中，2时许遇到了重火器连的部分人员。

另一方面，午夜零时，帕尔马团长下达了后退命令以后，为了察看和指挥营的后退，把副团长埃德森派到了行军出发点。埃德森到达行军出发点不久，预定担任后卫的第3营作战主任麦卡比上尉带领1个排来到这里，于是便将其配置在行军出发点的北侧。

不久，奉命在前面后退的第1、第2营的辎重车辆等通过，接着，第1营的A、B连及第2营的一部通过。零时30分，第1坦克排的4辆坦克到达，便令其担任行军出发点的掩护，但在此期间顾虑到九龙江的渡河点，所以又将其配置到上九涧的渡河点。到1点30分，第2坦克排的两辆坦克到了。

这时，战场一般比较平静。时时听到云山镇周围的枪声，南边的第3营正面，仍然很平稳。

1时30分过后，第99野炮营开始后退。按B连、营部连的顺序通过行军出发点，C连的先头到达行军出发点的时间是2时20分。

C连由12辆车组成，其中包括105毫米榴弹炮6门。先头的博尔特连长从埃德森中校那里得到“据说一切都顺利……”的指示后，毫不犹豫地向右拐去了。从行军出发点到165高地的道路，是在水田中铺筑的堤坝式道路，两侧有深沟，由三滩川和165高地的狭谷之间通过。博尔特上尉从行军出发点向右拐，走了约200米，回头往后一看，后面的

车没有跟上来。第2辆不留神顺三叉路一直前进，后续车辆也跟它去了。返回去费时间，结果失掉了决定生死的十几分钟。博尔特在水田中的这唯一的一条道路上焦急地等待着，漫不经心地望着寒月辉映的水田，有一支部队成一路纵队沿三滩川南岸走来。本来，在月明之夜透空看去，这支队伍清晰可见，从整个的姿态和装束、持枪的方法和走路的样子等，能识别出敌我来。然而，博尔特和德赖巴却都深信是友军。

纵队接近到40—50米，突然横向散开，一起向吉普车射击。博尔特以高速逃避，在165高地山麓一拐弯，有15—20名敌人站在道路上。敌人向吉普车进行齐射，博尔特一面用冲锋枪扫射一面突进，敌人慌忙散到两侧。喘息之间，有3—4名敌人站到路上。博尔特又突破过去，不一会追上走在前面的B连的后尾。博尔特到达上九洞的渡河点后，请求在此担任掩护任务的第1坦克排返回去开辟道路，但坦克排却冷漠地回答说："已经没有炮弹了"。

为追赶连长车而急进的纵队，刚到165高地山麓，先头的炮车就遭到齐射。惊慌失措的德赖巴转坏了方向盘，没有办法了。车子翻到堤坝的一侧，牵引的火炮横滚堵塞了道路。无可奈何。不久，留在行军出发点的1辆坦克从水田里快速前进，想把火炮推到一边，但遭到逼近攻击炸毁了履带。道路完全被堵塞了。时间是2时30分左右。切断退路的中国军队兵力并不多，而是美军自己的车辆堵住了自己的退路。然而，这种现象不是绝无仅有的，在多半只有一条山间道路的朝鲜战场上，是到处都常见的现象。

集结在行军出发点的各种部队，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慌失措，丧失了斗志。埃德森中校和恰好赶到的第2营营长

沃尔顿中校，把军官们召集在一起，研究设法临时编组部队打开退路的问题，可是多数意见认为："反正不能通行车辆了，即使开通道路也没有什么用。还是先救士兵的命要紧"，其中有些士兵已任意结伙，在月光之下消失。已毫无办法了。

埃德森也组成了少数几个小组离开行军出发点，经三滩川北岸南下。同时，沃尔顿集中一切可以集中起来的士兵向南面的山中寻求退路，天明后，同103名士兵一起回到了立石。

C炮兵连的士兵，遗弃了车辆和火炮向南面的山里逃散。感到有义务与火炮共命运的少数军官，拼命地招呼他们回来，但无济于事。招呼那些吓得失魂落魄的士兵回来，很困难。一度退却了，再主动去为掩护他人而牺牲的人是少有的。似乎每个人都变得胆怯起来，争先恐后地往后撤退。这时，唯一的只有靠对自己职务的良心。

另外，在云山西侧的道路上，米尔金中校一行恰巧遇上H连的一部分车辆，让伤员乘车去行军出发点，可是，当他们抵达时，埃德森和沃尔顿已经撤退，剩下的只有第3营作战主任麦卡比指挥的1个排了。三叉路上被破坏和遗弃的车、炮、重火器等杂乱不堪，象是战斗后的战场一般。

在那里，巧遇第3营营长奥蒙德少校。于是，米尔金问："最后团的命令是什么？"奥蒙德回答："只是说，在第1、第2营通过这里之前，确保现阵地，其他什么指示也没有"，而且自言自语："好象两个营大部分已经撤退"，转身走了。据米尔金说，他的背影显得很靠不住。

不久，少数的中国兵接近三叉路开始投掷手榴弹，两侧高地上的机枪和迫击炮也开始射击。而且，一会儿工夫又开始

遭到可能是从165高地北进的敌人的射击。在行军出发点还剩下1辆坦克。于是，米尔金把40名四散的官兵召集起来，以坦克为先导开始沿道路撤退，但是，这个拼凑的纵队立即被敌人火力打散了。米尔金和少数士兵一起进入南边的山里，8时左右才脱离危险抵达立石。最先撤退到那里的载重车辆，和指示他们在行军出发点等待让他们先行的A、B连的约200名官兵，正在挂念着营长的安危，等待他的到来。

米尔金离开行军出发点时，得到后退命令较晚的第2营的残部（实际上是由3个步兵连的主力和支援的A炮兵连及第3坦克排组成的沃尔顿营的大部），依照命令撤退到了云山，不过，他们一行在镇的西端受阻了。其经过情形，与165高地山麓的战况相同。炮兵和坦克兵亲手破坏了自己的武器进入南边的山中，步兵大部迂回过云山。而且，这些官兵大部分都在立石友军的救援下安全到达。

这样，逃散到山中的官兵之所以能够多数集合到立石，是有原因的。那就是南朝鲜第1师固守着立石北侧一线，支援的第9炮兵营一整夜进行了不间断的射击，从而形成了退却的目标，同时阻止了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

这样，第8骑兵团的主力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到翌日（2日）中午为止，集合到立石的第1营官兵约为500人，有军官15人和士兵约250人下落不明，损失了全部车辆和81迫击炮以及大约半数的部队装备火器。

团部与辎重车辆几乎未受损失，但第70坦克营B连的坦克，却只回来了第1排的4辆，第99炮兵营只有B连的5门火炮完好无损。

然而，在云山南侧还有第3营未受到攻击，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骆驼头　第1、第2营正面从下午到夜间的激战其说不一，南面河畔的第3营一直较平静。下午晚些时候，友军飞机频繁地轰炸一座山南边的谷地，因而知道退路已经被切断了，但官兵们格外冷静。预期早晚龙山洞的师主力会前来营救的。

营的阵地线以南面桥为左翼沿河向北，右翼沿324高地的棱线朝向北面。南面桥配置有M连的2个班，由坦克第4排担任支援任务，营部以北朝鲜军在北侧山腹构筑的车辆掩壕为中心，设在耕地之中。该营的整个阵地都可以从南面五峰山的棱线上往下看到，所以它的阵地线特别是营部的位置是一目了然的。

奥蒙德营长在午夜时分下达了准备后退的命令。计划首先令I、K连退到营部位置，L连担任后卫。因为还没有遭到敌人攻击，所以也没有设收容阵地。

2时，支援的C炮兵连撤退。是那个博尔特连。奥蒙德派K连的1个排掩护其行动。

I、K连开始撤退时没有敌人尾追，因而营也不会预测到前途有什么不安。所以，奥蒙德去团部进行联络，而在行军出发点知道团部已撤退，退路也已被切断，接着就遇上了米尔金。

回到指挥所的米尔金，把退路上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派出侦察兵侦察退路，并命令坦克第4排担任后卫，赶紧集结部队。一会儿，营的全部车辆都集合在营部附近的道路上，一辆紧接一辆地排列起来等待前进的命令。营部的官兵等待I、K连到达暂时打了个盹。当时是3点钟左右。

那时，有1个连的纵队（一说为1个排），沿通往龙山洞的干道严肃面整齐地接近南面桥。警戒该桥的M连2个班

可能认为他们是南朝鲜军队，没有查问就让其通过了。因为他们是堂堂正正、十分肃静地走过来的。

纵队通过桥以后一直在干道上北进，不久接近了营部。突然间吹起军号，开始一齐朝营部袭击。与此同时，从L连中央部和南面桥突破的另一部分敌人，袭击了在桥北侧待机的坦克队破坏了2辆坦克。

美公开史料这样描写了这次袭击的情况："中国兵信手射击、投手榴弹、往车辆上放炸药包、以及焚烧汽车。营部地域顿时陷入混乱，到处都进行格斗。"在九死一生中返回的官兵"被枪声惊醒"；"认为马在奔跑……吹熄灯号，在似睡非睡中听到了哨音，与此同时周围成了混乱的战场"；"睡梦中听到好象是吹号，神出鬼没的敌人开始射击，一被发现就端枪突刺过来。敌人幽灵般地出现了。……可能大部分人是被手榴弹的爆炸声惊醒的"。

从此便开始了戏剧性的、平时难以置信的、武勇之谈和奇迹般的活剧。

麦卡比上尉左肩胛骨被打穿了，仍以急射打散了一群敌人，赶跑了向坦克点火的约30名敌人。但由于出血而全身无力，想返回营部掩壕时，潜伏在侧壕的3名中国兵端枪冲了过来。然而，他连躲避的气力也没有了，他闭上失望的眼睛准备被猛力地刺死。过了似乎很长、又似乎很短的一瞬间，可是中国兵急停下来，作了一个为难的、惶恐的姿态，3个人说起话来。话的意思不懂，好象是说他"不象是敌人"。上尉抬手指了一下后边，于是3个中国兵就向那个方向走去了。在壕的前面又碰到四五个人。他又向后边一指，他们也向那边去了。

奥里阿奇副营长到壕外一看，听到有求救的声音。他一

爬上道路，见营的后方主任同敌人扭作一团了。他用手枪打死骑在上面的敌人，接着，驱散了四周匍匐前进的敌人。……一会儿工夫打来了迫击炮弹。尽管敌我已混杂在一块了，可是营部的掩壕附近还是无情地落下了一片炮弹……。

米拉上士用机枪扫射打倒了四周成群的敌人，……死守他的坦克……等，这场混战，充满了人们拼死奋战时常常出现的那样一种奇妙的插曲。

以营部掩壕和南面桥北侧的米拉坦克为中心的混战，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随着L连的主力逐渐向营部附近集结而平静下来。

结果，2日天明后一点验，留在这个谷地的，还有米拉的3辆坦克、200名健壮的士兵和170名伤员。

奥蒙德营长在去召呼L连的途中身负重伤，莫里阿奇副营长当夜已脱身去立石，所以主要干部只有第2营的E连连长麦克莱因上尉（他是与主力失散，根据枪声集中来的）、L连的布洛姆森中尉、安德森军医等。I、K连在向营集合的途中遭到了伏击。

救出计划 在此之前，11月1日午夜时分，盖伊师长从安州开会回到龙山洞指挥所，等待他的是云山的悲惨消息。立即研究了救出被围部队的问题，但身边只有第5骑兵团的第2营。于是，便请求从军预备队的第7骑兵团抽回第1营，将其配属给第5骑兵团团长约翰逊上校，指令其“以主力从正面，以第7骑兵团的营从敌人的右侧后实施进攻，迅速打开退路”。

是夜，与断我退路之敌接触的第1营，整夜被四周响起的军号、喇叭、哨子等搅的不得安宁。少数侦察兵在营的周围转来转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吹奏不合时宜的乐器。第

一次与中国军队对阵的营的官兵，在不了解实情的状态下，整夜被弄得神经过敏。这是一种原始的、但却是极为有效的神经战。因此，师给这个高地取名为“喇叭高地”。

作为第1营的排长参加了这次战斗的麦克霍恩少尉（71年为上校，任驻日美军陆军司令部情报与作战部长），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看到若无其事地走过来的部队，认为是韩国军队。可是，样子又很不象。因而连长就问营长：‘有南下的韩国军队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那么射击可以吗？’说：‘再等等’。当察觉到的时候，已经被包围了。……当时营长也似乎不知到敌人是中国军队。”

约翰逊上校强烈主张救出第8骑兵团第3营。这是因为，他在9月就任现职之前，是这个营的营长。本来，这个第8骑兵团第3营，属于驻马萨诸塞州的福特·德本马斯的第3步兵师第7团，8月中旬，他指挥赴朝时，改称为第8骑兵团的第3营。这个营从永同激战开始直到平壤，一直和他一道战斗。

第10军　沿着通往惠山镇的道路北进的南朝鲜第1团（韩信上校，现为上将），30日晨开始进攻丰山北侧的敌阵地，但逐次增加兵力的北朝鲜军队11月1日起转入反击，威胁着团的侧后。美第17团团长哈巴特·B·鲍威尔上校，以第1营实施反击，其战线才勉强得以维持。但到翌日（2日），估计约有1个团的北朝鲜军队先发制人转入进攻，从而历时两天的激战拉开了帷幕。幸亏费了很大工夫登陆的第2、第3营陆续到达，令其随即加入战斗保障了安全。很明显，如果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提前一天，那就会出大事。这个方面的北朝鲜军队，也似乎由于中国军队的介入而得势了。

九、11月2日　向清川江后退

这一天拂晓，踏上后退之途的美第24师，将英第27旅配置在定州、泰川担任掩护任务，象退潮似地撤退了。而且，预定在黄昏前按第19、第5、第21团的顺序渡过大宁江。

被围困在南面河畔的第8骑兵团第3营，坚守环形阵地等待救援；在宁边的北侧至东侧坚守阵地的南朝鲜第1师，抗击着判断约有3个师的敌人的猛烈进攻，犹如面对怒涛的巨石，支撑着第8集团军的北部战线，不过，预定在这天夜间后退到宁边周围。

南朝鲜第2军坚守着宁边东南侧经院里到其东北侧山的棱线一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军队的压力逐渐增加，估计到夜里不得不后退了。院里即将陷入危急，接着如果丢失了军隅里，那么，中国军队就会随意象潮水般地涌进清川平原。

第8集团军司令部　2日拂晓，电报、电话、侦察机等的报告，象雪片似地纷纷飞来。然而，都是片断的、悲观的情报，其中混杂着的持乐观看法的报告似乎给参谋们判断情况造成了麻烦。但当查明云山和南朝鲜第2军的实情以后，司令部充满了异常兴奋的气氛。美公开史料在描述当时司令部的气氛和状况时写道："这是终日歇斯底里、狂热地工作而效果较差的一天，也是发生了若干错误的一天。……一个接一个的朝令夕改的命令，流水般地不停地发出……"

这一天，情报部已累计抓到55名中国兵，判明他们属于4个部队。前一天判断的那两个团似乎并不存在。在即将重新计算兵力的时候，收到了美第1军的报告："到11月2日为止，在云山捕获的俘虏共计344人，其中中国兵只有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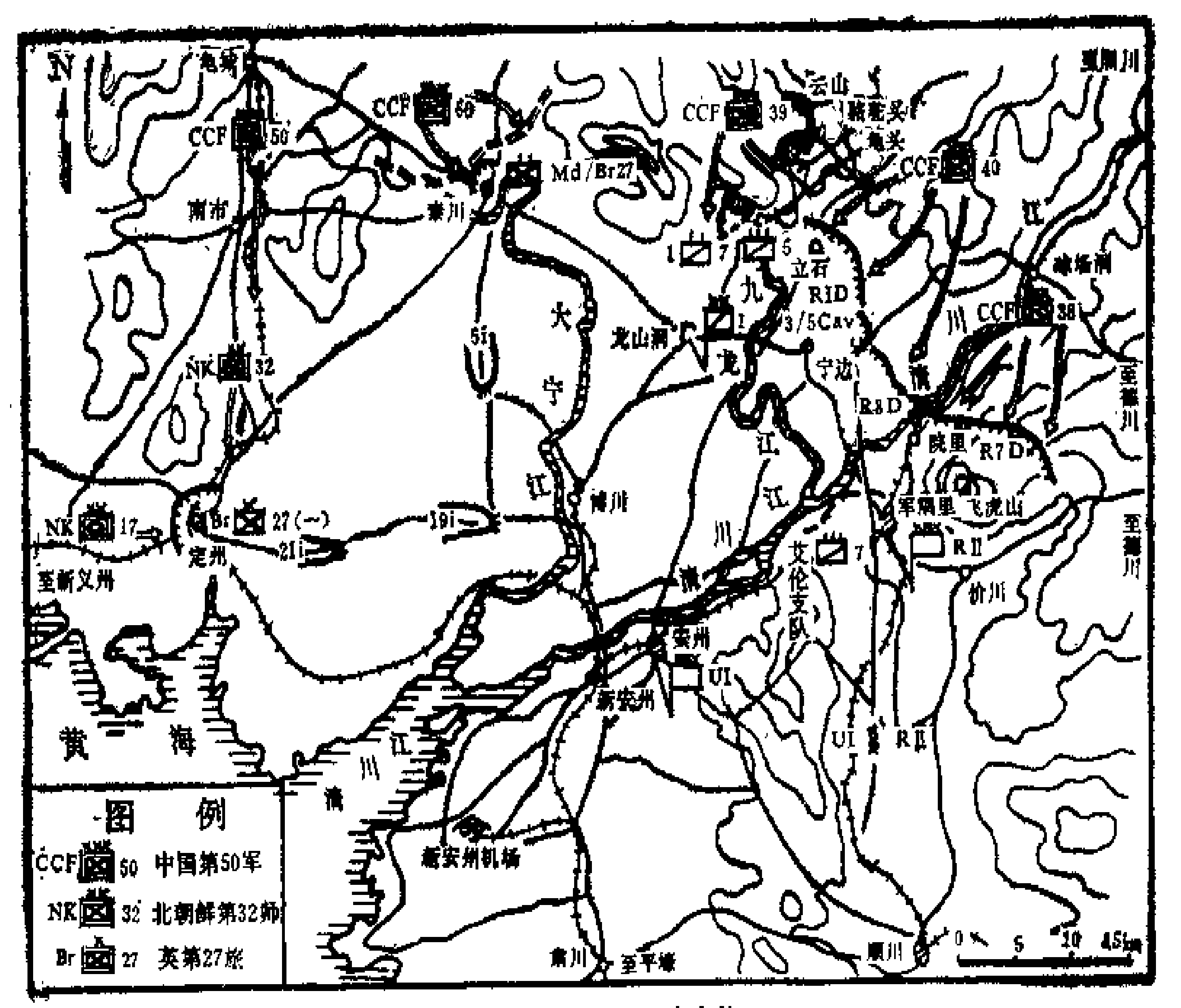


插图4　11月2日黄昏的态势

人。这表明中国的介入规模是极小的”。这个报告被原原本本地相信了。因为344人中只有两名中国人，证实了以往的判断。

然而，这却是情报处理上的重大失误。实际上“在云山俘获的342人”是白师在去云山的途中俘获的，25日在云山俘获的两人才是中国兵，俘获地点和时间的混同，导致了这一重大判断错误。人们常说会错中生错，如果有一个错误出现，就可能继续出现错误，直到一筹莫展之境。

情报部只要作出情况估计，一天的工作就大体结束了，作战部这样做不行。这一天，作战部在为定下美第1军撤退到何处的决心而伤脑筋。情报部估计有几个团，实际上集团军肯定已置身于险境了。

在参谋研究阶段，各人的意见根据对冲击的感受而有很大分歧，有人一提明显的悲观意见，就有人发表非常积极的意见。

对右翼——南朝鲜第2军的战况和部队后勤的紧迫性持悲观态度的人，提出了如此消极的方案，以至主张首先后退到平壤附近，待第9军北上后再发起进攻。

但是，以进攻为常事的军队，后退——主动决定撤退，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在理论上战理上懂得后退是最佳方案，可是直到昨天还是胜者的心理却不允许如此。从古至今的战史都充分地证实了这种心理状态。因此，作为积极的方案，有人提出坚守大宁江、龙山洞至宁边一线，似乎还有人勇敢地主张调用第24师对云山或宁边北侧采取攻势。

然而，达布尼作战部长采用了大体可以实行的方案，即增援南朝鲜第2军确保现在的战线，同时将美第1军撤退到清川江南岸一线。而且决定，将留下的部队和美第1军唯一

的预备队〔第7骑兵团（欠第1营）和第17战斗工兵群〕，交由副师长艾伦少将指挥编成艾伦支队，扼守军隅里地区，支援南朝鲜第2军，担任收容南朝鲜第1师和第1骑兵师的任务，并掩护美第1军的右翼。

但是，沃克将军采纳了更积极一些的方案。如果撤到清川江南岸，在美第9军到来后再采取攻势行动时，就必须再一次在敌前渡过清川江和大宁江。幸而敌人尾追得不紧，按以往的例子，敌人的攻势通常是持续不久的。沃克的心中积极敢为的气质开始扩展，产生了似乎难以抑制的设法确保渡河点的冲动。

这样，集团军最终向第1军下达了如下命令："以英第27旅扼守博川附近的大宁江渡河点，以第24师第19团扼守安州渡河点，军主力在清川江南岸进行整顿"。此时，对于仅有3个营的英第27旅如何扼守相距遥远的博川附近的可能性，是怎样进行研究的不得而知。大概，断定中国军队只是在云山以东的战线行动吧？正是这个轻率的情报估计，成了尔后付出昂贵代价的原因。

正当全军为改变战局和改善态势而努力的时候，这个龙山洞的第1骑兵师司令部却拼命地继续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行动，即援救在南面川畔陷于孤立的奥蒙德营的作战。

救出行动　4时，约翰逊上校将两个营并列配置在大路两侧，担任喇叭高地的正面进攻任务，令增援的克莱诺斯营迂回到敌人的右侧后。预定在夺取喇叭高地以后，命令准备从宁边调来的第3营迅速进到骆驼头，救出被围困的部队。

但是，这次进攻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了。支援炮兵只有两个105榴炮连和1个155榴炮营，炮弹不足也是原因之一，而主要原因是四周山火造成的浓烟妨碍了观测。两个营发起进攻

后，立即遭到迫击炮的弹幕射击，接着是机枪交叉火力的杀伤，但由于烟雾的干扰，怎么也无法将它们压制住。空军对喇叭高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因不能命中目标也无济于事。

向敌人的右侧后迂回的克莱诺斯营，误入密林无路可走，转了一天最后也未能到达目标。该营疲惫不堪，好容易走到一座山上，才发现这个地方离开出发点并没有多远。

下午，烟雾淡薄了，第2营紧跟炮弹炸点再次发起进攻，但浓烟又弥漫了天空，以至未能实施冲击。

战斗从昨夜开始到现在，团的损失不断增加，第2营伤亡200人，第1营伤亡150人。他们感到，只要没有希望增加支援火力，再发动进攻也是徒劳无益的。而且，综合分析俘虏的供词得知，喇叭高地有中国军队的5个连坚守，其阵地已构成2米深的堑壕网，一般的炮击和轰炸没有什么威胁。中国军队以仅仅24个多小时，就发挥了如此巨大的土工作业能力。

通观全局注视这次进攻行动的米尔伯恩军长，15时找盖伊师长交换情报，并下令要"师停止进攻，迅速后退到新安州"。本来，军长也是不顾右翼的危急，从仅有的一点预备队中增派1个营，力图解救云山，但从喇叭高地不能马上突破的现状看，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懂得，如果集中兵力实施进攻总可取得成功，但哪里都没有可以抽调的兵力。硬要勉强集中，其战线势必会出现破绽。因此，两位将军一致判断："根据现状，要集中足以夺回喇叭高地的兵力是办不到的"，"只能放弃救出企图，对奥蒙德营坐视不救"，从而下达了上述口头命令。

然而，盖伊将军并没有死心。无论如何也难下决心。约翰逊上校更是如此。他说："如果今夜全团实施夜袭，也可

能成功”。盖伊将军的心中有了一线光明。以往没有采取过夜袭，实施中会感到不安，但也或许能出敌意外侥幸取胜。不管怎样，只要还有夜袭这一手段，无所事事，见死不救，……正当不知所措的时候，接到了军的严令：

“第1骑兵师本夜后退到新安州附近，并做好准备，明晨进攻向集团军右侧后前进之敌。”

实际上这时，南朝鲜第2军的院里已被突破，军隅里面临着真正的危机。就连米尔伯恩将军也不得不勉强定下“丢弃云山的决心”。

盖伊将军向第5骑兵团下达了后退即丢弃所属营的命令。时间是11月2日17时。关于当时的心情，他写道：“在军人的生涯中有许多悲伤的回忆，但都没有定下这次决心时那样辛酸、痛苦和悲伤”。

这样，在11月2日傍晚，忍着断肠之痛放弃了解救云山的念头。这时，在南面川附近，凭借枪声集结来的约250名健壮士兵形成一团，抗击着中国军队暴风雨般的进攻，但是从全局考虑，除了丢弃他们之外已别无他法。

留在云山的官兵，仍然相信会被救出，顽强战斗到4日下午，侥幸突出了重围。但6日傍晚，即中国军队返回的那天傍晚，又被包围在宁边附近，最后四处逃散。这次战斗，给我们留下了研究仓促防御和人性的许多资料。

云山的损失　美公开史料称：“在云山周围受到的损失，尚未弄准确”。仅从这一件事即可知其惨状。据说，当初第8骑兵团有1000多人失踪，后来逐渐返回来一些，仍未弄清楚，即不得不认定是战死的大约有600人。丢失的主要装备，有坦克17辆，105榴弹炮13门以及几乎所有的重火器。11月3日团的实力报告记载的满员率为45%，说明在1日

凌晨开始的历时约18个小时的战斗中，确实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该团17日又补充军官22人、士兵616人重新组建，将参加圣诞节攻势。在这点上，可以看出美军雄厚的物质力量和不屈的战斗意志。

另一方面，乍一看认为"取得赫赫战果"的中国军队，似乎也同预期的相反进行了艰苦的作战。后来联合国军缴获的中国军队的《战斗经验集》中写道："尽管进行了艰苦的山地战，由于经验不足未能取得足够的战果。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但却仅仅抓到200多个俘虏"。

长津湖的入口 凌晨，同南朝鲜第26团换班的第7陆战团进攻黑林川两岸地区，黄昏前以第1营夺取了水洞南侧1.6公里的高地，以第2营夺取了可直接瞰制龙水桥的A高地，猛烈地进攻了一整天，未能占领698高地的山顶。这一天俘虏了3名中国兵，1人属于第370团，2人属于第372团，人们越来越疑心第124师已全部到达了。

当夜，两个营在高地上准备第二天凌晨的进攻；午夜突然转入反冲击的中国军队，从两个营第一线阵地的四周一齐进行手榴弹攻击，同时，沿两个营接合部的道路突入，奇袭了重迫击炮连。

团的全纵深几乎同时卷入了战斗，到处在进行格斗和手榴弹战。陆战队保住了自己防守的阵地，但可能是敌主攻的A高地却终于在拂晓被夺去。两个营的补给线都被切断了。

十、11月3日　右侧后危机

这一天，第8集团军将美第1军和南朝鲜第2军的战斗分界线大体变更到军隅里西端南北相连之线。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正面时时刻刻告急，所以部队随即投入到了军隅里地

区。

原来，2日夜，南朝鲜第7师经受不住敌人的猛烈进攻，3日凌晨，将战线收缩到院里南侧至飞虎山一线，随之南朝鲜第8师也调整了自己的战线。第8集团军的右翼就终于告急了。

然而，南朝鲜第1师尽管随着第1骑兵师的后退其左翼撤到宁边西侧，却依然阻挡在中国的大军面前。其状况如插图5。如果该师不进行顽强的战斗，第1骑兵师的后退势必极其艰难，而且战斗得精疲力尽的南朝鲜第8师能否保住其战线也令人怀疑。实际上，说南朝鲜第1师是使第8集团军的右翼免于崩溃，甚至说是挽救第8集团军覆灭的救世主，似乎也并非言过其实。

关于这件事，当时的师长白善烨将军一面回忆此次战斗的艰难，一面谦逊地说："我是以集中使用部队为原则的。因此，在云山也是统一指挥战斗的，所以受到的损失并不严重，以后的战斗师也都能够在一块进行。特别是3个团长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指挥官……"。人们注意到，实际上在北朝鲜从事作战的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中，始终以师为单位统一进行作战的，只有南朝鲜第1师。师分割成三部分，往往只能发挥三分力量，但是如果全部集中使用，则往往可以发挥出十分力量。关于这一点，白将军说："没有比把所属部队配属给别人更痛苦的事了。有时，得到增援友邻师的命令，我甚至呈报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加大我的战斗正面好。"

右翼越来越紧迫，第8集团军将第24师第5团战斗群（即加强团——译注）转用到军隅里，并将紧急北上的美第2师第9团战斗群配置到价川南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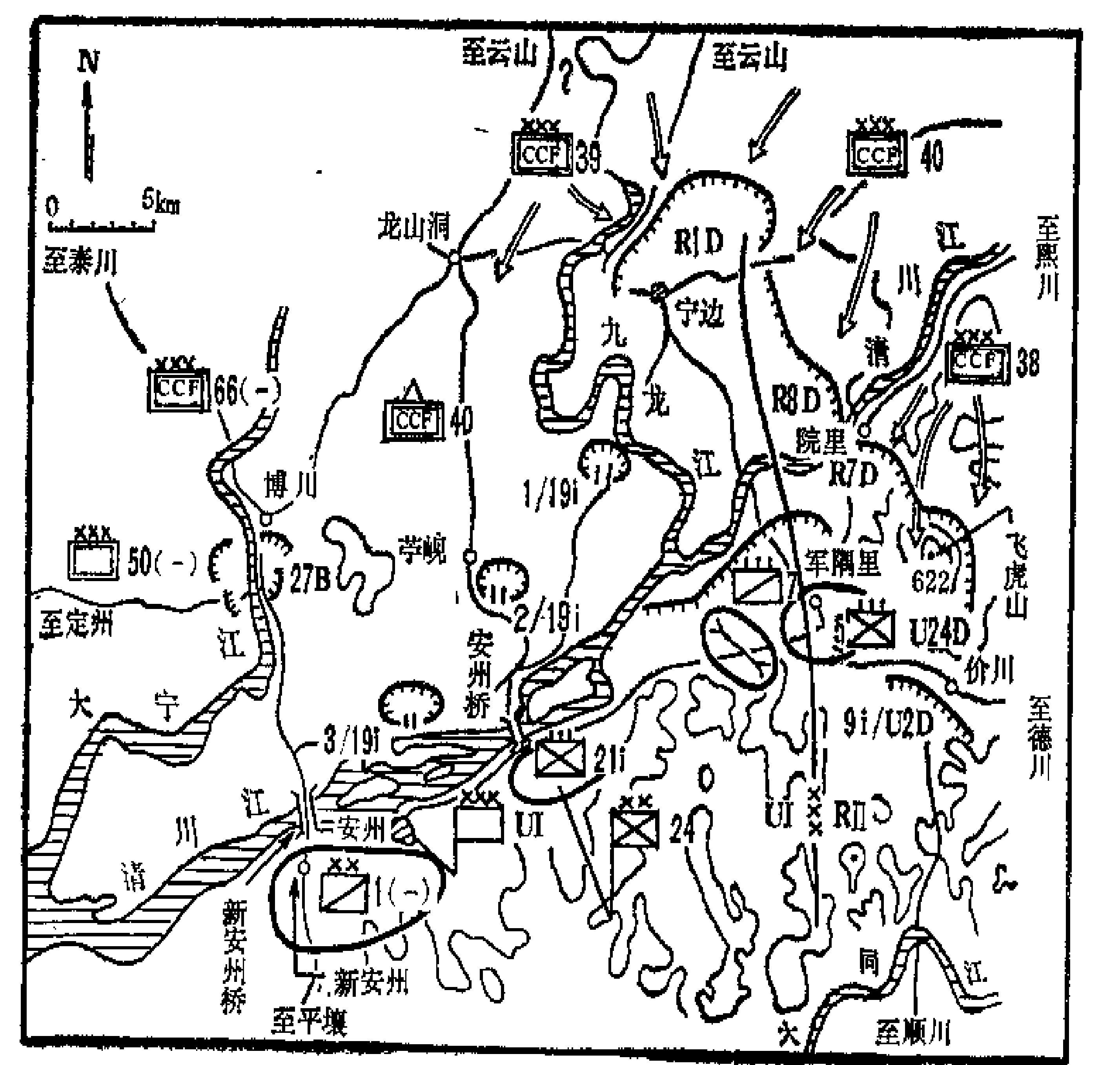


插图5　11月3日的情况

第24师将第19团梯次配置在清川江北岸，准备收容南朝鲜第1师和确保安州桥。英第27旅在黄昏之前确保博川渡河点。

英国旅从泰川撤退时经过一番小的战斗，当时，发现了4—5具穿着新皮鞋的尸体，并捕获到3名混到纵队里来的散兵，他们都是年青的中国兵。这件事表明，在其正面也已有了中国军队。然而，这个新的情报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也就导致了英国旅不得不在大宁江畔血战一场。

这天夜里，南朝鲜第1师完成任务后，奉命同时后退，在新安州机场附近集结休整以求恢复战斗力。该师自10月25日与中国军队接触以来的整整9天时间，一直不分昼夜地进行激战。部队疲劳至极，人员损失也不少，不过据说，重武器只损失了8门107毫米迫击炮，是担任支援任务的第6迫击炮营在云山北侧丢失的。

长津湖的入口　补给线受到瞰制的陆战队，3日拂晓开始夺回A高地。海盗式攻击机对谷底反复进行了俯冲攻击。反击提前进行，有些出乎中国军队的意料。进攻格外容易地取得成功，上午就完成了如下进攻态势。

这一夜的战斗伤亡为66人，中国军队遗弃尸体700具，差不多都带有第370团的标志。此次战斗，是陆战队同中国军队的第一次交锋，据说经一夜战斗体会到了它的特点。

陆战队认为，给敌人造成如此大的伤亡，尔后的进攻会容易实施，便鼓足劲再次发起了进攻，但出乎意料，丝毫没有进展。山势险峻，堑壕纵横，无论怎样发扬火力，也压制不住。而且，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射击非常巧妙，刚要转入攻击前进，立刻就遭到集中射击，因而动弹不得。就是好容易完成了冲击态势，每一次也都由于手榴弹如雨和斜射、侧射

而被打回来。据说，陆战队遭到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被弄得不知所措了。

南朝鲜首都师　左路纵队的第18团在接近赴战湖，丰山的第1团与美第3师第17团换班，准备追赶上主力。

海岸道上的骑兵团，从即日起开始进攻吉州南侧高地，但直到晚上也没有取得进展。这里的北朝鲜军队，防御的决心似乎异常坚定。

美第7师　这一天，丰山的第17团与转用于海岸道上的南朝鲜第1团换班后，全部展开击破了丰山北侧之敌。预定前往赴战湖的第31团，这一天终于开始在利原登陆。南朝鲜第18团在赴战湖畔翘首等待换班。

（话离开一下主题。在I·F·斯通著的《秘史朝鲜战争》中，将11月3日这天美第7陆战团的进攻，说成了是由美国挑动的中国，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队11月3日在长津湖发起的总攻击，只能认为是有意识地引诱中国军队，企图和它交战"，"……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展开而命令进攻该地域，不是陷入圈套，而是主动地设的圈套"。他以丰富的资料说明自己的论点——美国的侵略性。但奇怪的是，他的资料几乎都是西方的，有关共产党方面特别是中共行动的史料，却完全是闭着眼睛瞎说。如果他客观地研究一下史实，就一定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不少人把斯通的著作当作金科玉律，所以我赘言几句）。

十一、11月4日　飞虎山和军隅里

这一天，中国军队只对军隅里和清川江北岸的第19团施加了强大压力，在博川南边横跨大宁江设防的英第27旅当面没有战斗。

飞虎山 622米高的飞虎山，瞰制着由清川河谷和军隅里通往顺川和德川的干线，这一要点的得失，可以说直接关系到第8集团军右翼的安危。南朝鲜第7师的配备是，并列第3、第5团直接占领这个要点，第8团作为预备队控置在军隅里东侧，担任支援的美第5团战斗群直接防御军隅里，从而成了它的后方依托。

这天凌晨，中国大军利用大雾突破了右翼的南朝鲜第3团正面。南朝鲜第8团立即前往将其夺回，经过重新编组的第3团也参加了反击。这样，争夺飞虎山就成了这一天战斗的焦点，山顶的主人换了数次。

正当激烈地争夺山顶的时候，山麓的第5团战斗群遭到了沿德川道路和院里道路而来的中国军队的奇袭。他们在全神贯注于山顶激战时，突然全线陷入了混战，全团面临着眼看就要崩溃的危险。特别是右翼的C连，全正面受到突击，一部分发生了恐慌，汉斯中尉只身冲向敌人机枪阵地，才防止恐慌进一步发展。汉斯战死了，但他个人在战场上的勇敢行动却挽救了连、营的崩溃。

第8集团军紧急派出所掌握的全部炮兵，空军也在恶劣气象条件下进行了支援。夹杂着雪花的寒风疯狂地吹动，在岩石裸露的山顶和山麓一带，尸山血河的激战终日不停地进行，中国军队的攻势似乎已达到了最高潮。

然而，连这样的激战也在日没时停止了。结果，最重要的西北山顶控制在南朝鲜第7师手中，向军隅里的迂回进攻被美第5团的顽强奋战所阻止。

这样，中国第38军拼命进行的关键性一击被击退了。第8集团军成功地掩护了自己的右侧后。在这次战斗中，美第5团战斗群群长希罗克莫顿上校被尊称为“岩石般的约翰”，

南朝鲜第7师也得到重新评价。

清川江北岸　另一方面，这天早晨，执行战场监视任务的侦察机，在宁边西南70公里附近发现约有1000名中国军队在渡涉九龙江，但不久即隐蔽在森林中不见了。这一行动表明，是在迂回占领166——药山岘——130高地一线的第19团第1营。然而，不知什么理由，这一情报没有传达给该营。中国军队突然进至该营背后，袭击了营部。该营惊慌失措，遗弃了重装备和车辆向东方撤退，经清川江南岸奔向安州。不过人员损失不多，所以决定重新装备，第二天（5日）恢复战斗序列。尽管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美军的物质力量，但不可否认，这种情况表明第19团的配置存在着根本缺陷。

团长知道第1营危急后，即命令预备队第3营北进，但该营遭到了等候在馆洞附近的强大敌人的阻击。中国军队是准备首先控制住团的主力，再设法击破离其很远的第1营。这种情况，特别是缺乏空中侦察手段的中国军队，是怎样如此清楚地知道美军的配置情况，并实现其指挥的呢？真是不可思议。

下午，中国第39军逼近团主力占领的芝岘——123——98高地一线，作出迫近其左侧后的姿态。第24师师长查奇将军，16时30分，向预备队第21团下达了如下命令：“明（5）日，向进攻第19团的敌人右侧后实施进攻”，但是当夜，第19团就受到局部的渗透，终夜进行了混战。

第8集团军的情报估计　战况十分紧迫的这一天——中国军队介入以来的第10天，情报部第一次记录了综合的兵力判断，上面写着：“两个师单位的正规军进入了朝鲜”，第一次承认了正规军介入。如后面要讲到的，当时入朝的中国军队总兵力已有18个师，所以仅估计对了1/9。然而，第8集

团军情报部，难道就没有感觉到现实的战况和情报估计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长津湖的入口　4日凌晨，陆战队再次慎重地发起了进攻，这次没有反应。中国军队已使人毫无察觉地退却了。据说，陆战队认为到昨天为止的几场恶战，简直象作了一场恶梦。他们排除轻微的抵抗通过水洞，刚接近真兴里，发现在三巨里车站埋伏着4辆T—34坦克。潘兴式坦克不费劲地将其摧毁。传说这是北朝鲜第344坦克团剩下的最后几辆坦克。

这场坦克战作为开端，在山峡中又发生了激战。中国军队再一次在真兴里北侧的750高地一带伏击了美军。

750高地，只不过是从古土里高原象手指一样伸展出去的棱线南端的一个山包，但却是瞰制象发夹那样弯曲、并有1300米陡坡的道路的要点，是到长津湖去必须夺取的高地。这个高地名叫胡（HOW）丘，不过它的由来和意思都不得而知。

陆战队以第1营进攻胡丘，以第2营进攻其西岸高地，由于在山峡中炮兵展开费事，并受到与水洞高地同样的抵抗，进攻丝毫没有取得进展。

美第7师　第17团尾随后退之敌前进，到达熊耳川畔准备渡河进攻。

十二、11月5日　清川江桥头阵地

清川江桥头阵地　凌晨，美第21团的第1、第2营，在驱逐渗透到第19团阵地内和翼侧的中国军队、巩固了其防御之后，又回到师预备队。师所以没有全力确保安州桥，是因为难以预测今后的战况。

那时，清川江北岸地区的居民争先南下，仅4—5日两天时间，就有约2万人通过了美军的前哨线。

这一天昼间，难民比较有秩序地南下，南朝鲜第2军和美第19团的战线平静。在很久没见过的晴天，空军的大批飞机在上空乱舞，时而听到轰炸被认为是中国军队集结地域的声音。昨天飞虎山的激战与药山岘的败战犹如一场梦，中国军队的动向，就连鹰一般四处张望的侦察机也没有发现。

然而，西边离开很远的博川桥头阵地则是另一回事。中国军队突然向英国旅的侧后发起了进攻。

博川桥头阵地　英第27旅将澳洲营和阿吉尔营主力扇型并列配置在大宁江西岸，以米德雷克营占领博川镇周边高地，以阿吉尔营的A连作为预备队控制在桥畔。第61野战炮兵营（隶属于骑兵师）在大宁桥东侧占领阵地，形成全般支援态势。旅是在3日黄昏占领的这个桥头阵地，还一次也未见到过中国军队的踪迹，所以似乎有点麻痹。

5日拂晓，推算约有1个营的共产党军队，从无警戒的东侧高地袭击了第61野炮营的炮列，营以炮手以外的人员占领环形阵地，以抵近射击应战，但屡屡遭到冲击，陷入了危机。特别是对桥畔C炮连的进攻更为激烈，抱着炸药包的爆破组接二连三地向炮列和大宁桥实施近迫攻击，终于爆破了1门火炮和6台车辆。美公开史料推测："中国军队进攻的目的，似乎在于破坏大桥"。

然而，C连却一整夜都进行了猛烈射击，以至发射完了1500发炮弹，拂晓，同撤出西岸阵地前来支援的阿吉尔营协同，好容易才将敌人击退。

据说，在这次交战中，炮兵的射击都是在50—100米、即以抵近射击进行的，在炮列的20—100米之间，散乱着约

70具中国兵的尸体。陆军部发布嘉奖令，赞扬了炮兵部队的精神和确保大宁桥所取得的功绩。由此可以看出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

可是，中国军队在博川东南侧高地一带占领了阵地，企图伺机再次发起进攻。考德旅长以阿吉尔营主力直接掩护炮兵，以其A连夺取西未力里高地。下午，空中侦察获悉："约1个团的敌人，在博川东侧山地南下中"。不久，A连被从高地一端击退。而且从这时起，博川北侧的米德雷克营和西岸的澳洲营都开始受到攻击。

中国军队的主力，显然是从东面向大宁桥推进。考德旅长便命令西岸的澳洲营撤回，进攻A连丢失的西未力里的高地。据说该营反复进行了传统的端枪冲击夺回了高地，但这短时间的战斗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2人战死，64人负伤。

然而，未力里的东侧高地上有新的中国军队陆续拥来；他们避开空军的侦察，用迫击炮进行猛烈射击；还发现有一支庞大的纵队沿东面40公里处的山间道路在向旅的背后迂回。

考德旅长判断，如果没有增援，是不可能确保孤立的博川桥头阵地的，便要求查奇师长给予增援，或者击退向旅的右侧后迫近的敌人。但从当时的全局情况来看，哪一项要求也不能满足。因此，考德旅长立即定下昼间撤退的决心，首先撤回博川的米德雷克营，令其向南实施进攻，以便杀开一条血路。

随着米德雷克营的进攻取得进展，旅也踏上了后退之途。尽管由于有大批空军飞机飞来压制敌人，使旅未受到敌人尾追，但是这次后退行动似乎还是相当困难的。唯一的退路就是大宁江岸的一条道路，它不断受到来自东侧1公里处同它平行的高地上的火力控制，而且难民的牛车常常堵塞住

道路。

因此，旅一面在空军的掩护下撤退一面压制东侧高地脱离了虎口，受了不少的损失。然而，却不能不佩服，英国旅是在白昼而且是在敌人火力压制下有秩序地撤退的。

新安州桥头阵地　傍晚，英国旅在新安州北岸占领桥头阵地，得以喘息。死里逃生后的安心感，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喜悦。然而，中国军队好象巧妙地避开空军的侦察尾追而来。黄昏后，开始了历时4小时的大规模夜袭。旅虽几度将敌击退，但经受不住压力的两个第一线连，午夜前开始崩溃，终于丢失了全部阵地。如果再推进一步，旅就会被赶到清川江里去。英国旅也感到面临最后关头了。

可是奇怪的是，中国军队的夜袭午夜时分一下子停止，可怕而漫长的黑夜过去了。据说，这天夜里英军大部分官兵感觉到：“今日拂晓就是坏人伏罪的时刻”。

但是，这天夜里的夜袭，不仅仅对英国旅，对上游第19团的夜袭规模更大更巧妙。

安州桥头阵地　原来，第19团以左翼营占领芸岘东南2公里的123高地一带，以右翼营占领93—98高地一线，令由药山岘后退的第1营集结在安州桥畔重新装备。

然而，该阵地的左翼从芸岘东北2公里的剑角山(222.5米)可以往下看到，杂树林的树叶已掉光，所以中国军队对左翼营的配备了如指掌。而左翼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不利情况。而且其左翼暴露，与左面的英国旅之间有8公里宽的间隙。据说美第1军和美第24师都判断，这个间隙中的小块群山并不高，但都是凸凹不平的石山，因而不适于部队通过。

这天夜里，几乎在夜袭英国旅的同时，对第19团进行了

全纵深的类似总攻击的大规模夜袭。

右翼的第3营由于受到在清川江南岸展开的师炮兵主力等的支援，好容易将敌人击退，而担任直接掩护安州桥任务的第3工兵营，则受到潜入的敌人的强袭，被迫陷入了同在洛东江突出部战斗一样的激战。

战斗最激烈的是在暴露的左翼的第2营。

最左翼的E连，并列两个排占领123高地的西半部，以1个排作为预备队集结在其南麓，连部位于其中间的山腹。从苎岘南侧高地悄悄靠近的中国军队，象是顺着通往营部的电话线来的，由连的正后方进行了奇袭。卷在睡袋里睡觉的预备队排大部分被俘虏或枪杀。接着，中国兵无声地攻向连部，袭击了站哨的印第安人的克洛德下士和巴尔博尼上等兵。他两人打光了自动枪的子弹，各打中10多个敌人，坚守哨位直至战死为止（前者被授予名誉章，后者被授予特殊功勋十字章）。中国军队攻入连部，接着又从背后攻击第1排，将其打得四处逃散。

右边的G连也几乎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样，第19团的左翼据点被夺取，第2营除召集败兵坚守花田里周边高地以外已别无他法。如果再施加点压力，全营、接着全团必定陷入溃败。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在这种时候并没有给予最后的一击。这一夜象恶梦一般战战兢兢地过去了。

第8集团军 这一天的情报估计，推算有“叫作第54、55、56部队的3个师编制的志愿军入朝，其总兵力约为2.7万人”。实际上这时，进攻第8集团军的中国军队是第38、39、40军等3个军，兵力计有10万人。不过10万人是不会同时用于进攻的，所以，大概错看成1/3以下。而且给人的印象是，仍然认为这不是正规军，而是志愿军。

接受了这种估计的沃克将军，翌日（6日）凌晨，就其战略判断作了如下报告，这个报告可以说明是反映了当时第8集团军的判断。然而，偶然的本身是可怕的。这一天是中国军队同时往回撤的一天，所以，第8集团军的这个判断就成为可信的了。

报告说："我军并不是单纯进行被动的防御的……正努力扼守再次进攻所必要的桥头阵地。"

"集中必要的兵力以击破新来的敌人，和竭尽全力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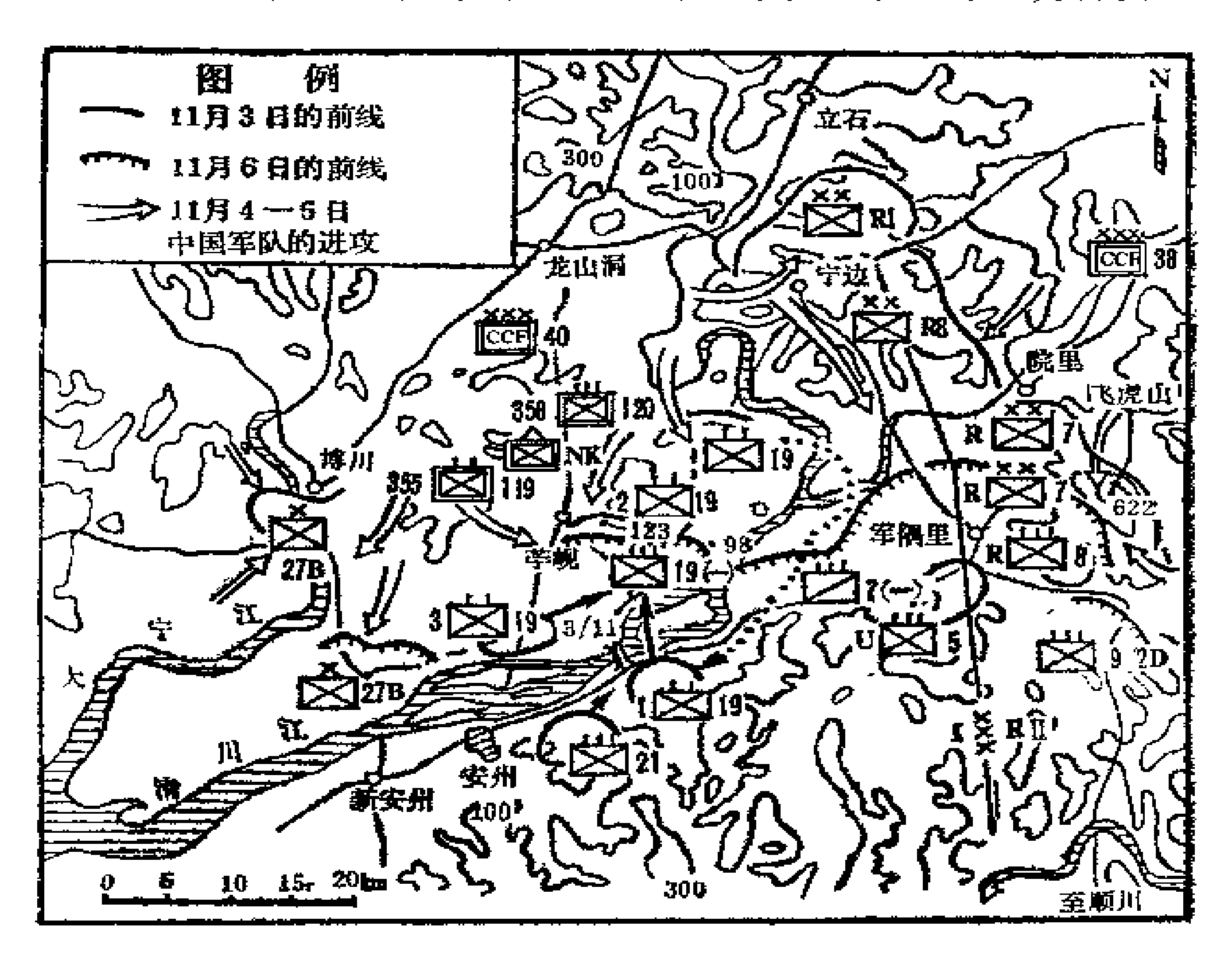


插图6 清川江的桥头阵地（11月3－6日）

发起进攻的计划已经制定。为了尽快实现这一计划，前提条件是保障右翼的安全和集中进攻的兵力，以及恢复补给”。

首都师　与美第7师换班的第1团从丰山赶来，师便从凌晨起围攻吉州，经过一番激战夺取了该地。据俘虏供认，吉州之敌为北朝鲜第507旅，退却的营长已被处死。因为当时侦察机报告，拥有坦克的6—7个营的敌人正在清津—罗南地区南下，推测北朝鲜军可能与清川江畔的攻势相呼应，在吉州转入反击。大概因此旅长处死了放弃反击的依托阵地的营长。

失掉了吉州决战机会的北朝鲜军队，随又依托以北30公里东流的渔郎川。首都师与其接触，准备敌前渡河。

总之，南朝鲜第1军没有受清川江畔情况急变的影响，而是按既定计划在继续北进。

长津湖的入口　这一天，用于右翼第一线的第3营，在盗海式机群的支援下终日进攻胡丘，但是这座峻峭的山峰丝毫没有动摇。

从军官的尸体上所携带的作战图看，道路两侧各划着1个加强营的阵地。营长判断仅正面进攻不行，便决定翌日（6日）令H连迂回过去夹击山顶。

十三、11月6日　攻势结束

清川江　11月6日凌晨，重新装备的第19团第1营，天亮时进行了反冲击，第2营夺回了丢失的123高地，未遇到中国军队的抵抗，仅抓到熟睡的两三个士兵。经询问，知道他们是“属于119师355团和120师358团，北朝鲜军队也混杂在内”。这是第8集团军正面抓到的俘虏第一次供认的正式的部队番号（这是真的）。

然而，第19团侦察阵地前方吃了一惊。因为敌人的尸体仅123高地就有473具，第3营正面也有100具以上。而且，到昨天晚上为止反复进行顽强进攻的敌人，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另一方面，英军的战线也度过了紧张的11月6日之夜。提心吊胆地抬起头来瞭望的观察哨，眼前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光景。伪装着的中国兵，不是在山谷中穿行退却吗？紧张得一夜没有合眼的步哨，不禁怀疑起了自己的眼睛，可是不大工夫便高兴地喊道："逃走了"！

判断敌人败退了，第8集团军的各阵地都派出了强有力的侦察分队。直到昨晚还遍布在各阵地前的中国军队，象退大潮一般地撤退了。勇猛北进的侦察兵们，不久即被阻止在山脉的入口，其枪声与中国军队的不一样，是一向听惯了的声音。

另外，有许多侦察机看到沿各个谷地北上的中国军队，便拼命地引导空军，但是战斗机一飞来中国军队就巧妙地消失了。严密伪装的士兵埋伏起来，高速战斗机似乎是难以发现的。

11月7日，第24师对龙山洞和博川进行了战斗侦察，但都仅仅受到轻微的抵抗。这表明中国军队在过去的12天所进行的攻势结束了。

长津湖的入口　清川江畔的中国军队6日拂晓已烟消云散，可是在这进入长津湖的山谷中，还在继续着比昨天更激烈的战斗。

H连受领了进至胡丘东侧，进攻敌人左翼的任务，它的路线在图上只有3公里多，所以估计昼间即可到达敌人的翼侧。可是这座山上连砍柴的小路也没有，格外费时间，当该

连在规定时间到达时已是16时了。而且由于过于紧急，似乎忽略了隐蔽企图。

营在30分钟的火力准备之后立即发起了进攻。H连并列两个排迫近了山顶，但因是无遮蔽物的石山，所以这次进攻好象已被事先察觉了。忽然，手榴弹象下雨一样打来，并受到侧射，进攻遂被击退。正面进攻的连，也被丘陵脚下的水流阻止住。胡丘犹如难以攻克的钢铁堡垒耸立在天空。

然而，进攻西岸的第2营，未受到了不起的抵抗就占领了611高地，从在这里抓到的俘虏口供中得到了重要的情报："第125师和第126师也都到达了长津湖附近"。如果这是真的，中国第42军就全部到达了。

傍晚，侦察机发现有3辆坦克为先导的400多人的纵队沿长津湖畔南下，海盗式飞机将其驱散了。但是，利曾伯格团长将其看作增援胡丘的征候，整夜以火炮和迫击炮反复进行了拦阻射击。第3营的迫击炮排，据说这一夜发射了1800发炮弹，平均每门发射450发。抗击敌人冲击火力另作别论，夜间的拦阻射击往往效果不好，可是这次果断的拦阻射击却取得了意外的战果。中国军队在这天夜里留到山顶上许多尸体和若干伤员撤退了。根据后来从俘虏中得到的情报判明："6—7日夜，向胡丘增援的第372团，遭到整夜不断的炮击，伤亡惨重，以致成为半瘫痪状态。于是，师长放弃了坚守胡丘的决心。拂晓前命令撤退了"。因英勇善战而出名的利曾伯格团长，在谈到这次炮击时说："是在战场上常有的、亲身感受到的一种预感"。

但是，出现在清川江畔的中国军队，6日拂晓就一起退却，所以6日夜间这里的撤退也可能是其行动的一环。

第三章　中国军队的作战指导

在推测对手时，需要站在对手的立场上按它的传统思想推测。用西洋的想法考虑东洋的事情，那往往是不合适的。……

——上将　白善烨

一、从战争爆发到参战的动态

当时，即使中国军队中的庞大陆军，作为机动部队也主要是林彪将军的第4野战军和陈毅将军的第3野战军，其他都具有浓厚的治安军色彩。

第4野战军作为称雄大陆的主力军，于1949年春以东北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编成，包括5个兵团（第12—16）、20个军（第38—58）、60个师，其总兵力大约有60万人。

战争爆发直前　当时，在与这场战争有直接关系的中国东北，只剩下了第4野战军的第42军；林彪将军指挥他的主力，于1949年内席卷大陆，1950年4月结束海南岛作战，6月撤回华北、华中；陈毅将军指挥第3野战军，在浙江、福建展开，正在准备进攻台湾。

固然，在东北还有数十万东北军区的部队，但这是缺乏远征能力的治安军，上述第42军是一年前起义的原国民政府军，未必能谈得上是精锐部队。因此，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有参战的精神准备并准备了兵力，是不适当的。

战争爆发后至9月中旬　6月下旬战争爆发，到7月下旬，中国将华中的第38军和华南的第40军（均隶属于第13兵团）增派到东北，东北的机动部队计有3个军；将华中的第27军（隶属于第3野战军）和华南的第39军推进到山东省，注视战况的发展。这种处置，推测是由于美军意外地提前介入，攻克釜山已成为问题，又有仁川登陆的传说，因而加强中朝边境的警戒以防万一，同时唯恐战火蔓延而补充了山东沿海的警戒。所以推测，命令第3野战军移动意味着放弃了进攻台湾的企图，但其集中的规模表明，尚未定下准备介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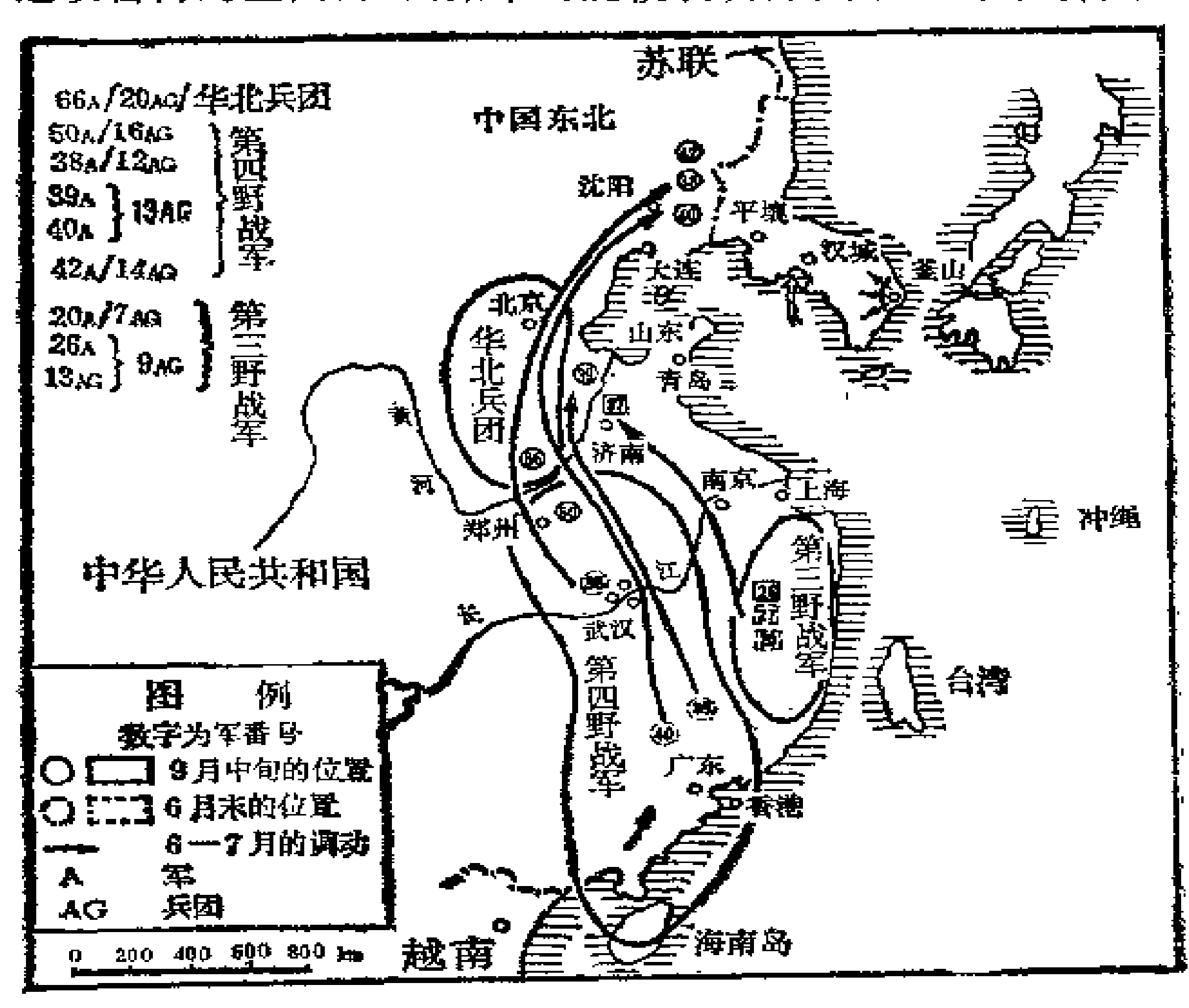


插图7　中国军队7月的调动和9月中旬的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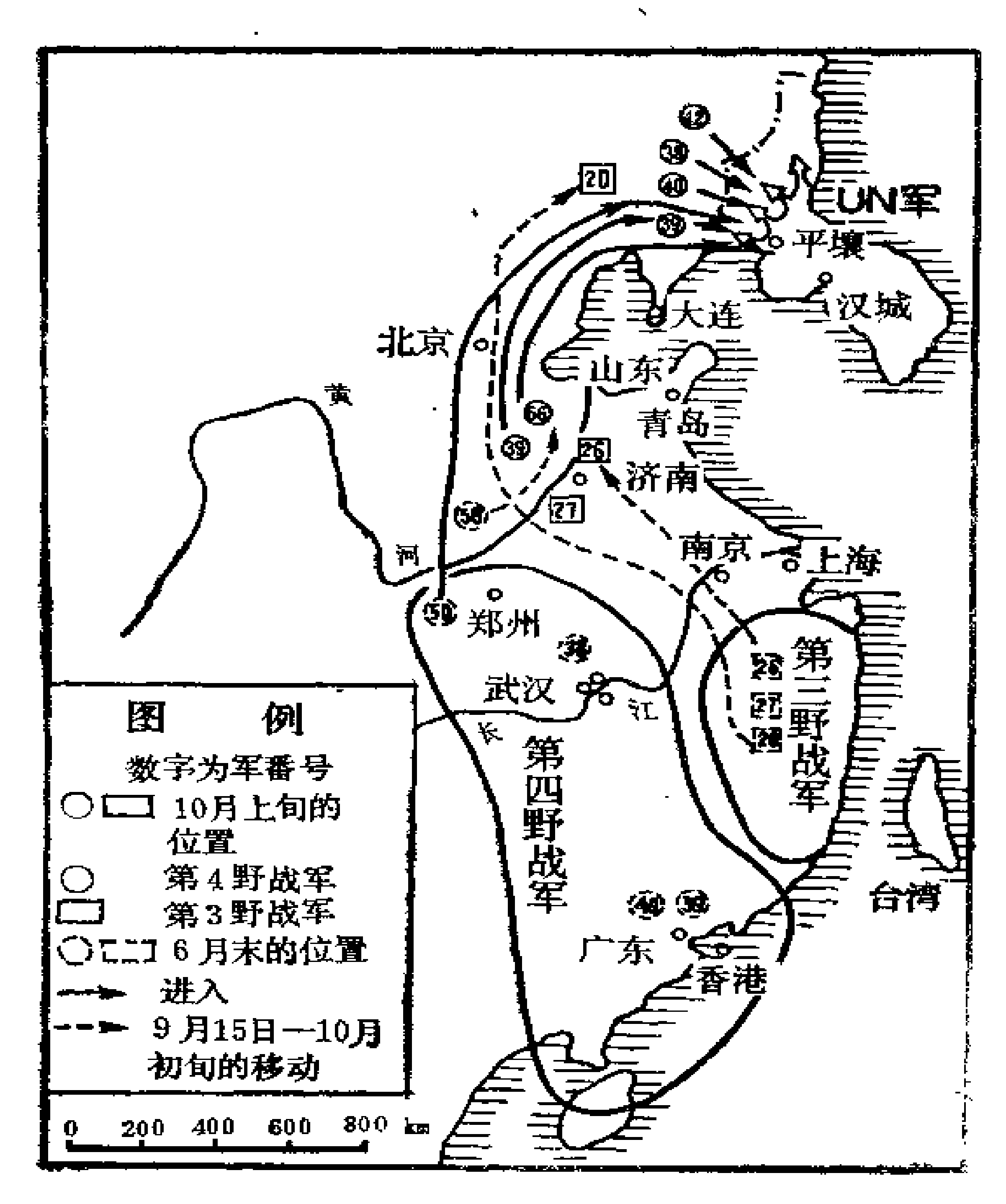
决心。这种推测的根据在于，直到以后9月中旬的仁川登陆以前，中国并没有进行兵力调动与集中。即使在釜山防御圈的作战处于困境、9月攻势显然失败之后，中国军队也没有行动。尽管我们不清楚，是不是真的收到北朝鲜军队必定成功的通报而相信他们会成功，但是可以说，在9月上旬这段时间里，他们仍然采取了静观的态度。这一点，从中国关于这场战争“是国内战争，所以……”的声明的细节中也可以看出来。

所以，联合国军担心在釜山作战最困难及仁川登陆时中国会介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然，仁川登陆在政治上军事上刺激了中国是事实，但是显然他们并没有完成乘联合国军分离在釜山和仁川之机将其各个击破的态势和准备。因此，可以说9月上旬中国没有意向赴朝作战以援助北朝鲜军队。

从仁川登陆到10月上旬　9月15日，仁川登陆断然实施，一直持静观态度的中国军队顿时急急忙忙行动起来。下令将山东的第39军和华中的第50军推进到东北，使东北的兵力增加到5个军（15个师）；将华东的第20、第26军和华中的第66军推进到山东，使其兵力达到4个军。

这大概是预见到北朝鲜军一蹶不振，决定如果联合国军北进就介入，并着手进行介入的具体准备吧。不过，如后所述，兵力集中得太迟了，以致第3野战军所属的第20、26、27军和第50、66军都没有赶上第一次攻势。

然而，纵然做了参战的准备，中国政府一定也想避免出现与美军直接交战的局面。毕竟难以想象，毛泽东的战略会喜欢与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进行正规的武力较量，而且无论怎么说，中国才刚刚迎接了建国一周年。



插8图 9月下旬的行动和10上旬的配置

在国内，还残留着所谓反动分子、反革命、汉奸之类；持续十数年的内乱、战争和内战，已使民力消耗殆尽。而

且，除西藏和越南等问题以外，还有可以说标志革命成功的进攻台湾的任务。如果中国介入朝鲜，就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与美国形成对立，必然无法实现进攻台湾的夙愿；即使介入成功，那也只能会造成长期的中美对立和持续的亚洲紧张。

10月1日的周恩来声明，的确充满了强硬的语气。但是，从上述观点加以解释，显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战争是国内战争，所以南朝鲜军队北进，与其说是不得已，不如说是自然的，外国没有理由说三道四。即使南朝鲜军队推进到鸭绿江，那也没有办法。然而，如果美军北进，那就会与美军形成隔江对峙的局面，从而使称为中国心脏的东北重工业地区经常受到威胁。这一点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无论从中国的威信上还是国防上都是难以忍受的。在过去中国的历史上，总希望以半岛为缓冲地带也是出于此种目的，这种局面一旦被打破，中国就陷入了危机。因此，作为中国来说，只要联合国军越境北上，无论是非善恶都是不得不介入的"。

然而，美国虽然担心中国介入，但是还认为"中国在釜山和仁川时未介入，在北朝鲜军覆灭的今天是不会介入的"。以他们的合理观和纯战略论的立场，把周恩来声明看作是外交恫吓，认为不能上他的当，决心按联合国的宿愿统一整个朝鲜。

10月9日，美第1骑兵师越过了三八线。得到确实情报的中国政府决意介入。10月13日夜，其先头——大概不是侦察与设营人员，是先遣兵团的先头部队越过了鸭绿江。

于是，人们会认为，美国担心并为认真避免中国参战，一直采取慎重的战争指导方针，这是事实，所以，美国一旦知道中国具体的参战准备，大概美军会停止进攻北朝鲜。当

时，麦克阿瑟和华盛顿之间，居然还引起了一场大的争论。这一点，从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基本看法、美国的世界战略和亚洲政策以及多次发出的指令都可以看出来。

北朝鲜公开史料　北朝鲜公开史料就中国参战作了如下叙述。着重点表示与美公开史料的不同点。

北朝鲜公开史料的第四章，是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实施反击，解放共和国北半部全境，消灭了大量敌人和战斗技术器材（1950.10.25—1951.6.10），第一节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歼灭云山、温井一带的敌人，在黄草岭一线组织防御。在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的活动一章中，在列举了10月1日的周恩来声明以后，写道："美空军从1950年8月开始攻击中国的东北地区，从8月27日至10月25日，共有151次非法越境，实施侦察和轰炸扫射，杀害许多中国人民，破坏了和平设施。美海军也频繁地侵犯中国的领海，炮击中国商船等进行挑衅"。

"特别是美军，越过三八线侵入共和国北半部纵深地域之后，10月下旬在部分地区进至鸭绿江畔的中国国境，在直接威胁中国领土安全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国领土的扫射和轰炸。……中国人民无比愤慨，组成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

"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坐视美帝国主义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侵略行为。这样，中国人民便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组成人民志愿军派遣到朝鲜战场。"

而且，在歌颂了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精神纽带之后，写道："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朝鲜的命运与中国的安全有密切的联系，朝中两国的和平、独立和自由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中国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帮助战斗

的朝鲜人民，就意味着保卫自己的国家。关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11月4日发表的支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联合宣言中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的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象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这样，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就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朝中两国历史性友谊的体现，是为了保卫本国安全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防止美帝国主义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保卫远东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和平斗争的一环"。

二、第 一 次 战 役

上述中国军队的作战，一般称为第一次战役。下面主要是参考联合国军方面掌握的中国方面的资料，类推一下它的实际情况。

总的方针　参战决心已定，但尚未完成作战准备。第3野战军所属的第9兵团的集中，在当时的运输紧张状况下意外地迟了，部队也因长期专门进行进攻台湾的准备，在严寒地区作战的准备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可以在10月下旬投入朝鲜的兵力，只有先行集中的第4野战军，命令紧急北上的第50、第66军能否赶上战机尚成问题。然而，如果慢慢腾腾，联合国军纷纷拥到鸭绿江，就失去了参战的机会。联合国军进至国境线以后，参战的名义和正义性都将统统丧失。

总之，联合国军向鸭绿江推进的时候——10月下旬，估

算着可能用于北朝鲜作战的兵力是6个军18个师，但实际的兵力则不满4个军12个师。即：当初驻扎在东北地区的第42军，和7月增派的第13兵团所属的第38、39、40军。

对此，联合国军用于北朝鲜作战的兵力，计有美军4个师，南朝鲜5个师。如果将兵力换算一下，中国军队和联合国军是12与13之比。（当时中国和北朝鲜不知是否了解联合国军的上述兵力，不过单以当时日本所掌握的资料计算大体也能弄清，所以我认为中国大概相当准确地掌握了情况）。

这样一计算，林彪将军定下的决心就很自然了："首先阻止向鸭绿江急进中的联合国军，待后续兵团（第13兵团的6个师和第9兵团的12个师）集中后采取攻势"。本来其最终的作战目的，是击退进入北朝鲜的联合国军恢复三八线，如果得手的话，将会以武力平定整个半岛（？）。

就是说，10月下旬的战局，是战史上少有的敌我对进的大遭遇战可能在清川江畔展开的一种形势。然而，对中国军队来说是逐次加入战斗的预期遭遇战，对联合国军来说则完全是不预期遭遇战。

但是，中国决心参战的时候，北朝鲜军队中已经没有称得上有战斗力的部队了。元山被攻占，金川的攻防战在激烈地进行，但不可能持续多长时间。那时候，北朝鲜军队的主力还在三八线以南向北奔走，新编的部队在国境线一带不断被击破。

因此，那时候北朝鲜军队所能做到的，就是在退到国境线以前进行逐次抵抗，和进入天然要塞地带的江界地区转为游击行动。

为了以先遣兵团争取时间，于是考虑了各种战术行动。既有迟滞行动，也有防御。（据传说，金日成曾要求保卫平

壕）然而，采取这些行动，就是自行放弃难得的奇袭机会，加上兵力不足地域过大，而且制空权在敌人手中，所以，对于缺乏机动能力的中国军队来说，这种战略都是不合适的。

本来，中国军队自瑞金、井岗山以及延安以来，惯于进行山地战；与防御相比更惯于实施袭扰式的进攻。毛泽东十六字战术①的实践者林彪，是这方面的天才。因此，他从北朝鲜的地形和敌我战略条件出发，以短促的进攻给敌人一击，借以达成持久目的的企图，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对于从东海岸迫近江界的敌人，决定以部分兵力实施阻击。因为对两个正面进攻，不仅兵力不够用，地形也不适宜。

他将主战场选在清川江北岸地区。这是考虑到北朝鲜军队的迟滞能力、敌人的机动与突击能力、本军的集中与展开速度、以及地理与地形的关系等而定的。他选择的展开线，大体上是狄逾山脉南麓一线。这条展开线很重要，既可乘敌人渡清川江之隙予以打击，又容易切断向新义州突进之敌的后方交通线，如果一旦失败，还可以在狄逾、江南两条山脉阻击敌人。

然而，这次攻势如果不能突然地同时开始就没有多大作用，因此，进入北朝鲜必须绝对地隐蔽企图。

进入　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规定了严密的措施和严肃的纪律。例如，行军只限于夜间徒步，而且必须在日出之前完成隐蔽和掩蔽工作，做完饭，消除行车痕迹。

这样，仅战斗人员即达12—18万的大军，就在美空军和

① 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六字诀——译注。

其他情报网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陆续越过了鸭绿江。第38、第42军在满浦镇渡江后分别向熙川方向和长津湖急进；第40军、第39军于14日至20日过江到达新义州，沿山岳地带向温井、云山地区前进。但是，由于第39军的机动意外迟缓，到达安东时已是10月中旬，所以只好在未完全集中的情况下与南朝鲜第1师交战。另外，在20日至22日，第1机械化炮兵师和第2机械化炮兵师的2个团开往新义州，到月底之前第42汽车团在新义州、第5汽车团和第8炮兵师在满浦镇渡过鸭绿江。

作战计划　林彪将军统率，黄永胜将军（一说李天佑将军）指挥的先遣兵团（参加第1次攻势的第13兵团的6个军）的作战计划，参照上述的战斗经过和后来缴获的中国第13兵团司令部编写的《战斗经验集》、第66军编写的《云山作战的基本总结》等，现作如下推测：

1．估计　联合国军如果企图以武力平定北朝鲜，那么从北朝鲜的形状和交通、地形情况看，必定在向东北部国境地带和新义州地区北进的同时，要从清川江河谷和长津湖畔夹击成为天然要塞的江界地区。

2．方针　在以北朝鲜军队尽可能长时间地迟滞敌人期间，使中国军队在狄逾山脉一线展开完成进攻准备，以短促的打击一举击破敌人。

3．方案　北朝鲜军队尽可能长时间地迟滞联合国军，掩护中国兵团的集中。为此，要在努力确保平壤、清川江、咸兴北侧地区的同时，在战线的后方广泛地开展游击战，迫使敌人分散。尔后，北朝鲜军队各以一部将敌人引诱到新义州和东北部地

区，同时以主力确保江界地区，为中国兵团的进攻创造有利条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后退到中国东北境内重新组建部队。

中国兵团派遣1个军到长津湖南侧，协同在该地区的北朝鲜军队击破北进之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力求将敌阻止住。兵团主力将进入清川江以北的敌人双重包围予以击破。为此，要立即将可机动的3个军在清川江上游的西侧地域展开，对向江界突进之敌加以侧击将其击破，尔后从沿清川江的地区向安州推进；命令后续的2个军在大宁江上游地区展开后，沿大宁江实施进攻，切断向新义州突进之敌的退路。

中国兵团战斗开始时间，预定为10月25日，另行下达命令。在这之前，一兵一卒也不准与联合国军接触，以求最大限度地取得奇袭的效果。

4．各军的任务

（1）第42军（当初即在中国东北），经满浦镇前进至长津湖南侧地区，努力击破进攻之敌，万不得已时在长津湖畔组织防御。

（2）第38军（7月移驻），经朔州在熙川北侧展开，击破向江界前进之敌后，沿清川江南岸实施进攻。

（3）第40军（7月移驻），经新义州在北镇附近展开，击破向鸭绿江前进之敌后，沿清川江北岸实施进攻。

（4）第39军（主力在机动中），经新义州在云山西侧地区展开，将向我接近之敌阻止以后，沿

九龙江实施进攻。

（5）第50军（机动当中），经新义州在大宁江上游地区展开，从大宁江东岸地区向博川实施进攻。

（6）第66军（机动当中），经新义州在龟城北侧地区展开，从大宁江西岸地区向博川实施进攻。

（7）第3野战军第9兵团，迅速在沈阳周围集结，准备入朝作战。

作战指导　第38、第40军及第39军之一部，于10月24日按预定计划展开完毕。可是，南朝鲜第6师的先遣第7团，同预想的相反，24日接近北镇，好象要向楚山前进。如果在此地与这部分敌人交战，将暴露全军的企图。所以，中国军队令第40军默默放过了它。而且，为了向长津湖畔前进，将进至江界南侧的第42军第125师的第373团急忙经古仁洞转用到古场，令其切断南朝鲜第7团的退路。从其他方向抽调部队，一定是为了避免分割使用第40军的兵力，因为它已完成进攻准备，必须担任主攻的一翼。

预定的10月25日凌晨到了。这一天终于同夸耀着胜利北进的联合国军交上战火。第38、第40军已完成准备，初战取得了预期以上的战果。第38军摧毁了熙川的前哨阵地，第40军引诱从温井西进的南朝鲜第2团进入口袋后将其击破。并在尔后，如前所述一面击破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一面逼近了军隅里。

然而，云山正面的第39军主力却集中得意外地缓慢，25日展开的只不过1—2个团。因此，开始以防御阻止南朝鲜第1师的前进，随着主力的集结完毕，10月31日在龟头切断其退路之后，从11月1日起围攻了云山。

这样，云山地区的作战大体取得了预期的进展，但损失却远远超过了预想，联合国军的火力是中国军队想象不到的。美空军的对地面攻击使得中国军队完全不能在昼间行动，在云山南侧包围的第8骑兵团第3营也同预期的相反进行了抵抗，结果费了4天时间，付出了意外的牺牲。在立石与宁边附近的南朝鲜第1师的抵抗也出乎意外，特别是它的强大的炮兵火力很有威胁。

另一方面，第50军和第66军的前进速度十分缓慢，他们的任务是沿大宁江进攻，切断深入新义州正面的美第24师的退路。只能靠徒步夜间行军，数百里的机动看来是很不容易的。第50军只是其先遣队在龟城北侧与美第5团战斗群得以接触，结果没有赶上主力的会战

11月2—3日，联合国军开始总退却。退却的目标虽未确定，但主力好象退到清川江南岸地区，博川和清川江北岸高地各留下一部兵力。

11月3—4日，了解到上述情况的黄永胜将军，命令第38军和第40军攻占军隅里；命令第39军击破宁边的南朝鲜第1师之后，沿清川江北岸向河口实施进攻；同时，从第40军抽出共计1个师的兵力进攻博川桥头阵地的背后。黄永胜将军一定看到博川的英国旅已成为适于歼灭的良好目标。他信奉毛泽东和林彪的战略，曾以各个击破孤立之敌的办法战胜过大敌。

然而不可否认，这一指导方针却成了削弱主攻的兵力，减少进攻锐势的原因。11月4日，第38军和第40军奋力强袭了飞虎山和军隅里，但因受到重大损失而被击退。因为自10月25日以来11天的连续进攻，损失累增，疲劳累积，补给枯竭了。担任主攻任务的第38军和第40军冲力耗尽，起初企图

在清川江河口捕捉联合国军的雄心壮志，希望不大了。

另外，第39军对突出在宁边北侧顽强战斗的南朝鲜第1师攻打不下，3日夜待其后退时尾追南下，4日凌晨，巧妙地袭击了药山岘的第19团第1营的背后将其歼灭，当天夜里驱逐了岜岘东侧之敌。第40军的一部进攻博川的英军，5日拂晓袭击敌背后将其击退，尾追败敌逼近清川江，但因受到优势的步兵、坦克、炮兵和飞机火力的杀伤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林彪将军和黄永胜将军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一定是作了这样的判断："对于劲头十足竞相北进的敌人，已大体给予了预期的打击。从而为第9兵团集中赢得了充分的时间。袭扰是成功的。进攻到此为限，硬要继续进攻下去，不仅不会取得大的战果，而且北进的美第9军一旦到达，好容易取得的战果就有化为乌有的危险"。惯于灵活机动作战的中国将军们，在得心应手地进行着与战略进退、战况变化相应的作战指导。而且果断地决定："11月5日24时一起退出战斗，后退到大致泰川——云山——球场洞一线（狄逾山脉南麓之线），准备下一次攻势。为此，让预先跟随行动的北朝鲜军队构成一道遮掩幕，以断绝同联合国军的接触，作出中国军队已撤退到中国东北的样子，诱使联合国军再次产生进攻的意图。但是为了便于退出战斗，要在5日24时以前，以一部兵力继续实施进攻，粉碎敌人尾追的企图"。这样，中国军队就使它最拿手的袭扰战术取得了成功。

北朝鲜公开史料　关于这一时期清川江畔的作战情况，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叙述。有着重点的，表示与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不同之处。

金日成元帅制定的作战方针是：在敌后的人民军第二战

线部队积极活动，加强从后方的打击，同时在西部，在清川江以北给予强有力的打击阻止敌人进攻，在东部以防御迟滞敌人，从而为尔后实施决定性的反攻创造有利条件。

朝中人民军部队为了阻止侵入北半部纵深地域的敌人，从10月25日起开始了第一次战役。首先，在战线的西部将敌人引诱并牵制在宜川、龟城地区，从敌人突出部的温井和熙川地域向博川与价川方向加以打击，歼灭进至清川江以北的敌军集团——在这样的方针下转入了反攻。

朝中人民军部队，10月25日对侵入温井以西的敌部队加以打击，当夜解放了温井。这是朝中人民军部队对朝中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进行共同作战的序幕。接着，28—29日在温井以东的龟头洞地区和楚山以南的古场，包围并歼灭了李伪军；在泰川——定州方向，牵制并打击了猛烈进攻的美英军，31日将其引诱到宜川——龟城地域。

这个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29日解放了熙川，11月2日到达价川北面的院里地区，威胁着进至清川江以北的敌人的右翼。另外，在云山从正面和两翼同时打击、围歼敌人，解放了温井的我军部队，在其南面地域扩大了战果。

这样，由于战局发生了逆转，11月2日清川江以北的敌人开始全面退却。不失时机地转入追击的宜川、龟城地区的我军，向定州、泰川方向进击；云山地区的部队向宁边和博川南面扩张战果；院里地区的部队一面击破顽强抵抗之敌，一面向价川扩张战果，还有一部兵力进至德川方向。这样一来，战线西部的朝中人民军部队，便给侵入清川江以北的敌人集团以歼灭性的打击，将其驱逐，11月5日反击战结束。战果是杀伤与俘虏敌军官兵1.5万余人，破坏并缴获了大量

的战斗技术器材。从而粉碎了敌人妄想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战争的愚蠢的“速战速决”的企图。

长津湖战线 根据战后查明的情况，第42军于10月14日乘火车由通化到达辑安，当夜，按第124师、126师、125师的顺序越过了鸭绿江。而且16日以徒步从满浦镇出发，经江界——武坪里——柳潭里到达长津湖畔。

然而，在这条山路上行军，白雪皑皑，补给困难，有着难以言状的苦难。看来逃亡者比其他军多也是这个原因。

因此，行军进展很不顺利，前后距离拉得过大，所以10月25日在长津湖畔集结已没有希望。于是，军长便命令先头的第124师南下至水洞掩护主力集中，派遣随后到达的第126师的第376团去赴战湖畔掩护其左侧后，将最后到达的第125师（其373团正通过江界，被转用到古场）由柳潭里分派到社仓里北侧掩护右侧后，主力集结到下碣隅里周围。

但是，先期到达的第124师，也由于各团不得不以数日行程的长径行军，而未能统一参加战斗。所以如前所述，各团逐次投入就逐次被击破了。

该师并不是地道的共产党军队，训练素质也不高，加上战场是不毛的山地，补给极端困难，经常断粮。而且遭到难以想象的轰炸和炮击，受到毁灭性打击，以致不能在下次攻势中使用。因此，逃兵和俘虏都远远多于其他战线。

北朝鲜公开史料 关于朝鲜东北部的作战，作了如下简单的叙述。

“在这个时期，东部战线进行了积极的防御战。10月25日，在黄草岭和赴战岭转入防御的人民军部队，阻止美军第10军和李伪第1军的疯狂进攻，从而保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10月27日投入战斗。黄草岭地区激烈的防御战持续了

13天，朝中人民军部队紧密协同作战，毙伤和俘虏敌军3600多人。此后，11月6日，主动地撤回到地理条件更为有利的长津湖畔，继续组织坚守防御。这次防御，粉碎了敌人向江界方向迂回，从背后攻击我军的企图，并保障我西部战线的反击作战。”

“与此同时，在丰山地区和美第7师进行激烈的战斗，摩天岭、城津、吉州等地区也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东海岸的人民军部队11月6日在渔郎川（吉州北侧——原注）实施防御战，打退了优势敌人反复进行的多次冲击，于12日转入反突击，将敌人击退10公里以上。……当时，东部战线的人民军部队，其大部分是新编的部队，但他们都发挥高度的爱国的忘我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阻止了优势敌人的进攻，并削弱了敌人的攻击能力。……这种英勇善战的精神，来源于军队和地方人民形成一个整体。以劳动党党员为先锋的渔郎地方的人民，组织担架队帮助后送伤员，妇女们冒着枪林弹雨往一线高地上运送食物。人民的声援，激励着人民军官兵为取得更大的胜利而努力奋斗。”

三、相 互 的 评 价

根据11月5—6日结束的第一次战役的结果，两军对对方的特长和弱点作了如下评价。

美军评价中国军队　美公开史料及其他刊物不约而同地作了这样的评价：

1．火力极弱，步兵是攻击力的骨干。

其步兵训练有素，惯于作战，特别擅长于夜战。伪装技术卓越，侦察员的侦察能力出类拔萃。

2．其战法，通常是认识到自己火力的劣势，

下工夫弥补这一不足，进攻一般是在切断我退路之后，同时以侧后或正面进攻相配合。

另外，还擅长于“倒八字战术”（俗称“口袋战术”——译注。）这种战术，就是预先采取措施阻止敌人的增援，然后诱敌进入“V字形”之中，从两侧实施围攻。用此种方法在温井、云山、楚山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大成功。

防御极为顽强，其天赋的土工作业能力和伪装技术提供了帮助。

3．山地行动能力特强，迫击炮使用得熟练，有克服困难的精神，富于欺诈手段。

4．然而，还远不能称为现代化的军队，可利用的弱点很多。

但是，无论中共八路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曾经对日军的夜战感到棘手，而有趣的是，中国军队的夜战却使打败过日军的美军害怕。这大概是由于战场的特点和兵力密度的关系造成的。

中国军队评价美军　中国第66军军部早在11月20日编写了题为《云山战斗经验的基本总结》的战训速报，就美军的特点及与美军战斗的主要着眼点作了如下论述：

1．美军的长处

坦克和炮兵的协同战斗形成了它冲击力的主体，……其火炮类威力极强而且是活动的。

空军对地面攻击的能力很强，……其拦阻作战是使我们最感头疼的，……其运输能力很强……。

步兵的火力装备特别是远程火力很突出。

2．美军的短处

步兵弱。过于怕死，缺乏勇敢进攻与死守到底的精神。完全依赖空军、炮兵和坦克，相反，害怕我军火力。因此，在前进中一听到枪炮声就停止不前，只是喜欢昼间行动，甚至不习惯于夜战和近战。打了败仗不能保持秩序，……如果断绝了补给立即就会丧失战斗意志。

3．与美军战斗的主要着眼点

各部队迅速迂回切断其补给线。……

为了避免与敌人的坦克和炮兵战斗，不要选择主要道路和平地为进攻轴线。

山地的夜战，必须在周密计划的基础上各部队互相配合实施。为此，要首先派出小分队边吹号边进攻。部队主力以纵队在其后面跟进，敌人的配备暴露之后从侧后突入。

反坦克小组，由装备2个20磅炸药包和2个5磅炸药包的4名战士编成，以破坏坦克履带和底盘。

两军无疑都是根据以上的评价指导下一次的作战，而对对方了解比较深透的一方就会取得胜利。

第四章　圣诞节攻势的背景及其准备

> 水往低处流不知停息。军人，只是专心致志地战胜眼前的敌人。……然而，同水流无定形一样，战争理应无不变的形式。
>
> ——《战争的艺术》

如后所述，联合国军的情报估计一致认为："中国军队的参战目的是局部的、有限的，其兵力最多有7万人左右，所以总司令部认为10月24日发出的'向国境线总追击'的命令，没有加以变更的必要。"麦克阿瑟将军依然希望，第10军按既定方针继续向国境线追击，第8集团军完成准备后再次发动攻势，圣诞节以前结束战争。

因此，第10军不顾清川江畔的异常变化，一意向国境线前进，按照美公开史料的说法，继续"鲁莽地前进"。

R. M. 波特曾就这件事写道："即使在不得不以严酷的现实衡量自己的作为的情况下，在不直接面对敌人的军人心中，也是希望支配了道理。麦克阿瑟将军，不顾沃克希望第10军南下以保障第8集团军右翼安全的请求，批准了第10军的北进计划——使前线兵力越来越稀疏的计划"。"……第10军的主力，好象不知道中国军队参战的事实似的一直继续向国境线前进"。

一、美第10军进至国境

11月5日，在日本待机的美第3师开始在元山登陆，从而第10军的北进终于正式决定下来。第1陆战师全力向长津湖推进，美第7师11月21日夺取国境的村镇惠山镇，完成了任务。南朝鲜第1军并列使用首都师和第3师继续北进，11月26日夺取了清津与白岩。

第10军武力平定北朝鲜的作战，11月27日以前进展顺利。

长津湖畔　11月7日凌晨，第7陆战团得知真兴里地区的敌人撤退之后，当天进至保后庄和第一发电厂周围高地，准备进攻黄草岭。因为他们认为，敌人可能在门岘或黄草岭再次进行抵抗。

但是，8日、9日两天，象扇面一样派往前方的许多侦察兵，任何一个方向都没有发现敌人。

11月10日，团越过黄草岭，进入古土里这个有点脏的寒村。到下碣隅里，就只剩下15公里远的下坡缓缓的平坦走廊了。

在历时7天的水洞——真兴里地区的战斗中，第7陆战团受到的损失是：战死46人，负伤262人，失踪6人。而中国第124师所受的损失，据计算为7000人。后来抓到的俘虏供认："10天来，在那个山谷里的战斗中，第124师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威胁最大的是我们从未遭受过的、想象不到的火炮和迫击炮的弹幕射击。"又说："8日，第124师的现有人员已不过3000人"。因此，第124师没有参加下一次攻势。

陆战师和中国军队的损失，是鲜明的对照。中国军队遭到这次惨败的原因，是他们习惯于长期的内战和同日军的战

斗，不了解美军的火力情况，依然拘泥于旧式的战法。

陆战师在11月10日以前共抓到58名俘虏，其中54名属于第124师，在保后庄抓到的4名属于第126师。这件事实意味着第126师已接替第124师站到了第一线，也显示了中国军队军级规模的部队已参战的征兆。史密斯师长很重视这个情况。但是，军司令部却仍抱着先入为主的观点。因此，军督促师加紧前进，而陆战师则明显地有意放慢了向长津湖前进的速度。自洛东江突出部反击以来，阿尔蒙德军长和陆战师之间，事事表现出意见分歧，由见解不同而引起的相互不满似乎越积越深了。

本来，史密斯师长对元山登陆以来，军过于分散地命令师行动感到不满。接着，对在这严冬迫近的时期命令向下碣隅里急进的军长表示不服。他很早以前就呈报过这样的意见："在据说已出现中国正规军的3个师的情况下，向下碣隅里推进既危险又无必要"。

然而，这对于感到情况乐观，并贯彻麦克阿瑟进攻意图的军长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而且黄草岭的中国军队，使人感到似乎与清川江畔部队的返回相配合已撤退了，所以军长越发加强了自信心似地，一个劲地要求其全力向下碣隅里急进，以配合第8集团军预定11月15日再次发起的攻势。

但是，11月10日进至古土里的第7陆战团利曾伯格团长也罢，史密斯师长也罢，都对向下碣隅里急进缺乏热情。他们预感到，如果不在保障后方安全的情况下前出，就很可能出问题。而且认为，向下碣隅里及其以北前进，如果不具备这样三个条件，即：警戒黑林川沿岸的羊肠式的补给路，储备补给品和修建飞机场，是不可能的。

史密斯将军说明了自己的理由：

1．第8集团军的右翼远在西南方向的德川，因而师的西侧有80公里暴露着。

2、只要不整修从铁路终端站的真兴里至下碣隅里的后方补给路，并采取掩护措施，想前进也前进不了。绕山腹而行的后方补给路有一处遭到破坏，就要束手无策。

3．在北方或西北方向作战，必须在下碣隅里修建飞机场和后勤基地。确保后方补给路需要大量的兵力，可是又没有这一部分兵力。

4．然而最要紧的是集结师的全部力量。就现状而言，是无能为力的。

1950年的冬天，同1941年莫斯科的冬天一样，比历年都来得早。11月10日夜间，气温急剧下降，车辆的刹车和变速器都冻住了。11日和12日派往下碣隅里方向的侦察人员，仅发现山间走廊的两侧高地上有少数观察哨，都没有与敌人遭遇。13日，穿戴笨重的防寒帽和皮大衣的第1营官兵，拖着沉重的步子沿积雪2—3厘米深的高原道路进入富盛里，14日进入下碣隅里。本想到下碣隅里后进入有房顶的屋子里，可是这座湖畔的村落已因前几天的轰炸被毁掉了。

然而，在湖畔抓到的中国兵供认：“属于第126师第377团，部队在湖的东侧”，居民讲：“占领下碣隅里的中国军队有3000人，3天前向北面和西面撤退了”。还是有2个师。

营很紧张，靠环形阵地坚守到天明。这天夜间，气温下降到零下15度，既不能挖壕，也不能生火，实在苦不堪言。

翌日（15日），第5陆战团赶到，担任古土里——真兴里间的警戒，所以第7陆战团全部进至下碣隅里。第1陆战

团将元山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给第3师以后，也踏上向下碣隅里北进之途。

11月16日，史密斯将军伴随第1陆战航空队司令哈里斯少将到达下碣隅里，选择C—47型运输机的着陆场。工兵队从19日开始构筑飞机跑道，第1陆战团从事真兴里——黄草岭间的道路改修工作。据说，在这两项工程完成之前，史密斯将军决不允许主力前进到下碣隅里。

这样，11月23日陆战师主力在下碣隅里集结完毕，第8集团军在前一天发起了攻势。进入古土里已是11月10日，所以到下碣隅里的15公里路程用了13天。这种蜗牛般的前进速度，使阿尔蒙德军长很不愉快。而且还出了麻烦。然而，这种关照却在4天后发生的激战中挽救了师的生命。

美第7师抵达惠山镇 11月8日下午，经丰山向赴战湖前进的第31团，在白山（赴战湖东12公里）东麓与约1个营的敌人遭遇，激战之后将其驱逐。经查有50具尸体，都是中国兵。以前，除长津湖南侧以外没有见到中国兵，所以，考虑到在师的当面终于也出现了中国兵，就感到特别紧张。

如前所述，该敌是为掩护第42军的左翼而派出的第126师第376团的一部，不过当时并不了解这些。

11月10日。美第7师第31团进至赴战湖东侧，第17团进至丰山北侧熊耳川一线，第7侦察连进至瑟岭的发电厂，第32团负责整修丰山——初里的道路，以准备尔后北进。巴尔师长作战很慎重。赴战湖东麓出现中国军队以后，他相信了当面的主要敌人是中国军队，当时的气温只不过是零下2度，但补给品卸船却因冬季气候和海象而受阻，利原——丰山的道路也不能作为主要补给线使用了。

然而，11月12日，到达丰山的阿尔蒙德军长下令继续北

进。因为，当时在清川江畔和长津湖畔都没有中国军队的踪影。

师命令第17团经甲山向惠山镇、第31团从沿赴战江的地区向新坡镇突进；以第32团维持补给线和担任警备任务。

11月14日凌晨，第17团开始了熊耳川的渡河进攻。熊耳川是高原的自然河川，昨天以前，还是一条水深30—40厘米水流清澈的浅河，可是一旦发起了进攻，却成了水深达1—2米的深水河。这是北朝鲜军队打开上游水坝的闸门所致。气温也下降到零下7度。

主攻的第2营，通过南朝鲜工兵队拼命架起的汽油桶浮桥实施攻击，进展顺利；在下游徒涉的第1营却吃了苦头。先头的1个排浸入没腰的水中在敌火下渡河，立即冻僵不能行动了。想急忙暖和一下，但又没有生火炉。于是造成了18人因冻伤而失掉双脚的悲惨结果。

翌（15）日，师补给科紧急送去250顶班用帐篷和500个煤油炉，但这些措施都是马后炮了。

渡过熊耳川的团，在这些补给品送到之前，其进攻速度每天只平均8公里。北朝鲜军队只不过是以小分队节节抵抗，寒冷却使步兵难以前进。

19日，夺取了因木材加工而著名的甲山，21日10时，追击退却的北朝鲜军队进入惠山镇。

鸭绿江的主流在流动着。宽度约为45—70米，只有2米宽未结冰的流水线静静地流动。北方50公里处隐藏着千古历史似的白头山，象它的名字一样戴着雪白的帽子耸立在那里。

连接中国东北的桥梁完全被破坏，惠山镇的街道因13日轰炸化为灰烬。在伸手可以够到的对岸，比惠山镇大的中国

人的村镇在和平地沉睡着。这种对比印象很深。悠闲站哨的中国兵和慌张往返的美国军官，也形成明显的对照。

据说在这之前，军官们的见面话是："夺取惠山镇，就可以回国"，可是其情景真使人不快，给人一种暗示将来的暗淡的印象。

然而，上层领导高兴。麦克阿瑟接到进入惠山镇的报告后，喜悦地给阿尔蒙德发电报祝贺说："奈德，恭喜你。衷心给你最大的祝福。向出色地独得众人羡慕人物的巴尔问好"。

阿尔蒙德军长，也表彰了第7师师长巴尔，称赞他说："师在零下的山岳地带，击破反复进行顽强抵抗的敌人，仅20天时间即前进200英里，这件事实无疑将作为辉煌的军事成果载入史册"。

的确该师英勇善战值得称赞。联合国军首脑高喊快哉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由于中国军队参战一时感到受了挫折，但并不认为参战兵力会很多，而且攻占惠山镇是武力平定北朝鲜顺利取得进展的标志，最后，只要第8集团军推进到鸭绿江，这场战争就会结束。上述嘉奖词，就充分反映了这样一种气氛。

另一方面，赴战湖畔的第31团却完全不能前进。在这荒僻的山岳地带没有汽车路，用牛车补给是唯一的方法。尽管如此，16日仍到达赴战湖水坝，击退约200人的中国军队。可是从此开始，沿赴战江的道路是只有牛车可以通行的林道，再往北进就没有指望了。用航空照片无法判别积雪覆盖的山道。

20日，巴尔将军放弃了沿赴战江突进的决心，代之以命令第32团向新坡镇突进。22日，团进至三水，而进入新坡镇实

际上是在6天后的28日。中国的小部队拼命地反复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当时，惠山镇的第17团也以一部西进配合行动，同时也遭到了看来有1个连以下的中国军队的抵抗而无法前进。中国军队尽一切手段采取了迟滞行动，例如爆破桥梁和断崖，或设伏，或袭击后方等等。而且美军必须一面注意不使射弹落到一衣带水的对岸一面实施进攻，所以其进攻只限于正面进攻也是一个原因。

然而，说到28日，已是中国军队开始第二次攻势后的第4天，中国军队为何如此尽力地确保新坡镇呢？令人不可思议。大概是为把美第7师努力牵制在国境上的一环吧。

南朝鲜第1军　11月5日以来，准备渡过渔郎川的首都师，12日起用从赴战湖畔赶上来的第18团为第一梯队开始进攻，一部渡河成功。黑云低垂积雪深达15厘米，因而不能随意实施空中支援，驱逐舰的舰炮也打不到，可是，宗尧赞将军指挥的该师，相信战争就要结束而奋勇战斗。

但是，受到伴随有坦克的反击而被击退了。于是重巡洋舰罗彻斯特号回航，并利用13日的好天气再次发起进攻，仍然受雪的影响未获成功。不仅如此，转为阵前出击的北朝鲜军队，翌日（14日）突破第18团正面，15日又击退了实施反击的第1团，从而改变了攻守的地位。

首都师顽强奋战的主要原因在于补给。北朝鲜的冬天迅速到来，气温已降到零下16度，官兵们还穿着破烂的夏服，毛毯每两人只有一条，空运来的美军旧大衣是唯一的防寒服，所以，当时的情形是防止冻死比战斗更全力以赴。这个例子，也说明后勤工作的及时性问题。

注视着东北方向战况的麦克阿瑟，为了切断敌人的增援补给下令空袭了会宁。会宁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西南100公里处的一个国境村镇，人口为四五万人。16日，30架B—29飞机投下4万发燃烧弹，使镇子化为灰烬。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轰炸的结果。渔郎川南岸地区的敌人表现出动摇，师便从17日转入反击，19日再次进至河岸完成了渡河准备。

17日，第3师也赶到，金白一军长令其向白岩——合水地区突进。目的是将来合击茂山甚至会宁。第3师18日以第23团由城津、以第22团由吉州北上，开始夹击白岩——合水地区。

19日换发了冬装的首都师，20日突破渔郎川一线，26日包围并夺取了清津。清津是距离国境65公里的大工业城市，作为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实施补给的港口而知名，据说10月下旬受到舰炮射击而荒废。

同月26日，第3师也进至合水，在此完成了最后追击态势。有关南朝鲜第1军的一切活动，都是打算再过两三天结束战争。

美第3师登陆　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自然希望增加在北九州待机的美第3师，可是，麦克阿瑟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军队参战的兵力，按预定计划将该师配属给第10军。因为，要保护军的后勤基地免遭在元山——咸兴地区活动的游击队的袭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该师现有人员15994人，其中8500人是新招募缺乏战斗经验的南朝鲜兵。步兵班是由美国兵（实际上大多是白种的波多黎各人、维尔京群岛的黑人和黄种的日本的第二代）2人和南朝鲜兵8人组成，立即投入野战看来有问题，这大概也是用以担任警备任务的原因之一。

该师从11月5日至17日在元山登陆，同时指挥南朝鲜

26团，接替了第1陆战师在元山——咸兴地区的警备任务。然而，其警备区域是南北14公里、东西55公里的太白山脉东麓的山地，估计有数万人的游击队不停息地活动。师刚一登陆，在当天夜里就遭到了袭击。神出鬼没的游击队袭扰这个新编的缺乏经验的师，使它疲于奔命。而且，越接近11月底其活动越激烈，直到12月中旬该师撤退为止，一直被困在那里。

这种游击活动，显然同中国军队的第二次战役有关系，不过当时该师不得而知，只是昼夜忙于警备与讨伐。

平定东北部作战的完成　这样，在第10军的正面，没有象清川江畔那样战局发生剧烈的变化。10月25日在长津湖入口出现的中国军队，尽管迟滞了第7陆战团的北上，但受到重大损失而撤退了。在丰山与吉州有过相当的抵抗，也未出现值得特别担忧的情况。元山——咸兴地区的警备工作遇到些麻烦，也无关大局。

总之，军基本上顺利地完成了北朝鲜的平定任务。

第10军正面的这种良好局面，无可否认地影响了下述总司令部对形势的判断。

二、鸭　绿　江　桥

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国境线上架设着10座桥梁。鸭绿江上7座。图们江上3座。最重要的是，连接新义州和安东的1200米长的新义州桥(美国的公司承包的混凝土桥)，在朔州附近架设的700米长的朔州桥（以上两座桥都是铁路和公路两用桥），以及连接满浦镇和辑安的500米长的铁路桥。中国军队的主力无疑是从这3座桥上进入朝鲜，并靠这3座桥实施补给的。

11月4—5日，第8集团军的右侧后濒于危急，清川江桥头堡使人感到危如累卵。麦克阿瑟看到第8集团军的惨状，判断要解救第8集团军之急，自己手中剩下的手段就只有破坏敌人的动脉——鸭绿江桥了，于是便向远东空军下达了轰炸其“南半部分”的命令。

然而，这种轰炸显然已超越了华盛顿始终慎重保持的界限，包藏着与中国发展成为全面战争的很大危险性，是战争指导上的一大转机。

当然，五角大楼要求立即撤回命令，并要求确认从前的训令，依然禁止攻击距离国境8公里以内的目标(统参95878号)。

就这件事，杜鲁门总统作了如下回忆：

“11月7日早晨，我在堪萨斯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的紧急电话。他说：‘10时，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报告：接到了轰炸新义州的命令。90架B—29飞机预定在华盛顿时间13时起飞’。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说：‘问题不在于有误炸安东的危险，而是作战效果有没有价值。’副国务卿拉斯克担心：‘作战出现了攻击中国东北的结果，要与英国协商决定，这是有约在先的……。而且也不一定不诱发苏联参战’。国防部长马歇尔的意见是：‘这种轰炸，只要不是由于中国的大军威胁到了我军的安全，并不是上策’。因而，我和国防部副部长一致认为：‘此次作战，在得到总统的指示以前最好延期’，所以，通过芬利特空军长官，将上述意见和国防部的想法通知了布莱德雷主席。请予训令。”

“我决定：此次作战，只有在我军受到重大威胁时才能同意，接着指令：麦克阿瑟为什么突然认为需要轰炸新义州桥呢？要查明其理由”。

联合参谋部于11时40分发出训令。这是在B—29从嘉手纳基地起飞前1小时20分钟的事情。

训令指出，这样的作战应是政府考虑的事情，举出了与英国有约定的事，并命令其提出情况判断。

麦克阿瑟接到停止行动的命令后，以比仁川登陆时更激烈的言词说明了自己的本意，并对批准他的行动充满期待地回电如下：

"要救第8集团军，除破坏新义州的桥梁阻止敌人增援与补给以外别无他法。这是身为司令官的我，为救部下的军队所剩下的唯一的手段和方法。断然采取此种行动，既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作为司令官，在还有可采取的手段的情况下，能眼看着部下的军队有难而见死不救吗？……而且这种攻击，不仅属于战争的一般原则的范围，也是我受领的歼灭敌人平定北朝鲜的任务范围内的事。……据我的想象，我认为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原注）的训令并未得到总统的批准，是单单根据一般的反对意见而发的。

我，在我所能做到的最大的抗议之下，执行您的命令，并保留这种攻击。"

翌日（6日），麦克阿瑟期待的结果发生了。五角大楼发出的统参第9594号令称："您为保障军队的安全，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攻击北朝鲜领土内的桥梁。但是，别说水丰水坝与发电设施，就是发现了任何有利目标也不得攻击中国东北。"

杜鲁门就这一认可，说道："布莱德雷把麦克阿瑟的回答用电话报告了我。对苏联和中国东北国境沿线的目标进行集团轰炸，包含着重大的危险。跃跃欲试的中国飞行员会立

刻飞到，我轰炸机也可能在我们统治不到的领土上被迫降。这还有招致中国全面介入和诱发苏联参战的危险。但是，现地的麦克阿瑟却感到事态异常的紧急。我让布莱德雷上将发了通令”。

就这件事，许多评论家批评："麦克阿瑟仍继续独断专行，强制华盛顿"。也有许多人以此为证据，指责麦克阿瑟不了解现代的战争，只是疯狂地扩大战争——与中国对立。

然而我认为，即使麦克阿瑟的主张和意见对美国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无须如此胡乱猜疑。因为，罢免了麦克阿瑟（1951.4.11）以后，下令轰炸水丰水坝与发电厂的不是别人，正是与当时并无不同的华盛顿的首脑。正象艾奇逊的报告告诉人们的那样，这场争论实际上不是政策性的，而是轰炸技术，就是说，不向中国东北境内投弹，能否破坏细长的铁桥的问题。如果不能向大桥的东北半部投弹，那么要破坏数米宽的细长的铁桥，就必须从直角方向进入投弹。而了解此情的中国军队，就会沿其有限的进入方向配置对空火炮。

另外，在由美、英、南朝鲜军队的约15万人组成的第8集团军，正要遭受有史以来的惨重失败的时候，它的总司令绞尽脑汁、想在有限范围内尽他可以采取的手段加以挽救的心情，也许不是不可理解的。纵然认为，这样做可能包含着导致战争扩大的危险，那也没有超出臆测的范围，以臆测为前提对十数万部下军队见死不救，别说是军人，就连普通百姓也难以做得出来。

对新义州的轰炸是11月8日开始的。79架B—29在4架F—80喷气机的掩护下，向桥的南半部投下600吨炸弹，向新义州市内投下8.5万发燃烧弹。然而，对大桥似乎并无效果。

而且当时引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喷气机之间的空战。在中国东北上空待机的8—12架米格—15战斗机，象燕子一般袭击而来。巧妙地作了回避的F—80的飞行员们，击落其中的1架，击伤1架将其击退，但这却成了尔后发展成为世界问题的"追击权争论"的开始。

从此以后，用舰载轰炸机与轻轰炸机破坏和中国军队修复的拉锯战展开了。在中国东北这个圣地待机，或从对岸的安东机场起飞，予我一击又飞回圣地的米格成了受不到惩罚的敌人。正由于轰炸机要按特定的航线进入，掩护起来就更难上加难，结果白白地让有为的青年死于长空。

因此，看到空军的苦衷和轰炸效果不理想的麦克阿瑟，作为行使自卫权的手段之一要求轰炸中国东北基地，或者要求追踪米格，作为现地的负责人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于是，11月13日，国务院要求派兵参战国允许"2—3分钟的火速追击"。但由于英国等的强烈反对而未成功。麦克阿瑟提出的轰炸中国东北的要求，正是由于与以往不同，是要求华盛顿放弃一贯采取的限制战略——将战场限定在朝鲜半岛，所以问题的性质是使华盛顿首脑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轰炸中国东北的问题，不仅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而且引起世界上的争论，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

三、战线后方的游击活动

在洛东江畔的决战中遭到失败的北朝鲜军队，一面留置游击部队一面向北撤退，将其主力集结在铁三角地带，构成了第二战线。这在第5卷中已作了叙述。原前线部队司令官金策上将，接着接替他工作的崔贤中将，集合2.5—3万人的败兵，袭扰联合国军的背后，密切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攻

势。

附表2说明其活动的时间，插图9表明其活动的地点。从中可以看出，其活动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第二次攻势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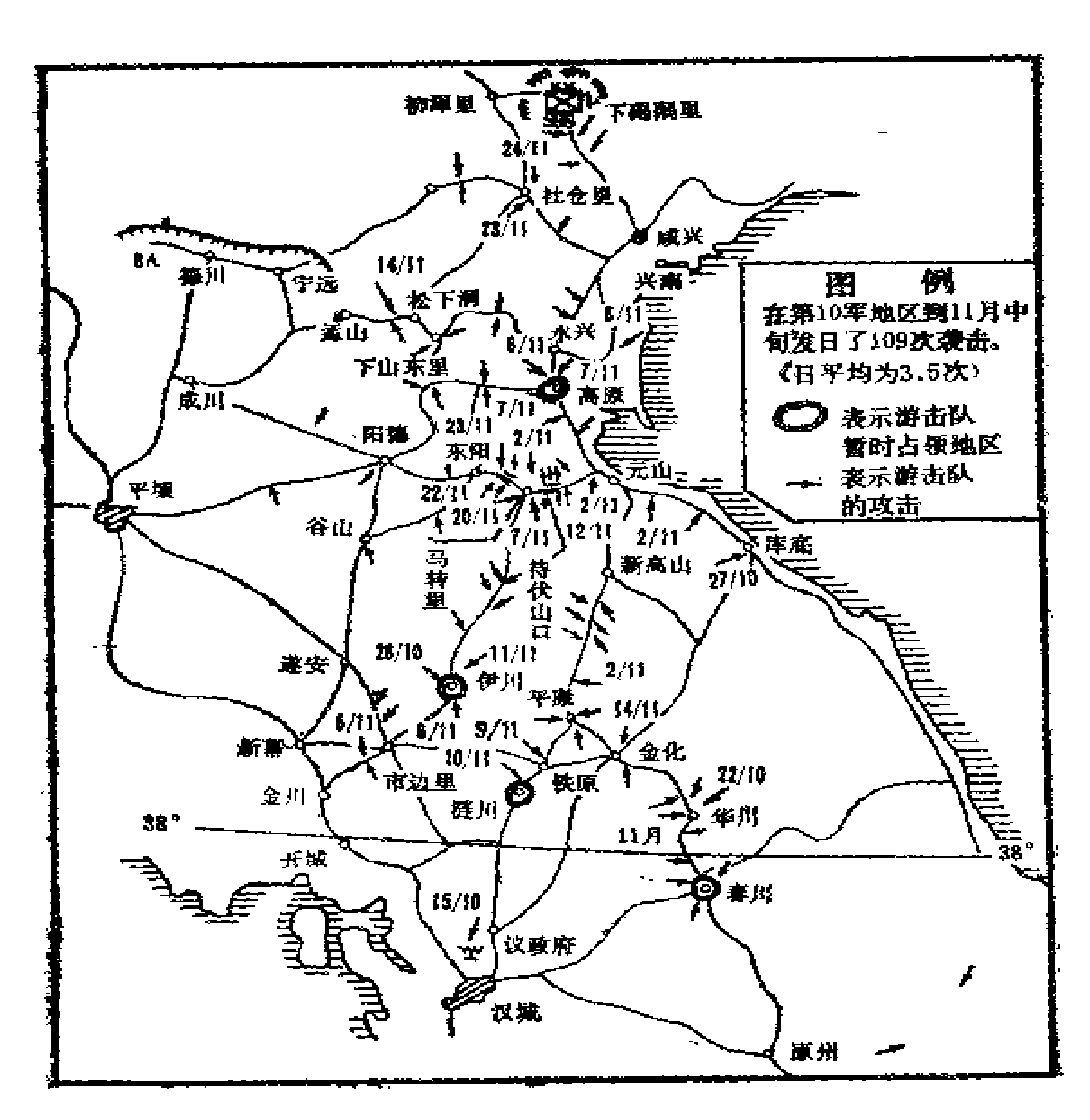


插图9　在中部地区的游击队攻击情况（10—11月）

第5卷中已讲到，联合国军队北进时，由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11师等，负责维持南朝鲜的治安和恢复工作。

就是说，美第25师负责京釜沿线的警备和抓获败兵，南朝鲜第11师一面训练一面讨伐智异山区，反游击营担任中部山岳地带的警备任务。

当时，在洛东江战线吃了败仗的北朝鲜军主力正抄近道向北撤退，其一部受领了游击任务后，潜入小白、太白山脉开始活动。另外，从开战前就在智异山和大德山等地活动的所谓原有的游击队，看来又在重新恢复他们的组织。侵入的北朝鲜军主力虽已被击退，但在南朝鲜全境仍然有游击队分散袭扰，破坏治安、交通、通信，妨碍经济的恢复。

为此，釜山——清道——大邱，釜山——蔚山——庆州——大邱的补给干线不断受到伏击和袭击。孤立的部队及联络车、补给纵队等频繁地遭到伏击。切断电话线，袭击警察署等活动不断发生。特别突出的是，袭击富裕的村落，强夺食粮、衣服、医药品等。大概是为越过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然而，这种做法将引起居民的憎恶，导致自已的毁灭。

汉城釜山沿线　担任金泉——大田——乌致院间的铁道警备任务的第25师，在以其直接配备的兵力阻止北朝鲜第1军北撤的同时，有计划地积极搜索敌人，常常捕获到徘徊中（？）的游击队团体。

然而，第8集团军赖以生存的补给列车常常遭到炮击，清州被袭击、道厅被烧毁的事件也发生了，所以根除游击活动是件需要时间和毅力的工作。而且11月10日前后，师向清川江畔北上后，其活动更加激烈起来了。

智异山　因从战前就有游击活动而出名的智异山，由南朝鲜第11师和国家察警进行了讨伐，到底因为智异山里集结

着北朝鲜第6、第7师历经战斗的老兵和原有的游击队，还装备有追击炮，所以新编而缺乏经验的师似乎并不是他们的对手。

而且他们的势力逐渐壮大，据推算，到11月底其兵力已约有2万，由此可以看出其活动是如何地激烈了。第二年即1951年冬天，游击队又有新的发展，威胁到了南朝鲜的政治和经济，以致不得不抽调第一线的兵团加以讨伐。

太白山脉　在太白山至五台山的太白山脉中，估计约有4000名属于北朝鲜第3、4、5师的败兵转来转去，他们在后来被抓获的北朝鲜第5师的步兵团长的指挥下，不断地袭击安东、荣州、丹阳岭、宁越煤矿以及原州附近。据说，11月上旬曾经占领过江原道厅所在地的春川。

在华川——麟蹄地区也有北朝鲜第10师的败兵活动，不断伺机袭击。

这个地域由第1、2、3、5、6反游击营担任警备任务。看来，在有军队名称的部队和无名称的部队之间，不仅在装备上而且在心理上也是有差别的。华川水坝有60名警备兵实施警戒，可是10月22日夜，遭到奇袭被打退了。华川湖是汉城的电源和水源。停止了供电的汉城变得黑灯瞎火，北汉江的水位一夜上涨了4英尺，甚至发生了铁路桥倾斜、舟桥流失的事情。据说，夺回水坝时，水坝的调节闸门已被严重破坏，水轮机已不能使用了。

另外，10月15日，耸立在汉城正北的北汉山顶的无线电中继站也遭到了破坏。

然而，真正的游击活动，是从中国军队参战后的10月下旬开始的。其目的是干扰或牵制第9军北上，并将元山地区的警备兵力“钉”在当地。

铁三角地带　这个名称是形成阵地战以后叫起的，是以平康——铁原——金化为顶点的三角地带的别称。

10月28日，伊川（平康西北40公里）的南朝鲜军野战医院受到袭击，……象是需要军医和医疗药品。

联合国军极力要恢复汉城——元山线（京元线），可这条线路要通过铁原——平康，所以破坏恢复的工作自然也就成了游击队的活动日程。特别是在平康附近，几乎天天不断有袭击、布设地雷和伏击，11月2日，工程作业列车遭到了约1000名游击队的伏击。不过，由于列车上有经历过战斗的南朝鲜第17团的约2个连担任警戒，所以激战之后将其击退了。据说，3名俘虏供认："在平康周围约有4000名游击队员在分散活动，根据指令要袭击开往元山的所有列车"。

因此，将誉为精锐的南朝鲜第17团全部派驻平康实施讨伐，但是仍然不能取得进展，所以曾一度不得不投入美第25师的强有力的一部。

金川东北25公里的市边里地区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兵力全然不清楚，但其活动很顽强。11月6日，巡逻的第25师第27团的情侦排和L连在市边里——金川的中间遭到袭击，增援的炮兵C连也被伏击了。3天后发现了被埋葬的15个人的尸体。……

在11月6日的同一天，伊川再次被约1000人的游击队占领。因而第2天（7日）市边里的美第27团和平康的南朝鲜第17团实施夹击将其夺回，但是街道已荒废，驻扎的南朝鲜部队全被打死了。

11月9日，北朝鲜第4师第18团（约1400人），袭击铁原击退南朝鲜警备队（约800人），翌日（10日）该师第5团（约500人）占领了涟川。京（汉城）元（山）线就被完

全切断了。美第24师前往夺回，情侦排和A连组成的先遣队受到伏击被歼灭，到11日才好容易夺回涟川。

另外，10日那天平康的南朝鲜第17团被包围，11日凌晨陷入了重围。驻扎在伊川的该团第3营紧急前往解围，但是，14日平康的街道和机场又被占领了。

以上罗列的只是铁三角地带及其西侧地区发生的有代表性的事件，据说与此相类似的战斗不胜枚举。结果美第25师主力11月中旬被死死地钉在这个地区了。如果这一支游击队出现在汉城——平壤的补给线上，第8集团军计划的圣诞节攻势就会成为泡影。

然而，新编的南朝鲜师负责护卫补给干线，美第25师为圣诞节攻势而北上，于是游击队的活动地域也逐渐北上，以便与中国军队的攻势相呼应。（北朝鲜公开史料）

元山——咸兴地区的警备　这一地区是第10军的后方供应基地，已成为游击队的攻击目标，需要用1个师的兵力不断加以警备。游击队的活动，从第1陆战师登陆的10月26日开始突然激烈起来，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第10军撤退。从它的攻击时机、目标和方法分析，其主要目的显然在于拖住联合国军的兵力。

10月26日，首先登陆的第1陆战团第1营，从南朝鲜第3师的部队手中接替了警备库底的任务。库底位于元山以南40公里处，当时代替元山港成为军的主要补给基地。

附近的局势很稳定，别说敌人连游击队的情报都没有，是一种极其悠闲自得的气氛。可是第2天即27日夜里，完全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游击队群的袭击。有的排战死15人，其中7人是在睡袋中被刺死的。

而且这次袭击持续到28日白天，进入市内的北朝鲜军队

见到补给设施就破坏。陆战团以第2营等增援，并紧急派出2艘驱逐舰将敌人击退。但库底已成为废墟，在这一夜的战斗中陆战团受到的损失，据说战死27人，负伤37人，失踪3人。

11月2日，在元山近郊补给纵队受到伏击，战死9人，负伤15人。6—7日夜间，高原一带遭到袭击。

6日黄昏，在高原南侧有3辆吉普车和12辆卡车的补给纵队被全歼，同一时刻在高原北侧巡逻的宪兵和维护线路的通信队受到伏击。午夜，停在高原站加水的补给列车遭袭击，押车的陆战队员战死6人，负伤8人。游击队是首先破坏路轨剥夺了列车进退的自由以后闯入车内的。另外，23时许，作为美第3师的第一梯队前一天在元山登陆、在龙兴（高原以北20公里）宿营的第65团第3营，附近的第4通信营和第96野战炮兵营都同时受到奇袭，各死伤40人左右，7门105毫米榴弹炮被破坏。这支游击队在7日拂晓消失在永兴西面的山中。侦察机报告，其兵力约有2000人。

然而，游击队活动最频繁的还是元山西面的临津江上游河谷。在这一地区盘踞着8000～1万人的游击队，推测是以北朝鲜第4、5、15师为基干的。他们频繁地袭击，反复地切断道路，切断第10军同第8集团军的地面联络，并威胁两军的侧后。其典型战例是袭击马转里地区。

马转里 在元山以西16公里处的山中，有一座300人的名叫马转里的偏僻村落寂静地沉睡着。四周是山连着山，马反转之里，真是名符其实。这座贫穷但却安静的村落，有一天突然成了战祸的中心。

马转里位于连接元山和平壤的唯一的汽车路和通往伊川与金川的伊川道路的交叉点。联合国军为了切断铁三角地带

同北朝鲜军主力的联系，利用这个村落以求封锁伊川道，因而造成了这场不幸。

10月中旬，南朝鲜第3师注意到马转里，在这里配置1个营负责警卫道路和周围地区的讨伐。10月28日，第1陆战团第3营接替了它的警备任务。

11月7日夜，从此开始马转里夜夜不断地受到袭击，有若干处步哨已被击退。翌日（8日），在后来命名为"伏击山口"的马息岭山口，对营实施补给的纵队遭到伏击，担任掩护的E连受到战死8人、负伤31人的损失，补给品被夺走。据俘虏供述，7日夜攻击马转里，是为袭击补给纵队采取的牵制措施。

11月12日，为接替马转里的警备任务而从元山出发的美第3师第15团第1营，在"伏击山口"受到伏击，初战就吃了苦头。据说，陆战队对在这孤立的山中的警备和连夜的可怕的袭击感到厌烦，所以兴高采烈地交了班。14日，同行而来的南朝鲜第3陆战营，前进到东阳担负起该地区的警备任务，并与警备阳德的美第2师第23团的一部协同以确保元山——平壤的道路。

11月20—21日夜，得到装甲自行火炮支援的约200人的游击队进攻马转里，突破阵地的一角开始了激战。21日拂晓，营实施反击，为了追击敌人和向东阳补给派出约1个连西进。但是，这个纵队在北面10公里的阿虎飞岭上了圈套，丧失了28人的生命和大部分车辆与重火器。游击队撤走的时候，为避免敌人尾追往往是要设置圈套的。向马转里又增派了坦克排和第2营的1个连。

翌日（22日），为再次向东阳补给派出了配备有坦克的1个连，但由于游击队破坏道路、埋设地雷实施伏击，所以

毫无办法。于是向东阳的补给改成了空运。23日，三次派出配属工兵的1个连，准备与东阳的南朝鲜陆战队实施夹击。

然而，在山口有约300人的游击队打伏击，连损失了18人被击退，从背后进攻的南朝鲜陆战队也没有进展。这样，三次进攻都失败了。

于是25日，以马转里的第1营主力和东阳的南朝鲜第3陆战营主力围攻山口，遂杀伤150人，缴获120迫击炮4门，好容易才将其击退。在附近搜索时发现了1个大弹药库。看来，这支游击队不仅切断道路，还奉命确保弹药库。这样，通往东阳的道路终于打通，但不久又被切断了。切断与打通，袭击与讨伐这种拖得人们精疲力尽的事情，在联合国军撤退的12月中旬以前一直无休止地继续着。

社仓里　第3师师长索尔少将，考虑到进至长津湖畔的陆战师左翼的安全，命令南朝鲜第26团将其警戒线推进到黑水里——社仓里一线。团与约1个营的敌人激战数次，11月23日夺取社仓里后向柳谭里追击，击破了它的后卫。24日，又与似乎是从柳谭里南下的敌人遭遇，俘虏了26名中国兵。这表明，中国军队在沿长津湖畔的陆战师西侧行动。据俘虏说，中国第125师从三个星期以前就控制了这条道路。然而，第8集团军从本月24日起已开始了圣诞节攻势，陆战师准备自27日起向江界进攻。当敌情开始明了的时候，大局已定了。

11月下旬，第10军情报部估计："在咸兴——元山周围地区，共计有2.5万人的游击队在活动"。11月份在军的地域内实际发生的游击活动是109起，平均每天3.3起。而且其袭击地域明显地是随着中国军队第二次攻势的接近而北上。

汉城——平壤道路　汉城——平壤道路是第8集团军的动脉，在11月中旬以前，由美第9军（美第25师与第2师主

力）负责保护。沃克将军作为下一次攻势的三个条件提出了“右翼安全”、“后勤准备”和“兵力集中”。这个集中的问题，并不是指造就兵力和集中的效率与程度，而是何时能够将警卫这条动脉的第9军从警卫任务中解脱出来的问题。因为万一这条干线被切断即使是一天，以每天3000吨的比例周密编制的运输计划就必定会陷入混乱。因此，其警卫工作是既重要又周密的，游击队也未能加以有效的攻击，甚至连特别值得记录的事件都未发生。

美公开史料中也仅仅记录着：警备平壤以东山地的第2师第23团没收了隐藏在洞窟和山谷营房里的大批军需品，并在江东东侧的锡矿山发现了以前叫作第65工厂的有名的地下工厂。

这座工厂是原来的平壤兵器厂，拥有美、英、苏、日本的车床等400台之多，具有制造苏式火器及120迫击炮以下所必要的一切设备。据说，发现的线索是地方警察署长密告给的。

间隙　简单地讲，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横卧着一条宽150公里的太白山脉，在此山中推测有数万人的游击队在活动，两军的警备地区之间有按道路距离50—90公里的间隙。

第8集团军对这个间隙感到忧虑，华盛顿似乎也放心不下。但是，第10军和麦克阿瑟将军并不那么担心。特别是麦克阿瑟将军，他认为，横断太白山脉的道路极少，联合国军不能构成一系列的战线，同样，敌人也无法利用这个山岳地带。正因为如此，才没有把第10军划归第8集团军指挥。这在第5卷中已有论述。因此麦克阿瑟将军考虑，这个间隙如果通过空中侦察和由两军派出的巡逻哨会合加以警戒就行

了，遂这样下达了指令。

然而，11月上旬好几次试图用车辆进行东西之间的联络，结果一次也没有成功。第8集团军从阳德与孟山，第10军从永兴与高原派出了营规模的巡逻队，都因遭到游击队的抵抗和道路被破坏而未完成任务。从此山中通过的汽车路一条不剩地都被破坏了，山腹路被彻底削掉并埋设了地雷。谷底路差不多都挖了深5米长12米的壕沟。

因此，孟山的南朝鲜第8师第10团第2营徒步东进，击退约400人的游击队，14日到达松下洞，在这里与第10军的徒步巡逻队会合，这是唯一成功的例子。据说，即使如此，营返回孟山仍用了10天多的时间，可见游击队的斗志之高了。

美第38团第3营了解到此情况后，一边补修道路一边进至上东山里，但仍未能到达西海岸。因为桥被破坏不能迂回。

这些事实，与接连不断的游击活动结合起来，说明了两军的间隙当中存在着兵力不详的大部队，而且随时都可能袭击自己的背后。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并不重视这一点，仍留着这股敌人下令实施圣诞节攻势。换句话说，联合国军是在自己腹中隐藏着癌细胞的情况下起跑的。它的报复，就表现在下一次的败仗之后，没有能够在平壤——元山一线站稳脚根。

四、形势判断

幻影一般突然出现的敌人，在粉碎第8集团军的右翼使之不得不向清川江畔后退的同时，迟滞了第1陆战师向长津湖的前进。而且又突然返回，隐藏到北朝鲜军队的屏障的后面去了。

对联合国军来说，这两个星期象是一场恶梦。从10月25日起，所谓中国军队参战的报告纷至沓来，不久，不幸的报告接连送到。最初将信将疑的联合国军，及至见到吃败仗之后也感到惊愕，不久又变成了恐怖。然而，11月6日安心之声四起，不久随着心身的平静，又倒吸了一口冷气，同时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中国参战的目的和尔后的企图如何呢？"

在朝鲜的所有侦察机关都开始活动，朝野的谍报网跑遍了全世界。

第8集团军的形势判断 第8集团军动员其全智全勇力求解开这个谜，是可想而知的。侦察机昼夜24小时出动，对整个区域进行空中照相，并向四面八方派出了众多的侦察人员。但是，与所作的努力相比，似乎实际效果并不大，这充分证实了战场侦察的限度及它的困难性。

第8集团军情报部在仔细研究情况的过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明白了俘虏所说的"第54、55、56部队"之谜。原来是，中国军队为了让对方把实际的兵力看得很小，规定将称呼下降两级使用，即：军叫作"００部队"让人看成团，师看成"营"，团看成"连"。例如：第38军第112师第334团，称为第54部队第1营第1连；第39军第115师炮兵团，称为第55部队第1营炮兵连。

第8集团军以下的情报部，当初完全上了这个简单骗术的当。11月1日判断"敌人为2个团"也是因为把第55、第56部队分别看成1个团的缘故。4日判断为"2个师"，无非是由于了解到五六个部队的番号。波特记者说："被微不足道的骗术欺骗了"。

可是，11月13日，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报告："捕获了

第42军所属的中国兵”，接着又送来了引人注目的情报：“其后在德川周围也捕获到许多俘虏，但都是属于第42军第125师第374团的”。这表明，在长津湖南侧担任阻击陆战师任务的该军，随着第3野战军第9兵团到达该地，已恢复原属的第4野战军第13兵团的建制，也是中国军队准备发起大规模攻势的征候。不过好象没有引起太深刻的考虑。

11月20日以前共计捕获中国兵84人，到23日为止共计为96人。综合他们的供词，这些俘虏属于6个军，即第38、39、40、42、50、66军。实际计算起来，计有18个师即18万名战斗员参战。

然而，这个数字就当时第8集团军的常识而言，是天文数字，是很不可信的数字。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说：“中国东北有约30万中国军队，但是可以使用到朝鲜的兵力只不过5—6万人”。这种见解就是一般的常识。

总认为俘虏的供词有疑点的情报部，选3名俘虏使用了测谎器。调查的细节虽不清楚，但美公开史料作了这样记载：“在研究调查结果的过程中，对于俘虏谈的大部队已参战的供词越来越感到怀疑了”。

结果，第8集团军关于中国军队兵力的判断，虽逐次增加，但距离实际数字仍相差甚远。完成圣诞节攻势准备的11月22日的估计是：

1、参战目的大概是为保护水丰发电站。

2、兵力是6万，不会多于这个数。

3、当前在狄逾山脉构筑阵地的敌人，可能采取如下行动中的某一种。

(1)为使北朝鲜军队确保防御线实施有限支援；

(2)显示武力以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后退；

(3)为集中大部队转为攻势进行掩护。

圣诞节攻势就是在这一估计的基础上实施的，但是这种情况判断哪一项都是错误的。因为，中国军队掩护行动和大部队集中都已结束，已完成了攻势准备。

在战场上情报不足和过于自信搅在一起，往往会造成重大错觉，这种估计可以说是个典型例子。然而许多人认为，这个判断不是第8集团军独自的判断，而多半是受了总司令部见解的左右。

第8集团军的这个判断，固然是以沃克司令的见解为基础作出的，但是云山不幸的原因却是他相信了逐次投入小部队的战术上的失误。据说，即使是在圣诞节攻势直前他仍确信："中国军队是由以志愿兵编成的少数几个师组成，没有正规的军建制的部队。中国不会正式地大规模地参战"。

但是第8集团军的首脑之中，事实上连参谋也有怀疑这一判断的，作战部长达布尼上校就是个代表。据说他坚持认为："11月6日以前中国军队的攻势，是为作出大规模介入的最后决定而进行的威力侦察。中国有可能派大部队参战"。

传说作战部受到云山悲剧的冲击，并从中直感到中国军队已真正参战。另外，从每天的情况中出现的敌情得到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军队正在熙川——球场洞——云山的三角地带建立基地"。（这个判断大体上是准确的，不过关于基地的所在地判断的有点偏西，所以就直接关系到后面要叙述的德川的败仗）。

然而，这个判断大部分依赖于达布尼上校的"直感"，所以没有说服力，以致不能停止圣诞节攻势。上校无论是在洛东江畔的防御时、在转为攻势时、还是在攻占平壤时，都

以其发端于经验、统计性的知识和洞察力的“灵感”，准确无误地指导了作战，但是这一次沃克似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麦克阿瑟这位总司令的灵感完全押到仁川的赌注上了，而不过是一个参谋的达布尼上校的灵感是无法制止第8集团军的冒险的。

第10军的判断 战后阿尔蒙德军长说明：“为弄清中国军队的兵力规模，曾企图以主力发动攻势”，所以，在督促第1陆战师和南朝鲜第1军急进的背景中，也就是抱的这种想法。

在古土里以前的战斗中，知道中国第124师已全力参战，接着在长津湖畔和赴战湖东侧又与第126师的各一部遭遇，但俘虏们所说的第125师则去向不明。

11月中旬，平壤铁路局管运输的两个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他们是10月26日从满浦镇逃过来的。他们说：“10月12日以来，中国军队不断通过满浦镇南下。中国军队的运输军官请求运输的数字有2万至4万人，我们估计约有8万人已入朝”。由于这个数字过大，似乎很不可信。因为，在这个山连着山、连一条象样的道路都没有的人烟稀少的偏远之地，进来8万人的大军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军在11月中旬的兵力估计是“至少有1个正规师”。

而且，陆战师进至古土里以后的战况全面平静，所以，11月18日作了如下判断正式提出报告：“敌人的迟滞作战告一段落。敌人将继续后退。因为，敌人的机动无论是速度和方向都缺乏协同，表现出了败退的征候”。实际上，如阿尔蒙德将军追述往事时所说：“当时，我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大规模地正式介入”。

11月24日的攻势日接近了，但仍不承认敌情有变化。似乎军的乐观论有把握实现，在22日的正式报告中说："敌人作为迟滞作战的一环，当前显然是在构筑防御阵地。现在，中国军队没有进一步增强的征候"。

可是翌日(23日)，在下碣隅里的西面抓到了2名中国兵，自称"属于第89师第267团"。他们说，10日前越过了鸭绿江，因为太苦而投降的。

这一证言如果确实(是确实的)，那问题就大了。因为，第89师属于准备攻占台湾的第3野战军，这可以看作是"从全军选拔精锐部队投入战斗"的有力征候。但是，连这样的宝贵资料也没有相信是真的，似乎是满不在乎地放过去了。

攻势开始的前一天即11月26日，军的最后结论是：

"第10军当面之敌有1—2个师，完全处于守势，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有变化。

但是必须预料到，在进至江界附近时将可能有激烈的抵抗和来自中国东北的空中、地面的增援。"

结果，第10军也同第8集团军一样，过少地估计了(实际的1/6以下)当面的敌人。

现实与估计的差距　后面将要叙述，判断"敌人的兵力在7万以下处于守势"的第8集团军的正面，有18个师约36万人的大军虎视眈眈地窥测发动攻势的机会；在判断"敌人有1～2个师在防御中"的长津湖畔，有12个师约24万人的大军已完成三重包围的态势。因此，在现实与判断之间就相差5倍以上。那么为什么联合国军没有能够察觉到数十万大军集中、渡江、机动和展开呢？产生这样的疑问是理所当然的。关于这一点，美公开史料作了如下说明：

1、俘虏和居民都提出了大致准确的资料，只

是在未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一种“不会是那样的”先入观念左右了自己的判断。

即使是有历史记载的奇袭成功的例子，受到奇袭的一方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发现征候。情报资料中必定包含着真实的情报。

因此，情报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从纷繁的资料中发现真实的情报。……而且这并不是不可能做到的。真正困难的是让指挥官和同事相信它。纵然得到真实的情报，如果指挥官不相信它，也是不成其为情报的。

2、第8集团军的情报组织可用贫乏二字概括，而现地没有谍报网是致命的弱点。实际上美第24军驻扎在南朝鲜时曾建立了谍报网，1949年5月撤退时解散了。因而从1950年春季开始随着三八线不稳定，总司令部又着手重新建立谍报网，但在即将就绪又未就绪之时爆发了战争，在北朝鲜军队南进的同时，一切关系都断绝了消息。所以，南朝鲜地域自不必说，从北朝鲜地域连一点情报也得不到。

3、由于情报技术上的缺陷，没有视破中国军队的夜间机动，是致命伤之一。当时的侦察机不能实施夜间侦察，昼间侦察军官与照片判读军官不具备识破中国军队伪装的能力。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术情报之王就是照片判读。熟练的判读人员可从小小的阴影知道部队的大小，从白色的斑点知道火炮数目。在吉尔伯特群岛从便坑的数目算出了兵力，而误差在20名以

下；甚至有四国的1/4面积的莱特岛的兵力都估计得相差无几。这样，太平洋上的战术情报就接近完美无缺了。然而，这时的第8集团军，不用说这种机构，连飞行人员和判读军官也都没有。急急忙忙召集来的老侦察军官和判读军官，也由于五年的岁月失去了他们的敏感性。

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美国引为自豪的无线电谍报未能把握住中国的动向，似乎也是一个原因。说“太平洋战争是密码的胜利”的谍报人员，在这次战争中没有用武之地。中国军队可能怕重蹈国民党军队的覆辙，几乎没有使用无线电。

这样，中国军队与巧妙的夜间机动相结合，奇袭就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中国军队的土工作业能力、伪装术、人海战术等值得大书特书的特点不少，但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这种机动力。

中国军队的机动以军为单位实施，许多军以16—19个夜晚的连续行军行程450—500公里。据说有的师在弯曲的山间乡村路上18个夜晚行程518公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夜的行程就有约29公里。而且行军是在19时至3时进行，5时30分以前完成对空遮蔽等，所以时速为3·6公里。作为夜间行军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的。

这种机动，乍一看很原始，但却是奇袭以现代军队而自负的联合国军的主要因素。这种机动力也是使联合国军队未能在平壤——元山一线站住脚的重要原因。

总司令部、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 就中国军队的参战目的及其兵力加以最彻底的分析和研究的，是现地的最高司令部——麦克阿瑟司令部，它的10月底至11月的判断成了决定美国军事政策的主要因素。这看来好象是理所当然的，实际

上是个例外。

因为说起来，美国搜集情报的责任和决定政策的范围，是按以下系统分工的：

作战军队（第8集团军、第10军）……当面的战术情报；

战区军队（远东军、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战区的政略、战略情报；

陆　军　部
中央情报局 〉世界性的政略、战略情报；

总统（直属助理官员——各部部长、联合参谋部首脑）……最终的根本的形势判断和决定政策。

这种责任范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立的，对德战争和对日战争都是按这个系统进行的，多次实施的登陆与空降作战大纲——何时、何地、以多大兵力、为何目的登陆——在原委和习惯上都是由华盛顿决定。

可是只有这一次战争没有能够遵循这种系统和习惯。因为，无法得到有把握的有助于决定政策的情报。这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空白时期，大概是以往对中共的政策和对中共的看法造成的这种情报上的缺陷。因此，直接与中国军队对阵的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情报资料最多，所以认为可靠性大也不无道理。从结果上看，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判断固然犯了很大的过失，但当时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华盛顿的机关没有得到可以否定麦克阿瑟的判断的资料。这样看似乎才符合事实。

总之，当时的华盛顿并没有能够就其情报上的缺陷，适时地给麦克阿瑟以正确的指令。因而麦克阿瑟只能边揣测华盛顿的意图和见解边采取应付局势突变的措施。

因此，在11月上旬形势发生剧变时，麦克阿瑟的判断当然也就成了决定美国军事政策的基础，不过这是例外的，是华盛顿所不喜欢的。而且，让麦克阿瑟将军有一种把整个手脚都束缚起来而不能进行类似政府的指导的印象，甚至因此而对这场战争的指导有畏惧心理。同时，在这一点上也因此而使第三者产生一种“麦克阿瑟强制着华盛顿”的印象。

关心的发展　战争一爆发，总司令部就理所当然地对中国表现出关心，6月28日即战争的第4天，在它的情报记录中第一次出现了有关中国军队的记述：“北朝鲜军队有可能得到驻扎在中国东北的中国军队的增援”。而且7月初在向华盛顿的报告中预告：“如果中国军队参战的话，为了切断它的后方可能需要战略空军的支援”。

8月——9月上旬，总司令部估计：“在中国东北有正规军约11.6万人”。并注视着第4野战军的动向，传说它在结束海南岛作战以后正在北上，这方面的情报多半来自台湾的国民政府和香港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情报，现在看来，时时刻刻有正确的情报传来，但是这种情报当中包含着附属的、以一般常识难以理解的、以及明显地看出是误报的情报资料。

例如：8月29日关于“中国军队的4个军已越过鸭绿江，在北朝鲜展开”的通报，其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9月8日，北朝鲜军队对釜山防御圈阵地的9月攻势大体达到顶点的时候，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提供的“北朝鲜军队的9月攻势不如愿时，林彪指挥的第4野战军有介入的危险。这种情况下，中国军队可能作为北朝鲜军队的一部分参战”的情报，现在考虑起来还是完全得当的。然而，如已所述，由于按美国的合理观认为“失败后介入是逐次加入因

而不合理"，和因有一部分难以置信的情报就全部认为不可信，所以这种宝贵的资料也被忽略过去了。

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之前，总司令部了解到"7月中旬的北京会议上，中国决定向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接着得知10月1日周总理声明："如果联合国军越过北部边界，人民军决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判断："中国政府显然在为朝鲜问题而焦虑，把联合国军向鸭绿江前进看作是对本国主权的重大威胁"。总司令部对周总理这一声明作了极其正确的判断，但却未估计到中国可能采取哪一种手段。

在夺回汉城以后的9月30日的记录中写道："中国政府在8月14日的最高首脑会议上决定，做好介入朝鲜战争时的准备，要准备2万人的野战师"。正如后面所说的那样，这个情报是准确的，与第38、第40军进入中国东北的情况完全一致。

接着10月3日，从华盛顿和印度的尼赫鲁总理那里了解到周总理的如下声明，他在召见印度的帕尼克大使时说："这场战争是内战，所以没有理由责怪南朝鲜军队越境北上，但是，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的话就要参战"。

当时从北朝鲜的战俘营逃出来的美国军官也报告："我们受到3名苏联军官的讯问，9月22日讯问我们的中校说：'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话，共产党新的部队就要介入'"。

这样，10月5日，总司令部才第一次决定，将搜集中国的情报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骑兵师越境北上的5日以前的事情。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到第2天(6日)就降为第2位，9日降为第3位，在完成包围金川的14日再度上升为第1位。所以，当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作出乐观的判断的时候，情报部已全神贯注于中国了。

如前所述，从9月中旬至10月上旬，真假混杂的资料纷纷而至，情报部全力以赴地进行分析研究，他们长期研究的结论，在10月14日的情报记录中，以“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在参谋会议上发表的正式见解”为题作了记录。

“中国在东北集中了9个军——38个师。

苏联不会直接介入。因为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有介入的必要，可能让中国军队介入。

我们的情报机关已集中一切力量注意难以捉摸的林彪和鸭绿江畔，但是无法获得可靠的资料。

中国领导人发表的‘如果美军越过38度线就介入’的声明，是威吓,外交恐吓,策略之类，是试图阻止美军北进。

然而，如果万一中国的声明表示的是它的真实意图，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定下的战争决心，所以在我远东军能够搜集到的情报范围中，属于不能判断其真伪的高级情报的性质。

但是，中国军队集结在东北是现实问题，仅仅沿鸭绿江配置的即达24个师之多，所以如果介入，安东附近的军首先入朝的可能性大。

最近，韩国军队占领元山（10月10日），给敌人以重大的影响，使其整个防御态势陷于危急。当北朝鲜不能恢复其态势的时候，中国和苏联既有反复宣布其不断给予关心的原委和如意算盘的本领，同时为了恢复失去的卫星国，特意进行高昂的投资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的。……”

14日的这个参谋会议，大概是为麦克阿瑟参加威克岛会谈做准备的。威克岛会谈的主题，是战争结束后朝鲜的复兴

问题和西欧的防卫问题，麦克阿瑟连希望带愿望地报告了他对作战的预料："战争在11月23日感恩节以前结束，想在圣诞节之前让第8集团军返回日本"。在分别之际，还回答了杜鲁门提出的关于中国、苏联介入的问题。他说：

"介入的可能性极小。如果在8月或9月介入，可能会取得决定性的效果，但在北朝鲜军队被击破，我军事态势已经完成的今天，就过迟了。

中国在东北地区的兵力有30万，其中在鸭绿江畔展开的估计为10—20万。然而，可以越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的兵力不过是5—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为了确保平壤而南下，那将会遭到历史上最大的歼灭战。苏联几乎没有介入的机会，没有必要害怕。"

麦克阿瑟以自己的表达方法，将上述参谋会议的结论作了这样的概括。

关于这种判断的错误，麦克阿瑟受到社会的批评固然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仅指责他个人作了这种错误判断在看法上就过于苛刻了。

因为，他在1951年5月美国上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上作证（一般叫作麦克阿瑟听证会）时的发言，提请人们考虑过这件事情的责任所在。有人质问他在威克岛的发言时，他说：

"的确，我说过'介入的可能性极小'。然而，那是从纯军事角度谈的专门意见，中国一定会从自己能力上判断：'如果介入朝鲜，美国就可能攻击华北通往东北的补给干线，从而国内陷入大混乱'。这种担心将会使他们犹豫不决。

就是说，如果只是从军事上考虑，中国不会下决心做这

种等于自杀行为的冒险的介入，但是，根据政治上的原因，就可能不分是非善恶地介入了。然而，这在性质上应该是政治判断的问题，而不属于远东军的情报责任范围。

作为远东军总司令官，我只是从战略角度申述了自己的判断，关于中国介入的最终责任，……”显然，这里涉及到了总统的责任。

实际上，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发表这个意见时，在场的陆军部长佩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布莱德雷还问道："朝鲜的兵力什么时候能转用到欧洲？”当麦克阿瑟将军回答："第2师现在就可以转用”时，他作出了满意的表情。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当然也就认为自己的军事判断和华盛顿的政治判断是一致的。有这个印象，就可能对判断中国军队的兵力和定下圣诞节攻势的决心产生影响。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没有理由单单责备麦克阿瑟将军。

占领平壤的10月20日，在情报记录中，作为可靠方面的情报记载着："在国境展开的约40万中国军队，可能于18日或20日进入北朝鲜，需要进行警戒”。这个“方面”是哪个方面？不便明讲，大概是中央情报局吧。美国的对策是大规模地加强鸭绿江畔的空中侦察，其侦察结果是这样记载的："庞大的汽车纵队间隙地（时常）运行，但不能断定是大部队移动”。如已所述，空中侦察完全没有查明它的情况。

10月25、26日，总司令部正式非正式地透露了中国军队出现的消息，但这两天的记录尽管承认了中国兵出现的事实，却是作为次要的游击战部队对待的。

报纸充分记录了当时的气氛。日本的报纸报道中国军队介入是10月27日。据26日总司令部的发布与现地的特电刊载

如下。其版面构成是：

“向朝中国境进击

第 1 军下令”这是标题，登在头条位置，长达四栏。接着，列出的标题是：

“韩国军到达国境？”以三栏的长度作了报道。关于中国军队介入的问题，只用两栏作了如下很不显眼的处理：

“与中国军队冲突

发往汉城的
无线电报告　向国境进击的韩国军”。

而且在说明中写道：“据说韩国军队与大约5000人的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可是总司令部已将数不清的谣言完全否定了”。这就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气氛。

总司令部的情报记录，在第2天即27日才第1次记录中国军队的介入情况。其中记录的“中国军队已参战”，是25日捕获的俘虏1、2、3号的陈述，但在评价栏内写道：“是俘虏的陈述，无法证实，所以不可信”。知道结果的人，常批评他们无能或先入为主作怪。然而，在当时大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单单靠两三个俘虏的话，是不能够确定中国介入这样一个政治上军事上的大问题的。

在28日的记录中，作为研究的结果写道：“从战术观点看，中国介入的时机已经过了。即使中国有介入的意图，坐等北朝鲜军队被歼灭到如此地步再介入，是难以置信的”。

是反映了这一判断吧？28日的《朝日新闻》作了如下报道：

“美军近日重新配置兵力

以朝鲜撤退的军队加强西欧”（四栏头条）

“美军不向国境前进

杜鲁门总统表明”（中间加边框）

另一方面，又以“各国军队、可向任何地域进击”为题用两栏长度报道了总司令部发言人的谈话，可以看出华盛顿与东京的矛盾之一端。而且第二天即29日，以三栏的长度报道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关于中国军队介入的见解：

“联总司的中共越境说

难证实的联总司见解

在华的朝鲜人？”

它坦率（？）地转达了当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情况判断。

不知为什么？从30日至11月1日的3天之间，没有见到战况报道。

10月31日的情报记录中，记载了第8集团军抓获了10名俘虏、和南朝鲜第2军已被歼灭的情况之后，写道：“战争由于中国军队介入趋于严重化了”，好容易才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然而，总司令部在今天（31日）以前向国防部报告的内容尽管谈到了事情的细节，但结论却都是以否定的口吻写道：“没有中国军队入朝的确凿证据”。

因此，11月1日傍晚第8集团军的后退报告，使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的总司令部首脑感到吃惊。本来认为敌情并不严重，为什么第8集团军必须要一股劲地后退呢？不知道理由是什么。总参谋长希克给第8集团军参谋长艾伦打了个冗长的电话，听取了具体情况的说明之后，据说才弄明白。3日的《朝日新闻》以四栏版面刊登了气势很大的报道：“美24师向国境快速进击22公里”；仅以很小的版面报道了“北朝鲜出现喷气式飞机”。

然而，在清川江畔的战况真正紧迫的11月3日的记录中，才第1次提到中国的兵力：“中国在东北的总兵力达

83.3万人，其中41.5万人是正规军。进入朝鲜的中国兵合计推定为3.4万人，当前有16500人在交战”。

重视战况的五角大楼，向麦克阿瑟将军发出急电：“对中国军队正式参战有怀疑，已成为华盛顿重大关心的问题。想听取您的意见”。麦克阿瑟将军翌日（4日）作了如下回答，表明了自己的判断。

“现在，确信中国介入的实情给予评价是不可能的。综合来自前线的报告，认为有以下各种可能的行动：

1．中国政府公开声明之后全力介入。

2．中国政府暗地里给予军事援助。但出于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隐蔽其事实。

3．中国政府派遣少量的志愿兵，援助北朝鲜军队保住最后的根据地，并使其受到激励。

4．现在这样的介入，大概是从判断联合国军不致推进到鸭绿江畔而实施的。但是，现在的兵力要达成目的就太少了，所以估计可能采取类似打扫战场的行动。

第一种可能的行动，意味着定下最大的国际性的决心，其可能性也是明显的。许多外交通也预言了。然而，因为有否定它的基本的合乎逻辑的理由，所以在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肯定这一说法。

后三种可能的行动、或这几种行动结合采用，现在看来可能性最大。

我认为急于作出结论是危险的。我相信，在掌握更多的军事事实之前，应等待最终的判断。”

对于这一回答，杜鲁门总统自己记载：“他说急于下结论危险而表示反对，关于中国介入会发展成新战争的可能性，认为特别要打折扣”。但是，总统未发特别的指令。

还是在3日那天，五角大楼另拍来电报质问："如何解释11月1日的北京广播？"所谓北京广播，是指中国各政党的联合声明。该声明说："联合国军队进入北朝鲜，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中国人民应以最大的努力抗美援朝"。总司令部情报部给五角大楼的回电说："我们认为，那个声明充满了豪言壮语，……只不过是中国的骄傲自大"。

然而，在5日清川江畔的危机达到顶点，对中国军队来说是攻势的最后一天，其报告的调子却悲观起来，说："中国军队无须特别准备，随时都有发起大规模攻势的可能"。6日即中国军队后撤之日，麦克阿瑟将军才第一次发表了关于中国军队的正式声明。声明说：

"共产主义者，利用我们不允许到达的圣地（指中国东北）……不发宣战布告，就让与这场战争没有关系的外国共产党军队进入了朝鲜。……竟敢采取了无视国际法的最卑劣的行动。……而且在中国东北这个圣地，集中了随时可以增援的庞大兵力，并从那里支援北朝鲜作战。……"

"敌人巧妙地设下了圈套，但是由于现地指挥官的敏锐眼光和灵活的指挥以及部队迅速的机动，以最小的损失回避了。"

"然而，我们的任务是，……只限于为达成联合国的目的，歼灭当面之敌"。

这个声明，是正式确认中国介入，并责难其非法的，但其言外之意却显然是在争辩："由于华盛顿不允许侦察中国东北，才形成这种局面的"。

7日，总司令部的情报估计，判断入朝的中国军队的兵力为35400人。第8集团军正面27000人（3个师）、第10军正面7500人（1个师）。

《朝日新闻》连日慌忙报道了2日至7日的战况。作战的实情和报道的差异，可以让人看出当时的气氛，很有意思。

11月3日

"在云山后退14公里
联合国军企图构筑新防线"

"1个团被包围"……温井

"第1军声称　事态极严重"

11月4日

"联合国军在云山后退　第8集团军司令部特电
在清川江构筑新防御阵地"

"大规模抵抗
共军的行动　总司令部见解"

"中国军队大部队南下？"

11月5日

"中国军队参加战斗
第8集团军确认　兵力2个师"

"以营为单位介入？"

11月6日

"中国介入问题
美慎重向联合国起诉？"

"与中国124师激战
陆战队、歼灭800名"

"'人民志愿'
中国各派声明援助北朝鲜"

"中国6个军　向北朝鲜移动说"

"冬、山、补给路、时
利于共军之四点"

11月7日

"6日上午7时发表
麦将军指责共军介入
无通告而向北朝鲜参战
无视国际法的诱发行动"（头条五栏）

"在国境展开30万"，这是第一次正式发表中国军队介入的消息。然而，其意图似乎很难捉摸，又以"难以理解的中国介入"为题发表社论，代为这种心情辩解（？）。11月8日，又在头条以五栏版面报道：

"麦将军向联合国特别报告
与中国军队成战斗状态
列举非法介入的事实"

这表明问题已提交联合国。同时刊登华盛顿电："'保全水丰水坝协定，美政府研究提案？"由此可以了解到一点当时的美国是如何判断中国的介入目的的。

11月9日的记录中，作为更详细的分析研究结论，写道："现在交战中的中国军队是编为4个军的8个师，其兵力达51600人。但是估计另有可能与第一线部队换班的2个师（12600人）在第8集团的正面，尚未接触的2个师在第10军的正面，所以包括这4个师在内，其总兵力就是12个师、76800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是总司令部估计的最大限度的数字。11月15日，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进入的兵力是12个师，9个师在第8集团军正面，其余的在第10军正面"，并论述了可用攻势将其击破的见解。

然而，到了11月中、下旬，战场仍然很平稳，中国的宣传机构广泛开展的抗美援朝的大规模宣传，也是一贯采取了“中国不得不对美国的威胁进行战斗”的防御性和自卫性的腔调，因而据说无人注意不断从国民党人士那里传来的政治性的情报，即：“中国军队既准备将主力投入北朝鲜，也准备介入越南。”

所以人们往往认为，采取守势的中国或许不会不派出大部队的。在发动圣诞节攻势之前，总司令部的最终估计作了这样的结论：“现在，在朝的中国军队的兵力在44851人—70051人之间，”其理由是：“因为入朝兵力是50400人——76600人，已伤亡约5500人……”。数字的末尾有51人的似乎很准确的尾数，可能是因为核实了编制完全满员的一至数个单位部队计算出来的。

然而，以上的兵力，从中国的总兵力300万看只不过是很少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派去几十万的兵力。所以情报上的根本问题，不是以判明在朝兵力及其行动的战术性的问题，而是确定中国是不是已认真介入的政略、战略性的问题。所以弄清楚当面的责任者、站在美国的情报负责人岗位上的远东军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对这些问题有什么见解，最高责任者麦克阿瑟将军又是如何判断的，将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威洛比少将　少将时常将自己的观点记到情报记录中。记录的内容差不多都是他所坚持的论点，即“这个时期，中国军队不会大规模介入”。他的言行也贯彻了从这一观点出发的主张。

9月中旬，第8集团军参谋长艾伦少将，在赴任途中问到中国介入的可能性时，他回答说：“中国是通情达理的国

家。不会采取对朝鲜进行军事介入的愚蠢行动”。

11月上旬在来到元山的第10军时，参谋长鲁夫纳感到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军队的兵力，反驳他说：“听说已证实了许多师的番号了……”，他解释说：“那是确实的，不过来的不是师的全体，而是其各一部”。这不是照搬俘虏所说的“各抽调一部编成”的供词，大概也受了太平洋战争经验的影响。他和麦克阿瑟将军一起走上了通往东京的道路。在太平洋战争中作战的日军师，被当作主力的往往是其一部。例如：在莱特，日军师的番号是6个，旅的番号是4个，可是与编制表相近的部队却只有第16师，其他的不过是其主力或很少的一部；在吕宋证实有8个师的番号，但每个师都是一部或欠主力。因此，作为东洋人的用兵特点之一留在他的记忆中，并由此演绎到中国军队，也不是不可思议的。

11月下旬，为进行兵力估计而陪同总参谋长希克来到云山时，希克将军单刀直入地问：“象阿尔蒙德军长说明那样，如果中国军队正式介入的话，你认为会有多大的兵力？”他回答说：“来的只是义勇军。已经证实的中国师，其实际战斗力相当于1个营”，大家感到很吃惊。对过于乐观表示担心的阿尔蒙德将军，在说明了中国第124师在长津湖入口的抵抗情况之后，以责问的口气问道：“听说在云山周围已证实的中国师是3个，按您的估计其实际兵力可以说是3个营。如果是这样，那么第8骑兵团为什么会失败得那样惨？”威洛比少将解释说：“因为团缺乏警惕。为少数敌人果敢的奇袭所压倒，在夜暗中陷入了溃败”。的确，在云山的战斗中，存在着这样看也没有办法的一面，因为沃克将军也相信如此，这种看法不限于他自己，但是尽管如此，情报部长威洛比也是个出类拔萃的乐观论者。

美公开史料直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疑问，写道："总司令部掌握了与中国军队的动向及这场战争有关的数量极大的情报，是确凿的事实。而且从10月至11月记载了大量有关中国入朝兵力的资料与判断。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看到综合性研究的事实和判断，例如中国军队有没有全力介入的决心？如果有，那么可能投入几十万兵力？"

直接了当地说，他受到"不会全面介入"的先入观念的束缚，只对当面的战术情报感兴趣，而对最重要的、而且也有责任的战略情报，只能说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心理上的抑制。这个重大的错误，也可能是由他的经验造成的。因为在太平洋战争中，判断在那个岛上有多少日本军队、何时、有多大规模的增援就足够了。

麦克阿瑟的判断　威洛比的建议固然对他的见解有影响，但是他和威洛比之间在对中国介入规模的看法上是有差别的。到底还是最高负责人的眼界开阔。他的见解充分体现在11月7日对五角大楼的质问所作的如下回答中，他说：

"毫无疑问……有组织的中国军队进入北朝鲜，已经与联合国军交战。尽管不可能详细地计算其兵力，但是，它有足够的兵力在西部正面采取攻势，在东部正面迟滞联合国军是确实的。这就可能开创一种先例：将来不发布任何通告即可使用这样规模的兵力，而且可以增援。这样，中国的增援如果今后仍继续进行的话，不仅会轻易地阻止我的攻势，有时候还可能迫使我后退。

然而，如果能够阻止敌人的增援，就可以在10日之内重新计划在西部发起攻势，再夺回主动权。我认为，只有这样的攻势，才是能够准确地证实敌人兵力的手段。"

这个回答，在熟悉以往麦克阿瑟将军刚强性格的人看来

有些消极和谨慎，他身边的人似乎认为："就连麦克阿瑟面对与原来的判断截然不同的事态，也丧失了自信，影响了70岁的老躯。"

然而，11月6日凌晨以后，中国军队一全面后退，好象又恢复了自信与威严，两天后的11月9日，就未来的作战方针作了如下报告。它兼有被允许轰炸鸭绿江大桥的礼物的意思。报告说："现在我军被允许攻击除水丰发电设施以外的整个朝鲜了。我确信，即使中国企图将足以防止现有战线崩溃的大量兵力增援到鸭绿江南岸，解除限制的我空军，也能够阻止它。"

第8集团军开始圣诞节攻势的11月24日，看到攻势发起后归来的麦克阿瑟将军，将很早就抱有的根本想法发表如下：

"联合国军计划对出现在北朝鲜的新共军采取的包围作战，现在已到了应付出最后的决定性努力的阶段。由各机种组成的我空军，为孤立前面的敌人，过去三个星期已连续进行了有效的典型的空中封锁，从而限制了来自北方的敌人的补给，使它的增援受到局限。……"

同时在向联合国提交的特别公告中写道：

"巨人般的联合国军的夹击作战，已按本日计划开始实施。

空军已全力将敌人后方完全切断。从对敌人后方和鸭绿江沿岸到处侦察的结果看，不能认为敌人有新的军事行动。

左翼的第8集团军打破敌人的顽强抵抗开始攻击前进，右翼的第10军在海空军和舰队的支援下，扩张着自己优势的战略态势。我军的损失极少，后勤部门为支援集团军的攻势作战做了充分的准备。……"

以上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中国介入问题的基本结论。

他期待鸭绿江南岸的决战。可以看出，这个判断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对空军的信赖和期待。这大概也是从他的光辉经验中产生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光辉胜利，是由空军开拓、空军掩护得到的；这次确保釜山和仁川登陆也都是由于有空军的缘故。所以，说他的荣誉是由空军支撑起来的也并非言过其实。他光荣的战斗经历，无一不同可以发挥空军的绝对优势的大海有关。然而，这次作战，却是与在大陆绵亘、群山相连的300公里正面上渗透过来的敌人进行的。而这部分敌人，是不需要庞大的补给和良好的道路，并善于在山地行动的原始的敌人。

尽管现在看来，证明中国军队全面介入的征候很多，可是结果，还是作出了如下判断：

1．没有全面介入的可能性。10月下旬出现的中国军队，是对信仰相同的邻国进行礼节性的援助的表现。

2．因此，其兵力最多是7万人左右的义勇军，其意图是防御性的

根据这个判断，发动了圣诞节攻势。

华盛顿的判断　中国军队撤退后第4天的11月9日，华盛顿召开了决定尔后军事方针的历史性会议——国家安全会议。

然而，五角大楼的判断，正因为其大部分资料也是来自东京，所以与前面所说的现地军的判断是一样的。其11月下旬的记录中也写着："51600～76800人，是编成为第38、39、40、42军等4个军的12个师（1个师6300人）"，以这个估计为基础举行了会议。

首先，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讲了中国现正

支援胡志明、10月末派兵进入西藏之后，进行了总的形势判断：

> 1．中国的企图看来只是为保护发电设施而想设立缓冲地带。如果是这样，那就既有可能谈判，也有成功的希望。
>
> 2．苏联可能决心要发动世界战争，要求中国同我进行消耗战。那么，中国就可能在美军失败之前努力吸引我军
>
> 3．研究今后的计划时，要考虑中国的目的可能是想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参谋长联席会议应考虑到有这种可能性，并承认这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只是中国自己不能将联合国军队驱逐出整个半岛，所以必然需要苏联参加。这时，战斗将波及到世界上所有的美苏接触点。
>
> 我认为，我军能够确保现在占据的地域，但是，不轰炸中国东北能抗住多大的压力却是个问题。然而，轰炸中国东北是联合国的决心问题。麦克阿瑟似乎认为轰炸鸭绿江大桥，就能切断敌人的增援和补给。我认为，这过于乐观。

于是，国防部长马歇尔问："东部的兵力广泛分散，是危险的，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布莱德雷主席对此回答说："这是执行联合国军的训令，想占领整个地域，进行选举"。接着，继续陈述意见和发表建议。其代表性的发言有：

> 中央情报局贝德尔史密斯上将："鸭绿江在半个月或1个月之内就要封冻，有无桥梁没有关系，增援、补给都将是可能的。……"
>
> 国务卿艾奇逊："另外还有没有比现在的阵地

线更好的阵地线呢？”

布莱德雷主席：“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更后面的一线比较有利。但是，大家不希望后退，因为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都会使国际舆论失望，削弱韩国人的战斗精神。”

艾奇逊国务卿：“我看，苏联特别对纵深这一想法抱有兴趣。因而，可不可以不用联合国军而建立拥有警察力量的联合国委员会，而且由它管辖缓冲地带？如果中国仅仅希望保护电源的话，……”

然而，只要眼前有中国军队而不将它击破，所有建议都将落空。最后，国家安全会议作出决议：

1. 给麦克阿瑟的训令不应改变。除轰炸中国东北以外，麦克阿瑟有行使所有军事手段的自由。

2. 国务院要研究可能与中国谈判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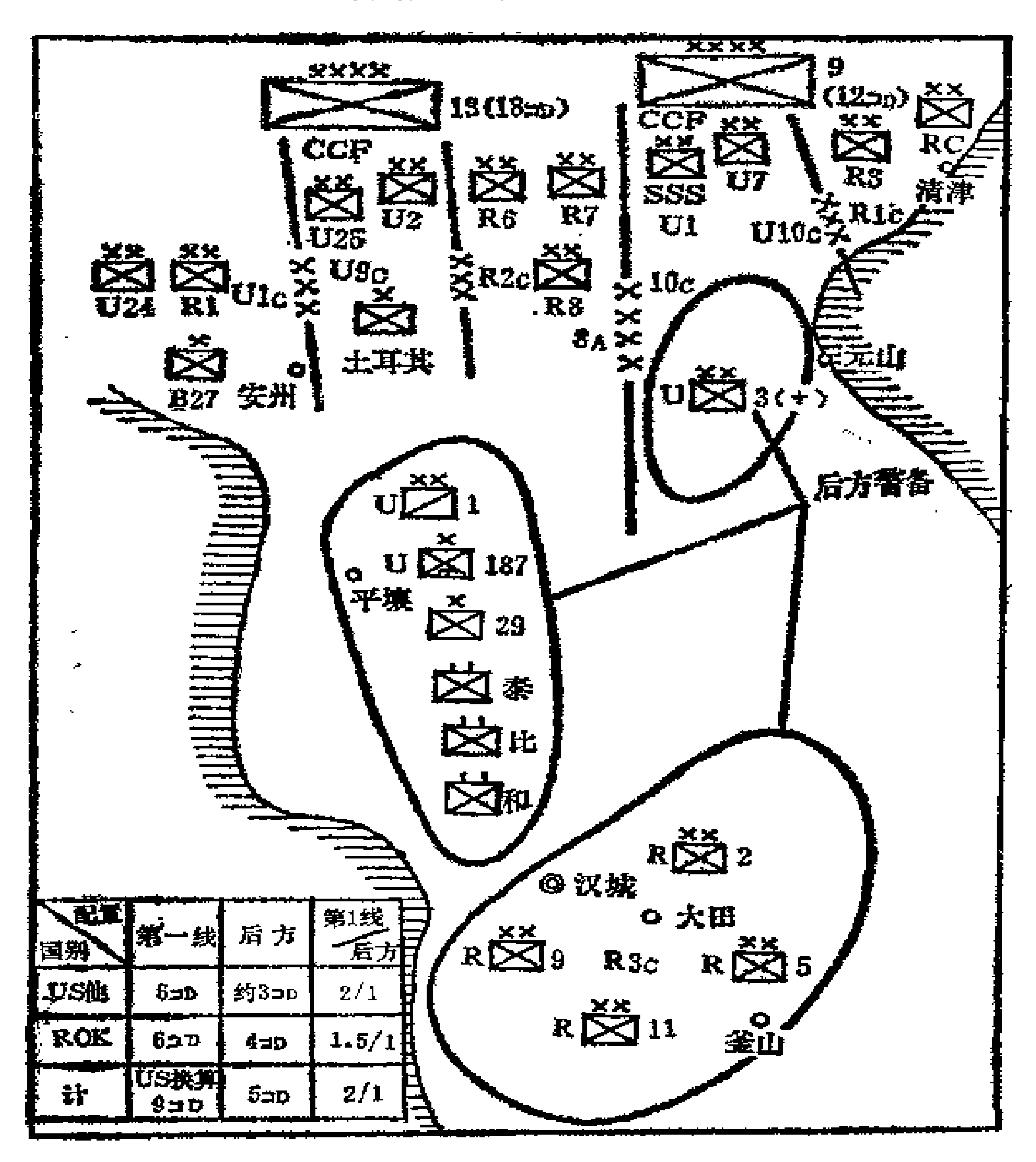
这样，美国就同意了麦克阿瑟将军预定于11月15日发动的圣诞节攻势。

五、第8集团军的攻势准备

麦克阿瑟凭着他的基本情况判断、光辉的战斗经历和自信，希望第8集团军尽快重新发起攻势。这个攻势的基本设想，是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建立起互相配合的战线，共同夹击看作北朝鲜军队最后据点的江界地区，全线同时到达国境线；预定于11月15日发起攻势。后来，他解释说：“这个攻势是威力搜索”。在11月6日向华盛顿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按威力搜索的概念看，这个攻势的规模过大，并且是带决定性的。

基本计划　11月上旬，第8集团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督

促下，下达了攻势计划。其构想是：按总司令部的意图，并列使用3个军的全部兵力，令左翼的美第1军（美第24师，



配置 国别	第一线	后方	第1线/后方
US他	6コD	约3コD	2/1
ROK	6コD	4コD	1.5/1
计	US换算 9コD	5コD	2/1

插图10　圣诞节攻势时第一线兵力和后方兵力分配比

南朝鲜第1师，英第27旅）向鸭绿江下游，令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南朝鲜第6、7、8师）经熙川向江界、满浦镇，令中央的美第9军（美第2、25师）从其中间地区经云山、温井向碧潼——楚山的鸭绿江畔突进。兵力区分如插图10，给人的印象是，约1/3的战斗力担任治安工作。

当时，第8集团军的正面，从博川经龙山洞、院里至德川东侧约有80公里，而应到达的正面约300公里，如果机械地计算，兵力密度将随着向前推进而越来越小，最后减到1/4。然而，弥补这一递减密度的集团军预备队，却只有打得很疲劳的第1骑兵师和新来的土耳其旅。

这一构想的基本想法，与10月末总追击的基本想法没有任何变化。所不同的，只是由于美第9军参加而增大了一点战斗正面。

准备这一计划时必须解决的有上面所说的3个问题。“右翼的安全”问题，因中国军队撤回而自然得到解决，将南朝鲜第2军配置在危险的德川——宁远地区，安全更有了保障，所以，剩下的问题，只有“攻势兵力的集中”和“后勤准备”这两点了。

攻势兵力的集中　兵力集中的问题有两点，一是抽调第9军，一是对战斗疲惫的兵团进行整编。

如已所述，10月23日对第9军下达了北上命令，11月2日该军将任务交给南朝鲜第3军①踏上了北进之途。然而，南朝鲜第3军尚未编成，如已所述，盘踞在铁三角地带的游

①南朝鲜第3军由南朝鲜第2、5、9、11师编成，编成完结的只有10月上旬重建的第11师和第5师；第9师是10月25日至11月7日，第2师是11月7日至13日分别在汉城重建和创建的。

击队不断破坏京义干线，所以其北上意外迟缓，11月中旬以后才有可能到达前线。特别是第25师要将有力的一部派到市边里、铁三角地带，第2师要将第38团派往平壤东边的山地去讨伐游击队，它们北上就不得不推迟到下旬。这是游击队吸引和牵制正规部队的好例子。

部队的重建，关系到人员的补充和装备、补给品的供应，而人们认为业已覆灭的南朝鲜军队，如已所述，其人员损失出乎意料地少，曾一度中断的来自美国本土的补给也以最大的速度得到恢复，所以，进展基本上是顺利的。

后勤 第8集团军的后勤部长史蒂文斯上校估计，集团军所需要的经常性的补给，防御为每天3000吨，进攻为每天4000吨。

然而，这个数字在11月上旬那个时候是不可能达到的。如在第5卷中已详细说明的那样，当时的铁路终点站尚在南面300公里的临津江畔，概算起来需要60个连（约3000辆）的卡车每天24小时拼命进行强行运输，而能送到清川江畔的也不过每天2000吨。而且出没的游击队何时切断这条动脉还不知道，汽车队的疲劳和零部件的不足在告急。因此，11月上旬那个时候，从后勤方面看，第8集团军在清川江畔作战，连防御都很勉强。

然而，由于工兵部队不寻常的努力，对开城——平壤间的京义干线进行了应急修理，在临津江的架桥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每天保持2000吨的运输能力。镇南浦港的扫雷也大体完成，所以，这里有可能每天从船上卸1000吨货。平壤、新安州机场整修后，虽然还不够完善，这里也能空运1000吨。到10月20日前后，陆海空合计达到了攻势所需的4000吨的目标。

再次向清川江北岸推进　这样，当初预定于11月15日发起的攻势，因第9军北上和后勤准备的迟缓而顺延了。第8集团军再次受到总司令部的督促，11月14日集团军将进攻发起线大致划在纳清亭（博川西20公里）——泰川（博川北23公里）——云山——温井——熙川——仁处里（社仓里西5公里）一线。此线在第8集团军现在的战线与鸭绿江的大致中间位置，在狄逾山脉南麓一线。此项命令，要求各军在追及下达的进攻发起日之前到达此线，并由此线正式转为攻击前进。此构想显然反映了这样一种判断："中国军队的兵力在7万以下，为保护电源而在狄逾山脉进行防御"。就该项决心，美公开史料一面说："沃克将军预期到敌人的抵抗，确信能够进至国境，艾伦参谋长也持同样的见解"，一面又写道："然而，史蒂文斯后勤部长作证时说：'沃克从一开始就对这一攻势表示怀疑'"。使人感到麦克阿瑟将军和沃克之间在见解上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然而，在现接触线和目标线的中间划定一条进攻发起线，虽说没有发现敌人的抵抗线（认为在狄逾山脉进行防御），这个决定也是难以理解的。因而，有的认为："那条线实为中间控制线，实际的发起线是其现在的线。沃克感到不安，所以控制进攻以避免重蹈10月末的覆辙"。但是，沃克去世后，其真实意图弄不清了。

各师一边不断地对正面进行侦察，一边慢慢腾腾地迫近了指定的进攻发起线。北朝鲜军队惯用袭扰战法与之对抗，突然从山岗上打起机关枪和迫击炮，一会便消失在深褐色的秃山之中。敌人的抵抗并不顽强，也未发生激烈的战斗，但麻烦的事情仍然存在，累积的损失也不容许轻视。如果这样继续前进，小的损失累积起来，很有可能相当于大规模作战的损

失。

19日，第8集团军修正进攻发起线，将现在的战线指定为进攻发起线。

各师停止前进，准备预定在24日发起的进攻。然而，不知为什么，20日以后没有进行侦察。大概是想避免意想不到的损失。然而，这也是致命伤之一。

11月17日完成了后勤准备，因而第8集团军在预先号令中将攻势开始日定为11月24日——感恩节的翌日。据说，考虑到要让大家从容地过了难得的感恩节。

麦克阿瑟将军也批准了这项计划，在指定第1陆战师的进攻发起日为27日的同时，向五角大楼作了极其乐观的报告："推迟发起攻势的日期是由于做后勤准备。然而在这两个星期之内，我空军已经阻止了敌人的增援，限制了它的补给……"

以事实和结果都已清楚的现在的眼光看来，这种乐观是可笑的。然而，这也首先是过于相信了情报的缺陷的缘故。

22日，第8集团军完成了攻势准备。在23日的感恩节分发了火鸡，向前方数公里派遣的少数侦察人员也未发现敌人的踪迹，前线是悠闲安静的。实际上第8集团军在任何地方都未发现敌人的抵抗线。

11月24日凌晨，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

开战以来联合国军的损失总累计如下表：

另外在此期间，英第29步兵旅、荷兰营、泰国步兵营、南非航空部队到达朝鲜，从而使派遣地面部队的外国军队成为美、英、澳、比、土、荷、泰等7个国家。

国际政治的动向　这个期间的国际政治动向，一面对中国参战感到迷惑不解，一面又看作是为了保护电源等有限的目的，因而积极活动企图劝解中国终止战争。突出地宣传这种

	第8集团军	第 10 军	南朝鲜军
战　　死	4157人		5702人
战伤死	391人		482人
负　　伤	12147人		18418人
下落不明	4834人		3548人
小　　计	21529人	6298人	28150人
总　　计	27827人		

气氛的是报纸的标题。例如:《朝日新闻》11月 8 日报道美政府研究了"保护水丰水坝协定"的建议, 12日以"朝鲜战乱的今后"为题刊登汉森·鲍尔德温的专稿,围绕"战争取得了胜利。今后的难关是讨伐游击队和复兴的问题。然而,苏联的威胁经常凌驾在我们的头上"作了报道,并在不显著位置报道了莫斯科广播的关于"北朝鲜军司令部声明,中国的志愿军已参战"。

在这个时机,著名记者鲍尔德温发表了从结果看截然不同的预见,是因为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感觉看待了这次战争。

16日在头条以"朝鲜战乱和中国的动向　人与物都加紧战备　主动权在过激派手中"为题,刊登香港泛美新闻联盟电,以三栏篇幅报道了国民党机关报"45万在国境待机　中共

全面参战”的报道（最接近真实的报道），并以两栏小篇幅刊登了“在朝中共军队10万？”

17日报道了国务卿艾奇逊的演说，声明“尊重中国的权益”，强调避免大战。翌日（18日）在头条以“阻止战乱扩大，尊重中国领土”为题，刊登杜鲁门总统的声明，转达了美国努力使中国执行绥靖政策的意图。20日报道“美国赞成在朝中国境设置缓冲地带，期待受联合国召唤的中国代表的到来”，表明了美国准备带着具体方案与中国进行谈判的热情。

24日，报道英国在与中国的谈判中，考虑了3个保障条件：（1）朝中国境不可侵犯；（2）战斗局限在部分地区；（3）准备非武装缓冲地带。并在报道艾奇逊研究了非武装缓冲地带的建议的同时，以3栏篇幅刊登了中国军队23日在宁边的北面释放27名美军伤兵，“中国不希望与美国作战”的消息，大肆宣染和平到来的气氛。

总之，11月6日中国军队消失以后至圣诞节攻势，在不了解中国真实意图的情况下，由于同中国进行谈判和取得作战的胜利，已沉浸在幻想和平早期到来的气氛之中。

六、中国军队完成展开

当第一次战役结束的时候、第二次集中的部队（第50、第66军）已渡过新义州桥集结在大宁江上游地域，这时，第三次集中的部队在加紧向北朝鲜开进。他们是属于第3野战军的第9兵团。

第9兵团　著名的猛将宋时轮将军率领的这个兵团由第20、第26、第27等3个军组成，各军都增加了第30军的各1个师，所以总兵力达12个师（推算约24万人）。该兵团在山东省完成准备后，于11月上旬直接由铁路输送到辑安，立

即渡江赶到长津湖畔。目的在于歼灭号称最精锐的陆战1师接着歼灭第10军。

第二次战役的基本构想 通过第一次攻势赢得时间的林彪将军，一边集中大约30个师50—60万大军一边确定了第二次战役的构想。当然这个构想，从第9兵团直接赶到长津湖畔的事实看，至迟必定在10月下旬完成基本部署。

其基本构想，推测有如下几点。

方针 尽早发起攻势，击破进入北朝鲜的敌人，恢复三八线，准备下一次攻势。

指导大纲：

1．以第4野战军第13兵团（18个师）击破美第8集团军，夺回平壤以后向三八线追击。

预定于11月25日发起攻势，将主攻保持在中央山地一带，席卷敌人的右翼。在发动攻势及尔后的追击中，与北朝鲜第二战线部队密切协同。

2．第3野战军第9兵团（12个师），首先以主力歼灭美第1陆战师，接着进至咸兴地区击破美第10军。在此期间，令一部挺进到元山地区，与北朝鲜第二战线部队协同，努力攻占元山地区。

预定于11月26日发起攻势。攻击美第1陆战师时，坚持分割歼灭的方针，并反复进行包围和切断退路。

3．第9兵团和第42军交接责任地域的时机定为11月13日。为了严格隐蔽攻势企图，在发起攻势之前不要与敌人接触。

4．北朝鲜军的前线部队担任警戒线的警戒，遮断敌人与中国军队的接触，并以东、西海岸道路为

主轴伺机转为攻势。

5．北朝鲜军第二战线部队采取以下行动以与攻势相呼应。

（1）将尽可能多的敌人吸引和牵制在铁三角地带和元山地区。

（2）在发动攻势时，攻击和扰乱敌主力的背后。

（3）追击时，引诱敌人主力并同时切断其退路。

（4）不断查明敌情，切断其补给和通信干线。

众所周知，中国军队从未公开发表过战史资料，联合国军队也极少缴获到中国军队的正式命令，因此中国军队之迷甚多。所以，其战役也不得不大部分根据以俘虏的陈述为主的情报资料和作战结果类推。几乎没有缴获到命令，是因为中国军队基本上不用文书下达命令。据说，为了保密通常口头和用电话下达命令，也有的说是为了避免追究责任而不留下证据。此外，如前所述，中国军队很少使用无线电。

第13兵团　黄永胜将军指挥的6个军18个师约36万大军，大体在泰川—云山—熙川—线展开，准备向平壤进攻。其配置看来是从西面起第66、第50、第40、第39、第38、第42军的顺序，第38军或许作为第二线兵团控制在熙川附近。无论哪一种配置，都是右翼薄弱，左翼雄厚。其主攻由熙川、经德川、咸川的山岳地带指向平壤东南侧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为的是击破第8集团军的右翼将其捕捉在清川江畔，同时由东南方长驱包围平壤。

另外，从长津湖畔向西南推进回到兵团建制的第42军，使用到了最左翼的宁边正面，从关系位置和机动距离看，这

种用法是很自然的。

第9兵团　该兵团于11月13日接替长津湖畔地域的责任，准备以三重包围歼灭陆战师的作战。其详情及尔后的作战，在第3卷“陆战队突破中国军队重围”中有详细论述。

总之，11月下旬的战局，将会是再次敌我对进在清川江畔和长津湖畔发生大规模的遭遇战。然而，这对中国军队来说是再次的预期遭遇战，对联合国军来说则是再次的不预期遭遇战。

11月13日，战场是平静的。是暴风雨前的平静。

在中国军队的攻势构想中，我认为特别值得注目的有两点。

其一，是关于第二战线，这可以说是共产党军队的特长之一。

其二，是大胆而彻底地对陆战师集中使用了12个师的兵力。林彪将军在日中战争初期，以在山西省平型关击破日军第5师的1个旅而出名，其秘密就在于彻底集中了兵力。他要在此也实践一下他的理论。

关于这次战役的准备，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论述。

北朝鲜公开史料　据北朝鲜公开史料第4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攻，共和国北半部整个地区的解放，敌人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的大量损失”，第2节“朝中人民部队在清川江及长津湖畔的歼灭战，第二战线部队的积极活动，共和国北半部地区的解放”。

在11月召开的人民军各联合部队军政负责干部会议上，金日成元帅阐明了党在战争第三阶段的战略方针及其执行办法。其方针是坚守已占的阵地，并成为转入反攻的巩固的前哨基地，同时用积极的军事行动不断地削弱敌人的力量，改

变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以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局面。还要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部队的敌后斗争，截断敌人的运输线，使敌人陷于混乱状态，对他们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予以损失，配合前线我军主力部队的攻击，从背后打击敌人。同时还要整顿和加强后备兵力，增强武装，加强军政训练，迅速准备强有力的反攻力量。在准备反攻时，要使军人做好思想准备，在军队里设置政治机关和建立党组织，加强军队的战斗力，正确组织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协同作战。在敌后活动的部队要进一步加强同人民的血缘关系。

这样，最高司令部就制定了转入决定性的反攻，在清川江和长津湖畔及清津地域围歼敌人集团之后，向南扩张战果，与第二战线部队会合，迅速解放三八线以北地区的作战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最高司令部在定州、泰川、云山北方、德川、宁远北方、长津湖畔及清津地域编成了强有力的反攻集团。为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第二战线以配合反攻作战，令一部朝鲜人民军联合部队进至孟山——阳德方面的敌后。

第五章　圣诞节攻势和中国军队的第二次攻势

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已知道。于是战争便开始了。

——S·L·A马歇尔

圣诞节攻势的称呼，并不是美军喜欢这次战役而起的作战名称，而是麦克阿瑟将军对米尔伯恩将军私下说的一句玩笑话："如果搞得好，可以在圣诞节以前让大家回祖国……"，由于广泛流传，便成了这次攻势的俗名。这种叫法甚为普遍，所以本书也决定这样称呼。

一、圣诞节攻势的发起

这个攻势的进攻正面达500公里，作为它的一环，第8集团军按预定计划于11月24日10时发起了进攻。

这条线是从西海岸的博川附近玉龙山洞北侧、立石北侧、球场洞、德川、宁远相连之线，正面长达约100公里。然而，发起这次攻势，既没有进攻发起前的进攻火力准备，也没有明显的进攻发起线。因为没有敌人的阵地。

在南朝鲜第2军正面的妙高山脉，推测有相当坚固的阵地，但是一进攻，其抵抗却意外地微弱。

美第1、第9军正面，也是仅仅与班排规模的敌人遭

遇。因而，各攻击队便成连或营的纵队沿道路慎重地北进。

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在第5航空队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及作战部长雷特、亲信威洛比情报部长和惠特尼民政局长等陪同下飞来，视察了这个最后的攻势。由沃克将军陪同来到安州的第1军司令部，当米尔伯恩军长报告："云山地区似乎防御极其坚固，所以我认为这个方面的进攻不易取得成功"时，他的眉宇间呈现出了一丝愁容，而当来到第24师听到查奇师长报告："由于发动攻势，官兵士气提高，恢复了自信心"时，他又笑逐颜开了。

下午，艾伦参谋长把麦将军一行送到平壤机场以后，对身边的参谋窃窃私语道："这次攻势我认为会取得顺利进展。因为如果麦克阿瑟感到这次作战困难的话，他是不会到这里来的。"麦克阿瑟的威风似乎还带有神秘的色采。

飞离平壤的麦将军不顾大家吃惊命令飞机飞向了新义州。因为没有担任直接掩护的飞机，米格又不断进行出击，大家感到畏惧也不无道理。然而，麦克阿瑟却沿鸭绿江南岸飞行，望着眼下的山川和中国东北归来了。连专门的侦察军官都未能发现的中国军队，70高龄的老将是不可能发现的。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似乎也成为他判断情况的一部分根据了。

返回东京的麦将军声明攻势开始并预言必定成功。25日的《朝日新闻》热闹非凡地宣传：

"联合国军　开始总攻势"

"战乱可望结束"

"昨前线指挥麦将军发表声明"

《清川江和笞刑场》的作者马歇尔少校在描写这次攻势的序幕时写道："两军准备第二天的进攻，沿河面宽河水浅

的河谷占领了阵地，但敌我战斗力的均衡被打破了。美第8集团军的情况被公开，其作战目标和行动计划已在世界上发表。但是，完成进攻准备的中国军队，却潜伏在堑壕里，完全隐蔽了共产党军队的主要秘密——兵力、位置和企图。因此，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可能相对地成倍增强。这将必然地使它的空前彻底的奇袭取得成功，……美军史上从未见过的大踏步的退却开始了”。报导过于随便当然会招致危机，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气氛。

二、右翼再次崩溃

11月25日凌晨到了。这是攻势开始的第2天。

由德川—宁远—线北进的南朝鲜第2军，这一天在妙高山脉的腰部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各攻击纵队判断终于遇到敌人的主阵地，便推进炮兵投入预备队竭力攻击，而敌人却巧妙地操纵迫击炮潜入深堑壕里，乱投手榴弹，抵抗极其顽强。而且在接近黄昏的时分，发现攻打不下时，突然敌人从背后进攻了。25日夜，拉开了决战的帷幕。美公开史料在论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敲着锣，吹着在寒风中发出撕裂声音的军号，潮水般的大军包围了德川，喊声大作地蜂拥而至。”

受到中国军队主攻的南朝鲜第2军，在第一次战役中所受的创伤尚未愈合。补充的大部分军官多半都缺乏经验，大部分士兵是新招募而未经训练的新兵。悲惨的夜战在山连山的德川周围展开，南朝鲜第6师勇敢战斗也无济于事，第8集团军右翼的要冲德川，那天夜间又回到中国军队的手中。

左翼的美第1军也已走投无路。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将军追述说：“24日，在博川北方渡过大宁江向泰川前

进，未遇到抵抗。然而，翌日（25日）遇到坚固的阵地，因而集中兵力实施进攻，其反应与北朝鲜军队完全不同，很顽强，而且擅长于夜战……”。敌人大概是中国第66军。

中央的美第9军，以第25师沿九龙江两岸向云山，以第2师沿清川江两岸向熙川进攻，但是从中午以前起，遭遇逐次出现的中国军队，前进受阻。而且当发觉时，各营、连都已被包围或受到侧击，退路被切断了。中国军队是潜伏在联合国军进攻路线的两侧，让他们走过去以后转入进攻的。因为美军的侦察兵大都是乘车，所以无法发现潜伏在山里的中国军队。

美第2师和中国第40军遭遇战的典型战例之一是219高地的战斗。

铁石连（参照插图11、12）　美第9团作为第2师的左翼第一梯队，并列3个营进攻清川江两岸。团预备队只有1个连，从这个进攻计划也可以看出是过低地估计了敌人。

作为尖兵沿清川江东岸道路北进的B连，目标是向北面5公里（道路距离10公里）的河岸突出的219高地。该连进至清川江畔以来没有进行过象样的战斗，侦察机也报告未发现敌人的踪迹，所以认为可以轻易地夺取目标。因此，几乎所有的官兵都没有携带钢盔、大衣、食品，弹药也只有最低限度的携行量（步枪16—30发，轻机枪子弹4箱，60迫击炮弹60发）。尽管如此，约有半数士兵带来了土工作业工具，成为不幸中的幸事。这大概是吸取了洛东江的经验。

当时，连的实有人员为129人（白人占60%，黑人占30%，南朝鲜兵占10%），排不满40人。连里有“当了尖兵必与敌人遭遇”的不祥之说，这时好象全忘记了。

连派2个排搭乘配属的4辆M—4坦克和2辆M—19

（40毫米双管自行高炮）先行，其余的徒步跟进，但是由于通往江界的这条主干道也是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单车线道路，所以在到达219高地的西麓时就会合了。

219高地是座马鞍形的岩石山，北斜面较缓，南面是绝壁，通往小峰的小道和鞍部被杂树林覆盖着。

连长沃拉斯上尉详细侦察了高地，不象有敌人的样子。于是决定首先以主力占领小峰，令第3排经北斜面向大峰（标高高地）前进。

第2排第1班作为路上尖兵班开始沿小道攀登，主力在约10米之后跟进。这是在25日9时左右。约1小时之后，路上尖兵班接近小峰的顶部，主力喘着大气在山腰部攀登。据说，急促的喘息和擦汗的手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头的上等兵史密斯和基乔纳斯少尉，走到距离顶部20米左右的洼地停下来抬头仰望时，突然有20多枚手榴弹象冰雹似地飞来。爆炸声在山谷中回荡，黑烟覆盖山头，打破了迄今的宁静。这样，新的战斗就在25日10时30分开始，从小峰上打来的步枪子弹在伏身于山腰岩石之间的主力头上乱飞。

沃拉斯上尉一边喊着"跟我来"，一边爬向包扎伤口的史密斯和基乔纳斯时，看到有四、五个中国兵很快逃走了。

这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该连一发子弹也还没有还击。

连刚登上小峰，就受到来自30米前面的杂树林和大峰的猛烈射击。本想还击，但在岩石山顶上找不到机枪阵地，坦克也被小峰遮住而无法实施炮击。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连长以下18人伤亡，失掉了进攻的气势。

在此期间，第3排受领了通过北斜面占领大峰的命令，该排按基本要求以射击和运动相结合发起了进攻，但因携行

的弹药很少，当迫近到刚能看到山顶的堑壕时，就没有子弹了。而且立即被手榴弹的弹幕打退回来。

刚退到道路上，副营长和弹药车一起到了，排在坦克等的支援下再次发起了进攻。实际上布洛顿中尉是25日这天刚上任的初次上阵的排长，连部下的名字还没有记住，他抱着这样的任务观点：从困境中挽救连的主力，只有靠本排夺取规定的大峰。

这次得到坦克和M—19的火力支援较容易地迫近了敌人，少数中国兵突然跳到阵地前投出了手榴弹，立即有4人负伤。排打败这股敌人整顿态势，以射击和运动相结合刚一迫近敌人，数名中国兵象要投降似地在山顶上举起了手。排“接近到能看见军服扣子的距离”成一线散开队形站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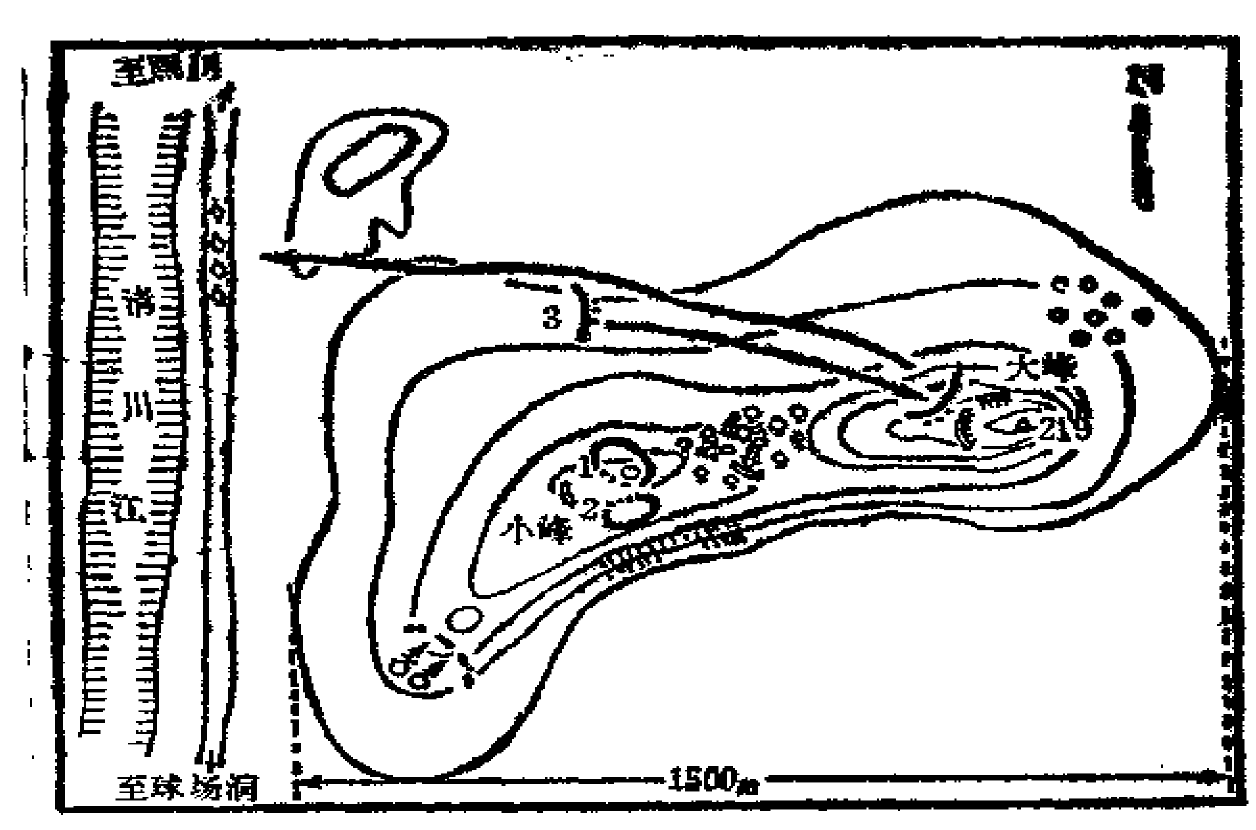


插图11　铁石连（11月25日的B连）

来，南朝鲜兵喊道："从壕里出来投降吧"，中国兵说："来这里抓吧。"在对话的时候许多中国兵举起双手加入到行列里，一齐投出许多手榴弹，接着钻进了堑壕里。

排里有很多人负了轻伤，但仍停留在那里进行手榴弹战，尚未寻找到突击的机会子弹就打完了。第3排在苦战的时候，小峰上的连主力受到敌火压制，无法支援排的进攻。

16时许，第3排退却了，中国军队再次进至杂树林，做进攻小峰的准备。然而，连已经没有还击的子弹了。第2排排长基乔纳斯中尉决意指挥部下25人从山的北侧实施突击，立即受到30米前树林中的机枪火力和手榴弹的袭击，半数伤亡，已经没有办法了。副连长乌因中尉（黑人）将步枪手全部集中到小峰占领环形阵地，迫击炮排配置在山麓，完成了防御态势。中国军队不间断地从大峰和杂树林进行射击，直到黄昏才停止，战场一片寂静。这样，25日昼间的战斗停息了。

这天夜里，皎洁的月亮升起，气温15度，十分清爽，但又是一个嘈杂的可怕的夜晚。从山上往后看，清川江的河床里曳光弹飞来飞去，巨雷般的炮声响彻夜空，在清川江的对岸，在右后方，所有的枪炮声都在山谷中回荡。凄惨的夜战显然已在四周发生。昼间潜伏在谷地里的中国大军从间隙渗透过来，几乎同时对美第9军的全纵深展开了进攻。

第2师最左翼的第9团第3营，各连都受到背后的攻击而毁灭，中央（清川江西岸）的第2营受到四面包围。而且第1营的营部受到奇袭而毁灭，营长沃尔夫和很多参谋下落不明。此外，B连右后方的第38团，整个战线都卷入了短兵相接混战的旋涡之中。

然而，只有突出的B连没有受到攻击。与营的联络断绝了，后方响起的激烈的枪声使大家感到不安。官兵们珍惜这

个稳静的机会，暂时打个盹，并欣赏一下与在故乡看到的月亮一样的月亮。

然而夜半时分，军号的声音划破了这为时不久的寂静。受到袭击的迫击炮排遗弃了装备，被集中包围在山腰的小山包上，山顶的主力遭到南侧的射击和北侧手榴弹的攻击。这样，一场拼死的战斗就开始了，它成了被誉为铁石连的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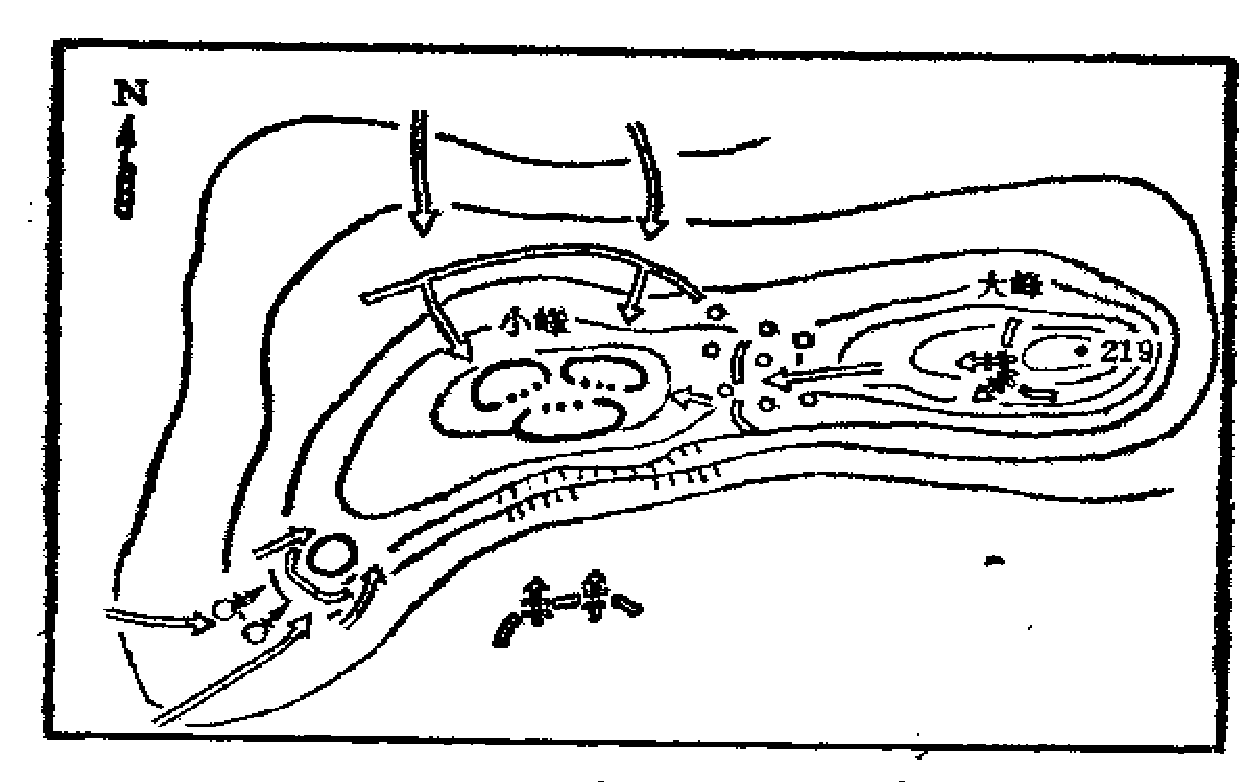


插图12　铁石连（11月26日的B连）

在巴掌大的山顶上的激战，是以互相投掷手榴弹为主。因为，山很陡，利用山顶洼地的边缘构筑了环形的堑壕，从这里难以射击到斜面，中国军队也不能射击洼地之中。中国军队的进攻与以前北朝鲜军队的夜袭完全相同，即：射击、迫近、投掷手榴弹。突击的间隔短，次数多。而且其进退都是以号声为准。两声是突进，一声是投掷。连视破了这一

点，就等待一声号响把手榴弹投回去，将敌人一次次地击退。按美军的说法就是“敌人始终在重复这个错误”。

然而，随着手榴弹减少，投到环形阵地的手榴弹数量增加，也相应地增加了伤亡。据说，兵器员克劳福德下士在战斗开始之后两小时以内，把投到阵地上的60枚手榴弹投回去40枚。这件事的真假另作别论，可以看出这次战斗的一端。夜间把投过来的手榴弹投回去一般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明月之下这种办法大概也还可以用。

经过多次反复突击，环形阵地周围留下了许多中国兵的尸体，连里健壮的士兵也所剩无几。不久，环形阵地被压缩，威扎特中尉看作为生命的手榴弹箱也已见底。他们投掷石块，挥舞步枪，挥动圆锹，虽然击退了相距不远的敌人的突击，但已经认为似乎不应该抱什么希望了。这时，克劳福德下士从山腰部的追击炮排领来了成箱的手榴弹。

中国军队再次的突击是大胆的。好象已看到美军没有手榴弹了。他们相信人海战术会成功，挥动着手榴弹一下子跑了上来。连见此情形便在其前面投出一排手榴弹形成弹幕。据说中国兵连滚带爬地退散了。

以后直至天明，中国军队是平静的。山上被敌我双方的尸体覆盖，伤兵的呻吟声声逼人，但没有时间顾及他们。中国军队在26日拂晓，调整了进攻的态势，步步逼近过来。

不一会，从未受到过的火箭炮突击开始了。是喀秋莎。但是，炮弹不分敌我界限地倾注下来，大部分象避开山顶似地落到北斜面上。接着，慌忙响起了刺耳的军号声。象是下令退却。据说，中国兵连滚带爬地在山麓消失了。数了一下，在山上的只有40名健壮的士兵了。

炮弹和手榴弹都没有补给的希望，中国军队好象又在鞍

部的树林里做突击的准备。乌因中尉决定放弃坚守山顶，与山腰的迫击炮排合在一起，他象金刚似地站在山顶上，亲自掩护后退。据说，中国军队拼命地狙击乌因，却出乎意料地未被击中，最后被手榴弹炸成重伤而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

9时30分，友军飞机对大峰反复进行了轰炸和扫射。因此，中国军队也受到不少损失。整个上午一直是平静的。连的总人数减到不足50人。他们在此期间加固了阵地，修复了被打坏的迫击炮阵地，以抗击下午的攻击。

不久，克劳福德下士不顾生死的联络取得成功，得到了后退命令和弹药补给。连以自己的火力压制山顶的敌人撤退下来，按命令首先与D连合并，接着就和清川江西岸的第2营合在一起了。当时，连的人员已减少到34人。连在开始进攻219高地时是129人，经过这26小时的战斗丧失了95人。

B连英勇战斗，固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指挥官的勇敢善战，但是克劳福德下士随机应变的战功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说，他还不过是17岁的一名兵器技术军士。

11月26～27日　第8集团军左前梯队的右翼又被击破了。左翼的美第1军继续向定州和泰川力攻，但保持云山南侧至球场洞一线的美第9军却象美第9团那样大都是兵力减半的部队，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被粉碎了。结果又出现了与11月初完全相同的情况。而且，27日夜，中国第9兵团对长津湖畔的陆战师发起了攻势。

11月上旬在清川江畔差一步就面临灭亡的中国军队，这次兵力配置有了纵深，其冲击力也达到刮目相看的程度。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不分昼夜地全线展开了进攻。

其进攻的一般方法是，首先从翼侧和间隙渗透，在由侧后攻击的同时，从正面施加压力，而且通常要同时在退路上

进行伏击。

正面进攻，是用所谓人海战术（？）。按美公开史料的说法，“其进攻表现了对人命损失的无情和冷淡”。一般是突击接着突击，消耗了守军的弹药以后即拥进阵地。因此，这种攻防是突击次数和弹药补给速度的战斗，各阵地被潜入的敌人切断补给后，就会被各个击破。

这种战法特别是夜战，与在洛东江畔北朝鲜军队常用的战法类似，这是缺乏火力和冲击力的军队在敌人掌握制空权之下强行进攻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穿插分割战术。而对手是离不开车辆的美军，在地形全是山地的战场上，这却是一种十分得当的战术。

三、再向清川江后退

28日，感到情况剧变的沃克将军首先下决心向清川江后退，他集中发布如下命令之后，飞向东京。

1．中国似以第4野战军正式参战。

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26日黄昏以来已不能作为战斗力使用。敌人拥到我右翼，情况不容预断。

2．第8集团军后退到清川江畔，准备尔后的行动。不放弃攻势企图，但有时依照情况的变化继续后退将是上策。

3．各军的任务

（1）第1军迅速后退到新安州附近，准备转用于尔后的攻势或紧急方向。

（2）第9军一边掩护集团军的右翼，一边后退到安州—军隅里一线，准备尔后的攻势。配属土耳其旅。

（3）第1骑兵师（配属英第29旅，后配属英第27旅）迅速确保顺川—北仓一线，掩护集团军的右侧后。

（4）南朝鲜第2军迅速调整兵力，确保成川—阳德北侧一线。南朝鲜第5师隶属于你军。

（5）南朝鲜第3军依照另外的命令北上，加入战斗。

东京会议　28日，感到战局发生逆转的麦克阿瑟将军，把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等召集到东京，分析研究形势，并定下了决心。就是后退的命令。

总之，他是个“重要的是用自己的眼睛看准”的人。投入美陆军是1950年6月在汉江江畔决定的，占领釜山防御圈是7月下旬在大邱决定的。仁川的赌博是以自己的眼睛看准的，北进的方针是在汉城决定的。而且发起圣诞节攻势也是他亲眼看准的。他将部下指挥官召集到后方开会研究决定事情，这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就是这70岁的老将并以常胜之名而自豪的光荣的将军，似乎也难以掩盖其心绪的不佳。

历时4小时的会议结论是：“目前，中国第4野战军的5个军在对第8集团军，第3野战军的2—3个军在对陆战师进行袭击。中国以其正规军的精锐部队正式参战了。集团军有必要后退到平壤——元山一线，在稳定战局以后另作后图”。

麦克阿瑟将军作出决定之后，即向华盛顿报告并发表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叫嚷：“爆发了全新的战争”。翌日（29日）的《朝日新闻》报道：

越境中国军队20万　麦将军声明

早期结束的愿望落空

这时，仍把中国军队的总兵力估计为20万，比实际兵力少一半多，给人的印象很深。

土耳其旅　美第24师的兵力约减少一半，这样下去有在球场洞附近陷入溃败的危险。所以，为了收容该师，将土耳其旅投入院里正面是很自然的。但是，对土耳其旅来说这是绪战，他们在东洋战斗是完全缺乏经验的。

旅的汽车纵队满载着人员沿飞虎山麓的山腹道路向戛日岭急进，进入了中国军队预先设置的圈套。官兵们相信祖国的名誉和自己的武运，运用在俄土战争中有名的那种枪刺突击战法坚守其环形阵地，在这险峻的山地同不熟悉的对手的初次战斗是凄惨的。拥有5000人的土耳其旅，在（29日）凌晨，其实力大约减少到只剩两个连的兵力。

然而，旅完成了它的任务。完成了依照命令撤退到第25师的右翼，切断清川河谷道路的任务。据说，这支土耳其军队曾向来自日本的新闻记者问起"东乡元帅现在怎么样"，"乃木上将健康吗？"，弄得记者不知如何回答。大家知道，他们是以日俄战争时的日军为典范的。

杜鲁门总统得到了这个意外的败仗消息，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麦克阿瑟将军11月24日命令第8集团军发起了攻势，他宣布是'用以结束战争的总攻击'，对有的师长说：'告诉士兵们，大概可以在圣诞节前回祖国'。他在11月6日和7日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报告了紧迫危险战况，但似乎表明当前并没有重大的危险。他在发起攻势之后发表了胜利的消息。

可是同一天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这个他也可以利用—却

报告说：'中国最低限度要把我军钉住，使我陷入长期的消耗战，而且中国军队有力量让世界承认它在朝鲜存在的事实。同时，如果要干的话，它有力量击退联合国军，使其只能进行防御'。这个报告立即判明是正确的，显然在11月28日之前第8集团军已与大军发生冲突。而且，东海岸的第10军处于声明的起草者常说的'浮动状态'，即宣传人员来不及考虑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常用的话"。杜鲁门的这段话，完全说出了没有沟通思想的烦躁心情。

29日　联合国军决定确保肃川—顺川—成川—阳德—元山一线，分别下令作了处置。这条线一般称为平壤防卫线，在北朝鲜是最狭窄的部分，它环绕着平壤和元山等要地，在政略和战略上都很重要。

30日　第8集团军的总退却开始了。在清川江一带，在凛冽的寒风中反复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新安州—肃川—平壤的干线，成了美第1军和第9军主力的退路。这条双车线的沙砾道路上全都是部队官兵、难民、载重卡车、炮车、坦克等，他们拥挤着南下。中国军队用迫击炮和机枪瞄准他们轰击和扫射，造成了局部的严重损失。

然而，由于联合国军拥有绝对的制空权和中国军队的力量无法对付的火力、机动力和装甲防护力，所以似乎并未出现部分人当中传说的那种毁灭性的与溃败性的局面。

但是，沿军隅里—顺川道退却的美第24师则另作别论。

印第安的笞刑场　29日凌晨，师占领院里—飞虎山麓一线，与成群结队的中国军队展开激战，经过4天连续的拼死战斗，其战斗力减少一半，步兵营200—250人，步兵连20—35人成为普遍状态。师奉命一边迟滞敌人一边向军隅里附近

后退，科尔达军长每隔5—6公里指定一条小的地线进行逐次防御，因此，准备不足的阵地每次都受到奇袭，遭到这种厄运。对军长的指挥感到不满的基瑟师长，28日夜提出："如不一举后退，就必定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29日拂晓就得到应后退到顺川附近的命令。但是，既没有指示退路，也没有说明左翼第25师的情况。

师在研究退却方法和后退道路时，7时30分许，一名土耳其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说：昨天夜里由顺川出发沿顺川—价川道路北上的补给纵队，凌晨到达青龙站时遭到两侧约1个连的敌人的猛烈射击全部覆灭。然而，由于土耳其兵受到冲击，语言也不很通，加上重要的报告—右翼第一线的第38团被包围啦，配属的南朝鲜第3团危险啦等悲痛的报告纷至沓来，所以即使无人感到这就是预报师的命运的第一报，也不足为奇。

然而，通往顺川的汽车道路，只有经槽桶江谷的这条顺川道路和经新安州—肃川的干道到顺川的两条道路，干道将成为美第1军及第25师的退路，所以预计师必须沿顺川道后退。于是派出宪兵班到青龙站进行了调查。但是，从宪兵那里没有得到任何报告。

8时许，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将军打来电话问："情报如何？"基瑟将军回答："现在不好。指挥所也受到了攻击"。米尔伯恩夸奖说："好，沿我这方面的道路走吧"，便挂上了电话。敌人夺取了德川，必然要切断顺川道路，所以夸奖他即使绕道沿条件良好的安州道路后退也比较安全。

然而，该师并不属于米尔伯恩将军领导，美第1军与第25师都尚未完全渡过清川江，担负着掩护军的右翼这一基本任务的师，比他们先行后退是他的道义心所不能允许的。同

时，道路的混杂也使他担心。因此，基瑟师长在将退路概定为顺川道路并命令实施侦察之后，即去军隅里西面4公里的军司令部，以便弄清情况和进行报告。

11时许到达军司令部。因领导们都外出视察第一线及准备尔后的行动，所以，无人和他交谈。于是侧目看了一下正在接电话受领命令的作战部长往地图上划的作战地境，这就是师受领的关于下一步作战的唯一的指令。由于情况紧迫也没有时间，所以想赶紧回去，但军隅里道上充满了退下来的军的辎重车辆，乘吉普车实在无法回去，便乘直升机飞回师司令部。途中，俯瞰顺川道路，看到有数千名难民沿着大小道路南下。将军认为难民南下中国军队不会到来，便决定以顺川道路作为退路。实际上将军看到的难民就是急于切断顺川道路的中国军队，这个错误判断是悲剧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司令部派出1个坦克排侦察了顺川道路。在中午前出发的这个排似乎不认为有什么异常情况，在通过葛岘之前报告"无异状"，不一会无线电不通了。这是受山的影响。葛岘是标高163米的小山，认为不会成为无线电通信的障碍，可是当时的无线电好象还不能克服这种地形障碍。

为了更慎重起见又派出了侦察连，这回受到来自青龙站南侧高地的猛烈射击，陷入了困境。立即派第9团的C连和坦克排前往增援，估计有1个连～1个营的敌人顽强抵抗，对只有35人的C连的攻击毫不畏惧。他们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夜幕降临。师担心夜间奇袭，认为大意不得，即令其撤退。认为反正不过是潜入的连级规模的部队，明晨攻击也可以。

当夜，师由军隅里北侧一线退却，后退到价川南岸地区，准备明日（30日）凌晨开始的后退。这次退却也是经过了一连串的艰苦奋战。陷入包围之中的第38团同蜂拥而至的

中国军队且战且退，第17炮兵营曾被留到了北岸，幸运的是得以首先在南岸完成了战斗态势。

那天夜里，师制定了如下后退计划：

1．明日拂晓，以第9团（配属南朝鲜第3团）击破青龙站南侧之敌。

2．击破青龙站附近之敌后，按以下顺序后退到顺川：

第38步兵团（前卫）

第2侦察连、师司令部、通信连

师炮兵群等

第2工兵营

第23团战斗群（后卫）

该计划的立案显然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敌人在青龙站附近切断了顺川道路，其兵力在2个连以下，轻装备，纵深较浅。"

第9团预想在7时左右与敌人接触，仰望着下弦月行进，前进不久受到射击。比预定地点靠北2公里，尚在晓暗之时。这样，师开辟血路的战斗在混乱之中拉开了战幕。斯隆团长以南朝鲜第3团攻击道路的西侧，以第9团力攻东侧，接着把加强的第38团第1营使用在中央，把土耳其旅投入到最左翼，不过，只夺取了路旁的高地。团由2个营编成，每营200～220人，各连只有20～35人，所以，也不是不可理解的。实际上，中国军队用1个团以上的兵力在死守着它的北翼。

然而，当时象是要以此打开突破口似的。这里有第8集团军发的"令英第29旅的诺丁汉营由顺川北上，以掩护后退"的通报，所以，派出了坦克排对槽桶河谷进行侦察并负

责联络。可是，10时许，坦克排发来了“到达葛岘，无异状”的捷报。如上所述，两次派出的侦察坦克都未受到任何妨碍地通过了葛岘。这既可以认为是缺乏反坦克手段的中国军队没有办法而默许其通过的，也可以认为是为了引诱美军过来采取的有计划的行动。到底是哪种情况无从知道，而师却当作捷报了。他们相信，敌人只切断了青龙站附近，而不是切断了更大的纵深。

第9团受到这一捷报的鼓舞，在炮火支援下继续实施进攻，只打开一点缺口，仍然未能将敌人击退。南朝鲜第3团反复实施突击，以至有的军官称赞说：“韩国兵坚决地进行了突击。是我从未见过的漂亮的突击”。但是由于坦克误射和缺少手榴弹，一度夺取的高地也被优势的敌人夺了回去。

在犹豫不决之间，准备后退的师主力四面受到压力，司令部也开始受到攻击。就是说，师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或者增加进攻兵力击破青龙站附近之敌以后后退，或者从第9团打开的那个小缺口突围出去，二者必居其一。

中午时分，到达青龙站北侧的基瑟师长听取了斯隆团长的情况报告，并亲自进行了侦察，仍然认为敌人的纵深较浅。而且据说由于英军营北上，认为沿小路潜入的轻装备的敌人不久会退散，而没有考虑到敌人会以6公里的纵深切断了顺川道路。加之，坦克排两次安全通过，象鹰一样四处张望的侦察机也没有提供近似的报告，所以就更加相信了自己的判断。

实际上，当时英军营已在葛岘洞南侧受阻。营沿途北上未发生情况，但在葛岘洞西侧的三叉路口向右一拐，突然遭到迫击炮和机枪交叉火力的杀伤，损失严重，丧失了攻击能

力。然而，师和英军营之间未规定通信频率，又赶上阴天侦察机不能随意飞行，因而南边9公里处发生的这些情况，基瑟将军都一无所知。如果他稍微了解到一点英军营的情况，就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发生下面要叙述的惨事！

基瑟师长把第38团团长皮普尔上校招来，命令他一面压制道路两侧一面开始后退。在一旁听到这个命令的斯隆上校，后来追述道："那是改变作战性质的命令"。

成为前卫的第38团第1营，在完成能随时以行军纵队状态向两侧高地射击的准备以后，以搭载步兵的坦克为先头开始南进。正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当面青龙站南侧高地及其西侧高地上有敌人，而不知道山里面有什么情况，确实束手无策了。但是也不是不可以说，这是敌人对师的后方加强压力造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师就象在牙膏筒里被挤出来似的。

多亏炮兵进行了压制，才得以顺利前进。但是，不久一进入山的北侧，道路就被有土耳其军标志的M—4型坦克和载重汽车堵塞了。先头坦克停下来，后续车辆拥挤在一块，这时两侧高地的机枪一齐开火，迫击炮也对其进行了齐射。

幸亏先头坦克推开了堵塞的车辆，压制着两侧的高地徐徐前进，但是当突破这最初的难关时，车辆已减少了2/3。

在沙岘站也进行了同样的掩护射击，当最后突破葛岘的阻塞时，只剩下1辆坦克了。

希奇古怪难以理解的事很多。据说，继续在前卫之后跟进的师的主力纵队，各个营都遭到了大体相同的命运。后来成为驻日军事顾问的第17野战炮兵营营长海克特上校说："由于师长失踪，师失去了指挥控制，各部队不得不在情况不明

的状态下任意行动”。

然而，当时认为失踪的师长是到葛岘设法开辟通路去了。实际上，司令部是在前卫的后面前进的，可是一旦进入这死亡之谷就遭到敌火追击，既不能后退也不能停止了。15时15分许，师长和副师长幸运地一起安全到达葛岘，在这里受到阻塞。然而，参谋长以下从此以后就不知道消息了。

葛岘是凿开的一个山垭口，师叫这个山垭口为“山道”。在朝鲜的各个山道受到的苦难中，这是最甚者之一。

在“山道”的口子上，散乱着被破坏、焚烧、遗弃的各种车辆和成堆的尸体以及成群的重伤员，好象是另一个世界。幸存下来未受伤的官兵们也都潜伏在壕沟和岩石背面，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中国军队占领山口的两侧高地，堵塞了出口的拐角，等待着猎获物进入山口。

打通“山道”，显然决定着师的命运，可是陆续到达的部队都是半死半活的状态。

因此，师长想到除了命令后卫第23团迅速前进，并令其一部迂回到山道的南端实施夹击之外别无他法。他用自己的无线电呼唤刚与第9团团长斯隆通完话的第23团团长弗里曼，不知为什么却呼唤不出相距仅十几公里的弗里曼来。于是命令斯隆团长传达命令，可是在这里就产生了很大的认识上的不同。因为那时后卫第23团受到北面和东面的强大压力，向南的退路被切断，陷入了分秒必争的悲惨境地。但是，左邻的第25师还刚开始渡清川江，其最右翼的营再次确保军隅里镇掩护其渡河，所以团向安州的退路还是安全的。因而弗里曼判断要挽救该团就只能向安州撤退，刚才就是委托斯隆转达他变更退路的请求的。斯隆转达的师的命令“……前进，祝你幸运”，弗里曼看作是对他请求的“批准”；

便以最大的发射速度发射完火炮和迫击炮的全部弹药（据说支援炮兵营22分钟发射3206发，创造了每门火炮每分钟发射8发的最高纪录），破坏了所有的炮车之后打开一条血路突围出去。破坏炮车，是因为从经验中知道，如果在突围中有1门火炮翻车就会堵塞整个部队的退路。结果，团付出的牺牲比预想的要少得多。

然而，后来变更退路究竟是不是得到正当的命令和批准似乎成了问题。当然，师长不记得批准过，副师长也没有批准。而且，斯隆上校提供旁证，他转达的也没有错误。那么，是什么使弗里曼这样做的呢？他解释说，那是由于师长平素的教导。据说，后来基瑟将军感谢上帝道："啊！难得。那是再好不过的了"。由此可知，将军认为："结果好，一切都好"。人们解释说，事先教导部下："在那种情况下要选择最好的途径"，所以弗里曼的行动是符合时宜的。

然而，缺乏后卫的师主力，概括为一句话："是很悲惨的"。在"山道"上，中国兵用英语高喊："停止射击"，如把它误认为是命令那就要倒大霉。自然地成为主力的后卫的师炮兵（5个营），借助道路上连续燃烧的车辆的光亮，以所有火器向两侧射击着企图突围，1个营被原封不动地留下来，有的营丧失了全部火炮和全部车辆，有的营损失了10门火炮。而且，兵员都不成建制地逃散到山中，只有其中的极少一部分奔到顺川。

这样，美第2师就在槽桶江畔瓦解，集结到顺川南侧的兵力只不过是其编制数的20%。

切断师的退路的中国军队，其兵力估计有1个师以上。象其配备所表明的那样，显然以1个团坚守青龙站附近，以

1个团确保葛岘洞周围，另1个团在其中间地区进行了伏击。其火力是以机枪和迫击炮为主，机枪大都在距离道路200～500米的山脚占领阵地对纵队实施侧射，迫击炮差不多都是4门为一组进行齐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采取如下战法：

1.首先狙击搭乘先头坦克的步兵，迫使其下车。坦克上没有步兵就不知道何时会受到近迫攻击，又不能丢下步兵不管，即停下来射击。

2.其间，后续车辆开始堵塞形成车辆集团。

3.见此机会，以机枪和迫击炮加以齐射。

据说，师没有全军覆没，是由于中国军队只以齐射制止联合国军前进使其自行堵塞，以及槽桶江谷未被封锁，坦克履带比较容易地造成了辅助道路的缘故。

此次战斗，虽然根据地图上显示的地形得到了不少有关编制装备的启示，但是，如果师再稍微了解一点对手的机动力的特点，即只要有一条人和马能通过的小路，师的全部战斗力都可以机动的话，那么它就一定会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然而，师这是同中国军队的初战，不了解中国军队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这个槽桶江谷起名为印第安的笞刑场，就是因为此次战况与印第安的笞刑场有相似之处而得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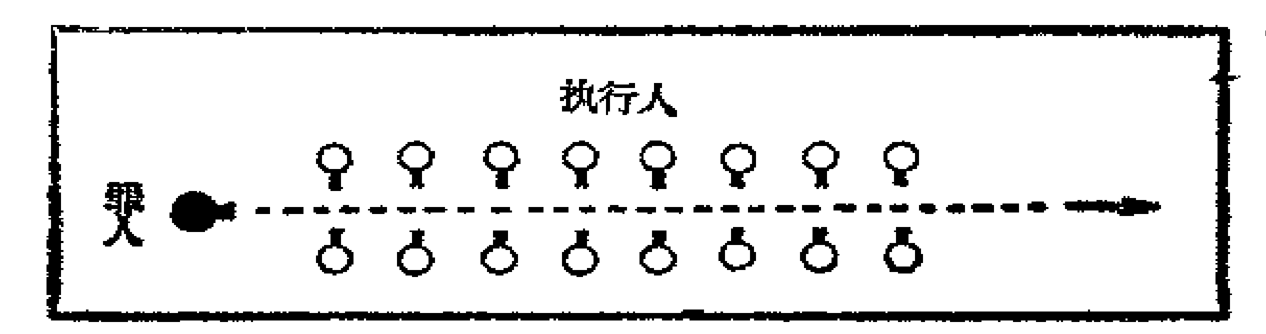


插图13　印第安的笞刑

第25师　30日，第2师在遭受笞刑的时候，师正在安州渡河点加紧渡河，中国军队见此机会从江两岸蜂拥而至是理所当然的。江堤上多次发生白刃格斗，企图保护车辆的部队大都遭到悲惨的结局。

师好容易完成了渡河，等待它的是穿过山间进至平壤市东侧高地一带的新的敌人。据说，师把这次后退称为"护车战斗"与"救车战斗"，但它的多数战斗则是边在车上射击边逃跑。

平壤防线　12月1日～2日，中国军队的压力突然减轻。第25师退却成功，取代第2师转用的第24师也完成了顺川附近的配备。

中国军队发起攻势以后经过了一周时间，但是由于同北朝鲜军一样缺乏补给机构以及美空军的阻止，其补给迟迟不能到达，明显地表现出坚持不下去的症状。当时，估计是补充的人马的大纵队，从鸭绿江畔不分昼夜地南下，人背、马驮、牛拉物资的纵队沿着大小道路南下，其先头尚未到达清川江。

第8集团军禁不住喊出安心之声。因为，看来象11月那样，中国军队有可能撤回。如果中国介入的目的是确保电源和设置缓冲地带，那也只能认为是当然可取的战略。

因而，按照当初的计划要加强肃川—顺川—成川—阳德一线，即平壤防线，但是迄今所受的打击却意外地多。第2师需要长期的整编，第1骑兵师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南朝鲜第2军的重新组建迟迟不得进展。不管怎么说，该军由于25日以来必须不断地以正面的中国军队和腹背的游击队为对手不分昼夜地战斗，也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12月3日传来了从根本上推翻了平壤防线构想的

坏消息：称为防线核心的成川丢失，中国的大军从这个突破口蜂拥而来。侦察发现，无尽头的断续的数路纵队向平壤东南侧急进。给人们的印象是，沿德川—成川道路的小路上已全都是各种战斗部队。中国军队似乎强调速度胜过隐蔽企图；他们企图重点保持中部山地一带，对想要确保平壤的联合国军实施大包围。

成川在平壤东北50公里处，经江东向西南前进可到平壤，如果南进经遂安可控制京义干线。

那时，第1陆战师被包围在古土里高原正处于生死关头，游击队和中国军队对元山—咸兴地区的进攻告急，已不知所措。

麦克阿瑟将军作出决断，向三八线总退却。而且决定，第8集团军沿陆路后退到三八线；第10军在首先令南朝鲜第1军从利原由海上撤退以加强第8集团军的同时，主力逐次从兴南撤退，在釜山附近上陆归入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隶属之下。

这样，麦克阿瑟将军期待的统一和结束战争的愿望，被中国的大军无情地粉碎了。

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向华盛顿报告战况如下：

"第10军迅速地后退到咸兴地区。第8集团军越发危险了。沃克—我也同样认为确保平壤是不可能的。……让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合在一起既无益处也难实行。

……以前报告的平壤—元山防线已经不可能建立。这条线被中央山脉分割开，而且正面宽达240公里，所以用现有兵力只能构筑薄弱的阵地。敌人有利用夜暗沿险峻的山系渗透的特性，……因而对于北朝鲜军虽然有效，但对中国的大军则是不可能的。

中国已经投入前线的概算有26个师，在中国东北地区还有20万以上的大军待机。重新编成的北朝鲜军队……。

因地形关系，空军的作用降低，……敌人的主攻指向中央部，海军的作用也得不到发挥。

只要得不到大量的增援，我军的抵抗力就要下降。或者逐次后退或者占领滩头阵地，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样做虽可保证某种程度的抵抗，但除防御之外不能有任何作为，我只能以少数的军队与全中国人民相对抗。

只要不采取积极而迅速的行动就没有成功的希望，……早晚，将被迫陷入最后破灭的境地。……我军因历时5个月的接连不断的激战，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已疲惫不堪。

韩国军队作为警察力尚可使用，作为战斗力就靠不住了。

判断当前形势，需要回到这样一种基本的原有的立场上进行判断，即：对于拥有巨大军事力的新的敌人，在全新的情况下进行全新的战争。

我所受领的现训令（适合于以往的北朝鲜军队）已不适合于本情况。我请求作出与现实的事态相应的政治决断并制定新的战略计划。

时间是最重要的。光阴每消逝一寸都会使敌人的兵力增大，我军的力量削弱，”

然而，当时美国已经没有师可以增派；而且有招致苏联介入的很大危险的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必须始终避免。实际上，11月15日已从英国驻北京大使那里得到了高度的秘密情报："苏联驻北京大使表明：'如果轰炸中国东北地区，苏联空军将大举反击'"。

华盛顿首先确立"避免官兵牺牲"的方针，决定"在联

合国通过采取新的军事行动决议之前，向可能固守的滩头阵地一釜山防御圈后退”的构想，立即指令如下：

联合国军司令官：

“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应当首先考虑的是您的军队的安全。同意您将军队集中到滩头阵地的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1950年12月3日

而且，参谋总长柯林斯飞到了东京。

这样，美国就放弃了在朝鲜的战争目的，而一心考虑如何保全其军队的生命的问题。

介入当初的目的是“击退侵入韩国的北朝鲜军队，保护韩国不受非法侵略”。而且一旦达到这一目的，就发展成为“歼灭北朝鲜军队，按照联合国的宿愿在联合国管辖下实现半岛的统一”，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放弃了这一切的政治目的。常言道：“在战争指导上，变更战争目的是最应避免的”。不过，政治是有生命力的，军事是剧变的力量的变化。政治变动，军事就要变化；军事变化政治也不得不变动。军事按预定的轨道活动的时候改变政治就是问题；而在军事可能性无希望的情况下，政治也不得不后退。

美国传统的理想和正义观被中国的大军粉碎了。美国大概从未受到过如此严重的创伤和挫折。

从此便开始了持续约20年之久的美中对立。

四、退向三八线

第三次后退，而且这次是远距离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是无尽头的后退的总后退，象被西伯利亚风追赶的一样开始

了。

放弃平壤　12月4日，决定放弃平壤，集团军的后方机关一开始撤退，这个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象广播一样为众人所知，包括平壤市在内的约300万北朝鲜居民争先恐后地往南朝鲜逃去。当然，其中一定有被南朝鲜强拉来的2～3万人的技术人员和自觉协助联合国军的人们怕报复而逃出的。尽管如此，居民这样大规模地移动也是意想不到的。后送的列车满载着人员和物资，载重卡车、牛车、小船、自行车等装载着可能装载的家产，背着比自己身体还大的行李的难民群，背井离乡离开了久住的家园。300万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北朝鲜人口的1/3。

联合国军也感到对积极协助自己的市民避难有道义上的责任，便极力提供后送工具，但这是来不及的。因而，联合国军决意把警戒西海岸的属于英国舰队的6艘驱逐舰派到镇南浦港，收容了包括患者在内的8700名难民。当时，大同江里的水雷未排除还有危险，河口有北朝鲜游击队出没，所以这一措施被称为是可靠的举动。然而，通常只能乘大约400人的驱逐舰甲板上就搭载了2200人，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

12月5日，第8集团军彻底地破坏了平壤的主要设施。当时，平壤的北侧，从西起按美第25师、英第29旅、南朝鲜第1师的顺序并列掩护这一破坏行动。但前面只有估计是侦察部队的小部队出没，中国军队没有发动进攻。

这时，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准将，感到了难以形容的空虚。在仅仅一个半月以前他并列2个团，在第6坦克营和第10高炮群的支援下一边举行大规模演习一边指挥进攻，实现了他最先攻入北朝鲜首都也是他的故乡平壤的愿望。当时他曾以实现了男子毕生愿望的心境，对祖国的未来

充满了彩虹般的希望。可是今天，他必须倾听象征捣碎他的故乡、破坏祖国统一的爆炸声。扫兴、空虚感、不安和焦燥情绪理所当然地袭击着这位刚满30岁的青年将军的心胸。他以简洁的语言说："受到了无可比拟的失望感的折磨"。

然而，这种感受决不仅限于白将军1个人。北进的约10万名南朝鲜军官兵哪一个不是感伤得"泪流如注"呢！

即使联合国军官兵们，尽管立场和目的不同，也一定都受到了作为军人的深深忧愁感的袭击。"胜败乃兵家常事"虽是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但对于战场上的军人来说却是难以通用的。

这样，12月5日便放弃了象征北朝鲜的平壤。

右侧后的威胁　第8集团军在破坏大同桥、撤收舟桥之后，认为大体上已成功地与中国军队脱离接触，便决定在灭恶山脉一线整顿态势。这并不是要在这里组织防御，而是为了整顿肢离破碎的部队，整理混乱的指挥系统，为南朝鲜第3军在三八线完成防御态势争取一些时间。

实际上，从中国军队越过清川江以后的追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特点。

沿道路发达、地形缓和的京义干道的追击比较缓慢，相反，道路与地形都比较险峻的中部山岳地带的追击却意外地快，此其一。

其二，游击队与这次追击密切配合，发挥了类似空降部队的作用。

沿西岸方面追击的中国军队，损失意外地多。因为他们必须在联合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下，踏着白雪皑皑的山地和结冰的河流南下，所以进展速度缓慢也是合乎道理的。而且由于缺乏无线电装备，指挥联络困难，补给常常中断，加上25

日以来连续激战得不到睡眠和休息，昼间休息宿营地被炸，美军以远程火力和彻底破坏进行的阻止行动等，给追击造成了用语言难以形容的苦难，行动就更加缓慢。因此，沿京义干线后退的部队并没有受到尾追和压迫，所以究竟为什么必须后退简直不可思议。

与此相比，中部山岳地带的追击进展很迅速。象12月5日的态势所表明的那样，联合国军想在平壤南侧丘陵地带调整态势的那个时候，中国军队的先头部队已经迫近伊川、平康，在总体上形成了把第8集团军包围在平壤南侧的态势。这个方向上，似乎投入了新的精锐部队，零散地出现了乘蒙古马的骑兵集团，其兵力推算为2个骑兵师。还有背着整齐的背包、穿着崭新的棉衣的步兵，不待后方补给夜以继日地南进。

另外，在平壤北面出现了转向中部正面的数路纵队。据报告，在遂安和市边里正面出现了似乎是重新组建的北朝鲜军队，他们的补给一般是沿中部山岳地带实施，马骡自不待言，连骆驼也动员了的人和牲畜的洪流，成群结队地不间断地向南行进。

这样下去，第8集团军显然将在礼成江和临津江以北被捕捉住。汉城至沙里院的补给线是由泰国及荷兰、菲律宾营负责警卫的，密度很稀薄，有不知何时会被切断的不安。当时，第8集团军判断在朝的中国军队兵力为28个师，算定在中国东北地区重建的北朝鲜军队总兵力约为15万人，估计敌人的总兵力为43—50万人。但是第8集团军真正害怕的不是敌人的兵力和冲力，实际上是沿中部山岳地带南进，不断威胁其在右侧后的中国军队的战略。

就是说，掌握制空权并乘车沿主要道路后退的联合国

军，不如未掌握制空权而沿山路徒步追击的中国军队的两条腿快，从而创造了战史上罕见的记录。

中国军队的这种追击速度，算作当时中国军队的7个不可思议之一①，同时也是盛传的中国军队的神秘性。

然而，查明其实情一看，既不神秘也没有什么魔术。

发挥空降作用的游击队 提高追击速度的秘密，是在中部山岳地带构成（？）第二战线的游击队，实际上是崔贤将军（后为首相）指挥的北朝鲜第2军建立的功绩。

这支游击队，在中国军队发起的第一次战役中，吸引联合国军1/3的兵力支援其作战；在此次战役中，袭击南朝鲜第2军的背后直接配合了这次攻势；转入追击后，又发挥了南下的中国军队的先导的作用。即：整修道路，先取要点，提供情报，补给部分食品、弹药，安排休息宿营地并进行警戒，充当了中国军队南下的先导。因此据说，中国军队只是注意上空的美国空军而甩手行军，走就是了。可以看出，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南朝鲜第2军的拼死抵抗，15天追击250公里，首先就是这支游击队活动的结果。也可以说游击队，在纵深突击之际发挥了预先降下来的空降部队的作用。

然而，回想起来，这支游击队是在半年前的6月25日象潮水一般朝釜山南下的北朝鲜军主力，变成这个不象样子的部队的。这个期间，经过了若干次艰苦奋战和凄惨的溃逃，

〔原注〕所谓7个不可思议是：（1）中国介入的目的、时机和规模；（2）侦察能力；（3）伪装、土工作业能力；（4）装备和后勤；（5）夜间战斗的卓越本领；（6）无视人命的人海战术；（7）机动、追击速度。

但仍然在联合国军的正中间站稳脚跟从事了这极端困难的游击活动。他们强健的体力，顽强的斗志，严密的组织能力，现地补给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可以说是完全能与日本军队相匹敌，是将来应进一步研究的对象之一。

退向三八线　面临这样的危机，第8集团军谋求安全的方法只能是迅速地向三八线以南退却和以空军迟滞敌人的前进速度。

美第5航空队统一指挥南非、新西兰、澳大利亚、南朝鲜空军全体出动，对所有渡河点、大小村落都加以无情的攻击，对一度发现的纵队反复地进行了连续的攻击。

不知是由于它的效果好，还是中国军队已无后劲，第8集团军终于摆脱了千钧一发的危机，12月15日后退到三八线南侧调整了态势。然而，一看其沿三八线的配备便可知道，站在第一线的美军师只有第24、第25两个师以机动预备队的形式进行了配置，其他的不得不在后方重新整编，说明它受的损失并非一般。另外，在德川溃败的南朝鲜第2军被解散，其所属的第6、第8师被起用到第一线；最重要的接近路上配置着经历过战斗的南朝鲜第1、第6师和新编的南朝鲜第2、第5、第9师。在危机时刻，仍然将南朝鲜第11师留在南部担任警备任务，我认为它表明了这场战争的特点。

那时，元山地区的美第3师的一部和南朝鲜陆战队完成了海上撤退，在兴南地区从死地逃脱的第1陆战师也已乘船完毕。

这次联合国军的总后退，因以短短两个星期时间一举后退250公里而出名。有的评论家评论说："麦克阿瑟被枯萎的狗尾草吓得发抖"啦，"由于强烈的冲击，败于自己想象的敌人"啦。实际上，第8集团军就是在清川江畔受到了打

击，但是从那以后都是未经过象样的战斗而继续后退的，不战而后退250公里的事例真是罕见。因此，这种后退也有的称为麦克阿瑟的政略性后退。他们认为，麦克阿瑟为了说明“自己的战略没有错误。造成这种局面的真正原因，是使之束缚双手作战的华盛顿政治判断的罪过”，特意放弃了北朝鲜。

南朝鲜的某位知名人士在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地说：“当平壤快要保不住的时候，研究了应在哪里站稳脚跟的问题。参谋凭直感考虑最多不过后退50公里，可是当时使用的地图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小比例尺的。参谋把这种地图错当成大比例尺的，认为这个地方最窄便提出了沿临津江口至三八线一线，于是就被批准了”。这位人士强调：“自己的国家要由自己来保卫”，可以说这也表明了这件事情的端倪。

如上所述，嘲笑第8集团军一味后退的人不少。的确，从在中国战场上日军1个营相当于重庆国民党军队的1个师的经验出发，中国军队的1个军可换算成美军的1个团，所以，兵员数姑且不论，不能不看到在静的战斗力方面联合国军处于优势。

然而，依赖车辆的联合国军，由于在那种地形上只能沿有限的道路发挥作用，因而在战场上活动的实际战斗力，如现实情况表明的那样，中国军队则处于绝对的优势；同时，在分散进攻初期联合国军遭到奇袭所受的损失，使敌我悬殊的力量更加悬殊。而且，联合国军赖以生存的补给线也受到了威胁，所以除了发挥其优越的速度退却到中国军队鞭长莫及的距离以外，别无他法。这样看似乎比较妥当。就是说，在中国大陆战场的速度—以1小时4公里为基础考虑的距离概念，在速度发生了变化的此次战争中似乎是不适用的。

12月中、下旬，再次后退到三八线出发点，为了修正这条战线前出后进的态势，互相确保战术要点而进行了一些小的战斗，但是一般地说保持了暂时的平稳。

时到如今已经弄清，中国军队介入的目的，并不是确保电源和在鸭绿江南岸设立缓冲地带等局部的有限的目的。而且在可以想象的范围之内，如果他们是出于恢复对北朝鲜的援助这种道义上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目的，那么它已经达到了。如若不然，中国军队只要能巩固三八线就行了。

然而，接近正月以来，中国军队表现出了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兆头。三八线上的战云有再次侵袭南朝鲜的危险。

北朝鲜公开史料　关于第二次战役，北朝鲜公开史料写道：

“美帝国主义侵略军，11月24日发动了总攻势。西部战线的朝中人民军部队，于11月25日黄昏开始转入决定性的反攻。我定州正面的各联合部队，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联合部队一起进攻，25日解放定州，把敌人压缩到博川地区；给云山和泰川地区的美第1、第9军部队以沉重的打击，粉碎敌人的攻击，11月28日攻到博川和宁边地区。”

“在德川和宁远以北地区转入进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1月26日在德川和宁边地区歼灭了南朝鲜李伪军第2军主力，继续向价川和顺川方向扩张战果，其一部11月28日攻到价川东南10公里的三所里，切断了敌人的退路。这时，敌以美第1骑兵师和英第29旅中各抽调一部兵力组织增援部队，从顺川向北进攻，从南北夹击了我三所里的部队。然而，我部队坚守占据的地区没有后退一步。”

“11月29日，美第1军被迫渡过清川江退到安州一带，美第9军则被压缩到价川地区。价川地区的敌人集团进行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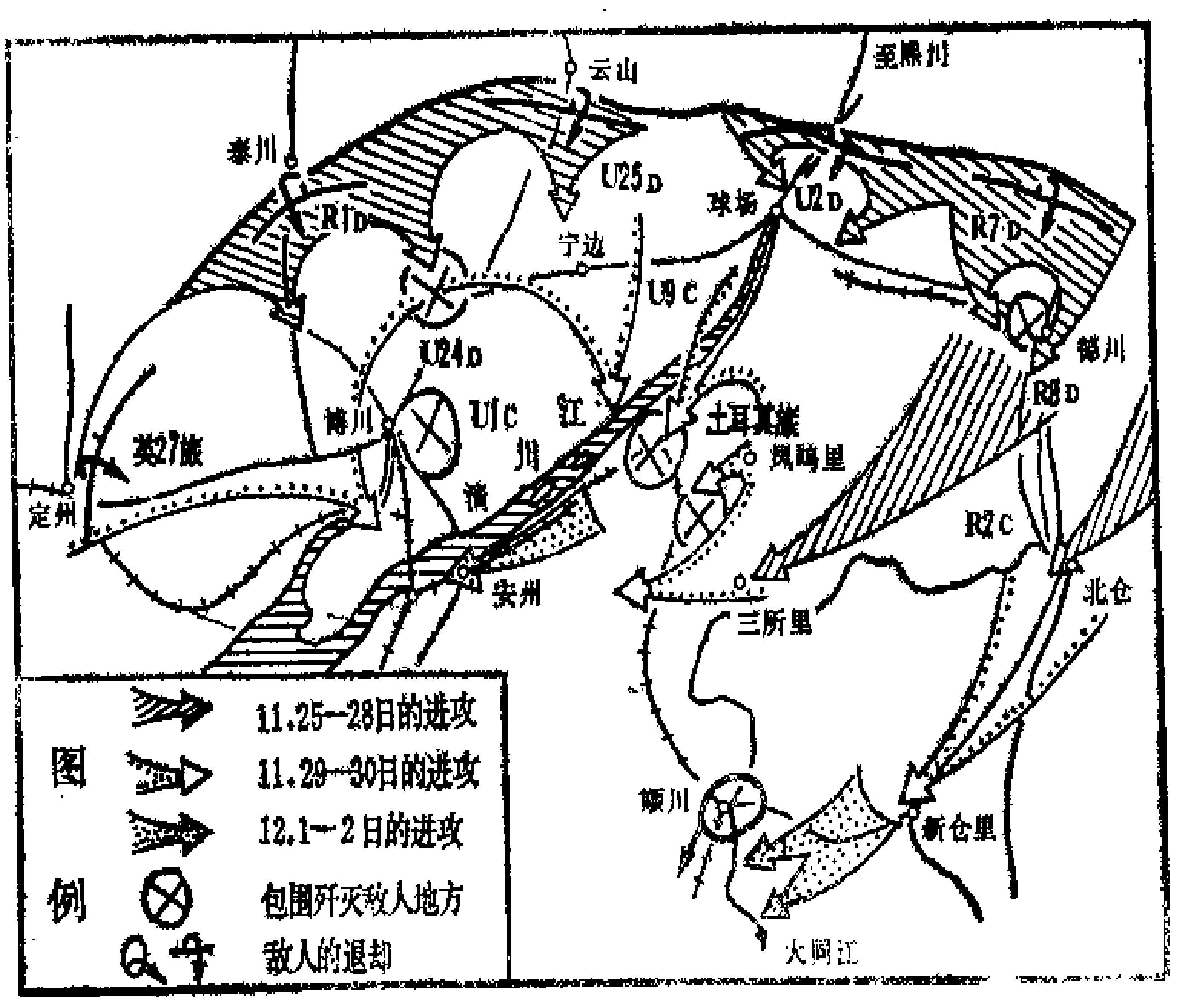


插图14　在清川江畔的歼灭作战

死挣扎。但是我军各联合部队从三面猛攻敌人，11月30日在价川地区包围土耳其旅和美第2师，予以歼灭性的打击。在这次战斗中，土耳其旅几乎全部被歼灭，美军师也抛弃了许多武器而逃跑。”

“另一方面，从宁边地区向顺川方面进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11月30日进至顺川东部的新仓里一线，威胁敌军的后方和翼侧。”

“战况如此急转直下，敌军从12月1日开始全面退却。我军部队就迅速攻到安州、顺川方面扩大战果，断敌退路，猛烈地打击逃窜的敌人，同时继续向南追击。这时，在江东、成川一带的朝鲜人民军第二战线部队，配合追击敌军而南下的我军部队打击敌人，12月6日解放了美国侵略军暂时侵占的共和国民主首都平壤市。”

“……人民军部队收复平壤后，猛烈追击逃跑的敌人，8日收复了镇南浦，11日收复了沙里院，又继续南下了。”

“第二战线西部和南部地区的人民军配合前线朝中人民部队作战，截断敌人的退路，阻击敌军增援部队。”

“转战遂安地区的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切断了从平壤退向新溪方面的敌军的退路，袭击敌军行军队伍；在新溪、市边里地区作战的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粉碎企图掩护敌军主力退却的英第29旅和李伪军第5师的顽抗，挺进到金川、开城地区，继续打击了逃窜的敌军。”

“另外，在平康、铁原地区作战的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挺进到市边里东南地区，给沿遂安—涟川公路退却的敌军以猛烈的打击；在铁原、金化地区作战的第二战线人民军另一支部队，对疯狂企图掩护敌军退却的李伪军第3军所属部队给予沉重的打击。”

“另外，我军的又一支部队，在涟川郡全谷里南方歼灭了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及其随员80多人。”

“这样，到12月24日为止，完全消灭或驱逐了侵入三八线以北的西部和中部地区的敌人。”

“长津湖畔的反攻，是11月27日开始的。这次反攻战，从一开始就是困难重重的激烈战斗。”

“朝中人民军，从1950年11月25日到12月24日的第2次战役期间，歼灭了敌军官兵3.6万多人，其中包括美军24200多人。……这样，由于朝中人民军部队的并肩作战，虚张声势的圣诞节攻势完全遭到失败，吹嘘美军‘强大’的神话被彻底粉碎。当时连美国的反动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也承认：‘这是在美国陆军史上的最大的失败’。”……

“特别是第二战线人民军部队配合前线的反攻英勇作战，使从清川江和长津湖畔往南逃跑的敌人不能停在中间地区转入防御，对我军一举解放共和国北半部起了巨大的作用。”

“……朝中人民部队的反攻作战的胜利，特别是第二战线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的敌后战斗的胜利，显示出最高司令部金日成元帅卓越的战略领导的英明性”。

五、国际政治动向

华盛顿的空气　关于这场美国有史以来的败仗，最高司令官杜鲁门总统作了如下回忆。这虽然是写的个人感想，但也基本上正确地间接反映了华盛顿军政首脑的动向，所以为了解政治家对战争的看法提供了方便。他写道：

“然而，谁也不能责备麦克阿瑟上将。的确，我也没有责备11月攻势的失败。不应责备他是劣势，是因为这件事和

不能责备在别动队的战斗（1944年12月进行的德军最后的攻势—原注）中遭受重大损失的艾森豪威尔上将是一样的。”

“不过，1944年的艾森豪威尔和1950年的麦克阿瑟之间，有很大的区别。艾克没有为他的失败辩解。而麦克采取的想把自己的过失转嫁他人的态度—为失败辩解的态度，是应当受到责备的。”

“首先，他没有必要声明，是‘为结束战争而采取的攻势’。如果他确信当面之敌并不强大，可以轻易地击破而发动了攻势，那么11月初的报告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他11月初的判断正确，那就不能预期会轻易地取得胜利。……麦克在太平洋战争中，常常是还在激战当中就发表胜利的消息。这次，攻势的失败一明朗化，他立即开始向有些人（共和党议员—原注）送交辩解之辞，是难以允许的。他在短短4天之内，以四种不同的方法声明：‘困难的原因在于华盛顿的命令限制了在朝鲜的对敌手段’。他说是‘战史上前所未有的过分的抑制’，极其明白地言明‘他和他的参谋们没有可以非难的地方’。”

“关于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和行使追踪权的决定，是联合国的政策问题，需要它批准。于是，向参加联合国军的所有加盟国家征寻意见，而所有加盟国都无例外地反对，这就表明了这样的希望：接近鸭绿江的应当只限于韩国军队。”

“现在我们下定重大决心的时机必定到来了。如果我们要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那就必须准备遭受报复。北京和莫斯科在思想上是兄弟，中苏是同盟关系。如果轰炸中国，苏联一定会介入。然而，正象我们不愿意进行任何战争一样，当然也不希望共产党的奴役。”

“问题是要判断：在冒战争危险之前，必须立即开始行

动的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

而且他宣布：‘只要自己的劝告得以实行，就万事顺利’；是严重违反纪律的。”

“我应当立即解除麦克阿瑟上将的职务。我之所以没能这样做，是因为不想给人们造成一个因攻势失败而撤职的印象。我不能在人家倒霉的时候把人家抛弃，这是我的性格。”

“……我不想责备将军，但是我再三声明，需要告诉他违反了纪律。”

国际舞台　在这战局的转折时期，国际舞台上戏剧性的但成就不多的各种外交事件，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杜鲁门总统暗示使用原子弹的记者招待会，接着是英国首相艾德礼访美，美英首脑会谈。另外，作为中国代表受联合国邀请的伍修权将军，以安全理事会为舞台，摆出了他的政治要求；而联合国也通过其他途径热心地呼吁中国“停止在三八线”，表现出了停战与和平谈判的精神准备。

随着军事的变化，政治和外交上也出现了千变万化的动向。

关于这些事的细节及中国的介入目的等，在第7卷“联合国军的再次反攻”中有评述。

朝　鲜　战　争

——美海军陆战队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原第3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潘友新　何　力　译校

第一章　美国第1陆战师进入北朝鲜

第一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海军陆战队进入北朝鲜

一、海军陆战队派往朝鲜

1950年6月25日晨，朝鲜战争爆发了。以坦克为先导，并得到优势飞机和炮兵支援的北朝鲜军队，击破南朝鲜军队而南下，开战第4天的28日迅速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

26日4时（纽约时间25日14时），根据美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通过了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北朝鲜军队立即撤回到"三八线"①的决议，然而这个停止战斗行动的工作归于失败。

于是，6月27日杜鲁门总统下达了"使用美国海、空军支援军队"的命令，但并未能阻止北朝鲜军队的进攻。

6月29日，美国驻守远东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以下简称麦将军）飞往朝鲜汉江南岸，望着上空还在冒着黑烟的汉城，视察了前线的情况。在道路上全是成千上万的难民和部队瓦解而后撤的南朝鲜士兵。

---

① 即北纬38°线——译注

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南朝鲜已经丧失防卫能力，欲拯救它，除了投入美国地面部队外，别无他法。

麦将军立即向杜鲁门总统提出了投入美国地面部队的意见。

麦将军关于投入地面部队的具体方案是："首先在某地阻止住南进的北朝鲜军队，尔后在其背后实施登陆，以求在汉城附近一举将其捕捉和歼灭"。根据麦将军的著作《麦克阿瑟回忆录》中写的，此时就产生了"转败为胜的攻击行动——仁川登陆作战的方案"。

6月30日，麦将军使用地面部队的方案一得到批准，他立即通过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给美第24师(驻九州和山口县）下达了出动命令。关于登陆作战，计划由第1骑兵师（驻关东地区）和1个海军陆战团战斗群①（预定以从美国本土调到的第5陆战团为基干编成），计划于7月22日前后在仁川实施登陆。

这样，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开端是对仁川实施登陆作战。

但是，北朝鲜军队的南进出乎意外的迅速，因此，预定使用在仁川登陆的第1骑兵师便不得不用以阻止北朝鲜地面部队的南进，仁川登陆计划于7月10日大体上已经放弃。

然而，麦将军"为击破北朝鲜军队，要实施登陆作战"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他请求本国派遣比前述的1个海军陆战团战斗群更为强大的部队。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批准了这个请求，于7月7日下达了临时编组第1陆战旅的命令。

---

① 即加强的陆战团——译注

该旅是以第5陆战团为基干，编有1个炮兵营，1个坦克连等。为实施空中支援，决定海军第33航空队随同该旅行动。旅的兵力大约为4,000人。大部分军官和半数以上的军士有战斗经验，但大部分士兵是无战斗经验的。该旅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完成编组工作，7月14日从太平洋东岸出发，8月2日在釜山登陆。

当时，联合国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7月7日决定组成联合国军，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司令官）无法阻挡北朝鲜军队的强大压力，节节后退。麦将军决定最后防线为洛东江一线。命令于8月1日建立起釜山防御圈。

但是，由于防守兵力少，美国连驻扎在日本北部的第7师和美国本土的第2师也投入到朝鲜战场了。

第1陆战旅，根据7月23日拟定的新登陆计划，从美国本土出发，预定9月中旬参加仁川登陆作战，但是，联合国军司令部为确保十分危险的釜山防御圈，决定将第1陆战旅也投入该地区作战。

在釜山登陆的第1陆战旅，为了排除釜山防御圈西侧的威胁，参加了马山方向的局部反战击（基恩作战）。接着，第8集团军又将其作为机动反击预备队使用，所以，该旅反复被派往北朝鲜军队突破的正面，击退突入的北朝鲜军队。

在历时约1个月的釜山防御圈作战期间，该旅受到了伤亡约900人的损失，第5陆战团的6名步兵连长（当时该团编有3个步兵营，每营由2个步兵连组成）中，仅有1人未伤亡，有4个连的连长调换了2次以上。

这样，该旅刚刚登陆就用于不预期的方向作战，其损失虽然很大，但却积累了战斗经验，成了一支坚强的部队。

二、第1陆战师的编成

继派遣第1陆战旅之后，麦将军于7月10日（预定仁川登陆前67日）请求再派1个海军陆战师。美国政府19日根据总统的命令，召集预备役官兵，编成了以海军陆战队副司令官奥利弗·P·史密斯海军少将为师长的第1陆战师。7月25日，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对该师下达了“8月10至15日期间启航去远东”的命令。

编成当初，第1陆战师是以第1和第5两个陆战团（以下简称第1、第5团）为基干的，但是，第5团已经编入第1陆战旅，此时正航行在太平洋上。当时师的编制是平时的编制，实有人数少，除了第5陆战团，只不过有大约3000人。

该师以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尔顿营地为编成基地，进行了人员补充。预备役部队动员开始，首先陆续召集了洛山矶的步兵连、旧金山的水陆两用牵引车连、菲克尼斯（洛山矶以东约500公里）的工兵连等。还分别召集了不属于预备役部队的预备役官兵。又从第2陆战师（大西洋岸）和第1补充教导队等抽调官兵转属给第1陆战师。用这样的应急措施，到8月7日前后约有2万人到达了彭德尔顿营地。

8月10日，除第1、第5两个团外，又下令编成第7陆战团①，（以下简称第7团）编入第1陆战师。

---

① 第7陆战团原定年底编成，但却提前编成了。为此，补充业务是非常繁忙的。该团的2个营在美国本土编成，另1个营由在地中海的第6陆战团的第3营（735人）充当。这个营经苏伊士运河由海路直航仁川，9月9日到达该地，成为第7陆战团的第3营。

（参考） 海军陆战队的预备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预备队中有预备役部队（Organized Reserve编成的后备队）和预备役官兵（Voluneer R-esrve个人的志愿预备役）。

1950年6月末预备役部队的兵力，陆军为33527人，空军为6341人。

预备役官兵男女共有90044人，其中约2000人是在服现役，但其军官的百分之九十九、军士的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预备队的总兵力约为13万人，当时现役兵力为74279人，所以每有1名现役人员大约就有2名预备役官兵。预备役部队拥有21个步兵营、16个步兵连、7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营、5个155毫米榴弹炮兵营、2个40毫米高射炮兵营、2个坦克营、3个水陆两用牵引车营、1个水陆两用牵引车连、7个通信连、1个工兵营、15个妇女排、30个战斗机队、12个地面监听连等。

预备役部队之中，地面兵力召集的结果，到9月11日为止，几乎没有了。志愿预备役从8月15日开始召集，到1951年3月31日，召集了51942人。

三、仁川登陆和联合国军反攻

以第1团为主的第1陆战师，8月10日至22日间，从圣迭戈（洛杉矶以南200公里）出发，8月28日至9月1日到达神户，第7团主力在仁川登陆作战（9月15日）之后的9月21日到达仁川。

在此之前，第1陆战师的主力在太平洋航行过程中，是

在新编成的第10军指挥之下。第10军是8月21日为实施仁川登陆作战而特意编成的部队，除第1陆战师外，下属还有第7师（在日本），总兵力约为7万人。麦将军令其远东战区参谋长阿尔蒙德少将兼任军长。

预定第5团和第1团一起担任仁川敌前登陆作战的主力，但到9月初，第5团仍作为第1陆战旅的主力，在为确保第8集团军的釜山防御圈这个战斗焦点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可是，第1陆战师为实施仁川登陆作战，则需要该团迅速归还本师的建制。

另一方面，第8集团军由于战况紧迫，强烈希望该团仍在其临时指挥下作战。为此，当地的陆、海军首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麦将军的决断，方使第5团脱离第8集团军归还第1陆战师，使用于敌前登陆作战。此时，阿尔蒙德少将已是第10军的军长，据说由于赞成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意见，与属下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的意见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第1陆战旅9月13日解散，第5团归还第1陆战师的建制。

阿尔蒙德少将指挥的第10军，以第1陆战师的第1和第5团为第1梯队，9月15日开始了仁川登陆作战，这次敌前登陆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北朝鲜军队的大动脉汉城至釜山交通干线，由于第10军占领了永登浦至水原地区而被切断了。第1陆战师的第1、第5团，加上晚些时候到达的第7团，成了进攻汉城的主力部队。

9月28日，第10军占领了汉城。这样一来，北朝鲜军队主力的补给线被切断，主要退路被断绝，陷入了危机之中。

第8集团军也与第10军的仁川登陆相呼应，9月16日从

釜山防御圈开始反攻，其一部迅速突破北朝鲜军队的阵地，和第10军会师了。

北朝鲜军队企图后撤，但主要退路已被切断，部队急剧地瓦解了。可是，多数的北朝鲜兵，巧妙地钻过联合国军的“网眼”而退走了，残存的主力约3万余人集结于铁原—金化—平康的所谓“铁三角”地区，还有2万余人留在南朝鲜转入游击活动。

担任釜山防御圈东海岸正面防御的南朝鲜第1军，随着联合国军的反攻，沿朝鲜半岛的东海岸向北推进，10月1日越过三八线进行了果敢的追击。

第8集团军的主力也向北推进，和占领水原、汉城、议政府地域的第10军换班，沿三八线实施展开。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将主力包括新编的师在内，沿三八线进行配置，准备抵抗。这时，取得仁川登陆作战巨大成功的麦将军心中，正筹划着使用第10军再次对北朝鲜纵深果敢地实施登陆作战，一举取胜的决心。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就成了扩大最初的战争目的——恢复战争爆发前的态势，即恢复三八线——是个重要问题。然而，麦将军认为，现在正是扩大军事胜利的战果，大获全胜，一举消除朝鲜的分割状态的绝好机会。美国政府，同意这个方案，联合国大会也同意和通过了这个方案的决议。

第1骑兵师10月8日夜，在开城正面越过三八线，开始向北推进了。

四、联合国军进攻方案和第10军进入北朝鲜的东北部

一方面，以第1陆战师和美第7步兵师为基干的第10军

和第8集团军换班后，为对元山实施登陆作战，从仁川和釜山乘船，由海路出发了。麦将军的方案是以第10军从元山登陆，横断朝鲜半岛，从东面突击平壤的侧背，在切断北朝鲜军队退路的同时，配合从南面向平壤进攻的第8集团军，在平壤附近歼灭残存的北朝鲜军队。

此次作战的另一个目的是，对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进攻的后勤支援，单靠釜山、仁川两港和金浦机场（汉城西面）空中补给是困难的，所以要迅速利用东海岸的元山和兴南港。这个方案是判断北朝鲜军队可能坚守三八线或平壤而拟定的。可是，象后面所讲的那样，实际上尚未进行决战，北朝鲜军队就出乎意外地轻易撤退了。

第10军克服后勤运输线上的隘路和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等障碍，向仁川和釜山移动，由海路转向元山。

到达元山港海面的第10军，为开辟雷场通路而在洋面上待机。在此期间，元山已被沿东海岸陆路北进的南朝鲜第1军、平壤被沿西部正面北上的第8集团军分别占领了。

这时，在联合国军方面流露着"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气氛。

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和麦将军在威克岛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麦将军说："我认为北朝鲜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到11月23日将结束。美军只将预定以第3师等为基干重新编成的第10军留在朝鲜，其他部队撤回日本和美国本土等"。两人还对"应尽快地在全朝鲜进行总选举"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在麦将军的脑海里，已在着重考虑朝鲜的战后处理问题。

占领平壤的第二天（21日），麦将军对记者团声称："战争正在接近结束"。麦将军顾虑苏联和中国军队介入，

分段设置了禁止南朝鲜军队以外的联合国军北进的前出线（参照插图1），但可能是判断苏、中介入的良机已经过去，于10月24日完全废除了这种界线，对第8集团军司令官和第10军军长下达了迅速占领北朝鲜全境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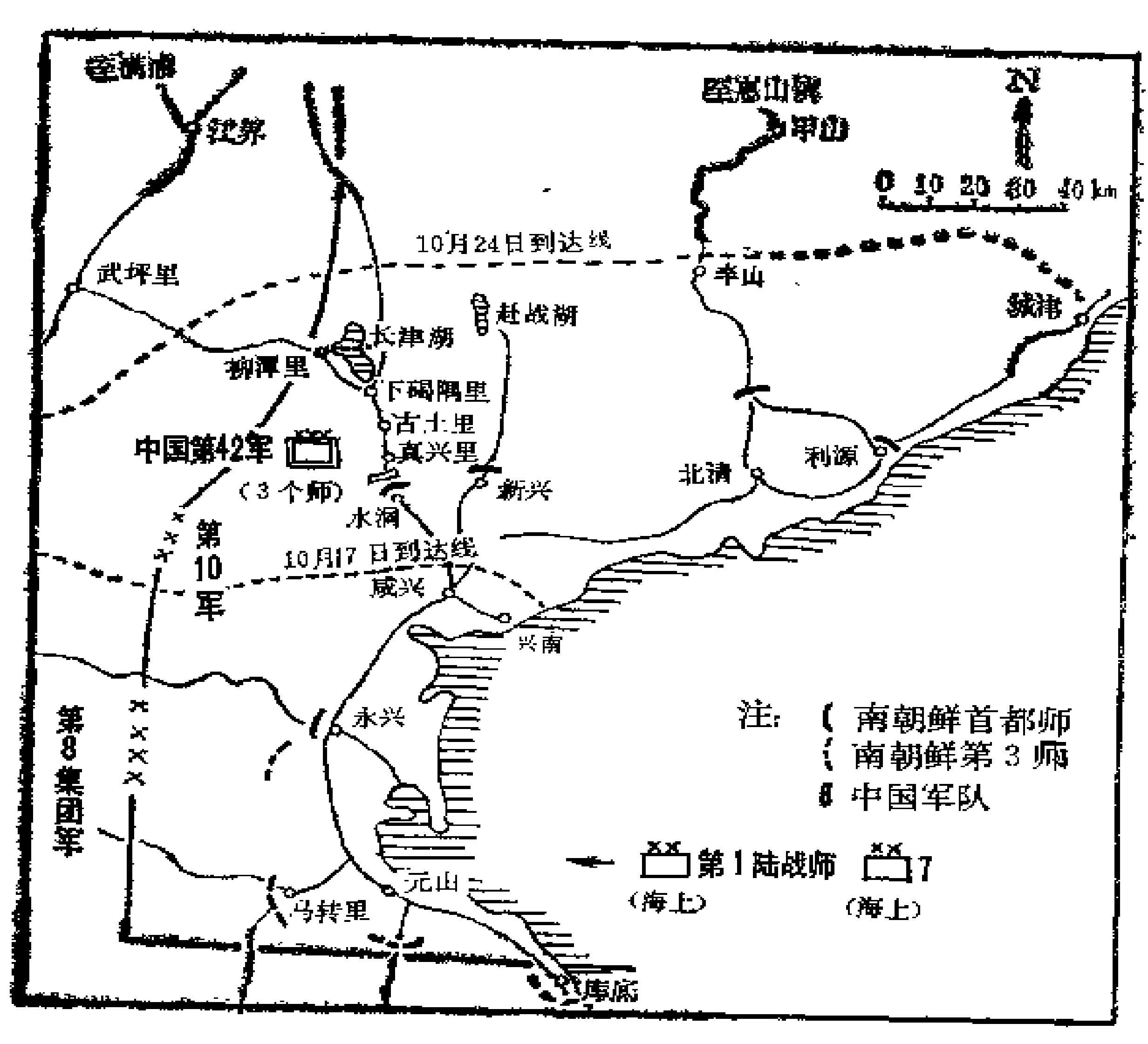


插图1　10月24日情况

给予第10军的命令（要点）如下：

“第10军军长统一指挥韩国第1军（下辖第3帅和首都

师），粉碎太白山脉分水岭以东地域之敌后，向国境线前进。”

根据这个命令，军长的作战方案如下：

> 军粉碎该地域之敌后，迅速向国境线北进，确保军的地域。南朝鲜第1军为最右翼，其作战地域为利原至惠山镇（不含）以东，使用沿海道路和其他辅助道路，沿豆满江向东北国境线前进。美军第7师沿南朝鲜第1军西侧的利原——北青——甲山——惠山镇地域向国境线北进。第1陆战师在美军第7师西侧，首先从咸兴经古土里向长津湖北进。尔后的前进路线根据战况的进展而定。美军第3师到达元山后[①]，担任保卫元山至咸兴一带地区，确保军的补给干线，同时掩护军的背后和左翼，以防共产党游击队的袭击。并且在美军第3师到达之前，以第1陆战师确保元山至咸兴地区。

这个作战方案，清楚地表明了军长要在整个正面展开全部兵力，迅速平定军的地域的企图。

将战斗力最强的第1陆战师使用在深山的左侧，可能就是为了防备暴露的军的左翼受到来自西侧山地的攻击。当时估计这个山地正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根据地。在军的后方地域，游击队的活动很频繁，所以，当初决定以第1陆战师较强的2个团战斗群[②]对游击队进行困难的作战，以剩余的1个

---

① 实际上是从当日起约17天后的11月10日至17日在元山登陆的。

② 海军陆战师的各陆战团，都得到1个炮兵营和1个工兵连等支援部队的配属，编成独立行动能力很强的团战斗群。

团战斗群进攻单行道的狭长的隘路。

第二节　中国军队的介入

在第10军开始进攻的10月下旬，实际上在联合国军的头顶上已经悄悄地漂浮着乌云。那就是联合国军认为“中国军队介入”的可能性非常小的情况发生了。

下面，在论述中国军队的介入之前，准备首先介绍一下中共军队怎样产生及其如何强大起来的过程。

一、中共军队的诞生

1927年8月1日，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共军队。以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压迫，用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行程1万公里，即经过所谓的“长征”，在农村建立了牢固的地位。“七七”事变爆发后，同国民党暂且和解，通过“国共合作”进行了抗日战争。当时，中共军队在华北和华中开展了游击战。但由于和日本军队作战，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做出了更大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地区。

战后，和国民党军队的对抗激化，美国的斡旋也告失败，国共之间发生了内战。中共军队在东北获得了苏军接收日本陆军的大量装备，战斗力得到了飞跃的提高。

还有，中共军队控制了农村，在使城市的国民党军队孤立之后向它发起了进攻。很多国民党军人被俘或投降了。这样一来，美国运给国民党军队的大量现代化武器，不断落入中共军队之手。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和难民，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后编入共产党军队。这样，中共军队便吸收敌方的物力

和人力逐渐强大起来，扩大了它的控制地区。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实上在同年末已全部控制了中国大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主力跑到了台湾。中共军队又把台湾作为目标，准备进攻了。

当时中共军队的主力，由5个野战军组成(原文如此)，总兵约为350万人。彭德怀指挥的第1野战军在中国西北部。刘伯承指挥的第2野战军在华南，陈毅指挥的第3野战军位于东海岸，集结在台湾的对岸，这个野战军的主要任务是准备进攻台湾，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武器大部分优先装备给这个野战军。林彪率领的第4野战军，主要是在东北编成的，其主力在国内战争期间从东北转战到华南，1950年4月占领海南岛，正准备向台湾实施登陆作战。聂荣臻率领的第5野战军（原文如此），司令部设在华北的北京。

1950年春，在东北的中共军队兵力，只有属于第4野战军的第42军。但是，从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6月中旬到7月，中共军队从其他方向逐渐向东北和山东省北调，北朝鲜军队失败的形势明朗时，又进一步增大了它的兵力。

这样，到10月中旬前后，第3和第4野战军共计约有40万人，并已集中在距离中朝国境线很近的中国东北地区。

二、第4野战军进入北朝鲜

10月25日，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正面，第一次抓到中国俘虏，其数字逐日增加。

在西面（第8集团军正面）从10月25日至11月6日，中国军队在云山一带采取了攻势，因此，第8集团军就撤退到清川江南岸，其攻势便停止了。

实际上，从10月14日到20日期间，已经进入东北的第4

野战军第13兵团的4个军（12个师，兵力约为12万人）已渡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

10月末，苏联制造的米格——15战斗机，首次出现在北朝鲜上空，并在新义州上空和美军飞机进行了空战。

进入北朝鲜的中国军队4个军中的3个军（9个师），如前所述，对第8集团军采取了攻势，另1个为第42军，它的3个师出现在第10军的正面。

其中，第124师进到水洞附近，与随南朝鲜第3师从咸兴向长津湖前进中的第1陆战师第7团进行战斗，迟滞其前进。第125师从柳潭里进一步南进，在社仓里北面构筑了阵地，第126师在长津湖附近作为预备队。第13兵团的任务，似乎是在后续的第3野战军展开之前争取时间和确保地域。

在10月末，第13兵团的2个军（6个师）进入北朝鲜，到达第8集团军正面。这样一来，在10月中，第4野战军的18个师进入朝鲜，其中3个师展开在美军第10军正面。另在其后方中国东北，第3野战军即将完成进入北朝鲜的准备。

三、美军的判断

第7团审讯俘虏的结果，证明了在第7团正面之敌为中国第4野战军第42军第124师，还有第125师和第126师进到长津湖附近。

第10军情报部判断，进入自己正面的中国军队，或许是第8集团军地域的中国军队左翼的掩护部队，没有判断出这是中国军队对这方面全面介入的第一步。

中国政府已经以北京广播电台的正式声明，或通过印度驻北京大使正式外交途径明确了“中国对南朝鲜军队以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时不能置之不理”的意图。而且，如前

所述，美军越过三八线数日后的10月14—15日，以其精锐的第4野战军，开始秘密地进入北朝鲜。

然而，美国将中国的这些警告，似乎看作是政治恫吓。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将军也认为中苏介入的良机是联合国军处于困境的釜山防御圈防御之时，现在联合国军已完全占居优势，其良机已经失去了。因此，联合国军并没有判断中国军队进入了朝鲜。如前所述，这时（10月15日）麦将军正在威克岛同杜鲁门总统研究有关战争结束后的朝鲜复兴计划等的步骤问题。

四、第9兵团的出现

其后，新的中国军队在第4野战军的掩护下，陆续地进入朝鲜。即第3野战军4个兵团中被称为最精锐的第9兵团，在宋时轮将军率领下，从10月末到11月初，自浙江省附近用火车输送到辑安，很快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宋时轮将军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长征时任团长、历任新4军第7师师长、第28军军长，是富有作战经验的勇将，被称为游击战的权威。第9兵团有3个军共12个师，兵力约为12万人。各军均由4个师组成。

第9兵团的任务是击破美军第1陆战师，占领兴南和元山。渡过鸭绿江后，主力从满浦沿铁路南下，其第20军到达武坪里后，徒步东进，通过狭窄弯曲的山道，越过山口进入柳潭里。第27军南下途中，在江界左拐，利用窄轨铁路进至东门巨里，由此徒步行进，经高别隅里，主力进到长津湖的东岸，一部进到西岸。第26军也跟着从江界向左拐了。宋司令员将其兵团司令部设在柳潭里以北16公里的蛇阳地山。

第9兵团，11月13日与在此之前担任长津湖地区作战任

务的第4野战军的第42军换班。第42军西进，向与美军第8集团军相对峙的第4野战军第13兵团方向移动。这样，第9兵团就作为美军第1陆战师的主要敌人而出现了。

第三节　第1陆战师向下碣隅里前进

一、在长隘路的进攻

第10军从10月26日至11月9日期间，在南朝鲜第1军已经占领的元山和利原登陆之后，自东而西并列配置了南朝鲜第3师、首都师、美军第7步兵师、第1陆战师，并开始北进。

沿东海岸前进的南朝鲜第1军，边排除比较微弱的抵抗边继续向清津和合水进攻，其左（西）侧的美军第7步兵师也在沿山岳地带迅速北进。

那么，第1陆战师方面怎么样呢？当时，在第1陆战师的行动地域的兴南和咸兴附近的后方地区，游击队活动是比较活跃的。因此，师长决定在预定最近美军第3步兵师到达之前，以2个团确保后方地域，以1个团战斗群（第7陆战团）向长津湖前进。

第7团战斗群由第7团和配属的第11炮兵团第3营（105毫米榴弹炮兵营）、侦察连、第1汽车运输营、第1工兵营的C连、第12卫生营的E连、第1通信营的分遣队、宪兵连的分遣队、第1勤务营分遣队等组成。第7团战斗群一面排除中国第124师的抵抗，一面沿兴南至长津湖的道路慎重地在长隘路中前进。

该道路的起点为兴南，和一条2.6英尺（约为0.76米）

的窄轨铁路并行北上。首先行走在比较平坦的咸兴平原，经麻田洞从真兴里附近进山，登上陡坡，越过黄草岭山口，经古土里到达长津湖南端的下碣隅里。

在到真兴里之前，碎石的双车道伸向了坡度较小的高地。可是，由此却变成了凸凹不平的单车道，从真兴里的北侧起，到古土里以南4公里的高原边缘的黄草岭山口附近的道路，弯弯曲曲地从有陡峭断崖的山腹通过。这部分铁路也是以索车爬上古土里的陡坡，由此又成了单线窄轨铁路，与公路和长津江并行通向长津湖。这条道路，自古土里通过起伏较多的高原到达长津湖南端的下碣隅里，在这个小镇附近分为沿湖的东岸北上的道路，和向西至柳潭里的道路。

向西的道路，从下碣隅里盆地越过德洞山(标高为1,653米）沿山谷北上可通到湖的西南端的柳潭里。在此处，道路又分成向北和向西方延伸。在这附近的道路两侧，散布着落叶树和疏散的松林，但视界大致是良好的。

主要城镇间的道路距离如下：

兴南至咸兴为13公里，咸兴至真兴里为56公里，真兴里至古土里为16公里，古土里至下碣隅里为18公里，下碣隅里至柳潭里为22公里。

这条道路就是第1陆战师进入长津湖的唯一道路。由于在真兴里以北形成了长隘路，显而易见的是，一旦道路堵塞，从陆路的补给和后送将会完全断绝。特别是真兴里以北至古土里以南之间黄草岭山口的坡道（直线距离为6.5公里，路程距离为13公里，比高为760米）是个险要的隘路。那是为人工水库长津湖利用这两个区间的落差发电而建造的水坝，由此可以推测其坡度的陡峭程度。如果以日本地形而言，可以想象称为天下之险的箱根山的斜面。

而且这条路是一条很坏的单车线，卡车通行也是极其困难的。道路的一侧是耸立的悬崖，其另一侧则为断崖深谷。还因其路面狭窄，如若通行坦克必须改修道路。

因为是这样的地形，所以第7团战斗群同对其进行迟滞作战的中国第124师的战斗，当然就成了争夺隘路两侧制高点的战斗。美军的战术，是在海盗式飞机的直接支援下，以炮兵、迫击炮和机枪等火力压制后，投掷手榴弹突入敌阵地。中国军队白天依托阵地进行防御，夜晚则以包围、迂回进攻美军阵地。还以其一部不论昼夜渗透到美军的背后，谋求将其后方切断。在火器上，特别是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发挥了威力。它可用人力在山地搬运，弹道弯曲，可从遮蔽位置射击目标，而且还有很大的杀伤效果和强烈的爆炸声。但是，归根结底山顶的争夺还是取决于小部队的近战。

11月7日，第7团战斗群进至保后庄，但其前进的路上还有险要的黄草岭山口。

阿尔蒙德军长，7日乘飞机飞往兴南的第1陆战师司令部，和师长进行了商谈。据说，军长的真正意图是督促师的进攻。但是，史密斯师长也有心向军长申述一下情况。

初看具有稳重的学者风度、心中隐藏着冷静的判断力和自尊心、当时57岁的史密斯海军少将，考虑到寒冬即将来临，在军的地域内还有共产党游击队频繁的活动，越过险要的黄草岭山口，从山中的长隘路前进到古土里是危险的，所以他主张只应首先集中师的兵力，控制足以确保元山、咸兴和兴南的地域。

然而，当时58岁刚毅不屈的阿尔蒙德陆军少将，不可能轻易地改变自己的主张。何况还有麦将军下达的“全速突进”的命令必须彻底执行的问题。所以，对史密斯师长提出

的集中兵力他同意，但不同意其他意见，重新指示该师进一步向北推进，确保下碣隅里。

这样，第1陆战师就越过黄草岭山口向前推进了，但是，由于两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看来给尔后师的前进速度也带来了微妙的影响。

第7团战斗群，接连两天派出许多强有力的侦察分队进行不间断地搜索。认为中国军队理所当然地要固守黄草岭天险，但出乎意料的是，控制陡坡的高地几乎未加占领。实际上，中国军队在两天前已经和联合国军脱离接触而后撤了。与此同时，第8集团军正面的中国军队也后撤得无影无踪。中国军队为何采取这样的行动，没有这方面的确切资料，但也可作如下的推断：①中国军队第一次介入的部队，完成了掩护后续部队展开这个较长时间的任务，因而后撤了。②为了进行正式的进攻准备而进行补给和调整部署。③为了诱使联合国军进入圈套而后撤。

第7团战斗群，边进行小规模的战斗边于10日占领古土里，14日占领下碣隅里。第5团战斗群也到达麻田洞、真兴里和古土里，掩护了运输补给线。第1团战斗群在师的后方地域担任保卫元山至地境附近的任务。军在11日对师下达了"经长津湖东岸向北部国境线进攻，同时以一部在黑水里和柳潭里设置'阻击阵地'"的命令。还对从美国本土调来的第3师①下达了"和第1陆战师换班，担任保卫元山至永兴

---

① 美军第3师的一部（来自波多黎各的第65团）11月5至6日在元山登陆。师主力9月中旬从旧金山到达日本，10月整整1个月补充了约8,500名南朝鲜兵之后，11月10日至17日在元山登陆，纳入第10军指挥序列。

地域的任务”的命令。这是想把还没有战斗经验的步兵师，首先用于掩护后方地域，在预想最困难的正面要以老练的第1陆战师实施进攻。军指示第1陆战师“在左翼配置部分兵力”，大概是顾虑来自西边的威胁。第1陆战师，根据这个命令力求在下碣隅里周围集结兵力。

盖马高原的冬天来得很快。第7团战斗群10日到达古土里，气温急骤下降到零下18°以下，过分的寒冷在士兵中也引起了暂时的冲击。到15日，下碣隅里的气温甚至下降到了零下26°。

第7团战斗群的前进速度，在到古土里这一段，日平均为1.6公里，从古土里到下碣隅里日平均为3.6公里。该团派出强有力的战斗侦察分队搜索着慎重地前进。尽管如此，因为第10军属下的其他师，一面排除北朝鲜军队的抵抗，一面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所以军长对第7团战斗群的前进速度稍有不满之意。

二、补给道路的改修和机场跑道的建设

在此期间，师为改修补给干线，建设一系列的补给基地，进一步建设补给和后送用的飞机场，以及获取防寒被服和器材付出了最大的努力。这些都是适合于在寒冷山地和长隘路作战的恰当措施，在以后的作战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概要情况如下。

第7团战斗群在占领古土里的同时，师的工兵开始改修真兴里至古土里的道路。18日还不能通行M—26坦克①，但

① M—26坦克又名潘兴式坦克，全重为41.7吨，中型坦克，装有90毫米坦克炮。

已能通过M—4A3坦克①，师坦克营命令由3辆M—4A3坦克和4辆坦克推土机组成的临时坦克排向下碣隅里前进了。

师到13日为止，在古土里完成了轻型飞机跑道。19日由于开通了山口的道路，师将拥有5辆大型推土机的1个工兵连运往下碣隅里，进一步开始建设运输机用的跑道。

三、游击队对后方地域的威胁

第1陆战师向北前进期间，其后方经常受到游击队的威胁，很伤脑筋。最初师的2个团战斗群，以后由新到达的美军第3师接替它担任从元山至咸兴地域的警备任务。11月中旬在此地域内游击队的攻击次数共达109次。在11月15日以前，兴南的港口由于敷有水雷场而不能使用，元山成了唯一的港口，但是，元山至咸兴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游击队活动的袭扰。因此，铁路4天不能通车，有95辆货车滞留在元山。游击队活动最活跃的地域，逐渐从元山以南地区转移到兴南以西的山岳地带了。

11月末，军情报部判断，在兴南西南方地域内有北朝鲜游击队约2.5万人。北朝鲜是北朝鲜士兵的家乡，进行游击活动比较容易，居民也事前知道游击队的进攻，曾有过从危险地域迅速撤离的事例。

11月上旬以来，第1陆战师比左翼第8集团军的位置要靠北得多，在两者之间有的地域没有联合国军。这个地域既

---

① M—4A3坦克又名谢曼式坦克，全重为33吨，中型坦克，装有76毫米坦克炮。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并活跃在战场上，通称为M—4。

是险要的山岳地带，也是适宜游击队和中国军队秘密行动的地域。因此，史密斯师长不能不顾虑来自左翼的对主要补给线的威胁。

第四节　陆战师和中国军队的编制装备

一、第1陆战师

第1陆战师是以第1、第5和第7三个陆战团为基干，加上第11炮兵团以及坦克和工兵等支援部队等编成。各陆战团分散作战时，为使其具有独立作战能力，通常配属1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营，1个坦克连和1个工兵连等编成团战斗群，这已经叙述过了。

团以下也采取三单位制。即陆战团是以3个步兵营为基干，建制的火力支援分队，装备有12门107毫米重迫击炮连①。团反坦克炮兵连，除75毫米无后座力炮外，还装备有5辆坦克的坦克排。

步兵营由3个步兵连和支援战斗的火器连（4门81毫米迫击炮②排、机枪排、75毫米无后座力炮排）编成。步兵连有3个步兵排和支援它的迫击炮③排（3门60毫米迫击炮）。另外，陆战团内的9个步兵连，通常按"A到I"的字母顺序作为连的番号，每3个字母为一组分别划给第1、第2和

① 107毫米重迫击炮，重约150公斤，最大射程约4000米。

② 81毫米迫击炮，重约60公斤，最大射程约3,000米。分解后，可用人力搬运。

③ 60毫米迫击炮，重约9.3公斤，最大射程为1,800米

第3营。

步兵排由3个步兵班和1个机枪班编成。班的人员约为10人。步兵班至少有1支白朗宁自动步枪，其余人员全是M—1步枪。排部和连部等还配备有反坦克自卫用的89毫米火箭发射筒（火箭筒）。连长以下军官配备卡宾枪，营长以上军官和参谋配备手枪。

坦克营由4个坦克连编成，装备坦克约70辆。有主战坦克M—26中型坦克和少数M—4A3中型坦克。

师第11炮兵团，由3个105毫米榴弹炮①兵营（每连6门火炮，共54门）和1个155毫米榴弹炮②兵营（每连6门火炮，共18门）编成。此外，团还编有114毫米多联装火箭炮兵连，但它未参加在长津湖附近的作战。另外，设有高射炮等对空自动火器部队。

第11炮兵团内，从A到I的9个火炮连是105毫米榴弹炮，K、L、M的3个火炮连是155毫米榴弹炮。炮兵团的第1、第2和第3营参加朝鲜战争以来，分别配属给第5、第1和第7团进行直接支援，所以相互之间有了较好的了解。

师的总兵力，在长津湖附近作战时，是2万至2.5万人，然而，第1海岸营和第1水陆两用运输车营等，使用在兴南港湾，没有参加长津湖附近的作战。

同该师协同作战的航空部队，是哈利斯海军少将率领的的第1航空联队（固定翼飞机），最多时有5个战斗机飞行中队和2个全天候战斗机飞行中队。而且，各飞行中队多是由3个3至6架飞机的飞行小队编成。在陆空协同上，是由

① 105毫米榴弹炮，最大有效射程为1万米，炮弹重约15公斤。

② 155毫米榴弹炮，最大有效射程为1.3万米，炮弹重约43公斤。

第1航空联队派遣老练的驾驶员到海军陆战师作为前进航空控制人员。

航空部队的编成



前线航空控制人员，每个步兵营派去2人，一面和地面部队一起行动，一面按其要求从地面上用无线电引导飞机实施直接航空火力支援。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创建很早（1775年），是美军中最精锐而自负的部队。属于海军，在海军部长之下设有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有上将军衔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官(Cmmandnt)。主要部队属于舰队。第1陆战师属于太平洋舰队的海军陆战队（队长为中将），但如前所述，现配属给美第10军。第1陆战师原来是"志愿兵部队"，是由志愿者所组成。但是，战时必须紧急增大兵力时，也进行征兵，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现役和预备役都是由志愿兵组成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其兵力为47.5万人，6个师，大战结束后，大部复员了，在1950年春，兵力为7.4万人，只有满员率很低的2个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了依靠战略轰炸机运载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由于和平气

氛，军事预算被削减，其影响涉及到常规兵力，特别是在核武器时代，认为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作用降低了。还认为，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各地进行的那种大规模登陆作战，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1946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向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海军陆战队最好只保留团以下单位。1949年10月，布莱德雷上将在美国议会上明确地说："世界上，今后将再不会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了"。

另外认为，海军陆战队的航空部队，应该移交给空军的意见也很强烈。结果，海军陆战队在朝鲜战争爆发时，用以进行直接支援的航空兵力只有2个编制不满的航空联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1陆战师是在瓜达尔卡纳尔、新不列颠、佩累利乌、冲绳等岛和日本军队战斗到底的部队。特别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斗中击破日本军队，成为美军反攻的开端，以此作为最大的荣誉，因而在其徽章上加上了"瓜达尔卡纳尔"字样。大部分军官和多数军士都作为第1至第6陆战师的一员转战太平洋各地，经历了许多战斗。军官一般录用美国各大学的毕业生。其次从阿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生中每年选拔录用65人。另外，也有的军官是从士兵中按其战功晋升的。

海军陆战队原来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敌前登陆，建立登陆场，所以很重视精神教育和训练以及一些必要的东西。敌前登陆初期，在指挥系统尚未建立起来的混乱时期，每个人必须接受所在的上级人员的指挥，按小部队指挥官的独断进行战斗。为此，在精神教育中，强调了人员的团结和积极性。还有，在炮兵登陆以前，特别需要以海军陆战队所属的直接支援战斗机进行直接支援，所以精确度要求非常高。这些对这次作战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师的官兵经过仁川登陆，攻占汉城等战斗锻炼渐渐增强了自信心，一般认为胜利之日也即将到来，所以士气是高涨的。队员们穿戴着兜式防寒帽、厚厚的内衣、毛衣、裤子、上衣，外面又加上了风雨登山服。战斗长筒靴里垫着两三层毛毡垫。美国海军部正在试制各种防寒衣料，特别是正在试验各种长筒靴。试制的防弹背心已交付师侦察连试用。

二、中国军队

各野战军有数个兵团，各兵团有2至8个军，军通常是以3个步兵师为基干。

根据1950年2月的中苏防御条约，有3000名以上苏联官兵和技术人员等派到中国训练其部队。中国在按苏军编制改编自己师的过程中，偶然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军队的步兵师，同美军一样采取三单位制，以3个步兵团为基干，还有炮兵和工兵等支援部队。步兵团以3个步兵营，步兵营以3个步兵连，步兵连以3个步兵排为基干，并分别配备有支援火器。步兵师的编制定员推测约为8,000人，但在行动时，得到各种支援部队的配属，兵力约有1万人。师有1个炮兵营，12门火炮，但由于火炮不足，所以不同的师装备着新旧不同的火炮。第9兵团大口径火炮留在鸭绿江以北了。这大概是考虑到预想的战场地形险峻，运输困难，或是预见到弹药补给困难而留下的。总之，82毫米以下的中口径火炮，特别是迫击炮是师的主要支援火力。此外，很多师装备的是挽引或骡马驮载的75毫米榴弹炮。

中国军队实际上装备了苏联、美国、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多种多样的武器。因此，在同一个步兵团内使用口径各异的数种步枪不是罕见的事。这样就

增加了弹药补给的困难性。

无线电台少，无线电通信网在团部以上方能建立。有线电话通常架设到营部，有时也到连。营以下通信手段，是巧妙地使用运动通信、军号、哨子、信号弹和手电筒等。

中共军队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粮食、被服和弹药等大部分是用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这是充分利用所谓"取粮于敌"的方法。另外，还依靠居民协助取得物资。因此，没有大的补给部队。这是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仍有很大机动能力的因素之一，然而另一方面，在居民较少的北朝鲜地域作战，带来后勤补给上的很大困难，这又成了妨碍战斗力发挥的因素之一。

例如，渡鸭绿江时，每人分发4日份的大米、小米或大豆等粮食，以后大部分是就地筹措。但是，在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粮食是困难的，便逐次减少了消耗量。

中国士兵穿着桔黄色的衲成若干直条的棉服。把它翻过来穿，白色的里子变成面子，在雪地里就成了保护色。里边穿用夏服和随身携带的内衣。还戴有毛皮护耳的帽子。鞋是胶底帆布的，防止湿脚，对预防冻伤有作用。有手套的人很少，习惯于寒冷的东北士兵，没有手套的生活也能泰然处之。棉衣在干燥的时候很暖和，但是，潮湿后很难干并很快地冻结在一起。手套和鞋子是棉布的，有吸汗的效果，但数量不足，在作战期间不断出现被冻伤的人。

第9兵团渡鸭绿江时，每人发给80发子弹，自此以后基本上不发了。火炮、迫击炮弹的携行量极少，1门82毫米迫击炮为90发，60毫米迫击炮为40发。然而，手榴弹好象比较充足。想竭力在第一线的后方约50公里的前进补给所储存备用弹药，但不掌握制空权又缺乏运输能力，效果不太大。由

于补给不足，所以要求节省使用弹药特别是火炮的弹药。为此，以首发必中的精神认真选择目标进行射击。

师几乎没有卡车，所以是以挽马、骡马、牛、骆驼和人力等作为运输手段。因此，第9兵团的补给道路，是在没有制空权的险峻山地并且气候寒冷，其运输能力是极其低的。

中国军队的最大特点在于“党指挥枪”，军队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从兵团、军、师到团设政治委员，营有政治教导员，连有政治指导员，排有政治指导员任命的政治战士。政治委员的地位和同级的军事指挥员相同或在其之上，没有政治委员的签署，指挥员连作战命令也不能发出。

中国称这次战争是“正义战争”，毛泽东在1938年著的《论持久战》中说，“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换句话说，中国参加的战争，可以说都是正义的战争。美国侵略朝鲜的主要目的，不是朝鲜本身，而是侵略中国。中共还认为，朝鲜战争不仅是打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正义战争，而且也是保卫祖国的战争。

毛泽东强调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著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以提高官兵的战斗意志。

还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论持久战》）。对美国的原子弹，他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并不可怕。……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1946年8月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对士兵要进行彻底的思想教育，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和美帝国主义侵略战斗是士兵的崇高使命，激发对美国的敌对心和斗志。反复教育他们："美国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美军象魔鬼、畜生一样残暴，必须象打死跑进家里来的蛇一样地把它杀掉。"（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和《新刀锋报》）。

在第9兵团中，掺杂着不少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出身的士兵。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洗脑筋"教育，然而，军士以上的人大致锻炼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了。士兵几乎都是贫苦农民出身，过惯了艰苦生活。连、营、团、师也是由籍贯相同的人编成的。为了参加和美军打第一仗，南下中的中国士兵，都下定了打败美军的决心，营养也好，士气很高。经过实践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的步兵，特别擅长于夜间战斗，伪装是很巧妙，侦察兵的侦察能力也很卓越。

第10军正面的中国军队，如前所述，因为只带有82毫米迫击炮以下的火炮，所以支援火力不强。但是，由于减轻了装备，所以在山地的机动能力极大，夜间行动能力也很出色。因此，在美军看来，似乎是中国士兵突然出现，迅速集结在目标附近一样。

中国军队的战术原则是速战速决。其成功的条件是重视了以下几点：①"准备充足"，②"不失时机"，③"集中优势兵力"，④"包围迂回战术"，⑤"打运动中之敌"（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其战法是发现敌位置，首先攻其背后，切断退路，然后从正面或侧面进攻。另外，所谓"倒八字战法"①，就是按

---

① 即口袋战术—译注

V字型配置兵力，将敌诱入V字之中加以围攻，再以预先控制的部队打来支援之敌。这也是现在越共常用的战法。

对美军阵地的进攻，几乎都是夜间实施，首先以5至9人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观察敌人反应，查明其配置。随即以迫击炮对敌阵地发射燃烧弹，造成其伤亡，观察其后送等情况，确定敌兵力配置，接着作为测定目标的手段，对敌第一线部队发射燃烧弹，在此期间，第一梯队的步兵匍匐前进迫近敌人，根据预定的信号（大多是3声哨音）突入敌阵地。

由于通信器材不足，团以下一旦下达了命令，就难以根据情况加以变更，所以其战法一般缺乏灵活性。因为几乎没有航空支援，所以多实施夜间进攻，并且在移动中进行彻底对空伪装。

第二章　环形阵地的攻防

第一节　一般情况

11月23日，联合国军的战线，因朝鲜中部南北走向的背梁山脉分成东西两部分。西侧的第8集团军，以美军4个师、南朝鲜军4个师、英军2个旅为基干，在清川江一线为翌日的总进攻做了充分的准备。

东侧的第10军，如前所述，以张开4个手指那样的态势在向北方国境线前进（见插图2）。其中美军第7师第17团21日到达中朝边境的惠山镇，眺望鸭绿江那边积雪覆盖的中国东北的群山。

23日是感恩节。第一线的美国兵，按照本国的习惯，吃了火鸡等各种美味佳肴。在第8集团军停止进攻期间，积存了大量的粮食、弹药等补给品，完成了后勤准备。联合国军士气高涨，洋溢着胜利即将来临的气氛。

这天早晨，第1陆战师下达了向北方进攻的命令：

> 师经长津湖东岸向北方的中朝国境进攻。第5团战斗群作为主攻部队，首先占领下碣隅里北方32公里的秧物中里。第7团战斗群首先占领柳潭里。占领该地后，预定以1个营在那里固守。第1团战斗群在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真兴里占领阵地，掩护补给线。

以上是这个命令的要点。为了掩护补给线，还指示第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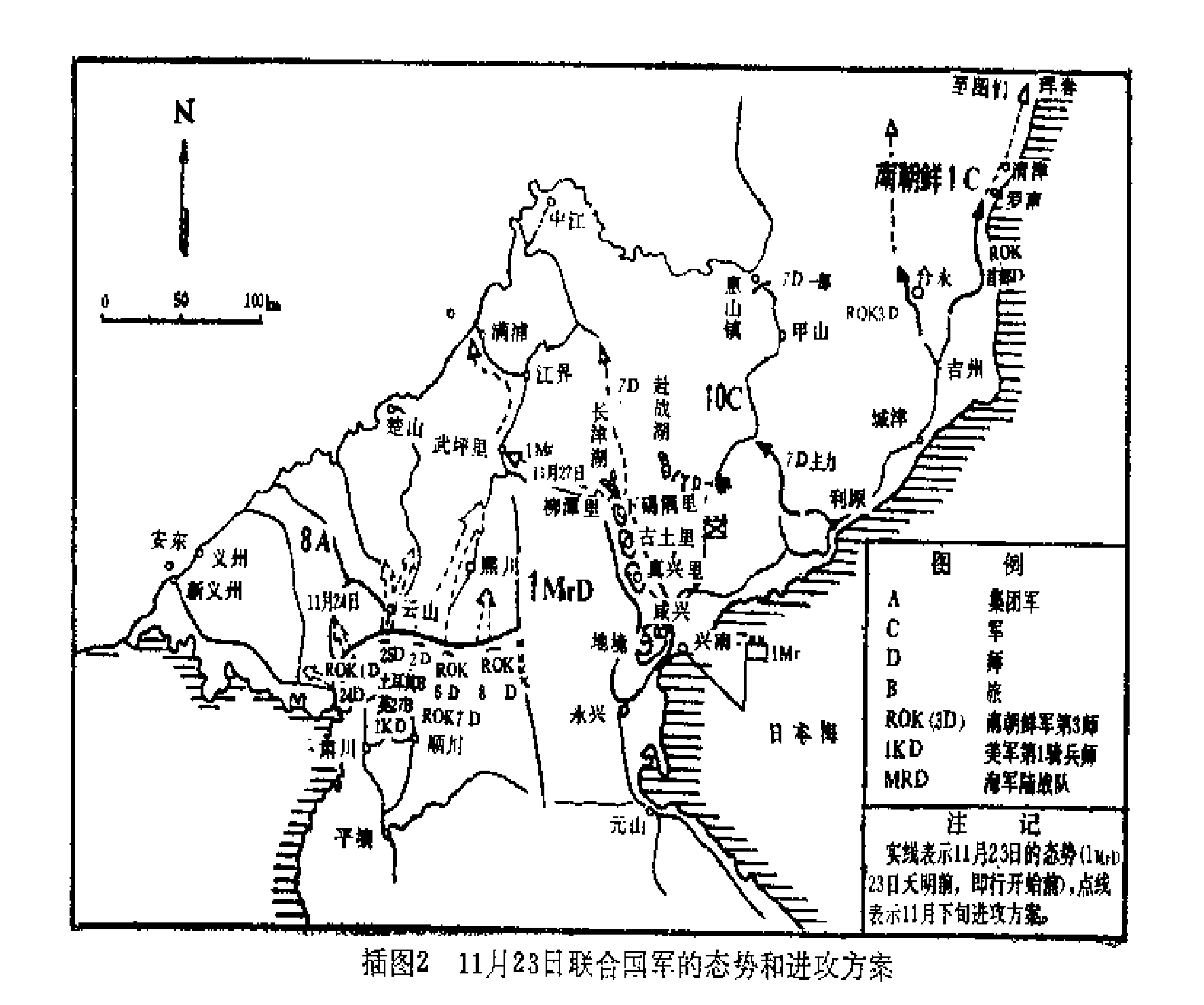


插图2　11月23日联合国军的态势和进攻方案

坦克营配置在麻田洞附近，第1工兵营的作业重点是维持补给干线和修建下碣隅里的飞机跑道。还命令在下碣隅里开设补给分站，在此处积存第1种（粮食）和第3种补给品（燃料）各8日份，第5种补给品（弹药）1.3日份，第2种及第4种补给品（各种装备）的所需数量。

这个命令在兵力区分上是想首先以1个团战斗群进攻敌人，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掩护补给线和师的左翼。其特点是由于长隘路进攻而首先重视了设置一系列的基地，积存所需的物资，修建跑道等后勤工作。

根据师的命令，各团战斗群采取了如下措施。第1团战斗群各以1个步兵营分别向真兴里、古土里和下碣隅里推进；第5团战斗群为了沿长津湖东岸向北进攻，将其兵力集结在下碣隅里以北和湖的东岸。

第7团战斗群，24日占领柳潭里，并向该地推进主力。第7团第2营到26日与第1团第3营换班止，担任下碣隅里的防御。

另一方面，第10军除第1陆战师下达了以上行动命令外，在当天（23）日又下达了新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第1陆战师的进攻方向改为向西。这个问题后面再讲。

11月24日10时，第8集团军并列展开6个师开始向鸭绿江进攻。麦将军此日从空中视察了进攻开始的情况，并在鸭绿江上空飞行后返回东京，他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军的大包围作战在本日按计划开始了。沿敌战线的后方和鸭绿江全部国境线侦察的结果，未发现敌有任何军事行动。……"。第8集团军全正面排除微弱的抵抗向前推进了4至16公里。但是，从25日起，中国军队对第8集团军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开始了激烈的进攻。南朝鲜第2军陷入溃乱状态，第8集

团军的右翼陷入被包围的危险。沃克中将将预备队第1骑兵师，接着又将土耳其旅、英第27和第29旅投入战斗。然而，中国军队第13兵团的18个师，以压倒优势的兵力，首先将第8集团军右翼包围，接着在全正面施加压力，遂于27日突破了中央部位。

于是，美军指挥部以结束朝鲜战争，“在美国本土过圣诞节”而发起的大规模攻势发生了逆转，各师不能不步步后退了。中国军队到美国第8集团军开始进攻的11月24日前后，在第8集团军正面展开了第4野战军第13兵团（18个师约18万人），在第10军第1陆战师正面展开了第3野战军第9兵团（12个师约12万人），其中第4野战军首先对第8集团军开始了进攻。作为支援部队的第1、第2机械化炮兵师、第5和第42汽车团等已经进入朝鲜。

11月25日，中国军队已经在西部开始反攻（在东部第10军正面，该军是处于待命进攻的状态）。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的联合司令部设在沈阳，司令员彭德怀决定了作战的基本方针。在其下设置了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合同司令部，北朝鲜军队总司令金日成作为该司令部的司令员，授权指挥在朝鲜的作战。

此时，中国军队的战略构想，推断如下：

一、以闪击式的攻势作战，迅速进行决战，击破在北朝鲜的联合国军主力，接着将联合国军从整个朝鲜驱逐出去。

二、以歼灭敌人兵力为主要目标。

联合国军司令部，判断这时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兵力为6至7万人，然而，那还不到现时兵力的四分之一。这样，联合国军方面过少地估计中国军队兵力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中国军队巧妙地隐蔽了部队的行动。

中国军队只在日落后19时至翌日3时的时间内行军，对空荫蔽的措施都是到5时30分结束。昼间只有为侦察翌日的宿营地的少数人的设营队前进，如果部队不得不进行昼间行军，也是在发现敌机时各人原地停止，绝对不许乱动。军官有权立即处置违令者（美国公开史料）。

为此，联合国空军的照像侦察和目视侦察，结果都未能查明中国军队的兵力和行动。这是了解航空侦察能力界限的一个例子。

第二节　向武坪里进攻

一、第10军的进攻计划

第10军与第8集团军的攻势相呼应，担任大包围作战的一翼，11月23日下达了作战命令。其方案是："军将主攻方向指向西面的武坪里，突击与第8集团军相对峙的中国军队的背后，与第8集团军的攻势相配合捕捉和歼灭中国军队之后，从武坪里北进，占领鸭绿江南岸"，决定27日晨开始进攻。第1陆战师担任主攻任务，美军第7步兵师作为助攻部队，从陆战师的东侧，经长津湖东岸北进。新到达的美军第3步兵师，和第8集团军右翼配合，掩护第10军左翼，同时，击破地域内的游击队，确保后方地域，还根据特别命令担任支援第1陆战师的任务。

第10军的主攻方向，根据这个命令有所变更，从原来向北而转为向西了。

这是11月11日接受了麦将军秘密旨意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作战部长莱特准将，致函阿尔蒙德少将要求"尽可能给予第8集团军以援助"，第10军军长接受这个要求，建议"从长津

湖向西进攻”，可以说这就是具体化了的方案。

据此，第1陆战师便作为联合国军的“大包围作战北侧的铁锤”而向西进攻，11月23日下达的“经长津湖东岸向北进攻”的原来任务，由美第7步兵师接替。

武坪里位于柳潭里西面约90公里处，第1陆战师在这里踏上比较良好的道路后，先向北方的江界，然后向满浦推进。在这个命令中，师的后方分界线划到了下碣隅里南端，但是，史密斯师长向军长建议将真兴里也包含在他的责任地域之内，并接着决定在真兴里和古土里配置师的守备部队。这次作战的特点是补给特别重要，长途的补给线不是依靠他人，而要由自己来保障，这一点表现出了师长的心情。

二、第1陆战师的进攻

根据军23日的命令，师于26日晨重新下达了向武坪里进攻的命令。

这个命令是准备首先占领柳潭里西面43公里处的龙林洞的道路交叉点，尔后继续向西进攻，进攻开始时间定为27日晨。最初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5团战斗群，第7团战斗群的任务是占领和确保柳潭里，支援主攻部队的超越进攻，同时掩护德洞山口至柳潭里之间的补给线。第7团战斗群的主力，26日位于柳潭里，其第2营负责占领和确保下碣隅里[illegible]间口，第1团第1营到达，接替了第7团第2营担任守[illegible]碣隅里的任务。第7团第2营的D连和E连便于27日向柳潭里前进，归第7团第1营营长指挥，F连27日黄昏占领德洞山口担任掩护主要补给线的任务。但是，第7团第2营营部、营火器连和支援该营的第11团H炮兵连，由于车辆不足，不能向柳潭里前进，即在营长的指挥下留在下碣隅里。

第5团战斗群的最初任务，是超越第7团战斗群向西方进攻，夺取第1号目标1271高地，准备尔后的进攻。该团战斗群的3个步兵营，在24日以前集结在下碣隅里以北的长津湖东岸。这是根据师的最初命令行动的。可是，由于陆战师的进攻方向转向西方，团必须首先向柳潭里移动。25日，第7师第32团第1营到达下碣隅里北方，接替了第5团战斗群担任沿湖东岸进攻先头部队的任务，所以在26日第5团战斗群群部及其第2营首先转移到柳潭里，准备翌日的进攻。另外，到开始进攻的27日，第5团第1营和第3营越过德洞山口转移到柳潭里。

第1团战斗群的任务是在真兴里、古土里和下碣隅里占领阵地，确保补给线。到26日为止，其第1、第2和第3营分别进到真兴里、古土里和下碣隅里，同当地的第5、第7团战斗群的部队进行换班。第1团战斗群群部位于古土里。但第3营的G连，由于车辆不足而留在地境（咸兴西南10公里），所以在下碣隅里的第3营营长手中只掌握着H和I两个连。

另外，英军第41指挥分遣队和师侦察连，分别掩护师的左翼和右翼，但是，尚未到达师的地域。师司令部预定28日从兴南向下碣隅里推进。

当时，第1陆战师当面的中国军队是第9兵团的主力，具体情况如下。（但是，进攻开始时，大部分情况联合国军[illegible]不了解）。

廖仲国①率领的第20军4个师位于柳潭里以西地区，蔡毅农②率领的27军4个师从柳潭里到长津湖东岸，已大体完成展开。再有张仁初（？）率领的第26军4个师也从江界向

①、② 原文如此——译注

长津湖前进中。就是说，第1陆战师正面的中国军队的兵力，是经历过战斗的8个师，后续部队4个师也即将到达。第9兵团所属部队如下：

第20军下辖58、59、60、89师；

第26军下辖76、77、78、88师；

第27军下辖79、80、81、90师。

军通常由3个师组成，但第9兵团的各军分别配属有第30军建制的第88、89、90三个师。这样，作战开始时，各军均有4个师。

史密斯师长，26日乘直升机从兴南司令部飞往柳潭里，听取了当面敌情报告，同时，视察了现地。当日柳潭里的第7团战斗群抓到了3名中国兵，这些中国兵说他们属于第60师，并且说中国第20军第58、59、60师是20日到达的。还提供了中国军队的作战计划情报。他们说："如果第1陆战师2个团到达柳潭里，中国军队将以2个军进攻第1陆战师。对柳潭里的2个陆战团，各以1个师从北面和西面实施进攻，同时以另1个师切断柳潭里通向下碣隅里的补给线。再以另外2个师中的1个师进攻下碣隅里，切断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之间的道路，同时以另1个师进攻古土里，切断古土里至真兴里之间的道路。"

他们认为，虽然这样熟悉第1陆战师的配置以及雄伟的作战方案，但却怀疑士兵是不会知道这样大兵团作战方案的，所以没有人认真对待。

史密斯少将在从柳潭里返回兴南的途中，从直升机上视察了铺满白雪的高原，在大雪覆盖的群山中没有发现中国军队行动的征候，然而，就在这些地域内，实际上有着数万中国兵在屏息待机。

柳潭里是由5座孤立的山群围绕的盆地，是交通的要点，向北、西、西南和南的道路由此出发。在这些孤立的山群临近盆地的地方，耸立着能有效地控制盆地内部的1271、1403、1282、1240、1276和1294高地。这些高地在尔后的作战中，成为敌我争夺要点的重要地形。从北、西、西南和南面有沿道路的走廊进入盆地，形成了自然的谷地接近路。长津湖西南端的入江，象手指一样从东方伸向此地。当时长津湖结冰，吉普车可以通行。

27日8时15分，首先由助攻部队第7团第3营，分别从南面（G连和I连）和北面（H连）沿柳潭里至武坪里道路两侧山地开始向西进攻，基本上没有受到1426高地和1403高地的抵抗，清晨即加占领，G连又继续向西南方向进攻。

主攻部队第5团第2营，和第7团第3营同时沿道路向西进攻，遇到第1号目标1271高地的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进攻没有进展。因此，从第7团第3营占领的1403高地方向，在火炮、迫击炮和飞机的支援下继续进攻，好不容易占领了1271高地。然而，中国军队的抵抗格外顽强，所以在15时左右停止进攻，转入构筑阵地，以便实施夜间防御。

这次进攻期间，第7团向西南方向的闲上里和北方的长津湖西岸派出配备有81毫米迫击炮的中等强度的战斗侦察分队，进行搜索和警戒，与强大的中国军队遭遇了，经过激烈战斗之后撤回柳潭里。从这天的战斗情况判断，相当大的中国军队进入柳潭里附近已是无疑了。中国军队的侦察干部，从下午到黄昏，接近到第1陆战师阵地的最近距离上进行侦察。当然考虑到，到了夜间，中国军队将会进行其擅长的夜间进攻，所以第1陆战师必须迅速构筑阵地。

第三节　环形阵地的战斗

一、严寒给战斗行动带来的影响

11月末的北朝鲜冷得厉害。从中国东北吹来的西伯利亚寒风，使河流、湖泊和山谷都冻结了。

中午的气温是零下20至25°，一到黄昏就急骤地下降，凌晨4时前后，下降到零下28°至45°。

积雪一般并不太多。但是，由于地点不同，有的地方被风刮成的雪堆达60公分以上。吹雪之日，视界被遮断，有时视距在15米以下。积雪成为中国兵白色服装的保护色了。

卡宾枪耐寒力差，不能立即射击，要用于格斗，枪托变脆，也很容易折断。

M1步枪比卡宾枪耐寒力强，但油多易冻，不能发射。为此，需要尽量少涂油。白朗宁自动步枪多是变成不发火或单发。轻机枪为防其因受冷而不发火，每隔两小时必须发射一次。重机枪（水冷式）必须使用不冻液代替水。无不冻液时，只好不加水，象空冷式轻机枪那样使用。迫击炮比较容易发射，但底盘在发射时的后坐力撞击冻结的地面而易破裂。榴弹炮复位也费时间(复位时间达30秒)降低了发射速度，因寒冷空气密度大，火炮射程减小。炮弹和手榴弹不爆炸的也多。空投的弹药，由于和岩石一样坚硬的冻结地面猛烈撞击而损坏，可使用的为四分之一。

卡车和坦克，在两小时内不进行15分钟运转就不能启动。这一点，不仅在隐蔽夜间企图方面有问题，而且需要更多的油料和劳力。还由于穿戴着厚衣和手套，也给车辆维修

和油料补给作业等带来了困难。

地表冻结了35公分。为此，野战筑城特别费劲。美军装备的携带铁锹，很容易折断，缴获的中国军队的大铁锹很管用。柳潭里附近的土质是页岩质，特别坚硬，筑城作业更加困难。手上打了血泡，泡破了就满手是血。陆战队员们忍受着这种痛苦，默默地不断挖掘。但是，作业迟迟不得进展。

有的地方，要使用炸药爆破后，才能挖掘机枪掩体。无时间挖掘掩体时，就利用岩石裂缝和岩石等地物。战斗激烈时，也有时堆积尸体作为掩体。

高腰鞋使用橡胶多，里面积存脚汗，一停下来会立即造成冻伤。因此，必须经常脱鞋换鞋垫，揉擦脚。不过，要解开冻住的鞋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冬季行动中，最重要的是尽可能不要出汗，这是预防冻伤的第一步。

因此，进行筑城作业时，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脱掉，结束后再按相反的顺序一件一件地把衣服穿上。

然而，在战斗中是不能那样做的，所以，只好耐着夜晚的寒冷，祈求早晨快些到来。如果能利用间隙替换鞋垫，换班后进入暖帐蓬里固然最好，然而那是很难做到的。况且，进入鸭绒睡袋休息的事，也是很难做到的。即便在有幸可以使用鸭绒睡袋时，为了防备敌人突然袭击，也禁止完全钻到里面拉上拉锁。

食物也冻了，C口粮①是在暖帐蓬里用火炉化开冷吃，但是，即使外面化了中间也留着坚硬的冰块，吃下去就引起

① C口粮内是装肉豆等非腐败性饭菜的罐头，属携行食品，可以那样吃，也可以加热后吃。

腹痛和腹泻。也有人吃雪，这是发生腹泻的原因，一个人穿着厚厚的衣服，在严寒的野外，而且在战斗中，那种腹泻的痛苦是了不得的。为防止水壶冻结，不要装满水，而且要放在上衣里，即使这样，有时也冻裂了，甜食一般是非常受欢迎的。

输血用的血浆、镇痛用的吗啡也冻了，化开它很费时间。美军的卫生兵，为了使镇痛用的吗啡不冻结，将它衔在口内在第一线来回跑，为使血浆不冻结，把它放在距火1米以内的地方。

伤员放在雪地上不管，会很快冻死，所以，必须很快收容，但是，在战况不利的场合下总是个困难问题。

二、11月27日黄昏的情况

11月27日黄昏,第1陆战师主力的配置大致如下，即在柳潭里，由第5和第7团战斗群的主力和师炮兵团的主力一起构筑环形阵地,准备翌日的进攻。在下碣隅里除第1团第3营营长指挥下的2个步兵连外,还有2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连和各种补维修部队，积存了大量补给物资。陆战师的司令部仍位于兴南，预定翌(28)日在兴南留下后方指挥所，基本指挥所在凌晨前进到下碣隅里，师司令部连和各参谋部门的主要人员，提前进到下碣隅里了。

另外，还有第10军指挥所和后勤设施，预定在近日内进到下碣隅里，各部队的先遣部队和设营队已经到达。下碣隅里的运输机用跑道的修建，正在由第1陆战师工兵队昼夜连续施工。只不过才完成预定的四分之一，下碣隅里将要成为指挥和后勤中枢，但掩护它的步兵兵力却极少。

在古土里有第1团第2营和1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连构筑

了环形阵地，第1团战斗群指挥所位于此地，就是说，在攀登黄草岭山口的要点上，团长指挥1个营占领阵地。

在真兴里有第1团第1营和1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连。

另外，德洞山口从下碣隅里出发的第7团F连即将到达。此山口是控制连接下碣隅里和柳潭里唯一的一条道路的要点，所以，第7团战斗群要以1个加强步兵连坚守此山口，

如上所述，第1陆战师为了向西进攻，将主力集结于柳潭里，在后方的下碣隅里设立了补给基地，在长隘路的补给道路上，各要点配置了1个连到1营的兵力。

另外，在下碣隅里以北约10公里的新兴里有美军第7步兵师的1个支队（由步兵团长指挥的2个步兵营和1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营，后来称为费士支队）。该支队当天沿长津湖东岸向北进攻后，部队在黄昏时占领了阵地。

27日，在第8集团军正面，中国军队对龙山洞附近的第25师施加强大的压力，从它与球场洞附近的第24师中间突破，继续进攻。第8集团军对进至定州附近的第24师下达了后退命令。

此时，宋时轮率领的中国第3野战军第9兵团的12个师12万人，在长津湖附近大体上展开完毕，形成可以对其附近的美军发起攻势的态势。

即第9兵团司令部设在柳潭里以北16公里的蛇阳地山，对柳潭里、德洞山口各用3个师，对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里各使用1个师，全纵深同时实施进攻，企图一举歼灭陆战师的态势，而且满怀胜利信心地等待着发起进攻。

具体地说，第20军的第89师在柳潭里西面展开完毕，即将进入进攻准备的位置。该军第59师的目的是切断下碣隅里

至柳潭里的道路，从柳潭里迂回南进，准备对德洞山口的第7团F连的环形阵地和柳潭里南侧的第7团C连环形阵地实施进攻。第58师受领了在翌（28）日夜进攻下碣隅里美军的任务，正向下碣隅里西南方前进中。第60师为了在古土里附近切断古土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正向古土里北侧前进中。

中国第27军的第79师，为从北面进攻柳潭里，已完成展开，正从集结地域向进攻准备位置前进。该军的第80师，为进攻长津湖东侧新兴里的美国陆军部队环形阵地，已进入进攻准备位置，其他2个师在预备队位置。

另外，中国第26军，正从东巨门里附近南下。

现在的态势，正象毛泽东所讲的那样：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9兵团在向长津湖前进期间，给士兵发了小册子，进行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育，强调美国陆战队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历史和它的残暴性等，提高敌忾心。中国士兵昼间在山洞和农家休息，养精蓄锐，以求在同美军的第一次交战中将其歼灭。夜间以一路纵队沿山路向目的地前进。

三、柳潭里环形阵地

11月27日黄昏，第5、第7团战斗群以10个步兵连围绕着柳潭里占领阵地，构成了环形阵地。第5团第3营为了参加团主力向武坪里的进攻，从湖的东岸转移，27日中午前后集结在柳潭以西地区，第5团第1营，也由于车辆不足，到

达很晚，天黑以后才从湖的东岸进入柳潭里以东的集结地域。第5团主力的2个营正在为翌日的进攻进行集结，它成了师的强有力的预备队。

此外，这个环形阵地的南面，在主要补给线上有第7团C连（欠1个排），在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之间的德洞山口有F连（巴伯连）占领了阵地。

但是，由于车辆不足，第7团第2营营长、营部、火器连的主力、第7团反坦克连还留在下碣隅里。因此，属于柳潭里第7团第2营的D连和E连接受了第1营营长的指挥。

在柳潭里只停放着1辆没有乘员的"谢曼"式（M4A3）中型坦克，这是因为师长为了支援"向武坪里进攻"，27日命令从下碣隅里向柳潭里派遣4辆"潘兴"式（M—26）中型坦克出发了。但由于路面冻结打滑，不可能向柳潭里前进。因此，以1辆重量较轻的"谢曼"式坦克进行试验，它用3个小时安全地到达了柳潭里。乘员为了翌日引导坦克排的行动，立即乘直升飞机返回下碣隅里了。这样，就在柳潭里停放了1辆没有乘员的"谢曼"式坦克。

炮兵，从柳潭里村东向东南方向展开，到23时止全部进入阵地。以第11炮兵团的第1营（105毫米榴弹炮）、第3营的G连和I连（105毫米榴弹炮）以及第4营（155毫米榴弹炮）编成炮兵群，在第1营营长指挥下，共有105毫米榴弹炮30门、155毫米榴弹炮18门，计48门，另有2个陆战团的107毫米重迫击炮24门。

27日，第1勤务营的分遣队到达柳潭里，开设了补给所，但是，积存的食品和油料只有3日份，轻武器弹药不过2日份。炮兵弹药除火炮连携行量外，也是很少的。

第1汽车运输营，白天将积存的补给品运到了柳潭里，

然而，营长为了翌日继续运送补给品，利用夜暗向下碣隅里出发。此时，柳潭里的伤员全部由这些车辆后送了。还有2个陆战团的建制车辆，为了尽可能多的领取补给品，留40至50辆，其余的全部由运输营长指挥驶向下柳潭里。这些车辆克服了路不好走的困难，越过德洞山口安全到达下碣隅里，以后再也没能回到柳潭里。由于这个措施，柳潭里环形阵地内没有伤员，行动灵活了，便于尔后的作战。另外，车辆大大减少，反而有利于柳潭里美军以后机动灵活的行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陆军车辆过多，其行动很迟钝，再加上有伤员，很难行动，往往招致重大损失。与此相比，可以说减少车辆和伤员是偶然带来的幸运。

18时30分前后，飞机的隆隆声消失了，气温下降到零下29°。中国第89师从西北方向、第79师从北方，利用万籁俱寂的夜暗。顺着山路向柳潭里的环形阵地接近。第59师也在向南山和德洞山口迂回。

宋将军的企图，是以第89师对西北山，以第79师对北山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用夜间进攻予以击破。与此同时，以第59师切断其退路，捕捉歼灭位于柳潭里的以2个团为基干的海军陆战队。

这个计划是要巧妙地包围，切断退路，将海军陆战队装入口袋，一举歼灭。还考虑，如果成功就能获得大量物资和火炮。中国军队在第二次介入后，作为战斗经验而发的小册子中说："美军后方一被切断，它就丢弃重装备，就地放下武器随意行动。……美军步兵战斗力差，怕死，一旦后方被切断就失去进攻和防御的勇气。……战斗专门在白天进行，不习惯于夜战。白刃格斗的能力也很差。非常害怕后方被切断，断绝补给后，就丧失战斗意志"。但是又说应该承认美

军强大的火力，对美军战斗的主要着眼点是："各部队、各士兵必须迅速迂回敌人，断其退路，进行战斗[1]。"或许宋时轮从这个战斗经验中会感到："如果切断退路，以夜间进攻实施包围，美军大概也不会有一个集中之地，敌人就已在我掌握之中了。"

西北山的战斗　中国第89师首先以小部队从西面进行短促的战斗侦察，接着对第5团第2营和第7团H连的正面实施迫击炮射击，以第266团和第267团并列实施了突击。这个突击是紧跟迫击炮和手榴弹弹幕，从27日21时30分到22时之间开始，进攻持续到24时。中国军队勇敢地突入，在数个地点形成了小规模的突破口，但是，没有使用预备队进行深入地突破。

在此期间，海军陆战队以连的预备队进行反冲击，击退了从突破口突入的中国兵，给予很大杀伤。中国军队一度停止进攻，调整部署后，以新的营从28日3时再次开始进攻，冒着美军机枪的抵近射击而突击过来。而且一部分突破成功，攻入1,271高地上的第5团第2营的阵地内，另一方面，其他中国部队，包围和进攻了地形孤立的第7团H连。该连连长战死，在6时前后这个高地被占领了。

由于夺取了这个1403高地，中国军队就可以切断1271高地上的第5团第2营背后的联络线，从而处于有利态势。

北山的战斗　中国第79师从西向东并列展开第237、第235和第236团，进攻北山海军陆战队阵地。各团的进攻目标分别为1384高地、1240高地和1167高地。其中，海军陆战队占领的是1240高地。因此，如果中国军队占领没有配置

① 美陆军公开史料《美陆军在朝鲜—从洛东江到鸭绿江》

兵力的1167高地，第236团就能直接进攻山麓的炮兵阵地，对盆地内美军必定给以致命的打击。

各团将其3个营作3个梯队的纵深配置，保持纵深队形进攻。第235团先头的第1营，沿荫蔽而弯曲的山道前进中渐渐向右偏斜，未向指定目标1240高地，而是向1282高地前进了。

在其左侧前进的第236团先头的第3营，也受它影响转向右方的1240高地，而未去1167高地。

这是因为看错了地形还是被美军的射击所吸引，还不清楚，不过这是战场上常有的错误。总之，中国军队在这个正面上的进攻发起时间，由此而搞得很不一致。

1282高地在22时许、1240高地在零时前后、1384高地在1时45分前后开始了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接着正式进攻，首先开始向1282高地上的第7团E连，战斗持续约2小时。另一方面，海军陆战队也以射击、手榴弹和刺刀还击。中国兵想迂回过连阵地渗透到后方，但其损失剧增，2时许战斗稍稍减弱下来。这个期间担任进攻的中国第235团第1营的第1连和特务连共约200人，几乎受到毁灭性的损失。美第7团E连，连、排长中只有1人未受伤，出现了很多伤员，但继续保持着高地的顶端。

在高地山麓的第5团第1营营长，为了增援1282高地的E连，1时许派A连的2个排出发了。

中国第235团第1营，将第1梯队第1波攻击部队的残存人员配属给生力军第3连。从3时许开始了第2次进攻。中国军队一面压制海军陆战队E连的残存人员，及其前来增援的第5团A连的2个排，一面进行突击。在5时许终于占领了1282高地的顶端。

中国军队占领高地顶端后，第5团C连（欠1个排）到达了在它南面的山包。C连连长首先指挥所有人员，迅速收容和后送伤员，以防止冻死。然后在60毫米和81毫米追击炮的火力准备后，亲自带头，挥舞着枪刺突击，夺回了山顶。此时，天已快要亮了。中国军队在天明后反复进行了果敢的攻击，但在美军的火力面前终未获得成功。

第5团第1营营部人员，清晨排除万难，从1282高地将伤亡人员后送，营长将这个高地交由第5团A、C连和第7团E连的生存者组织防御。

这个1282高地的战斗，在柳潭里环形阵地的战斗中也是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有关具体情况，美军资料作了如下叙述：

月圆过后4天，18时以后月亮升起来了，笼罩天空的雾，几乎遮住了月光。踏着结实的冻雪，发出一点点脚步声……。中国兵一边用英语唱着一边前进。“畜生！海军陆战队，杀光。畜生！海军陆战队，杀光！”不久，装有机关的照明弹点燃起来，在它的亮光下，现出了第1波，第2波、第3波接连不断地突击过来的中国兵的身影。……主攻指向第7团E连的扬西排，菲利普连长从指挥所跑上山顶。在山顶阵地的扬西中尉正带领排的军士在各阵地巡转，分配弹药和手榴弹，并给予鼓励和指导。手榴弹破片深深钻进了扬西中尉的鼻子里。步枪子弹又打穿了他的肩和脚部，但他仍在排的阵地上来回爬着，不停地进行鼓动。……一度后退的中国军队，调整部署后再次开始进攻。中国军队突破海军陆战队的第1线排，逼近追击炮阵地。扬西中尉集中所有兵力，构筑阻击阵地，尽力防御。在附近散乱着许多双方的死伤人员。

凯内莫中士，从伤亡人员身上搜集手榴弹，分发给连里的士兵。敌我交错成为混战状态，相互突刺格斗扭打在一起。凯内莫中士把飞过来的手榴弹又扔了回去，有的踢落在雪中。当他来不及踢走而跪在手榴弹上的时候，手榴弹爆炸，炸碎了两条腿，他从雪坡上滚落下去。……连长将带刺刀的步枪往冻结的地面上猛的一戳大叫起来："从这条线一步也不能后退。留下伤员后退不行！我们是E连！"然而，连长不久就战死了。

扬西中尉集中了附近的9名士兵，开始反冲击。这时，冲锋枪子弹打进中尉的口中并停留在口内，他们仍然边走边射击。但是，由于投来了手榴弹，这个小小的反冲击部队瓦解了，1282高地的山顶一带，成为中国军队所控制的地方。手榴弹在眼前爆炸时，扬西中尉被打倒，眼睛也看不见了。……。

拂晓前，第5团C连连长琼斯带领2个排前来增援，将伤员后送后，指挥全部兵力进行了反冲击。跑在最前面的琼斯中尉，将刺刀刺向对方，在殴打着向前突进。全体人员见此情景，士气达到了高潮，夺回了被中国军队占领的山顶。

另外，扬西中尉在那年的6月以前，还是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经营酒店的一名预备役军官。然而，他却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冲绳岛等与日军步兵战斗，被授予海军十字章的勇士。在这次战斗中，扬西中尉和失掉双腿的凯内莫中士，得到了美国最高的勋章、荣誉章。

中国军队这次对第5团C连的进攻情况，根据中国方面的材料，美国公开史料作了如下概述。

中国军队的第235团第1营第3连的生存者不过6至7人。其政治干部向营指挥所后退，从这里带领第2连第1排

再次冲向山顶。此时，第5团C连开始了突击。"第1排到达了第3连阵地。……此时，敌人①进行了猛烈的反冲击。……排长李凤喜（音译）命令突击。2个班首先前进到离山顶10米的地方时，受到手榴弹和轻武器杀伤，不断出现伤亡，突击受挫。继续突击的另1个班，同样是半数以上倒下了。……这样一来，在约10分钟的时间内全排就失去了进攻能力，稍稍后退而转为防御……。

6时20分，在营长指挥所的第2连连长宋惠滋（音译）带领第2排到达了。这个排立即实施进攻，但又被击败，生存者只有7人。第1营最后只剩下第2连第3排了，政治干部廖生锡（音译）命令继续进攻。这个排也进行了勇敢的突击，但被手榴弹和射击所击败。这样，第1营直到最后的1个排都进行了勇敢的战斗，但被各个击破而最终覆灭了。

在这次战斗中，第235团第1营的伤亡，包括大部分连长在内约为400人。其中可能因为不能后退，有不少人是因寒冷冻死的。

美军方面的损失，E连总人数176人中伤亡约120人，增援的第5团A、C两连共计亡15人伤67人。

中国第236团对1240高地的第7团D连的进攻，28日1时以后开始，首先以其第3营一举突破美军阵地，3时许，占领了连指挥所。D连连长哈尔上尉负伤，满脸是血，集中生存人员进行反冲击，在斜面的一角由16人构成了孤立的小型环形阵地。中国军队从四周已包围了该阵地。第5团C连的1个排跑来增援，和哈尔上尉协同曾一度夺回了1240高地的山顶。但是，中国第236团在11时许实施反冲击，把美

① 指第5团C连。

军又一次压迫到距离山顶150米处。第5团D连，17时前后进到哈尔连地区换班。

在这次战斗中，第7团D连几乎全部伤亡，增援的第5团C连的第3排伤亡约一半。

对1384高地的进攻稍稍推迟，是在28日2时以后。

第5团第3营集结在柳潭里北侧，27日黄昏以营指挥所为中心展开G、H、I连和营部管理连，构成了全周防御态势。另外，将I连的1个排配置在1384高地南边的支脉上，在其南面约300公尺处有1个装备2挺机枪的南朝鲜警察排占领了阵地。这样，美军在1384高地本身没有直接配置兵力。

中国第237团，从1384高地沿棱线向西南方向进攻，12时30分压垮高地上I连的陆战排，接着击破其南面的南朝鲜警察排，进到高地的边缘。高地山脚的营部和管理连后撤，不久，成了只有营部留在敌人之中的局面。

营长于3时前后，以G连的2个排进行反冲击。这次成功了，占领1384高地支脉上的制高点，并在此构成了阵地。

通过夺回这个要点，使中国军队对柳潭里西面的压力明显地得到缓和。即控制了从1403高地和1384高地方向的接近路，为1403高地的第7团H连后撤提供了方便。炮兵也利用夜间射击支援了防御。

地表结冻达35厘米，TD—14推土机不起作用，火炮和机枪全部在象混凝土一样坚硬的地面上进行暴露的配置。

27日白天，常常有迫击炮弹飞来。入夜后，渗透进来的士兵等进行的轻火器射击增多，但伤亡不大。从27日夜到28日晨，炮兵不间断地进行180°射击，炮弹已所剩无几。对这个炮兵来说，最大的威胁是距炮兵阵地北面不远的1282高

地和 1240 高地被突破。朝鲜战争初期，北朝鲜军队往往利用美军步兵间隙、夜暗等穿过防线，直接破坏美军的炮兵阵地和追击炮阵地，使其失去支援能力，并切断美军步兵的退路。然而，这天夜里，中国军队是从正向进攻海军陆战队的步兵，没有直接进攻炮兵。这样做大概是从地形和美军的阵地配置看，认为实施渗透是困难的，或者相信在正面进攻是能够突破的。

态势的调整　28日 1 时45分，第 5 团团长默里中校对该团第 2 营指示："天明后再次向西进攻"。这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第 5 团战斗群的任务依然是向武坪里方向进攻。默里中校决定让第 5 团第 3 营在该团第 2 营后面跟进，以维持其冲击力。这时，第 5 团第 2 营经受着中国第89师的压迫，勉强地保持1271高地。另外，中国第 89 师占领了 1403 高地，从这里既能够俯视第 5 团第 2 营的右侧背，又能够进行射击。就是说，那时第 5 团第 2 营不仅不能转入进攻，而且还位于危险的突出部上。

第 5 团团长和第 7 团团长协商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被强大的中国军队包围的情况下，2 个团战斗群应迅速转入防御，以求保存兵力。11时，第 5 团团长对该团的第 2 营擅自下达了向西南山后退的命令。这个营从下午开始后退，2 时撤到西南山左翼第 7 团第 3 营与右翼第 5 团第 3 营相连接占领了阵地。

柳潭里这个环形阵地，没有统一的指挥官。同下碣隅里无线电联系也由于地形关系而几乎不通。因此，一切事情必须由在柳潭里的两位团长协商而定。

第 5 团团长将指挥所转移到第 7 团指挥所附近，团指挥所的工作委托副团长负责，他差不多都是在第 7 团指挥所，密

切协助第7团团长工作。参谋之间也是密切合作进行作业。两个团为统一行动，制定了联合计划和联合命令（Joint Order）。从日本人的观点来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师的命令，当然由资历深的团长作为统一指挥官，掌握全面的行动比较妥当。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却始终保持了协同关系。

第5团团长在指示突出的第2营后退的同时，又把受损失的连替换下来，以I连坚守1282高地，以B连坚守1240高地，第1营的主力作为预备队。

第7团团长，28日为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道路，救出德洞山口的巴伯连，命令第1、第2营营长，分别从柳潭里和下碣隅里沿道路相向进攻，但被中国军队的阵地所阻，未能达到目的。

占领德洞山口　连接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只有一条。而且这条道路对柳潭里的2个团战斗群来说，是用以补给的唯一动脉。其中间的德洞山口是其最大的要点。道路是碎石滚滚的单车线，当时地面已冻结了。

师为了确保这个要点，在德洞山口及其西北约3公里的无名高地，各自配置约1个步兵连担任掩护任务。

即11月27日11时30分，下碣隅里的第7团F连连长（巴伯上尉），依照命令前进到德洞山口占领阵地，掩护主要补给线。连长带领各排长首先到现地侦察地形，在德洞山口西南方约1公里的新兴里道路北侧高地选定了阵地。黄昏时连主力到达，立即开始构筑阵地，21时许占领阵地完毕．使一半人进入待机状态。

此时，中国第79师和第89师对柳潭里开始进攻，第59师在切断柳潭里和德洞山口之间道路的同时，迫近了F连的阵

地。

德洞山口西北的无名高地是第7团C连（欠1个排）占领着。中国军队对C连阵地的进攻是从28日2时30分开始的。

受到中国军队进攻的C连，天明时已死亡15人，负伤44人，已被完全包围，正在被1419高地的中国兵瞰视着。无线电台也被打坏而不能通信，也无法请求上空海盗式飞机的援助。60毫米迫击炮弹也几乎用光了。在28日黄昏，第7团第1营到达，援救了C连。但是，这个营却未能到达F连的位置。

F连从28日2时30分受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几天来奋战在重围之中，成功地坚守了山口的要点。有关其战斗情况在第三章叙述。

四、28日的情况

在兴南的师长，一面听取从27日夜到28日晨的战斗报告，一面为部下各团英勇战斗祝福。同时对今后行动的方针进行了研究。掌握情况、确保空中支援、空中补给的措施和后送伤员的准备等很多问题必须尽快地落实。这些问题之中，师长最为重视的是下碣隅里的指挥以及确保和加强后勤中枢问题。

师长在28日晨，命令古土里的第1团团长打通古土里至下碣隅里之间的道路，同时亲自乘直升机从兴南飞往下碣隅里，11时开设了师指挥所。这天早晨，第7步兵师也在下碣隅里开设了指挥所。中午前，阿尔蒙德军长、第7师副师长霍兹准将飞抵第1陆战师指挥所，和史密斯会谈约1个小时，在此作出什么决定虽不清楚，但能推测出，大概研究了

这样一些问题，即从全面情况看，或许有可能转入防御。总之，没有作出军转入防御和第1陆战师后退等决定。这是因为麦将军的进攻命令是不能加以任何变更的。

军长随后立即飞往湖东岸的费士支队，举行授勋仪式并鼓励说："现阶段是对后退之敌的追击，要迅速地推进到鸭绿江……"，尔后回到咸兴的军司令部。

师长在16时27分，命令第7团战斗群向南进攻，打通通往下碣隅里的主要补给道路，接着于16时50分，命令第5团战斗群停止向西进攻，协同第7团战斗群坚守环形阵地。

这一天，从飞机上以红、绿、黄等各式各样颜色的降落伞，向柳潭里环形阵地投下了各种补给品。第5、第7两个团战斗群完全被包围，后方被切断，后勤的通路只能用空运保障运进各种补给品。

然而，以第7团战斗群打通从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以第1团战斗群打通从古土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都以失败而告终。强大的中国军队切断了道路。还获得了中国军队正向下碣隅里周围集中的情报。对古土里环形阵地，中国军队也从东北方向进行了局部进攻，美军不得不放弃东北方向突出部的阵地。英军第41指挥分遣队司令部和步兵2个连，黄昏时到达了古土里，可是并未向下碣隅里前进。

28日黄昏，第1陆战师的态势是，柳潭里、德洞山口、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真兴里等5个环形阵地，已被地面之敌所分割，在一条道路上各自孤立着。

五、下碣隅里环形阵地

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美军　11月26日黄昏，第1团第1营营长里奇中校受领了确保下碣隅里的任务，率领2个步兵

连和火器连主力（G连和火器连1个排由于车辆不足而留在地境）从地境到达下碣隅里。

翌（27）日，第1团第3营与迄今防守下碣隅里的第7团第2营换班，接替防守任务。由于运输力不足，第7团第2营营长率营部、火器连主力仍留在下碣隅里。

下碣隅里是位于长津湖南端的一个小镇，向北、西及南的道路由此分出，形成交通的中枢。除在东北侧比高约150公尺的高地（称为东丘）靠近外，是被坡度较缓的山丘所围绕的盆地，第1陆战师作战地域内是最为平坦的地方。东丘是控制下碣隅里的要点。修建中的运输机起降跑道，对于只有脆弱的长隘路补给线的师来说，作为补给的动脉，以及后送伤员的重要基地有着重要意义。跑道的修建应由军的工兵担任，可是，这时仅有师的1个工兵连独立施工。

中国军队到下碣隅里的主要接近路，估计有两条：一条是从东丘一举迫近下碣隅里，一条是从镇的西南方向进至飞机起降跑道。

27日，第1团第3营营长里奇中校，指示作战参谋和火器连连长侦察下碣隅里附近的地形，计划了阵地的编成。包括机场在内，要保持下碣隅里即使采取反斜面阵地，至少也要构成周围6.5公里的环形阵地。

然而，以2个步兵连在这样宽广地域进行严密防守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将这两个连配置在第7团第3营迄今重点防守的面向南方和西南方的阵地，其他正面配置步兵以外的部队，其间隙用火力控制。东丘预定配置翌（28）日从地境调来的G连。营长在作以上配置的同时，还认真侦察了敌情。

27日是师开始向武坪里进攻之日，师司令部的大部分转

移到下碣隅里，已经开始司令部的业务工作，决定在翌日师长到达的同时正式开设指挥所。

为开设第10军指挥所而派的先遣部队、师和军的直属部队，这一天也陆续到达下碣隅里，车流接连不断。第1工兵营忙于修补和维护道路，构筑师司令部的设施等。特别是它的D连在继续拚命地修建飞机跑道①，夜间也在照明下连续突击施工，仅仅完成了四分之一。

从27日夜至28日，中国军队2个师进攻柳潭里的美军，几乎歼灭了柳潭里环形阵地的16个步兵连中的3个连，并成功地夺取了1403高地。另有1个师（第59师）切断柳潭里至下碣隅里间联系，进攻并孤立了第7团F连。第27军第80师，进攻长津湖东岸的费士支队，并将其包围。

在这些部队进攻期间，第20军的第58师在下碣隅里附近展开，以一部切断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道路，第60师在古土里西面展开过程中，其一部在27日对真兴里的美军进行了战斗侦察。

28日黄昏，昨夜进攻柳潭里的中国第79师、第89师，战斗力减弱，正在调整补充中，已无力对第5及第7团战斗群的环形阵地立即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但是，精锐的第58师未受损失，为进攻下碣隅里环形阵地，正在从集结地域出发。昨夜进攻和包围德洞山口第7团F连的第59师，也正准备今

① C—47飞机跑道，在海拔零公尺高度时，其长度需要3600英尺（约1,200米），高度每提1000英尺（约330米），需要延长100英尺（约33米）。但是，估计在下碣隅里（海拔为1100米）有1100米至1300米就可以起飞。工程量除土为9万立方码，覆土为6万立方码。

夜再次进攻F连并将其歼灭。

28日，第7团第2营营长（在下碣隅里）得到第1团的步兵排和坦克的增援，两次沿下碣隅里至柳潭里道路向德洞山口前进，企图救援第7团F连，但均被占领道路两侧阵地的中国军队所阻止，终于没有成功。第1团第3营（在下碣隅里）也想竭力打通通向古土里的道路，而未能成功。I连的侦察兵，侦察了下碣隅里西南约40公里的红门里方向，但与中国军队一个连以上兵力遭遇而撤回。根据这些征候和飞机的侦察，已经明确下碣隅里被中国军队所包围，必须迅速加强防御。

美军估计中国军队的可能行动　在有居民居住的地区防御时，如何对待居民，如何利用居民获得情报，既是困难的问题，同时也是重要的问题。

担任下碣隅里防御的第1团第3营有这样的经验：他们曾经在太白山脉中的马转里（元山以西约30公里）地区，建立包括住有居民的村庄在内的环形阵地，独立地防御17天，有效地利用居民情报，粉碎了共产党军队的进攻。那时，和这个营协同的陆军第181反情报分遣队（队长为少校）现在也配属给这个营。

营允许下碣隅里居民自治，镇公所和警察都可以进行各自的业务工作，让他们自己对居民采取禁止进入、保守秘密和禁止外出等措施。进入下碣隅里的居民，要在接受海军陆战队的检查后，带往警察署，接受情报组询问员的调查，然后交给镇公所。在27日，很多难民流入下碣隅里。反情报分遣队，从这些难民中获取了很多情报。综合这些难民的情报，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但是，仅仅从这些难民中的情报中，很难正确判断出中国军队的兵力和装备

等。因此，从27日早晨派遣2名南朝鲜反情报人员，让他们搜集情报。

这些谍报人员，侦察下碣隅里周围，和中国兵直接谈话收集情报，结果判明了装备良好的中国军队主要位于下碣隅里南面和西面。侦察机也报告了这些地域内频繁活动的情况。推断在此地域内大约有中国兵一个师。28日，这些谍报人员又进一步和中国军队接触，中国军队干部夸耀说："28日夜占领下碣隅里"。

经过各种审查，判断这个情报的可靠性很大。中国军队的主力位于距下碣隅里环形阵地8公里的地方，从集结地域到达进攻出发线展开，可能需要3个半小时。天黑大约是18时，所以，营情报主任估计："敌人可能用1个师在28日21时30分以后，从南面和西面实施进攻"，中国军队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最大。

防御准备　中国军队对柳潭里开始大规模进攻的第二天，即28日凌晨，营长里奇中校判断，需要迅速加强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准备抗击敌的进攻，并向师建议："指定统一的防御指挥官，统管在下碣隅里的所有部队的作战。希望命令G连和英军第41指挥分遣队迅前进到下碣隅里"。

师长史密斯少将，28日从兴南乘直升飞机飞抵下碣隅里，11时开设了师指挥所。此时，由于通向古士里的道路被切断，预定配置在东丘的G连几乎没有到达的希望。15时，师作战参谋用电话向里奇中校传达了命令："任命里奇中校为下碣隅里地区的统一防御指挥官"。因为18时天就黑了，所以白天时间只剩下3个小时。里奇中校立即召集了各部队长。根据后来的调查，那时在下碣隅里有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南朝鲜军队等58个单位，共3913人，很多是10人以

下的先遣队和分遣队，掌握它是极其困难的，不过他设法向主要部队指挥官介绍了情况，规定各自负责地域，17时刚过就结束了会议，各指挥官匆忙地返回了自己部队。

28日黄昏，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配置如插图3所示。即从环形阵地西南侧到南侧配置I连和H连，防守主要的接近路。其正面宽度合计为2200米。其次，设想敌人进攻的东丘，预定以1个步兵连负责防御，但由于G连尚未到达，所以改由第10军第4通信营、陆军第10战斗工兵营D连、第10军司令部分遣队和第1陆战师第1勤务营负责。为了对这样一些种类繁多的部队进行正确指挥和火力支援，派第3营火器连的2名军官，带着配备有SCR—300无线电台①的传令兵，分别前往工兵D连和军司令部分遣队。

东丘和H连左翼之间，从左向右，由火器排（不含配属给各步兵连的火器和配置在营指挥所附近的81毫米迫击炮）负责防守东丘的南端和道路，接着由第1陆战师第1工兵营D连（不含修建机场跑道的人员）负责防守江的南面。接着由第11炮兵团第2营D连负责防守南面。另外，还赋予这个D连（105毫米榴弹炮）对环形阵地的百分之七十五进行间接射击、百分之二十五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的任务。

其次，从东丘的北端开始，在其北面配置了第7陆战团反坦克炮兵连，在其西北配置第11炮兵团的H连(105毫米榴弹炮）。这个炮兵连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德洞山口的F连，以移动火炮大架的方式扩大射界，从I连的右端到东丘北端的270°范围都能设法进行射击。接着到I连之间，由北向南的

---

① 为建立步兵营无线电通信网而使用的便携式FM轻型无线电话机，通常的通信距离约5公里。使用干电池。

配置为第1勤务营的指挥分遣队、第1汽车运输营、海军陆战队第2航空控制队、第1陆战师司令部营、第1团第3营营部管理连，在该连以北的第7团第2营的火器连（欠一部）担任通向柳潭里道路的防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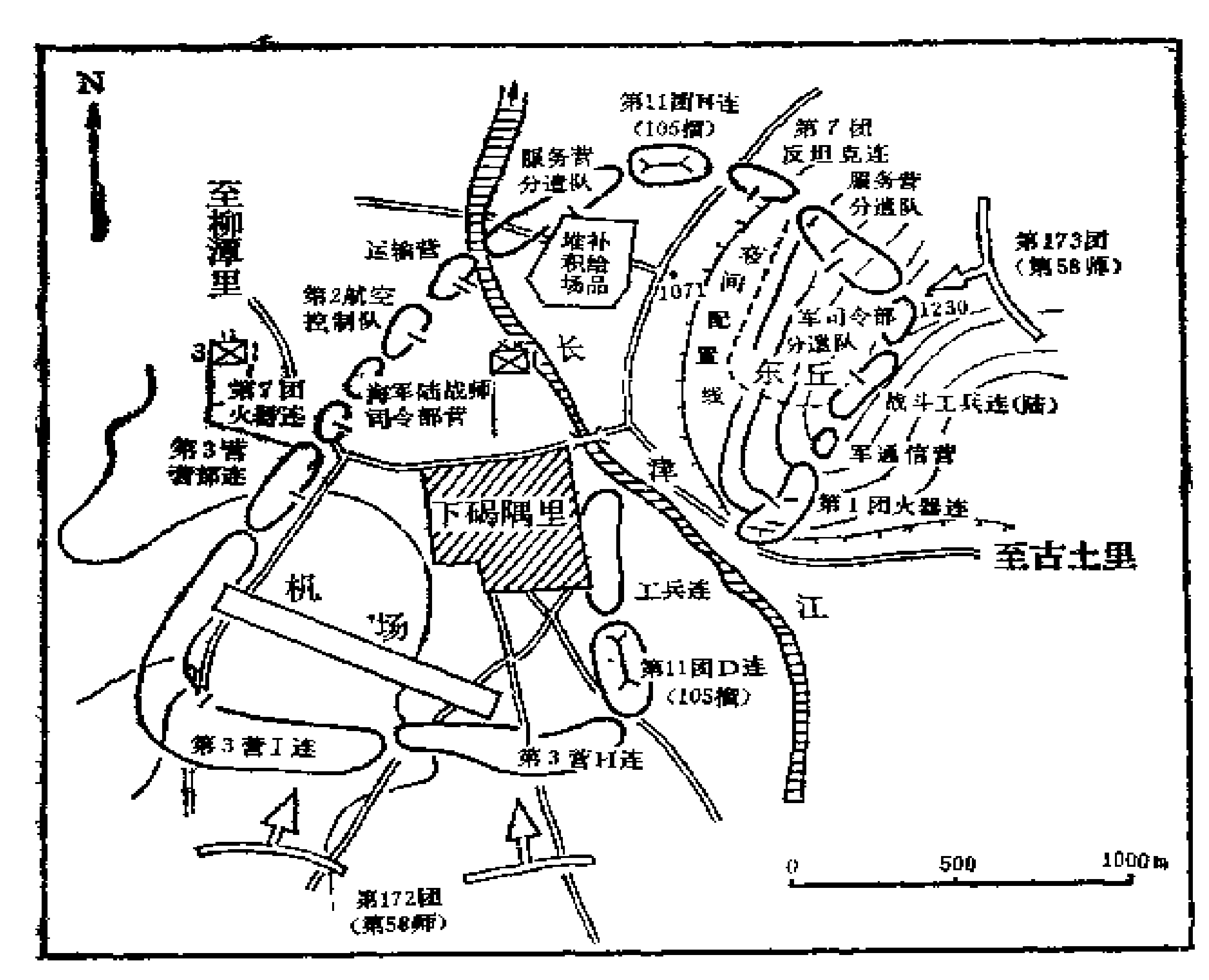


插图3　下碣隅里环形阵地（11月28日前后）

东丘的西侧到长津江的地域主要是补给地域，所以该地域由第1勤务营控制队的班克斯中校指挥。但是，决定有关战术上的问题，要征求位于这个地域的第7团第2营营长罗克伍德中校和副营长索耶少校的意见。步兵营长罗克伍德中校之所以未被任命为这个地域的指挥官，大概是因为第7团

团长赋予这位中校要从德洞山口救出巴伯连的任务的缘故。从他们的配置发现，没有类似预备队的部队。这大概是考虑到因为兵力不足，所以，根据需要集中使用各种分遣队。

下碣隅里的攻防　28日黄昏，下碣隅里寂静得令人恐惧，常常有轻武器的射击声打破这种寂静。在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周围，中国军队的第58师，以其第172团从南面，第173团从东面，利用夜暗在接近，其第174作为预备队。这个师除建制的迫击炮外，还得到驮载炮兵的加强，该师是卓越的夜间战斗部队。

这个师渡过鸭绿江时，每营有2门82毫米迫击炮，180发炮弹，6门60毫米迫击炮，240发炮弹，步兵连有12挺轻机枪，每挺1箱子弹，120名士兵，各自携带步枪子弹80发。师担任这次作战任务是在朝鲜的第一仗，估计此时仍旧拥有以上的弹药数。

西南正面的战斗　担任重点正面的H连和I连，挖掘冻结25厘米的地面，构筑了掩壕。挖掘结冻地面是极其困难的，I连将C3炸药装在空罐头盒内作为成型炸药（爆破压力集中在一个方向）使用，加快了工事的构筑。另外，装了约1000个土袋作为胸墙。还构筑成了比这更为坚固的单兵掩体和火器掩体。

在阵地前设有地雷、饵雷、悬挂照明弹、巧装铝热剂手榴弹的5加仑汽油罐和蛇腹型铁丝网等，这些都在机枪、无后坐力炮、坦克炮的射击和迫击炮、榴弹炮的弹幕等火力掩护之下。

由于正面宽，所以2个连在第一线各自并列配置了3个排。因此，这个正面共计并列有6个步兵排。在2个连分界线附近还配置了2辆坦克。

最初以一半人员进行战斗值班，接着设想对方进攻时间为21时30分，就又转为全部人员进入战斗状态。20时前后开始下雪，视界变坏，寒冷多少有了缓和。

22时30分前后，饵雷和悬挂照明弹开始爆炸，中国兵5至至10人的小组，寻求阵地的翼侧和弱点发动了试探性进攻。这个小组一后退，便用迫击炮的黄磷弹开始对第一线阵地实施准确的射击。这次火力准备持续了30分钟，中国军队步兵已迫进到美军阵地前方的最近距离上。在最后的一发迫击炮弹之后，响起三声号音，同时，中国军队步兵投掷手榴弹，一面用冲锋枪扫射一面冲击。在阵地上的美国兵，看见中国兵好象从地面上沸腾起来一般。但是，中国军队却冲入美军的典型的火网内了。

海军陆战队以迫击炮、火箭筒、机枪、坦克炮等一切火力相对抗，但是，中国兵在轻、重迫击炮的支援下，不顾伤亡反复冲击，冒着美军的炮火反击，在23时30分许，突破了H连的中央部位，迫近连指挥所。H连连长科利上尉，集中附近的兵力进行了阻击，可是，中国兵的火力压制了H连地域，压倒了这个少数人的阻击阵地，其一部跑到利用皎洁的照明继续施工的机场跑道上。正在施工的D连工兵，以随身携带的步枪进行反冲击，肃清进入跑道一带的中国兵后，再次开动推土机继续施工。

营长以军的通信兵和工兵大约50人在H连地域进行了反冲击，但由于中国兵的60毫米和82毫米迫击炮、重机枪火力的出色射击，反冲击部队指挥官阵亡，反冲击受挫。

到24时前后，敌我交错，形成了混战状态，敌我辨别困难，卫生收容所的墙壁和师长史密斯少将的住房，都响起了机枪子弹贯穿的声音。在H连地域内到处都有中国兵。……

中国第172团突破成功了，但其战果没有扩大为决定性的战果。

零时30分前后，营编成了由工兵、驾驶兵等约50人的预备队，在H连副连长指挥下进行反冲击，收复部分地域，占领阻击阵地。

I连正面同样受到了攻击。大个子连长费希尔中尉，从这一堑壕到另一堑壕进行鼓动。受到最猛烈攻击的是左翼。有的排阵地被中国军队两次攻占，但都被夺了回来。这个连的3门60毫米迫击炮，一夜中发射了1700发炮弹。连阵地正面的两幢房屋开始起火，清清楚楚地照出了中国兵的姿态，两辆坦克上的机枪吧嗒吧嗒地将其打倒。I连阵地未被突破，估计是这个连独出心裁地利用成形炸药等办法加强的阵地，在这次防御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到4时前后，中国军队的活动减弱了。H连连长命令60毫米迫击炮射击后，以紧急集合起来的全部兵力，亲自率领进行反冲击，6时30分全部恢复了主要抵抗线。

这次战斗，H连死亡16人，负伤39人(不含配属部队)，I连死亡2人，负伤16人。

东丘的战斗　预定担任东丘防御的第1团G连，始终没有到达。然而，事到如今已无变更部署的余地，所以，除使用拼凑的混合部队外别无他法。这个部队几乎没有受过训练，并且多数是完全不懂英语的南朝鲜新兵。例如，这些部队中规模最大的美国陆军第10工兵营D连，它是由77名美国兵和90名南朝鲜兵组成的，在道路被切断之前，即28日的12时，从古土里到达下碣隅里的部队。他们整修了车辆和装备后，即登上险要的山峰向负责的防御正面前进。夜里20时30分到达东丘阵地，疲惫不堪的士兵中，有的人可以利用那里

已有的掩壕，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挖掘堑壕就受到了攻击。

中国军队的进攻，是从29日2时前后开始的。中国军队击破了第10军司令部的南朝鲜兵1个排，扩大了突破口，把美军全部赶下山顶。美国陆军工兵连中的77名美国兵死亡10人、负伤25人、失踪9人，南朝鲜兵的损失更大，90人中有50人伤亡和失踪。指挥陆军工兵部队作战的海军陆战队上尉阵亡，其传令兵波多勒克一等兵，1个人背着SCR—300便携式无线电台留在山上，继续报告有关中国军队的情报。

到4时，美军勉勉强强地保住了东丘南端的斜面，有数辆随伴坦克的勤务部队，在沿山麓的道路上仅仅构成了一条薄弱的防御线。

中国军队已经在东丘占据牢固的地位。如果投入兵力一举扩张战果，突破山麓的防御线进入环形阵地内，进攻补给品堆积所和师司令部，看来是很容易的。为此，美军增强了警卫师长的兵力。然而，中国军队似乎满足于占领山顶，没有进一步扩张战果。这是中国军队的助攻方向，可能缺乏足以维持冲击力量的纵深战斗力。

另外，对道路北侧的正面仅有一些渗透分队攻击，没有正式进攻。

炮兵和迫击炮的战斗　在下碣隅里环形阵地上，28日夜，榴弹炮、迫击炮、机枪和手榴弹的闪光，形式巨大园形火环浮上夜空，发射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成为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在四周的群山中回响。另一方面，在环形阵地被照得通亮的跑道上，施工中的推土机缓慢地来回走动着。

第11炮兵团第2营D连(105毫米榴弹炮)，从前些日子就一直配属给第1团第3营，由于长期的共同战斗，所以相互协同关系极为良好。28日白天中国军队的一发76毫米炮弹落

在营部，营补给主任身负重伤。不知道这是不是试射，但只发射一发就停止了。午夜将过，中国军队的76毫米火炮再次开始射击。在环形阵地内堆积有大量的油料和弹药，如果命中就有因诱爆而发生大爆炸的危险。因此，D连连长停止了6门榴弹炮的射击，只令其中的1门火炮移动150公尺射击，以其发射的闪光诱使中国炮兵射击，测定其位置，全力进行突然急袭的反炮兵射击。这种压制射击的确收到了效果，中国军队的炮兵沉默了。根据尔后调查，中国军队的炮兵有2门75毫米火炮被击毁在炮兵阵地上，2门被拉走。另外，D炮兵连一夜发射了1200发炮弹，给集结在集结地域的中国军队多次打击。

第11炮兵团第3营H连（105毫米榴弹炮）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德洞山口的巴伯连。但是，在东丘的棱线被攻占的紧急时刻，将火炮射向改变近180°，向东丘进行炮击，阻止了中国军队的前进。

步兵营的81毫米追击炮发射了1100发炮弹，2个步兵连的60毫米追击炮也合计发射了3000余发炮弹，为环形阵地的防御做出了贡献。

中国军队的第58师，巧妙地使用82毫米追击炮①支援了进攻。但是，由于其目标大部分是指向第一线堑壕中的人员，所以，没有取得多大效果。在环形阵地内到处都堆积着弹药、石油和燃料，这是最脆弱、最有效的目标，而对此却几乎没有进行炮击。是什么理由不清楚，可能为了节约弹药将目标只限制在第一线步兵。或为了“取粮于敌”而不对食粮、弹药和油料等进行射击。

① 苏联制造，最大射程为3公里。

美军的反冲击　东丘可以一览无余地观察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它的丧失对环形阵地内的美军来说，等于把匕首插进了自己的咽喉里。里奇中校5时30分命令副营长迈雅斯集中全部预备兵力攻击东丘，夺回阵地，但是，这次反冲击由于地形和中国军队的抗击而没有成功。在东丘的西南和西北的反斜面上，分别有2个排和1个排紧紧贴在那里，和山顶上的中国军相对峙的态式迎来了29日的夜晚。

这个时候，从古土里来的增援部队，正冒着中国军队的射击而向下碣隅里接近中。

德赖斯代尔支队　28日黄昏，第1团第3营的G连，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指挥分遣队、美第7步兵师第31团B连等到达了古土里，都在向下碣隅里前进的途中。

在古土里第1团第2营，从11月24日构成了环形阵地。其兵力以第1团第2营为主力，还有第1团战斗群指挥所、第1团团部管理连、第1团反坦克连（欠一部）、第1团迫击炮连（实有兵力为配备4门107毫米迫击炮的1个排）、第11炮兵团第2营（实有兵力只有E连，装备6门105毫米榴弹炮）和第1卫生营D连。即有步兵1个营、107毫米迫击炮4门、105毫米榴弹炮6门、坦克数辆和75毫米无后坐力炮数门。第1团战斗群群长普勒上校从这个指挥所指挥分散到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真兴里的部队。

此时，中国第60师，将主力逐次集中在古土里以西地区，在27日将其司令部推进到古土里西面的矿山竖井附近。当天夜里，中国军队开始对古土里进攻，翌（28）日夺取古土里环形阵地东北部高地突出部的1个排阵地，迫使美军后退。

28日，根据第1陆战师师长的命令，第1团第2营以1

个步兵连企图打通古土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遭到中国军队抵抗而归于失败。

在这样状态下通向下碣隅里的道路仍旧被切断，前面提到的英军第41指挥分遣队和第1团G连等不是轻易地就能到达下碣隅里的。

因此，师长将这些部队编成以英军第41指挥分遣队指挥官德赖斯代尔海军陆战队中校为支队长的支队，命令于翌（29）日向下碣隅里前进。

28日夜，在下碣隅里方向，攻防的炮声激烈地轰鸣着。可是，在古土里却渡过了一个寂静的夜晚。狭窄环形阵地内的暖帐蓬，却是满员，如果受到炮击必将出现重大伤亡，但是，中国军队却没有进攻。

29日9时45分，德赖斯代尔支队在105毫米榴弹炮、107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下，开始向下碣隅里前进，师司令部的车辆纵队也跟随前进。

德赖斯代尔支队出发后，在古土里周围的群山中发现中国兵的活动。黄昏时，中国军队约1个营，在迫击炮火力准备之后，从环形阵地东北方向的高地向E连正面实施了进攻。17名中国兵勇猛地突入环形阵地内，全部战死。经过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战斗之后，中国军队后撤了。

29日，师侦察连到达古土里，增强了环形阵地内的兵力。

德赖斯代尔支队出发之后，首先以第41指挥分遣队开始对环形阵地东北部的高地进攻。在此附近，中国第60师的一部占领了阵地，但被击退。接着G连进攻其北面的1236高地。接着该部队进攻了1182高地。在后边的美陆军第31团B连控制为预备队。

13时30分许，克拉克上尉指挥的第1坦克营D连（欠 1 个排）和配属的第5团反坦克连坦克排从麻田洞北上，追上了德赖斯代尔支队。另外，第1坦克营B连从东井里（麻田洞以南2公里）北上，15时前后到达古土里，其主力（不含配属给第1团第2营的1个排）预定增援德赖斯代尔支队。

支队开始进攻以来，在4小时内前进不到 4 公里。但是，考虑到有强大的坦克，趁白天可得到密切的航空支援，对下碣隅里急需增援等，支队长德赖斯代尔中校决心在坦克和空中掩护下，让步兵乘车沿道路进行强行突破。

德赖斯代尔支队，有坦克29辆，其他车辆141台，车辆很多。支队长考虑，为使整个纵队得到掩护，应分散配置坦克，但是，坦克连连长克拉克上尉持强烈的反对意见，所以，决定将克拉克上尉率领的坦克部队集中在纵队前头前进。

13时50分，纵队在2架海盗式战斗机掩护下，按下列顺序开始前进。

1．第1坦克营D连（2个排）、第5团反坦克连的坦克排（潘兴式中型坦克17辆）。

2．第1团G连（车辆22台）。

3．英第41指挥分遣队（车辆31台）。

4．陆军第31团B连（车辆22台）。

5．第1陆战师司令部（车辆66台）。

6．第1坦克营B连（2个排）（潘兴式中型坦克12辆）。（参见插图4）

可是，开始前进时，立即受到中国军队阵地上机枪和迫击炮等的射击，部队停止了。在坦克消灭敌火器期间，步兵跳下卡车进行战斗。由于道路被拦阻和道路上弹坑等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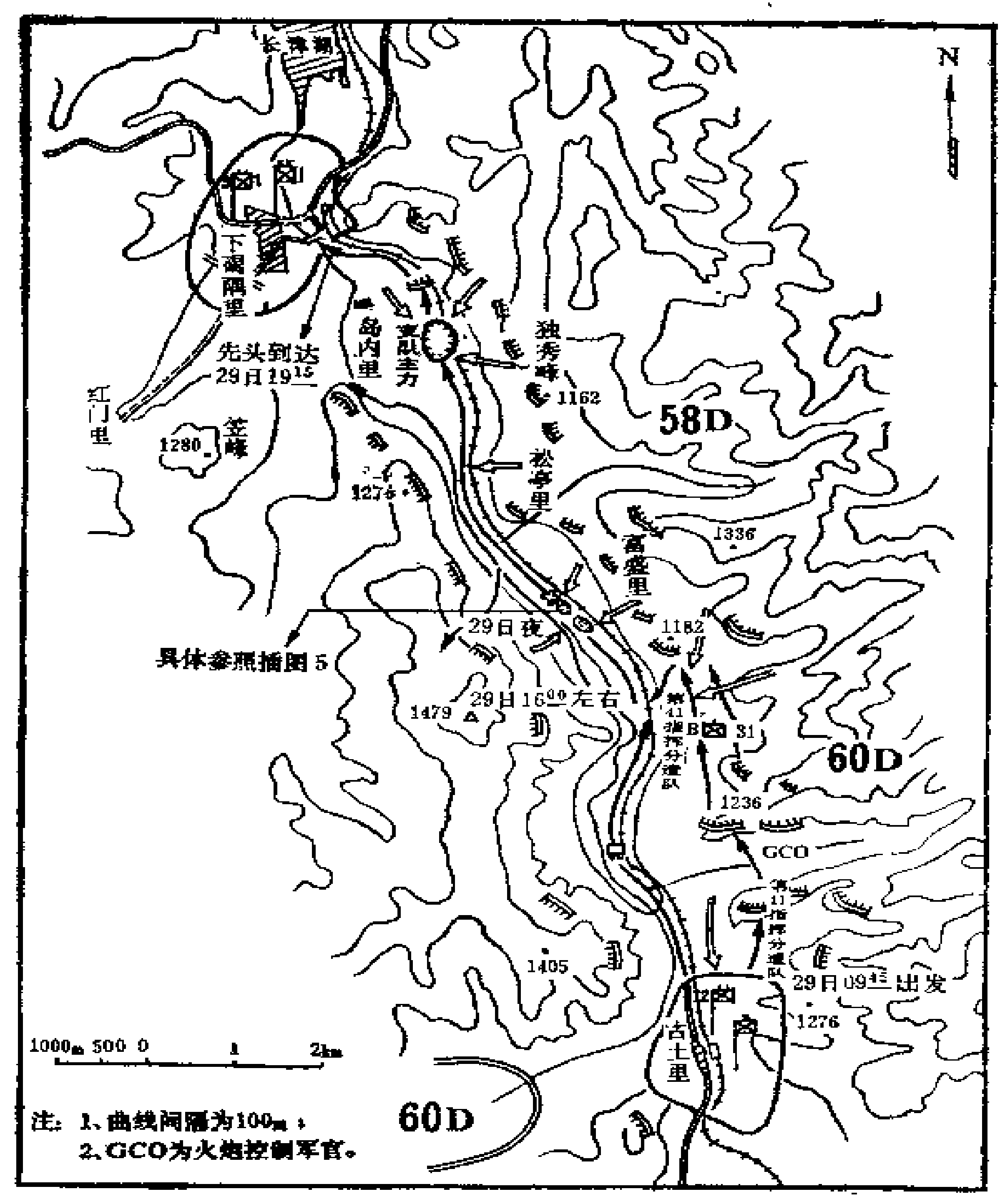


插图4　德赖斯代尔支队行动要图3—4

不能按预期计划前进。

16时15分，纵队终于在古土里以北6,5公里处完全停止

下来。这时纵队后尾的坦克B连进到古土里出发的地点。

在先头前进的克拉克上尉，派出了2辆坦克侦察前方。侦察结果，向支队长报告，从中国军队和地形情况判断，即使坦克能够突破，卡车也很难通行。到这时，纵队内的无线电台除坦克无线电台外，全部遭到破坏而不通了，支队长已不能进行适时的指挥。天已近黄昏，一片黑暗，寒冷也渐渐严酷起来。在这样情况下，再次请示是强行突破还是怎么办？

师长判断下碣隅里环形阵地急需增援，命令不惜一切牺牲继续前进。坦克进行加油后开始前进。在此附近，中国第58师为控制道路而构筑了阵地。德赖斯代尔中校和副官都负伤了，G连吉普车也被打坏。损失很大，前进迟缓，天更加黑了。停止时，卡车开到了路旁的凹地里。重新开始前进时，顺序渐渐乱了，各部队相互混杂在一起。而且坦克象当初德赖斯代尔中校考虑的那样，在G连的车辆纵队中，自然成为分散前进了。

当行进到距下碣隅里还有大致一半路程略为偏南的地方，中国军队的射击激烈起来，纵队再次停止前进。这里在道路东侧不远的地方有条深沟，其东面有连续150米的平地，其对面的铁道以东有比高6至9米的台地，再东面是陡峭的山。道路西侧有浅水沟，接着是约300米左右的水田，在水田以西是长津江。长津江以西成了险峻的山地。

此时，第41指挥分遣队后尾的弹药车辆，被追击炮击中起火了。这就堵塞了道路，后续部队不能前进了。但是，在车辆前面的部队，即先头的D坦克连、G连、第41指挥分遣队的四分之三和数名陆军步兵，在支队长指挥下，按照师长“不惜一切牺牲前进”的命令继续前进。但是没有注意后续部队已被切断了。因为在这天战斗中，纵队间经常出现间

隙，所以，这个间隙也没有特别引起注意。他们的前进目标下碣隅里的跑道照得如同白昼，中国军队的弹丸象下雨一般打来，大家的目光注视着前方，竭尽全力地克服障碍。被留下的指挥官，想和支队联络，无线电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发现后续部队被切断，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前方部队通过后，中国军队对被切断的后续部队，以轻武器和迫击炮进行猛烈的射击，前进路上损坏的车辆已不可能清除，前进道路继续被切断。被留下的后续部队有第41指挥分遣队的部分人员、陆军B连的大部、师司令部和补给维修部队的主要人员。师第4部部长（后勤）助理查伊杰斯达中校是他们之中资历最老的。他命令被阻止的车辆纵队返回古土里。但是，其退路已被中国军队切断，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

后续部队已成瓮中之鳖，对此，中国军队首先从东侧台地进行射击。利用夜暗无航空兵支援时进一步逼近，以机枪扫射和迫击炮射击封闭了道路。经常靠近投手榴弹，但没有突击。只是击毁了先头的3辆吉普车和卡车，没有进一步实施进攻。

美国兵在路旁的水沟、铁路路基、卡车后部等处进行集团抵抗。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形成了4个集团。最北面的是麦克劳林少校（第10军作战部长助理兼与海军陆战师联络的军官）率领的130至140人的集团，它是由各种部队人员组成的，其中有陆军第31团B连连长和若干士兵、第1陆战师的宪兵集团、数名英第41指挥分遣队人员、第1陆战师司令部人员和管理人员等。还有身负重伤的查伊杰斯达中校。

在这个集团南面约300米处，有陆军的二个排同数名海军陆战队人员一起在水沟中构成第二个环形阵地。在其以南

约30米处，由师宣传军官卡普拉罗上尉以下16人组成第三个环形阵地。由此向南约100米处，由负责师汽车运输的军官希利少校指挥数名海军陆战队人员构成了环形阵地。

这些人员认为纵队后尾的第1坦克营B连的坦克，会北进前来增援的。但是，这个坦克连也由于中国军队的进攻，被分割成了3个集团。距古土里最近的集团的坦克、卡车没有什么大的损失，21时后回到古土里环形阵地。中间的集团几乎全由管理用的汽车组成，车辆和人员受到很大损失，但也在2时30分好歹返回到古土里。最北面的集团是由一个坦克排组成的，在希利少校集团以南800米处构成坦克环形阵地，其周围得到古土里炮兵的拦阻射击。天明时，这个部队也后退到古土里了（参见插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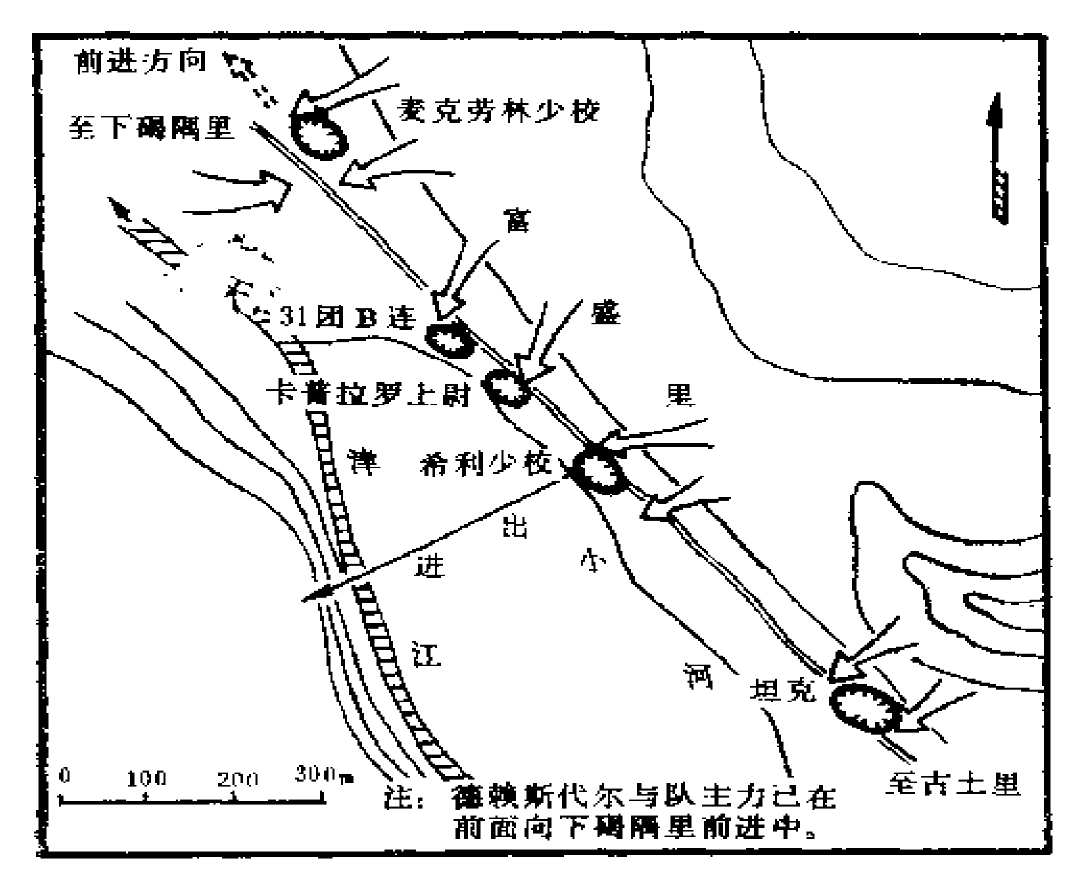


插图5　被中国军队包围的后续部队

坦克不来救援，被分割的部队是不知道的。这些部队装备火器很少，最北面的麦克劳林少校集团，除1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外，还有步枪、卡宾枪和手榴弹。然而，通信兵、书记员、炊事人员、打字员、司机和宪兵等，将伤员放在中间，积极进行防御。麦克劳林少校为和其他集团取得联系，向南派遣了侦察兵，但没有成功。因此，决定在天明之前，守住环形阵地等待航空支援。有3个人跑上吉普车，试图逃到古土里，但却成了俘虏。也有的人想突围出去后越野去古土里。中国军队将机枪推进到路旁沟内进行了纵向射击。伤员逐渐增加了。75毫米无后坐力炮被击毁，2小时前后手榴弹也用光了。弹药也剩下不多，必须慎重地一发一发的射击。

4时30分前后，中国军队派军使带着一名被俘的美军中士来到麦克劳林少校那里。麦克劳林少校问中国军队的军使："是来投降的吗？"但军使却摇了摇头，以允许将重伤员送到古土里作为条件，要求他们投降。麦克劳林少校为了争时间，得到航空支援，企图把谈判拖延到天明。他听取了负伤的齐伊杰斯达中校的意见，又和南方集团的希利少校联系，听取他的意见。希利少校说还有一些弹药，他无意投降。然而，麦克劳林少校集团有很多重伤员，弹药最多的人也只有8发子弹了。

最后，麦克劳林少校决定投降。

在暂时停止战斗这个时期，也有的美国兵从中国军队的间隙悄悄地跑掉了。

不久，中国军队开始解除了最北边的麦克劳林少校集团的武装。中国兵拥向卡车不顾一切地缴获战利品。在此期间，南面的希利少校，集中所在集团人员，带着伤员向西逃走，

渡过长津江从山中奔向古土里。带着伤员走得很慢，还要与追击的中国军队作战，5小时后好不容易才走到古土里。30日，另外逃出来的美国兵和英第41指挥分遣队人员陆续到达古土里和下碣隅里。

中国军队把轻伤员作为俘虏带走了，重伤员者安置在路旁的居民家中。对这些伤员，居民悄悄地给他们提供水、食物和毯子加以照料，数天后，美军后退经过此地时把他们送来了。

被分割、包围的后续部队，出现了很大伤亡，若干人成了俘虏，但是多数人利用夜暗钻出包围圈，逃到下碣隅里或古土里。

另一方面，在德赖斯代尔中校指挥下在先头前进的坦克D连、步兵G连和英第41指挥分遣队的主力，不知道后续部队被包围，冒着敌火前进，但在下碣隅里以南2公里的地点再次受阻，构筑环形阵地进行了防御。1辆坦克起火，德赖斯代尔中校再次负伤，G连连长希达上尉成了支队的指挥官。

好容易击退了中国军队的进攻，29日19时15分希达上尉向下碣隅里的里奇中校报到了。里奇中校首先将G连和英第41指挥分遣队作为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预备队加以控制。希达上尉因为战功被授与荣誉章。

这样以来，仅有2个步兵连的下碣隅里美军，得到约300名经过战斗的步兵和100名坦克兵的加强，环形阵地防御指挥官里奇中校总算放心了。

德赖斯代尔支队，蒙受了失去三分之一兵力的重大损失。但是，该支队到达下碣隅里对确保师的尔后作战不可缺少的下碣隅里基地，做出了很大贡献，另外，返回古土里的

德赖斯代尔支队的损失表

部队别	兵力	死亡和失踪	伤	合计	损失率%	车辆	车辆损失	坦克	坦克损失
英海陆战队第41指挥分遣队	235	18	43	61	26				
第1陆战团第3营G连	205	8	40	48	23.4				
美国陆军第31团B连	190	100	19	119	62.6	22	22		
第1陆战师司令部营分遣队	62	25	25	50	80.6	17	17		
海军陆战队第1通信营分遣队	8	4	2	6	75	4			
海军陆战队第7汽车运输营	12	2	3	5	41.7	22	5		
海军陆战队第10坦克营管理连分遣队	18	5	6	11	61.1	31	30		
海军陆战队第1坦克营B连(欠1个排)	86	0	12	12	13.9	23		12	
海军陆战队第1坦克营D连(欠1个排)	77	0	8	8	10.4	22	1	12	1 (?)
第5陆战团反坦克连坦克排	29	0	1	1	3.4			5	
合计	922	162	159	321	34.8	141	75	29	1 (?)

约300人，被使用在以后古土里环形阵地的防御中了。

对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第二次进攻　29日，上述中国军队和德赖斯代尔支队的战斗，除在下碣隅里以南地区进行外，没有特别激烈的战斗。美军在夜间以迫击炮和夜间战斗机，对估计是中国军队集结地域的地区进行炮击和扫射。

然而，那是暴风雨前的寂静，中国第58师和第59师的一部，正准备翌（30）日进攻下碣隅里。

30日的战斗，是由美军首先开火的。作为德斯代尔支队的一部到达下碣隅里待机的G连，根据该地区指挥官里奇中校的命令，8时，以其3个排和配属的工兵2个排进攻了东丘。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棱线依然在中国军队控制之下。虽然未获得成功，但G连却坚守附近的要点，以增援东丘美军的态势，和中国军队对峙。

到了夜间，中国军队的行动活跃起来。24时在南方的I连正面和东丘的G连正面，几乎同时发起了进攻。

I连正面，是直接防御机场的地区，地形不一定有利，可是，鉴于其重要性，便用地雷、铁丝网和浓密的火网构成了阵地，在下碣隅里地区这是准备最好的阵地。中国军队从23时前后首先对这个正面进行了试探性进攻，接着转为正式进攻了。一波、二波、三波……。他们冒着美军的浓密的弹幕射击和可怕的炮火反击，不顾伤亡地进行突击。而且其一部终于突进I连的阵地，但被击退了。

I连的损失是死亡2人，负伤10人，与此相比，中国军队先是死亡人数就有500人至750人。

在东丘，24时前后，中国军队从山坡上向下突然发起冲击，在迫击炮的支援下逼近G连，将其一部追下山去。中国军队的炮弹，偶然命中堆积的汽油桶，附近一带变得亮如白

昼。

G连连长虽然负伤，却仍在继续指挥战斗。拂晓，营长将英第41指挥分遣队人员投入东丘进行反冲击。结果在12月1日9时前后收复了30日黄昏时的阵地。G连伤亡约60人。

这天夜里，中国军队比28日夜的第1次进攻兵力大，其行动也作了较好的调整，尽管如此，其兵力和火力对美军的防御还不足以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主攻方向和前次一样是指向防御最强的I连正面。白天，中国军队占领了东丘的瞰制地点，尽管能完全观察到美军阵地的情况，但是再次对这个最强的正面反复实施主要攻击，均遭失败却是难以理解的。从有利态势发起的东丘助攻正面，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这次仍然缺乏持续的冲击力量。美军这次在这个正面预先配置了步兵G连，并控制精锐的英军第41指挥分遣队作为预备队。

中国第58师由于先后两次进攻，伤亡很大（判明的死亡者为1500人），消耗了大量宝贵的弹药。

下碣隅里里奇营的损失是，死亡43人、失踪2人、负伤270人，计315人。大都发生在11月28日至12月1日期间，营以外环形阵地内的部队损失也并不小。

估计在里奇正面的中国军队伤亡如下（11月28日至12月5日期间）。

中国第58师第172团　　3300名；
中国第58师第173团　　1750名；
中国第58师第174团　　1750名；
中国第59师第176团　　1750名；
其他团的情况不清楚。

六、真兴里环形阵地

占领黄草岭山口南侧真兴里的是第1团第1营。营得到107毫米迫击炮排、75毫米无后坐力炮排、105毫米榴弹炮一个连（第11炮兵团第2营F连）的配属构成了真兴里环形阵地。这个阵地在11月26日夜，受到了共产党军队的试验性进攻，27日夜也受到轻微的进攻。29日夜，真兴里至古土里的道路被切断。根据居民提供的情报和侦察兵的报告，了解到在真兴里西方山谷的村庄里，潜伏着约一个营的中国军队，正在做进攻准备。30日，营长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率领A、B两个连，带着81毫米和107毫米迫击炮，以突然袭击打垮了这个敌人。其中还有1个连的中国骑兵。

营长烧毁了成为中国根据地的房屋，将村民带回到真兴里。以后，中国军队的正式进攻减少了。

第三章　长隘路的后退

第一节　第1陆战师决定后退

一、一般情况

联合国军为了以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包围北朝鲜军队，一举将其击破，体面地结束战争而发动的攻势，即"在本土过圣诞节"的所谓"圣诞节攻势"，由于发生了中国军队全面介入的不预期事态，而成了泡影。

已经做好准备的中国第4野战军的18个师，从25日夜向西线的第8集团军发起了进攻，将其主攻首先指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德川地区，造成了第8集团军的右翼暴露。

中国第3野战军的12个师也从27日夜开始进攻美军第1陆战师，将其分割包围在长隘路上。

对此，联合国军面临的情况是，必须对作战方针作重大改变，即由攻势转为守势。

关于在此前后的长津湖附近的战况，"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叙述：

"在西部战线反攻的同时，东部战线长津湖畔的朝、中人民军队的反攻，也于11月27日开始了。

长津湖畔的反攻，是从一开始就是困难重重的激烈战斗。我军联合部队冒着凛冽的寒风，越过海拔1000多米的峻岭与敌人作战。

11月27日夜，我军联合部队在长津湖的西部和西南地区

发动了猛烈的反攻，狠狠地打击柳潭里、四雄岭的敌人，同时从两翼发起了攻击，压缩下碣隅里（长津）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下碣隅里南部地区打击敌人的同时，切断了长津至咸兴公路几处，不准敌人增援或退却。这样美军第10军的主力部队，就在长津湖畔一带被我军包围了。”

《朝日新闻》(1950年12月1日)以“美第1陆战师孤立在长津地区”为标题写道：“美第1陆战师，30日被中国军队包围，孤立在长津湖地区”。

在美国流传着第1陆战师被全歼的消息，第1陆战师人员家属纷纷向华盛顿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打电话询问情况。

鉴于朝鲜战况紧迫，杜鲁门总统11月3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当场声明：“使用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感到震惊的英国首相艾德礼，4日匆忙飞往华盛顿，请求杜鲁门总统为了防止全面战争不要使用原子弹和轰炸中国东北地区。

当时，第1陆战师，分散在一条道路上，被中国军队各个包围，向最初目标武坪里前进，已没有希望了。

第10军的前线，分散在东西近400公里长的一条线上。而且，担任主攻的第1陆战师，在上述情况下，距离实现第10军最初的方案，即迫近西海岸正面的共产党军队的背后越来越遥远了。

二、麦克阿瑟将军决心后退

重视事态发展的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将军，匆忙地将在朝鲜的第8集团司令官和第10军军长召到东京，从28日深夜到29日凌晨研究了形势。结果决定“联合国军应该转为守势”。

麦将军会议后，向国防部长报告了如下几点：

1．要由攻势转为守势；

2．要面对全新的战争；

3．局势的发展，已完全超过战区指挥官决心的范围，必须考虑包括全世界在内的问题；

4．联合国军司令部已做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事情，现在情况的发展已超过其控制和力量界限。

这个报告包含了重大的内容。因为现在的战局出现了由局部地区的有限作战，发展成为中国和美国的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然而，当时美国能够动员的预备兵力，却只有本国的第82空降师，刚刚召集的各州的部队，在3月中旬以前不能使用，所以，实际上美国正处于军事上的困境。

另外，远东海军从全面情况特别是第10军的情况看，判断不久这个军可能要从海上撤退，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前已经发出预先号令，命令有关人员制定具体撤退计划。

三、第10军的后退命令和海军陆战师的处置

29日黄昏，第10军命令第1陆战师转入防御。

“以1个团战斗群迅速从柳潭里转用于下碣隅里，救出长津湖东岸的陆军部队（费士支队）。……打通并保护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道路。”

同时，长津湖地区第10军的部队，全部归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指挥。

在此之前，（29日晨）第1陆战师已经停止进攻，正在努力打通向柳潭里的补给道路。即柳潭里的第7团战斗群，根据师的命令，以第5团的A连、第7团的B、G连编成1个混合营，企图救出德洞山口的第7团F连，并且打通下碣隅

里至柳潭里的道路。但是，在强大的中国军队阻击下，未能达成目的。根据这个情况，师长判断不用1个团战斗群打通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是不可能的，15时45分下达了如下命令（要点）：

"第5团战斗群确保柳潭里地区。为此，必要时可调整现在的配置。第7团战斗群，全力以赴迅速打通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

根据师的命令，第5和第7两个团战斗群，密切合作，开始制定联合作战计划（Joint op-eration Plan）。

军的上述命令，当天黄昏到达师司令部，就此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只是写道："师先发出的命令和军的命令精神是一致的，因此没有必要加以任何变更"。然而，作为上级部队的军，在尚未发出"转入防御"的命令之前，第1陆战师就发出了停止进攻的命令，纵然其精神完全一致，在第三者来看，也感到有些不解之处。

从时间关系和麦将军与第10军军长私人关系上看，第10军的撤退命令肯定是在麦将军定下撤退决心后发出的。问题是第1陆战师的行动命令。麦将军决定撤退是29日晨，那时（如前所述），第1陆战师已经停止进攻，正尽力打通向柳潭里的补给道路。

这样看来，也可以判断为：师的"第5团战斗群确保柳潭里……"的命令，是在军发出撤退命令之前，第1陆战师师长判断情况后擅自发出的命令。

说起来，这个长津湖战役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军长从一开始就是非常积极的。而师长却是采取慎重的行动。

这些事情综合起来考虑，结果虽然没有发生问题，但也不能不看到，撤退作战中容易引起的问题已经出现了。然

而，这始终没有超出推测的范围。

翌日（30）晨，担任第10军在第1陆战师的高级参谋福尼上校，从古土里返回咸兴，向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报告了长津湖地区的详细情况。军长立即飞往下碣隅里，下午在该地召集第1陆战师师长、第7步兵师师长及其副师长开了会。

会上军长宣布：

（一）放弃长津湖地区，向咸兴后退；

（二）向咸兴后退必须迅速实施；

同时，授权史密斯师长可以破坏影响后退的一切装备，并约定以必要的空中补给予以支援。史密斯师长对此说：

（一）后退速度取决于后送伤员的能力；

（二）愿意战斗到海岸，把大部分装备带回去。

必须救出伤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固有传统，所以，师长脑海里最先浮现出来的是后送伤员的问题。

另外，军长命令第1陆战师师长救出孤立在湖东岸的3个陆军营（费士支队），但是，进一步研究的结果，明确了在柳潭里的兵力撤到下碣隅里之前，对这个费士支队不能采取有力措施。

会议期间，军长下达了如下命令："军一面与敌人保持最大限度的接触，一面将主力集结于咸兴至兴南地区。……第1陆战师首先确保下碣隅里至水洞的道路，并将位于下碣隅里北面和西北面的部队收容到下碣隅里。……"。

根据军的后退命令，第1陆战师30日19时20分给第5和第7团战斗群用电报下达了命令："加快实施联合作战命令第1—50号，第5和第7团战斗群合作，迅速后撤到下碣隅里，进一步准备下一步的后撤。

所谓联合作战命令第1—50号，是根据29日下午师的命

令，2个团战斗群联合制定的命令，规定："收缩柳潭里环形阵地，第5团战斗群确保柳潭里阵地，为第7团战斗群开始向下碣隅里后退创造有利态势"。2个团战斗群向下碣隅里后退的初期，按此命令实施是比较好的。

这样，第1陆战师长达100公里的艰苦的后退作战，就从柳潭里的2个团战斗群向下碣隅里的作战开始了。

此时，在下碣隅里指挥所指挥作战的史密斯师长，在考虑怎样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沿一条长约100公里的道路后退的方案。那是从未经历过的困难的作战。首先在下碣隅里必须收容柳潭里的2个团战斗群。为了收容和空运后送众多的伤员，必须准备病床和飞机跑道。第5和第7团战斗群为了突破长隘路，必须恢复人力和物力的战斗力。为此，人员的补充和各种补给品的空运也是必要的。为了完成这些工作，确保下碣隅里是绝对必要的。

师长对长隘路上的下碣隅里基地的重要性很早就注意，并在努力确保它。修建飞机跑道的连续作业，和付出很大牺牲而强行送进来的增援部队（德赖斯代尔支队），都是师长从应付最坏事态的深谋远虑出发的。

第二节　从柳潭里撤向下碣隅里

一、两个团长的协调

在柳潭里环形阵地有两个陆战团团长，即第5团团长默里中校和第7团团长利曾伯格上校。两人都是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官，已内定翌年一月分别晋升为上校和准将衔。

柳潭里环形阵地和下碣隅里的师指挥所之间，由于被中国军队所切断，所以，有线电通信中断，无线电通信也因地

形障碍而几乎不通。两个团战斗群相当于师的实际战斗力的三分之二被孤立，而且在和师司令部通信联络不能充分保持顺畅的情况下，通常被认为副师长应飞赴现地进行指挥，但是，当时第1陆战师副师长，因有紧急工作而回美国本土了。我认为，那样的话，指定一位资深的团长作为统一指挥官为好，但却没有设统一指挥官。

战后，利曾伯格上校（后晋升为中将），回顾当时情况，作了如下叙述，强调没有任何问题。

“第5和第7团战斗群，分别按师的命令行动。给一个团战斗群的命令也通报给另一个团战斗群。另外，第11炮兵团第4营（155毫米榴弹炮）担任全般支援任务，也未归任何团战斗群指挥。我们两个团长一起在第5团战斗群或第7团战斗群指挥所合作。必要时吸收第4营营长参加讨论。这样，工作进行的极为顺利，没有什么特别不一致的地方。”

按我们日本人的想法，对于在重围之中的两个团缺乏统一指挥的问题，也可能感到惊奇。关于这个问题，战后史密斯师长作了非常爽快的回答，他说：“也考虑过由资深的团长指挥的问题，但是，又认为让他们合作就足够了，所以，不必指定统一指挥官”。这两个团长的人品好，在海军陆战队这个小天地里平时就相识，团结是坚强的，这大概是美国人的“重视合理性和合作胜于个人情面”的优点的表现。

二、突破的准备

第7团战斗群为突破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道路向下碣隅里前进，必须预先夺取环形阵地南侧出口的要点，因此，第7团战斗群群长决定抽出配置在1426高地的第7团第3营。为此，第5团战斗群也必须变更部署。30日晨，第5团

第2营首先变更了部署。营的右翼仍旧连接第5团第3营，后撤其左翼，在1294高地占领阵地。第7团第3营预定撤离原阵地，在柳潭里南面约4公里的地点占领新阵地。

另一方面，根据师长的指示，为后送伤员从30日9时开始在柳潭里修建轻型飞机跑道。这是表示师长是如何关心后送伤员的。使用155毫米榴弹炮兵营的TD——18推土机进行作业。然而，这条跑道也于12月1日受到中国军队的火力控制，仅使用过一两次。

中国军队从30日晨即对第5团第3营实施进攻，但没有成功。

当天下午，军命令师变更原来的计划，令柳潭里的两个团战斗群同时而且迅速撤向下碣隅里。因此，师在19时20分命令两个团战斗群同时撤退。两个团战斗群重新制定了如下的联合计划，12月1日晨下达了命令。

"第5和第7团战斗群，沿柳潭里至下碣隅里道路迅速向下碣隅里前进。首先以步兵逐次夺取道路两侧的要点，车辆纵队在其掩护下沿道路前进。以一部利用夜暗突破敌之间隙，实施越野机动，秘密地先向德洞山口行动，救出巴伯连的同时占领山口的要点，掩护主力通过山口。前卫营为第5团第3营。担任越野机动的部队为第7团第1营。在向南边开始进攻之前，以第7团第3营主力夺取1542高地，另以一个连夺取1419高地，为主力发起进攻获得立脚点。

撤退开始是12月1日8时。第7团第1营1日黄昏出发。第5团第3营8时开始撤退，超越第7团第3营，作为前卫营沿道路向南方前进。第5团

第1营9时30分撤退，在1100高地至长津湖西南端占领阵地，掩护主力的北侧。主力通过后掩护其左侧面。第5团第2营开始确保1294高地，掩护第5团第3营和第5团第1营撤退。到1276高地和第7团第1营换班，掩护主力的西北侧。主力通过后作为后卫。

第7团第1营和第5团第2营换班后，1日黄昏，超越1194高地的第7团第3营的H连，以越野机动突破中国军队的间隙，向巴伯连阵地前进，并协助它确保山口的要点。第7团第3营确保1542高地和1419高地，支援第7团第1营和第5团第3营的超越，尔后掩护主力的右侧面”（参见插图6）。

另外，决定让装备有76.2毫米火炮的唯一的1辆坦克（M—4A3）和尖兵一同前进。其乘员已经从下碣隅里乘直升飞机到达了。

为了不中断火力支援，决定105毫米榴弹炮部队梯次前进。即派105毫米榴弹炮连靠近先头部队前进。这支炮兵在行程中间的新兴里附近占领发射阵地，对后续部队进行掩护射击，在其他炮兵部队转移期间不使掩护射击出现空隙。第11炮兵团第3营（欠上述的1个连）要在它之后，尽快地前进到新兴里附近的发射阵地。第11炮兵团第1营最初担任支援射击，尔后靠近后面前进。

155毫米榴弹炮，过于笨重庞大，不能敏捷地行动，所以决定在出发前先将炮弹打光，安排在车辆纵队的最后尾前进，以避免因那巨大的火炮和牵引车堵塞道路。

为了这次作战，必须尽量增加步兵部队的兵力。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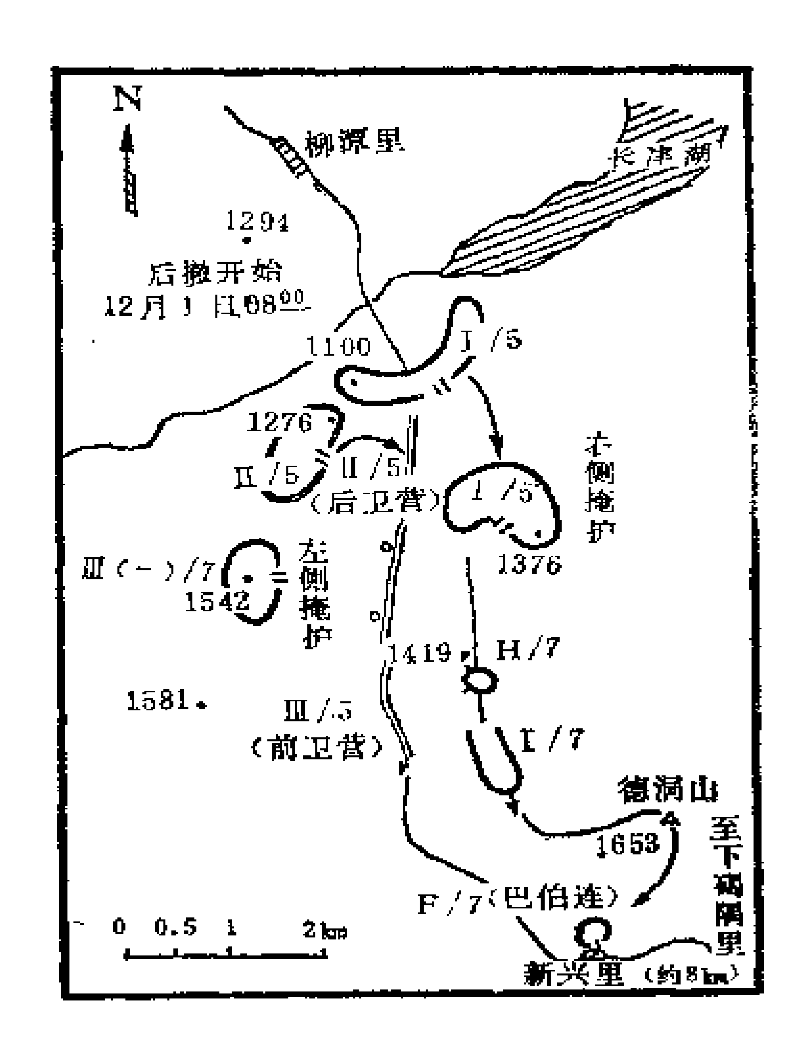


插图6 从柳潭里后撤方案

主要是从炮兵抽调兵力，临时编成了26个步兵排。其排长几乎都是炮兵军官。特别是由第11炮兵团第4营（155毫米榴弹炮兵营）编成了9个步兵排，其中3个排配属给第5团，2个排配属给第7团，4个排在第11炮兵团第4营营长指挥下，担任掩护车辆纵队的任务。

为了收容途中可能发生的伤员和德洞山口巴伯连的伤员，必须事先在车辆中留下空余位置。因此，允许乘车的人员规定为因负伤或者冻伤而不能步行的人。为此，两位团长也是徒步行进。能够步行的轻伤员在车辆两侧前进，担任掩

护，乘车的伤员也要携带武器，以准备在情况紧急时射击。阵亡者的遗体，不得不留在柳潭里，并为85名官兵举行了埋葬仪式。不丢下伤亡人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好的传统。在此次战斗中，排长和班长冒着危险收容伤亡人员，为此而造成自己伤亡的事例不胜枚举。伤亡后必定被收容的信赖感，相互“拾遗骨”的战友爱，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气和团结的巨大支柱。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例外。埋葬在柳潭里的遗体，停战谈判成功后已回收送回美国。

三、中国军队的作战设想

中国军队27日夜进攻柳潭里，28日和30日夜进攻下碣隅里，但均未成功，受到很大损失，以后进行了休整和下一次作战的准备。第1陆战师虽被分割包围成许多段，但每个环形阵地的抵抗却意外地强，中国军队大概感到象“抱3个带刺壳的栗子”。在柳潭里的人员和车辆的匆忙活动和空投，直升机后送伤员等，表明成为瓮中之鳖的第1陆战师主力正在准备进行突围。注视着这种情况，指挥作战的宋时轮将军的头脑里，从全面情况判断，大概产生了如下的设想：

1．美第1陆战师的主力，试图从我军包围网中逃脱。

2．我兵团要在黄草岭山口以北捕捉和歼灭敌人。

3．主攻目标定为下碣隅里的第1陆战师一部。为此，要认真进行周密的作战准备，尽快地加以协调一致的进攻。

4．对柳潭里的第1陆战师主力，在其开始后退之后，在长隘路上予以进攻，捕捉和歼灭它。

5．在黄草岭山口完全切断第1陆战师的退路。

中国军队在将兵力向下碣隅里、古土里和黄草岭山口推进的同时，加强了柳潭里至下碣隅里道路沿线的阵地，完成了第1陆战师一旦从柳潭里开始突围就予以进攻的准备。

四、后退的开始

12月1日晨，第5团的第1、3营，阻止了中国第79师从北面的进攻。第5团第2营占领柳潭里西南的1294高地，阻止了中国军队从西面的进攻。第7团第1营在占领1276高地附近掩护西侧的同时，为预定在1日夜向德洞山口前进做了准备。第7团第3营为了进攻1492和1419高地，已进入进攻准备位置。2个团战斗群的管理部队和炮兵等忙于做乘车行军的准备。

8时，第5团第3营，接着，9时30分，第5团第1营都按预定计划开始撤退。第3营在其G连的掩护下有条不紊地撤退了。最后留在1282高地上的G连，和中国军队进行手榴弹战，估计它的撤退困难，便首先以飞机实施对地面攻击飞行（为防止危害自己部队，未发射实弹），威吓并压制住中国军队，在此期间进行撤退，当连后退到安全位置后，根据前进航空控制人员的指示，使用实弹对地面进行了攻击。炮兵前进观察员也和飞机协调，用105毫米榴弹炮对企图迫近G连的中国军队实施射击。营的81毫米迫击炮也密切支援了连的后退。而且对残存的弹药点了火，所以，整个1282高地呈现出发生了爆炸的样子。这样，G连就无一伤亡地圆满完成了撤退。

第5团第1营也在其B连的掩护下井然有序地撤退。第5团B连作为最后的掩护部队在1240高地进行防御。这个连和G连不同，它为了隐蔽企图，悄悄地撤退，不要任何支

援火力，利用建制的轻机枪的掩护射击撤退了。这个连也无一伤亡地撤退成功了。在此期间，1294 高地上的第5团第2营退到1276 高地，同占领该高地的第7团第1营换班，使该营有可能完成向德洞山口进攻的准备。

另一方面，第7团第3营，9时以H连对道路东侧的1419 高地，以营主力对道路西侧的1542 高地发起了进攻。这两个高地是分别从东和西两面俯视道路的要点，第5团第3营预定在其掩护下作为前卫营沿道路向南进攻。第7团第1营预定这一天的黄昏在1419 高地超越该团的H连，利用夜暗秘密突破中国军队阵地的间隙占领德洞山口。然而，由于中国军队在这两个高地上构筑坚固阵地，进行顽强抵抗，所以，进攻几乎始终未取得进展。

完成撤退的第5团，以第1营在长津湖至东南方入江江岸的1100高地之间、以第2营在1276高地，面向北和西北占领了阵地。在此前后，第7团第3营主力，正在进攻南边的1542高地，预定占领这个高地可与第5团阵地配合，构成对付来自西侧进攻的防御阵地。

担任前卫营的第5团第3营，预定在第7团第3营夺取其进攻目标1542和1419两高地后，超越它开始进攻，但是，由于第7团第3营的进攻没有进展，所以两个营长协商决定，不管能否夺取1542和1419高地都要发起进攻，第5团第3营15时沿道路向南方开始进攻了。

预定以越野机动前往德洞山口的第7团第1营的预定出发地点是1419 高地，该高地的中国军队阵地意外坚固。团长判断仅用第7团H连是不能夺取的，因此，中午投入了第7团第1营的A连，接着下午又投入B连实施进攻。这个高地上杂草丛生，所以美军的前进观察人员观察困难，未能发

挥支援火力的效果。然而，对于在险峻易滑的山坡上攀登的美军来说，有了这些杂草反而便于攀登。不一会，飞机、榴弹炮和迫击炮的支援也逐渐有良好效果，19时30分占领了这个高地。

在这次进攻中，第7团第1营伤亡很大，第7团团长将H连配属给这个营。因此，戴维斯中校就指挥A、B、C和H 4个步兵连了。

占领1419高地后，营长戴维斯中校立即调整组织，编成了应急的防御阵地。又将伤亡人员运到道路上，由此送往第3营的救护所。21时许，营调整完组织又出发了。

五、德洞山口附近的战斗

柳潭里至下碣隅里之间最大的要点德洞山口，27日黄昏由第7团F连占领。

威廉·E·巴伯上尉是在11月7日刚刚被任命为连长的。他1940月3月加入海军陆战队，当了两年空降部队的士兵后，在太平洋战场同日本军队作战，1943年11月任命为少尉军官。以后由于在硫黄岛有战功，被授予银星章，是所谓从实战中“锻炼出来”的军官。

在占领德洞山口阵地时，他把搭帐篷的事放在后面，要求立即开始构筑阵地。对着装和武器保养要求特别严格，一丝不苟。连还配属有第2营火器连的重机枪班和81毫米迫击炮班，其兵力共有240人。在下碣隅里的第11炮兵团第3营H炮兵连（105毫米榴弹炮），对F连进行直接支援。

连在高地顶端面向北配置1个排（2个班为第一线，1个班为第二线），在其南边与其相连接向西和向东各配置1个排（各将3个班并列），连阵地成拱门型。在拱门底部反

斜面上有连部和89毫米火箭筒班相连接，其下方道路附近设有连指挥所、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阵地。（参见插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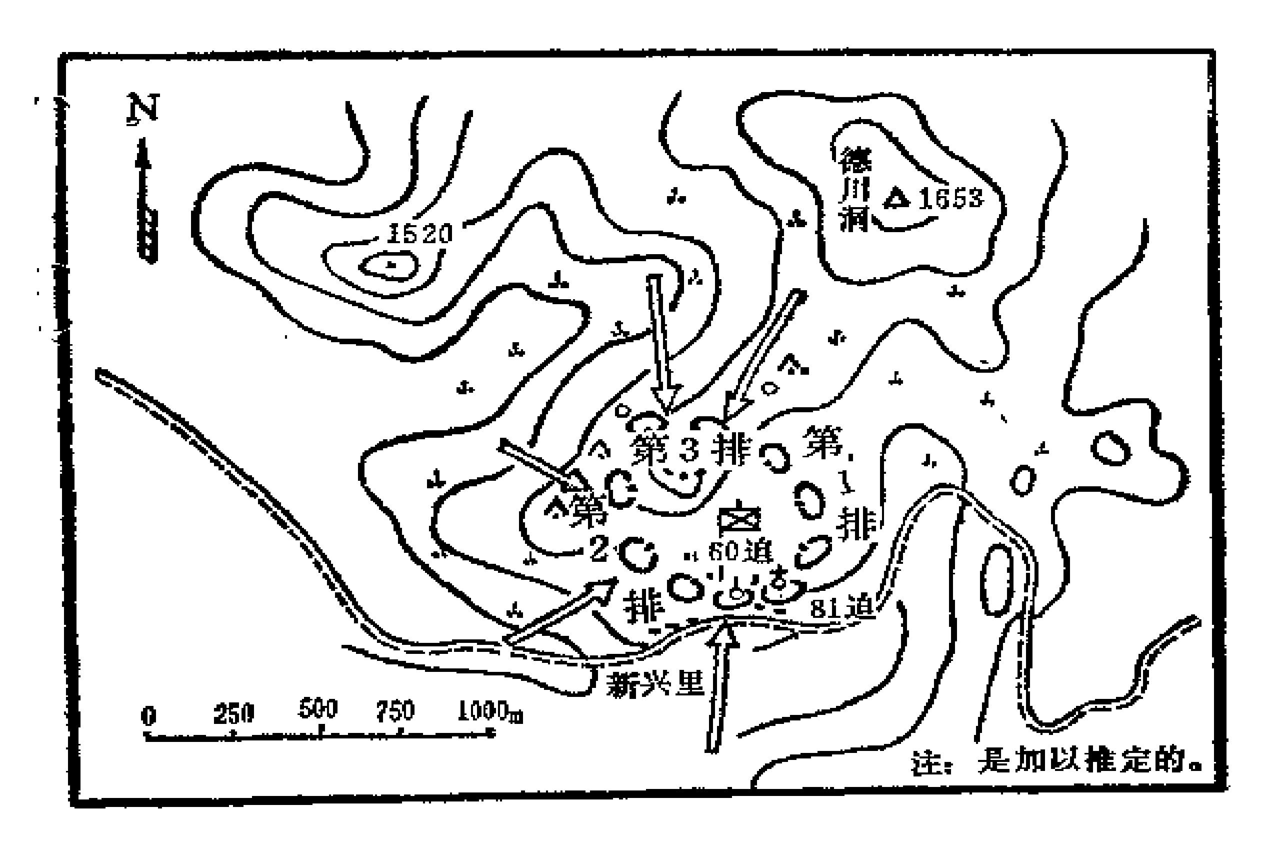


插图7 德洞山口环形阵地

81毫米迫击炮对西北的石山进行了试射。因为从柳潭里去下碣隅里的第1汽车运输营的车辆纵队，在8点多钟以前呼呼隆隆地通过山口，所以，为了防止发生危险，下碣隅里的H炮兵连没有进行试射。

这时，中国第79、第89两个师对柳潭里开始了进攻。第59师切断了柳潭里和德洞山口之间的道路，同时迫近了F连阵地，其1个团已经悄悄地包围了F连。

F连第3排排长，1点多钟到阵地上转了一圈，在冻得

象石头一样硬的阵地上没有听到任何盘问的声音。排长立即集合班长，大声训斥："你们睡糊涂了！要睁大眼睛警戒"。一会，班长对士兵又摇晃又踢，还听到他喊叫："别发呆！进行警戒"。2时许，排长再次巡察时，听到到处都有大声地盘问。此时，柳潭里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攻防战斗的枪炮声。

28日2时30分，约1个连的中国兵，突然投掷手榴弹，乱打冲锋枪，从北、西、南3个方向进攻F连。从北面沿棱线突进来的中国兵，给在北面阵地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2个班转瞬间造成了很大伤亡（35人中的27人），这两个班的剩余人员向位于后面的第二线班那里后退，高地的顶上又被中国军队占领了。在从北面进攻的同时，中国军队从西面和西北面也突了进来。

……。中国兵派来了新生力量，不间断地边投手榴弹边前进，海军陆战队员以回投手榴弹来应战。这样激烈的近战，各处都展开了，但是，海军陆战队员不允许中国兵进一步突入，很好地守住了阵地。

这次中国军队从环形阵地南侧道路方向开始向北进攻，造成60毫米迫击炮班的班长以下10人伤亡，并逼近了指挥所，所以，连长将指挥所和迫击炮班转移到反斜面。对从道路方向爬坡进攻的中国兵，以预先配置的重机枪予以射击，往下投手榴弹阻止了敌人。60毫米和81毫米迫击炮班的军士全部伤亡，所以，迫击炮继续由一等兵统一指挥战斗。

连长巴伯上尉，冒着敌火走到每个士兵面前，指挥战斗，进行鼓励。位于东侧的第1排，几乎没有受到攻击。

在270°的正面上展开的战斗，持续了一整夜。拂晓，以第1排主力向山顶反冲击，恢复了原来的主抵抗线。

6时30分，战斗大体上恢复了平静，到那时为止，连亡20人，伤54人，伤亡率约为百分之三十一。中国军队遗弃的尸体约有450具。

这时，连里的手榴弹已很少，剩下的追击炮弹也只有10发了。连从伤亡的海军陆战队员和中国军队阵亡人员身上收集武器、弹药和手榴弹，还请求空投补给。伤员在帐篷里容纳不下，就在雪中挖洞，放上鸭绒睡袋，收容在雪洞中，让他们轮流着到暖帐篷里休息。卫生兵将吗啡容器含在口中，让它溶化着来回的跑。但是，也有的伤员因血浆冻结，无法输血而不能得救。

下午，海军陆战队的R5D飞机①空投了追击炮弹和卫生器材。但是，很多弹药落在环型阵地以外了。对四周的高地，海盗式战斗机实施了对地面攻击，H炮兵连也从下碣隅里进行支援射击。

28日，从下碣隅里和柳潭里对F连派出了救援部队，但都被强大的中国军队所拦阻，未能到达德洞山口。

28日夜，F连的配置同前夜一样，但在阵地上的兵员数量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下碣隅里的炮兵，在午夜对F连环形阵地周围的中国军队实施扰乱射击，81毫米迫击炮对环形阵地东北方的石山、60毫米迫击炮对环形阵地北方的鞍部进行了射击。

中国第59师，昼间后退了，调整了组织，日落后再次开始

---

① R5D为C——4的军用型机。别名为“空中霸王”。4引擎中型运输机。最大时速为483公里，载重量为14吨。飞行距离为3,200公里。可运送人员50人。这种运输机1日下午在下碣隅里的跑道上着陆，后送39人；但从那以后认为有危险而禁止着陆了。

了行动。22时30分，在下碣隅里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中国第58师开始进攻了。

29日2时15分，中国军队一部对北面的第3排在迫击炮射击后开始进攻。接着又从西北和西方实施全面的进攻。40至50名中国兵在北面突破第3排阵地，并突进到阵地内。突入环形阵地的中国兵，聚集在一起，开始大声喊叫什么。海军陆战队员将机枪转向后方射击中国兵，瞬间就将其歼灭。但是，来自北面压力很大，第一线班后退了20米左右。连长左膝被打穿，但他手扶部下坐下来继续指挥战斗。

29日晨，第3排进行反冲击，夺回了原来的主抵抗线。夜间的损失，美军亡5人，伤29人，中国兵死亡200人以上。

天明后，连的环形阵地周围有各样颜色的降落伞围绕着。海军陆战队运输机将其准确地空投到目标上，补给了弹药等。第6海军陆战队观测机队的直升机给SCR——300和SCP——619无线电台补给了干电池，但机体、机头被打穿了。空军的C——119飞行车箱运输机[1]空投的补给品，落在环形阵地西方500米处，昼间由于敌人火力封锁不能回收，到了夜间，在炮火掩护下收回了。

这样，补充了迫击炮弹、手榴弹、C类口粮和咖啡等。而且还送来了毛毯和担架，重伤员就可以不睡在地面上了。

当天下午，连长召集班长以上人员作了如下训示：

> “……柳潭里的第5和第7团被包围，正在激战中，伤亡很大。昨（28）夜，下碣隅里环形阵地

① 双引擎双机舱的中型运输机，1947年初开始使用，载重量为13.6吨，可输送人员62人。主要用于空降作战。

也受到强大的攻击，并被包围，与古土里的交通被切断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连不可能得到救援。今后，必须准备受到比以前更为激烈的进攻。设置在警戒阵地的饵雷和悬挂的照明弹要固定牢。我们海军陆战队只考虑要战斗得象个样子就行了。”

29日夜是平静的。午夜将过，30日凌晨2时许，中国军队用英语喊话说：“F连你们被包围了。……中国军队给你们暖和的衣服和良好的待遇。立刻投降吧！”。对此，连以发射迫击炮的照明弹和机枪扫射予以回答。30分钟后，约2个连的中国兵，端着刺刀从道路南侧冲了过来。F连由于白天的空中补给，有了充足的弹药和手榴弹，所以，在迫击炮照明弹的照明下，机枪扫射，105毫米榴弹炮的定时射击和投掷手榴弹予以反击，将其完全击退了。

30日晨，直升机送来了无线电台的电池，运输机投下了补给弹药等。连第一次有了充足的备用弹药。到了黄昏开始下雪，新雪在4个小时内厚积7至8厘米。

12月1日，连长为了防止士兵因战况平静而松劲，让他们清扫连的地域。垃圾和罐头盒挖坑埋掉，伤员的装备收集到一处，死者的遗体排列整齐，用苫布覆盖起来。向北派出侦察兵，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射击，几乎未能前进。中国军队不顾飞机、炮兵和迫击炮不间断的射击，进入掩壕内进行抗击。

12月1日夜，中国军队的进攻只是进行零散的远距离射击。此夜，柳潭里派出1个营(第7团1营)踏着积雪突破敌人封锁，前往救援F连。2日晨，F连连长了解到救援营在接近中后，用无线电与营长取得了联系，表示必要时可派出兵力，营长理解F连连长的心情，答复说没有必要。

2月11时25分，营到达F连的阵地，救援了该连。

F连被完全包围了5昼夜，仅以240人抗击着中国第59师的猛攻，受到了很大损失。连的伤亡约为百分之四十七，其中亡26人，伤89人，失踪3人，全部7名军官只有1人没有负伤。在连阵地的外侧，中国军队遗弃的尸体多达1,500余具。

F连由于坚守了德洞山口阵地，在一周时间内牵制住中国第59师的主力约2个团，结果减轻了对柳潭里环形阵地的压力。

中国军队依靠兵力的优势，想用人海战术突击这个很小的环形阵地，进行了反复勇猛的冲击。但是，始终未能歼灭这个连。

F连坚持到最后，达成其目的的因素尽管可能很多，但是，特别不能忽视的一点是，连长巴伯上尉的坚强意志，正确指挥，全体人员的旺盛士气，团结必胜的信念，步、炮、空的协同，补给的作用。

另外，巴伯上尉和恰费拉达一等兵被授予了荣誉章。

六、夜间的渗透突破

拥有现代装备，重视火力的美军，夜间越野行动，采取从敌人间隙突破战法的战例，我认为是比较少的。

在柳潭里至下碣隅里之间的战斗中，第7团第1营采取的行动，大概就是这种少数的战例之一。

第7团战斗群群长利曾伯格上校在谈到他敢于采取这个战法的动机时说："中国军队认为'美军只会沿道路进攻'。而且，他们大概也不会想到，在飞机、炮兵和迫击炮不便实施支援的夜间，美军会进行越野机动。因此，为了出敌意料，

就用夜间越野机动突破了敌人的间隙。”

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军拥有很多车辆，所以越野机动受到限制，有时在道路上一旦遭到伏击，往往就不能行动，从而造成重大损失。

第7团第1营营长戴维斯中校是在佐治亚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海军陆战队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第1陆战师第1团第1营营长，在佩累利乌岛基地进行过勇敢的战斗，朝鲜战争后晋升为少将，成为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第1部（人事）部长，是优秀人物。营的大部分军官和士兵在7月接受征召以前，都是在办事处和农场工作的人员，师的预备役官兵比任何部队的比例都高。

营为了渗透突破，首先进行了如下准备。

用SCR——300便携式无线电台同柳潭里环形阵地联络有中断的危险，所以携带了通信距离远的AN／GRC——9背负式无线电台①。炮兵联络军官还携带了炮兵通信用的SCR——610背负式无线电台②。航空联络军官留在团部位置，同吉普车载无线电台与支援飞机联络，接着以无线电与

① AH/GRC——9是为构成步兵团内和师内的无线电通信网而使用的携带式（也可为车载式）的AM中型无线电台。通信距离，电话为20公里，电报为45公里左右。电源使用车辆电池组、手摇发电机和干电池。

② SCR——610是为构成炮兵射击指挥等的无线电通信网而使用的FM无线电话机。本来是车载用的，电源使用车辆电池组，也可从车辆上卸下来，用干电池在地上面使用。通信距离，地面上为80公里，空地是50公里。

随营行动的前进航空控制人员联络，使其将支援飞机引导到营的上空，以便对地面进行攻击。

营的81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各配备编制数的一半，即2门和6挺。为此，各个火器编有通常的两倍人员，这部分人可以多携带一些弹药。

食品，各人选择喜欢的携带4餐份。携带备用担架，上面放上追加的迫击炮弹和机枪子弹等。全部人员各自携带鸭绒睡袋，不仅用于伤员救护，还要准备营必须孤立地在山中进行数天野营时使用。全体人员都要携带一个备份的轻武器子弹袋，预备队连人员和营部人员最初要各自携带1发81毫米迫击炮弹。为了便于夜间行动，准备路标、向导和掩护用的炮兵射击的黄磷弹。

营于12月1日21时，以B连、营指挥班、A连、C连、营部班、H连的顺序，在夜暗中从1419高地出发了。因昼间战斗而精疲力尽的陆战队员，身背着沉重的负荷，不出声响地进入险峻的山中。

保持方向的方法，除靠指北针外，还准备利用星星判断，看山顶形状和利用炮兵射击的黄磷弹，但是，行入山谷后，星星看不见了，山顶的形状都差不多而难区别，黄磷弹陷入积雪中不易看到，哪一种方法也靠不住了。所以，除了将斗蓬蒙在头上，用手电筒看指北针保持方向外，别无他法。

进一步增加前进困难的是寒冷（根据炮兵记录为零下31°）、积雪和险峻的地形。纵队的先头在没膝深的积雪中艰难地前进，而后面部队在被踏实易滑的雪上行走，不断有人跌倒。跌倒的人，背着沉重的装备，还必须攀登深雪的山坡。正如团长所说的那样，中国军队决不会预料到美军会在夜间

从山地前进，所以，美军初期并未受到抵抗。

先头部队在通过第二个山谷时，弄错了方向，开始向西南偏斜。那样走下去，就会走到中国军队控制的柳潭里至下碣隅里道路上，而在那条道路上美军炮兵已计划进行扰乱射击和拦阻射击，有误伤自己的危险。营长想要命令B连连长修正方向，但无线电不通，大家都戴着很厚的护耳，用传口令的办法也行不通。

因此，营长决定亲自带领无线电通信兵和传令兵跑到先头部队去。无线电通信兵和传令兵落到后边，仅营长一人到达了先头部队 。恰好是纵队的先头开始攀登下一个陡坡的时候。好不易才向左修正了方向。正好是在将要进入中国军队阵地线之前的地方。修正了前进路线走了不大功夫，到达了高地的山脚。

这个高地是1520高地，在其东侧和西侧中国军队构筑了阵地。营在81毫米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支援下实施进攻，打垮了东斜面的中国军队约一个排，并占领了该高地。

营长命令营停止前进。调整组织。刚一停下，疲惫不堪的士兵象泥人一样地倒在雪中，忘记了寒冷和敌弹而想睡了。中国军队从东南方不间断地进行远距离的射击。军官和军士，又拍打又叫喊，拼命的不让士兵们睡觉。由于天气寒冷好象头脑也不那么灵活了。营长也不时地向连长核实自己是不是在正常地发号施令。疲惫不堪的士兵被赶了起来，勉勉强强地构筑了环形阵地时，已经是12月2日3时了。营在这里休息到天明。各连派出巡逻哨采取了以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员警戒的态势。开始第一次用背负式无线电台(AN/GRC—9）与团联络。

2日凌晨6时，营开始进攻1653高地（德洞山）。地

形险要，进攻极为困难。同飞机联络的无线电不通，未能得到充分的航空支援。同东侧的巴伯连（第7团F连）环形阵地的无线电台也不通，还有受到该连81毫米迫击炮射击的危险。占领中间目标后，才沟通了与F连的无线电联络，这时，建议该连派出侦察分队进行引导。该连引导航空支援，而且以81毫米迫击炮射击支援了营的进攻。营在该连支援下，勉强地占领了1653高地，向连的环形阵地前进，11时25分到达了巴伯连的阵地。

营将22名伤员用担架运走。阵亡人员只是军医一人。另有2名士兵由于寒冷、疲劳和紧张引起精神失常，将其捆在担架上，不久就被冻死了。这样，完成了增援F连任务的第7团第1营，将F连纳入该营的指挥，在德洞山口一带构成环形阵地，迎来了2日的夜晚。

柳潭里的第1陆战师主力要撤到下碣隅里，必须确保的最大要点是德洞山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7团第1营的果敢进攻和F连历时5天的顽强防御，确立了困难的后退作战成功的第一步。戴维斯营长由于这次作战有功而被授予荣誉章。

七、师主力的后退

前卫营　担任前卫营的第5团第3营，12月1日15时超越第7团第3营，沿道路开始向南进攻。

塔普雷特中校指挥的这个营，在仁川敌前登陆作战中，作为先遣队占领扼制仁川港入口的月尾岛，掩护了师主力的登陆作战，所以，这次也作为前卫在先头前进。

将1辆M4A3坦克放在前面，其后是以2辆推土机（这是为了坦克或其他1辆推土机不能行动时，将其推除

路外，避免阻碍车辆纵队的前进）、第5团H连的1个排、A工兵连的1个排、H连主力、随后是营主力的顺序在道路上前进。

对占领道路两侧控制地点的中国军队，以2个连分别在道路的左右展开，一面进攻一面连夜前进。

深夜，中国军队在迫击炮支援下开始猛烈的进攻，与营中间部队发生激烈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营受了很大损失，I连损失更大。

营在2日晨，新得到第7团第2营D—E连的配属。这个连是在柳潭里西北1282和1240高地战斗中伤亡大的第7团D、E两个连的生存者合编而成的。

营以D——E连在道路上，G连在左侧（东），H连在右侧（西）的部署前进。D——E连的后面是坦克和工兵排。他们必须一面进攻，占领道路左右侧高地的中国军队阵地，一面前进，所以其速度很慢。桥梁被破坏，工兵排一面修建迂回路一面前进。

3日2时到达了巴伯连西方约1公里的地点。前进在道路上的D--E连，此时也损失了大部分军官和军士，其战斗力已是相当弱了。

主力 12月1日夜，从柳潭里撤退的第5、第7团战斗群主力，象是围着道路上的车辆纵队似的，自西向东以第7团第3营（欠H连）、第5团第2营、第5团第1营的顺序占领阵地，以对付来自北方的中国军队的进攻。

而且，随着车辆纵队前进的进展，又以第7团第3营在其右侧，第5团第1营在其左侧，第5团第2营在其后方实施掩护。

中国军队从12月1日深夜至翌日晨，对这些部队和前卫

第5团第3营实施了猛烈的进攻。

长长的车辆纵队，暴露在道路上，连试射也不进行的105毫米榴弹炮部队，已无炮弹，炮管上捆着阵亡人员尸体的18门155毫米榴弹炮纵队，满载伤员的辎重车辆，好不容易挖掘好个人掩体，终日战斗而疲惫不堪的步兵部队等连接不断。而且，由于夜暗第1陆战师不能指望飞机的支援。

这种情况，对最擅于夜战的中国军队来说，的确是一举全歼第1陆战师主力2个团战斗群的绝好机会，也是实现毛泽东教导的“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良机。

中国军队进攻先头的第5团第3营，给予重大打击，使I连只剩下20人，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第79师以第235团4个营，从1日午夜至翌日晨对1542高地东斜面的第3营开始了进攻。中国第235团的任务是“在日出之前，歼灭1542高地上的美国海军陆战营”。对比，第7团第3营原来的兵力是G和I两个步兵连。G和I连①未能占领1542高地的山顶，而在其东侧斜面构筑了阵地。

中国第79师，利用夜暗从斜面上端下来，迫近海军陆战营阵地。接近到海军陆战营阵地之前25米处，在迫击炮支援下开始突击。

G、I两连，在天明之前从斜面上稍稍后退，但得到营部管理连的增援，在1142高地和公路之间的斜面构筑了半圆形防御线，此时的G、I两个连的兵力总共不到200人。

根据中国军队的记录，在此处“总共杀伤了100人”，而美军公布死伤共约30人。

---

① 不是前卫营第5团第3营的G、I连。

第7团第3营的任务是掩护道路上主力纵队直到通过1542高地东侧为止。为此，营无论如何也要守住高地东斜面的阵地，阻止中国军队对道路上进行有效的轻武器的射击。天明后，压力稍有缓和，但中国军队仍以1个排左右的兵力反复实施进攻。

后卫　在第7团第3营北面是第5团第2营，它以重要地形1276高地为核心构成防御阵地，其任务是在主力通过后担任后卫。该营在"向武坪里进攻"中担任先头部队，这次作为主力的后卫，担任后卫任务。

从12月2日零时起，中国军队对1276高地开始进攻。使用机枪和步枪，巧妙地以火力和机动相结合，接近并发起冲击。

受到中国军队企图包围的进攻，左翼的1个排三面被包围，棱线的一角终于被攻占。

美军要求夜间战斗机进行直接支援。在60毫米迫击炮黄磷弹的指示和前线航空控制人员的引导下，出动了5架夜间战斗机，对距海军陆战营第一线200米以内对地面进行了火箭突击。营从拂晓到中午，和中国军队反复争夺棱线，掩护车辆纵队通过道路。接着，营在海盗式飞机掩护下作为后卫出发了。

侧卫　在第5团第2营的东北方，该团的第1营，面向北方占领了阵地，正准备对付来自柳潭里盆地和长津湖上的进攻。该阵地在地形上对北方有良好的视界和射界。12月1日21时，约100名中国兵渡过结冰的湖面进攻过来，用迫击炮和炮兵火力于凌晨1时将其击退。但是，小部队的渗透却整夜未断。在此期间，中国军队受的损失较大，在C连的1挺机枪的正面，就有51具尸体。营在2日中午撤退，负责掩

护主力纵队的左翼。

车辆纵队的前进　在道路上前进的车辆纵队的部队区分和兵力等，大致如下。

第5，第7团的大部分车辆，27日夜已经去下碣隅里了。留下的只有40至50台。炮兵是第1营、第3营（欠1个连，105毫米榴弹炮30门）和第4营（155毫米榴弹炮18门）总计火炮48门，车辆400至500台。工兵除A连一部外，几乎都已配属给前卫营。

准确的情况不清楚，但在先头支援前卫营的炮兵H连（105毫米榴弹炮）在前面走，其后面为第5、第7团指挥所，团辎重队，各种补给和维修部队，炮兵第3营（欠H连），炮兵第1营和炮兵第4营的车辆跟随前进。

前卫的第5团第3营，占领道路两侧制高点后，满载伤员的车辆慢慢前进。车辆纵队前进期间经常留下步兵占领两侧制高点，步兵的兵力是不足的。即使一度占领了，当步兵前进后，中国军队也会再次渗透过来。然而，中国军队由于美军强有力的航空攻击等，却不能集结兵力进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能分散进行小规模的进攻。尽管如此，美军的车辆纵队屡次停止，伤兵和炮兵也都必须进行自卫战斗。

2日夜，仍在继续慢慢地前进。在遇到被破坏的桥梁修建迂回路期间，纵队停下来等待。中国军队通过美军步兵的间隙，逼近这些车辆纵队，进攻炮兵第3营，破坏了105毫米榴弹炮1门，车辆数台。炮兵以直接瞄准射击应战。

第5团第3营和第7团第1营的会合　12月3日晨，战场一带被15厘米厚的新雪覆盖，变成了美丽的银色世界。前卫的第5团第3营，派1辆坦克在先头前进，工兵中士率领的工兵排跟随其后。这个排最初有48人，但一直象步兵一样

战斗，还要作为工兵排除障碍等，所以兵力逐渐减少，最后减少到17人。工兵排的后面，接着是G连。前夜，沿道路前进的D—E连，战斗力非常弱，所以和在左侧前进的G连换班，在主要道路上前进。

G连连长负伤，所以由资深的中尉代理指挥，D—E连再次编成2个排编入G连。H连在道路右侧（南侧）高地前进。第5团第3营以这样队形，继续向德洞山口接近。

另一方面，第7团第1营营长（戴维斯中校）指挥的A、B、C、F、H连，如前所述那样在德洞山口附近要点占领了环形阵地。F连有意生起火，诱使敌人火力，侦察敌人位置。据此，判明中国军队在A、B两连环形阵地南面和德洞山口东面高地占领了阵地。3日晨，第1营对这两个方向开始了进攻。营长戴维斯中校率领C和H连进攻阻止向下碣隅里前进的德洞山口东面中国军队的阵地。营后勤主任塔伊少校指挥A、B两个连进攻德洞山口南侧的中国军队。受到塔伊少校突然袭击的中国军队，放弃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去。在其前方，第5团第3营H连向北方前进。

第7团团长得到塔伊少校关于中国军队退走的报告后，便通知同行的第5团团长说："一股中国军队正向第5团第3营方向退去。"

第5团第3营营长塔普雷德中校，没有预料到约1个营的中国军队会突然跳进自己的口袋里，但是，日出时在道路南侧的高地上发现了中国军队。营长判断，下碣隅里的炮兵射击，因射程关系效果不大，因而要求航空攻击。海盗式飞机到达时，正好云散天晴，发现了下面中国军队的身影，用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进行了攻击。第5团第3营和塔伊少校的部队也对这个敌人从东西两面集中了81毫米迫击炮和重机

枪等一切火力。这样，约1个营的中国军队到10时30分就被完全打垮，第5团第3营的H连占领了道路南侧的高地。

另一方面，第7团第1营也成功地打垮了德洞山口东北方的中国军队。

12月3日13时，第5团第3营到达德洞山口，与第7团第1营会合。这样，主力也到达了最大的要点德洞山口附近，这次突围行动几乎是同样成功的。

在此期间，前卫营的兵力在4天内损失约百分之五十六。具体情况是：12月1日为410人，2日为304人，3日为256人，4日为194人。4日G、H、I连的兵力分别为80、73、41人。

八、从德洞山口向下碣隅里的后退

车辆纵队到达德洞山口后，收容了第5团第3营，第7团第1营和第7团F连的伤员。由于车辆已载满了伤员，所以，让比较轻的伤员下车，空出些地方。

下车的患者在到下碣隅里之前，一直扶着车和车辆纵队一起行军。卡车的车蓬和牵引车的护板等都坐满了伤员，团长用的2辆吉普车也载满了伤员。

从山口起，坦克走在最前面，随后以第7团第1营的A、B、H、C连的顺序前进。接着，第5团第1营超越该团第3营前进。第7团第1营是为了掩护道路，预定在道路左右首先占领阵地。第5团第3营在24时前留在山口，充当靠近先头行进的第5、第7团团长和后卫营的无线电中继站。24时，第5团第3营营长令G连和H连前进，掩护炮兵车辆纵队，约1小时后，营的其余部队加入纵队之中。此后，第5团第2营超越第7团第3营，接着，第7团第3营

作为后卫，在纵队最后前进。在步兵之中有炮兵和补给维修部队的车辆混合前进。每次停止，部队更加混乱。

在纵队上空不断有2架观测机飞行，通报敌人位置，海盗式飞机对纵队的前方和两侧进行对地面攻击予以掩护。12月3日，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队6个中队（其中2个夜间战斗机队）进行了145架次出击，其中大多是支援这个纵队。纵队车辆的汽油缺了，立即以空投予以补给。

前卫营，白天由于有强大的航空支援，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将其4个连配置在距下碣隅里4公里之间的要点上16时30分，师长为了进一步保障继续撤退的顺利实施，以英国海军第41指挥分遣队（配属坦克1个排）从下碣隅里向撤退部队的方向前进。

3日19时50分，先头第1团第1营的先头部队，在距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入口500米停止。营在此整理了队伍，井然有序地进入环形阵地。

满脸胡须、面容憔悴的士兵，以整齐步伐昂首挺胸行进。随后是步行的患者，再后面是满载伤员的车辆跟进。伤员得到治疗，全部人员进入暖帐篷，8天以来第一次吃上热食。但是，长长的纵队还在后面边战斗边前进中。

随着第7团第1营到达的是炮兵和第5团第3营等。后卫的第7团第3营，12月4日的14时完全进入下碣隅里环形阵地。

柳潭里至下碣隅里之间，路上距离为22公里，但由于道路不好，再加上边进行战斗边前进，所以，消耗的油料格外多。不足部分是由空投得到补充，继续前进着。但是，其中也有如下这样的部队。

例如炮兵第4营的8辆牵引车，在新兴里请求空投柴油

约600公升。但是，部队到达迟了，加之空投地点不适当，没有弄到手，终于断了油料，不得不留下。部队反复努力，想方设法回收这些车辆。但每次都因中国军队射击而受到阻碍，只是增加损失。结果放弃了这8门和以前从道路上滑落下去的1门，共计9门火炮。这在此次作战期间武器损失是最大的一次。

这些火炮，为了不让中国军队使用，不久就以航空攻击破坏了。

九、关于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的战斗

第1陆战师为了突破柳潭里至下碣隅里约22公里的路程，先头部队用了59个小时，最后尾部队用了77个小时。1小时前进约286至370米，前进1公里需要2小时40分至3小时30分。伤病员约1500人（其中约600人为担架后送的患者），全部带了回来。其三分之一是非战斗减员，主要是冻伤患者。155毫米榴弹炮9门，由于跌下山谷而无法回收，除几辆吉普车外，几乎全部装备都带回来了。

飞往下碣隅里采访过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马加列德·布金斯在其著作《朝鲜战记》中引用默里中校的话说："象是做了一场恶梦在打开血路的五天五夜，是海军陆战队里不曾有过的最坏的时候。……在柳潭里附近，我每天晚上都想大概不会再见天明了"。

关于这次作战成功的原因，师长史密斯少将说："部队在广泛地分散，别说统一指挥，就连控制其行动也不是容易的。因此，各级指挥官必须有广泛的独断能力。……在严寒和困难的地形条件下，官兵的精神力量和军纪是此次作战成功的重要因素。而且，这种精神力量和军纪，是产生于正确

的领导”（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这大概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其次，如果战术上考虑它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早期坚守了最大的要点德洞山口。即巴伯连五天五夜守住了德洞山口环形阵地，牵制了中国军队二个团。另外，第7团第1营以旺盛的斗志，以出乎中国军队的意料，不顾夜间、严寒积雪，在险峻的山中渗透穿行，同巴伯连一起坚守了山口的要点。而且在主力前进之际，夺取隘路左右的要点，从那里边掩护道路上的车辆纵队边前进的可靠战法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

能够采取这种战法的第一个原因，是指挥官的强烈的责任感、体力和正确指挥以及士兵的勇敢战斗精神。飞机的直接支援和空中补给也起了很大作用。下面那样的事也是有利的。27日黄昏，使用补给的回程车辆将柳潭里全部伤员运送到下碣隅里，从而大大减轻了负担。而且这时为多领取一些补给品，尽量多向下碣隅里派去了车辆。然而，这些车辆由于中国军队切断了道路再也没有返回柳潭里。

这样，固然减少了一定的补给品，减少了收容伤员的能力，但是相反，却缩短了车辆纵队的行军长径，可以说，既提高了部队行动的灵活性，也为步兵掩护提供了方便。

再次，2个团战斗群始终是紧密协同，共同作战的。这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严寒条件下进行复杂、困难的后退和在重围下撤退的战斗中，这种协调往往容易破坏，认识到这个问题最好加以重视。

中国第59、第79、第89师，对长隘路上拉得长长队形的美第1陆战师的全正面展开了进攻。这正是各个击破的绝好时机。但是，尽管在兵力上中国军队占绝对优势，而在火力

上美军则远比对方强。中国军队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进行反复突击。他们自负精神力量优越实施突击，美第1陆战师也夸耀其传统而坚决地战斗。当战斗意志和精神力量不相上下的时候，决定胜负的关键，还是取决于有组织地运用火力以及各种战斗力的能力。

在火力、通信和补给等方面占优势的第1陆战师，一面抗击中国军队的顽强进攻，一面好不容易走到下碣隅里。在此期间几乎是不睡觉不休息。体力消耗达到极限以前，到达了下一个据点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即在适当的距离上设置下一个据点对第1陆战师也是一件幸事。

如果中国军队在这之前占领了下碣隅里，美军的2个团战斗群恐怕不能完整地从柳潭里撤到下碣隅里。下碣隅里的补给品可能成了中国军队绝好的补给品来源了。

然而，从结果来看，中国军队分散了兵力，而没有集中全部力量进攻下碣隅里。我认为这与其说是宋时轮将军没有认识到下碣隅里的重要性和脆弱性，倒不如说是因为难以集中战斗力对下碣隅里实施进攻。即使是中国军队靠这险峻的山路迅速推进战斗力也是极其困难的，为此，不得不从最近的柳潭里进行逐次进攻。

另外，中国第27军关于在长津湖附近的作战，从战术上作了如下检讨。

"我们战术呆板。对敌估价过低，分散了兵力，上级部队过于分散，小部队过于集中。机动过程中，先头3个师之间的距离太大，营和连那样的小部队又太密集，兵力展不开。再有侦察不周密，因此，投入了敌人的火网，受到重大损失。……"（美国公开史料，根据缴获的中国军队文

件）。

即从朝鲜战争初期及中国军队第一次介入时美军的战斗情况看，过低估计了美军，未进行周密侦察，白白地分散了兵力，只是反复地进攻，轻易地失去了最有利的战机。

第三节　从下碣隅里撤向古土里

一、一般情况

这样，柳潭里的2个团战斗群，虽经过艰苦的战斗，但幸运的是损失比预想的要少，12月4日下午，完全撤退到下碣隅里环形阵地，

在中国第9兵团的12个师看来，大概认为柳潭里的2个团战斗群等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切断退路，包围进攻，企图一举歼灭敌人，但在进攻期间，美军的抵抗格外顽强，终于让它突围跑掉了。中国军队的12个师中第59、第79和第89师，使用在柳潭里、德洞山口一带。第80师在长津湖东岸的新兴里，第58师用来进攻下碣隅里，都分别受到相当的损失。但是，仍然拥有不少新师。控制下碣隅里平地东丘的是第58师。

兵团司令宋时轮将军大概吸取了失败的教训，企图全歼敌人，以避免犯以往的过失。

中国军队进攻下碣隅里的方案，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和“北朝鲜公开资料”判断，我认为大体如下：

1．下碣隅里的美国第1陆战师，现在正准备经古土里至真兴里向咸兴突围。第9兵团将向下碣隅里的第1陆战师实施主攻，并将其歼灭。进攻将在第1陆战师从下碣隅里开

始后退，兵力分散时发起。这个时间大致预定为12月6日夜。

2．以强大的兵力①进攻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第1战陆师。

3．第26军（第76、第77、第78、第88师）在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之间将企图退却的第1陆战师捕捉歼灭在道路上。

4．第20军令第60师南下黄草岭山口，第89师南下到麻田洞附近，破坏桥梁，封闭道路，切断古土里以北的美军南下道路，同时阻止南来的增援部队，在黄草岭山口捕捉歼灭企图逃跑的美军。

5．以一部经社仓里至黑水里占领咸兴。

第1陆战师经过审讯俘虏，弄清楚在师的地域内有7个中国师，即：第58、第59、第60、第76、第79、第80和第89师，而且判断第77、第78师正向增援距离内接近中，另外，还判明在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之间有第58和第60师等部队。

中国军队已经炸毁了下碣隅里至古土里至真兴里道路上的全部桥梁、封锁道路的工作正在进行。架设在古土里断崖上的重要桥梁，4日下午判明已经被炸毁。与柳潭里的撤退不同，这次对拥有很多车辆的第1陆战师来说，这些桥梁被破坏是个重大问题。

一方面，由于西部正面的第8集团军继续后退，中国军队的迅速进攻，已难以构成平壤至元山防御线，遂于5日放弃了平壤。美国这时可以用于增援的兵力，仅有本土的第82空降师了。当时在欧洲的也仅有1个步兵师和3个装甲骑兵团。另一方面，共产党方面的兵力，除100多万的中国军队

① 指第58师等。

外，仅远东就有大约30个师的苏军。在欧洲正面苏联配置了数百万地面部队，而法英等在欧洲的地面部队则极其微弱。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上将到日本和麦将军进行会谈。杜鲁门总统声称．“使用原子弹也在所不惜”，英国首相艾德里因而匆忙访问华盛顿也就是这个时候。

正在这个时候，全世界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不稳定的动向。

二、计划和准备

在下碣隅里有史密斯师长指挥的约1万人的兵力，除美第1陆战师外，还有第10军直属部队约1500人，美国陆军费士支队残存的385人，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指挥分遣队125人，还有少数南朝鲜警察。车辆约有1000台。

这时候，马加列德·希金斯小姐访问了下碣隅里，有关当时第1陆战师的情况，在其著作《朝鲜战争》中作了如下叙述：

> “我在下碣隅里见到这些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官兵时，曾想，他们究竟还有没有力量再经受最后的一击而突围出去呢？官兵们的衣服破烂不堪，他们的脸也被刺骨的寒风吹肿，流着血。手套破了，线开了。帽子也没有了，有的耳朵被冻成紫色。还有的脚冻伤穿不上鞋子，光着脚走到医生的帐篷里。……第5团团长默里中校，象落魄的亡灵一样，与指挥第5团成功地进行仁川登陆时相比，完全判若两人了。”……

12月4日北京电台广播说：“歼灭美国海军第1陆战师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这样发展下去，虽然中国军队要集中兵力，进一步切断退路，协调一致地实施进攻，师必须迅速

从中国军队的包围中突围出去进行后退。这对于非常缺乏地面兵力的联合国军来说，保存第1陆战师是极为重要的。

美10军在3日下午，对第1陆战师以作战指令第22号命令其："尽快后退到咸兴地域"。然而，当时师带着很多伤员，必须首先进行后送，同时官兵们也需要恢复体力。有鉴于此，师长决定做好准备，预定6日开始撤退。

伤病员的空运后送 当时在下碣隅里环形阵地里，集中了5000多名伤员，带着这样多伤员，要突破重重包围的长隘路撤退到海岸，几乎是不可能的。从车辆数目来看，挤一点载运伤员是够用的，但是，要装载途中用的食品、弹药和油料就不行了。而且还必须抽出很多兵力照顾伤员。

另外，在作战期间，预计会发生新的伤员也无法收容。军医和卫生兵忙得没有办法。寒冷和人手不足，可能会使许多伤病员轻易地死去。这些问题，不仅不便于师的行动，也会给官兵的士气带来不良的影响。

师长准备在危急时使用的飞机跑道，已经从作战初期派遣师工兵开始修建，现又进一步督促加紧施工，工兵也积极响应，昼夜连续突击施工，结果于12月1日完成了。而且于1日下午，盼望已久的以空运后送伤员已成为可能，第一架飞机起飞，开始了后送工作。

患者是否需要后送，由师主治军医哈林上校决定。有时也有的患者拒绝后送，必须以职权强制实施。

空运，主要由远东空军的C—47① 和海军陆战队的R4D

---

① C——47是DC——3的军用型。双引擎的中型运输机。最大时速为370公里，载重4.3吨，飞行距离2300公里，可运送人员21名。

(C—47的海军名称）运输机担任，直升机也予以协助。尽管只有1次4引擎的R5D也曾成功地着陆协助后送。后送人员情况，1日为311人，2日为960人，3日为464人，4日为1046人，5日为1850人，合计为4400名患者全部后送完毕。重新开始作战的6日出现的伤员中，有137人也被后送了。

另外，第1陆战师，不仅后送了伤员，还后送了137具尸体。第10军司令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对该师提出批评，但师长不忍心将遗体留下，仍继续将其后送。

补给和补充 在此之前，第5、第7团从柳潭里向下碣隅里后退时，师第4部（后勤部）就估计到师从下碣隅里向古土里后退期间所需的补给品。根据地面情况，补给品必须全部空运。其申请数量合计为372.7吨，主要由空军战斗运输司令部的C—119机实施空投，空军的C—47和海军的R4D等也参加了。第1控制分遣队负责管理下碣隅里的空运基地，在空降地域附近开设供应所进行分发业务。被补给的主要物资是榴弹炮、追击炮和轻武器的弹药、手榴弹、汽油、柴油、食品和电话线等。因为是投在冻结的土地上，所以破损率很高，食品的7至8成、石油制品的7成不能使用。炮弹的4成严重损坏，运到火炮附近的不超过2.5成。轻武器弹药，只有4.5成不能使用。追击炮弹要求数量几乎全部投下，但损失的程度同炮兵弹药一样。

有的落在中国军队地域内，有的在中国军队的火力控制下不能回收，还有的落在美军阵地附近被部队直接拿走使用，未加登记，实际上得到的正确数量并不清楚。与师的要求数量相比，这次所取得的数量是非常少的，然而，这些补给品特别是弹药、油料在以后所进行的作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说是由于有空运才使这个师的行动取得成功也并不过份。

连日来，空军4引擎运输机以红、兰、黄、绿和桔红色降落伞，投下了食品、汽油和弹药等。降落伞代替围巾和毛毯用很受欢迎。可是，不久由于空中补给用的降落伞和包装材料不足，所以就需要回收这些东西，回收并后运了约100吨降落伞。还有多余的大量步枪、机枪、损坏的107毫米追击炮、火炉、帐蓬和打字机等也回收空运后送了。

这些运输机除运送弹药、药品和装备等外，还运来了补充人员。其大部分是仁川登陆到占领汉城作战期间负伤，在日本的医院接受治疗而恢复健康的人员。海军陆战队没有补充部队，因此，通常是直接返回原部队。此时，1日至5日到达下碣隅里的573人，第1团所属的人员全部补充给第3营，第5、第7团所属人员分别回原部队。

退却还是进攻 利用这些运输机而来的新闻记者除美国之外，还有英国和法国的，他们将下碣隅里的情况广泛地向各国作了报道。在记者中，有前面提到的《朝鲜战争》作者马加列德·希金斯。电视记者也来了，拍摄了那里的情况，向美国本土播放。这些记者避免中国军队夜间进攻的危险，通常在黄昏即返回咸兴。

在师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议论现在即将进行的作战应该叫做“后退”（retirement）还是“退却”（retreat）。白头发兰眼睛有学者风度的史密斯少将平静的说：

> “退却，是被敌人所追，向友军保持的后方地域转移，但是，这次作战，后方也被敌人占领着。而且，打垮敌人也是我的目的之一。因此，我们不是退却，只是要对不同的方向实施进攻”。

记者们对此，以耸人听闻的标题报道，“说退却毫无道理。是对其他方向实施进攻”这样表述作为说明这次作战的象征性词句载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史册。

空运撤退建议 5日战斗运输指挥司令官丹纳空军少将飞抵下碣隅里，建议以C—47“空运撤退全部兵力”。史密斯少将拒绝了这一建议，表示决心从陆路撤退全师。

全师以空运撤退，对拥有强大航空兵力的美国来说，是可行的方法。但是，师长拒绝了。其理由如下：

如进行空运撤退，就必须逐次收缩环形阵地，抽出兵力运走。万一空运过程中，强大的中国军队进攻（这种可能性非常大），第1陆战师将会受到重大损失。重装备和补给的大部分物品不能空运，也必须加以破坏和烧掉。

为了掩护跑道，最后至少要留下1个连的兵力，而这个部队恐怕就要牺牲。还有，古土里的1个营要单独从黄草岭山口突围也是极其困难的，大概几乎也会被全歼。这些事情，是有损于海军陆战队的“不能对友军见死不救”的传统的。

作战计划 为了从下碣隅里向古土里突破，师长将下碣隅里的部队编成了如下2个团战斗群。

1．第5团战斗群（团长为R·L·默里中校）编成：

第5海军陆战团（欠坦克排）

第1团第3营（通过古土里时归还第1团战斗群的建制）

英国海军第41指挥分遣队

第1坦克营暂编排

第31步兵团坦克连（陆军）

第11炮兵团第1营[1]

配属有第11炮兵团第2营D连（通过古土里时归还第1团战斗群）

第11炮兵团（加强一部和欠一部）

配属有第96野炮营分遣队[2]（陆军）

第1工兵营A连

第1工兵营分遣队

第1通信营分遣队

师第2辎重队（队长为H·T·米伦中校）组成：

第10战斗工兵营D连（陆军）

第1通信营分遣队

第1卫生营分遣队

第1勤务营分遣队

第1汽车运输营分遣队

第513汽车连（陆军）

第515汽车连分遣队（陆军）

宪兵连交通排

2．第7团战斗群（团长为H·L·利曾伯格上校）编成：

第7海军陆战团（欠坦克排）

第31步兵团暂编营（陆军）

第1坦克营D连

第11炮兵团第3营

---

① 第11炮兵团第1营和第11炮兵团并列，是因为前者由团战斗群直接运用。

② 实际上由炮兵团第4营（欠L连）和部分陆军炮兵编成。

第11炮兵团第4营L连

第1工兵营D连（加强）

第1通信营分遣队

师第1辎重队（队长C·L·班克斯中校）组成：

师司令部营分遣队

第10军司令部分遣队

第2海军陆战队战术航空控制队航空支援班

第1通信营分遣队

第1卫生营分遣队

第1勤务营分遣队，配属有：

第1军械分遣队

第10军军械连分遣队（陆军）

第7汽车运输营分遣队

第1汽车运输营（欠一部）

宪兵连

另外，位于古土里的第1团团长指挥的团战斗群编成：

第1团战斗群（团长L·B·普勒上校）

第1海军陆战团（欠第3营、坦克排）

第31团第2营（陆军，加强）

第7海军陆战团分遣队[1]

---

① 位于下碣隅里的第1团第3营，首先配属给第7团战斗群，到达古土里时归还第1团战斗群的建制。位于古土里的第7团人员及第41指挥分遣队人员，首先配属给第1团战斗群，待本部队到达古土里时再分别归建。

英国海军第41指挥分遣队①

侦察连

第1坦克营B连（加强）

第11炮兵团第2营（欠D连），配属有：

　　第11炮兵团第4营L连

　　第7汽车运输营的A、B连

第1工兵营分遣队

第1通信营分遣队

第1卫生营与D连

第1勤务营分遣队

师司令部营分遣队

第1军械营分遣队

第1汽车运输营C连（加强）

第1团地域内的各种陆军部队

师的作战方案概要如下：

师沿下碣隅里至古土里至真兴里至五老里至咸兴公路迅速向咸兴前进。下碣隅里的所有部队均配属给第5和第7团战斗群，编成2个群，按第7、第5团战斗群的顺序，首先向古土里，接着向咸兴前进。到达古土里后，第1团战斗群担任后卫。在第7团战斗群开始南进的同时，第5战斗群进攻东丘，攻占和确保该地，掩护师的南进。

通往古土里的道路左右各700米正面的中国军队，要以步兵将其驱逐。炮兵要梯次前进，以便不间断地实施火力支援。

① 第5团战斗群通过古土里时归还原建制。

补给品和装备品全部带走。不能带走的物品全部烧毁或破坏。

进攻开始时间预定为12月6日6时

各部队的任务（要点）如下：

第5团战斗群（配属有第1团第3营和英军第41指挥分遣队），从12月5日中午起担任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防御。进攻开始日的凌晨，以一部进攻东丘，攻占该丘掩护第7团战斗群南进后，在第7团战斗群的后方沿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道路前进，掩护师的后方。随后，在从古土里向咸兴前进期间作为师预备队，跟随第7团战斗群前进。

第7团战斗群（配属陆军暂编营），为师的先头团，沿下碣隅里至古土里至真兴里至咸兴公路向咸兴地域前进。

古土里的第1团战斗群（在师主力到达古土里之前，欠第3营）坚守古土里和真兴里，掩护师主力到达和通过。师主力通过古土里后担任后卫，在师主力向咸兴地域前进期间，掩护其后方。

师指挥所6日作战开始后，尽快从下碣隅里出发，乘飞机先抵古土里。

12月6日作为作战开始日，除第5、第7团战斗群需要休息和编组部队外，担任计划和准备工作的参谋，人手不够也是一个原因。即副师长正在回美国的途中，第一部长（人事）负伤，第4部长（后勤）在兴南师的后方指挥所担任后勤指导，第4部长助理（中校）随同德赖斯代尔支队行动，去向不明。随同德赖斯代尔行动的司令部人员出现不少伤亡，很多业务人员作为战斗人员守在阵地上。从这些情况

看，协助参谋工作的人也非常少。然而，计划的拟定工作仍如期完成了。

这个作战计划的要点，就是在飞机的掩护下，首先将师分为2个群，在各个团战斗群群长的指挥下，即使付出代价，也要强行沿道路到达古土里。

采取这种战术主要是因为掌握了制空权，此外，从下碣隅里到古土里的道路两侧比较开阔，视界和射界都比较好。

对于道路左右各约700米处的中国军队，以步兵进攻加以驱逐，以防止他们用轻武器对道路上的纵队进行有效的射击。对更远的目标决定以迫击炮、炮兵火力和直接航空支援实施突击和压制。对5公里以外目标，决定由海军飞机自由攻击，使中国军队难以集结和移动。

就是说，本计划成功不可缺少的是强有力的航空支援，这也可以说是计划的根本。以下叙述其具体内容。

第1海军航空联队拟制的航空支援计划概要如下：从6日7时开始在下碣隅里上空实施直接支援。作战期间以24架飞机在纵队前后左右进行掩护。还要用另外的飞机向道路左右的棱线、道路的接近路进行搜索攻击。夜间也以夜间战斗机实施支援。道路左右5公里（也有的说是3.2公里）之内航空支援在地面部队的指挥下，通过前线航空控制人员进行，而对5公里以远则由飞机自由攻击。

一天中出动飞机数（架次）计划如下：

连浦机场的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100；

航空母舰巴顿·斯特雷德号………30；

快速航空母舰4艘（莱特号、巴里·福基号、菲律宾海号、普林斯顿号）专门担任对第1陆战师

的直接支援……………………100以上；

第5航空队的战斗轰炸机……………若干；

第5航空队的中、重型轰炸机………若干。

另外的两艘航空母舰（凡尔登号、西西里号）预定6至7日到达。

这次航空支援是整个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另外，关于地面部队的行动也作了如下规定。全部人员在车辆纵队的侧方徒步行进，掩护车辆纵队。但是，正副驾驶员、无线电通信员和伤员等乘车。停止期间，车辆纵队各自构成环形防御阵地。不能行驶的车辆，为了防止阻碍行进，暂时推到道路一侧。纵队通过完毕仍不能行驶的车辆要加以破坏。指定了9个控制点，用以掌握前进的进展情况和要求等。

为保障火力支援的不间断，炮兵以连为单位梯次前进。当时在下碣隅里的炮兵如下：

第11炮兵团第1营（105毫米榴弹炮3个连）

第11炮兵团第2营D连（105毫米榴弹炮）

第11炮兵团第3营（105毫米榴弹炮2个连）

第11炮兵团第4营（155毫米榴弹炮4门制的2个连）。

另外，第2营的105毫米榴弹炮1个连从古土里支援此次作战。

炮兵第3营主力的2个连和第4营的L连，在第7团战斗群辎重队前面行进，途中第3营的2个连去古土里的中间地段占领发射阵地支援进攻。第4营的L连仍旧继续南进，到达古土里后即占领发射阵地，与在古土里的第2营的1个连一起向北方射击，全面支援师的南进。

留在下碣隅里的第3营的1个连和第4营的1个连，最初从下碣隅里支援第7团战斗群作战，根据另外命令开始南进。

第11炮兵团第2营D连配属给该团第1营，共有4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连直接支援第5团战斗群作战。第5团战斗群前进时，炮兵2个连在第5团战斗群辎重队前面前进到去古土里的路程中间，占领发射阵地，向北方进行射击。留下的2个连，最初担任从下碣隅里进行火力支援的任务，在先行出发的2个连进入发射阵地后再开始南进。

这样，在下碣隅里和古土里的中间，计划总有2个炮兵连以上占领着发射阵地。

师工兵参谋准备排除和克服障碍。并且拟制了师通过后以爆破等手段设置障碍的计划。

在管理命令第20—50号（作战命令第25—50号附件）中规定了管理事项。如前所述，作战命令中，将后勤和有管理关系的整个部队编成师的第1和第2辎重队，分别由第1勤务营营长班克斯中校和第1坦克营营长米伦中校作为辎重队指挥官，各自配属给第5和第7团战斗群，在各辎重队内每个车辆纵队再指定1个指挥官，这个指挥官，各自以无线电台与辎重队指挥官保持联络，指挥各梯队的前进和自卫战斗等。

食品和弹药，要让每台车辆平均携带。C口粮共计携带2日份，将其分配给每个人和车辆，B口粮①中选择必需的以车辆装载。

---

① B口粮是肉、乳制品、水果、蔬菜等野战食品中除去腐败的品目。

弹药，每人携带个人装备武器的1日份。各团战斗群的车辆，首先至少各装载1日份。另外，剩余的弹药分配给各团战斗群车载。师的车辆装载不了的弹药，按后面提到的销毁计划进行销毁。

下碣隅里的伤员，在作战开始之前，已全部空运后送，但在作战开始后初期发生的伤员，要先送往下碣隅里，然后用运输机后送。随着作战的进行，向下碣隅里后送和使用下碣隅里飞机跑道已很困难，所以，死伤人员要用鸭绒睡袋包裹用车送到古土里，重伤员用直升机后送。

4日，师下达了销毁不能带走的物资的命令。目的是撤退后，下碣隅里的补给品和装备一点也不留下，防止中国军队利用。据此，各级指挥官要负责处理自己地域内的一切剩余补给品和装备。补给品仓库剩下的所有种类的补给品和装备，由第1控制分遣队指挥官负责销毁。各部队指挥官和第1控制分遣队指挥官，要在销毁之前，将其种类和数量报告师司令部（第4部）。为销毁而使用油料和弹药，必须得到师长（第4部）的批准。

师长首先命令烧毁相当于13500美元的军用小卖部的物资。因为需要空出车辆。但是，那些物资大部分是糖果、饼干，因此又改变命令，将这些东西分配给士兵。在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内，出现了满脸胡子的男人们，大口吃着太妃糖走路的情形。不仅比冻结的C口粮好吃，而且也不坏肚子。

行动开始的准备　师长从12月4日就召开各部队长会议，5日8时根据前述计划下达了第25—50号作战命令。第10军军长也于4日下午飞抵下碣隅里，批准作战计划，举行授勋仪式，鼓舞士气。

12月5日中午，第5团战斗群接替下碣隅里环形阵地的

防御任务，把第5团的3个步兵营和配属的第1团第3营都配置在环形阵地上。这样，在环形阵地上配置了全部步兵。第5团第2营进入东丘西斜面山腰的阵地，准备翌日晨对东丘的进攻。

第7团战斗群也于5日夜准备翌日晨沿着去古土里的道路进行作战。

5日夜，中国军队也没有对下碣隅里实施进攻。中国军队在没有制空权的不利条件下进行部队移动和集中等，准备从6日夜开始对下碣隅里的进攻。并且进一步切断了从下碣隅里至古土里至真兴里道路。他们已经破坏了架设在山口下陡坡上的水门桥，构筑了压制该桥的阵地。

5日渐近黄昏，古土里出现了暴风雨前的寂静。20时10分，美空军的2架B—26（双引擎的轰炸机，搭载12.7毫米机枪、130毫米火箭和炸弹等）突然扫射、轰炸了下碣隅里，惊动了下碣隅里的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夜间战斗机为了侦察离开了下碣隅里的上空，但是，决定立即召唤1架返回下碣隅里上空担任掩护，以避免再次发生这种事故。夜间战斗机驾驶员威尔逊海军中尉说，从无线电中受领了“攻击下碣隅里”的命令，这也许是中国军队使用缴获美军的无线电台下达的假命令。

下碣隅里的美军炮兵，从5日夜到6日晨，对下碣隅里至古土里道路及其周围进行了炮击。155毫米榴弹炮为了避免破坏道路，进行了近炸引信（VT）射击①。这种炮击的

① 近炸引信射击，是使用近炸引信的射击。在炮弹到达距地面一定高度时爆炸。弹片从上往下落，所以对地面及堑壕内的人员有很大的杀伤效果，但不破坏道路。所谓近战引信是利用电波的多普勒效果，在距地面一定高度时爆炸的引信。

目的之一是将下碣隅里剩余的炮弹打光。

三、第7团战斗群的南进

第7团战斗群的任务，是在师的先头前进，为主力开通道路。这个团战斗群中包括拥有大量物资器材的师第1辎重队。

中国军队破坏了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全部桥梁，并利用损坏的车辆在共计9个地段堵塞了道路。

团战斗群为了弥补其步兵兵力的不足，必须将其他兵种的官兵作为步兵使用。例如，将炮兵300人编入了步兵营。

作战开始时，团战斗群的基干第7团的兵力共有2200人（是编制数3900人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最初的前进队形见插图8。

6日凌晨，下碣隅里一带笼罩着浓雾。4时30分，担任掩护主力右侧任务的第7团第1营（戴维斯营），在主力前进之前攻进岛内里西南的小山，突然袭击了正在打盹的24名中国兵，很容易地占领了该山。

第7团第2营的任务是沿道路前进，打通道路。该营由D—E连和F连（巴伯连长已经后送，由团负责宣传的阿韦尔中尉任连长）两个连与配属的1个坦克排组成。

6时30分，F连从环形阵地出发，作为师的先头分队沿道路南进。其前进速度规定为4英里（约6.5公里）。当前进不到50米时，受到了突然射击，出现了伤员。连长阿韦尔中尉和各排长大喊“继续前进”，该连继续前进了。伤员后送到下碣隅里，由等在那里的运输机后送了。中国军队将先头的F连和坦克排放过去2公里后，对后续的营指挥班、D—E连、火器连进行了猛烈的射击。随后，中国军队坚守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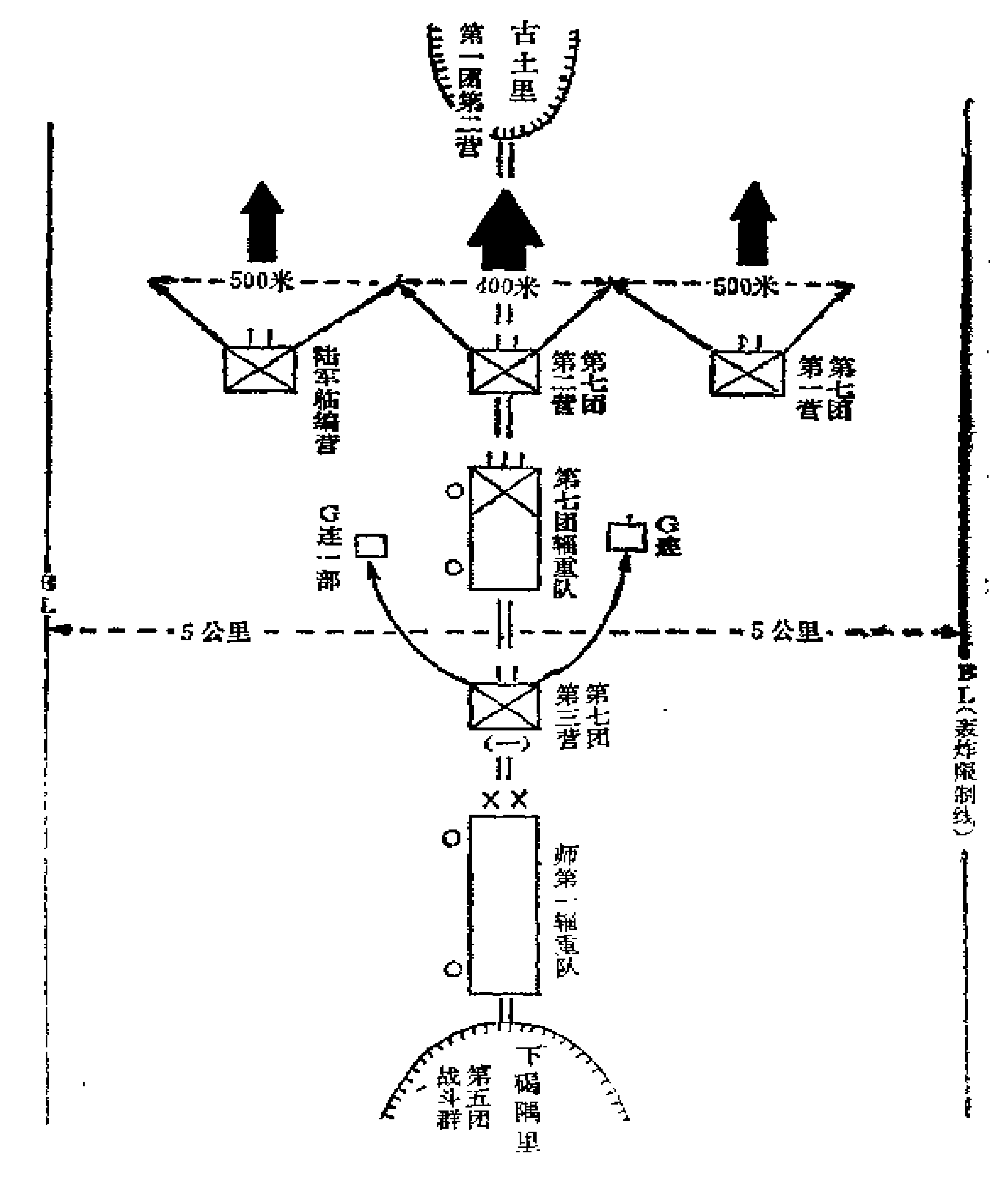


插图8　第7团战斗群的前进队形

丘及其南面高地一带，从道路东侧阵地对营实施了进攻。

不凑巧，由于下雾，视界不好，得不到航空支援。2个

步兵连和坦克排立即展开，对中国军队实施了反击。不久，雾消散了，海军陆战队飞机和81毫米迫击炮进行支援。这样以来，压制了中国军队阵地，先头F连和坦克排在12时左右又开始南进了。

在这次战斗中，副营长和D—E连连长等负伤，F连在德洞山口环形阵地防御时的军官中，仅剩下的丹少尉也阵亡了。由于这次战斗，第7团战斗群长时间不能前进，然而，在此期间，第5团战斗群对东丘实施了进攻。阻止第7团战斗群的中国军队阵地上方的棱线，14时30分被第5团占领了。

第7团第2营，又受到来自独秀峰的射击，暂时停下，实施火力压制，重新开始前进。然而，来自东侧的射击逐渐激烈起来，在松亭里附近，不得不因中国军队的射击再次停止前进。

中国军队的这个阵地，从西侧高地上的第1营能观察到，但第2营和飞机都不能确定其位置。因此，想利用第1营的观察，以第2营的迫击炮射击，由于无线电不通而没配合好。然而，F连配合D—E连和暂编陆军营，15时许清剿了这个中国军队的阵地。

在此期间，在西侧高地上前进的第7团第1营，指挥3个连交互跃进超越，击破轻微的抵抗，继续前进，掩护了团的右翼。

陆军暂编营担任击破东侧（左侧）高地的中国军队的任务，但由于不能沿棱线前进，所以就在比道路稍低的斜面上，一面进攻中国军队阵地，一面前进，掩护了主力的左翼。团辎重队及其后面的第7团第3营，稍稍前进一点就长时间地停下来，然后再慢慢地前进。

中午前，发现中国军队象蚂蚁一样的纵队从东侧高地向道路方向前进。这可能是和其第60师换班的第26军的一部，新担任封锁下碣隅里至古土里道路的任务。

中国军队大概是企图利用下碣隅里美军开始南进，乘其战斗力分散在路上和环形阵地的弱点，从侧面实施进攻，以求在这次一举将敌人歼灭。大概为此，以精锐的第26军（4个师接替60师而向前推进。但是，由于运输手段缺乏，补给不足，气候寒冷，山路险峻，加上美机的攻击，4个师中的第76和第77两个师，5日到达下碣隅里，其他2个师（第78和第88师）未及时到达。

中国军队进攻第1陆战师的侧面，是想企图将其一举歼灭，其进攻时间大约是以夜间为主。因为，从以往的经验看，昼间有强大的美军空地火力，实施大规模进攻是困难的。从中国军队的"训练科目是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技术水平为主，提高战术水平为辅，特别要以夜战训练为重点来看，对夜间进攻和近战特别自信。就是说，只有夜间才能充分发挥中国军队的特长。

沿道路东侧台地前进的中国军队，在海军陆战队飞机对地面攻击期间，隐藏在山谷及雨裂中，当飞机离去后再集合起来继续前进。炮兵的射击也不能阻止其前进。在这样情况下，第1陆战师必须加快前进速度。随着黄昏迫近，中国军队的活动活跃起来，前进到距离道路1200米的地点。进一步迫近的中国军队，一受到美军侧卫的攻击就后退了。想诱使它脱离纵队，但并没有成功。因为美军步兵的任务是掩护道路左右各700米的范围，所以没有追击得太远。

第7团战斗群的先头部队，在天黑之前前进了约5公里，不到全程18公里的三分之一。天一黑，中国军队的抵抗

更加强烈。显然，不一会就要实施其擅长的夜间进攻了。

然而，美军入夜后仍继续前进。20时，第7团第1营，从西侧高地下来，沿山谷的西侧南进了。22时，在下碣隅里南方8公里处的1182高地西侧，由于中国军队的机枪射击，迫使第2营停了下来，美军以坦克的射击摧毁了该机枪阵地，午夜24时，再次开始前进。在中国军队以损坏的车辆堵塞道路的地方，用推土机将其推掉，打通了道路；在桥梁被破坏的地方，工兵又修理桥梁，又修筑迂回路。最后的数公里，只遭到轻微的抵抗，第2营的先头部队于7日5时45分进入了古土里环形阵地。从下碣隅里出发后，用了大约23个小时。疲惫不堪的陆战队员挣扎着走进暖帐篷，象死人一样地开始睡了。然而此时，在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道路上，还有接连不断的纵队在前进，彻夜沿道路前进的第7团战斗群，继续和中国第26军战斗着，在下碣隅里的第5团战斗群也和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

另一方面，在第7团战斗群左侧前进的暂编陆军营，由于伤亡增大，战斗力减弱，所以由第7团第3营接替它，除担任原来掩护团辎重队后方的任务外，还担任掩护团战斗群左侧的任务。

到了6日夜，中国军队对团辎重队的车辆纵队的进攻更加激烈，21时许已迫近到手榴弹投掷距离以内。因此，第7团第3营营长哈里斯中校（第1海军航空团司令官哈里斯少将之子）以手中掌握的3个步兵连中的2个连展开在车辆纵队周围，击退了敌人。另外，从7日2时至4时，用另1个步兵连和1个坦克排，扫荡了1182高地附近的中国军队的阵地。

2时，因为修理桥梁，团辎重队停止时，受到了中国军

队的攻击。受到最猛烈攻击的是团指挥班，副团长负伤，其驾驶员阵亡，团的2名参谋和牧师等也阵亡了。负责指挥第3营掩护辎重队的哈里斯中校，在混战中下落不明（后来判断是阵亡了）。车辆上的伤员和遗体渐渐增加。在第3营副营长莫里斯少校指挥下，于7时到达了古土里。但是，先到达的第2营和这个第3营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

11时，第2营和第3营受领了如下任务："立即返回北方，在古土里1182高地之间占领阻击阵地，掩护师主力在道路上前进"。两个营匆忙地再次向北前进了。在这次作战期间，第2营救出了德赖斯代尔支队幸存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员22名。其中10名是附近居民秘密收容在家中，并对伤员给予了治疗。

12月7日17时以前，第7团的全部兵力抵达了古土里。然而，在第7团战斗群指挥下的师第1辎重队却仍在道路上前进。

师第1辎重队正在沿第7团开通的道路上前进。然而，即使第7团从道路两侧一次次驱逐了中国军队，团主力通过后，中国军队又以新的部队接近道路，对辎重队进行攻击。因此，从结果上看，辎重队反而被卷入了比步兵部队更加激烈的夜间战斗。

师第1辎重队，在第7团前进取得进展并开通道路之前，是在环形阵地内待机，6日16时才好容易从下碣隅里出发。

前进约2公里后，中国军队利用黄昏，用迫击炮和机枪对第11炮兵团第3营进行攻击，炮兵象步兵一样展开进行战斗，将其击退。又前进1.5公里后，受到了迫击炮射击，数台卡车着火堵塞了道路，纵队暂时停止。天亮时，中国军

队500——800人又攻了过来。

H炮兵连全部和G炮兵连3门火炮，在第1汽车运输营的卡车之间占领了阵地，以40——500米的距离进行定时射击。这很突然，又由于地面冻结，所以没有时间象通常占领阵地那样固定炮架。中国军队虽然接近到约40米的地方，但美军炮兵经过2小时的连续炮击，阻击并击退了中国军队。

师司令部营还在卡车上架起轻机枪，除驾驶员、无线电通信员和伤员以外，都徒步在车辆纵队两侧前进，进行自卫战斗。到处受到中国军队的射击，前进迟缓。中国军队用迫击炮和60毫米（2.36英寸）火箭筒射击，数辆卡车起火，军乐队员在道路上架起2挺轻机枪进行了阻击。拂晓，约1连的中国军队逼近到30米处，以班为单位展开，投掷手榴弹后突击过来。其一部突入师司令部指挥班开始近战。该班的沙利文中尉是个6尺多的大汉，卡宾枪子弹打光了，把上着刺刀的卡宾枪投过去，眼看着它刺穿了对方胸膛，那些中国兵退走了。

司令部营带着160名俘虏。对不能步行的俘虏给予食品、油料和药品留在下碣隅里；能步行的俘虏，由宪兵连押护在司令部连前方行进。当中国军队突过来的时候，伏在道路上的俘虏，大都站起来想逃跑。中国军队向这些人影射击，美军也以火力阻止其逃跑，因而有100多名俘虏被打死。

天明后，具有火力优势的美军，行动容易多了。将隐藏在富盛里村庄里的中国军队驱逐后，开始寻找一周前在此处进行战斗的德赖斯代尔支队的阵亡者遗体（多是司令部人员和宪兵）。

这样，师第1辎重队于7日10时，即从下碣隅里出发

后，用了大约18个小时到达古土里环形阵地。

如前所述，这次战斗是很有希望得到航空支援的，但不巧，6日夜云很多，夜间战斗机不能进行支援。7日2时左右，云散天晴了，夜间战斗机开始活跃起来，支援了地面部队。在海军陆战队航空控制队的控制下，3架夜间战斗机，天明时对第1陆战师前方30米处进行了对地面攻击，压制了中国军队。另有5架昼间战斗机飞来，共投下了4吨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在击破中国军队方面发挥了巨大威力。

在第7团和师第1辎重队的后面，有师第2辎重队和第5团跟进。第1辎重队到达古土里的7日10时，在下碣隅里担任后卫的第5团第2营开始准备从东丘撤退。

四、第5团战斗群的战斗

第5团战斗群的任务是，在确保下碣隅里的同时，夺取东丘，掩护第7团战斗群作战，尔后跟随其后向古土里前进。

第5团战斗群的主要部队是，在第5团团长默里中校指挥下的第5团、第1团第3营和英国海军陆战队第41指挥分遣队。其作战方案是："首先以第5团第2营夺取东丘，为第7团战斗群的战斗及确保下碣隅里环形阵地创造有利条件。第7团战斗群从下碣隅里出发之后，师第2辎重队跟进，接着为步兵1个营、团辎重队、步兵第2营、第41指挥分遣队的顺序前进。另外，占领东丘的第5团第2营和配属的工兵一起最后撤出，作为后卫前进。"

12月5日中午，第5团战斗群承担了防守下碣隅里的责任，下午，默里中校迅速召集指挥官，下达命令而且作了说明。此时，团长强调了如下事项。

1．海军陆战队撤出战斗要象个样子。根据传统必须带走战友的遗体、伤员和装备。

2．不是退却而是向海岸进攻。

如前所述，6日凌晨，第7团战斗群开始沿道路前进了。紧接着，第5团战斗群对东丘发起了进攻。

6日7时，第5陆战团的107毫米迫击炮对东丘开始了进攻火力准备。7时25分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到达，进行轰炸、火箭攻击和机枪扫射。由于凝固汽油弹贮油罐不足，所以没有进行凝固汽油弹的攻击。可是，对隐蔽在阵地里的中国军队，并没有造成多大损失。

9时，第5团第2营，以D连在前，沿棱线开始进攻东丘。中国军队自29日晨以来，占领丘顶，加强了阵地，所以，以激烈的射击进行了对抗。美军11时夺取了第1目标。调整部署后，进行了10分钟的炮兵火力准备，接着在12时50分开始了对最后目标的进攻。如前所述，第7团第2营向这个目标的下方进行了进攻。第5团第2营于14时30分占领了最后目标。这个目标，是控制自下碣隅里向南道路出口的要点，所以，营长命令D连占领阵地。

师长从6日凌晨起，在下碣隅里指挥第7和第5团战斗群的进攻。第7团战斗群报告说："团战斗群已经压制了独秀峰，正进一步进攻松亭里的中国军队阵地"，同时看到第5团战斗群不久也能占领东丘，确信作战成功了，便命令转移指挥所。

6日14时，师长乘直升机先抵古土里，随后指挥所人员也分乘轻型飞机和直升机飞抵古土里，立即开设指挥所，继续指挥作战，等待第7团战斗群所属部队的到达。

日落后不久，中国军队对东丘实施大规模的反冲击。中国

兵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支援下进行了反复的突击。海军陆战团以坦克、81毫米迫击炮、60毫米火箭筒的燃烧弹、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等抗击。这次战斗持续到午夜前后，美军守住了东丘。

中国军队调整了态势，7日2时刚过，再次发起进攻。这次对下碣隅里环形阵地从北、东北、东、南，几乎四周同时实施了进攻。

这时，第7团战斗群的前进，迟迟不得进展，约有一半步兵在道路上正与中国第26军战斗，在下碣隅里的车辆纵队，调整队形，等待着出发。销毁剩余物资的火焰烧得通红，下碣隅里的确呈现出了临终的样子。

美军兵力分散在道路上和环形阵地内。现在对中国军队来说，正是战机，正是宋时轮将军期待已久的有利战机。应该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的时候了。

这次进攻对中国军队来说也是取得补给品的进攻。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中国军队在国内战争中，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使自己逐步强大起来，终于征服了中国大陆。对于有活生生经验的中国军队来说，大概已经把堆积在下碣隅里的大量物资看作是自己手中之物了。他们可能使每一个士兵都懂得了这次战斗的意义，从而提高其勇敢战斗精神，加强必胜信心。

毛泽东指出："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受到毛泽东教导的中国军队开始了进攻。

中国军队将主攻指向了东丘，在北面也实施了强有力的进攻。对在迫击炮、机枪等支援下，边以冲锋枪扫射边冲击的中国军队，海军陆战团以坦克、榴弹炮、无后坐力炮、火箭筒和机枪等进行抗击。曳光弹在夜空中划出道道火红的弧线。突击的中国兵的身影，浮现在照明弹青白光之下。这场激战持续了大约3小时。

中国兵对美军的火力屏障般弹幕射击，好象不知道“恐怖”这个词似的突进，一直接近到手榴弹投掷的距离之内。他们的勇敢精神，就连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不禁为之感叹。海军陆战队员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中国兵这样多，这样顽强地反复进攻的事从未见过。”

美军配置在这个环形阵地的主抵抗线的火力密度比柳潭里的大。因为通过空中补给得到了大量的弹药。

3时，占领东丘南端阵地的第5团D连和陆军第4通信营等人员组成的暂编排，阵亡13人、伤50人而撤出了阵地，与第1目标上的E连会合了。

东丘西北麓的海军陆战队阵地，由于射界良好而且有3辆坦克，所以，中国军队对此处的进攻，没有成功，白白付出一些伤亡。日出后，东丘附近的第2营阵地正面看见约有800名中国兵的尸体。

中国军队对更西边的第5团第1营也加以猛烈的进攻，一部形成了突破口，但美军立即以预备队连进行反冲击，恢复了阵地。在这个营的正面，中国军队遗弃的尸体多达460具。第1营也受到了亡10人、伤43人的损失。这个正面以前是各种补给管理部队占领，成了弱点，然而，这次中国军队

进行正式进攻时，占领阵地的却是久经战斗的步兵营控制的预备队连。中国军队从南方对第1团第3营也实施了进攻，但被火力击退了。

预定跟随第7团战斗群前进的师第2辎重队，从6日下午便调整队形等待出发，但直到午夜才仅仅从下碣隅里前进一点点。辎重队长听到走在前面的第1辎重队激烈夜战情况，即对第5团战斗群群长默里中校请求步兵掩护。

于是，默里中校变更了部署，在7日2时对几乎没有受到中国军队进攻的第5团第3营和辎重队，下达了在师辎重队前方前进的命令。

先头的第5团第3营决定，在掌握的2个步兵连中，令1个连沿道路前进，另1个连在左后方展开，采取掩护的态势，在其后方为团辎重队和师第2辎重队。

7日凌晨，第5团战斗群的先头部队开始前进。这时，第7团战斗群的先头部队已进入古土里环形阵地。

在师第2辎重队之后前进的是第5团第1营、第1团第3营、英国第41指挥分遣队。第41指挥分遣队是7日晨整装待发的。

头戴绿色贝雷帽的英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分遣队员到底是英国人，秩序井然地列队进行了出发前的检查。军官在时时呼啸而来的子弹声中，走在队列中检查服装、武器等。还有的因装备保养不好等受了处罚。

不久，这个部队也出发了，10时，留在下碣隅里的部队，只有后卫的第5团第2营了。

第1陆战师从下碣隅里撤退时，计划烧掉和炸毁一切物资和设施，防止中国军队的利用。这样处理在严寒地区效果特别大。

不仅不让敌人利用食品以及其他物资，而且连御寒休息

的地方也没给留下。在严寒地区，除食品和燃料外，特别是居住设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就是说，在严寒地区用以耐寒求生存的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武器弹药。例如，在古土里的第1团团长普勒上校，在11月下旬，因为运输工具不足，就出现了向古土里是首先运送弹药还是运送取暖设备的问题。这时普勒上校说："如果活着，就能用刺刀战斗。生存是首要的"，从而要求运送取暖设备。这是深刻了解严寒地区作战特点的。

库尔德上尉受领了这个重要的爆破和焚毁任务。该上尉指挥的第1工兵营A连的一部和该营营部连的爆炸物班配属给了第5团。库尔德上尉把他们编成5个爆破组，每组1名军官、4至6名士兵。

从6日黄昏开始准备要烧掉和炸毁的剩余服装、食品和弹药等。还准备了炸车场设施。推土机将堆积如山的罐装和箱装的食品压坏后，在其上面浇了很多燃料油。第5团战斗群主力出发后，库尔德上尉的部队归后卫营营长罗伊斯指挥。

罗伊斯中校指挥的第5团第2营（配属1个坦克排），在东丘占领阵地，掩护主力出发。爆破是根据罗伊斯中校的指示开始的。

罗伊斯营从东丘开始撤退时，突然在下碣隅里街上发生了原因不明火灾。接着工兵在安装20分钟的定时引信时，过早地引起了爆炸。震憾大地的爆炸，此起彼伏，火箭弹和炮弹的碎片，尖叫着掠空乱飞，木材碎片等飞舞在空中。

由于爆炸比预定时间早，给第2营的撤退带来了危险，但没有伤亡，在中午前后向古土里出发了。工兵留在最后走，爆破了下碣隅里的桥梁后出发的。

此时下碣隅里街上象喷口一样燃烧起来，从烟雾的间隙

望见中国兵三五成群地从丘上下来，进入街内搜寻物资。

爆破部队，爆破了途中的全部桥探，边焚烧遗弃车辆，在罗伊斯营的后方前进。

在爆破部队后面跟着头顶着，手提着仅有一点东西的数千名北朝鲜难民。……。

第5团第3营，团辎重队、师第2辎重队，幸而能在天黑之前在飞机掩护下前进，所以只受到比较轻微的抵抗。第5团战斗群的先头部队，7日17时到达了古土里。

在最末尾前进的第2营先头部队，也于12月7日21时30分到达古土里，于24时进入环形阵地。

这样，从下碣隅里向古土里的撤退顺利结束，在此，师把它的大部分兵力集中起来了。

大批的难民，到达古土里环形阵地的北侧，耐心地坐在雪地上。

五、关于下碣隅里至古土里的战斗

第1陆战师损失了600余人，但却几乎携带全部装备突破了9个道路堵塞点而撤退到古土里。

对这次成功发挥重大作用的是下碣隅里的补给基地和飞机跑道。这些都是由于对作战样式作出正确判断的师长的先见之明和第10军军长的同意而设置的。由于有了这些设施，才能够使从柳潭里撤出来的疲惫不堪的2个团战斗群得到休息，恢复战斗力和重新编组。由于对环形阵地进行空投，各部队才得到了食品、油料、弹药和药品，并利用这些东西做了向古土里南进的准备。另外，还用运输机送来了补充人员，增强了战斗力。空运后送伤员约4400人，为师全力进行战斗创造了条件，腾出车辆装载面积，可以携行各种补给品，

还能收容作战期间出现的伤亡人员。假如没有下碣隅里飞机场，大概这些事无法做到，作战会更加困难，人员、装备的损失也会更大。

飞机掩护效果很大，中国军队不能在昼间集结部队，所以分散成小群，终于拼命地逃避凝固汽油弹的攻击。

第7团副团长陶塞特中校回忆说："在我们头上经常有8至16架海军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飞机实施掩护"。特别是海军陆战队战斗机对地面部队的直接支援是非常密切有效的。和第一线地面部队同行的老练的飞行员，从地面上以无线电话准确地引导飞机飞向目标、进入角，通知其发射时机等，所以，对距美军非常近的中国军队也能进行航空攻击。有时对距美军步兵50米以内的地点也进行凝固汽油弹的攻击。这是海军陆战队很早就进行的登陆作战用的空地协同战术和训练，在这次作战中取得良好成果。

中国军队乘第1陆战师的战斗力分割在道路上和环形阵地内的弱点，对两个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夜间进攻。然而，却被强大的火力所拦阻，进攻受到很大损失而失败。

中国第26军在总结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时写道：

> "运输手段和担任运输的兵员不足，实施补给困难。为此，我军士兵挨饿了。今后要改变后方部队的编组。
>
> 士兵饿了吃冷食。有的人两天中只吃几个山芋。因此，不能保持战斗所需要的体力。而且，伤员也不能后送。
>
> 我们火力根本不足，想使用火炮也没有多少弹药，而有不少炮弹还是不爆弹"（美国公开史料，缴获的中国军队文件）。

即，主要检讨了：①后勤能力特别是运输能力不足；②火力劣势。运输手段和兵员的不足，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取粮于敌”或“依靠群众”取得了成功，然而这个经验现在反而带来了害处。

中国第26军在同一个文件中，对第1陆战师的战斗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 “步兵、坦克、炮兵和飞机间的协同，惊人地密切。不仅纵深地使用了重火器，而且与轻自动火器、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也都做了协调一致的配置。”
>
> “这些火器都是隐蔽配置的，所以在我军接近至70至100米时，突然开始射击，使我步兵难于展开，并造成了伤亡。”

在这次战斗中，第1陆战师的损失是，亡83人，负伤后死亡20人，失踪7人、伤506人，合计616人。损失特别大的是师第1辎重队。

第1陆战师从下碣隅里后退到古土里，先头部队用了23个小时，每小时的前进速度为782米。后卫营用了约9小时，其前进速度为2公里。全部兵力移动所用的时间约为40个小时，到达到古土里的官兵约1万人，车辆1000台以上。

第四节　从古土里撤向真兴里

一、准备和计划

在师主力到达之前，在古土里以第1团第2营为基干的部队，已构成了环形防御阵地。第1团战斗群指挥所也在这里。中国军队从11月27日开始，对古土里进行了小规模进攻，而进入12月以来却经常只是以轻武器和迫击炮射击，美

军几乎没有损失。这个期间，在古土里的中国军队的损失，美方估计，阵亡646人、负伤322人。

12月1日，陆军第7步兵师第31步兵团第2营，预计到达古土里，接受第1团团长普勒上校的作战指挥。这一天，由于中国军队占领了黄草岭山口道路，结果这个营成了最后通过黄草岭山口北上的部队。并且通向古土里部队的补给线也被切断了，所以，从这天以后，美军对这个小小的环形阵地，以运输机连日空投了弹药、食品和药品等。

1081高地　从古土里到山口下面的真兴里，直线距离为10公里，比高差为730米。特别是从黄草岭山口到谷底的保后庄车站，直线距离为3.5公里，形成比高差640米的陡坡，在这个陡坡的山腹，工兵补修了一条曲折的单车道。这条道路受到左右几个高地的瞰制，特别重要的是1081高地。只要中国军队在这个高地上占领了阵地，成U字形弯曲的道路约有2公里以上完全暴露给中国军队，美军不能通过。

正在固守山麓的真兴里环形阵地的第1团第1营营长施麦克中校判断，为了在师主力通过黄草岭山口南进时给予援助，营必须从现在位置向北进攻，根据事前从军情报部取得的山口一带航空照片的研究结果，知道这个1081高地是极其重要的。

因此，很快于12月2日（这一天，第5、第7团战斗群正在从柳潭里向下碣隅里打开一条血路之日）凌晨，施麦克中校亲自率领火器连连长、炮兵前进观察员、1个步兵班侦察了这个高地。他事前派出1个排沿索车线前进作为诱饵，自己取另外的路线秘密接近，查明有许多中国兵在构筑阵地，命令炮兵对其射击后返回。

即使是师要想从古土里向南撤，也必须从南面进攻并

占领1081高地，而这除使用施麦克营以外别无他法。为此还必须用陆军部队接替真兴里的守备任务。

水门桥　在这条隘路上还有个重要的桥梁（以下称水门桥），位于古土里南方约6公里处。从人造的长津湖通过地下渠道引的水，在这里流进4个巨大的钢管里，成为很陡的坡度，往坡下发电用的水轮机泻水的装置。这个管道穿越道路的地点，在管道上架设着一座单车线桥，在靠山的一侧有混凝土制的水闸。这座桥架设在断崖之上，所以，一旦被破坏，连迂回路也不能修建，车辆完全不能通过。然而，徒步人员可以利用桥上的出水闸走过去。

师工兵参谋兼第1工兵营营长帕特里奇中校，事前将此桥的强度加强到50吨，但在两三天后就被中国军队破坏了。以后，第10军第73陆军工兵营担任了维护主要补给线的任务，立即架设了钢制的M2式车辙桥①。

然而，根据12月4日的空中侦察，判明此桥又塌落下去，部分桥台也被破坏。位于下碣隅里的师长认为，如不架设此桥，师的后撤是不会成功的，便立即命令帕特里奇中校准备架桥。

中国军队的准备和计划　第1陆战师的主力，从7日昼到深夜进入古土里环形阵地，而在此之前，中国第26军（第76、第77、第78、第88师）主力南下到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东侧地区，与那里的第60师换班，其第76、第77师沿道路配置在古土里附近，其他2个师控制为预备队。

中国第60师，南下到古土里南边，在控制黄草岭山口以

---

① M2式车辙桥是由钢制和木制的车辙板组合而成的架桥器材，一套能架设约30至50长的桥。可通过M4和M26坦克。

南山口道路的要点上占领了阵地。特别是包括1081高地在内能控制U字路的高地上，约有1个团占领了阵地。在瞰制水门桥的斜面上配置了兵力，准备干扰架桥作业。

中国第89师一部，正向古土里南方推进，其一部对真兴里及其南方进行了小规模的进攻。

第1陆战师第2部（情报部）估计，中国第76和第77师已在沿古土里附近道路占领阵地，第60师已在瞰视古土里至真兴里道路的地点占领阵地。

中国第9兵团这次为了歼灭下碣隅里的第1陆战师，6日夜全力实施的进攻也失败了，反而受到美军空地两方面的反击，遭受了严重损失。宋时轮将军可能会为再次"失之交臂"而懊悔。然而，又有了一次良好的战机。在第1陆战师的前进途中还有黄草岭之险。

宋时轮将军，可能在一面听取关于拥挤在狭小的古土里环形阵地的美军人员和车辆情况，及美军直升机和轻型飞机对黄草岭山口道路进行频繁侦察活动等的报告，一面为抓住最后的机会而制定如下作战方案。

1．美军第1陆战师现在集结于古土里，正企图沿黄草岭山口道路南下到真兴里，随后向咸兴撤退。第9兵团在黄草岭山口道路的长隘路上将其捕捉歼灭。

2．以第60师坚守黄草岭山口道路，阻止企图撤退的美第1陆战师。特别是要始终坚守1081高地和水门桥。

3．以第89师在水洞附近堵塞道路，切断美军从南边进行的增援，并封闭美第1陆战师的出口。

4．以第26军一部在古土里附近占领阵地，直

接阻碍第1陆战师的撤退。主力立即南下，在真兴里以北的长隘路上包围歼灭美第1陆战师。

5. 一部经社仓里至黑水里，迅速占领咸兴。

美军的准备和计划　史密斯师长先于主力出发，6日下午飞抵古土里，开设了指挥所。并在此时关闭了下碣隅里的无线电中继站，在古土里开设了新的无线电中继站。

位于古土里环形阵地的第1团战斗群群长普勒上校，判断师主力将带着许多伤员到达，为进行后送，6日开始扩建现有的轻型飞机跑道①。

师主力到达后，古土里的兵力猛增到约1.4万人，车辆约1400辆，狭小的环形阵地充满了人员和车辆。如果中国军队实施大规模进攻或炮击，必定会发生大的混乱，从这一点上看，也需要早一些撤退。

撤退，首先是从空运后送伤员开始。7日鱼雷攻击机按照在航空母舰上起降的要领在短跑道上进行了起降，后送约200人。8日，因为暴风雪不适于飞机活动，然而，1架空军的C—47飞机奇迹般地着陆，后送319人。9日天气晴朗，全力实施后送，送走了225人。至此，重伤员后送完了，剩下的只是轻伤员，大大减轻了师的负担。

当时，古土里环形阵地的美军主要战斗部队有第5团、第7团、第1团（欠第1营）、陆军第31团第2营、陆军暂编营（以后称陆军营）、英国海军第41指挥分遣队、师侦察连、第1坦克营（欠一部）等。其人员区分（截至12月6日止）为：第1陆战师11686人，陆军2353人，英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分遣队150人，南朝鲜警察40人。

---

① 8日已加长到530米。

炮兵除8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连外，还有8门155毫米榴弹炮，然而，由于155毫米榴弹炮兵营没有弹药，其大部分兵力配属给步兵团了。

山口道路下面真兴里的第1团第1营和配属给它的1个105毫米榴弹炮兵连，12月7日夜和道格支队换班，解除了防御真兴里的任务，预定尔后配合第1陆战师主力的作战行动。

第1陆战师的作战命令　12月7日18时50分，第1陆战师下达作战命令第26—50号，命令从古土里向海岸地域撤退。当时，第5团战斗群还在从下碣隅里向古土里前进途中。

此次作战的航空支援，决定用同下碣隅里至古土里间的作战一样的方法，全力实施。

师的作战方案如下：

师经古土里至真兴里至咸兴的道路，迅速向咸兴前进。首先，以步兵从古土里向南进攻，逐次夺取控制前进道路的要点，在其掩护下架设水门桥。

完成架桥后，师第1、第2辎重队在第7团战斗群的掩护下，过桥后向真兴里前进。随后按第7、第5和第1团战斗群的顺序跟进。

另一方面，从真兴里以1个步兵营向北进攻，占领1081高地一带，掩护师主力通过隘路，接着掩护师的后方。

师到达真兴里以后，在陆军部队掩护下，以铁路和汽车向咸兴和兴南集结地前进。

进攻开始时间为12月8日8时。

赋予各部队的任务如下：

第7团战斗群夺取目标A和B，接着夺取目标C。掩护工兵架设水门桥，师第1、第2辎重队过桥和向真兴里前进后，跟随其后向咸兴前进。

第5团战斗群，在第7团战斗群夺取了目标A和B之后，立即进攻并夺取目标D。逐步与第7团战斗群换班，占领要点，为第7团战斗群前进提供可能。随后，由第1团战斗群接班，在第7团战斗群之后跟进。

第1团战斗群（欠第1营，配属陆军第31团第2营），最初固守古土里，掩护师主力南进，逐步和第5团战斗群换班，占领要点，掩护师的后撤以后，在第5团战斗群之后跟进。

第1团第1营（施麦克营），从真兴里向北进攻，夺取并固守1081高地（目标E），掩护师主力南进后，作为后卫营随主力前进。

师指挥所最初在古土里，作战开始后，尽快转移到兴南。

另外，40余辆坦克，决定集中在车纵队的最后尾前进。这是为了防止坦克一旦不能行动，堵塞险峻山崖上的单车道，阻碍后续车辆不能前进。

二、最后的战斗

架桥准备 12月6日，帕特里奇工兵中校亲自进行详细的空中侦察后，估计架设水门桥需要M2车辙桥4套，考虑到空投时的损失，要求了8套。

师长考虑使用活动便桥，帕特里奇中校从技术上分析，认为活动便桥不能使用。在下碣隅里和古土里没有预制件的桥梁材料，但是，又没有时间收集木材制作木制的垫脚桥。碰巧，在古土里有陆军第58车辙桥连的4辆车辙桥卡车，但这些车装载着第10军预定在下碣隅里开设指挥所用的预制件材料。如果没有架桥材料，可以使用其中的2辆。

6日，根据帕特里奇中校的要求，在连浦机场（兴南西南方约6公里）进行了M2车辙桥的空投试验，可是，1.1吨重的M2车辙桥，由于落地时的冲击，损坏得几乎不能修理了。结果证明，必须用更大型的降落伞，要求从日本火速运来。当夜，在陆军上尉指挥下的陆军降落伞维修技术小组，携带大型降落伞从日本到达连浦，在海军陆战队空投排、第1水陆两用牵引车营100名作业人员协助下，彻夜准备了翌日的空投。

7日，从9时30分至中午，空军C—119运输机8架，将8个钢制的车辙桥板和所需的木制车辙桥以及组装用的部件投向狭窄的古土里环形阵地。钢制车辙板中，一个落入中国军队之手，一个损坏，其他安全回收，4个木制车辙板中也回收了3个。这些器材装在一台卡车上，黄昏时，在环形阵地南端做好即将出发的准备。

装载着这种重要器材的两台卡车，8日在第7团战斗群辎重队的先头前进了。担任掩护和架桥作业任务的2个工兵排也与其同行。

在此期间进行的空投试验、大型降落伞的紧急运送、技术人员的派遣等，都进行得迅速准确和合乎时宜。这种合理而有效率的行动也可以说是他山之石吧。

1081高地的争夺　担任夺取1081高地任务的第1团第1营（施麦克营），一直是坚守着真兴里环形阵地，但没有进行过激烈的战斗，所以不太疲劳，士气高昂。

如前所述，营于11于30日进攻了西面的中国军队集结地域。中国军队是企图切断真兴里至古土里道路，向真兴里以南渗透，对真兴里没有进行直接进攻。

然而，中国军队的兵力逐步南下，于12月6日进攻了真

兴里南方4公里处水洞的工兵排，为此，该排撤回到真兴里环形阵地。

师主力从下碣隅里开始南进的12月6日夜，师长向军长发出电报，正式请求："希望到明(7)日派遣陆军部队到真兴里接替施麦克营的防守任务"。

（注）12月1日，联合国军司令官向第10军军长下达了"将美军第3师集结在元山地域，准备转用于朝鲜西部"的命令。因此，第10军军长派遣参谋去东京联合国军司令部，请求取消上述命令，将该师归还军的建制，结果，根据军的请求，3日该师归还军的建制。于是，军长命令第3师师长"返回咸兴地域，防守海湾地区，同时与真兴里的第1团第1营换班，支援第1陆战师撤退。"

第3师师长，将第7步兵团第3营、第92装甲野战炮兵营、一部分工兵、通信兵和高射炮兵等编成了"道格支队"，副师长米德准将任支队长。该支队以粉碎中国军队切断道路的企图而北进，于7日黄昏到达真兴里，23时10分与施麦克营换班。

第1营与道格支队换班后，8日2时从真兴里南方集结地出发，向1081高地前进。

因暴风雪和夜暗，能见度近于零。由于积雪（约20厘米）斜面很滑，前进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军队也被暴风雪遮住了视线，对这个营的行动完全没有觉察。营前进3公里左右后，没受到任何抵抗，首先由C连占领了1081高地西南约3公里的小山包，运上去81毫米和107毫米迫击炮4门。接着巴伦上尉率领的A连，沿着狭窄的棱线，象在云雾中爬行般地前进，进攻了1081高地西南方的阵地（891高地）。

巴伦上尉率领的A连，曾经在仁川登陆作战中，当第1陆战师进攻永登浦（汉城南侧）不能进展时，果敢地插入强大的北朝鲜军队的后方，占领控制主要补给线的要点，为迫使北朝鲜军队很快放弃永登浦创造了条件。这个连实战经验多，被誉为精锐部队。

A连因地形不便行动和积雪，从进攻准备位置到冲击出发位置前进仅150米，实际用了数小时，然而却利用视界不良从三面包围，用60毫米迫击炮发射30发炮弹，呼喊着突入并占领了这个阵地。感到意外的中国兵被打得到处乱跑，但是，其中也有的阵地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美军从枪眼投进手榴弹才好不容易地占领了。在附近留下了约60具中国兵的尸体。

另一方面，B连也在超越C连阵地后，和A连平行，在可俯视道路的西侧面上前进。利用暴风雪接近、袭击并夺取了以圆木和土袋加固的中国军队的第一阵地。这里还有冒着热气的食物，朝向道路的两挺机枪被遗弃。掩壕很坚固，所以营长在此开设了指挥所。接着对其后方的第二、第三阵地，也以60毫米迫击炮和90毫米火箭筒的直接瞄准射击以及步兵的迂回突击而占领了。

营在17时左右停止了进攻，在1081高地南方约1公里处占领了夜间防御阵地。在这样的地形和气象条件下，处理伤亡人员是很不容易的。A连的伤亡人员，在夜间由营部连和火器连的救护人员运送到800米下方的营救护所或道路上，从这里用车辆送往真兴里救护所。救护人员由8人组成1组运送担架，离道旁不到1公里的距离却用5至7个小时。

到了夜间，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34度。各连连长拼命地叫疲惫不堪的士兵换下潮湿的袜子。尽管如此，营在这一天

战斗中，仍有67人由于冻伤而不能行动，其中数人已决定尔后截肢。

这一天的损失，全营亡13人，伤17人。

9日晨天晴了，但特别寒冷。山上的A连首先同时进行试射。这是因为轻火器机油冻结而不发火，需要使油溶化。试射结果，发现有百分之四十不发火。特别是卡宾枪和自动步枪更严重。

不久，连对1081高地开始了进攻。对前进途中的阵地，边以手榴弹和轻火器攻击边前进，在距山顶阵地150米处，采取了从两侧包围的队形。当60毫米迫击炮打完仅有的43发炮弹后，碰巧随连同行的前进航空控制员罗宾逊上尉引导4架海盗式飞机到达，攻击了中国军队这个阵地。

在这次航空攻击过程中，连的一部迂回到阵地的后方，形成冲击态势。此时，看见下面很远的道路上，第1陆战师的尖兵走过来。见此情形，士气更加高昂的海军陆战队员，发出强烈的喊声突入1081高地。此处的中国兵，没有1个人投降，全部坚守阵地而战死。海军陆战队员投完所带的全部手榴弹后，占领了山顶。但是，在其西北方还有数个阵地。海军陆战队员从中国军队的战死者身上搜集手榴弹，在步枪、自动步枪的火力掩护下接近中国军队阵地，投掷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占领，15时许，完全控制了1081高地。

这个阵地的中国第60师，忠实地执行了它的任务，顽强战斗到底，无一人生存。附近有300余具中国兵的尸体。

另一方面，B连在晨光中发现不少中国兵，以小组为单位，沿着前方（北方）谷地那边的棱线走。连的目标是从那条棱线再往前的一条棱线，如果不占领它就不能掩护U字形道路。因此，连立即进攻这些敌人。这些中国士兵的抵抗意

外的弱，不大工夫就占领了目标，引导真兴里的155毫米自行榴弹炮一个接一个地射击了U字形路一带及其附近棱线还在继续抵抗的中国兵。此时，与团的107毫米追击炮、营的81毫米迫击炮的通信联络中断，又加上105毫米榴弹炮的射击误差大，所以B连主要利用了155毫米自行榴弹炮。本连的机枪和步枪也扫射了前方200米道路上的中国兵。这些射击，使附近的中国兵表现很恐慌。

这样，1081高地和U字形路一带，由第1团第1营占领，形成能够掩护师主力南下的态势。该营在此次作战中的损失是，伤亡47人，冻伤190人。

在这个1081高地及其周围，至少有中国军队1个团以上的兵力占领着那些要点。

1081高地的作用，敌我双方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夜间和复杂地形上的战斗，中国军队要比美军擅长，然而，中国军队对第1营所采取的行动，不论是警戒措施还是尔后的战斗行动却出乎意外地消极，虽有比美军多1倍以上的兵力，也没有进行象样的反冲击，将这个最大的要点1081高地，轻易地让美军夺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终究是在严寒地一个多月没有好好地补充弹药、食品等大概体力逐渐受到了消耗。再加上柳潭里以来的战斗经过来看，夜间稍加包围就轻易投降的美军，现在出乎意料的强大、很不容易战胜，这件事可能不知不觉地使中国军队的士气低落了。这里似乎使人看到了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界限。

师主力8日的战斗　第7团战斗群群长的作战方案是，以2个营占领隘路两侧要点A、B目标，在其掩护下以1个营沿道路南下，预备队营和团辎重队跟进。

8日8时，第3营（营长为莫里斯少校）对目标A，陆

军营对目标B开始进攻。由于暴风雪视界仅为20米，很难得到空中支援，连炮兵的弹着点也观察不到。此时，第1团第1营如前所述，冒着暴风雪开始进攻1081高地。第3营首先进攻目标A前方的1328高地，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进攻没有进展。营进攻所使用的兵力不足1个连，即G连50人、H连50人、I连30人。

另一方面，陆军营在第5团反坦克连所属的2辆坦克的支援下实施进攻，几乎没有受到象样的抵抗就占领了目标B。根据团长的命令，进一步向西南方约800米处前进，又很容易地占领了1457高地西北方的山包。

8时，第1营沿道路开始南进，到达了约2公里前面的控制线。在其后面跟进的是预备队第2营。团长考虑，如果第3营占领了目标A，就令第1营从控制线出发，使这两个营协调一致地南下。

然而，由于第3营进攻没有进展，团长便决定使用预备队营予以援助，下午早些时，向在第3营东南方干线道路上的第2营下达了进攻命令。第2营为了与第3营相对抗的中国军队的背后面向西实施进攻。这次成功了，黄昏时两个营在高地上会合，准备对目标A实施进攻。

第1营（营长索耶少校—前营长戴维斯中校由于德塞特中校负伤，他作为其后继人被任命为副团长）在第2营向西进攻的同时，沿道路开始向南进攻。但是，先头的B连被坚固的阵地所阻，连长阵亡，在目标C的北方停止，转入夜间防御部署。A、C连进攻1304高地，占领其一部，构筑了阵地。

车辆纵队随第1营南下，到了夜间向后退了一些，在目标A附近的平坦地点，在第1营营部管理连和火器连的帮助

下构成了环形阵地。

第5团战斗群，在第7团战斗群的陆军营占领目标B后，受令开始进攻。第1营中午开始进攻，16时与陆军营协同占领1457高地，构筑了夜间阵地。其中的1个连在俯视道路的要点上构筑了环形阵地。第47指挥分遣队前进到第1营的后方高地占领了阵地。

装载着极端宝贵的架桥器材的两台卡车，14时跟随第7团第1营开始南下。但是，第7团第1营在那天未能夺取水门桥，加之中国军队的追击炮弹落在这两辆卡车附近，所以决定返回到更加安全的地点，在第7团战斗群指挥所稍北些的坦克环形阵地内过了一夜。但是，由于其中1辆车的停车场碰巧选在平坦的水塘上面，冰破裂后落入塘中，用另外一辆往上拖，但引擎坏了，自己不能行动，运送架桥器材的卡车就剩下一辆了。8日，中国军队对古土里环形阵地，只是以轻火器进行零星的射击。

担任环形阵地北方地区包括去下碣隅里的道路的防御任务的是第1团第2营的D连。该连在这里阻止难民进入环形阵地。

这些难民到9日凌晨已达到3500人之多。他们拥挤在环形阵地的北侧，想要跟随第1陆战师南下。

8日，美军在举行了简单仪式后，就地埋葬了海军陆战队士兵、陆军士兵和英国海军陆战队指挥分遣队士兵的117具尸体。因为飞机和车辆都没有装载尸体的地方（停战后，这些尸体和埋葬在柳潭里的尸体一起交还给美方）。

师主力9日的战斗　9日晨，与昨天截然不同的火红的太阳照耀着新雪，第1陆战师可以期待强大的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了。因连日作战而疲惫不堪的海军陆战队员动作很迟

钝，据说宛如看慢动作的电影。第7团第1营，以A连完全占领了1304高地，B连进攻目标C，陆军营占领了目标C和D之间的高地。

第7团第2营，以其1个连保护团辎重队，以主力在掩护目标A和C之间的道路的位置占领了阵地。

第7团第1营的C连和B连的1个排，进一步沿着道路南下，排除轻微抵抗，进抵到水门桥的地区。C连固守这个地区，B连的1个排从被破坏的桥梁的上方迂回，登上山坡掩护架桥的位置。如果中国军队确保这个重要的障碍物，妨碍美军架桥作业，将使1400辆的车辆纵队在古土里至水门桥之间停留数日进退不得，那么第9兵团就可能在随后到达的后续部队的配合下，完全将第1陆战师包围歼灭。如果中国军队正确地认识到此桥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加强掩护它的兵力，彻底地阻止架桥作业。这个水门桥确实是一个值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阻止美军占领的最后的重要地形。然而，不知为什么中国军队没有进行那样的抵抗，所以，美军比较容易地占领了这个位置。索耶少校率领的第7团第1营，对俯视这个桥的山坡上的中国军队进行了攻击。这时，最初登上山坡的B连的1个排，发现掩壕内有约50名中国兵。这些中国兵只是蹲在掩壕内，没有进行抵抗。美国公开史料写道："中国兵被冻坏了，所以只是从掩壕内拉出来就当了俘虏"，可能是因饥饿和寒冷而不能动了。

中国第60师，曾注意到要确保这个障碍物，但是，措施很不落实，未能取得效果。

在古土里的史密斯师长，得到"已确保了桥梁"的报告，大概会感到象师撤退已经成功一样的高兴。

此时，施麦克营如前所述，以1个连进攻1081高地山顶

附近，以1个连占领了控制U字型路的要点。

第5团战斗群的主力，正在古土里环形阵地中准确预定10日开始的南进。其第1营保持着目标D。第1团第3营负责环形阵地的一部，但于9日晨与英第41指挥分遣队换班南进，与第7团第3营换班占领目标A，一部与陆军营换班占领目标B附近，再以其一部代替第7团B连占领的目标C。

帕特里奇中校，将剩下的一辆车辙桥卡车装载上器材向水门桥前进，从12时30分开始架桥。步兵也协助工兵，首先构筑梁基，随后安装钢制车辙板，再架上内侧的木制车辙板，可以通过坦克和吉普车了。16时架桥完毕，师长命令在环形阵地内的师第1辎重队出发。在此期间，第7团第1营继续进攻，驱逐了桥附近的中国兵。该营的火器连也展开掩护桥梁。

师辎重队从18时开始过桥。好不容易过去几辆，牵引8立方米铲运机的TD—18工兵推土机，将木制车辙板压断而悬挂在半空中了。这样，辎重车辆就不能通过了。1名熟练的中士乘上晃动的推土机，奇迹般地把它开到道路上。但是，由于木制车辙板折断，M26坦克以外的车辆没有着履点而无法通过了。

钢制的车辙板能支撑M26坦克两侧的履带，其内侧的木制车辙板是支撑M26坦克以外车辆的，所以，木制车辙板折断后，吉普车和卡车等就不能通过这个车辙桥了。因此，帕特里奇中校做了如下计算：将钢制车辙板的位置向里挪一下，使它成为345厘米宽，M26坦克履带只压5厘米，吉普车轮只压1.3厘米。

工兵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拆下压断的车辙板，挪动了钢制车辙板的位置。这个作业完成后，在第7团第1营的掩护

下，以手电筒引导，辎重队再次开始过桥。由于任何车辆的车轮都只有一部分压在车辙桥上，所以，必须注意慢慢通过。

在距桥2公里左右的U字型路上，中国军队将索道的铁制桥脚柱弄掉堵塞了道路，不久，工兵将其推到崖下。

9日夜过桥的车辆和人员川流不息。对于停停走走缓慢前进的纵队，为什么中国军队没有进行太激烈的进攻呢？好象是因寒冷、疲劳和饥饿而不能动了。那天夜里抓到的俘虏呈现出营养失调的症状，其中有的因冻伤而患坏疽病。

关于行军的情形，帕特里奇中校作了如下叙述："……没有照明，但觉得好象看得很清楚。炮弹的爆炸声、大炮的发射声、很多人的脚步声和车辆的声音。道路的一侧走着海军陆战队员，另一侧走着难民。经常听到婴儿的哭声"。根据这个回忆，难民和海军陆战队一起行动的事是有的，但是第1陆战师用后卫把难民和部队分开了，如果有和第1陆战师一起走的人群的话，那可能就是下碣隅里和古土里收容在环形阵地内经反情报队和南朝鲜警察调查，允许和第1陆战师同行的人群。这是因为"帮助过美军的百姓"和怕被共产党军队"肃清的百姓"，是受到甄别特别加以保护的。

10日的情况　这一天，中国军队从早晨即以约350人对目标A（第1团第3营的G连阵地）进行反冲击。这是想把道路上师的长长纵队分割成南北两段，但反冲击被击退了。

中国第26军，利用山口的小路从其两侧南下，企图包围在公路上南下的第1陆战师。他们一定已相当疲劳，但仍发挥惊人的持久力在行军。这里是长隘路的最后部分，无论如何也必须在这里切断第1陆战师的退路。

第1陆战师发现南下的中国军队纵队，用迫击炮进行了

集中射击。同第1团第1营一起在道路上的陆军自行高射炮部队也予以大量火力杀伤。然而，中国军队以对损失毫不介意的样子默默地继续前进，使美军很惊讶。

第1团第3营21时前，位于目标A、B、C掩护主力南下后，下山跟随主力前进。该营等待通过黄草岭山口顶端，午夜24时，坦克部队在侦察连的掩护下，开始南进了。

全部兵力从古土里一撤退，真兴里的陆军第92野战炮兵营（155毫米自行榴弹炮）便向古土里进行了猛烈的集中射击。

坦克部队由第1坦克营的B、D连，陆军第31步兵团坦克连，第1陆战师第5团反坦连的坦克排组成。在总数约40辆坦克中主要是M26坦克，另有1至2辆M4A3坦克混杂其中。掩护坦克部队的侦察连，将其3个排分散在坦克纵队内。负责掩护最后尾的10辆坦克的是哈格托中尉指挥的排。

10日2时45分，第7团第1营的先头到达真兴里。第7团战斗群的主力，从目标C到索车与道路交叉点之间展开掩护道路，在其掩护下师的第1和第2辎重队南进了。途中因卡车堵塞道路等事故，意外地费了时间，在8时30分，车辆纵队的先头到达了真兴里。在师辎重队之后，第7团战斗群按第7团第1营、团辎重队（F连掩护）、第2营、团指挥所、陆军营、第3营、第11炮兵团第3营的顺序跟进。

第5团战斗群在其后面，边进行轻微战斗边跟进。其第2、第3营黄昏到达真兴里。坚守目标D的第1营，18时下山，11日晨到达真兴里。

第1团战斗群，以第2营与位于目标D的第5团第1营换班坚守该地，在其掩护下，在目标A、B、C的第3营撤回南下，继此之后，占领目标D的第2营撤回，跟随团战斗

群后尾南进，预定由第1营（施麦克营）在其阵地上掩护它。然而，从情况上判断，没有必要占领目标D，所以，根据团长的指示，第2营不占领目标D，跟随第5团第1营之后，按第1团第2营、第11炮兵团第3营（欠1个连）、第31团第2营、第1团团部的顺序南下。

3000多名难民，想尽可能靠近最后尾的坦克，其中也混杂着中国兵，在寻找进攻的机会。因此，哈格托中尉叫难民离部队尽量远一些。坦克开着车灯，在徒步搭乘人员的引导下，慢慢地在冻结的道路上前进。道路的左侧耸立着高高的绝壁，右侧是跌落山谷的陡崖。

1时前，在离1457高地西南的水门桥还有2公里的地点，在这个小组之前第2辆坦克的制动器冻住而停止了。为此，9辆坦克和哈格托排被挡住了。

这时，有5名中国兵扒拉开难民出现在眼前，用英语喊："想投降"。哈格托中尉命令手持勃朗宁自动步枪（BAR）的阿米约特下士掩护，要走向前去会见这些投降兵。此时，先头的中国兵突然跳到旁边，后面的4个人用暗藏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发起了攻击。哈格托中尉立即扣动卡宾枪板机，因寒冷而未发火。于是，倒握卡宾枪向先头的中国兵头部砸去。此时，一群中国兵从道路两侧和北面发起了攻击。阿米约特下士将剩下的4名中国兵用勃朗宁自动步枪击倒，但哈格托中尉也被手榴弹炸伤。

哈格托排向南方步步后退，最后尾的坦克和乘员一起落入中国军队之手被烧毁。倒数第二辆坦克紧闭着炮塔。但它也终于落入中国军队之手。其余7辆没有乘员，开着炮塔盖遗弃了，但掩护排开着其中二辆撤退了。一辆是坦克兵开走的，另一辆是侦察连1名没有坦克驾驶经验的下士开走的。

阿米约特下士以卧射进行掩护，有一颗手榴弹在其背后爆炸了。然而他却象没有事一样地站起来，再次边后退边射击。这是因为他穿了防弹背心。在第1陆战师中有50件试制品发给了侦察连试穿。

坦克部队的主力，未发觉上述事情而继续前进。哈格托排，边排除中国军队的攻击边回收两辆坦克，同伤兵一起追上主力。

在水门桥，戈鲁道上尉率领的工兵爆破班，已经等了数个小时，准备在师的最后尾通过后爆炸桥梁，好容易在哈格托排通过后要爆破桥梁，正要点火时，难民蜂拥而至，3次停止点火。让难民远离之后，11日2时爆破了桥梁。

面向北设置了控制道路阵地的第1团第1营营长，3时认出了坦克的灯光，命令营后撤了。侦察连和坦克部队作为一个整体，于11日11时到达了真兴里。

各部队通过真兴里后，利用卡车和火车撤向兴南。

中国军队要歼灭第1陆战师，至少必须在隘路的出口进行阻击。因此，草草地处置了伤亡人员，沿山间小道急速南下，但并没有走到沿道路后退的体力充沛的美军前面。

然而，兵力虽然不大但却有一部分中国军队进至水洞附近对美军纵队进行射击，曾使其一度停止前进。接着在午夜于水洞村对美军的车辆纵队用冲锋枪和手榴弹进行了攻击，破坏9辆卡车和1辆装甲运输车，切断美军的交通直到拂晓，如果切断的时间较长，或许可能捕捉到美军，但是，中国军队已不能增加更多的兵力了。

辎重队内海军陆战队员和陆军士兵，在陆军第52运输营营长的指挥下，以果敢的反冲击打通了道路（这时，陆军的佩基炮兵中校带头攻击，表现得非常活跃，但阵亡了。后来

被授与荣誉章）。

三、向兴南的后退和转移

12月11日13时，师的全部兵力通过真兴里，除坦克外，到21时为止均已进入咸兴至兴南间的集结地域。已经没有中国军队的抵抗和反击了。坦克部队也于23时30分进入搭乘坦克登陆舰地域。这样，师从长隘路的撤退结束了。

师的先头部队从古土里出发到达真兴里，用了42小时45分钟，前进1公里大约需要4个小时。全师移动结束用了77个小时，前进1公里需要7个小时。

在此期间，师的损失是：亡51人，伤后死亡24人，失踪16人，负伤256人，共347人。

从古土里向海岸后退进行得有条不紊，第1陆战师除大部分装备外，还带着伤员和遗体后退成功了。其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架设了水门桥。这是周密的计划、准备和陆海空密切合作的结果，师长以下的预见性和洞察力、严密计划和协调能力、迅速定下决心、采取措施以及高超的技术都起了重大作用。其后看，不言而喻是美国的国力特别是其工业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可说是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般合理性、组织性和效率性。中国军队为了确保水门桥所采取的措施似乎是不力的。如前所述，直接掩护的兵力只有大约1个营，兵力少其行动也不积极。

另1个重要原因是早期夺取了1081高地。这是第1陆战师步兵与中国军队步兵的一场战斗，是山地战。对第1陆战师来说，是攀登险峻的积雪山地的进攻，是大量消耗体力和气力的战斗。彼此都是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山地战斗时，双方通常要反复争夺要点，但是，此时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

象样的反冲击，而是单纯防御被击破的。

在美军缴获的中国军队的文件中，中国第27军做了如下总结：

> “食物和居住设施不足，士兵忍受不住寒冷。这就发生非战斗减员达1万人以上，武器不能有效地使用也是原因。战斗中，士兵在积雪地面野营，脚、袜子和手等冻得象雪团一样白，连手榴弹的弦也拉不出来。引信也不发火。手冻得不好使了。迫击炮的身管因寒冷而收缩。迫击炮弹有七成不爆炸。手的皮肤和炮弹及炮身粘在一起了。”（美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

这是第27军的总结，但这也大概同样地适用于在古土里至真兴里与美军作战的第26和第20军。在黄草岭山口的战斗中，美军俘虏的中国兵，有的象在堑壕里冻住了似的不能动弹，有的呆呆地站在道路口上，还有的虽然投降了，而手指还冻在枪上拿不下来。这些都说明在严寒地带作战的严酷性。使人们懂得在严寒地带的服装和食品特别是取暖设备和御寒装备是如何的重要。

宋时轮将军为了彻底抓住第1陆战师，命令属下部队向隘路的出口前进，并以一部部队向咸兴急进，但其前进速度缓慢，没能抓住美军。

11日，第10军军长命令第1陆战师乘船。那时，师的后尾还在隘路口前进，然而，到达的部队在美陆军第3步兵师掩护下已开始登船。

11日，麦将军从东京飞抵连浦机场，在鼓励第10军的同时，批准第10军军长的后退计划。并命令第10军从12月27日归第8集团军司令官指挥。

13日，第5、第7团战斗群完成了出航准备。师长在该日15时转移到贝菲尔德号舰，开设了师指挥所。14日全师登舰完毕，15日晨启航了。乘船的海军陆战队员，合计为22215人。海军陆战师在釜山登陆，进入马山集结地域。这样，第1陆战师的长津湖作战帷幕就落下了。

以后，联合国军一面逐次收缩兴南的登陆场，一面继续进行撤退作战，合计兵员10.5万人、难民9.1万人、车辆1.75万台、货物35万吨都从兴南运到了南朝鲜。第10军全部兵力和器材装载完毕的12月24日，彻底爆炸了兴南港口。这样，第10军就转移到南朝鲜，归第8集团军指挥了。

中国军队包围了逐次缩小的兴南登陆场，但由于美军的舰炮射击、炮兵射击和飞机的攻击等，未能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第1陆战师从10月26日在元山登陆，到12月15日师乘船从兴南出发，在北朝鲜的损失是：亡604人、伤后死亡114人、失踪192人、负伤3504人，战斗减员合计4418人。此外，还发生非战斗减员7313人，不过大部分是轻度的冻伤和胃肠病患者。而且，非战斗减员的约三分之二已在这次作战期间归建。

关于中国军队的损失尽管不大清楚，但在中国第27军（兵力4万人）总结的有关长津湖附近作战的教训中写道：“由于食品、居住设施不足和严寒，发生了1万多人的非战斗减员……。”从这里明显看出，由于冻伤等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已上升到四分之一以上。美国海军陆战队估计，中国军队被地面部队造成的损失是，亡1.5万人，伤7500人；被航空部队造成的损失是，亡1万人、伤5000人。

从当时的照片看，在第1陆战师的阵地前面有很多冲击

过来而被打倒的中国兵尸体。负伤的中国兵，由于收容困难，冻死的好象也非常多。

中国军队的损失，加上寒冷气候的影响一并考虑时，或者要比预想的多。

第四章　回顾这次战役

一、海军陆战队的传统和荣誉

军队中有的部队陷入敌人重围时，随便瓦解了，有的部队团结一致彻底打通道路而突围出去，这种事在战史上是有很多范例，其关键据说取决于指挥官和部队精良与否。在朝鲜战争初期的美军中，有前者那样的部队也是事实。

然而，这个在长津湖作战的美第1陆战师，尽管三分之二以上是应征入伍的士兵，却保持很好的团结，有条不紊地突出了重围。

不言而喻，战争初期紧急派遣的美军是驻在日本的占领军，几乎未进行过象样的训练，其装备也不完善。再从每次战斗看，影响胜败的原因固然很多，诸如指挥、统率的适当与否，计划、准备、装备、制空权和补给等等，但是有没有更根本的东西呢？

这样一考虑，问题的焦点就要集中到“海军陆战队的传统和荣誉”上。

美国海军陆战队隶属于海军，为了一旦总统有令能立即出动，一部分兵力总是在航空母舰上处于待机出动的状态。因此，在非常时刻“最先战斗”（First to fignt）就成了海军陆战队的口号。这也可以说是海军陆战队的“荣誉”、“责任感”和“斗志”的源泉。

海军列队时，陆战队有位于最先头或最右翼的特权，并引以为荣。海军陆战队人员申斥部下时，都是大声说：“是

回家还是去陆军”？海军陆战队员有这样一种传统：当受到陆、海、空军其它兵种人员侮辱时，拼死也要雪耻。这虽然也可以说是有些极端的优越感，但是，这种荣誉却表现出团结精神、忠诚、捍卫海军陆战队的名誉等，在战斗中就会产生为了“海军陆战队的荣誉”而死的风尚。

其座右铭之一是“永远忠诚”(Semper Fidelis Aiwa-ys Faienfal)，这就是说对海军陆战队和受领的任务都是绝对忠诚的。

所说的“职业意识”(Professiona!sm)也是经常强调的座右铭之一。也就是说：“1名志愿兵强于10名被强制的兵”。海军陆战队是由志愿兵组成的，队员们有着自己是职业军人的强烈的自豪感.招募志愿兵的不少海报这样写道：“来参加最先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吧！成为真正战士试试勇气。”

而且宣称：“一旦成为海军陆战队员，终生是海军陆战队员”(Once a marine always a marine)，退役和现役人员的结合也很紧密，在海军陆战队机关刊物上经常报导退役人员的近况等。最近还报道已经退役的参加过长津湖作战的师长史密斯将军，为在越南有战功的海军陆战队员举行了授勋仪式。海军陆战队员退役后，可得到种种特权和方便。例如，从阿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生中选拔志愿去海军陆战队任军官的人选时，优先采用海军陆战队员的子弟等就是一例。这样，海军陆战队就保持了家族式的团结。

因此，在战场上献身——舍己救战友的例子很多，在长津湖作战中，将身体伏在投来的手榴弹上救战友的例子也不少。还有不抛弃战友，即“一定收容伤员和阵亡者”的举动也是引为自豪的传统之一。失踪和被俘率也比其他军队低得多，这既是说明其精锐，同时也是它的团结和荣誉感的由来。

二、中国军队的勇敢战斗精神和坚韧性

中国军队在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的情况之下，虽然苦于缺乏装备、弹药、食品和防寒用具等，但仍忍耐一切艰难困苦，忠实地执行命令，默默地行动与战斗。这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勇敢精神。

好象对美军炽烈的火网毫不在意似的，第一波倒下，第二波就跨过其尸体前进，还有第三和第四波继续跟进。他们不怕死，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姿态，仿佛是些殉教者。据说对面的美军官兵，也在惊叹其勇敢的同时，感到非常可怕。

中国军队的这种勇敢战斗精神和坚韧性，到底来源于什么呢？那大概不单纯是强制和命令。可能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帝国主义的憎恶，坚信现在进行的这次战争是"正义战争"，这些都渗透到了中国军队官兵的心灵深处，不，已渗透到骨髓之中。

三、关于情报

在此次作战中，第1陆战师克服各种困难，有效地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完成向兴南的撤退，这件事大家公认是充分发挥了这支精锐部队的作用。

然而，反过来又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第1陆战师陷入那样的苦战呢？特别是11月27日进攻柳潭里，战况岂但一点没有进展，糟糕的是那天夜间完全被中国军队的大部队所包围，这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个问题，下面主要是从情报方面加以研究。

进攻开始之前，师获得的情报资料如下：

1．在第10军地域内，已识别出6个中国师的番号。

2．根据飞机的侦察，在长津湖的北面和东面中国军队的行动很积极。

3．根据俘虏的供词，中国第3野战军先头的3个师，约在5天前(20日前后)已经到达柳潭里附近，企图一举包围柳潭里的第1陆战师。

4．在西部战线，中国军队对第8集团军实施大规模的进攻。

然而，第1陆战师，对这些情报资料似乎并不很重视。面且判断中国军队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是“向西方后撤”。直接了当地说：这个判断可能就是陷入中国军队重围，招致苦战的最大原因。

第1陆战师的这个估计，受到了上级司令部（联合国军司令部、第10军司令部）判断的强烈影响。正象本文已经叙述过的那样，10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在威克岛和杜鲁门总统会谈时说：“中国军队介入的可能性很小”，10月下旬，中国军队进行第一次介入后，他也作了过低估计。

11月24日（第1陆战师开始进攻的前3天），联合国军司令部过低估计了“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共计12个师，其兵力为4至5万人，主力第10军正面有2个师”，并且判断“中国军队将会采取守势”，第10军也是这样判断。这些判断给第1陆战队的估计以很大影响。

然而，作为第1陆战师，也是应当进一步进行正面和空中搜索的。虽然派出了强有力的战斗侦察，但一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就返回来了。然而，这正是应当进一步进行彻底搜索的征候。

第1陆战师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如果在一定期间内有计划地而且周密地进行地面和空中侦察，无论中国军队采取如何巧妙的防空行动，它还是数万人的大军，获取重要的资料也是有可能的，要求根本改变上级司令部所说的“中国军队介入的可能性很小”的情报估计也未可知。

关于第1陆战师在不知不觉中被中国军队的大部队分割包围的问题，看来其大部分责任在上级司令部，但是，作为第1陆战师来说，认为上级司令部下发的情报全部正确无误也是错误的，仍然应将现实的征候进行客观而深刻的研究。

其次，关于联合国军以及各美军司令部的情报估计，给人的感觉是丢掉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如何困难！在认为“中国军队不会正式介入”的先入为主的思想支配下，中国政府再三声明“有介入的意向”也看作是单纯的“恫吓”；中国军队很多师的番号虽已查明，却仍判断为“尽管叫师，只不过是各来到一部分”；俘虏说来了大部队，也简单地加以否定说：“一个士兵怎么会知道那些情况”。这样，重要的情报资料，结果也没有对情报估计发挥作用。

总之，人们对于一旦发生就不得了的事情，如果心理上认为不可能发生，往往就想象得比较容易。然而，在估计和判断上，必须冷静地、客观地观察一切现象。在判断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对手的可能行动时，不能仅以自己的尺度和合理性去判断，重要的是站在对手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上面关于情报问题作了稍微详细的叙述，在这里感受较深的是，进行情报估计时，①应排除先入为主的思想；②观察问题不能陷入一厢情愿的；③要站在对手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重要性和困难性。

四、关于两军的作战

中国军队　中国军队最初以柳潭里为主攻目标，以约3个师的兵力大体上完全包围起以2个团为基干的第1陆战师实施进攻，不但没有歼灭它，反而受到了严重损失。当时，第1陆战师将大约三分之二的兵力集结在柳潭里，在其他数个要点上只不过分散配置了连营规模的兵力。毛泽东在其十大军事原则中指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然而，进攻柳潭里却违反了这个原则，成了先打最强大之之敌。

当时，下碣隅里为了尔后的作战储存了大量的补给物资。但其守备兵力不过仅有2个步兵连。即与它的重要性相反，最大的弱点是下碣隅里。在这样的状态下，如果中国军队最初将主力完全放在下碣隅里，夺取它将是极其容易的，还可以获得大量物资，迅速削弱第1陆战师的战斗力，同时也会增大自己的战斗力，占领飞机跑道，并最后占领位于柳潭里的2个团战斗群退路上的要点，这样就可能使第5、第7两个团战斗群的突围变得极为困难。

中国军队以1个师对下碣隅里进行了两次进攻，但因缺乏分析地进攻方向选在第1陆战师预有准备的正面，终于以失败而告终。从作战的情况来看，对柳潭里和下碣隅里两个据点的进攻，都只进攻到功亏一篑的程度，后续兵力跟不上，结果不能达成目的。如果大胆地集中兵力，以顽强的意志实施坚决的进攻，中国军队方面的成功，基本上是有把握的。

然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中国军队，如果能以足够的压倒优势的兵力进攻，那么两个据点的

敌人都有可能一举歼灭。总之，从结果来看，恐怕可以说中国军队对敌我双方的战斗力和战术，并不十分熟悉。

中国第66军，在其"云山战斗①经验的初步总结"（1950年11月20日）一文中写道："……美国兵，后路一被切断就当场扔掉全部重火器装死。……美国步兵软弱怕死，进攻也好防御也好都没有勇气"（美国公开史料）。

这样，中国军队相信自己的优势，大概是因为从朝鲜战争爆发直后美军的战斗状态和国内战争连战皆捷的经验中得出了结论。

中国第9兵团，在头一仗中就消耗了战斗力，尔后又乘企图突围的第1陆战师兵力分散之机，反复地实施进攻，始终未能歼灭第1陆战师。对认为"击溃其10个师不如歼灭其1个师"的中国军队来说，这次作战大概是违背初衷的。

中国第20军，在关于这次作战的总结中写道："我们分割和包围敌人是成功的，但在逐次歼灭敌人上却是失败的。下级部队没有执行上级的命令。例如，由于没有歼灭柳潭里

---

① 云山战斗　中国军队从这一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对朝鲜战争进行了第一次介入。从这天到11月6日，中国军队2个师在云山地区（平壤以北约110公里）进攻联合国军，首先，几乎全歼南朝鲜1个团，随后给美军第8骑兵团以毁灭性打击。这个骑兵团最初失踪1,000多人，除后来返回到团的以外，结果损失了600人。

这时，由于中国军队切断了按计划开始后退的第8骑兵团的退路，美军不能有秩序地后撤，蒙受很大损失。此时，1个营在重围下完全孤立，为了救援而以4个营实施的进攻也以失败而告终。这个营终于成了只能步行的部队，分成小组，以渗透突破而撤出来了。

之敌，也没有歼灭下碣隅里之敌。下级部队提出提前开始战斗，各个歼灭敌人的意见，由于上级没有批准，就给敌人以突出包围圈的机会"（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

中国军队在作战中，有其呆板的一面，看来似乎是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可能多半是由于通信设备的不完善。第20军关于这一点总结说："我军通信联络是不顺畅的。例如，从上级司令部得到指示需要2天以上。由于敌情变化迅速和我通信联络迟缓，我们就失去了有利战机，上级的命令也无济于事。……"（美国海军陆战队公开史料）。

海军陆战队　第1陆战师从山地长隘路突围成功的战术原因，在于一面逐次夺取隘路两侧的制高点，一面在其掩护下后退。在日本自卫队教范中，关于山地作战也写道："夺取主要道路上的山口及其他的隘路，……对控制道路的高地的攻、防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另外，"部队在山地行动中，……必须注意适时占领前方和侧方的要点，并在其掩护下前进"。第1陆战师能够采取这样稳健的战法，取决于下述各种因素。

1．占领了一连串的据点

师长请求军长将师的任务地域划到真兴里，从真兴里到柳潭里之间设置了一连串的据点，这样就可以分阶段进行作战，调整部署和恢复战斗力，进一步进行下次作战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各据点所起的作用的确是很大的。

2．保持了空中优势

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以可以使用的全部飞机进行直接航空支援、空中补给和空运后送等，给予师以绝大的支援。

3．火力和后勤优越

特别是在严寒地带的服装、取暖设备、食品、药品等的优劣，可以说给双方的战斗力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另外，水门桥的架设是美国科学技术的胜利。

4．海军陆战队员，根据其传统精神，始终保持旺盛的士气和坚强的团结进行了战斗。

对于靠优势兵力采用人海战术蜂拥而来的中国兵，第1陆战师一步也不退让，毫不畏惧地予以迎击，始终以必胜的信心进行了困难的战斗。特别是高级指挥官贯彻海军陆战队的精神，而对最坏的事态也不悲观失望，各级干部都按照传统总是率先行动，这就是加强了部队的团结。为此，干部的伤亡率非常高，这一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对这次战役的评价

关于这次战役，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叙述：

“在长津湖畔包围的敌人的基本兵力，其大部分被歼灭，仅有一部分兵力在12月6日逃出重围开始向南退却①。

朝、中人民军部队追击退却之敌，扩大进攻的战果，在12月18日解放了咸兴。……在马转里（元山以西30公里）、阳德（马转里以西20公里）附近活动的人民军第二线部队，击溃拼命抵抗之敌，12月6日解放了元山。由此，东部战线敌人的地面部队退路完全被切断了。沿东海岸追击敌人的朝鲜人民军联合部队，配合向黄草岭、咸兴方向进攻的朝、中人民军联合部队，将敌人压缩到兴南连浦地区，加以猛烈的打击。失掉地面退路的敌军残败集团，12月24日惊慌失措地从兴南乘船南逃了。由此，侵入到三八线以北东部地区的敌人

① 指开始从下碣隅里后退。

完全被驱逐了”。

下面我们看看美国方面对于这次战役的评价。美国海军陆战队关于自己的**作战及其成果**写道：“第1陆战师从包围圈中后退，带着可以使用的全部装备，后送了伤员，保持着建制突围出去了”；“……根据第1陆战师、第10军以及联合合国军司令部搜集到的情报，第9兵团的3个军都因参加长津湖作战受到损失而失去了作战能力，为了补充、装备和整顿组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此，当联合国军在朝鲜能保持立足点还是必须放弃的危急时刻，避免了中国军队的12个师增援第8集团军正面。……”。

另外，《时代》周刊在1951年2月26日的社论中写道：“第1陆战师突出自诩不败的中国军队的重围到达兴南，带着装备、伤员和俘虏起航去釜山时，朝鲜战争就可以采取不同的样式了。长津湖作战的消息、照片和电影等对决定合众国的政策，比大辩论①的所有言论作用都大。美国人民和得到加强的第8集团军，现在决心留在朝鲜。”

这样，从“北朝鲜公开史料”和“美国公开史料”来看，都讲这次战役“达到了目的”，“是成功的”，作了高度的评价。双方对同一次战役都评价达到了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不是矛盾的吗？直率地说，是都想特意作出对本国（军）有利的评价，换句话说，是“自吹自擂”。

然而，并非如此，而可能是观点不同。就是说，对这次战役，北朝鲜方面是从政治上、战略上观察的，美国方面主要是从战术上观察的。

---

① 关于中国军队正式介入后，美国应采取的政略和战略，美国首脑之间进行的辩论问题。

从这本战役史这样的战史书的立场，换句话说，如果用战略、战术观点客观地看待这次战役，作如下的评价可能是妥当的。

“中国军队大体上达到了目的。然而在战术上不能说是成功的。另一方面，美军派第1陆战师深入北朝鲜，配合第8集团军的攻势，企图将中国军队、北朝鲜军队主力包围在平壤以北这一战略目的没有达到，然而，第1陆战师保持着大部分战斗力撤退这一战术行动是成功的。”

关于中国军队，断定“大体上”是因为迫使美军从朝鲜东北部撤退，消除了在西海岸作战的北朝鲜（中国）军队主力侧面和背后的威胁。然而，为此使用十数倍的兵力，不仅连1个师也未能歼灭，而且自己却受到了重大损失，在以后的3个月期间没有集中使用战斗力。

六、这次战役的影响

中国第9兵团的任务是歼灭第1陆战师后占领咸兴。占领咸兴是成功了，但没能歼灭第1陆战师。不仅如此，而且还造成了很多战斗和非战斗减员，失去了战斗力。由于它损失很大，所以美国公开史料说，调整组织和恢复战斗力需要时间，没能参加1950年除夕开始的中国军队对第8集团军的强大攻势。

在这次强大攻势中，中国军队占领了汉城，联合国军被迫后退到平泽至安城附近，如果第9兵团的12个师参加这次战役，说不定能取得更大的或者决定性的战果。以后，这个第9兵团再次出现在战场上是1951年3月18日在第8集团军正面。对联合国军来说，第9兵团何时何地再次出现是个值得关心的重大问题。因为由此才能确认它的位置所在。

当初美军估计第9兵团也可能展开在西部正面，但实际上需要约3个月。这要给濒临危机的第8集团军最后一击已经丧失了时机。这样，长津湖战役就给以后的战役带来很大的影响。

此后，中国军队似乎认为，对美军不以4倍或5倍的兵力是不够的，需要更多的兵力。

从北朝鲜撤退后，第1陆战师归第8集团军指挥，位于马山附近，成了强有力的预备队。碰巧北朝鲜1个师的强大游击部队，于1951年1月上旬从联合国军战线的间隙潜入，迫近安东到义城一带，正企图切断大丘至安东至原州的联合国军补给的大动脉。此时，第1陆战师得到了进攻这个游击师命令，急速北上讨伐这个师，掩护了补给线。由于第1陆战师拥有装备保持建制的从长津湖附近突围出来，所以才能够立即参加这次战斗。

第1陆战师在长津湖附近的作战，虽然在军事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但是，象前面《时代》周刊社论所说的那样，海军陆战队的英勇善战，给美国人民很大的铭感和自信，从而对决定尔后的政策也做出了贡献。

朝 鲜 战 争

——联合国军再次反攻（原第7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姜培善　康　白　译校

第一章　开战以来战局发展的概况

一切现代军事史充满着这样的失败记录，即国家把自己的安全托付给单一的军备，而当觉察到一旦有事只依靠这一点很不够的时候，已经晚了。

——马修B·李奇微

一、北朝鲜军队南进和釜山防御圈

1950年6月25日，北朝鲜军队（13.5万人，150辆坦克）象怒涛似地开始向南方进攻。这次进攻，在时间、地点和兵力上不用说，从技术和战术上来看，也是战争史上的大规模奇袭。南朝鲜军队（9.8万人）进行了英勇奋战。但以苏制新型坦克为中心的北朝鲜军队的冲击力是缺乏反坦克装备的南朝鲜军队所无法抵抗的。

以驻日本的美军第8集团军为基干的联合国军急忙出动。但在不熟悉的地形上第一次同共产党军队的战斗是非常残酷的。他们被T—34坦克突破，遭到擅长山地作战的步兵包围，或者受到游击队的威胁，因而不得不无止境地向后败退。

被追赶到釜山的联合国军，于7月下旬据守在决定不再撤退的洛东江阵地上。这里被称为釜山桥头堡或者釜山防御

圈。而且，在“同时间的竞赛”（即北朝鲜军队先攻占釜山还是美军及时增援的竞赛）中获胜的联合国军于8月和9月两次抵抗住了北朝鲜军队的猛烈攻击。

9月中旬，在“同时间的竞赛”中取得胜利的联合国军兵力增加到18万人，坦克增加到500辆，准备在强大的空军和海军的支援下转入反攻。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由于长期的远距离作战而疲惫不堪，后方也常被切断，所以其兵力即使仅从人员数量来看，也已下降到联合国军的半数以下。

（参照已出版的朝鲜战争原第1卷《边境战役和迟滞行动》和原第2卷《确保釜山防御圈》）

二、联合国军的反攻和进攻北朝鲜

9月15日，美第10军在仁川奇袭登陆成功，釜山防御圈的第8集团军转入了反攻。这就是所谓的铁锤作战。北朝鲜军队在置于汉城至水原地区的铁砧上，被第8集团军的铁锤砸碎了。9月下旬，一败涂地的北朝鲜军队一面在南朝鲜留下游击队的种子，一面向北撤退，但撤回北朝鲜的兵力估计只有3万—3.5万人。

这样，联合国军当初“击退进入韩国的北朝鲜军队”的目的，于9月末达成了。因此，人们认为战争可能到此结束了。10月上旬，联合国军开始对北朝鲜发动进攻。联合国希望“在这一地区实现和平。”

沿西海岸北上的第8集团军攻陷北朝鲜首都平壤，并且于10月24日以破竹之势越过了清川江。此外，沿东海岸北进的南朝鲜第1军也边排除微弱的抵抗，边急速向国境前进。麦克阿瑟将军乘势于10月24日命令部队“向国境进行全面追击”。战争看来要以联合国军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华盛顿

和东京的当事者都已深信不疑；在战场上各师都为最先到达国境，不顾左右联系和互相协同，一个劲地继续向北前进。

但是，从10月25日开始出现在清川江畔和长津湖畔的幻影般的大部队将第8集团军击退到清川江畔，并迟滞了美海军陆战队师向长津湖畔的前进。11月6日，这支部队就销声匿迹了。北朝鲜公开史料把这一行动称为第一次战役。现在来看，这次战役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集中而以攻势来争取时间和空间的作战。但当时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意图，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判断。

联合国军把中国军队的兵力估计为实际兵力的四分之一以下，并且认为其介入只是为了掩护水丰水坝等有限的目的，乃于11月24日发动了圣诞节攻势。这意味着要在圣诞节以前结束战争。但是，在第8集团军（以美军4个师和南朝鲜4个师为基干）的正面，中国第13兵团的18个师已经展开完毕，在美第10军（以美军3个师和南朝鲜2个师为基干）左翼的美第1陆战师的周围，聚集着中国第9兵团的12个师。

（参照已出版的朝鲜战争原第4卷《仁川登陆作战》和原第5卷《联合国军的反攻和中国的介入》）

三、中国军队的攻势

11月25日，发起大规模攻势的中国第13兵团通过在清川江畔的大规模遭遇战，再次击破第8集团军的右翼，并在活动在战线后方的游击队的配合下以破竹之势迅速南下。它形成了一种好象就要席卷第8集团军的右侧后的态势。第8集团军企图确保平壤，但已经没有指望了。

此外，为了挽救第8集团军右翼的危机而向江界附近发动攻击的美海军第1陆战师也陷入了中国第9兵团27日开始

的全面包围，不得不自己杀开一条血路突围。

无奈只得进行远距离退却的第8集团军于12月4日放弃平壤，中旬撤退到三八线以南地区，据守在南朝鲜军队原来的边界阵地上。孤立在咸兴地区的第10军也于12月24日从兴南完成海上撤退。这样，联合国军在北朝鲜的作战，以历史上的惨重失败而告结束。在短短20天的时间一举后退300多公里，这确实是罕见的全面退却。由此可以看出联合国军遭受打击的严重程度。

（参照已出版的《朝鲜战争》原第3卷《美海军陆战队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和原第6卷《中国军队的攻势》）

战局又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但是，这一次却有些不同，获胜的中国军队进入了南朝鲜北部，而战败疲劳的联合国军在三八线以南地区构成了无纵深的薄弱的防线。

“如果联合国军不进攻北朝鲜，中国就不会介入”，当时在希望和平立即停战的人们中间大部分人都这样推测。因此，这一次有人认为：“在中朝军队没有进入韩国时，将有可能实现停战”；还有不少人倾向于发表希望性的看法：“如果中国介入的目的是恢复北朝鲜，中国军队就有可能停留在三八线以北”。联合国军从北朝鲜撤退时，把退却的目标确定在三八线，其原因之一也在这里。

但是，现实却打破了人们实现和平的愿望，出现了更悲惨的战局。中国军队从1951年元旦开始越过三八线南进了。

第二章　是妥协，还是继续战斗

作为总统，最忌讳的是迫不得已定下决心。

——哈里·杜鲁门

随着联合国军从北朝鲜撤退成为现实问题，联合国邀请中国代表，开始认真地寻求和平；杜鲁门总统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谈话震惊了全世界，发展成为美英两国首脑会谈，国际局势突然变得更加不稳定。而且，据说在要求改变政策的麦克阿瑟将军和坚持现行政策的华盛顿首脑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全世界都注视着联合国和华盛顿。他们所关心的是有关如下政策问题，即联合国军究竟是留在南朝鲜，还是准备改为其他策略？

一、寻求和平

话题再回到前面。10月25日中国军队突然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一结束，美国认为中国是为了保卫水丰水坝的安全和确保国境地带等有限的目的而介入的，从而为了防止战争的扩大，便试探同中国的和解。

11月1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尊重中国的权益（即水丰水坝等鸭绿江水系的发电设施），……希望避免扩大为大规模战争"；第二天即17日，杜鲁门总统声明："尊重中国的领土……"；19日日本电台也报道说："美国同意英国提出的'在朝中边境设立缓冲地带'的建议，并且期待

着同联合国邀请的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进行谈判”。这些都是美国寻求和平的表现。

因此，英国于11月23日即圣诞节攻势的前一天同中国进行非正式谈判，并且提出了所谓“朝中边境不可侵犯、战斗限定在局部地区和设置非武装缓冲地带”的3个保障条件，对停战的可能性进行了试探。当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公开表态支持这一建议，即以胜利者的现状停战。

但是，当时的中国好象根本没有考虑在这个时候停战。这是因为，11月上旬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将美英两国的建议通告给中国说：“联合国军尊重中国的国境，……将在全朝鲜和平统一选举后迅速撤退”。对此，中国在其正式的广播中拒绝说：“这只不过是欺骗”。其理由强调了以下两点：

> 1．自美英两国破坏了他们曾表明停止在三八线或者麦克阿瑟线的第一次诺言以来，中国看清了西方各国是不守信用的。而且，美国尽管声明不关心台湾和印度支那①，但自己又践踏了这个声明。
>
> 2．中国人民是志愿在朝鲜战斗的。这是因为，他们查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麦克阿瑟正在策划以朝鲜为基地对中国进行侵略。

于是，中国的这项正式广播，不久就变成了现实。中国军队从圣诞节攻势第二天开始发动的大规模攻势，无情地粉碎了联合国方面结束战争的期待和愿望。

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在11月28日的安理会上声明：“美国侵略台湾，是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第二天即29日又发表

---

① 1950年1月艾奇逊声明的意思。

演说指出："美国侵略台湾，是亚洲问题的开端……美国必须从台湾和朝鲜撤军；朝鲜内政由南北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以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伍修权将军的这些讲话，表明了中国的坚定立场。

从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击破第8集团军的中国第13兵团已开始象怒涛似地大举南下，第9兵团完成了对第1陆战师的双重包围后刚开始发起攻击，因此可以说，伍修权代表的演说反映了这一战局也是很自然的。特别是，伍修权最后指出："对现在的形势不进行讨论"，这可以看作是最明确的表示。

在企图决战而投入大军，使战局取得预期进展的作战初期，以设置缓冲地带或者尊重领土等条件讨论停战，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将是不值一谈的事情。

在伍修权发表演说的第二天即11月30日，那位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弹问题的谈话，震惊了全世界。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尽管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出现了这样的演说，战场上获胜的中国军队将要到达三八线，咸兴的桥头堡正在逐渐被压缩，但联合国方面仍然不可思议地认为"中国介入的目的是恢复北朝鲜，中国军队可能停留在三八线上"，寻求体面停战的途径。

即12月14日的联合国大会决定，在杜鲁门、艾德礼声明的范围内提出停战条件；并决定，作为同北京和平壤的窗口，设置三人停战委员会（由印度、加拿大和伊朗的代表组成）。

但是，很明显，联合国这些恢复和平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没有希望。重要的成员国苏联投了反对票；而且在这个新

设置的委员会开始工作之前，中国就表示了拒绝的态度。这是因为，北京电台广播了接受联合国建议的3个条件：

1．联合国军从朝鲜全部撤走；

2．美国从台湾撤军；

3．西方国家停止重新武装（指建立北约军队）。

这3个条件，对美国来说意味着要承认其彻底失败，现在和将来都要被迫屈服，实际上是全面拒绝了联合国的建议。

此外，金日成首相在欢迎北京广播的谈话中强调：“人民军决心在中国志愿部队的支援下消灭全朝鲜的敌人，在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以前决不停止进攻”，这也进一步表明了强烈的拒绝态度。

但是，三人委员会则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表现方式，仍按照大会的决议，向出席12月16日安理会的伍修权代表作了传达。伍代表申明：“委员会的建议，只不过是为被打垮的美国败军的重新编成而争取时间，显然是个阴谋”，然后就回国了。

就是在12月16日这天，美国宣布“非常事态”，做出了认真准备的样子。

但是，三人委员会对于联合国军后退到三八线，中朝军队也不会继续南进，抱有好感，把伍修权的讲话看成是他个人的看法，为了得到正式的回答，对北京进行了两次试探。北京的回答是以1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声明的形式表示的，周恩来总理以明确的拒绝态度，提出了3个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2．美国侵略军必须撤出台湾；

3．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声明重申了中国的一贯主张，特别是全面地拒绝了三人委员会所谓“先实现停火后实行停战”的建议，强调“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最后指出：“三八线……永远抹去了这一政治地理的界线”。

联合国和美国都没有为周恩来总理声明的主文感到震惊，但却受到了最后一句话的震动。

对于周恩来总理的声明，R·M·波特①曾这样写道：“如果联合国接受中国的条件，联合国军就必须从朝鲜撤退。但中国的‘志愿兵’不是军队，撤回中国也可以，不撤回去也可进行辩解。很明显，结果整个朝鲜就会涂成一个颜色。……还会成为这样一个先例，即如果中国以强硬的态度提出要求，在联合国占多数的西方国家就必须服从”。

周恩来总理的声明，使西方国家更加强硬。这些条件是西方国家显然不可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尽管知道这一点仍发表声明，是要使西方各国感到危险和威胁。这样，就会因对美国的强硬政策感到恐惧而一度离开的西欧各国再次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朝鲜战争中团结起来。这里表现出了军事形势对国际政治和外交的基本影响。

二、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声明

11月30日，即中国代表伍修权发表演说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第8集团军后退到平壤防线。这天，华盛顿沉

---

① 《在朝鲜的决心》一书的作者，当时为美国合众社驻日本分社社长兼现地特派员。

浸在激动的气氛里。美国陆军遭到有史以来的惨败的消息，使人们感到不安和震惊。在这种异常的气氛中，杜鲁门总统会见记者，进行了如下回答。

“总统，对于朝鲜的事态，您打算怎样处理？”

“为了处理朝鲜的新事态，正如我们过去一直在做的那样，准备采取认为必要的所有手段。”

“在这些手段中，包括原子弹吗？”

“包括我们拥有的所有武器”。

“总统，您所说的所有武器的全部，意思是不是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关于使用原子弹的问题，是经常在积极地考虑。但是，我并不希望看到使用原子弹。那是一种可怕的武器。它会连累到同侵略毫不相干的无辜的民众。我认为，不应该使用原子弹。原子弹要在必须使用时使用。”

这个回答，以“美国考虑使用原子弹”为题，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担心造成误解的杜鲁门总统，另外发表声明说明了他的真正的意思，但已经晚了。

当时的世界群情激愤，非常敏感。特别是，担心战火蔓延到欧洲、担心美国的力量在远东耗尽、忽视西欧防御的各个国家都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英国首相艾德礼飞往华盛顿去摸清美国的真正意图，据说西欧各国因这一报道产生的恐怖感，是非常真切的。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和当时华盛顿周围的气氛，R·M·波特评述说：“随着中国介入得到证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亡灵又苏醒了。苏联为了阻碍西欧的重新武装，已把美国引进了同中国进行的可怕的消耗战。强大而缺乏准备的美国，为了集中打败北朝鲜军队所必需的兵力，广泛搜罗，刚把部队送进朝鲜，却又出现了新的敌人。美国必

须同拥有几百万大军的中国进行战争是陷入已设好的圈套了吧？美国惊慌失败，并且发怒了。所以，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原子弹虽然不能使用，但却是必要的。然而西欧国家认为莫斯科一定会劝解中国，一边抱有不切实的幻想，一边开始担心，美国会不会挑动中国把世界卷入原子战争？”

人们为就要遭受原子弹袭击而感到惶惶不安，谴责的矛头集中指向华盛顿。因此，杜鲁门总统正式声明“不使用原子弹”，舆论才大体上平静下来。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据说当时在野的丘吉尔评论说：“美国自己放弃了最有力的武器。原子弹不知要给中国多大的无声压力。然而，美国却主动地为敌人解除了威胁。政略战略的失败莫过于此。”这确实象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丘吉尔的评论。

R·M·波特也说：“总统的回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般的政治性说明。不会有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为使用而制造原子弹的国家。中国如果知道美国在考虑使用原子弹，也可能会从朝鲜撤退，然而特意声明‘决不使用原子弹’，也不会使中国感到放心。”这从结果上看虽然同意丘吉尔的评论，但是，他却一边叹息措词的困难，一边又辩解说：“正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杜鲁门总统的回答方法才是微妙的。确实不能否认，他的语调和措词里，有的地方产生了误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即使现在来看，要找到比杜鲁门总统的回答更好的回答方法，也是很困难的。……然而，从当时非常敏感的世界舆论中听到异常的反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美英两国首脑会谈，决定政策

以杜鲁门总统的原子弹问题谈话为契机开始的美英首脑会谈，是很有名的。通过这次会谈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讨论，美国除获得了将要失去的西欧各国支持以外，还调整了今后对朝鲜的基本政策。下面介绍一下在首脑会谈中决定政策的具体过程。这对从事军事的人们理解政治问题可能会有所帮助。

第一次正式会谈是在艾德礼首相访美期间的12月4日举行的。也就是第8集团军在战场上放弃北朝鲜首都平壤的那一天。

会谈开始时，先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以沉重的语气介绍了朝鲜的军事形势，接着就进行了如下的热烈讨论。

艾德礼："在朝鲜上空的空中控制情况怎么样？发生过刺激苏联和中国的事情没有？"

布莱德雷："现在，我空军的飞机从5艘航空母舰和韩国的7个基地上起飞作战，还没有发生令人担心的事情。"

国防部长马歇尔："敌人不顾人的生命，强行采取人海战术，没有机械化装备，因而继续巧妙地以徒步进行渗透。所以，同我们相比，敌人容易隐蔽企图，要理解这场战争，必须对这一事实有所认识。"

杜鲁门总统："我们正面临着在军事上定下重大决心的问题。但是，政治上的决心不次于军事上的决心，也是很难确定的。……我们对东方和西方两个方面都负有责任。……我们应该首先讨论中国的问题。"

艾德礼首相："……听了布莱德雷上将的介绍，知道了朝鲜的危机可能要比预计的来得早。但是，英国在近几个月内没有能力增加更多的驻朝英军。为了在马来亚进行反游击战，英国的动员能力已经达到了顶点。"

"决定今后的政策，联合国、欧洲、亚洲和非洲各国的意见也都应考虑进去。……而且中国的看法也应该注意。中国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气势正旺，是不会按照联合国提出的原则停战的。中国公然要求承认它本身的力量和独立。所以，即使苏联居中调停，也很难使毛泽东同意。……"

"考虑到共产党方面会对停战提出什么要求吗？如果我们做出希望停战的姿态，中国很可能会提高筹码。我们要考虑出最低的条件，并且应该确定进行什么级别的谈判，把不能妥协的界限放在什么地方。"

"不管作出什么决定，都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但英国决不能同意出现抛弃西欧的结果即决定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①

艾奇逊国务卿："主要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有关朝鲜战争的指令，都出自莫斯科。……他们在攻势进展顺利的时候，会无止境地向前推进。所以，如果他们能把我们从朝鲜赶出去，就可能那样做。他们想推进多远？其野心谁也预测不出来。……"

"向总统建议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人不多。"

（对畏惧美国政策的英国方面说明了麦克阿瑟和部分议

① 当时，英国认为应该以让中国加入联合国和从台湾撤兵的两个条件同中国妥协，相反，美国则认为这两个条件是必须坚守的一道界线。

员的主张。）

"但是，同中国的谈判，决不会是乐观的。"

"从军事角度来看，现在立即停战是有利的。但是，在现实的战况下，中国不会同意停战。这是因为，以胜利者自居的中国不仅仅满足于击退联合国军。"

"从政治角度来看，建议停战将给世界舆论以良好的影响。但是，到了谈判桌上，不知要付出什么代价。中国大概会主张承认中国政府、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和美国放弃台湾；或许还可能提出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必须经中国同意。"

"必须记住，朝鲜战争不是我们挑起的，而是苏联策划的。如果我们专心致志于亚洲，苏联就会在欧洲自由行动。所以，我们必须经常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但是，如果我们例如以台湾作为代价进行妥协，共产党方面就会以此为开端强硬地向我们提出无止境的要求，并且必定会企图消灭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中国的行动只是根据单纯的军事热情而采取的。即使我们放弃台湾，或者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也难以相信中国会寻求和平，恢复平静。而且，如果我们向中国让步，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影响就无法估计了。"

"如果我们不提出停战，也不撤退，给中国人造成尽可能大的损失，在朝鲜继续战斗，我们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差。我认为，应该以不承认敌人的利益作为我们的政策。"

艾德礼首相："桥头堡地区在不致付出重大代价的情况下能保持到什么时候？有可能保持到使中国一筹莫展的程度吗？"

布莱德雷、马歇尔："……包括仁川和釜山基地在内的

南部桥头堡地区，估计在若干时间内能保持住。特别是，如果咸兴地区的第10军能调出增援第8集团军，可能性就更大。”

艾德礼：“即使我军继续保持着桥头堡地区，如果遭到重大损失，美国的舆论会不会向希望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方向发展？”

杜鲁门：“主张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呼声，现在也有。但只不过是很小的一部分。”

“我们过去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庞大的预算。所以，不能就这样厚着脸皮退下来。在战局好转，并且能以有利的立场进行谈判之前，我们要继续努力固守韩国。我的军事顾问认为，固守住现在战线的希望不大。但是即使如此，我也不放弃固守的希望。”

艾德礼：“在中国是不是苏联的卫星国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好象有些不同。”

杜鲁门：“我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卫星国。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朝鲜问题，只不过是苏联称霸世界的一个里程碑。朝鲜之后下一步将是印度支那，接着就是香港和马来亚。……我相信，中国大概正在决定其国家的意志。他们要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和台湾，或者夺取战争的胜利。”

艾奇逊：“中国是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实际上这不是个大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大体上是一样的。”

“我所注意的问题是，相信他们的善意就会犯大错误。国务院的官员们中间有这样一个谚语，即‘在共产主义的制度下，不能指望善意。因为他们每天晚上都清算账目’。”

马歇尔：“我在中国任职期间曾多次会晤过毛泽东和周

恩来。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对我妻子强调说：'不错，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有人把我们看成是单纯的土地改革者，感到愤慨。'此外，毛泽东一点也不隐瞒他们同莫斯科结成的友好关系。他们把苏联人看成是同一派别，他们的军队也是按照这一原则进行训练的。"

杜鲁门："我当然相信马歇尔的判断。马歇尔在中国任职一年多，同他们进行过密切的谈话。……"

"艾奇逊国务卿说：'美国想避免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对这一点，我想补充几句。我的愿望也完全是这样。我在威克岛同麦克阿瑟上将谈话时，曾提醒他注意：'要严格控制挑动中国东北的中国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联人的行动。"

"美国不会独断地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美国除了始终作为联合国的一员行动外，不会有别的举动。"

这样，第一天的讨论就结束了。作为下一次会谈的基础，杜鲁门总统宣读了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起草并经他认可的备忘录《当前美国的政策草案》。该备忘录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当时美国的想法。摘要如下：

美英两国首脑会谈第一次正式会谈的最后，杜鲁门总统宣读美国的政策备忘录

1．如果中国的要求不是过高，在我们所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准备同中国签订停战协定。谈判成功，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在军事上是有利的，而且能保证联合国的全面支持。

但是，停战的条件不得使联合国军的安全陷入危机，或者规定放弃台湾和允许中国加入联合国等。

2．实行停战，情况稳定下来以后，联合国就着手在政

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实现韩国的安定，并且努力从政治上解决建立独立统一的朝鲜问题。

3．如果中国拒绝停战，并且企图向三八线以南发动大规模进攻，驻朝鲜的联合国军就有面临严重危机的危险。

但是，除了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不得不被迫撤退时以外，决不能主动撤退。

（关于这一条，杜鲁门特别加了注释以强调不能撤退："我们丝毫不考虑主动从朝鲜撤退的问题。留下的韩国人，他们都是忠诚于联合国的，但他们必将面临着死亡。共产党方面一点也不关心尊重人的生命"。）

4．如果中国军队向三八线以南地区发动进攻，联合国军陷入不得已而被迫撤退的状况，联合国就要立即宣布中国是侵略者，并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向北京施加压力，表明联合国决不允许侵略的态度。

同时，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使中国处于困惑的境地；并且要努力激起中国内部的反共运动，包括向国民党提供援助和支持其发展军事力量在内。

除以上方法外，美国和英联邦应迅速商谈加强亚洲地区各非共产党国家的力量的方法。其方法，可考虑有以下几点：

（1）在使日本立即恢复相当的自治的同时，努力促进同日本缔结和平条约。

加强日本的自卫能力。

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日本的生产能力，加强自由世界各国力量的同时，迅速使日本加入联合国。

对这些对日政策，英联邦过去不太感兴趣，但是，鉴于新的危机，应改变过去的想法。

（2）在东南亚各国之间，应缔结能够有效地进行互相援助的军事性协定。①

（3）要使亚洲非共产主义各国的人民知道所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同时还要特别努力促使其政府认清集体安全保障的必要性。

（4）为了协助完成对抗共产党侵略的组织，要加强经济和军事援助。

（5）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制度在亚洲的渗透，要加强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援助。

第二天即12月5日，在总统专用的威廉斯堡号游艇上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讨论了以上述的备忘录为基础，预定提交联合国大会的美英共同决议案。在这次会谈中，杜鲁门总统再次表示了不从韩国撤退的决心，他说：

"我们决不能从韩国撤出来。我们从韩国撤退，只限于在军事抵抗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认为对一向忠实于联合国的韩国人民不管尽了多大的努力，也不为过。"

"我知道，我们的舰队和空军遭到了来自中国东北的袭击。但是，我们不是抱着在这场战争中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的不实际的想法参加的，所以，在阻止住敌人的侵略之前，在决定胜负之前，决心继续战斗。……这里，我想使大家明确这样一点，即'美国决不是那种因情况恶化而抛弃朋友的国家'。"

对此，艾德礼首相回答说：

"我们是您们的伙伴，……准备在桥头堡地区一起战斗。但能固守到什么程度，对这一点的估计，因看法不同而

① 这就是缔结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动机。

不一样。”

杜鲁门总统又表明他的信念说：“我们今后无论选择什么方法都可以，但唯有主动从韩国撤退这一方法绝对不能选择。只要还有一点驻留韩国的机会，我们就决不撤退。”艾德礼首相接着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打算帮助您们。……请相信我的话。”

关于这一点，杜鲁门总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非常感谢他的诚实的态度和充满信任的谈话。对主张，对朋友，以及在履行条约上，最忠实的是英国人的基本态度。美国人的基本态度也是这样。”他非常高兴得到了英国的赞同。

但是，以避免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为目的飞越大西洋而来的艾德礼首相，为了得到与这一目的相应的诺言与保证，做了如下的提醒：

“在前一段的讨论中我们商谈好的政策有两点，第一点是‘要继续以最大的努力避免陷入同中国的全面战争。为此，不得采取轰炸中国工业中心的军事行动。’”

“第二点是‘在军事上被赶出去之前，要驻留在朝鲜。而且在局势好转之前，不同中国进行谈判。’我们都同意，让联合国试探北京的真实意图；不采取可能招致报复的一切行动。……”

接着，艾德礼首相叙述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看法，促使美国方面注意。他说：

“中国具有潜在地转向铁托主义的因素。英国政府不认为中国是苏联的喽啰或者傀儡。”

“因此我认为，英国当前外交活动的目标，必须着眼于苏联和中国是远东历史的、必然的竞争者，离间其友好关系。为此，对中国人应进行挑拨，使他们不相信‘苏联是我

们唯一的朋友'。我希望中国断绝同苏联的关系。……如果我们忽视这一点，把中国单纯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和傀儡来看待，我们就不知不觉地帮助了苏联。……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应该在联合国获得席位。'……"

在这次会议上，始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唯一的分歧，就是这个对中国的看法问题。

美国认为，中国只不过是苏联的代理人（这样就产生了所谓代理战争的新词），朝鲜事态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在苏联。相反地，英国（当时同中国有外交接触关系的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则认为，中国可能走向铁托主义道路，中国是按照中国自己的意向介入这场战争的。即使看来现在苏联和中国坚如盘石，其友好关系中也可能产生缝隙。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有办法使这场战争避免扩大为全面战争，应为此而努力。

后来的历史进程表明，英国的这些估计都是正确的。

但是，即使从长远的观点看可以这样考虑，作为当前的负责人也必须同眼前的敌人进行战斗，对美国来说，除了选择适应现实情况的办法以外别无他途。

当时的美国对于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一贯坚持强烈的拒绝态度。其理由，在第二次会谈中讨论"作为同中国谈判的条件，是否应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时，艾奇逊国务卿的发言已清楚地表明了。

这时，艾奇逊说："如果我们采取认为没有必要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立场，承认了它，我们就等于对中国说'您们胜了一局，可以把赢的钱都收集起来'。这简直象是给侵略者赠送奖品。所以，在中国可能考虑附加条件期间，没有必要同中国进行谈判。即使中国能够尽全力把我们从朝

鲜赶出去，我们也不能那样做。”

马歇尔国防部长也从军事角度反对从台湾撤退即一个中国论，他说：“把台湾交给敌人，意味着由一系列岛屿组成的太平洋防波堤被割断，菲律宾、冲绳，进而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将会立即陷入危机。而且会招致资本主义国家被驱逐出西太平洋的结果。……”

但是，从这次会谈后经过了21年到现在，中国加入联合国已获得全世界多数人的支持而确定下来。历史是不断前进的。

接着于第二天即12月6日进行了第三次正式会谈；在到12月8日的两天时间内进行了多次正式或非正式的会谈。于是，美英两国一致同意发表如下联合声明：

1．继续抵抗侵略。

2．继续努力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上。①

3．支持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决定的朝鲜政策。

4．不同中国和解。但是，如果中国同意联合国在朝鲜建立自由独立国家的意向，也准备进行和平谈判。

这个英美联合声明，巩固了围绕着实现妥协的途径而开始动摇的联合国的团结，成为联合国及其代理执行机构美国政策的基础。

那个重要的原子弹事件，由艾德礼首相在只有杜鲁门和艾德礼两人的最后的私人会谈中提了出来。这件事，在以往的会谈和杜鲁门的声明中虽早已澄清，但作为为此而飞来华盛顿的艾德礼来说，则一定要再三地提醒注意。在听取了杜

① 指不采取使用原子弹、轰炸中国东北地区和封锁中国港口等军事行动。

鲁门总统详细说明真意之后，艾德礼首相以安心的表情踏上了归途。

四、强迫政府改变政策

在国际政治界和联合国讨论决定上述政策期间，在要求适应新情况制定新政策的麦克阿瑟和坚持既定方针的华盛顿首脑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以世界的视野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同力求对眼前敌人获得全胜的人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政府和战场指挥官围绕战争问题的争论。

在中国军队发动第二次攻势后的第四天即11月28日，麦克阿瑟司令部宣布："联合国军现在正同中国进行新的战争"，而且公开说："为了对付新的战争，必须制定新的政策；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赋予他以海军和空军攻击中国本土的权力"。他的一贯主张是"打苍蝇，必须消灭其滋生地。"

麦克阿瑟的这一主张，在他11月29日呈报的电报里已具体地表现出来。该电报的内容是：

"为了增加联合国军的力量，希望授权就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编入联合国军的问题，直接同台湾政府进行谈判。"

对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复电，内容是："所提建议，正在研究。但因会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不能立即作出明确答复。……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外交谈判可能会扰乱美国同有联盟关系的各国的团结，使美国孤立起来。"

"英联邦各国可能不赞成其军队同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一起使用。美国在远东的领导地位，现在在联合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同盟国在联合国步调一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防止步调被搞乱，必须严密注意。……"

收到这一拒绝指令的麦克阿瑟陷入了苦恼之中。其原因

是，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都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28日在东京的战场指挥官集会上决定全面退却，29日刚下令后退到平壤防线，所以，当时剩下的唯一增援手段即起用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被拒绝，就断绝了最后的希望。按他的战争观来看，只能感到遗憾。对于这件事情，他怀着愤慨的心情亲手写了这样一段话：

"实际上，中国军队参战后，驻朝美军是在美军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强制进行战斗的。……华盛顿为什么对当时驻朝鲜的第8集团军所处的可怕的不利状态袖手旁观呢？从一个军人的立场上来看，完全是不可理解的。"

说起来，麦克阿瑟的战争观是："战争是有胜有负的，不会有另外的结果。因此，为了取得胜利，采取的手段必须超过敌人现用的手段，我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必须能够充分地使用。如果情况变化，就要灵活地采取适应新情况的对策，经常以超过敌人的力量去压倒敌人。"所以，按照这种战争观，说华盛顿的政策难以理解，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天即11月30日，第8集团军开始从清川江畔退却。但第2师在价川以南遭到了"印第安式的笞刑"（参照朝鲜战争（6）），第1骑兵师在德川以南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12月2日，停留在平壤防线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第二天即12月3日，麦克阿瑟下决心向三八线全面退却。他在呈报其决心时，重申：

"中国已经投入前线26个师，在中国东北还控制有20多万人的大部队。重新编成的北朝鲜军队也已达到10万人，……现在有60万人的大部队正在向我25万人的联合国军猛扑过来。……"

"如果得不到大量的增援，我军只能逐次后退，或者坚

守海岸。……”

“判断现在的形势，就要回到对新的大敌进行新的战争这样的基本立场上进行判断。我现在接受的指令，是对付过去的北朝鲜军队的指令，完全不符合现在的形势。”

“建议作出适应现实事态的政治决断，制定新的战略计划。时间是非常重要的。每过片刻时间，敌人都会增加兵力，我军都会受到更大的削弱。”

华盛顿的首脑陷入了苦恼：是忍受屈辱谋求和解，还是坚持现行政策战斗到最后，或者是投入几乎没有胜利希望的、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即长期的大规模消耗战呢？

妥协，意味着放弃朝鲜和台湾，是承认同意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彻底失败；固守现在的战线，就不能不冒重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危险。但是，从世界战略和国际舆论方面来考虑，无论如何也必须避免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当时，美国的舆论也是悲观的。有不少人提出了这样朴素的疑问：既然是联合国的战争，为什么只由美国作出牺牲和负担经费？而且在12月27日的匆匆调查中列举数字说：“国民中55%的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朝鲜不可能恢复了。”美英两国几乎所有的大报纸都论述说：“对于没有希望的战争，没有必要损失更多的人。联合国应该承认失败，停止在朝鲜的冒险。”

这的确是困难时期。杜鲁门总统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在人们之中，有的人很健忘。这是不幸的。那些长期妨碍正确的军事政策，为满足收支决算而主张无论如何要进行削减的人们，现在却以最大的声音大喊大叫。他们的主张，从开始到最后有以下几点：

1. 不给麦克阿瑟增加充分的兵力，是政府的失职。

2. 要退出朝鲜，也撤出欧洲，固守‘美国要塞’。

3. 放弃朝鲜，向欧洲集中。

4. 从欧洲撤退，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5. 应该立即着手进行世界战争。

6. 总统要得到更大的权力，不会引起外交上的危机吗？等等。”

“信奉言论自由的社会制度的特点是，严厉的批评家和不满分子的呼声比支持既定政策的人们的声音更容易听到。赞成现行政策的人们没有必要大叫大嚷。这是因为，传播或稳定舆论的宣传工具，对分歧意见比对同意的意见更有兴趣。”

“身居总统之职，决不能受这些被歪曲的意见的影响。但是，此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1950年的12月是特别困难的时期。”

为讨论麦克阿瑟的报告而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首先一致同意：“在避免牺牲官兵的方针下制定行动方案”，接着做出决定：“在联合国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之前，后退到能够固守的釜山桥头堡地区”。而且，12月4日即退出平壤的这一天，向麦克阿瑟下达了如下指令：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保障部队的安全。同意你的意见，将部队后退到沿海桥头堡地区。”

为了解目前状况，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飞到了朝鲜战场。

柯林斯在现场详细地进行了实地调查回来后，立即向总统作了报告。他以大比例尺地图展示每个营的态势，并说明了目前的状况，最后作结论时说：“估计第8集团军司令官

沃克很难固守汉城，但确保釜山附近的沿海桥头堡地区是可能的。同行的麦克阿瑟和我都有这样的看法。”

“沃克说，只要能将釜山港作为补给基地使用，就有信心永远保住朝鲜的很大一部分地区。”

“第10军的状况更严重，但估计能从海上撤出来。”

“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朝鲜的战局是严重的，但还没有出现生死存亡的危险状况。”

柯林斯的这个报告成了后来决定联合国军军事政策的基础，但当时他也带来了麦克阿瑟的意见。麦克阿瑟的意见是列举出以下3个行动方针，结论是促使发动全面战争。

1．只对进入朝鲜的中国军队继续战斗。

这个方针意味着，要在同现在一样的限制条件下即在禁止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使用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抑制地面军队的大规模增援的限制条件下，继续作战。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所能取得的作战效果只不过是争取时间，迟早不得不从朝鲜撤退或者投降。

2．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封锁中国的沿海，轰炸中国的本土，把蒋介石的军队引进朝鲜，同时经香港进攻中国南部。尔后在朝鲜的作战，视中国的反应而定。

这个方针，很值得赞赏，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能取得胜利。

3．联合国主动建议中国停止在三八线，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答应停战。

这一方针是要联合国承认失败，是很痛苦的事情。既然不下决心采取第二个方针（扩大战争），就最好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停战。但实行这个方针，要以中国接受为前提。

杜鲁门总统听了麦克阿瑟的这些意见后，毫不隐讳未让

麦克阿瑟了解华盛顿政策的烦躁心情，他回忆道：

"麦克阿瑟主张的方针，隐藏着发展成为世界全面战争（包括投掷原子弹及其他一切行动）的可怕的危险。"

"象麦克阿瑟这样老练的军人，为什么对'把蒋介石的军队引向中国南部，是挑起全面战争的行为'这一事实不理解呢？"

"轰炸中国的城市，中国就会象美国对袭击珍珠港做出的反应那样进行反击。作为在世界舞台上活动35年的人，为什么对这样明白的事情也不懂呢！"

"再说，即使轰炸中国的城市，恐怕也不能阻止苏联向中国运送物资。因此，如果执行麦克阿瑟的战略，下一步就必须升级为轰炸符拉迪沃斯托克，进而轰炸西伯利亚铁路。我真不明白，他是远东通，为什么会忽视了这一必然性呢？"

杜鲁门这样批判了麦克阿瑟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容易感情用事，企图进行世界全面战争。

杜鲁门总统追述道："我为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感到困惑。当然，他作为战场上的部队司令官向我这个总司令官呈报自己的意见，是正常的，是应该的。如果他不采取过火的行动①，我认为没有必要解除他的职务。"

---

① 这里所指的意思是，尽管杜鲁门总统以下的政府首脑们许诺"要把战争局限在朝鲜，……继续以最大的努力减少扩大战争的威胁，"然而麦克阿瑟却在11月30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发表谈话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华盛顿限制战争的政策。……禁止轰炸中国本土，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12月5日又向合众社社长巴依里谈话批评限制政策，他说："我是一只手被捆住，一只手在战斗。敌人正在使用其全部军事力量，而我的右手却被锁起来了。这是史无前例的。"

幸亏，进入12月以后中国军队的追击缓慢下来，而第8集团军的后退却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所以，各处都可以看到一些嘴损的记者发表的批评消息，例如："沃克的部队飞快地逃跑了"，"麦克阿瑟象枯干的狗尾草似地在发抖……"，等等。但不管怎么样，第8集团军于3月15日①成功地后退到三八线，并且完成了正面迎击的态势。当然不是想在这一带进行决战，彻底保卫南朝鲜，而是向釜山后退的一个步骤。

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华盛顿下达给麦克阿瑟将军的基本政策和指令，仍然同原来的完全一样。所以，麦克阿瑟认为："形势完全变了。眼前的战争是同拥有庞大兵力的中国进行的新的战争。……兵员、武器和物资的增援是不可忽视的，我有必要请政府提出能应付新形势的明确的政策，"并且于12月29日向华盛顿发出了以下内容的电报：

"如果不企图扩大战争，剩下的唯一的选择是逐渐地收缩朝鲜的战线，后退到釜山，接着就撤退出来。这可能会给美国人民的情绪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也没有法子。……"

这封电报的意思是，只要不采取他坚持提出的政策，釜山也难以保住。在柯林斯访问朝鲜时，认为能够驻守在釜山附近，但现在连这个希望也没有了。总之，为了获得胜利，只有采纳他的意见，否则就要走上彻底失败的道路。究竟选择哪条道路，看来二者必居其一。

但是，当时美国所处的立场不是象麦克阿瑟说的那样单纯地二者取一就没有问题了。而是无论如何必须在有限战争范围内履行对联合国和朝鲜的义务。撤退到日本是容易的，

① 原文如此，3月15日似是3日至15日—译注

但结果会将太平洋战争中的努力毁于一旦。发展成为全面战争则意味着将成为世界的孤儿，走向毁灭的道路。

陷入苦恼之中的华盛顿首脑12月30日给麦克阿瑟的指令，尽管难免有陈腐的抵毁之意，但还是如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现行政策及其想法：

"不管怎样估计形势，中国如果真想那么干，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军从朝鲜赶出去。"

"为了使中国不能发挥军事威力，可考虑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牺牲，使其打消进行战争的念头，或者新增援大量的美军兵力。"

"但是，后者会给美国在其他地区（包括日本在内）所承担的责任带来严重的妨碍，而且没有希望请联合国其他成员国再提供更多的兵力。我们感到，朝鲜不是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场所。同时，在全面战争的危险逐渐增大的今天，把我们所剩无几的地面兵力都投入朝鲜，也是很危险的。"

"但是，如果能够驻守在朝鲜的某个地区，不付出太大牺牲地进行有效的抵抗，使中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丧失威望，对美国是极其有利的。"

"给您的基本指令需要修正。"

"命令您今后要把日本不断遭受的威胁放在心上，边保持临机应变的态势，边暂且逐渐向后退，继续加强防卫；并且尽早确定联合国军能够有次序地撤出朝鲜的最后时间是在什么时候。"

"如果您从锦江后退到小白山脉一线，中国军队仍然将足以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的庞大兵力集结在您的前面，我们考虑，那时将有必要命令您向日本撤退。"

"希望您根据以上基本方针，制定您的计划，并且根据

这一计划，预定开始撤退的日期。有次序地向日本撤退，负责日本的防卫仍然是您的主要任务，从担任日本防卫的兵力只有第8集团军这一点来看，是特别重要的。”

对于这个指令，麦克阿瑟回忆道：“华盛顿好象不知道应该指向哪个方向。我从这个电报得到的印象是：‘华盛顿放弃了在朝鲜取得胜利的决心’。杜鲁门总统关于‘解放并统一受到威胁的朝鲜’的坚强决心丧失了，现在已经走到了失败主义的边缘。”而且，他批评说：“华盛顿的计划不是反击的方法，而是怎样能顺利逃跑的计划。换句话说，不是使用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进行增援和反击的计划。对于那些认为一旦参加一次战争取得胜利，就想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同事们来说，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可期待的很不现实的计划。”

日本的防卫问题自这次战争开始后再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成为争论的具体对象。对这项任务，麦克阿瑟当时表示完成不了，他说：“我特别吃惊的是，第8集团军现在正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中国军队，而华盛顿竟想连苏联参战后防卫日本的责任也强推给第8集团军。”

日本的防卫　华盛顿既然认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苏联，就必然很注意苏联的动向。据说，12月中旬发生危机时，华盛顿对苏联的企图做了如下判断（杜鲁门回忆录）。

12月中旬美国对苏联意图的估计：

1．努力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迫使美海军第7舰队撤出台湾水域。

2．把中国培育成远东地区的强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

3．减少西方国家对日本的控制力量，第1步是使日本

摆脱西方国家的影响。

4．阻止西德的重新武装。

因此，在世界舆论密切注视朝鲜期间，华盛顿也总是一边担心“苏联会不会对成为真空的日本进行攻击”，一边决定在朝鲜的军事政策。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将军已在日本创建了警察预备队，以便防备这种危险。但在日本的警察预备队能够担负其任务之前，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在发生这次危机时，于12月19日请求华盛顿另外派遣担任日本防卫的兵力。但是，正因为麦克阿瑟将军的基本任务是防卫日本，并且美国出兵南朝鲜的真实意图也是根据以日本的防卫为基础的想法确定的，所以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发生危机是必然的结果。

但是，美国国内只剩下第82空降师，正在编成的地方部队各师要到明年3月才能派兵，从整个美国的情况来看，现在没有能够立即派往日本的兵力。这是因为，空降师必须作为全球战略的总预备队控制起来。所以，美国当然要广泛搜罗兵力，投入朝鲜。

陆军部长佩斯早就主张：“为了保卫日本，必须考虑采取保持面子撤出朝鲜的方法。”但是，政府由于同前述的杜鲁门、艾德礼声明那样已确立了“只要未被击退就驻守在朝鲜”的方针，所以对佩斯的方案没有考虑。

因此，华盛顿提出了将增强南朝鲜军队富余下来的美军师送回日本的方案。但麦克阿瑟反对这个方案，他提出意见说：“还是增强日本警察预备队有效。”结果，正如后面所说的，随着战局的好转，这个问题自然就作罢了。但是这样，每遇到一件事情都使麦克阿瑟同华盛顿之间的隔阂进一

步加深。

麦克阿瑟收到11月30日指令后，当天夜里就发出了一封充满战胜眼前敌人的气魄的电报：

“得到苏联援助的中国，已动员其全部兵力，集结在朝鲜和中国东北，企图发动最大规模的进攻。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的兵力由于现在的限制，只能使用一部分海空军力量；使用台湾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在中国大陆组织游击活动的可能性都被忽视了。……”

“如果美国政府决定采取尽可能的报复措施这样的政策，我军就能够象过去向柯林斯总参谋长建议的那样采取以下行动：

1、封锁中国的沿海。

2、以舰炮射击和空袭摧毁中国的工业。

3、以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增援朝鲜。

4、以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采取牵制行动，根据情况对中国大陆的薄弱地区实施反攻大陆的登陆作战。”

“如果将我建议的4项行动付诸实施，就能给中国拥有的进攻能力以重大的打击，并能保卫住亚洲免遭中国的征服。……而且我深信，只用我军的一小部分兵力就能遂行这一任务。……”

“过去，这种行动以所谓有驱使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为理由被拒绝了。我认为应该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即中国已经下了决心要进行全面战争，所以只要是有关中国的事情，无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事态都不会比现在更坏。”

“所谓在我们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时，苏联会不会进行军事介入的问题，不会超出我们预测的范围。我始终认为，

苏联会不会决定进行世界战争，这取决于他们如何判断东西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战争能力的对比。苏联是不会把其他因素也作为考虑的对象的。”

“如果我们按照您们的指令，不对中国本土采取军事行动，强行从朝鲜撤退，就会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人民以极其不好的影响；而且，要想在遭到正式攻击的情况下保卫日本，无论如何也必须向这个战区增强相当大的兵力。”

“同时，如果我们从朝鲜撤退，中国现在已投入朝鲜的大规模部队就会立即转向其他战区，也就是转用于比朝鲜更重要的地区。……”

“欧洲的安全需要兵力，这一点我也十分清楚，……我也认为，在这方面应该尽最大可能去做。但是，甘心在远东失败而向欧洲集中兵力，对这一点我是不能赞成的。这是因为，我深信这样做的结果，在欧洲也难免遭到失败。”

“您们在指令中所叙述的对于朝鲜形势的战术判断，我认为只有在目前所指示的条件下是正确的。这些条件是，不给予增援、今后继续限制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军事行动、对中国的战争能力不采取报复措施和不使中国军队转用于朝鲜以外的地区。”

对于麦克阿瑟的这些语气强烈的见解，参谋长联席会议仍坚持既定的方针，并且发出指令，做了如下回答：

“您建议的报复措施，过去我们也讨论过，现在还在继续研究。但是，只要不发生足以促使改变政策的其他情况，要加强在朝鲜的努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封锁中国沿海，即使采取这一行动，朝鲜的战局能稳定吗？还有，在从朝鲜撤退完之前，海军力量并不充裕。总之，既然英国要通过香港同中国进行广泛的贸易，就有必要

同英国进行谈判。……”

“对中国本土的海上和空中攻击，只有当中国在朝鲜以外的地区攻击美军时才允许进行。在发生这种事态之前，对这个问题不能做出决定。”

“以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增援朝鲜的意见，即使那样做，恐怕也不会给朝鲜战争的进展带来决定性的效果。在估计台湾国民党政府军队能在其他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情况下，不能同意将其派往朝鲜。”

“根据对以上各点的考虑，……并在充分讨论了其他所有因素之后，命令您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先前发出的电报，边陆续在新的战线组织防御，边给敌人的兵力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失。但是，在采取这种行动时，请您时常想着部队官兵的安全和您的基本任务是负责日本的防卫。”

“当您判断为了避免人员和物资遭受重大损失，显然需要撤退时，请向日本撤退。”

麦克阿瑟收到了这份所谓“避免重大损失”的战术行动和“向日本撤退”的重大政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指令以后，深深地陷进了苦恼之中。他要求立即说明，请求下达明确的指令。其原因之一是，他气愤地感到“在朝鲜的战争中，经常是在含糊不清的政策下，被迫定下重大的决心。”

“我现在缺乏足以完成驻守朝鲜的一角和保卫日本这样两重任务的兵力，这一点无需说明。”

“因此，在现在的形势下无论采取什么战略措施，其中都首先需要有政治性的政策指令，以明确表示美国对远东有多大程度的关心。”

“……的确，以现有的兵力能够在短时间内维持住沿海桥头堡比较好的防线，但这样也不可能避免牺牲。在这种情

况下造成的牺牲是不是'重大损失'呢？这就涉及到如何解释'重大'这个词的问题了。……"

"如果为了争取时间，要官兵们豁出生命，那就必须及早指明并让他们领会这是根据什么政治理由决定的。如果缺乏使官兵们勇跃地前去送死的说服力，部队的士气恐怕就会低落到动摇战斗力基础的程度。"

"问题是，究竟美国是打算从朝鲜撤退，还是想拼命地坚持不走，并且为争取最后的胜利而继续战斗呢？因为这是个对国内和国际都会带来决定性影响的问题，不是埋头于有限范围内的战术行动的一个野战部队司令官所能决定的问题。况且，更不是在把主动地位让给敌人的现实情况下应追随敌人决定的问题。"

"因此，我想知道的，用一句话说就是：根据美国现行政策确定的目前的军事目标，是这样无限期地维持朝鲜的军事形势，还是在一定期间这样做，或者为了把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内而尽早地撤退呢？"

作为野战部队司令官的麦克阿瑟请求给予"明确的指令"的心情，是合乎道理的；而对于怎么执行也要受到批评，不执行更要受责难的留有很大余地的指令表示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五角大楼对这封电报没有从正面给予回答。他们认为，麦克阿瑟要求的事项，虽然非常明白，但要发出比这更具体明确的指令是困难的，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虽然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国如果真想那么干，是有能力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的，但中国果真是想那么干吗？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中国会不会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也要把全部兵力投入朝鲜，冒着可能越来越大的困难去攻占釜山呢？

首先，不知道中国是不是已经把能够摧毁联合国军的强大兵力投入朝鲜了，特别是其后勤保障能力能否支援攻占釜山，还是个疑问。实际上是还未能估计出其真正的介入目的。所以，既然战争是由敌我双方的意图和战斗力对比决定的，那么在不能判断对方的意图和战斗能力的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出明确的决定的。

例如，如果中国军队不打算攻占釜山，而联合国军却早早撤退，就会成为笑柄；而在中国军队有进攻釜山的企图和能力时如果以有限的兵力努力确保釜山桥头堡，就要遭到不可挽回的损失，即失掉保卫日本的主要兵力。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华盛顿来说，就成了被迫无理地决定不能决定的事情。

很多批评家严厉地批评说："当时，美国失去了战争的目的。"从纯粹的理论上来看，可以这么说。但实际上，既然对方的意图和兵力都没有搞清楚，那就无法制定政策。

所以，杜鲁门总统表明政府的基本看法，请麦克阿瑟将军体谅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困难，可以说是得当的。

杜鲁门总统在其回忆录里谈到他收到麦克阿瑟电报后的心情时这样写道：

"马歇尔上将（国防部长）把麦克阿瑟的电报拿到我的住所来时，我感到非常不安。远东军司令官报告说，对由国家安全会议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经我批准的指令，不能执行。他还说，我们将被赶出朝鲜半岛去，或者至少要遭受可怕的损失。"

"事实证明他是错误的。但他提出质问，要求华盛顿重新考虑，这样处理是正确的。我已于1月12日指示召开国家

安全会议。”杜鲁门是有名的脾气暴躁的人，他对不理解华盛顿的心情的远东军司令官，一定会感到烦躁。

总统之所以决定1月12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可能是因为他考虑到在看清了中国军队1月1日开始的新年攻势后，有一段冷静的时间更好一些。

第三章　中国军队的新年攻势

四周响起了锣鼓和军号声，集云似的大军从前后左右猛袭过来。为国捐躯的勇士们被敌军攻击的波涛吞没了，白雪被敌我的鲜血涂染得斑斑点点。

——上将白善烨

第一节　联合国军的计划

在国际舞台上和华盛顿同东京之间前述的激烈争论正在继续进行的时候，联合国军在当地的战场上一边时刻警惕着中国军队日益逼近的进攻，一边拼命地急速加强防御部署。

一、敌我双方的情况

第8集团军　完成从北朝鲜撤退的第8集团军12月15日前后据守在三八线沿线时的态势，如插图1所示。

即，主阵地沿临津江往涟川南侧北上，由此大体上沿三八线到达东海岸，也就是原来的边境阵地线。开城附近沿三八线地带只驻有一部分警戒部队；延安附近的米粮川无疑放弃了。因为兵力、防御正面和地形都要兼顾到。

配置：美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少将指挥的美第25师和南朝鲜第1师在汶山—高浪浦里正面，美第9军军长布里昂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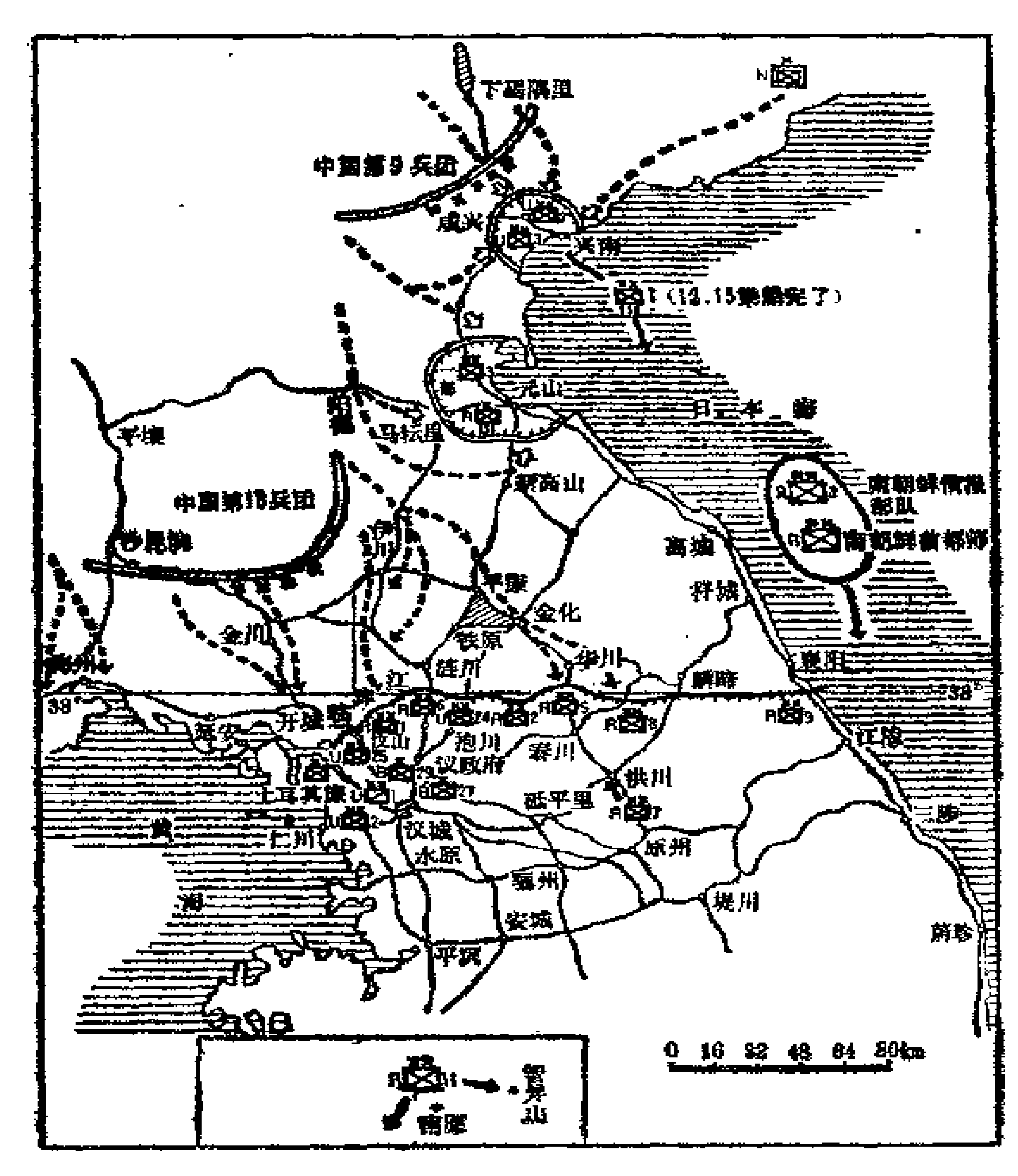


插图1　1950年12月15日联合国军的态势

E·穆阿将军指挥的美第24师和南朝鲜第6师在议政府走廊，南朝鲜第3军军长李亨根将军指挥新编不久的南朝鲜第2

师、第5师和第8师在春川正面，南朝鲜第9师在东海岸组织防御，其他师正在京仁—大田地区进行重新编成。

这一配置证实了联合国军在清川江畔损失的严重程度。12月12日，向美国、英国和土耳其的家庭发出了1.2万多人的战斗死亡通知书，动摇了国民和政府的思想，特别是在价川和军隅里受到印第安笞刑的第2师和土耳其旅的损失更大，这一点从第9军军长科尔塔少将由布里昂特E·穆阿少将接替和第2师师长凯扎少将由罗巴特B·马库莱阿少将接替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出来。

此外，站在第一线抗击从德川蜂拥而至的中国军队的第1骑兵师，也遭受不亚于它们的打击，正在进行重新编成。勉强能够使用的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只有生力军英第29步兵旅和战斗疲惫的英第27旅。

美第24师和第25师分别归美第1军和第9军指挥，这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自从在洛东江畔组建军以来，第24师隶属于第1军，第25师隶属于第9军，先后进行了反攻→追击→清川江畔的两次激战，但很自然地由实施退却作战的部队替换下来了。南朝鲜第2军所属的南朝鲜第6师、第7师和第8师分别配属给其他军指挥，由此也足以想见其慌忙退却的情形。所以，联合国军各师的配置与6月开战时截然不同，也是当然的结果。

但是，这里有趣的是只有白善烨准将所指挥的南朝鲜第1师进入了开战时的旧阵地。而且，这个师于1951年春再一次进至该正面，到后来停战之前一直在临津江畔坚持战斗，这里可能有着难以想象的原因。也许有人认为，使其在熟悉的地形上战斗是普通常识。但是在变化如此频繁的战争中，始终在同一战场上战斗，说这是由于巧合似乎更容易使人理解。

白善烨将军也曾深为感慨地说："虽然是必然的结果，但也有着不可思议的原因。在熟悉的地方战斗，在战术运用上当然是容易的。但是，之所以能够使官兵们更加奋起战斗，则是由于他们具有决心坚守或夺回自开战以来在几次战斗中牺牲了很多战友的临津江畔，以告慰其英灵的同胞之爱和勇敢的斗争精神。"

"即使现在，我一站在临津江畔，眼前就会浮现出阵亡战友的容貌；我要为他们祈祷安息，并且发誓努力防止再次发生那种事态。"

在这种危机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加紧进行部队的重建和增援。美国的补充人员，接连不断地空运而来；联合国各成员国的增援，也陆续到达。11月下半月，荷兰营到达了。12月，希腊、加拿大、法国等各国的步兵营和新西兰的炮兵营也作为国际部队的一部分参战。这些增援营，或者独立地担任后方警备，或者配属给美军步兵师用于第一线作战。法国营编在美第2师第23团，就作为该团第3营参加了砥平里战斗。

12月底，各国派兵的情况如下表所示。

联合国军派兵一览表（1950年12月）

军别 / 国别	陆军	海军	空军
美国	第2、3、7、24、25步兵师、第1骑兵师、第1陆战师（计7个师）	第7舰队主力	第5航空队战略航空兵一部分
英联邦	第27、29旅（计约1万人）	东洋舰队主力海军陆战队特攻队	1个战斗机队

军别 国别	陆军	海军	空军
加拿大	1个步兵营，准备派遣1个旅（满员）	驱逐舰队	
荷兰	1个步兵营	驱逐舰队	
土耳其	1个旅（约5千人）		
新西兰	1个炮兵营		
南非			1个野马式飞机中队
希腊	1个步兵营（1月8日在釜山登陆）		1个运输机队
瑞典	1个野战医院		
丹麦		医疗船1艘	
印度	1个野战救护车队		
澳大利亚		驱逐舰、运输舰	1个战斗机队
法国	1个步兵营		
菲律宾	1个营战斗群		
泰国	1个营战斗群		

美第10军　留在朝鲜东北部的美第10军加紧从兴南港撤退。他们巧妙地采取了统一的联合作战行动，从12月10日开始乘船，到12月24日按南朝鲜第1军（首都师和第3师）、第1陆战师、美第7师和第3师的顺序撤退完毕，驶向釜山附近的各个港口。这次极为困难的敌前撤退，在已出版的《朝鲜战争》（3）《美海军陆战队突破中国军队的重围》中已做了详细的叙述。据说，这次撤退使用船舶193艘，运送量为官兵10.5万人、物资35万吨（包括车辆1.75万辆）和要求避难的北朝鲜居民9.8万人。

边境阵地　12月下旬，第8集团军把逐次到达的第10军各部队编入其序列，并将其一部增派到三八线，同时，加紧主力部队的重新编成。

即：以首都师为基干的南朝鲜第1军（由金白一少将指挥）在战斗熟悉的东海岸，以南朝鲜第3军（由李亨根少将指挥，辖南朝鲜第3师和第9师）在太白山一带，以南朝鲜第2师、第5师和第8师组成的南朝鲜第2军（由刘载兴少将指挥）在春川正面的中央道，以美第9军（穆阿少将指挥，由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和英第27旅组成），在议政府正面，以美第1军（米尔伯恩少将指挥，由南朝鲜第1师、美第25师和土耳其旅组成）在汶山正面分别组织防御；以下各部队作为第二线部队边占领阵地，边加紧进行重新编成。因为这些部队都还不能立即用于第一线，以及准备实施后述的各种行动。

第10军司令部	大邱附近
美第1陆战师	马山附近
美第2师	原州附近
美第1骑兵师	议政府附近

美第3师	平泽附近
美第7师	大邱附近
南朝鲜第7师	原州附近

但是，一看便知，第8集团军的这条防线的确是很薄弱的。战线是长达216公里的山地，战斗疲惫的第一线师担任的防御正面平均为20至30公里。各师并列着排、连支撑点式阵地。但没有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一旦某一点被突破，全正面就可能崩溃。正如英第27旅的一个排长所报告的那样，是“两面透风”的防线。

部队士气 在清川江畔与长津湖畔受到打击，接着又进行大踏步的退却，大大降低了部队的士气。据说一般都把中朝军队看得神乎其神，到处流露出一种厌战的情绪。当时在战场上的R·M·波特描写说：“10月坚信是最后的追击时，部队的士气大振。但是，由于中国的介入，部队受到很大的冲击，圣诞节前回国的希望也没有了，士气下降到危险的地步。这是看不到胜利希望的远征军的特点。支持着这种沮丧心情的，只有美国精神。”

此外，关于人们所担心的各国参战部队士气的根源问题，法国的军事评论家路朱隆和白善烨上将异口同声地说：“不外乎是努力保持本国的名誉，提高其威望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那些从地球的背面被紧急运到不熟悉的地方战斗的官兵们，好象只依靠其民族精神摆脱了这一难关。前述的英军第27旅和经得住砥平里激战的法国营等，可以说就是很好的例子。

情报估计 联合国军12月中旬据守边境阵地时，最担心的是中国军队会不会不停顿地向南进攻。如果中国军队继续向釜山突进，第8集团军就很可能在同第10军会合之前被击溃。

但是，中朝军队没有继续追击过来。估计他们是停止在三八线北侧准备下一次攻势。来自中国东北的增援部队、补充兵力和补给品正在不分昼夜地源源南下。其中，骆驼运输纵队也可以在各处看到，还不断地收到报告说有大部队进至三八线北侧地带；并且从中旬末开始，频繁地反复进行可能是战斗侦察和准备下一次攻势的局部性攻击。

中朝军队大部分配置在连接以平康为顶点的铁原—金化三角地带的周围。联合国军估计在朝鲜的中国军队约有28个师。然而这是包括聚集在咸兴—兴南桥头堡地区的兵力在内的全部兵力，究竟有多少兵力进至三八线北侧，是怎样配置和编成的，好象一点也不知道。据说12月下旬，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初次视察某司令部时，在其敌情图上看到“在沿三八线北侧潦草地画着注有17.4万的鹅蛋大的红圈”，从中足以推测出这方面的情况。此外，估计在中国东北和江界地区重新编成的北朝鲜军队约有15万人之多，而实际推算为10万人左右。多估计约0.5倍，大概还是错误地感到北朝鲜军队强的缘故。

中国军队的实际情况　联合国军的实际情况就是前面所讲的那样，因此，如果中朝军队以其原来的气势继续南下，不难想象战局必然会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尽管周恩来总理声明：“三八线的政治地理的意义已经永远消失”，然而中国军队好象考虑到这里有边界线似地停止了。虽然对战术要点反复进行了争夺，但中国军队的追击基本上停止在三八线上。前面提到，当时西方各国都以高兴的心情看待这件事情，猜测中国以恢复北朝鲜达到了介入的目的，感到实现和平有希望了。

但是，据推测，中国军队停止追击是由于中国军队本身

的战术特别是后勤保障上的原因决定的。中国军队连续作战的天数，通常是15—20天为限，这个大致的标准没有什么变化。10月25—11月5日在清川江畔发动的第一战役为期12天，第二战役从11月25日到12月15日进行了21天。后来在停战以前发动的几次攻势，也都限制在20天以内。中国军队发动攻势的日期比各国军队短，是由于其补给体系和火力运用的原因造成的。这是大部分人的一致看法。

当时，中国军队的运输能力还非常弱，不能象美军那样进行连续补给，所以其补给体系类似过去的仓库兵站，是间断式的推进兵站。也就是说，每个士兵在战斗出发地背上所能背负的补给品发起攻击，补给品一用完就停止攻击，等待补给，再次背上所能背负的补给品进行攻击。因此，一个人所能背负的粮食、弹药和医疗品等最多是10日份的。部队的机动完全靠徒步，第一线部队持续攻击的日期在补给上和体力上都是10天左右，即使投入第二线部队，其作战的日期也只能以20天左右为限。

中国军队的火力，是以迫击炮、机枪和手榴弹为主，而这些武器都需要大量的弹药。中国人的特点又是爱胡乱射击，就连其最拿手的夜间偷袭也无例外地使用火力，所以其弹药的消耗量就格外多。因此，从中国军队的补给体系本身来看，要以其很弱的运输能力跟上远距离的、急速的作战速度，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且，由于树叶落尽，白雪覆盖着整个战场，其补给线成了联合国空军的有利的攻击目标。中国军队的补给量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恐怕没有能力保障几十万大军连续采取攻势。这一点，从俘虏的中国兵都说饿着肚子，以及弹药携行量很少的情况中也可以大体看出来。

因此，中国军队从清川江畔向三八线的追击，不得不大致在20天左右停下来，看来是必须在后勤保障和体力上进行一番休整。

在这茫茫雪原的战场上也很难找到便于休整的场所。因为，村庄都成了联合国空军的攻击目标，取暖的篝火很可能变成火葬的场地。而且，由于强用冷食和过分的劳累而衰弱的身体遭到伤寒的袭击，但又缺乏防治伤寒病的医疗能力。据说大部分官兵都得了感冒。

所以，即使中国军队的首脑急于在美第10军转移之前击败第8集团军，那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难民 再次感到汉城危机的南朝鲜政府，希望加强首都的防御虽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连联合国军的作战方针都尚未确定的当时，谁也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因此，开战时指挥避难活动不顺利的当局提前采取统一控制措施，是正确的。

当局劝告汉城市民和汉江以北的全体居民避难，各村或洞、里由负责人带领着进行避难，对去向也实行统一控制。上次组织避难时，混进了游击队，被他们利用了，所以这次避难活动由警察担任掩护和引导。但据说，为了防止游击队和密探潜入，10月份发给的市民证和居民证，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说，青少年也根据12月21日公布的《国民防卫军设置法》，编入第二国民兵，组织南下，或者补充给正规师，或者单独担任后方的警戒。

（该国民防卫军是由原来的地方防卫军组织扩建而成的，以备急用。但因紧急情况下在收容设施、衣食、待遇等方面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随着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故于5月解散了。）

但是，当局在全力进行战斗，不可能做到无微不至的关照；而当时冒着风雪，不分昼夜地南下的难民，其凄惨的状况实在是目不忍睹。美国公开史料里这样写道："来自汉城和北朝鲜的百万难民，塞满了铁路线和大小道路，拖拖拉拉地没有尽头。有的人拿着小包裹，有的人拉着装满家当的架子车，有的人背着大包袱踉踉跄跄地走去。……冻死的和饿死的，不计其数。一家人零零散散，迷路的孩子东跑西窜，发疯似的母亲在奔流一样的人群中寻找。……在死去的母亲背上哭喊的婴儿被不相识的人拣起来抱走，……可能是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在路旁坐下的老人不想动了。……"

难民群，会给军队的作战行动造成很大的危险。在南朝鲜，顺着汉城至大田的公路南下的难民群，严重地妨碍了军队的转移和补给。有的时候，军队的补给列车半天进退不得；运输车队一天只能跑30公里左右。因此，联合国军决定将沿着汉城至釜山的公路和铁路南下的难民引导到全罗南、北道一带，并且在主要交叉路口设立控制引导站，难民经过查问后让南朝鲜警察带领，或者给予指示引导前往。

1951年1月20日前后（最早的记录统计）的避难情况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大体看出其凄惨的景况。

分　析：

1．总人口的15%，被占领地区人口的35%进行避难。

2．全罗南道的难民数和收容数，尽管有其位置和当局的指导仍比其他道数量少，可能因为是游击队活动最多的地区。

3．在这次调查期间，江原道的几乎全部地区和忠清北道的大部分地区再次遭到了袭击，因此这两个道的统计数字还有疑问。

1月15日到2月1日的避难情况

种别 道别	难民数	收容人员	收容所数	备考
京畿	19930人	19930人	个	收容在德积岛
忠北	921000	100000	37	
忠南	240000	46000	36	
全北	433500	243500	32	道外收容者 149300
全南	280000	6084		
庆南	482000	162057	113	
庆北	390000	80280	24	
江原	192785	123500		
济州	87000	20640	259	
合计	3046215 占总人口的15%	801911 占难民数的26%		

（摘自朝鲜战争第2年日志）

4．进入政府收容设施的人数只有26%，剩下的220万人在这1月最冷的时候怎么办？令人担心。不过，南朝鲜的亲属关系非常紧密和强烈，所以估计大部分都到亲戚朋友家去借住了。

二、沃克将军之死

正是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之下，联合国军失去了一位有为的指挥官。12月23日，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H·沃克中

将在去议政府北侧的第24师和英第27旅授予战功奖状的途中，因乘坐的吉普车同南朝鲜军队的卡车相撞而以身殉职。他的老师巴顿上将也因乘坐的车辆发生事故而死亡。沃克也由于这种奇妙的原因而遇难。沃克中将晋升上将的手续正在办理，但他却在不知道此事的情况下结束了60岁的生涯。

他是一位绰号叫虎头狗的战术家。他在欧洲曾获得了攻势权威的称号，这次在远东又取得了守势权威的美名。作为军事战略家，他并不是没有受到过批评，但他防守洛东江畔的功绩是任何人也不能否定的。

作为有名的战术家，他的名字加在M—41轻型坦克上，称为沃克虎头狗，得到了人们的赞誉。

当时的南朝鲜第1师师长、南朝鲜第一个晋升为上将的白善烨将军怀念说："沃克将军是一位严肃的面孔上蕴藏着强烈气魄的人。我是在大邱北侧的激烈战斗中见到他的，所以感到他表情特别严肃。但他说话的样子却是和颜悦色，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特别是握手时，他的手象女人的手一样很柔软。我感到好象被他吸引住了。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北朝鲜方面把沃克上将死的原因说成是"英雄的游击队活动的结果"，但缺乏充分的证据。

预先内定的李奇微中将被任命继任他的职务。

李奇微中将　李奇微将军1917年毕业于西点陆军军官学校，人才超众。在学校期间因脊椎骨痛，成绩好象不太突出。但因殉教者诚实的品质而显露头角。然而，在他被任命少尉军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麦克阿瑟就已经作为旅长闻名于世界了，所以即使升任为总司令官直接隶属的第8集团司令官，他们之间也有相当的距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第82空降师师长，他从西西里岛作战开始，转战于意大利和法国诺曼底地区；1945年，他作为军长而闻名于世界。1946年春预定向关东地区进攻时，计划由他指挥3个空降师实施空降作战。

战后，他先后任地中海战区司令官、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美国委员代表和加勒比海战区司令官，在此之前任副参谋长负责行政工作。

他作为一个诚实、机敏和敢干的战术专家享有很高的声望。

后来，随着麦克阿瑟将军被撤职，他接任了麦克阿瑟的职务，接着又作为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继任者，历任北约军总司令官和陆军总参谋长等重要职务，这些都是很有名的。

他留下了一篇题为《朝鲜战争的回忆》的手记。在谈到他突然赴任的那部分里详细地叙述了作为丈夫和作为父亲的感慨，他写道："按照平时准备的清单，整理好了东西，……写了遗书，决定了遗产的分配，……然后作为伴侣拍摄了父母和孩子的三人照片。……这张照片成了我在朝鲜寂寞的房间里的唯一的安慰"。

在飞机上的思索 在经由阿拉斯加继续飞行的飞机上，他对自己的责任和以后的作战进行了思索。回忆了那时的一些事情，他想："我回顾了过去曾受过的教育和经历过的一切。但是，我将要面临的问题，同我在步兵学校和参谋大学学过的，和在几次实际作战中经历过的，好象不一样。这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上的基本不同。"他说：

"军官的训练在于培养其自觉钻研精神，以便达到一个目的，就是逐渐地学会并掌握能够顺利地处理战场上各种困难局面的能力。比如，我在步兵学校时曾多次被叫起来站在

地图前，让我回答问题，说：‘战斗情况如此如此，等等，经常是复杂的战斗情况。你在这里，敌人在那里。营长阵亡了。你必须代替营长指挥。怎么办呢？’”

“那时，我经常是迅速地考虑敌人的兵力部署及其作战能力和我方的兵力与作战能力，并且以自己的知识作基础确定决心，接着就想出了下达命令的程序和内容。”

“但是，在经过多少岁月后的今天，我在朝鲜遇到了同样的场面。所不同的是，过去是想定，而现在则是现实；过去是理论，而现在则是实际。”

“目前的情况是：在清川江畔会战中遭受失败的我第8集团军撤退下来，正据守在三八线一带。第10军好容易刚从兴南撤退完毕。部队疲劳，士气不高。”

“战斗力强的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擅长于朝鲜的山地战和夜战。战局是险恶的，将来可能还会更坏。”

“集团军司令官牺牲了。你必须负责指挥。怎么办？”

“我现在必须回答这个现实的问题。但回答的依据，必须比教范和战术教科书上讲的更重要。是胜利，还是失败？只能在这一重要的依据上赌输赢。”

他的思索，就是这样地在继续进行着。

他想起了可以作为判断因素的东西。首先脑子里出现了朝鲜的地图。他担任过副参谋长，对朝鲜的地理象对自己的庭院那样熟悉。

然后，他分析了联合国军的力量和弱点，……并且对所属的高级指挥官一个一个地回想了一遍。除了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将军以外，他都认识。

其次，他分析了敌人的力量和作战能力特别是其长处和弱点。但敌人的力量还是个谜，尚不清楚。这样分析完了作

为判断基础的因素后，他反复考虑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方针。当他想到自己究竟应该怎么做时，一个行动方针突然出现在脑子里。于是，就以此为基础想出了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他本身的行动步骤。但是，他忽然想起的行动方针，既不是能象神一样灵敏地完全打开局面的措施，也不是天才的锦囊妙计。

关于确定决心的问题，他认为："不能轻率地下决心。不能象过去在学校和实际作战中所做的那样立即定下决心。过去作为师长和营长下决心的性质，同现在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和作为联合国军地面军队最高司令官确定决心的性质相比，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掌握实际情况，搞清楚某些问题之前，是不能确定决心的。"

作为自己的行动步骤，他想出的下列5项，实际上没有一点出奇的地方，都是很普通的。稍微不同的地方是实行了可以说是很难进行的第4项。

1．向麦克阿瑟将军申告，了解其情况判断和作战方针。

2．行使指挥权。到时，向第8集团军的官兵们表明自己的信心即敢于对抗并击毁神出鬼没的中国军队。

3．掌握第8集团军的参谋人员，了解他们对情况的判断。

4．访问各级司令部，并且视察第一线，掌握部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其作战能力和弱点，了解各级指挥官都在想些什么。

5．以上各项完成后，自己进行综合判断，定下是应该防御还是转入进攻的决心。

这些思考过程，写成文章，就象以上所讲的那么长，但

实际上是很短的。李奇微将军精神容易集中，头脑很灵活，在这方面是有名的。他说："把思想整理成理论性的行动，就放心了。已经很疲劳。……不久就睡着了。""后来，在到达东京以前的短时间内，抓紧进行整理文件的全部工作，给夫人、参谋部和陆军部发问候电，记录拟向麦克阿瑟将军询问的事项，起草就职讲话稿；在阿留申的阿达克边理发边听基地司令官夫妇讲考古学的事情，遇到了少有的好天气飞越北太平洋，在圣诞节深夜抵达东京羽田机场。

前来迎接的希克总参谋长在去往东京的车上向他讲了可以说是"第一次听到"的情报。他没有搞清楚是什么事情，可能是说中国军队的攻势迫在眉睫吧。

鼓舞勇气的命令　在麦克阿瑟官邸（现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度过了麦夫人精心照料的一夜后，第二天即12月26日上午9时，他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他叙述当时的印象说："麦克阿瑟将军造诣很深，言谈简洁，我想询问的几点，毫无遗漏地都谈到了。他好象是懂得谈心术。"辞别时，他只提了一个问题，即"看了实际情况，如果判断采取攻势最符合情况，那就发动攻击好吗？"这个看法是很积极的。据说当时，麦克阿瑟将军深为得意地大声笑了，然后回答说："你认为怎么干最好，就怎么干吧。马特，第8集团军是你的。"

他把这个回答理解为"鼓舞勇气的命令"。同时，他说："不能不使我真实地感到，在这困难局面中的全部责任已经沉重地、严肃地、刻不容缓地压在自己的双肩上了。"

在出发去朝鲜之前的两个多小时期间，他同希克总参谋长、各部部长、远东空军司令官斯特拉特迈耶中将、远东海军司令官乔伊等进行了面谈，度过了忙碌的时刻。这期间还

定做了备用眼镜，修理了手表，在上衣上缀上了第8集团军的队章，向夫人赠送了圣诞节礼物，这可以看出他的人情味的一些表现。

到达战场 不久，他登上飞机，忽然看到了富士山，羽毛状的薄云好象破坏那绝妙的匀称美似地飘忽在顶峰上。他想，这风云就象是横在自己前途上的艰难困苦的前兆。他边在云、雨、风中飞行，边完成了就职讲话的定稿，不一会就到达了乌云覆盖的大邱。他着制服制帽上任，这时立即换上空降战斗服，腰间挂上两颗手榴弹，出现在就职仪式上。这种外表成了他的注册商标。他的就职讲话，在美国公开史料上记载如下：

"我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种信念的基础是诸位在以往的联合作战中所发挥出来的业绩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们正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们在进攻中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在防御中必须有高度的坚韧持久的精神。"

"我们必须足智多谋。……即使只是一个排或一个班的战斗，实际上也影响着全军的作战。……纵然指挥官和参谋不在了，也要果敢地继续战斗，不能失去发挥伟大的美国精神的机会。明年，上帝将同诸位在一起。"

第二天即27日，他前往汉城的前进指挥所。乘坐的飞机是象古玩似的B—17轰炸机。之所以选择这种陈旧的飞机，是因为他知道该机轰炸射击员座位的视野最宽阔，能够进行观察。

飞机保持着1千米的高度，边寻找按图上划定的阻击线（即第8集团军不得不撤退时必须据守的阵地线）边飞行。

看到朝鲜这山连山的地势时，他想"这里的地形太坏

了。”在看惯的地图上想象的地形同实际的地形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谈到当时的感想时说：

“2千米高的群山象刀刃似地峭立着，峡谷象蛇一样弯弯曲曲，而低矮的山上覆盖着橡树和松树，正适合于遮蔽步兵的活动。”

“这样的战场，对以徒步机动为主的共产党军队来说，是最好的游击活动场所和理想的战场；但对以车辆在道路上机动的我军来说，则是悲惨的地方。”

“但是，军队同敌人相见的时候，必须在那里进行战斗。我们在朝鲜同敌人相见，也是上帝的安排。我们所能够做的和必须做的，只能是竭尽全力。”

到达汉城前进指挥所感到吃惊的是，只有少数几个参谋来了，大部分参谋还留在离汉城320公里的大邱。他首先督促他们改变这个坏习惯。然后，同美国驻南朝鲜大使莫西奥进行了面谈，接着又访问了李承晚总统。当时，他向李总统问候说：“总统阁下，我是打算在贵国逗留而来的。”

如前所述，正因为联合国军从朝鲜撤退是争论的焦点，是街谈巷议的话题，所谓“打算逗留”的问候，对李总统来说是最高的礼物。关于这句问候的话，他在说明当时的决心时说：

“这不是夸张和礼节性的话。那时，联合国军只有两条路可选择，或者在韩国坚持战斗，取得胜利，或者被赶下海去。但是，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考虑第二种可能性。”

在后来的3天期间，他一边同在汉江北岸的山上与中国军队相对峙的指挥官们进行面谈，一边乘坐敞篷吉普车视察了前线情况。他向前线下达的第一个指令是把吉普车的车篷拿下来。其理由，他解释说：

“在战场上乘坐有盖的汽车，是非常奇怪的，完全陷入了错觉。封闭式的汽车，会给乘车者以骗人的安全感和没有根据的悠闲感。篷布挡不住枪炮弹，这是全都知道的。这恐怕是陷进了同被追得走投无路的驼鸟想把头钻进沙子里隐藏起来一样的心理状态。”

他在雨雪泥泞的道路上行走，象年轻人那样跑上山岗，走在田间小路上；夜间同士兵们一起过着寒冷、不方便和危险的生活。

他身为年已55岁的最高指挥官要亲自经受这一严峻的考验，除了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这一根本目的之外，没有别的原因。根据他的表现，就能“坚持和实行原有的想法”，有助于振奋部队士气。

如前所述，他认为前线部队的士气低得令人惊奇，“竟连一点斗志也看不到。”他严厉地批评说：“在到达第一线师指挥所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第一线部队已失去了信心。我是通过他们的眼神、步伐和从师长到士兵的脸色判断出来的。他们总想避开同我面谈。……这里也可以说是有些神经质，受不祥的预感所折磨，对未来充满着不安。此外，士兵们常说的‘逃避责任的气氛’很浓。”但他认为最严重的是第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们竟连自己所担负的责任也不想完成。他是想从第一线部队指挥官那里取得新情报而遍访他们的，但他们竟连司令官必需的战斗情报（这是确定组织防御还是转入进攻的决心所需的重要因素）也没有。李奇微将军叹息说：“士气高的部队，必定是警惕性高，进攻的意志强。但在该师里，这些东西根本看不到。岂止那样，好象连作战的永恒原则即熟悉敌情和地形的原则都忘掉了。”

一般说来，作为战场指挥官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情报。

那就是有关敌人的和地形的情报，一般习惯称为战斗情报，战场指挥官有责任经常搞清楚这些情况。其粗细和适当与否，直接关系着部队的命运。

但是，那时的第一线部队既没有进行侦察，也没有进行支撑点之间的巡逻。关于敌人的情报几乎一无所知，李奇微将军获得的唯一的情报是在表示216公里长的第一线的兰线北边潦草地画有注着17.4万人的鹅蛋大的红圈。

不能默视的李奇微将军把全体指挥官召集起来，进行了申斥。他说：

"军事入门书告诉我们，作战的第一原则是'尽快地与敌人接触'。我和诸位都学习过这一点。"

"下达命令，要让其立即派出侦察。而且，一旦同敌人接触，就要象虎头狗一样咬住，决不能放过。在敌人暴露其位置和兵力之前，必须捅一捅或刺激它一下。……此外，每天夜里要捕捉和消灭敌人潜入的侦察人员。……我不希望部下出现类似回答'不知道这条小路通向什么地方'的指挥官。"

实际上，他在第一线的所见所闻，使他连续感到意外。他记载说："有一种又吃惊又想生气的心情。"举例来说，有一位步兵营营长说："无线电台发生了故障，因而没有同右翼连取得联系。"似乎就这样算了。这个连位于最突出的要点上，可能会最先遭到攻击，但却已经两天多没有联系上了。据说，他以印第安的联络法为例，责备说："如果吉普车不能通过，你还能不能走路？"

作为集团军司令官，他对所属部队强调了三点：一是火力的运用，二是补给，三是对指挥官的要求。

火力的运用问题 在自己拥有的火力使用完以前，不能申请火力支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在战场上很难做

到这一点。当时，集团军炮兵等于没有，军炮兵也几乎没有了，所以李奇微将军深感火力密度薄弱，立即请求五角大楼紧急派出10个野战炮兵营(160门野战炮)，可是他对部下却象口头禅似地常说：

"在演习中不用说，即使在欧洲战场上，我也看到和听到过有的指挥官在自己手中的火炮还剩一半的时候就请求支援。我是在知道从部队拥有的步枪到坦克炮和高射炮即使使用其全部火炮也不够用之前，不答应要求支援的申请。"

补给问题　他担任过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副参谋长，必定早就为大量丢弃装备和散失补给品而感到过痛苦。正如前面多次讲过的那样，因为开战以来火炮、补给品的损坏和遗失情况相当严重，同美国过去这方面的情况无法相比。他在谈到要爱护和节约物资时严肃地指出：

"这里使用的军需品，必须从1.4万公里以外的地方运来。……需要时间和金钱。我不希望再收到丢弃了贵重的物资器材和兵器这样的报告。对于丢失、毁坏和不必要地耗费物资器材与兵器等国家财产者，不管其军衔多高，都要提交军事法庭处置。"

对指挥官的要求　指挥官的斗志如何，影响着战斗的命运，这一点无需赘述。有一位参谋当记者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时，他回答说："可能是有次序地进行撤退吧。我们已经习惯这样做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气氛。

因此，李奇微司令官为了振奋部队的士气，进行了特别考虑。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视察英国旅时，听取了"下一步的撤退计划"的报告，他不由自主地说："我想听听你们的进攻计划。"这样，他就抓住机会讲解了对指挥官的要求。他说：

"诸位和诸位的部属们的祖辈如果知道我所了解的某些指挥官的所作所为，一定会在坟墓里翻身把脸扭过去。……"

"指挥官的任务是要走到最危险的战斗场所。战斗一旦开始，希望师长同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第一线营的营长在一起；军长同正在激烈交战的第一线团的团长在一起。……作为军长和师长的事务性工作，可以在战斗平静下来的夜间处理。指挥官昼间的位置，必须是在敌我互相开枪的地方。"

"美国的国威和信用，关系着朝鲜的命运。避免失败的唯一办法是拿起枪和勇气来。……我愿意看到诸位拿起枪来亲自战斗的姿态。希望各位表现出指挥官的素质和军队的才能——沉重、判断力与勇气来。"

斗志的根源 但是，不管集团军司令官如何申斥，也不是用一点训示就能把士气振作起来的。特别是在当时驻南朝鲜官兵的内心里存在着迷惑士气根源的疑惑即带有本质的和根本性的疑问。如"为什么必须在这里豁出生命地战斗呢？在这地球的背面，在这被上帝丢弃了似的山里，究竟要干什么？"这是一种朴素的根本性的疑问。这在现在的越南，也可以说有同样的问题。

而且不凑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12月的议会上作证时说："我们在朝鲜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对手进行战斗"①。这段话原封不动地传给了驻在南朝鲜的官兵，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问。身居军队最高职位的人发表这样的证言，使战场上的官兵们产生了疑

① 应该说明，这段证言的真正意思是"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主要战场是西欧。但现实情况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卷入了这场战争，所以这场战争必须限制在朝鲜进行。"

惑，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奇微司令官认为，要解答第8集团军官兵们的疑问，首先必须有一个集团军司令官自己能够同意的解答。如果自己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说服别人。一天夜里，他一个人在钻研这个难题，沉浸在苦思瞑想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他这样写道：

对第一个疑问即为什么必须在朝鲜战斗？回答非常简单明确。因为我们选举的政府是这样决定的。只要联合国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和联合国的政治家们命令我们这么干，自己就要尽一切努力，在朝鲜坚持战斗到底。……既然军人的本职是这样，那就不应该对这一点有疑问。

回答很简单。原因是，没有必要进行更多解释。

回答是肯定的。原因是，我们献身国家，国家期待我们的爱国心，并没有减弱到对政府的命令抱怀疑和不信任的程度。

第二个疑问即在这里要干什么？这是个意味深长的问题，驻南朝鲜的官兵谁都有权要求解答。

这场战争毕竟是偶然发生的。但所谓在朝鲜建立独立的和平国家的当前目标，只不过是人类大目标中的一个。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为自由而战；是以尊重个人和个人权力的现行政体代替不尊重个人、枪杀俘虏和奴化市民的政体；是在上帝关照下幸存，还是在无神的世界里死去的选择。……

这场战争在保卫南朝鲜或保卫南朝鲜独立方面的意义，过去一直很淡薄；而现在，要作为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自由和生存的战争，继续坚持下去。我们过去已经付出的和现在正在付出的牺牲，不是为了替南朝鲜人保卫南朝鲜，而是直接为了保卫我们自己。……

归根到底是共产主义和个人自由哪方面取得胜利的问题。我们如果在这里取得胜利，就不会看到有更多的人们由于这里所目击的恐怖而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景况；但如果在这里失败了，那么我们所热爱的人们必将都要陷入同样的痛苦和绝望之中。

这场战争，从表面上来看好象是为了南朝鲜人民的战争，但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战争。……

过去，美国出现了很多名将、智将和勇将。但是，没有人受到过比我们更大的挑战，也没有人得到过比我们现在更能为自己和国民竭尽全力的机会。

三、联合国军的计划

经过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屡次交谈的结果，决定对付突然变化的新形势的战略方针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的损失，强迫敌人付出最大的代价，尽可能地继续坚持抵抗。但是，要求更多的增援，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在军事上到了一定限度，就向日本撤退，保卫日本。"这一点，前面已经讲了。

问题是，作为第8集团军如何把这一战略方针具体化。当时，驻在东京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和战场上的第8集团军都估计在朝鲜的共产党军队总兵力为443406人。其中，中国军队为21个师约276173人（现在估计，其实际兵力仅第一线师就有30个师约30万人以上）；北朝鲜军队为12个师，再加上在南朝鲜的游击部队，估计共有167283人。除此之外，估计还有已经完成了参战准备的65万人正在中国东北待命，另有25万人的部队正在从中国各地向中国东北集中。但是，与此相比，联合国军尽管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总兵力计

约36.5万人，而最重要的作战部队却只有25万人，其中南朝鲜军队14万人、美军10万人和其他国家军队1万人。

第8集团军的作战方针 第8集团军的首脑选择的作战方针是依托多道阵地的防御。也就是说，利用釜山以北300公里的地域，边依托既设阵地避免遭受损失，边运用预有准备的火力给敌人以最大杀伤；如果其阵地线陷入被突破的危险，就后退到第二阵地，如此反复地进行。乍看起来，类似迟滞行动，但目的不是迟滞，而是通过反复地实施防御迫使敌人付出巨大代价，以此削弱其斗志，可能的话阻止其进攻，如果有机会就转入攻势。直截了当地说，可以看成是企图通过反复实施决战性的防御来转换兵力。

作战计划 具体地贯彻了上述作战方针，其阵地线如下：

1．边境阵地：从临津江南岸到沿三八线南侧一线，配置有美第24师、第25师的两个师和南朝鲜首都师、第1师、第2师、第3师、第5师、第6师、第8师、第9师等8个师，实施防御。其他师（美军第1骑兵师、第2师、第3师、第7师、第1陆战师和南朝鲜第7师）兼作预备队，一边准备平泽至三陟一线的防御，一边加紧重新编成。南朝鲜第11师仍然担任智异山地区的警备。

2．汉江南岸阵地：从水原北侧，经杨平—洪川至注文津一线，该阵地的目的是收容从边境阵地后退下来的第一线部队，和为准备平泽至三陟一线的防御争取时间。

3．平泽—三陟阵地：从平泽，经安城、原州至三陟一线，是第二道抵抗阵地。这里是南朝鲜最狭窄的地方，大体上相当于战争初期美第24师师长迪安将军设想的第一道抵抗阵地一线。

4．锦江阵地：从锦江南岸到沿小白山脉一线，这里是第8集团军作为第一道抵抗线而选择的。

5．小白山脉阵地：是利用小白山脉的天险，为准备下一道洛东江阵地争取时间的一道阵地线。

6．洛东江阵地：8、9月的时候，第8集团军固守的釜山防御圈，在这里要最大限度地进行抵抗。在万不得已时，第8集团军就将这里作为掩护阵地向日本撤退；南朝鲜军队则依托沿海各岛特别是济州岛继续进行抵抗。

李奇微的指挥　12月26日，李奇微中将到达大邱上任时，在三八线北侧集结有中国军队28个师和北朝鲜第1军、第2军、第5军约15万人，判断"正在公开地准备下次攻势"，时间估计在年底。但是，第8集团军还没有准备好。从兴南撤退下来的第10军尚在釜山附近进行登陆之中，而12月上旬在清川江南岸受到沉重打击的第1骑兵师和第2师的重新装备和编成还没有完成。此外，阵地的强度不够，纵深浅，连受到压迫时的撤退计划都没有制定出来。

上任这天，李奇微将军知道这些情况后感到震惊。他回想道："已经没有时间震惊或吃惊了"。他当场下令向南朝鲜政府申请3万名劳工。第二天即27日早晨，向第一批集中起来的1万名劳工发了小铁锹和十字镐，组织他们加强沿汉江北岸和南岸的阵地。接着，又组织第二批劳工两万人加固平泽附近的阵地，增大其纵深。并且，还各以一部分别着手锦江、小白山脉、洛东一线的防御准备。

此外，他还指示制定了可能是最危险的正面即西海岸的美第1军和第9军的后退计划，并作了具体调整，以便于这两个军边密切协同边后退，同时，加固了架设在汉江上的两座舟桥，架设了难民用的舟桥。因为有市民们到最后都突然外逃

的例子。

李奇微的想法　关于确定依托数道阵地交互防御的设想的理由，李奇微司令官作了如下说明：

1．这种方法便于保存兵力。在防御中，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和我方遭受的损失之比，会以某一时期为界限发生逆转。就是说，防御的前半期，同给敌人造成的损失相比，我方的损失少；但一超过了某一时期，我方的损失就会迅速增加，相比之下敌人就不会遭受损失。①

这个时期，完全因情况而异。战史告诉我们从短短的一天到长达几个月的时间，不能事前以日期发出预令。所以，看准这个时期非常重要。这要自己亲自观察第一线的实际情况而定。

2、我军越往后退，敌人的后勤补给能力越不能保障战术能力的发挥。这是因为，中国军队的运输车辆不足，要依靠驮马、大板车和人力，而且还不断地遭到我空军的攻击。这个弱点，在中国内战时期就表现出来了；这次战争中在10月攻势和11月攻势期间也有表现。而且战线一南移到三八线，其后勤补给就未能赶上第一线，部队的进攻不得不停止两周。

分析屡次作战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攻势都是进行一周或10天左右就收尾了。而且，进攻的距离也同其时间成比例，都以40公里或50公里为限。

3、因此，下一道阵地在汉城以南55公里的37度线附近是适当的。固守汉城在战略上没有意义，封冻的汉江一线在战术上没有价值。

沿北纬37度线的阵地，是曾经被迪安将军选为阻击线的

① 太平洋各岛的战例如实地表明了这种情况。

重要防线。这里是南朝鲜最狭窄的部分，而且沿小白山山脉北麓，能够利用东西走向的道路。

4.如果我军后退到北纬37度线一带，敌人必定会停止进攻。这时，敌人的补给必将中断，其部队的增援也一定会推迟。我乘机进行反击，能使敌人的作战能力逐渐减弱。

5.再下一道抵抗阵地是锦江、小白、洛东江一线。通过以上反复进行的防御作战，将使敌人疲惫不堪，迫使它付出难以忍受的代价，最后粉碎其进攻企图。

第二节　潮水般的军队

中朝军队越过三八线再次发起攻击，一般都认为是从1951年1月1日开始的，习惯称为新年攻势。但是，北朝鲜公开史料则称为第三次战役，并且对其作战计划做了如下叙述，明确地讲这次战役是从12月22日开始的。

一、步行的空降部队

中朝军队的进攻设想是，预先将以北朝鲜两个师为基干的一个军渗透到沿太白山脉一线，先占领沿春川—原州—大邱的中央公路上的各个要点，以保障1月1日发起攻势的主力部队能顺利地突进。也可以说，就是代替突破时投入的空降部队，令担任同样任务的军队事先潜入了敌区，因此起名为“步行空降”。这种作战方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大陆和缅甸的日本军队经常使用的战术。但是，日军使用的这种方法，在兵力、渗透距离和战斗时间（同主力的会合时间）等方面，规模都很小，是战术性的行动。但中朝军队的这种“步行空降”，其规模和目的都是战略性的。此外，其

活动带有浓厚的游击战色彩，这也是它的一个特长。可以把它看成是擅长游击战的北朝鲜军队的创造。

北朝鲜公开史料对其行动计划和渗透作战作了如下叙述。

北朝鲜公开史料 “敌军在三八线进行防御的目的在于：一方面顽强地阻止朝中人民军部队的进攻，另一方面防备朝中人民军部队的围攻和向纵深（指后方）的迂回进攻。敌人用10多天的时间，补修了三八线上的防御工事，并预定在三八线到北纬37度线之间构筑几道防线，部署16个师的兵力。”

“在这种情况下，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根据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制定的新作战计划，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全面突破敌人的三八线防线，粉碎敌人的防御计划，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的方针是：东线部队插进敌军的纵深，从其背后打击敌人；西线和中线部队配合东线部队，突破敌军的防线，歼灭敌人战术防御地区的防御正面力量。”

“根据这个作战计划，迅速组成了打击力量，变更了各联合部队的部署。”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命令活跃在三八线的第二战线的部分部队（编注：北鲜朝第2军）插入东线敌军的后方地区。”

“受领这项任务的朝鲜人民军部队，于12月22日在杨口西南方展开了突破敌军防线的激烈战斗。敌人凭借昭阳江岸的有利阵地加强了防御。特别是在楸谷里东南方5公里的602.5高地上构筑了坚固的火力点，封锁了我军通向南方的道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英勇的人民军官兵发扬了高度

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精神，坚决打击和消灭了敌人。共和国英雄金昌杰同志在602.5高地战斗中，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敌人的枪眼，保障了我军的胜利进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军在占领602.5高地后继续南进，突破了东线敌军的防线。”

“在这个时期，人民军的另一支联合部队在县里南乡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向西南方纵深迂回，12月30日进至阳德院里（洪川西南10公里），从敌后对中线敌军的防线加以威胁。”

“这样，到12月底，三八线东部地区的敌人防线开始崩溃，西线和中线的敌人受到我军从后侧方的威胁。”

于是，中朝军队的第三次战役以12月22日发动的渗透作战开始了。担任先锋的北朝鲜军第10师从洛东战线上撤退下来，一直潜伏在铁三角地带周围，扰乱联合国军的后方；在再次向南朝鲜进攻时，其战斗经历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这次作战，一旦渗透进去，就必须在同主力部队会合之前，在得不到一颗子弹和一粒米补给的情况下，独立地展开作战，是一次冒险的作战。因此，美国公开史料评述这一渗透行动为“军事上的惊险技术”。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次大胆的作战。

北朝鲜第10师突破昭阳江岸南朝鲜军队阵地后，背着能够背的补给品，分散进入山区。他们行军仅限在夜间进行，道路只能选山间小路。据说，有时失去了方向在云雾中徘徊，有时陷进了雪坑不能行动，有时一个接一个地从崖路上滚落下来，其艰难辛苦的景况是难以形容的。而且，为了避免联合国空军飞机的发现，不能点火；为了躲开谍报人员的眼睛，严禁利用村庄，所以经常因感冒和腹泻患者的不断发生而感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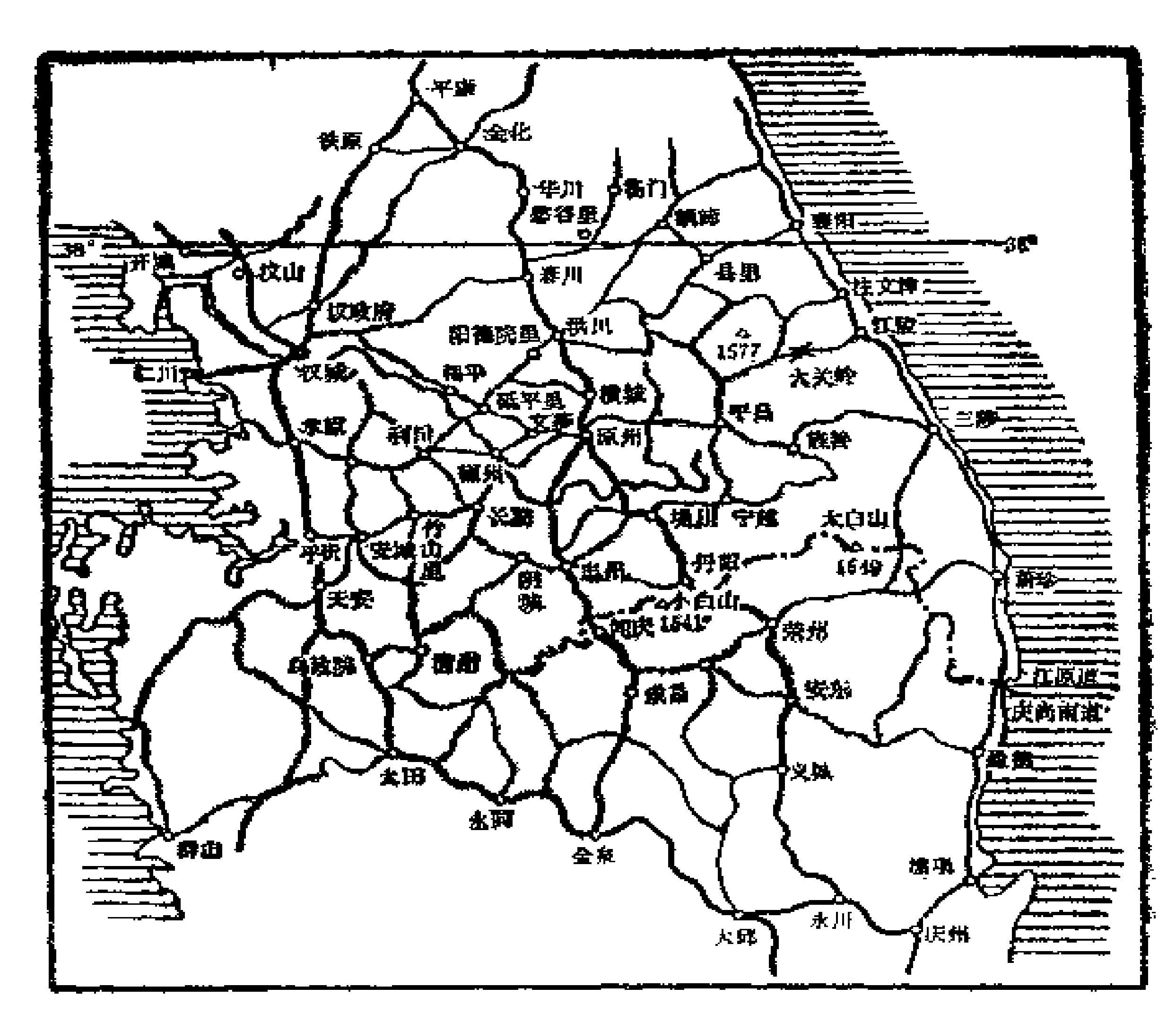


插图 2　中线和东线的关系图

恼，卫生医药材料又不足。美国公开史料写道："好象只能根据适者生存的愿望行动似的。"

但是，他们的劳苦收到了效果，有效地隐蔽了企图。12月22日的突破，好象也没有引起联合国军的注意，第二天即23日，沃克中将为授予战功奖状去议政府途中发生了事故；在李奇微司令官的手记里和第8集团军的情报记录里，都没有看到类似的内容。

12月下旬，北朝鲜第2军的主力跟随先遣的第10师，以主

力完成在平昌—宁越地区的渗透，各以一部向丹阳和安东附近南下，主力等待发动进攻的时机。

二、边境阵地的崩溃

12月28日，沿开城附近的三八线担任警戒的南朝鲜军队的警戒部队被驱逐，临津江北岸出现了不寻常的气氛。此外，从铁三角地带附近向边境南下的大纵队接连不断，表现出了发动攻势的征候。

攻势前夕　李奇微将军在其手记里写道："所有情报表明，敌人的主攻是历史性的向汉城进攻的路线，即沿着议政府道路向汉城进攻；助攻是从华川地区指向春川。"他于12月31日星期天的早晨在命令第二线师北上的同时，亲自飞往汉城的前进指挥所。他的一贯主张是："野战部队指挥官的基本责任是，到预想发生战斗的地域，对其加强防备；发生战斗时，要进入现场。这样，指挥官才能亲自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军有什么反应，正确地认识情况，做出恰当的判断。"他要求部属这样做，自己也这样实践。他回想当时的情况说："我预感到，敌人的进攻一定是在除夕这天开始。……如果敌人1月2日以前不开始进攻，我就打算回到大邱去。"

飞到汉城的李奇微将军来到美第1军和第9军指挥所交换了情报，接着又巡视了第一线阵地。战场是花斑雪覆盖的丘陵绵亘无限，一片光秃秃的寒冷的原野。所有的村庄因两次激烈的战斗大部分都倒塌了，不容分说给人以荒凉的感觉。但是，环视周围，这里应该驻守的士兵一个也看不到。这原野象海绵吸水似地把官兵都吞没了。

他一来到英军第27旅的阵地，就遇见了一位正在同士兵们一起努力加强阵地的、仪表堂堂的年轻中尉。这位中尉以

活泼的敬礼和高兴的笑脸迎接了他。但当将军问他："有什么要做的事情，希望告诉我"时，中尉却冷淡地回答说："什么也没有"。将军接着又问道："一切都做得很好吗？"中尉回答说："阁下，一切都非常好"，但立即又补充说："但是，两面透风。"

中尉诉说的意思是，部队配置得过于疏散。情况就是这样。当时的防线，一个营的正面将近10公里，这个英军排担任的正面达900米，中尉讲的不错。

但是，手里没有增援的兵力。李奇微将军勉励中尉后，返回汉城去了。就在这时，中国的大部队已经悄悄地逼近到其阵地前面。

临津江畔 除夕这天天黑不久，整个战线上开始了猛烈的枪炮声。这是中朝军队的进攻火力准备。大约经过了一个多小时，在联合国军分散的支撑点式阵地四周突然响起了军号声和哨子声，接着从前后左右向阵地一齐投掷了手榴弹。

由于支撑点过于分散，中朝军队能够在进攻火力准备期间潜入阵地附近，并且在延伸射击的同时开始以手榴弹进行突击。

中朝军队不顾地雷场和铁丝网的障碍，开始突击。当时的团长，南朝鲜军队的一位将军说："敌人转瞬间一个接一个地突进了支撑点。这时，地雷爆炸了，……尸体好象盖住铁丝网似地重叠着，估计这是敌人让第一波踏进地雷场开辟通路，企图用人体覆盖铁丝网。

这样的攻击持续了一个晚上，占领各阵地的中朝军队直指汉城南下。从残存的支撑点环视四周，阵地周围布满了尸体。中国军队反复地进行了常规的攻击，一波一波的敌人，翻山越岭急速地向南突进。

犹如潮水一般。所有的走廊、山涧和道路都挤满人流，各处残留下来的支撑点，看上去好象是被激浪冲刷的岩石。中朝军队的进攻，简直就象涨潮。

主攻，正象联合国军所估计的那样，是美第1军的南朝鲜第1师正面（高浪浦里正面）和第9军的议政府正面，助攻是春川正面。其进攻的兵力，估计是中国军队的7个军21个师和北朝鲜第3、第5两个军约10个师。中国军队担任西线正面的进攻，北朝鲜军队则在中线和东线担任正面进攻。

对汉城担任主攻的中国军队的兵力是5个军15个师。其中，1个军突破高浪浦里正面的南朝鲜第1师防线，沿北汉山脉向汉城进击；两个军分别突破南朝鲜第6师和美第24师的正面，沿涟川—东豆川—议政府道路和铁原—抱川—议政府道路指向汉城；另两个军突破南朝鲜第2师正面，指向汉江和北汉江会合点附近，企图逼近汉城的背后。

联合国军各部队依靠其火力拼命地进行防御。但由于阵地稀薄，到处有空隙渗透，受到了各个包围，逐渐开始出现崩溃的预兆。

未受到正面攻击的只有最左翼的土耳其旅、临津江下游的美第25师和东海岸的南朝鲜首都师。其他第一线的各师，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这一怒涛般的猛烈攻击。面对主攻首当其冲的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将军现在还悔恨地说："第一线的支撑点和第二线的支撑点几乎同时遭到了各个包围……，喇叭和哨子的尖声在前后左右响起……，枪炮声整个一个晚上都回荡在白雪覆盖的山野中。同各团的通信联络一个接一个地中断了……，到黎明时，司令部周围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在这次较长的战争期间，感到'哎呀，这真是！'的只有一次，但这一次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从白善烨将

军的这段话里，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战斗情况来。

在汉城前进指挥所注视着这一战斗情况的李奇微将军，作了如下的回忆：

"离开英军旅后过了两个多小时，在周围天将黑下来的时候，中国军队开始进攻了。其攻击方向同预料的完全一样。但其兵力却大大超过了预先的估计，好象不会拥有那么多的兵力似的。整个战线上的片断的战斗报告，彻夜不断地送来……，我第一线部队消灭了几千名敌人。但敌人的攻击一点也没有减弱，直到早晨，还在继续进行攻击……，清晨时已推进10多公里。韩国军队已开始溃退。"

李奇微将军好象等不到天亮似地驱车前往被突破最深的南朝鲜军队的正面。他是在实行自己的一贯主张。但是，他从汉城出发后没有走几公里就遇见了正在往后退却的南朝鲜军队。大型卡车的车箱里站得满满的，向后撤退。车上士兵们的眼睛发呆，可以看出好象只剩下一个念头，希望尽早摆脱敌人的紧追。

从吉普车上跳下来的李奇微将军，以要堵住汉江水流似的架势，叉开双腿站在道路中间，边挥动手，边喊返回去战斗。也许是不懂英语，卡车一辆接一辆地继续往前走去。既然这样，就只有叫他们撤退到能够撤退的地方，待平静下来后再令其返回前线。将军为了命令设置掉队者收容线（对擅自退出战斗的官兵进行查问和收容的界线），返回了汉城。但他同情地说："对这次溃退，有值得同情的地方。韩国军队遭到了好几次战史上没有的严重打击……，战争初期阵亡了很多有为的官兵……，受到这次新年攻势的打击时，连长以上有经验的指挥官已经很少了。"

将军请求李总统协助。总统慷慨应允。两人乘坐帆布的

联络机飞向议政府。在没有室内取暖设备的机舱里，即使卷缩在防寒服里也冻得要命。但是，李总统只着白布的朝鲜服，没有扎领结。李奇微将军好象在想，这张皱纹很深的褐色的老人面孔是不是因为寒冷而干瘪了。“这位经历过多次考验的忧国之士没有说一句不满意的话。”

不出所料，掉队者收容所里聚集着南朝鲜士兵，他们正在领取食品，重新装备。这样就控制住了第一次恐慌。

李承晚总统开始进行热烈的高谈阔论。不知不觉地在他周围聚集了很多人，听他的热情的演讲。不久，完成了重新编成的南朝鲜部队迎着炮声前进时，李总统就以流畅的英语对李奇微将军说：“请不要灰心，他们一定还能够战斗！”

1月1日夜间一度开始崩溃的第一线就这样交织着“插曲”，恢复了原状，毅然决然地对付着众多的敌人。中国军队也受到了目不忍睹的损失，如果是普通的军队，其攻击可能会停顿下来。但中国军队却毫不介意，不断地派出新生力量。

中线的崩溃 另一方面，北朝鲜第3军和第5军进攻的、以春川—原州道路为中心的中线，也以惊人的速度被突破了。特别是遭到其主攻的南朝鲜第3师，全纵深同时腹背受到挟击。紧急赶来的南朝鲜第7师刚要封闭突破口，春川以北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8师也被压了下来。

南朝鲜第2军和第3军企图恢复战线，但退路已被切断，增援部队遭到了伏击，补给线多处被切断。这是前述北朝鲜的“步行空降部队”干的，是北朝鲜第2军为了同主力的攻势相呼应而采取的行动。

这样，中线出现了大口子，北朝鲜军队的几个师一下子推进来了。如果这样放任不管，北朝鲜军队就要向大田附近

或者大邱附近突进，第8集团军必定要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

决　心　李奇微将军乘吉普车和联络机在前线师跑来跑去，时刻注视着战线上曲折变化的情况。当中线危机时，他于1月2日命令第10军（由阿尔蒙德少将指挥，主力是美第2师和第7师）加入战斗，北上原州正面。这是因为，如果不能阻止北朝鲜军队的南下，其战略设想就要落空。

但是，汉城的危机正在时刻逼近。2日下午，将军遍访了所有的军长和师长，听取了他们对情况的判断。第一线各师的抵抗似乎都达到一定限度。正在这时，中国军队弧形包围汉城的压力再次加强了，其一部好象已出现在汉江南岸。后退到下一道阵地的时机，终于来了。

李奇微将军对这一退却的决心做了说明，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本来就知道，在中国军队竭尽全力发动进攻时，汉城是不能长期保持住的。第8集团军的方针是，尽可能给敌人以更多的损失，接着就迅速脱离，后退到新的防线上。"后退命令是第二天即1月3日早晨发出的。根据李奇微将军的说法，这个向汉江南岸退却的命令是无可奈何的。它将会使朝鲜自古以来的首都汉城再次落入敌人手中。这次退却是这样组织和指挥的：

1．以美第25师（配属英第29旅）在汉城外围占领收容阵地，担任第一线军的收容和渡汉江的掩护任务。

2．美第1军和第9军平行退却，首先占领水原—杨平一线的阵地。

3．美第10军并指挥南朝鲜第2师、第5师和第8师，确保杨平—洪川一线的阵地。解散南朝鲜第2军，其所属各师归美第10军军长指挥。

4．南朝鲜第1军和第3军确保洪川—注文津一线阵地。

5、美第3师转移到平泽附近，美第1骑兵师转移到安城附近，准备尔后的行动。

三、渡过汉江

向新防线后退是1月3日下开始的，首先要组织后方车辆一辆紧接一辆地南下。这次退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聚集在汉城和仁川地区的补给品的后送问题，另一个是汉江舟桥的安全问题。

金浦机场　在金浦机场储存有50万加仑航空燃料和2.5万加仑凝固汽油弹；在富平的美国陆军后勤司令部和仁川的码头上，各种补给品堆积如山。地面军队用的补给品，随着防御计划的决定逐渐转送到天安—大田附近。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能把大量的航空燃料运送出去。因为，正如李奇微将军回忆的那样，中国军队的进攻兵力超过了预先的估计，而边境阵地只维持了两天半。

这么多的航空燃料同油罐等设施一起毫不可惜地被烧掉了。冲天的黑烟好象葬送汉城第二次失陷似地飘忽在布满雪云的空中。

此外，金浦机场的跑道上稀稀拉拉地散布着一些己方飞机使用的2000磅炸弹。南朝鲜最大的国际机场也成了象月球表面那样的麻子地面了。

汉江舟桥　汉江上冻结着10—13厘米厚的冰层，两座舟桥眼看就要挤垮了。工兵拼命地要把冻在桥周围的冰打碎冲走。这项作业关系着约10万官兵的生命。

桥的安全和交通控制的好坏，直接关系着部队的生死存

亡，这是众目所视的事情。第1骑兵师副师长C·D·巴马准将（原任第8骑兵团团长）被任命为交通协调组组长，委任以集团军司令官的名义行使的交通控制权和保卫桥梁安全的责任。

站在汉江江畔亲自弄清渡桥状况的李奇微将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是：

"对部队的退却命令，同时通报给了李总统。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集体避难的一个例子。约有一百万市民从小巷和近道出来，涌向两座浮桥。1月3日下午3时以前允许自由过桥，但不久，退却纵队的第1梯队到达桥头，所以后来就以集团军司令官的命令禁止过桥。……"

"浮桥因拥挤着通过的卡车而摇摇晃晃，……200毫米的大炮和坦克每次以69米的距离通过时，一浮一沉，江面上泛起了波浪，并且发出了令人可怕的惊响。所有的官兵都在祈祷桥的安全……，即使天黑下来了，我也不放心离开桥头。"

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第一线师的退却，进行得比较有秩序。但到了夜间，中国军队对担任收容任务的第25师的攻击，更加激烈了。美国公开史料说："中国军队的攻击是拼死命的，"或者是"不顾因连续不断的空袭和炮击而造成的损失……"。英军第29旅旅长托马斯·布洛迪将军说："如果敌人来了，要使用所有的武器狠狠地打击！大家只能根据我的命令后退。"他表示出固守的决心，很好地完成了他的收容任务。但是，皇家阿尔斯特步兵连遭到了包围，其大部分人终于没有撤回来。英军有个部队还陷入了重围，用直升机救了出来。据说，这是第1次使用直升机救援部队。

放弃汉城　1月4日，中国军队的侦察兵开始出没于汉

城郊区。南朝鲜政府迁都釜山，联合国军的前进指挥所也转移到了大邱。

李奇微将军看到了担任后卫的第27团开始撤退后，离开了位于汉城市内的指挥所。他首先把装饰在桌子上的全家照片装进箱子里……，然后把放在手提包底下的一件破烂睡衣钉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并且写下了一句话："第8集团军司令官谨向中国军队总司令官致意。"

关于这次退却，李奇微将军回忆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背靠冰封的江河进行战斗……，能够给敌人以严重的损失，收到了最大的迟滞效果。……我是担心过退却的命运即担心退却时容易出现的错误和溃败，但得知取得了以上成果，感到极大的满足。"

但是，汉城撤退时采取了同平壤撤退时一样的破坏行动，军事设施不用说，凡敌人可能利用的设施，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全都焚毁了。其实，联合国军在从那时开始大约70天后的3月14日再次夺回了汉城，而且后来再也没有丢失过，所以，从结果来看，这次在汉城的破坏行动，不免感到有些过分。然而，在当时来说，究竟能不能驻留在南朝鲜，是最关心的事情；而且正因为这个问题很难预测，所以预想了最坏的情况，采取了这一破坏措施。这个例子说明，要预测战斗情况是非常困难的。

美国公开史料对1月4日夜间汉城失陷的情景，做了这样的描写：

"警察已撤走，汉城的大街成了掠夺之城。……1月4日夜间的汉城，巨大的黑烟在寒风中飘动，喧闹的机枪声不时地响彻寂静的夜空。汉城已是三次改换其主人了。"

难　民　前面已经讲过，12月中旬汉城市的人口为120—130万人；由于战局的恶化，大约有20—30万人早已逃难。但当时在汉城估计还有100万市民是在认为联合国军不至于放弃汉城的推测和愿望下留下来的。到处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不到最后关头，市民们是不愿意离开家的。

本书第1卷已经讲过，开战前，汉城人口为150万人，6月底北朝鲜军队第一次进攻时，逃走了50万人（30%强）。但是，当时的确非常紧急，连一些必须避难的有名的将军和官员们的家属也不了解情况，失去了避难的机会，有不少人尝尽了辛酸。

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政府一宣布迁都，约有占50%的50万群众就争先恐后地开始逃难。这一定是由于记忆起不久前遭到的北朝鲜统治下的苦难。

美国公开史料谈到这次避难的情景时这样说：

"联合国军架设的两座舟桥，因为整天有各种车辆接连不断地从上面通过南下，所以避难用的狭窄的桥上挤满了人群，其中有的人被挤得从桥上掉下去了。拖拖拉拉走去的约50万难民群，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又成了流亡者的人群了。"

"这些难民都是汉城市民和从北朝鲜逃过来的人，……挤满了通往南方的所有道路，拖拖拉拉地接连不断，望不到尽头。……"

"有几千名市民从被放弃的仁川港，乘坐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的舰艇逃难了。……"

"联合国的救济机构竭尽全力向他们配给食物和衣服，进行医疗和收容。但是，受到这一恩惠的只有很少的一部分

人。大部分不幸的居民都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在死亡线上挣扎。……"

此外，李奇微将军在谈到他亲眼看到的汉江悲剧时说：

"在军用桥的上游和下游，演出了一场人类的大悲剧。在刺骨的寒风中，有几千名难民从冰上渡江，但也许是由于刚结的冰容易打滑，他们连滚带爬跌跌撞撞地逃去。紧抱着婴儿的母亲，背着老人、病人、残疾父母的男人，扛着大包袱的人和推着小型的两轮车的人们，从江北岸的堤坝上突然跑下来，从冰上横穿过去。其中，有的赶着高高地堆着行李和载着孩子的牛车走去……。公牛几乎将四条腿悬在空中，沉入薄冰里。于是，聚集的人流发生混乱，但过一会逃难的人流就会躲开那里。"

"没有人想去扶助那些跌倒的和滑滚的人。这是因为，在这悲惨的逃难之中谁也没有时间去帮助邻居。没有人流泪哭泣，只能听到在冰上的积雪里走路的啧啧声和痛苦的喘气声。……"

"看到这一悲剧的人，有着终生难忘的记忆……。"

他在1月4日接见记者时作了如下谈话，深深打动了美国国民：

"在汉江畔发生的情景……，是面临共产主义威胁的人们赤裸裸地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心情。……希望各位记者把你们自己目睹的这一人类的恐怖和悲剧的真相，如实地传达给期待和平的美国国民。"

"……如果美国有200万市民受到严寒和原子武器攻击的威胁，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200万市民被禁止从道路上通行，武装宪兵命令'要下车步行往山岗上逃'，他们将怎样保全生命呢？"

“韩国国民比较顺从，习惯于听从命令，并且具有克服困难，自求生存的坚韧性。可是，美国人体力弱，然而却刚愎、任性，主张权利，但缺乏克服困难的魄力。这样的人，遇到那种悲惨的情况时，将会以什么方法保护自己的生命呢？……”

斗争精神　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烨准将在退却途中来到了驻安养的美第1军司令部。当时，白将军脑子里考虑的主要问题是祖国的前途和整个战争的发展趋势。他曾经满怀着统一祖国的誓愿，完成了最先进入平壤的任务，北上到清川江畔，但是现在却又再次踏上了无止境的退却的路途。联合国军今后究竟是怎么打算的？祖国将怎么样？作为师长，他坦率地向直属的军长米尔伯恩将军寻问他是怎么估计的。

“你认为，这场战争将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但是，米尔伯恩军长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关系着国际政治和美国的最高政策；而且，既然不了解对方即中国是怎么想的，有多大能力，那么他作为一个军长是不可能知道的。米尔伯恩将军说：“我也不清楚。我只是按照命令竭尽全力去做。我不认为中国军队有能力攻占釜山。但我们还没有搞清楚对方的情况，所以不知道将会怎样变化。……本来是不想说的，我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很可能会撤退到日本去。”

白将军坚定了决心。他象战争初期在汉城西北的奉日川下定的决心一样，再次定下了悲壮的决心：“如果联合国军撤走了，即使剩下自己一个人，也固守在智异山上，继续战斗到恢复祖国！”

这恐怕不是白将军一个人的决心，其他将军和部队也都怀有这样的决心。这个逸闻充分地表明了当时南朝鲜军队的

官兵所处的立场和他们的想法。

第三节　北纬37度线

这样，联合国军交织着被认为是人类最大悲剧之一的南朝鲜国民的苦难，迅速退向下一道防线即大致上沿北纬37度线的平泽—原州—三陟一线。但另一方面，西线的情况和中线的情况却完全不同。

一、西　　线

西线的美第1军和第9军后送完水原的补给品，破坏了机场后，一举撤退到北纬37度线，坚守阵地。如前所述，当初预定后退到水原—杨平一线，但因中线的洪川于1月4日已丢失，该防线就不存在了。乌山高地即6个月前的7月5日史密斯支队第一次交战的那个高地也于1月5日放弃了。1月6日，由美第3师和第25师、南朝鲜第1师、英第29旅组成的美第1军占领了从平泽到安城的安城川南岸一线，由美第24师、南朝鲜第6师、英第27旅组成的美第9军占领了从竹山里到长湖院北侧的新阵地，等待着中国军队可能即将开始的攻击。

但是，出乎意外，中国军队没有尾追过来。当时，认为美军乘车退却的速度同中国军队的步行速度是有差别的。但究竟是在汉江上渡江不顺利，还是补给没有跟上，或是另有别的目的，都不清楚。正因为中国军队开始发动攻势才只有6天，所以令人害怕。

李奇微将军于第二天即1月7日命令刚完成后卫任务的

第27团战斗群[1]北上乌山察看情况，但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在西线，中国军队再次中断了接触。这使第8集团军感到莫名其妙。就是说，中国军队是由于占领汉江北岸而达到了作战目的，或者是企图从其他正面即中线扩大战果，还是以攻占汉城作为一个阶段而正在准备下次攻势，这些都无法判明。

在这种情况下，要了解中朝军队的企图，只有进行战斗侦察。1月14日，第8集团军恢复了同中朝军队的接触，并且为了缓和中线受到的压力，命令美第1军和第9军进行战斗侦察。从这方面的积极性中能大体看出李奇微将军的精神和作战习惯。他作为负责行政的副参谋长研究过中国军队，当时就把中国军队的攻势比作"鼓起的气球"，并且评述说："看准只能鼓起一周左右时间的地方，用大头针刺破一点，就会立即瘪了。"他洞察情况本质的能力即作为司令官不可缺少的能力，可以说是超群的。

狼狗作战　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少将于1月15日再次起用第25师第27团（绰号狼狗团）战斗群，命令其北上乌山。该团团长是马凯莱斯上校。他在第8集团军是最年轻的美军青年团长，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到1971年为止连续晋升为上将，现在是驻朝鲜联合国军司令官兼第8集团军司令官。

该团时常在空中联络机的掩护下，全神贯注地沿着主要道路向北前进。所遇到的障碍，只有自己破坏的桥梁和自己设置的障碍物。对乌山高地进行了侦察，但在该要点上也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只是第二天即16日，在水原以南受到了

---

① 即加强团——译注

警戒部队的机枪射击。

此外，第9军派出的营战斗群① 对水原以东37公里的要冲利川进行侦察，但在这里也只发现分散的类似警戒部队的小部队。派出大量侦察兵靠近阵地侦察，也都没有发现敌人。很多侦察兵感到惊奇的是，这里尽管是敌我之间的真空地带，但农民们仍然在被毁坏的家屋后面和山腰的横洞里继续生活。他们好象不担心明天的命运似地紧紧地靠着这块使他们降生和成长的土地。

这次取名为狼狗作战的侦察结果是："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大致在水原—利川一线，目前还不是继续南下的态势"；第8集团军知道了中国军队西线的新年攻势已告一段落。这样，第8集团军自不用说，连东京和华盛顿也都解除了忧虑。但是，同西线的平静正好相反，中线和东线的战斗却越来越激烈。

二、中线和东线

担任中线正面作战的美第10军（包括美第2师、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第5师、第8师）在左翼第9军的配合下，占领了北纬37度线阵地。但南朝鲜各师却在原州以北遭到了包围，所以美第2师为了援救他们而发起了攻击。这就是后来历时一周，同北朝鲜4个师进行血战的序幕。美第2师，从清川江退却时损失了四分之一的兵力，在汉城附近刚接收了法国营和荷兰营，进行了重新编成，并且由罗巴特 B·马库莱阿少将刚接任师长。但是，这个师在原州却落了个受到"印第安式笞刑"的坏名。

① 即加强营——译注

原州环形防御阵地　美第2师击溃了切断南朝鲜军队退路的北朝鲜军队，其援救作战获得了成功。但这天夜里，北朝鲜第2、第9和第31师等3个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对原州进行挟击。

原州是中线第一要冲，到1972年为止作为南朝鲜第1野战军司令部的所在地而闻名。北朝鲜军队如果夺取原州，就能经忠州直取大田和金泉，经堤川、荣州直逼安东和大邱。

空军和炮兵对原州周围的秃山展开了弹幕射击。但正值1月份，雪云低垂的天气很多。第5航空队冒着暴风雪和密云，出动了F—80和F—84喷气式飞机，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山顶，所以不可能进行紧密的支援。

此外，夜里的气温达零下12度，在暴风雪的秃山上眼睛睁不开，被风刮到一起的雪堆有没膝深，所以炮兵的射击和步兵的战斗都很不便。当时作为第37野战炮兵营营长而勇敢战斗的海克塔中校（后来在驻日美军顾问团担任陆军部长）介绍原州殊死战斗的情况说：

“田野和山岗上粉雪狂飞……，万物萧条，地球好象死了一样。我营在步兵阵地中间配置了炮兵连，做好了能随时向四周射击的准备，但白天没有发现敌人。凑巧，在飞来的观测机的引导下，对乘蒙古马的敌骑兵进行了射击，奇迹般地命中目标，击毙了几百名骑兵。但是，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过敌人的骑兵。射击距离为7300米左右。”

“我想，如果观测机能经常飞来，就不会陷入那样艰苦的战斗。……”

“夜里就糟糕了。必须对步兵的前面进行弹幕射击，还必须对从阵地的间隙蜂拥而入的敌人进行自卫战斗，好象是兼任炮兵和步兵的战斗。有一天早晨，在炮兵连前面20至200

米之间的地带零乱地倒着约600具尸体，其中包括一个象是敌人的团长。”

“大部分夜里要发射炮弹1—1.8万发(即每门炮发射555发到1000发)，因此几乎所有的炮都损耗很大，……幸亏，不断地得到了补给，才得以继续战斗下去。”

但是，北朝鲜军队1月7日夜里终于突进了原州环形防御阵地。第2师由这条马路到那条马路边战斗边后退；1月8日不得不在原州南面的高地一带构成新的阵地线。

右翼的崩溃　在原州血战正酣时，位于东侧的南朝鲜第3军（南朝鲜第7师和第9师）正面上，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了几件令人忧虑的事情。12月22日潜入的北朝鲜第2军和担任正面攻击的北朝鲜第3军，腹背呼应，继续南下；1月10日，北朝鲜3个师逼近原州东南32公里的堤川，其一部正在向堤川东南30公里的丹阳进击。这时原州正面的两个师也似乎在向堤川转移；而汉城附近的中国军队也出现了向东进击的征候。

这时，在堤川、安东和义城附近出现了几千到几万人的游击队，并且多次袭击了永川—义城—安东—荣州—原州的补给线。通行的车辆，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伏击；以坦克和步兵掩护的补给纵队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此外，南朝鲜第3军和美第10军右翼师的后方，不断地受到袭击，全师必须采取环形防御形式。因此，连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大邱也开始受到其威胁。

当时，第8集团军对这支游击部队的真实情况还不了解。其实，这支游击部队是由从原州东面的间隙潜入的北朝鲜第10师和原来的游击队会合而成的。他们在雪茫茫的广大山区以几十人至几百人为单位进行活动，所以很难搞清楚其

真实情况。

从以上中朝军队的作战指挥来看，同北朝鲜军队指挥的7月作战很相似。就是，企图把联合国军的主力吸引到西线正面，从中线突进到大田或者大邱，切断其退路。北朝鲜军队断然实行“军事孤立战术”，作为“步行的空降”命令第2军秘密潜入，就是根据这种作战方针进行的。而且，北朝鲜军队已经有了在一个月前通过残存在铁三角地带的第2军的活动一举击退联合国军300公里的经验，所以更是不稀奇的。但是，西线的中国军队和中线的北朝鲜军队的步调并非一致，这倒是一个令人不理解的问题。

对第8集团军来说是一喜一忧。西线出现的暂时平稳是短时间的，而中线则很可能再次重演清川江的溃退。

特别是，中线的补给线在安东附近被切断，对南朝鲜第3军和美第10军右翼的补给中断，是第8集团军最痛苦的事情。如果该战线崩溃，大邱和延日机场不用说，连釜山也将完全是空空如也。

1月11日，李奇微司令官下决心起用作为集团军唯一的预备队在马山地区紧急重新编成的第1陆战师，并且命令该师在安东—盈德一线阻止正在南下的敌人，同时担任主要补给线的掩护任务。这样，陆战师就要在远离其本来战场海岸的太白山脉一带作战。从起用誉为最精锐的陆战师进行反游击战这一点，大体可以看出这场战争的特点。

此外，李奇微将军指挥面前的第10军，对北朝鲜军队的突破口的翼侧进行反击。即以战斗疲惫的南朝鲜第2师、第5师和第8师阻止扩大突破口，同时以美第2师再次攻击原州。李奇微的这一反突破战术，自那以后成了第8集团军的常用战术。第8集团军在中朝军队进攻时，每次都固守突破

口的两翼，并且以此作为支撑实施反击。据说，这种战术在1944年春的阿登战役中曾经体验过。白善烨将军也说："李奇微将军在指挥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他每次都强调说：'遭到突破，因力量的关系，是不得已的。但是，作为敌人突破口翼侧的要点，无论如何必须固守住。只要保持住翼侧，就一定会出现反击的机会。'……"

美第2师于1月12日早晨迅速展开攻击，赶走少量敌人，夺取了原州。美军的这一攻击，北朝鲜军队好象完全没有预料到。不久就不断地出现了番号和兵种不同的部队，反复进行了无益的攻击，不仅白白地扔下一些尸体，而且对堤川附近的压力突然减弱了。很明显，这是美第2师牵制攻击的效果。因此，南朝鲜第2师、第5师和第8师取得了充裕的时间来恢复将要崩溃的态势，同时完全守住了中线。

1月13日，美第2师一察觉北朝鲜军队的攻击，就在这天夜里悄悄地撤出了原州，第二天即1月14日，对聚集在原州的北朝鲜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炮击和轰炸。根据后来的调查得知，当时进入原州的北朝鲜军队只有一个营。但是这一巨大打击，好象是沮丧了北朝鲜军队的进攻意志。第二天即1月15日，第2师为了同东面的美第7师的战线取得联系，后退到了原州以南16公里的新阵地线。但尾追的北朝鲜军队力量很弱。据报告，第2师在这次作战期间，平均每天使敌人损失1000人。如果这个数字是真实的，北朝鲜第2师、第9师和第31师的损失，共计约1万人。

此外，从堤川到丹阳急速突破进来的北朝鲜第3军的进攻突然停止：在安东附近切断补给线的游击部队也因被美第1陆战师击溃而逃到山里去了。根据俘虏供词，史密斯师长得知这支游击队是满编的北朝鲜第10师时，为其冒险行动感

到吃惊。虽说是满编师，但它穿过山间小路来到后，其物质战斗力却减少得令人吃惊，比原来的游击队还低。

这样，东线的危机好容易避免了，太白山区恢复了寂静。

另一方面，西线的情况仍没有什么变化，美第1军和第9军派出的大量侦察兵还没有发现敌人。第1军估计中国军队的主力已转移到原州方向，请求进行牵制性的攻击。这是1月15日的情况。

这样，1月1日开始的中朝军队的新年攻势，于15日全部停止了。正象联合国军所推测的那样，中朝军队的攻势持续时间约为两周；也如同李奇微所预言的那样，象气球似的鼓起来，又瘪了。据估计，第8集团军这期间使中朝军队损失了3.8万人。

美国公开史料对新年攻势中的中国军队评述说：

"中国军队摆出要继续向南追击的架式，但这次也是到第5天，其主力部队的进攻就减弱了。"

"据俘虏讲，中国兵是背着5日份的玉米面和小米开始进攻的。韩国境内的军需物资都被运走或者烧毁了，所以在粮食断绝的同时，攻击力即体力也消耗尽了。"

"联合国军担心，中国军队如果第一梯队消耗完了，就会投入第二梯队，大大增加其进攻的时间和距离。但这次，中国军队没有这样做。……"

"中国第38和第50两个军6个师进至汉江南岸，追击第8集团军……，以其一部占领了金浦和仁川之后，于7日进入了水原。"

在这次新年攻势中，中国军队只携带5日份的小米和玉米面就发起进攻，这个情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它表

明了中国军队补给能力的限度和部分企图。中国军队必须以如此贫乏的补给发动攻势的理由，估计有以下几点：

1．只能得到这么多的物资补给。就是说，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争和内战，中国的物资动员能力已经到头了，只能聚集这么多物资。此外，由于运输力不足，补给能力越往前越差。

2．但是，如果总是拘泥于补给，就会失去战机。必须在从咸兴地区转移的美第10军和在清川江畔遭到打击的师结束重新编成之前发动攻势，一举攻占釜山。时间对敌人即联合国军能起有利的作用。

3．南朝鲜本来是农业国，如果能夺取汉城附近，粮食就不会有困难。

即这种意见认为，以中国东北为基地的中国军队的进攻距离，大体上是以汉城附近为限度。这是西方各国一致的看法，同认为中国军队不想进到水原以南，中国军队没有进攻釜山的决心的主张是相对立的。

此外，这次作战还能使中国军队领悟到，缺乏反装甲和反炮兵的武器装备的中国军队，在便于发挥火力和装甲力量的西海岸地区战斗，是不利的。

这些看法，在尔后的作战中都如实地得到了证实。

三、寂　　静

在大约210公里的战线上，出现了平静的气氛。第 8 集团军虽然在中线和东线上遭受了没有预料到的危机，但大致后退到预定的阵地后却避开了中朝军队的第一击。

但是，根据判明的敌情和对经验分析的结果判断，中朝军队下次新的攻势将在 1 月20日至25日之间开始。南朝鲜警

察通知："游击队的大部队正沿着大田至永同间的京釜干线活动"；航空侦察也频繁地报告说："从水原到乌山，驻满了敌人的大部队，正在调集补给品"，"敌人的预备队和补充人员正在继续南下"；西线的进攻已于5日停止，东线的进攻也于12—13日停止，所以估计在两周后中朝军队将再次发动攻势。

第8集团军加紧整顿战线和加强阵地，加大了掩盖式工事的阵地纵深，并督促海军陆战师讨伐游击队。但是，海军陆战师专门担任讨伐游击队的任务，这还是第一次，所以其采取的讨伐战术同过去对敌人正规部队的攻击完全一样。使每个团担任一个地区的讨伐任务，但讨伐队在大多数场合下都遭到伏击，要展开攻击，游击队就逃走了。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发牢骚说："驱赶苍蝇，这本来就不应该是海军陆战队的任务！"这的确象是驱赶苍蝇，怎么也不能把不断袭击补给线的游击队捕灭掉。

随着1月20日的临近，第8集团军的战备更加紧张，加速了下道防线即锦江——小白山脉一线阵地的构筑。其计划是，如果中朝军队发动攻势，只在北纬37度线阵地抵挡一下就后退到这道防线上。

但是，西线的第1军和第9军派出的侦察兵仍然没有发现中朝军队发动攻势的征候。在阵地前面10公里范围内进行的侦察，也没有发现中朝军队。好象是预测错了。但是，当时还没有确信能够留驻在南朝鲜，象是处在疑心生暗鬼的状态。据说，1月17日再次视察南朝鲜战线的柯林斯总参谋长尽管声明："确实要留在韩国继续战斗"，但当记者问道："联合国军有足够的力量能够永远留在韩国战斗吗？"他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关于这次新年攻势即北朝鲜方面所说的第三战役，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说明。

“1950年12月31日，在强大炮兵的猛烈轰击后，朝鲜人民军部队在整个战线上全面进入了第三战役。突击部队突破了临津江、汉滩江、永平和华川以南一带的敌人坚固防线，到1月2日突进到敌防线纵深15—20公里。敌军开始了全面退却。”

“从西线汶山北方开始进攻的人民军部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解放了汶山和东豆川地区，1月4日解放了汉城。接着，渡过汉江，继续进行追击，7日进至水原——金良场一线，8日再次解放了仁川。……”

“从中线进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于1月2日在春川和加平以北消灭了李伪第3军，占领了春川和加平一线，并继续向南方挺进，协同已经进到阳德院里南方的朝鲜人民军第二战线联合部队围歼了阳德院里的敌军。8日，进至骊州地区。”

“在东线转入进攻的朝鲜人民军部队配合已插入敌军后方的第二战线部队继续打击敌人，1月4日解放洪川，6日解放横城，8日解放了原州。”

“这期间，挺进到敌后的人民军的一部分继续插进到堤川、宁越、丹阳和荣州地区，切断敌人的退路和运输线，从背后打击退却的敌人，获得了巨大战果。其另一部插进到安东附近，扰乱了敌人的后方。”

这样，第三战役于1月8日结束了。

四、停止的决心

注视着以上战况的推移，于1月12日召开的国家安全会

议，研究了麦克阿瑟将军12月31日的电报，讨论了应该如何处置的问题。杜鲁门总统阐述其见解说："如果给麦克阿瑟以有关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最新知识，他也就一定会理解华盛顿的真正意思。"会议同意总统的看法。

这一措施，是以杜鲁门私人信件的形式传达的。之所以作为私人信件，可能是因为以往麦克阿瑟发来的电报中常说："五角大楼都没有向总统报告"或者"没有搞清楚总统的真正意思就随便发指令"等等，因而想表明总统自己就是这样想的；同时也想在容易出现这样那样不和谐的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加上一些互相信赖的润滑油。

1951年1月13日发出的致麦克阿瑟的总统私人信件，14日送到了麦克阿瑟的手里。

美国的基本政策　"我们正在继续抵抗对朝鲜的侵略。关于我们的基本的国家目的和国际目的，想给你谈谈我自己的意见。……但是，这封电报，不是对你的指示，目的是想把我们所考虑的政治因素告诉你。"

"我们认为，如果在朝鲜的抵抗获得成功，就能够达到以下重要的目的：

1．能以实际行动表明，美国和联合国都不能容忍侵略；还可以告诉人们，为了对抗苏联宣扬的世界性威胁，能够团结动员自由世界国家的精神力量和能力。

2．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威力被夸大到危险的程度，结果亚洲非共产党势力的抵抗精神减弱，开始担心中国大陆的共产主义化更加增强，所以要消除被夸大的中国的威信。

3．为在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组织亚洲非共产党势力的抵抗力量争取时间，并为建立组织直接做出贡献。

4．履行对韩国的诺言（这一点关系着我们的名誉），

以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的人们，如果遭到逆境，美国的友情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5．日本能在比现在好得多的环境下缔结和约，并且对缔结和约后的日本的安全有很大的贡献。

6．能使感到共产党势力威胁的亚洲、欧洲和中东的很多国家振作起来，使这些国家明白，没有必要甘心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条件（即完全屈服），急于同共产党势力妥协。

7．给突然遭到苏联或者中国的攻击时，必须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的各国以自信和斗志。

8．促进西方各国加强防卫力量。

9．使联合国第一次正式建成了联合防卫机构，巩固了对美国自己的国家安全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自由世界各国的团结。

10．使铁幕后面的人们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的领导人正在进行侵略战争，但自由世界对这种犯罪行为正在勇敢地进行抵抗，并且给他们以警告。”

“我们现在的行动是，必须使联合国的大多数国家团结起来。所说的这些国家，不但是在联合国有席位的国家，也指那些在我们遭到苏联攻击时无论如何必须作为同盟国依赖的国家。”

“我也认为，你以中国的大部队为对手，以有限的兵力继续进行抵抗，这从军事上来说也许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下，既然你的军队还必须担负日本及其他地区的防卫任务，那就更有必要将这部分兵力作为有效的防卫力量保存下来。”

“因此，如果在不能留在朝鲜的情况下你断定是可能

的，在朝鲜近海各岛特别是济州岛继续进行抵抗，或许有可能达到前述重要目的中的几个目的。”

“即使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们要从朝鲜撤退时，我们也是由于兵力的差距而不得不撤退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使全世界都知道，在侵略行为恢复旧态之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要继续进行抵抗。……”

麦克阿瑟收到总统的亲笔信后有什么印象，是怎样理解的，介绍这方面情况的资料尚没有看到。

麦克阿瑟在其著作中写道：“我的请示，没有得到正面回答的指令，但收到了亲笔信。我立即回答‘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并且告诉参谋们‘诸位是不是从朝鲜撤退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们不撤退。’”杜鲁门只是这样写道：“麦克阿瑟上将同前次大战中的表现一样，这次也发挥了卓越的统帅作用。但是，我希望他也象军人所必须做的那样，要忠实地服从政府文官当局做出的政治性决定。”

但是，麦克阿瑟在71岁生日（1月26日）答谢老朋友帕塔逐上校送给他的祝词时给他写道：

“……在朝鲜的工作很不愉快。好容易消灭了北朝鲜军队，中国军队就突然全力以赴地扑过来了。由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限制，所以为了保持部队的团结和在某种程度上稳定整个战局，操了很多心。”

“今后将是什么样子，还很难估计。由于在政治上意见很不一致，因而在控制军事行动方面造成的严重混乱，恐怕是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即使听到要被悬挂在东方的电线杆子上咽下最后一口气，也不会感到惊恐或者冲击！”看来，麦克阿瑟心里还有想不通的地方。

可能是画蛇添足，我想介绍一下杜鲁门通过同麦克阿瑟

的争论，对他所感觉到的军人麦克阿瑟的批判。作为政治家的杜鲁门回忆说："麦克阿瑟的眼光太狭窄了，很多场合下都把判断情况的要素搞偏了。"指出了问题的原因，而他的指点可以认为是他山之石。

杜鲁门指出：

"高级指挥官们容易出现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大部分人过分依赖于要报。他们是通过其参谋归纳的形式获得情况和意见的。但是，这一点不仅限于军人，文职官员也是这样，合众国总统也不会例外。"

"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在总统的幕僚中集中了很多持有不同观点的人，而且他们都工作得很好，所以没有人一不高兴就随便辞职，也没有人注意工作评定而有话不说。因此，总统能够听到不合心意的看法、完全相反的观点和直言不讳的意见。"

"然而，在军人之中，具有坚强的信念和批评精神的人，就不得不结束其作为职业军人的经历，这是很普通的现象。所以，……"

"我在担任预备役炮兵上校时，为参谋应该怎样遂行其职务而苦恼，并且读了所有的教范，知道了教范是怎么要求的。因此，我作为总统就打算把不能被唯命是从的人包围起来作为信条，并且一直十二分地注意和努力这样做。"

"但是，军队的高级指挥官没有多少理由必须努力这样做。这是因为，军队里有个老规距即在适当的时期要调整职务。如果不调整职务，指挥官经常接收一定的报告，情况在他脑子里的形象就很可能渐渐地被歪曲了。所以，各国的军队都有着大同小异的人事工作。"

"可是，麦克阿瑟却打破了这个老规距。他多年来一直

处在朋友集团和热烈的崇拜者的包围之中。情报部长威洛比少将和民政局长惠特尼少将都是终生跟随麦克阿瑟将军的亲信。"

"所以，他对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为什么军士们聚集起来不愿意超期服役和联合国机构对西方各国有什么意义等问题都不知道，是不奇怪的。而他相信美国国民愿意参加亚洲的全面战争，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同本国国民的接触。"

国际政治　中朝军队的新年攻势开始后，每次从南朝鲜和东京带来令人忧虑的报告，在西欧各国之间妥协论就会再次高涨起来。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无论付出多大牺牲也要讲和的冲击，而且尽管周恩来总理刚发表了严厉拒绝的声明，也都再次开始摸索那个时候实行"体面的停战"的条款。当时作为这种气氛的具体反应是，以英、法两国为首的西欧各国于1月13日向安理会提出了以下停战条款：

1．建议立即停战。但必须保障这种停战不得用于准备新的进攻和隐蔽下次军事行动。

2．停战期间，双方要互相寻求永远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

3．外国军队要在适当的阶段撤兵。

4．停战期间整个朝鲜的管理，由联合国批准的委员会负责。

5．为了解决台湾的将来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等，建立包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等4个国家在内的特别机构。①

---

① 这项议案中的第1项和第2项成了1953年停战条款的基础。第3项以后各项没有提到议题上。

很明显，这个议案对于已经倾注了几万人的生命和巨大战争费用的美国来说，哪里是“体面的停战”，完全是屈辱性的投降。

第2项只是把问题留待今后解决，什么期待也没有；第3项的适当时期撤兵也只是把纠纷留到今后了，联合国的目的即“击退侵入韩国的敌人”不但永远不能达到，而且不得不作为战败的象征只确保南朝鲜的几分之一。第4项中国也不会接受，南朝鲜国民也一定会对为什么而战持怀疑、反对的态度。第5项很明显是要美国自己承认失败的条款。

如果是在一个月之前，美国岂止付之一笑，甚至会发怒。但是，战局完全变了。估计在1月13日的那个时候，渡过汉江的中国军队准备再次发动怒涛般的进攻，中线的要冲原州已经失陷，渗透到太白山脉的北朝鲜军队威胁着大邱和庆州。而且，已后退到北纬37度线一带的第8集团军正在考虑再次向锦江一线撤退。人们认为，美国从未象那时那样失去过自信。据R·M·波特说：“美国对于同拥有几亿人口和广阔土地的中国相对抗失去了自信，即使向日本撤退也是迫不得已，它已开始丧失在韩国继续战斗的意志；既然已经这样，就倾向于通过赞成西欧各国的提案换取支持的消极方针。”

所以，美国在投票表决这个议案时，为了表示“合众国希望和平，尊重西欧各国的意见”的意志，饮泣投了赞成票。

投票表决的结果是，5票对7票通过了。如果美国投反对票，就以6票对6票被否决了，因此可以大体上看出美国当时的苦衷。

当然，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反对的论调。塔夫特参议员

把这个议案说成是“合众国同意的最完全的投降”，共和党不用说，连民主党也公开地批评艾奇逊外交。但是，美国对这些责难早有精神准备，敢于下决心这么干。关于这个问题，《朝鲜战争的战略争论》一书的作者约翰W·斯帕涅尔解释说：“美国已经丧失了斗志。从对在远东的小半岛继续流血的事情本身的怀疑、西欧国家的意图、自己的世界战略和对国内舆论动向及战局发展的估计来看，美国已经达到了极限，再不承受更大力量消耗和牺牲了。”

在美国以悲壮的决心同意自己承认投降的这个议案的4天后即1月17日，周恩来总理给予了回答。其条件是：

1．谈判的结果，同意停战。

2．在开始谈判的同时，承认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

3．参加谈判的国家为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埃及和中国，地点在中国领土内。

这些条件是西方各国所没有预料到的。

据认为，其第1项“谈判的结果，停战”，是意味深长的。即从正面否定了联合国议案中的“首先停战，然后进行谈判，即在联合国军驻在韩国期间进行谈判的原则”，其目的是一边继续作战——把联合国军追到釜山或者赶下海去，一边进行谈判，并且将其军事上的优势原封不动地反映到停战条款里去。

第2项是明显地要求美国表示投降的意思。第3项提出参加会议的国家是4对3，其构成为共产党方面占优势。

这个事实表明，联合国和美国都想忍受屈辱以政治来弥补军事上的劣势，而对方则想将军事上的优势充分地反映到政治方面。这种军事优势大概就是指他们坚信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攻占釜山。这些事实和双方的意图充分说明，停战条件

即所谓政策是如何受军事形势的右左，和军事力量的分量是怎样直接影响到国际间的谈判和关系的。

约翰·斯帕涅尔评论说："如果中国在那个时候同意谈判，战后的政治地理和国际形势就会同现实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一定会更加有利。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能够作为不败的胜利者使美国怀有中国强大的印象来到会议的座位上。但是，过低估价美国的北京政府，希望继续进行战斗，以争取彻底的胜利。"

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例，即政治目的是如何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不管好坏，政治目的具有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性质，军事上的胜利关系着政治目的的扩大，或者军事上的劣势关系到政治目的的缩小和丧失。这种事例，自古以来是很多的。这次在朝鲜，也明显地表现出了这种性质。

政治目的是必要性，军事是可能性，这种说法的理由就在这里。不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军事是没有的，但没有军事保障的政治目的不但确立不起来，连目的本身也是难以存在的。

把周恩来总理1月17日的回答解释为完全拒绝的艾奇逊国务卿，为了表明联合国的决心，建议联合国做出决议"把中国定为侵略者"。但是，这个决议如果得到通过，那么经过香港连接西欧的细细的贸易渠道就会被堵塞。这是害怕战争升级，在同中国的贸易中找到一条活路的西欧各国和印度集团所不愿意的事情。这些国家回避把周恩来总理的回答看成是拒绝，继续同北京进行谈判，但北京的回答仍然是冷淡的。作为谈判的第一个议题是同意讨论停战的问题，但其代价仍然是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西欧各国的希望没有达到，其忍耐也逐渐接近限度了。

但是，不久就开始收到来自现场的好消息。如后所述，第8集团军进行的地面侦察结果证明，以往的谍报和航空侦察完全是误解，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很低，他们正在转入防御。这一军事形势的急变，很敏感地影响到联合国大会。在提出“使中国实质性投降”的意见后不到两周的时间，大会就以压倒的多数通过决议把北京政府定为“侵略者”。美国借用R·M·波特的话说：“从对中国的恶梦一般的恐怖感和神密感中解放出来了”，并且主动地重新确定了战斗的决心。于是，联合国军的作战目的重新确认为“把侵略者从韩国赶出去”，再一次恢复了当初的政治目的。

因此，军事形势的急变再一次改变了联合国的政治目的。政治控制军事，但是，政治要以军事为后盾来制定、实行和改变。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不管多么伟大的政治家，没有力量作后盾，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尼赫鲁总理就是一个例子。

1月25日，第8集团军小心而慎重地再次开始北进。钟摆，又一次摆向北方了。

战场速写　当时，在西线上被俘的南朝鲜士兵的归来，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据他们供述，很多人受了北朝鲜军队的政治教育，得到其信赖者按顺序被释放，并且要接受命令采取以下行动：

1．如果还回归部队，就劝说弟兄们向中朝军队的头顶上空放枪（炮）。

还要宣传，即使再次投降也不会受到杀害或者虐待；班长和排长如果能同其部队一起投降，可得到他想得到的待遇。

2．如果返回家乡，就把联合国军的部署情况报告给附

近的中朝军队。此外，还要以各种方法破坏联合国军的后方设施，宣传共产主义，杀害反共警察和官吏，并且编成能够同中朝军队相呼应进行起义的游击队。

在某难民检查站里发现有个9岁的男孩子被打得体弱无力，由乌致院的医院收容了。据这个孩子哭着坦白说，他混入难民中3次往返于战线，每次都报告了联合国军的部署情况，但却感到非常痛苦。第4次一拒绝报告，就受到了残酷的欧打，没有办法只好南下过来了。

这种把妇女和孩子用作侦探的事例，其他地方也很多。此外，据传说把武器隐藏在被褥和家当里企图潜入的青年人，也绝无仅有。

第四章　联合国军再次开始反攻

> 分割敌人加以攻击，歼灭或击溃。不能象过去那样只在道路上前进。首先要以火力打击，以坦克夺取，以步兵扫荡和确保。……战线不要造成凹凸不齐的状态。要随着向北推进构筑一连串的坚固阵地。
>
> 李奇微中将

第一节　从战斗侦察到攻势作战

同敌人脱离接触一获得成功，大家都放心了，但不久，一不了解敌人的动静，反而增加了不安。这大概是因为，1月中旬时第8集团军的官兵们因一点也不了解敌情由烦躁而开始感到焦急了。

不久，估计中朝军队可能开始发动新攻势的1月20日来到了。但是，北纬37度线一带非常平静。只是在大邱以北地区讨伐游击队的第1陆战师和解除智异山的包围后参加这次讨伐的南朝鲜第11师的作战还在激烈地进行，而第8集团军派出的大量侦察兵仍然没有同中朝军队接触。美国公开史料评论说："李奇微显然一定是要求取得更正确的情报。"这表现了不了解敌情的烦躁程度。但正因为国际政治处在前述的那种微妙的阶段，李奇微司令官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有责任对成为政策基础的"能否留在韩国"的问题尽早提出报告。

一、尚未发现敌人

但是，袖手旁观不能获取敌情，而航空侦察难免有错误的报告。在战场上能够取得最准确的情报的手段是战斗，即以实力进行的侦察。

1月20日黄昏，第8集团军向各军发出指令："为了干扰中朝军队准备新的攻势，侦悉我军反攻的机会，要以由各兵种组成的营以下侦察部队积极地进行侦察。"

美第9军决定以约翰逊支队（以第8骑兵团团长约翰逊上校为队长，由第70坦克营、新补充的第8骑兵团第3营、野战炮兵1个连和工兵排等组成）对水原以东连接金良场里——利川——京安里的三角地带进行侦察。在15日至16日的狼狗作战中，在水原附近遇到了兵力不明的中朝军队，发现了中朝军队的东翼。该支队于22日早晨出发，沿着竹山里——利川——金良场里公路北上，侦察了利川和金良场里一带。只遇到了少量的中国军队。但是，在这个侦察区域里还残留着没有避难地点的南朝鲜居民，围坐在小篝火周围的几个人都在考虑着今后的前途。在被破坏了的村庄里还能看到烟火，这证明在这封冻的不毛之地的战场上还有人生活。这个地区正是航空侦察人员多次报告发现部队集结和补给品集中的地区，可能是侦察军官看到这些居民们将疏散到山里的家，把搬回住处和村里冒起的炊烟、篝火烟，误认为是敌人的集结。据居民们说，不时地看到少量的中国兵，但大部队还没有来过。很明显，通过这次侦察和上次的狼狗作战，在水原——利川以南地区都没有发现中朝军队的抵抗线。

另一方面，1月23日和24日，东线的南朝鲜第1军和第3军也派出了大量的侦察兵，但在阵地前24公里以内都没有

发现敌人的影子。当时，在东部地区正是大雪纷飞，中朝军队好象是正在抓紧同联合国军脱离接触的时机，专心致志地加强战线和进行重新编成。

知道以上情况的李奇微将军计划实施大规模的战斗侦察，并命名为闪击作战。实际上这次作战成了联合国军再次反攻的序幕。但当时并不意味着象闪击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样积极的进攻，而是进行的师级规模的战斗侦察。

二、闪击作战的发动（参照插图3）

作战的目的在于边扫荡汉江西岸地区边向北前进，查明中朝军队的主抵抗线。美第1军以第25师和土耳其旅编成5个行进纵队，美第9军以美第1骑兵师为基干编成两个行进纵队，以安城川作为进攻出发线，从1月25日开始向北齐头并进。而且设置了从A线到E线的调整线。

这期间，中线和东线各部队一边进一步充实兵力一边进行侦察和佯动，保障这次作战的顺利进行。

关于这次作战的原委，麦克阿瑟写道："我已命令李奇微再次北进。首先试探性地派出营规模的侦察队，但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所以接着就组织第8集团军北进。我的计划的基本思想是，继续前进，北进到敌我双方的兵力由于补给来源的关系能保持平衡的地方。根据这一计划，我向李奇微下令：'继续前进，到碰到敌人的主抵抗线为止！'"

1月25日，各行进纵队互相保持着密切联系，开始齐头并进。这就是11月24日圣诞节攻势以来正好两个月的北进。

中国军队的抵抗很弱，只有土耳其旅在乌山的西侧遭到了猛烈的射击；在当天黄昏前，第25师第35团占领了水原南端，美第1骑兵师占领了利川，分别保住了阵地。

插图3　闪击作战(1951.1.25～2.10)

第二天即1月26日，各行进纵队通过水原——利川一线后不久，中国军队的抵抗就逐渐增强，特别是在第1骑兵师的正面战斗更加激烈。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超出警戒部队战斗的范围。据俘虏说："中国第50军的两个师担任从西海岸到汉江约60公里正面的警戒。"

各行进纵队每天向指定的调整线前进，不管有没有中国军队，都不得超过其调整线。对发现有中国军队的高地，先炮击和轰炸一遍，然后慎重地以步兵进行扫荡，并加以坚守。据说，这时以坦克和M—16自行高射机枪（12.7毫米重机枪4联装的半履带式卡车）进行近距离射击，特别有效。

此外，时常在空中的喷气式飞机一发现北进的纵队把中国军队赶出阵地外就立即对其进行捕捉，当发现中国军队在据守支撑点时就削弱其抵抗力。

这样，各行进纵队形成一条线，从这座山峰到那座山峰，由这条调整线到那条调整线，小心谨慎地、有组织地继续向北前进。

后来，这种战术被经常采用。北朝鲜军队管这种战术叫"直线战术"。

1月27日，李奇微将军决心一扫汉江南岸地区的中国军队，并且将美第3师配属给第1军指挥，将第24师配属给第9军指挥。各军长分别将其加强在右翼正面；这样，美第1军从西海岸向东以土耳其旅、美第25师和美第3师为第一线，以南朝鲜第1师主力为预备队；第9军由西向东以第1骑兵师和美第24师为第一线，以南朝鲜第6师为预备队，完成了发动全面攻势的态势，因而就由战斗侦察发展成了大规模的攻势。美国公开史料评论说："第8集团军在这里改变了作战的性质，不是侦察和扫荡敌人，而是要占领并确保土地。"

但是，到月底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激烈起来了，并且发现其第50军的正面突然缩小的征候。根据俘虏情报得知，在从水原西北侧的修理山到杨平西侧的杨子山之间，第50军的第148师、第149师、第150师和第38军的第112师、第113师、第114师，并列进行防御；航空侦察报告说，在仁川——永登浦公路沿线新挖了很多掩体。

好象在修理山①——光教山——杨子山一线构筑有相当规模的阵地。

第1军各行进纵队在1月31日发起了协调一致的进攻。于是揭开了为期6天的修理山决战的战幕。

联合国军的这次北进，中国军队好象没有预料到。当时，要渡汉江的部队和前送的补给品激剧增加。但据第5航空队报告，将其80%阻止住了。这个数字的真伪程度姑且不谈，后来查明当时中国军队在粮食问题上一筹莫展。如前所述，从汉城地区撤退时，联合国军严密注意转移或者烧毁了大米仓库。这种坚壁清野的作战，好象给中国军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禁止就地采购的中国军队不得不从中国东北运送大量的大米，加剧了数量不足的运输工具的紧张程度。这么长的补给线经常遭到联合国空军的阻击，而渡汉江是其补给线的咽喉，所以中国军队对汉江南岸地区的补给量的确是很微小的。很多俘虏诉说饿肚子。

正如已经讲过的那样，在闪击作战开始时中国军队的补给能力似乎已接近极限了。

---

① 《朝鲜人民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史》为寿利山。这里用日文原文的修理山——译注。

第二节　从修理山到汉江

闪击作战的第一天即1月25日，第25师的右翼纵队第35团到达水原南端，26日排除了轻微的抵抗，进入了有城墙的水原镇。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留在水原的老人告诉他们："中国士兵们说'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向那边山的方向走去了"。老人说的那个方向，有很多裸露的岩石给人以不祥之感的山势好象挡住去路似地耸立在那里。

一、修　理　山

这座不吉利的山峰就是修理山。通往永登浦的公路和由水原经半月场、乌南里通往素砂（称为素砂道）或仁川的碎石公路，都从修理山下面通过。

27日，第25师由西向东并列土耳其旅、第35团和南朝鲜第15团，排除逐渐增强的中国军队的抵抗，接近了修理山山麓。但未能夺取九龙洞——南山坪——富谷里——弥勤堂一线，遭到了有组织的追击炮火力的袭击。果然不出所料，中国军队好象在从修理山到光教山一带构筑了相当规模的阵地，在从山南麓的250高地到210高地的棱线上有一连串的堑壕，厚掩盖工事的枪眼从倾斜变换线附近令人可怕地俯视着下面。

知道这一情况的基恩师长的脑子里可能浮现出了马山正面的西北山。在8月上旬的"基恩作战"（参照朝鲜战争（2）第四章）中，他们以穿过西北山北麓的晋州公路和南面的海岸公路为主轴进行攻击，虽然夺取了攻击目标晋州山顶，但却遭到了潜伏在山里的北朝鲜第6师的侧击，尝到了

没有预料到的苦头。这一次，地形情况同那次作战的地形完全一样。

基恩师长拒绝了参谋们的积极意见即以装甲纵队沿着国道和砂石路突进，需要时然后再扫荡修理山，而是接受了那次作战的痛苦教训，决定首先夺取修理山，然后以装甲纵队小心谨慎地向前推进。

修理山进攻计划　师28日制定的计划是：

1. 由西向东并列土耳其旅、第35团（配属1个坦克连）和南朝鲜第15团，夺取修理山。进攻发起线为现接触线，进攻时间是1月31日晨。

2. 如果夺取了修理山，就以德尔温支队①沿国道，以巴莱特支队②沿砂石公路实施进攻。但是，这两个支队不是突进，而是根据情况掌握它们的进退。这时，土耳其旅和第35团要按照特别命令确保两个支队获得的战果。

3. 第24团仍然在掩护平泽——天安——大田公路的同时，确保水原机场。

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计划。

夺取第一线阵地　1月31日晨，准备了两天的师属全部

---

① 德尔温支队由德尔温中校指挥的第89坦克营主力、第24坦克营C连、第27团第1营（切克中校指挥）、重迫击炮排、M—16自行高射机枪排、工兵排和通信卫生班等组成。

② 巴莱特支队以第64坦克营（巴莱特中校指挥）主力和第27团第2营（马丁中校指挥）为基干。

炮兵实施了50分钟的火力准备。第35团的左翼第一梯队的第2营(麦利特中校指挥)以4门75无坐力炮和21辆坦克从700—1100米的距离上摧毁敌人的枪眼，以60迫击炮、81迫击炮和107迫击炮对半山腰上的堑壕集中进行射击，以4辆M—16自行高射机枪对可疑的地点进行了扫射。

火力准备一结束，左翼第一梯队的F连边喊叫边发起攻击，向250高地接近，并且在射程延伸到山的反斜面的弹幕的掩护下，登上了光秃的岩石山峰。

中国军队的抵抗不太激烈。尽管在阵地前受到迫击炮弹幕射击，突击之前受到若干侧射火力和手榴弹的杀伤，但仍然在中午的时候夺取了250高地。连的损失是亡2人，伤29人，数量不算少。但丢弃在山顶上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为43具，都是遭到迫击炮和无坐力炮弹片杀伤的。

右翼第一梯队的E连（格兰德中尉指挥）正面，在同攻击目标210高地之间有一块宽900米的水田。因此，中尉要求以105榴弹炮和81迫击炮进行烟幕弹射击。但仅以81迫击炮进行了射击，结果只能覆盖20%左右。

于是，中尉就命令以60迫击炮和57无坐力炮进行急射，部队跑步通过了这块水田。幸亏掩护射击很准确，部队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但这天早晨的跑步通过，是对今后可能遇到艰难困苦时的充分考验。

此外，在这次计划外的射击中，60迫击炮发射炮弹105发，还剩了80发，这也是一个不吉利的预兆。60迫击炮是因57无坐力炮发生故障才进行这种射击的。

发起攻击时，E连现有人员174名。其中，南朝鲜兵15名，当天早晨刚编入的补充兵18名，配属机枪排25名，所以经历过多次战斗的美国兵只有116名。

60迫击炮剩下的炮弹只有80发。其他各种武器的弹药携行量分别如下：

步枪手：每人2颗手榴弹、2个弹夹和1个弹带；马枪（骑枪）：4个弹夹；60迫击炮：185发（其中榴弹155发，烟幕弹30发）；57无坐力炮：30发（其中榴弹10发，反坦克穿甲弹20发）；轻机枪：6—7箱；重机枪：8箱。

食品：决定运送温饭，不携带；此外，考虑到不在山上住宿，所以大衣、毛毯和换穿的袜子也都没有携带。

从弹药携行量少和其他一些情况来看，好象没有预计到E连要参加下述那样的激烈战斗。

E连气喘吁吁地接近的210高地棱线，是个被丛林覆盖的、多岩石的、很难攀登的山峰。所以，左翼第一梯队的第2排和右翼的第1排分别成一路纵队，偷偷地从这棵树到那棵树，从这块岩石后面到那块岩石后面，边跑步边移动向山腰攀登。

不久，一爬到半山腰，中国军队就开始进行阻击了。中国军队的兵力估计有12—16人。无奈是从90—130米左右的山顶上向下射击，所以在隐藏在岩石后面的士兵头上纷飞的跳弹声音听起来象蜂子叫似的。

但是，各攻击排由丛林到岩石后面，由岩石后面到丛林，以跃进方式逼近敌人，紧跟齐投的手榴弹炸点冲上去，夺取了210高地。

一登上山顶，发现在F连攻击中被从250高地上赶下来的约50名中国兵跑到前面120米左右的地方。第2排排长西布莱立即组织其全部火力进行射击，打倒了20人，其余的人向253高地退去。

E连攻占210高地的时间，约是中午12时30分左右。在山

顶和附近的堑壕里，残留着几十具尸体，散乱着被炸飞的枪械等，这些都说明了炮击的激烈情况。

210高地同250高地和218高地一样，以其倾斜变换线为中心，四周修建了很深的堑壕；在各重要的地点，还构筑了105榴弹炮也难以摧毁的圆木结构掩盖工事和掩蔽部。这是敌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修建成的坚固阵地，而大约用了3个小时攻占该阵地的E连却也感到惊讶。这是因为，奇怪的是夺取该阵地的E连竟没有损失一个人。

但是，这个谜很快就解开了。修筑在正斜面上的阵地，经过50分钟的火力准备后几乎全部被摧毁了，而从射击孔飞进去的57无坐力炮弹把里面的机枪和人员全炸飞了。因此，E连攻击时幸存的中国兵，好象只有残留在掩蔽部里的十几个幸运的人了。营的战斗记录称赞57无坐力炮射击枪眼的战果说：“对设在高地正斜面上的构筑物，不管它多么坚固，57无坐力炮的射击总是非常有效的，是有价值的，这一点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得到了证实”。这说明，对拥有优势火力的敌人进行防御时，如果把阵地线选在正斜面上，结果就会白白地成为敌人的饵食。

实际上，中国军队自10月下旬参战以来，认真地进行防御，这还是第一次。在清川江畔第一次受到美军炮击的洗礼时，中国第66军在其题为《云山战斗经验的基本总结》的战斗经验初步报告中说：“坦克和炮兵的协同战斗力构成了美军冲击力的主体，……其各种火炮具有很强的威力，而且机动性好。空军对地面目标的攻击力很强，……其阻滞作战使我们最感头痛……”他们虽然认识到美军的强大火力，但其认识还没有反映到战术上来，仍旧是沿用对日军作战和国内战争中常用的战术。

这样，修理山的第一线阵地很容易地回到了联合国军的手里。在麦利特营夺取250和210高地的同一时候，左翼的土耳其旅和右翼的第1营分别以同样的方法夺取了285高地和从181高地到128高地的棱线。

战机 E连夺取210高地结束重新编组后，格兰德连长用望远镜观察下一个攻击目标253高地时，发现中国兵正在山顶附近慌慌张张地修工事。从草幕洞的村庄里出来的几十个中国兵正在急速地跑着向该高地爬去。

格兰德中尉判断："敌人没有料想到第一线阵地会这么早就丢失了，所以正在慌慌张张地配备第二线的253高地"，认为如果抓住这一空隙就能很容易地夺取该253高地。于是，向旁边的第3排排长阿卜拉哈姆中尉寻问："如果现在攻击，是不是能够轻而易举地拿下253高地？"排长很有勇气地回答说："现在马上攻击，能够夺取"。时间是12时35分。

于是，格兰德连长就向麦利特营长报告说："我打算现在马上开始攻击，所以请求支援……"，营长的回答是"等着"。眼看着就要失去战机的格兰德连长反驳说："现在敌人正在慌慌张张地进行调整部署。如果失掉时机，不付出大量的损失就不能夺取253高地。"没有看到253高地上的微妙情况的营长，好象不相信敌人在这个要点上正在慌慌张张地进行调整部署，说："敌人慌张，也没有便宜事。正在请求直接火力支援，等着吧"。于是，格兰德连长请求说："至少想请以炮兵进行压制。连的迫击炮炮弹剩下不多，57无坐力炮因故障不能射击。"但因营长担心炮弹的破片危害不久飞来的支援飞机，而没有同意。

没有办法，格兰德连长只好等待所谓"不久飞来"的支援飞机。但是，过了1个小时飞机还没有出现，不久253高

地上的中国军队开始射击了。机枪的弹雨向连的头顶上倾注下来，在岩石上跳起来的跳弹，发出令人可怕的声音在前后飞来飞去。

过了两个小时，支援飞机还没有来。在寒冷的山上遭到了扫射的E连等得不耐烦了。在快到15时的时候，接到了营部的命令：

“以炮兵和迫击炮进行支援，要迅速夺取253高地！空军的飞机不久就会来了。”不知什么原因，支援飞机迟迟不来。失去这一机会，格兰德连长感到非常遗憾。

为了慎重起见，格兰德连长观察了炮兵和迫击炮火力准备情况，不久看到253高地被炮火硝烟包围，就发出信号开始攻击。阿卜拉哈姆排开始顺着岩石后面前进。他们前进了20米就发现在右侧山北面的深堑壕里有两个中国兵正在操纵迫击炮。迅速捉住了这两个中国兵，但其中有一个人是军医。没有时间查明为什么只剩下了这两个人。但官兵们都相信，这是中国军队顽强的战斗意志的证据。可是，在发生这件事期间，炮兵和迫击炮的支援射击停止了。

阿卜拉哈姆排又前进了30米将要下到253高地下面的鞍部时，253高地上的两挺机枪和大量的步枪一齐开始射击了。从大约300米的棱线上往下射击的枪弹在全身都暴露在正斜面的官兵们的身边飞来飞去。全排象往下滚落似地跑向鞍部，随意分散到隐蔽处。这是在进攻山脊过程中最容易遭受损失的一瞬间。拼命地跳入岩石后面的阿卜拉哈姆排长喘了几口气后着急地以无线电报告说：“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但格兰德连长预感到支援飞机不久就会飞来，所以指示他们要暂时忍耐一下。时间是15时30分。

隐蔽在山麓鞍部的阿卜拉哈姆排，虽然山顶上的中国军

队看不到，但敌人的火力却不断地向头顶上倾注，在他们刚跑下来的斜面上也扬起了尘土。正象在大陆战场上经常出现的那样，可能是中国军队正在盲目地进行射击。这是因为，逼近脚下的敌人是些令人可怕的人。格兰德连长要求炮兵和迫击炮射击。他们不失时机地打得高地上硝烟弥漫。但是，中国军队也没有停止射击，随着硝烟的稀薄，其火力更加激烈。进入棱线后面掩体里的敌人，确实是很难压制住的。

这时，在通向草幕洞的棱线上的第1排开始受到中国军队几十人的反冲击。但同时又发现了从草幕洞的村庄里以A型背架向253高地运送迫击炮和弹药的一队人。位置是在阿卜拉哈姆排的右前方250米处。但是，阿卜拉哈姆排不能转身，情况是很危险的。然而当格兰德连长把身边的轻机枪架在棱线上一射击，背运弹药的一队人就扔掉了东西，四处奔逃。中国军队以反冲击和射击压制E连，并且企图在这期间加强253高地，但正在危险的时候这一增援也被阻止了。

空军的支援飞机还没有来。不久，被第1排击退的中国军队开始从草幕洞南侧的高地上对阿卜拉哈姆排进行侧射。贴伏在山麓躲避头顶上的敌人火力时（这时通常都很密集），受不了敌人的侧射和背射。阿卜拉哈姆排长立即请求撤退。因为，如果磨磨蹭蹭，可能会被全部消灭。知道情况危急的格兰德连长迅速向麦利特营长报告。但回答是“不能撤退”。于是，格兰德连长争辩说：“阿卜拉哈姆排可能会被全部消灭，……”。营长回答说：“空军的支援飞机很快就要来了，再忍耐一下。”但是，格兰德连长已经不能再忍耐了。所谓就要来的空军支援飞机，等了4个小时还没有出现，天快要黑了。而且该排的撤退要争分夺秒。格兰德连长大声嚷道：“支援飞机即使飞来，也来不及啦！”

另一方面，麦利特营长也在为进退问题而感到困惑。因为，空军的支援飞机可能就要飞来了，如果这时因胆怯而撤退，就会失去难得的有利战机；但是，如果阿卜拉哈姆排已开始受到侧射，那么即使把253高地变成火海，也不可能进行突击，甚至会被全部消灭。在第一线指挥官的心里，要遂行任务的冷酷的心，同爱惜部属的仁慈的心在进行斗争，麦利特营长考虑得烦恼极了。

但是，支援飞机还没有出现，情况是必须分秒必争的。麦利特营长终于接受格兰德连长的要求，申请炮兵和迫击炮射击掩护撤退。因为他考虑到，同空军飞机来时受到的指责相比，飞机不来时遭到的牺牲更大。

全连以火力压制能看到的敌人，18门火炮和8门107迫击炮各发射了9发炮弹，共计发射了234发炮弹。阿卜拉哈姆排利用这次炮击，一下子跑回到210高地的山北面。全排遭受的损失是，亡2人，伤2人。这可以说是从距离敌人很近的地方进行昼间撤退成功的一个例子。九死而获得一生的官兵们发牢骚说：“等待空军的攻击，结果没有赶上公共汽车！”并且责问连长说：“我们连为什么不在敌人还没有调配兵力时进行攻击呢？”格兰德连长也有这种心情，但他不能解释为“营长……”，只好在心里向部属道歉。特别是阵亡的两个人，都是这天早晨刚来到连里的补充兵，连姓名和面孔都还没有记住，实在是可怜。

阿卜拉哈姆排撤退下来了，所以炮火开始向进到右翼的向敌斜面的第1排集中，有几个人负了伤。格兰德连长把这个排撤退到我方斜面上，等待着敌人火力减弱。

16时30分，没有指望的A—7海盗式攻击机编队好容易出现了，并且进行了火箭弹攻击。但是，海盗式飞机的攻击

不是对253高地，而是对耸立在其后面的修理山山顶进行的。而且，没有投掷营部要求的凝固汽油弹和白磷弹，后来据俘虏说，这次火箭弹攻击完全没有给他们造成损失。因此，这天对253高地的攻击，无所作为地停止下来了。

日落之前，发现在阿卜拉哈姆排进入的鞍部有两个人。误认为美国兵的几个人一招呼说“快回来！”，这两个人就拼命地往253高地上跑。象是下来搜寻粮食的。

2月1日的早晨来到了。柔和的红太阳映照着群山，不久就高高地升起来了。253高地变得鸦雀无声，象没有人似的。派出侦察兵一看，在堆着尸体的地方只是散乱着毁坏的苏制轻机枪和步枪。格兰德连进入253高地，为下午的攻击进行准备。

血岭 格兰德连下午攻击的目标是修理山(474高地)。整个计划是，左翼的土耳其军队攻击440高地和431高地，右翼的第1营攻击从修理山东北的高地到422高地的棱线。

但是，随着下午的到来，黑云低垂，炮兵和迫击炮无法进行支援，攻击推迟到明天即2月2日进行。格兰德连一边为防备敌人的反冲击构筑阵地，一边准备明天早晨的攻击。

格兰德连为避开敌人从头顶的修理山上进行的直接射击，把主抵抗线设在分水线的后面，夜间在前方50米的地方配置了复哨。复哨携带着警报用的手榴弹或者音响电话，一发现敌人接近，就立即报告，后退，主力部队也根据其警报到达配置的位置。当初，美军部队大部分都是按照在学校学习的那样把主抵抗线选择在山的倾斜变换线附近。但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痛苦教训，即在理论上最便于发扬防御火力的这条抵抗线，会成为进攻者火力袭击的目标突然受到压制，在未射击之前就出现很大的损失。所以，在南朝鲜的地形上

格兰德连所采取的防御方式最优越，这是第一线部队自然而然地学来的。

但是，这天夜里风雪弥漫，一片昏暗。在这露天的山上度过一个通宵是非常困难的。可是令人担心的反冲击也没有发生，平安无事地天亮了。

2月2日早晨雾仍然很大，而这天的攻击也令人担心。10时30分，土耳其军队和E连在隆隆响的炮火支援下发起了攻击。左翼第一梯队的第2排（西布莱少尉指挥），沿着由474高地通向253高地的山脊左斜面的小路，成一路纵队前进，右翼第一梯队的第1排在右斜面上攀登，第3排（阿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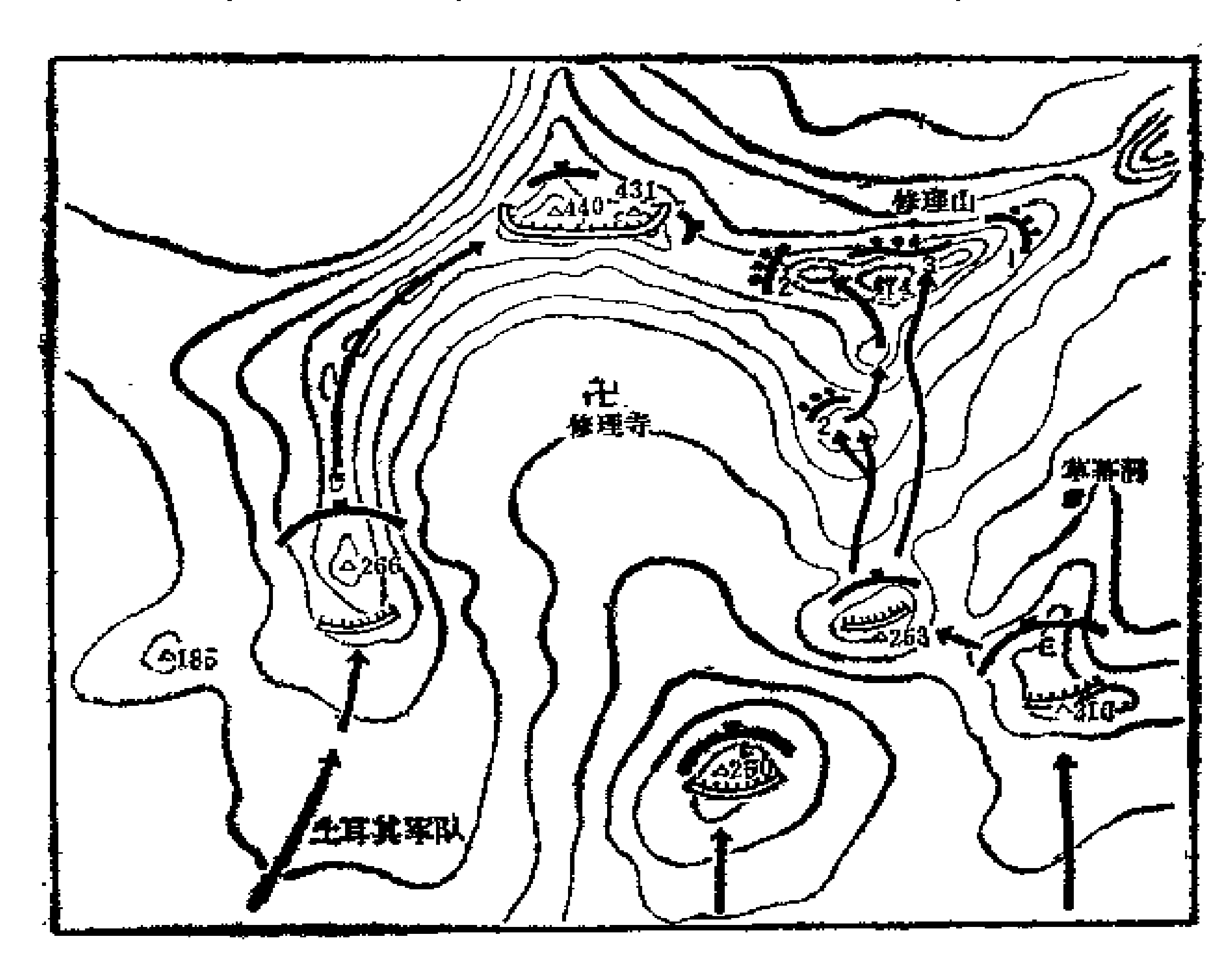


插图4　2月2日的攻击

拉哈姆中尉指挥）作为预备队留在253高地上。60迫击炮和57无坐力炮从253高地上进行支援。攻击目标修理山有200米的高差，而且阵地地域是陡石山，所以为选择重武器的阵地费尽了心思。

第2排在刺胸的岩石上攀登，12时左右好容易才爬上474高地一端的秃山，歇了口气。或许是因为没有敌人，一点也未遭到射击。但是，登上距离约700米、比高200米的秃山，用了1小时30分的时间。

第2排在秃山上一展开，准备攻击山顶，就突然遭到敌人的急射。这是从431高地上打来的。立即要求60迫击炮给予火力支援，发射的炮弹准确地命中圆顶，射击就停止了。

全排登上了第二个山包。这时又受到了敌人从431高地的岩石后面进行的零星的射击，但他们很容易地占领了修理山西端的高地；第1排也夺取了东端的高地。这样，E连就不流血地占领了攻击目标修理山。但是，修理山是一个象猪脊背似的尖形山脊，所以主抵抗线不得不选在正斜面上。

另一方面，左翼的土耳其军队也很容易地占领了440—431高地，并且配合E连进行了防御配备。这时，土耳其兵本来稍微注意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的，但是由于攻击期间几乎没有受到敌人的射击，所以好象认为本来这些陡石山上已没有敌人了，对潜伏在山顶上的中国兵没有察觉到。实际上，在440—431高地的南坡上构筑有伪装严密的、以圆木构造的隐蔽火力点和掩壕，互相之间由掩盖交通壕连接着，里面架设着电话线，并且构筑有能生活一周的设备。因此，兵力不明的中国兵憋住气放过了在头顶上通过去的土耳其兵。

E连在修理山上的防御配备，如插图5所示。但是，由于受到来自东侧棱线岩石后面的狙击，加之秃山上被岩石覆盖

着，所以未能挖掘掩体。官兵们将小石子和砂子集中起来，筑成胸墙，隐藏在其后面。

不久，步兵排完成防御配备，所以格兰德连长叫火器排上来。该火器排用了1小时30分钟的时间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刺胸的陡坡。但其弹药只携带了60迫击炮炮弹36发和57无坐力炮炮弹8发。实际情况是，沃莱斯排长担心剩下的弹药不多，但连里没有南朝鲜搬运夫，距离最近的弹药所也有3.5公里，又是在夜里，所以过于着急，终于就那样爬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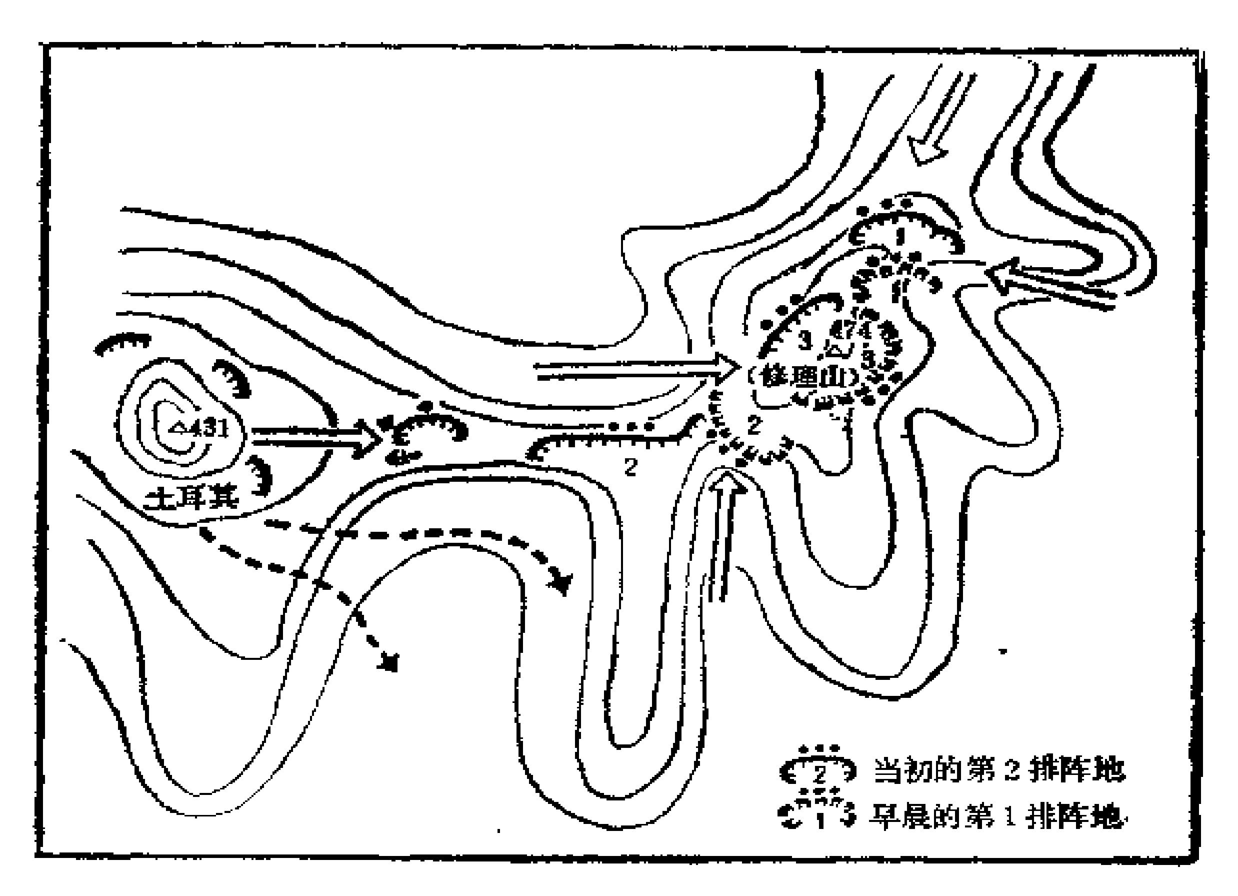


插图5　E连在修理山上的防御配备略图

来了。他们完全明白，要把弹药扛到450米高的山上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弹药的补给当然必须由上级部队给予照顾。但不知为什么，营里好象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在第1排进入配置位置时，乔恩萨德排中士发现有一部分人在右前方的棱线上成两路纵队正在向连的背后前进。其位置是在机枪的射程内，但因雾很大，不能识别敌我。格兰德连长向营部寻问，但营部也不知道。“那么开枪看看吧”，刚这么一说，又想“可能是土耳其军队……”，结果就没有开枪。放心不下的格兰德连长又直接向土耳其旅司令部打电话寻问，但不巧没有会讲英语的军官。他有一种不吉利的预感，继续监视着这些人的去向。但不久天黑下来了，这些人看不见了。当时，他的心情表现为“极度的焦燥不安”。

到了夜间，麦利特营长派出传令兵要G连向253高地前进，以便能在最紧急的时候迅速支援E连。可是，在夜暗中找烦了E连的联络兵喊：“E连！E连！”乔恩萨德排的士兵大声回答：“E连在这里。”但联络兵好象没有听到，仍然继续呼喊。这时，有支部队边从暗处招呼说“我们是土耳其兵，是土耳其兵！”边接近过来。而且还大声说：“E连吗？现在我们到了。”但是，格兰德连长觉得奇怪。该部队通过的第1排正面比较平坦的棱线是中国军队的狙击兵昼间出没的地方，所以对该部队没有遭到射击就过来，感到怀疑。但在夜暗中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难以名状的不安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土耳其军队的上尉来到了左翼的第2排阵地。他说：“土耳其营阵地的右翼是在西面500米的431高地上。两军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间隙，想以一部分兵力封闭住。……”这位土耳其军队的上尉是前来联系这件事的，完了以后就回去了。所以，西布莱排长立即打电话报告这件事，说已经知道现在来到第1排阵地前面的部队不是土耳其军队。但无法知道右翼情况的排长没有立即报告。

突然，第1排的阵地上飞来了手榴弹，并且遭到了机枪和步枪的射击，是从15—20米左右的前方岩石之间投射过来的。遭到这突然射击的官兵们离开自己的堑壕，分散到岩石后面去了。乔恩萨德上士想怎么也不能击退敌人，就把全排撤退到35米左右后方的岩石后面去了。

在与这一奇袭几乎同一时间，土耳其军队阵地的方向上也刚刚响起了一阵枪声。不一会儿，满身是血的3个土耳其兵跑到第2排阵地上来了。并且用手势和姿势告诉说他们全营都被击退了。感到吃惊的西布莱排长立即跑到格兰德连长附近报告了这一情况。但格兰德连长好象认为"土耳其兵不会害怕这么点枪声就往后撤退吧"。这是因为，在战场上以愿望支配判断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果土耳其军队撤退，修理山山顶上就只剩下了E连，所以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了那种情况，局势就困难了。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格兰德连长对西布莱排长指示："如果受到来自431高地方向的攻击，就将向左翼伸出的班撤回来"，说完就叫他回阵地去了。

西布莱排长一回到排里，有16个土耳其兵正在等着他，并且向他报告情况说："我们坚持战斗到最后，但怎么也抵挡不住。……"西布莱排长阻止他们下山，并且以手势建议他们共同战斗，他们很快就同意了。这天夜里，顺利地继续战斗过来了。

不久，连部炊事员把热饭送上山来了。他们告诉说："左边和右边都受到了射击，但总算顺着棱线爬上来了。途中，还遇到了很多土耳其兵混乱不堪地往山下跑。"因此，格兰德连长判断，土耳其营肯定已经撤退了，并且在立即指示第2排将左翼的班撤退下来的同时，向麦利特营长报告情况，请求对土耳其军队放弃的431高地进行炮击。但是，当营长向

土耳其旅核对这一情况时，土耳其旅旅长很生气地坚持说：“不会有这种事情。现在土耳其军队正在确保着440高地一带。在以后的5小时内不会改变现在的计划，……”。正好在这个时候，大约有30名土耳其兵闯进了麦利特营长的指挥所，向营长讲述了这件事。但土耳其旅旅长只是反复说“不可信”。麦利特营长感到很麻烦，结束了同这位旅长的谈话，并且用手势问逃跑回来的土耳其兵，他们说：“不仅土耳其军队，美军也放弃了山上的阵地。”麦利特营长感到吃惊，向格兰德连长打电话寻问，格兰德连长也很吃惊。他很纳闷，营长为什么这样质问呢！因为在拼命战斗的时候，听到了这样被人怀疑的质问，岂能不令人生气。在这种时候，如果这样得不到信任，就会自暴自弃，就可能因此失去上下之间的信任。格兰德虽然回敬了几句，但不久就明白了营长的疑问，他回答说：“虽然情况越来越困难，但我连一定固守山上的阵地”，然后挂上了电话。

不久，敌人再次向第1排进行短促射击，15分钟后又投掷了手榴弹。约有20名中国兵刚一接近过来，就按哨声信号一齐投掷手榴弹。因此，有5个人负了伤。中国兵在岩石后面一边忽隐忽现，一边积极地投掷手榴弹。但是，官兵们都蹲在两米多高的石墙后面，不能进行射击。于是，最后只能返投手榴弹，但每个人只带来两颗手榴弹，很快就投光了。可是，中国军队好象取之不尽似地投掷手榴弹。

这时，位于中间的第3排也遭到了敌人手榴弹弹幕的驱赶，被追到了山顶上。因此，中国兵就猛烈地往上投手榴弹。但碰巧，很多手榴弹被修筑在山顶上的石堤反弹回去，在本人的头顶上爆炸了。

不久，第1排损失的人员达到10名之多，因此格兰德

连长将其撤到第3排的右翼位置上，并且以60迫击炮对原阵地进行了射击。沃莱斯上士立即在110米的射击距离上发射了其拥有的全部炮弹（36发）。炮击的效果不清楚，但由于这次炮击，中国军队的攻击好象暂时停止了。沃莱斯上士把全部炮弹发射完后，没有事，就亲自值夜班。他不顾飞来飞去的机枪子弹和在脚下爆炸的手榴弹，在环形防御阵地里到处走，看到将要睡熟的士兵就一边吆喝“振作起来，伙家们！”一边把他们踢起来。在经历过多次战斗的军士中这样的豪杰是不少的。就是说，象上士这样忘我工作来抢救生命的官兵是很多的。这是因为，那天夜里特别冷，连平地的水原也下降到零下7.7度，而在标高470米的修理山山顶上比这还要低3度。而且，能够挡住夜风的掩体不够，睡袋和防寒衣不用说，连大衣也没有带来，所以睡觉就意味着要冻死。此外，格兰德连长还指示补给人员说：“要代替睡袋和防寒装具，多搬运一些枪炮弹来，那怕多一发也好。”所以连补给防寒设备的指望也没有了。因为格兰德连长想，虽然可能会因冻伤而失去手脚，但如果没有枪炮弹，生命就保护不住。

但是，由于激烈的战斗动作脚掌冒出的汗水在鞋里冻冰了；整个一个晚间光着手战斗的结果，很快见效了。据战斗后的调查，没有一个人没有冻伤，格兰德连长冻伤了3个手指，阿卜拉哈姆少尉和沃莱斯上士各冻伤了两个手指，乔恩萨德上士冻坏了耳朵，其他幸存的所有人员也都受到了大同小异的冻伤。这就是说，在修理山山顶上的防御是对敌人和寒冷两个方面的战斗。

中国军队击退第1排后，照样继续向山顶上攻击，逼近到15米左右，但只投掷手榴弹而没有突击进来。山顶上的第3排蹲在石墙后而进行了还击，但不久就报告说：“怎么也

坚持不下去啦。”然而，当时对格兰德连长来说，除了“坚持到早晨”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格兰德连长在比山顶低30米左右的西南侧的山北面指挥战斗。当他在反复考虑怎么办时，突然觉察到第64炮兵营的观测军官在旁边。后来想，处在战斗漩涡里的时候，会忘记平素不怎么考虑的事情。格兰德突然想到炮兵，立即要求炮兵进行弹幕射击。炮兵发现了山上的步兵，不久就开始射击了。但大部分炮弹都越过了马背一样的山顶，一部分炮弹只在半山腰上炸出了一些弹坑。沿着山脊紧紧地贴在反斜面上的中国兵越来越接近，而且越来越多地投掷手榴弹。格兰德连长拼命地引导射击，但无线电联络很不随心。格兰德急得发脾气，要求把炮兵的射向变换到原来土耳其军队的阵地，同时依靠连续发射照明弹，停止了引导。原因是，3部无线电台被打坏了两部，剩下的1部必须用于同营和排的通信联络。有线电通信在中国军队开始攻击不久就被切断了。

不久，155榴弹炮就向山顶上空发射照明弹，照亮了几公里的范围。因此也带来了暴露E连配备的不利情况，但官兵们的士气马上高涨起来了。在照明弹闪亮的瞬间，格兰德连长发现有一大队人成一路纵队象蛇行似地从431高地接近过来。这一队人很快就不动了，好象是死了一样。但格兰德连以其全部火力无情地对其进行了射击。过了一刻钟，中国军队出现了动摇的样子，不久就四处逃散，消失在山北面去了。

但是，2时15分左右，当照明弹拖着长长的尾巴一消失在谷底，中国军队就开始从431高地的山麓附近进行猛烈的射击。这时，炮兵不失时机地集中进行了拦阻射击，但好象没有什么效果。不久，中国军队象“潮水般地进攻到第2排

前面，其一部突破了第2排和第3排之间的接合部，到达山顶了。在结冻的474高地的山顶上，开始了非常激烈的白刃战。

这时，看到头上一场厮打的格兰德连长或许认为一切都完了，向麦利特营长报告说："阵地被突破了，我连两翼已被摧毁。没有指望再继续固守下去了。"但是，山顶上的第1排和第3排在这个时候幸亏得到空中的照明，谁也没有下命令，他们自然地对突然接近背后的敌人进行了射击、突击和格斗。在这瞬间的战斗场面中，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保卫自己的名誉和生命了。

中国军队在山顶上留下了12具尸体，在第2排正面约伤亡了100人后撤退下去了。作为一次突击中的损失，这是很大的。但格兰德连付出的代价也很高。包括炮兵观测军官在内的3名军官和40名军士负伤，3人阵亡了。阵亡人员少的原因，可能由于这场战斗主要是手榴弹战。此外，这次防御之所以获得成功，很多人说是照明弹起了作用。格兰德连长说："照明是决定战斗胜利的主要因素。"战场再次平静下来了。但时间还是3时左右。

刚一指示进行重新编成，第3排就来报告说："在山顶上能够战斗的兵力还有9个人。"格兰德连长将传令兵、通信员和迫击炮手集中在一起，由沃莱斯上士以下10个人编成了一个班，派往山顶增援。此外，检查了大约30名重伤员，决定对伤势重的8人进行后送。但有几名重伤员不愿意后退，坚持战斗到早晨。

从那以后到5时的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双方进行了对射。以每10分钟两发的比例，向上空发射照明弹，照出了在山上活动的一切迹象。中国军队利用这一亮光，从431高地

和第2排阵地前90米处的岩石后面以轻机枪和自动步枪断断续续地进行射击。其目的可能是为了使格兰德连的弹药消耗光。格兰德连不时地进行了还击，但不久其弹药就用完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很注意节约使用弹药，但不知不觉地就把轻机枪子弹用光了。过了5点时，大部分自动步枪的子弹也都用光了。官兵们的情绪更加不安。这时，格兰德连长报告说："如果继续照明，并且对西侧的山脊进行炮击，就还能够固守阵地。"但营部为什么不补充弹药，给予增援呢？其原因不清楚。

6点时，第2排和连部的后面，突然同时受到了攻击。一边以步枪和轻机枪胡乱射击一边逼近的中国军队，照例展开了手榴弹攻击，不一会就军号也不吹地冲过来了。这时，跑来增援第2排的沃莱斯上士大声喊道："凶恶的家伙！吹军号试试看，把军号给你们打进屁股眼里去。"以此为转机，全体人员一唱一和，振作士气，终于击退了敌人。沃莱斯上士的话确实不文明，但在战斗场合下有时很普通的机智就能挽救危急。

这时，格兰德连长好象逐渐达到筋疲力尽的地步。他想，两翼发生的奇妙的一唱一和，是不是在过于激烈的战斗中大部分官兵发疯了，急忙向麦利特营长报告说："请求立即给予增援。我连已陷入溃败或覆灭的危机。"麦利特营长劝戒说："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但这可能是由于山上的枪炮声还没有使位于253高地背面的麦利特营长受到震动。

但是，山上的激战确实已接近结束。第2排对逃散到冷飕飕的已明亮的山北面的敌人，继续进行追击射击。偶然落到谷底的两颗155榴弹好象把这部分中国军队全都炸死了。这两颗炮弹是在中国军队集合整顿队伍时命中在其正中间

的。

痛苦、寒冷而漫长的夜间已过去，天亮了，2月3日的太阳出来了。格兰德连长赶紧重新组织部队，伤员也进入了射击位置。因为，没有负伤的士兵约只剩下了当初的二分之一，中国军队如果知道格兰德连减员一半，必定会再次进行攻击。检查弹药的情况是，步枪手多者还有4—5发，少者只剩了2—3发；手榴弹，所有的人都没有了。所以，如果中国军队再往前一压，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7时左右，格兰德连长用望远镜观察431高地，发现有十余名中国兵在活动。仔细一看，这些中国兵好象是在收集土耳其军队丢弃的武器和弹药。想对其进行射击，但没有子弹了。因此，要求炮兵发射变时引信炮弹，但要得到批准需要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因为要讨论会不会给兄弟部队造成危害，是很费时间的。但在好容易才开始射击时，中国军队收集武器弹药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10时，G连来换班。格兰德连长看到了伤病员的后送后，于15时30分左右拖着冻伤的脚下山了。向麦利特营长报告的格兰德连长，面孔憔悴得看上去象是另一个人。但全连人员的士气仍然很高。因为他们有着坚守阵地的自豪感。

黄昏，土耳其军队在G连的支援下再次夺取了431—440高地。但日落后不久，又陷入了混乱状态，撤退到G连的阵地上来了。

然而，这天夜里，G连没有受到攻击，而且431高地上的枪声也不那么激烈，所以好象土耳其军队是因害怕侦察兵的扰乱射击而撤退下来的。实际上不是那样，正如后面所说的，中国军队是要坚决守住440高地的。

第二天即2月4日，右翼第一梯队的第3营夺取了能俯

视安养一带的422高地。第35团也完成了其夺取修理山东半部的任务。

但是，土耳其军队负责的西半部仍然没有夺取。等得不耐烦的基恩师长决定起用第27团第3营（奇伊中校指挥），以攻占这个要点。修理山比较高，但由于北侧高地群的妨碍，很不利于瞭望，与此相反，从440高地上却能够远望到汉江江畔。

二、440高地

作为师预备队待命的第27团第3营（奇伊中校指挥）于2月3日黄昏接受秘密命令："必要时就与土耳其军队换班，夺取440高地群"，从空中和地面进行侦察后，半夜由集结地出发，5日早晨进入进攻出发位置。当时的地形和态势，如插图6所示。

（该图是奇伊营制定用于赋予目标和指示地点的写景图。笔者修改了全面情况，难免没有错误。）

进攻计划　营配属有重迫击炮8门和M—16自行高射机枪4辆，并由第8野战炮兵营给予支援。营的进攻计划是：L连为第一梯队，由185高地顺着山峰进攻440高地；I连和M连担任火力支援；K连掩护L连的左翼担任预备队。之所以仅以一个连实施进攻，是因为山峰狭窄，只能由一个连进攻。但当时同土耳其军队的语言不通，也是营的进攻计划不够周密的一个原因。因为，在L连和I连为了同土耳其军队换班到达现场时，有的部队已经下山未能交代敌情。奇伊营长在从地面和乘直升机侦察时，看到在440高地上有穿褐色制服的部队，以为是土耳其军队而进行了询问，但使人不得要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奇伊营长当时误认为土耳其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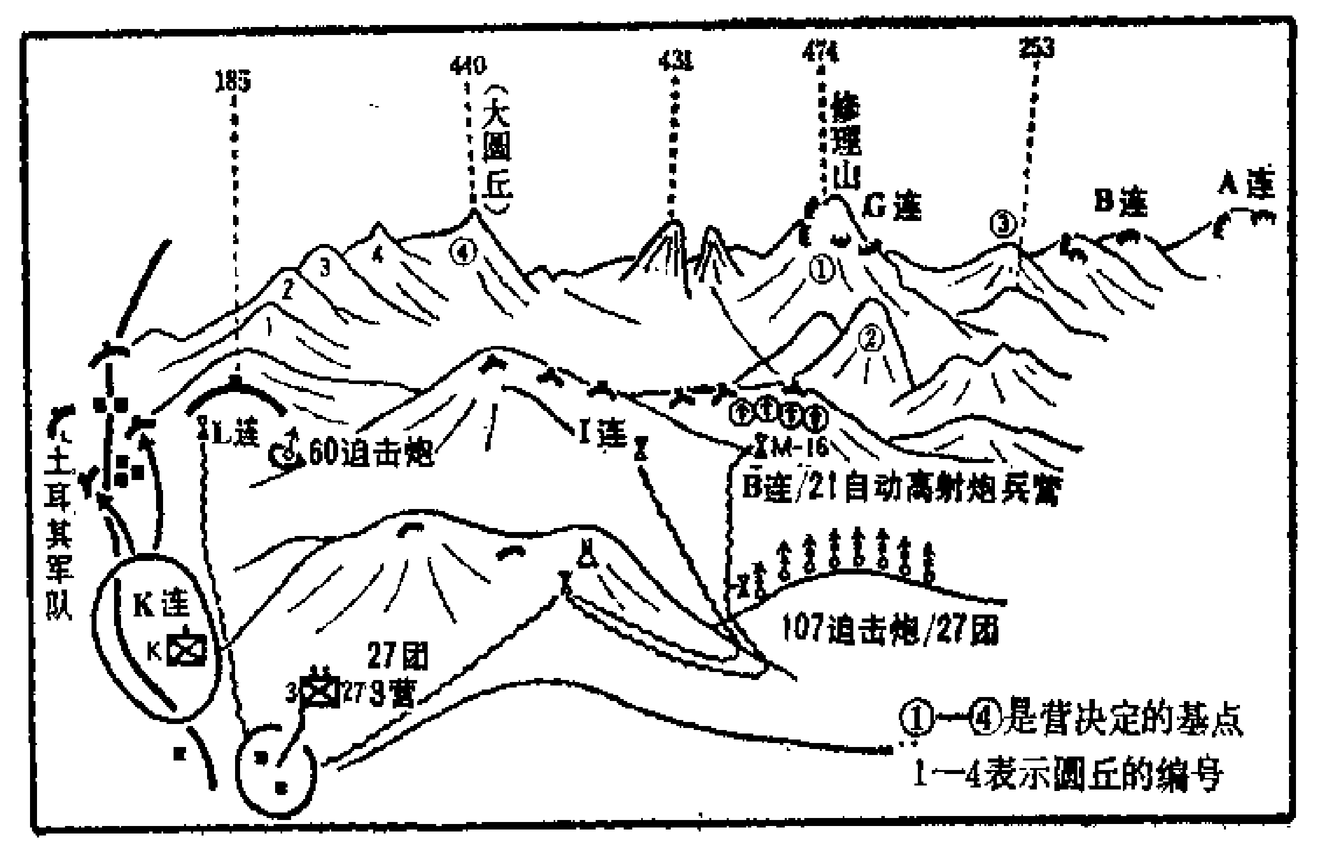


插图6　奇伊营观察所的写景图

队还在占领着440高地。

L连的先头4时从山麓出发，到达185高地顶峰的时间是6时20分。他们在比预料的更险峻的山上走了两个多小时。所以，在先头到达顶峰的时候，连的后尾还在山半腰气喘吁吁地往上攀登。

L连的现有兵力是，包括南朝鲜兵在内共有189人，装备和携行弹药同前面讲的格兰德连大体上一样，只有穿着野战大衣这一点不同。连长凯利上尉是一位经历过多次战斗的有经验的老兵，排长和班长也都熟悉朝鲜的山地战斗，而且士气高昂。美军教材上说："L连在兵力、武器、体力、战斗经验和士气方面，都特别强。"抓着灌木和岩石爬到185高地顶峰的凯利上尉，在黎明的黑暗中寻找土耳其兵，但他们已经撤走了，剩下的是抱着弹药箱倒在那里的尸体和装备。

天亮了。凯利上尉抬头向通往第4目标地的山脊一看，象排列着几把刀子似的群峰峭立在眼前。其棱线的宽度只能并排通过3—4个人，斜面陡峭，如果从山顶上掉下来，就能一口气滚落到谷底。而且，棱线上几乎都是秃山，斜面上一丛丛的小松树后面是唯一的遮蔽物。但是，看不到中国军队。从修理山顶峰方向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①，但眼前的陡石山上却是平静的。

凯利上尉一报告在山上看到的情况，坚信土耳其军队固守440高地的奇伊营长就发出指令，派出侦察兵。

第1圆丘　7时左右，第2排排长阿舍中尉率领其第1

---

① 修理山上的第35团G连从2月5日4时开始遭到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下午得到由格兰德连重新编成的混成排的增援，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班（6人）刚出发不久，就遭到来自左侧后的机枪和追击炮的射击。仔细观察，这不是土耳其军队打的吗？凯利连长要他们举起淡红色对空联络布板，奇伊营长提出抗议才未出事。语言不通，似乎容易发生决定性的错误。

7时30分左右，侦察兵将要接近第1个圆丘时，从山上的岩石后面跳出来的两个中国兵连续投掷了4颗手榴弹。侦察兵突然被硝烟覆盖，两人伤亡。接着，又遭到敌人从距离130米左右的岩石后面进行的机枪连射，4人受伤。这样，7人中有6人伤亡。全连集中所有的武器压制敌人，阿尔萨普上士指挥排的主力立即前去援救，但要到达以阿舍排长为首的负伤人员集合的岩石后面，“必须在象雨点儿似地飞来的弹雨中前进。”因为，尽管全连以轻重机枪4挺、自动步枪6枝和57无坐力炮两门进行掩护，但也未能压制住出没于棱线上的岩石后面向我进行射击的关键的敌人。时间正好是8时45分。

凯利上尉从这意外的损失和中国军队顽强而巧妙的战斗作风中直接感觉到这次攻击并非那么简单，向营长报告说：“敌人隐蔽在山的反射面进行射击，因此如果以I连攻击431高地，可能不会取得顺利进展。”但奇伊营长却说：“I连的先头已经到达了第1目标地点……”，这是营长看错了。在山上，两者的位置不同，指示地点时是很容易发生错误的。这是因为，从南面看是尖顶的山，而从西面经常会看成是圆顶的。

凯利上尉想很快地发动攻击，但要在敌人的猛烈射击下收容这瞬间伤亡的8个人，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要求炮火支援，在朝东的攻击连和朝北的炮兵观测所之间指示目标也很困难。如果要求“稍微向左射击”，炮弹就会毫无道理地落在

西山脚下，而一说"错了。要向右面射击"，就会向棱线东侧发射。等得不耐烦的凯利上尉立即命令身边的60迫击炮射击，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阵地地域是多岩石的陡坡，所以要寻找缓冲材料是很费事的。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到能以炮弹覆盖所希望的地点，81迫击炮和60迫击炮做好射击准备时，已是10时30分了。

凯利上尉用急救担架把重伤员抬下去以后，就立即命令阿尔萨普上士指挥第2排继续攻击头顶上的第1个圆丘。上尉的计划是，将通向440高地的棱线上的4个圆丘，分配给每个排，按次序一个一个地夺取。

进入突击距离的阿尔萨普上士严格命令说："步枪手上刺刀。听到3声哨响开始突击。要慢射。除敌人反射时以外不得进行急射。"并且以两挺重机枪进行近距离压制射击，夺取了第1个圆丘。接着，就象追击从岩石后面飞快逃去的2—3个中国兵似地向第2个圆丘突进，爬到半山腰时全排停止了前进。原因是，突然遭到了射击和有2至3名士兵累倒，感到部队已疲惫不堪了。

整顿队伍稍事休息后，阿尔萨普上士以无线电台要求进行3分钟的机枪射击，掩护射击很容易地一下射向了左斜面。于是，他命令："一开始突击就发出印第安人的呐喊声突进。迅猛前进。什么也不考虑地跟我来。把敌人消灭掉。"并且不等机枪齐射结束就发起突击了。这种日本军队式的突击，完全出乎中国军队的预料。全排不给敌人以投掷手榴弹的机会迅速突入，阿尔萨普上士立刻打倒了在前面端着自动步枪站起来的年轻中国兵，其他人击毙了剩下的几个敌人。但是，中国兵没有一个人投降，大部分人都害怕阿尔萨普排的呐喊声而逃到第3个圆丘上去了。

关于这次突击的成功，美军教材上这样写道："之所以能够不给敌人以抵抗的余地，不外乎是由于一溜烟地边跑边射击的突击射击的效果。"

此外，这次攻击期间，炮兵和各种迫击炮主要是对440高地、431高地射击，压制了防御者的迫击炮。在过去的山地进攻中，往往是进入突击距离时遭到敌人迫击炮弹幕拦阻，或者受到很大的损失，或者大大减弱突击的气势。这一点，前面各卷都讲过。因此，在这次进攻中，对看作敌人观测所的各个山顶和认为是阵地地域的北坡进行了集中射击，压制住了中国军队拿手的迫击炮火力。其实，在这次战斗开始时，敌人就遭到了准确的迫击炮集中射击，特别是其重迫击炮部队的损失很大。这是以夹杂着发烟弹在内的连续射击予以压制的结果。在阿尔萨普排两次突击时中国军队之所以那样地保持着沉默，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实际上，据后来调查得知，在440高地北面100米的谷地里有3个连的重迫击炮阵地，但到处散乱着剩余弹药和空弹药箱，通向山顶观测所的电话线被炮弹炸成一截一截的。因此，阿尔萨普排的突击成功，可以说是其果敢的突击和迫击炮压制效果的赏赐。

此外，突击火力支援仅限于以机枪扫射，是由于在山上实施突击的特点所决定的。山势越陡，紧跟炮弹炸点突击就越困难，但紧跟机枪弹着点突击则比较容易。

阿尔萨普排固守住了第2个圆丘。他们原封不动地利用了中国军队在棱线的另一面构筑的掩体式阵地，这些阵地是利用小松树和岩石后面，堆集小石块修筑起来的。

第4圆丘　下面轮到斯基纳中尉指挥的第1排了。这个排再次补充弹药，携带两餐分的食品，把伤员撤下去，减轻了负担。连里分配给了50名南朝鲜搬运夫，因此所需的补给

品都能运送上去，伤员都能后送下来。

在山地，有无搬运夫往往成为山上战斗的决定性因素。

在斯基纳排出发的同时，奇伊营长以5辆M—16自行高射机枪对第4目标进行了齐射。其拥有的20挺重机枪也继续进行了长达15分钟的连续射击。通过后来的调查得知，这次射击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山顶上的掩盖式火力点，过去即使打上几千发炮弹，也不能压制住。但从枪眼里飞进去的枪弹在里面的石墙上反跳起来却打死了很多中国兵。

由于这种火力支援，第1排攻占了第3个圆丘，接着又夺取了第4个圆丘，都没有受到敌人的射击。

大圆丘 最后是攻击440高地。但是，为了侦察敌情，斯基纳中尉从第4个圆丘上一露头，忽然目标高地打来的机枪子弹在四周的岩石上跳起来。

第4圆丘是一座尖形山，圆顶宽只有10米左右，右斜面是暴露在敌火下的陡坡，左斜面是断崖形的陡坡。只有右斜面能够通过，所以斯基纳中尉移动了10米左右向右斜面一看，突然遭到了敌人机枪的狙击。他翻了个身跌落在鞍部，为弄清楚机枪的位置抬头一看，敌人的机枪好象已瞄准了似地又开始喷火。认为已经无能为力的中尉报告说："不能再前进了"。连长回答说："确保现有阵地，重新编成后待命。"时间是13时30分左右。

凯利上尉考虑到第1排暴露在敌火力下的第4个圆丘，距离440高地不到50米，因此他为怎样不给该排造成危害又能压制440高地（以下称大圆丘）的基部而发愁。但是没有想出好办法，同奇伊营长一商量，营长说："还有300米"。凯利上尉是沿着棱线看的，而营长则是从横的方向看的，所以两者的关系位置是很清楚的。在山上，这种情况很多。

插图7　440高地的攻击要图（2月5日）

奇伊营长想再次以M—16自行高射机枪压制大圆丘，以烟幕弹进行迷盲射击后实施突击。但因山上的风很大，107迫击炮发射完全部炮弹（57发），也只覆盖了目标的一半。奇伊营长说："由于经验不足，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炮弹，这是于心有愧的。"

凯利上尉利用敌人狙击的间隙进至第4个圆丘，实地观察了情况。而且决定推进3门57无坐力炮，直接瞄准敌人的枪眼。当时，凯利上尉说："我体会到，在疲劳已达到极限时，反而没有恐惧感了。"

凯利上尉一回到指挥所，就得到奇伊营长指示："我要对大圆丘和431高地用凝固汽油弹进行袭击，你们要紧跟炸点突施突击。"

海盗式飞机一飞来，炮兵就向目标两端发射黄磷弹，指示攻击地域。但是，这次射击引燃的枯草扩散了300米宽，所以海盗式飞机因其烟雾而搞错了目标。第1次将炸弹投掷在距离目标400米的地方，第2次则将炸弹投在M—16自行高射机枪的阵地附近。海盗式飞机是在支援海军陆战队时因进行无微不至的攻击而出名的。但对平时没有进行协同训练的陆军部队的支援，却似乎进行得很不顺利。

这种错误反复发生，下午的大部分时间过去了。攻击的目标大圆丘还在眼前，能够使用的手段全部使用过了，但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效果，攻击陷入停顿状态。

凯利上尉再次以M—16自行高射机枪进行了射击。这天下午是少见的好天气，所以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从谷底发射上去的曳光弹束消失在好象是敌阵地的阵地线上，其中一部分象火花似地散落在山脊上。凯利上尉未能看清效果，但总觉得"有试试看的价值"。他拒绝了营长的继续轰炸，并且

同斯基纳中尉商量准备这样进行突击：

1．17时零5分—17时20分之间，60迫击炮发射完45发炮弹；

2．17时20分—17时30分，M—16自行高射机枪对大圆丘的基部进行连续射击，4挺重机枪对从基点向左边突出的岩石部分实施连续射击；

3．17时30分，突击排以自己的火力压制敌人，沿棱线一举冲进去；

4．这期间，炮兵和迫击炮要对431高地和大圆丘的北斜面不断进行压制。

全排人员听了这个计划后都感到毫无道理，认为不可能进行突击，建议等待时机。

但是，火力支援按时间表进行，60迫击炮的集中射击准确地覆盖了目标地域（据日后调查，其一发炮弹打穿了敌人机枪掩体的掩盖），24挺重机枪的射击声音回荡在山谷里。不久，射击一停止，斯基纳中尉就以重机枪和第3班开始射击为信号，发起了突击。

这一情况，美军教材上说：“斯基纳中尉发挥了百折不挠的勇敢精神。士兵们不愿意突击，中尉就跳到圆顶上吼叫。于是，萨马中士和沃拉中士等人一起鼓励士兵们，并且踢着屁股往山顶上推。大约一分钟后，全体人员都站起来了，待中尉的命令一下，都跑下山坡。”关于其突击情况，美军教材上写道：“突击排越过山丘后，听到在2至3米之间呼啸的子弹掠身而过，但不一会这种声音又听不到了。他们拼命地边射击边向前突进。大约2至3分钟后，周围恢复了平静，只有突击排陷入了大吵大闹似的错觉之中。一瞬间，好象泄气了。突然重新振作起来的斯基纳中尉提醒自己才跑

了行程的二分之一，迅速地冲向了前面的石堆。”

萨马和沃拉中士们几乎同时跳到岩石后面。这一突进，在时间上还不到7分钟。但这期间，斯基纳中尉以自己的马枪打了90发子弹，其部下的射击情况也大同小异。由此可以想见这次突击射击的激烈程度。

幸运的是，没有一人受伤。斯基纳中尉发出信号要留在后面的轻机枪和第3班前进，准备下面的最后一次突击。

另一方面，在第3圆丘上支援这次突击的第2排，前进到第4圆丘，准备下一步的支援。两名中士无意中俯视右斜面，看到在离山顶约1米多的正下方的掩体里有4个中国兵正想从后面对斯基纳排进行射击。他们两人象被弹出似地冲上去击毙了这4名中国兵，但不一会好象又后悔应该抓俘虏。这几名中国兵是在斯基纳排进至圆丘以来约半天时间，蹲在手能够着的地方等待反射时机的。

从谷底的高射阵地上也能清楚地看到斯基纳排的位置。波波威克连长正在准备下一次射击，凯利连长就要求：“向那个地点左边46米处射击”。波波威克连长问道：“别开玩笑。左边46米，会打着突击连的。是不是右边？因为你和我视点不同……”，但凯利连长硬说：“不，是左边。”反复说了几次也没有用。但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两者的关系位置如插图8所示，所以凯利连长说是左边，也是理所当然的。波波威克连长撒手不管了，对凯利连长说：“你请便吧。我要向右边射击。”于是，他就向右边46米的岩石间进行了射击。在这2至3分钟时间，划破夜空的曳光弹落到凯利连长考虑到的目标上了。从山上来电话说：“现在的射击，打得很漂亮。但是，有一些过于逞威风了。”

不久，斯基纳中尉做好了突击准备。但是，山的东侧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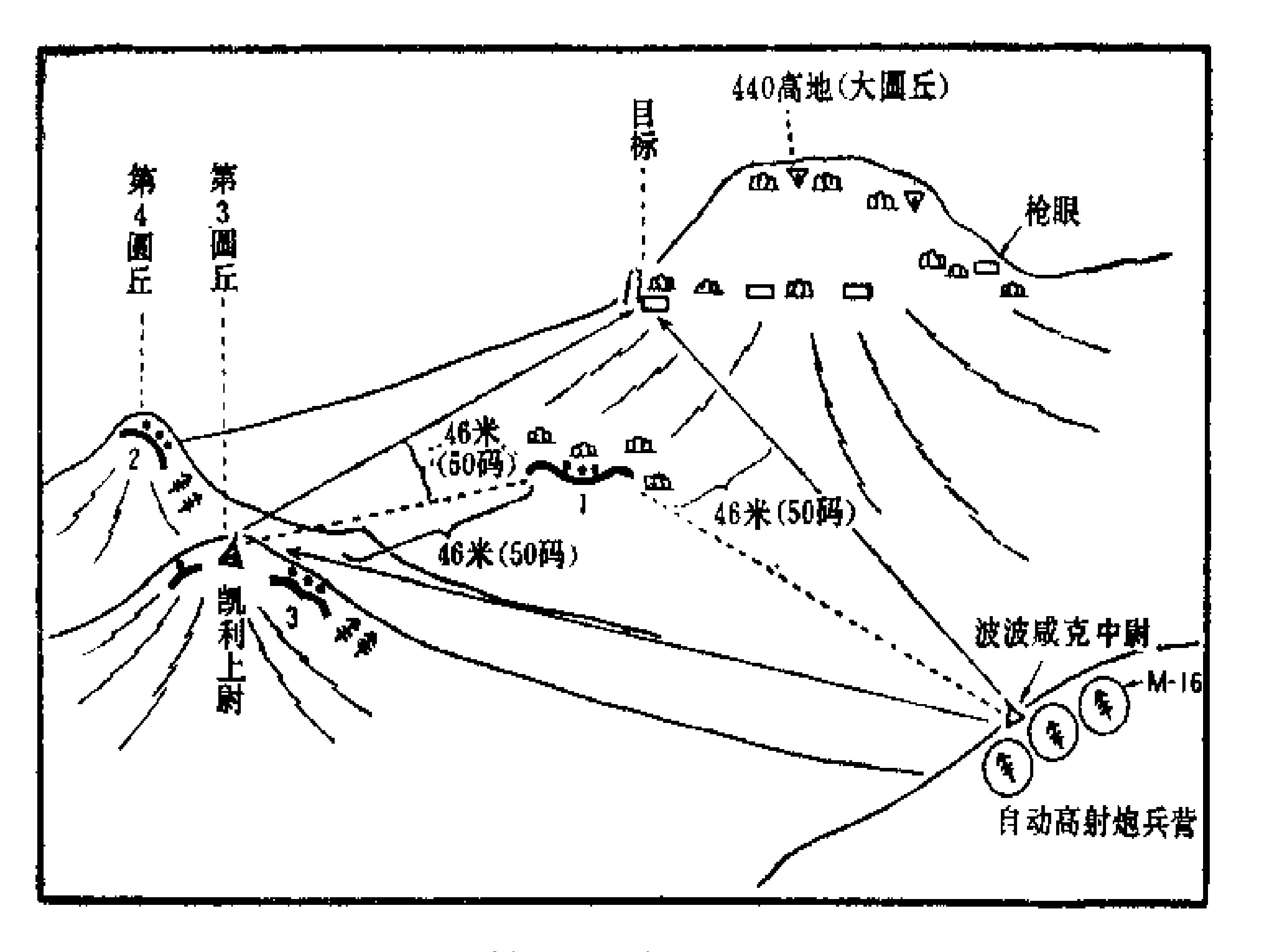

440高地(大圆丘)
目标
枪眼
第4圆丘
第3圆丘
46米(50码)
46米(50码)
46米(50码)
1
2
3
凯利上尉
波波威克中尉
M-16
自动高射炮兵营

插图8　目标的指示

渐黑下来了，来自山涧的支援已接近极限，炮兵和追击炮也只是偶尔向431高地射击。总之，密切的突击火力支援已经没有指望。凯利上尉感到无计可施了。

这时，出现了奇迹。在斯基纳中尉旁边有一位名叫邦多的卫生下士，当敌人的机枪子弹在他的脚下一掀起石尘，他就脸色一变，突然站起来，拿着刚学会的手枪连放几枪跑出去了。看到这一情景，全排人员都目瞪口呆，不知谁喊了一声，大家就端枪拼命地边射击边猛跑。斯基纳排的口号是"聚精会神地射击"。他们完全是这样做的。中国军队的机枪停止射击了。有2至3名中国兵从岩石之间抬起头来，突然被击毙了。不久跳上掩盖的士兵顺手把手榴弹投进枪眼里，还插进敌人机枪眼里射击。

以这样鲁莽的突击夺取了大圆丘。全排无一伤亡。突击排开始重新编成，M—16自行高射机枪对其前方27米处扫射，进行掩护。经过调查，在这座大圆丘上有27具尸体，而从阵地的规模和丢弃的装备、武器和弹药（中国造的带把的手榴弹很少，苏制的比较多）的种类来判断，可能配备了约50个人。

这天夜里，斯基纳排一夜也没有合眼，固守着这座大圆丘。但是，中国军队没有进行反冲击；431高地的零星射击，到了深夜也平静下来了。山上的气温是零下6度至7度，纤弱的星星好象不放心似地在眨着眼，但全排没有一个冻伤患者。这是因为，他们都穿着大衣，中国军队留在掩体里的毛毯可按每3个人一条铺在地上用，南朝鲜搬运夫还给送来了袜子、点心、香烟和邮件等。从堑壕里传来了萨马中士读信的声音。他读道："您在哪里？您现在正在干什么？我永远也……。"

2月6日的太阳升起来了。对眼前的431高地进行了侦察，没有敌人。L连立即占领了431高地。至此，结束了历时一周的修理山血战。

L连2月5日对440高地进行的进攻，是这次山地进攻作战的高潮。这一天射击消耗枪炮弹的情况如下：

步枪平均每支	60发
轻机枪平均每挺	约1000发
重机枪平均每挺	1500发
M—16自行高射机枪5辆	52000发
81追击炮4门	499发
107追击炮4门	550发

此外，美军教材上写道："自动步枪除了抵近射击以外，不是一种很好的武器。"

三、突入作战

美第25师的计划是："如果夺取了修理山，就以两个装甲纵队沿国道和砂石路实施进攻，边巩固占领地边向汉江一线推进"。其作战指导方针，不是以机动为主，靠装甲部队的威力贯穿突击，以捕捉从修理山撤退的敌人，而是以火力为主，靠步、坦、炮和飞机的整体威力全歼敌人。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也就是说，及早到达汉江南岸不是作战指挥的着眼点，给中国军队以最大的损失才是作战的目的。

第一次攻击　沿国道进攻的德尔温支队是由两个人率领的。一个是9月下旬追击时，从晋州向全州大胆地强行突进的第89坦克营营长德尔温中校，另一个是作为第一流步兵营营长而受到颂扬的第27团第1营营长吉尔巴特切克中校。他们都是经历过多次战斗的营长，自洛东江以来一直在一起战

斗，两个人非常熟识。这里之所以讲述两人指挥，是因为这不是通常的某一个人指挥对方的所谓统一指挥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所谓两人结为一体指挥的原则。沿着砂石路进攻的巴莱特支队也采取了这种指挥方法。

具体地说，这种方法就是各坦克连的坦克搭载两个步兵排，再配备3辆M—16自行高射机枪，组成步坦联合队。步兵的连长和排长同乘各自的指挥车，使用坦克的无线电台进行通信联络。坦克的停止射击和步兵的散开，由步兵指挥官下命令。切克营长经常专心致志于第一线的战斗指挥。德尔温营长则掌握后面的进攻纵队，以便随时满足第一线的要求。

这种方法不是上司指示的，是他们两个人根据所谓"步坦一体战斗，这种方法最好"的结论而决定的，后来也继续采用过。总之，这是根据经验确立的指挥方法。

当时，两位营长决定，在战斗期间也要把坦克的炮塔门打开。这里因为，当时的M—46巴顿式坦克没有安装车外电话，所以作为反复考虑怎样才能使步坦一体战斗收到实效的结论，才敢于冒这个危险的。

2月4日（从修理山到422高地的山脊由第35团坚守，但440高地一带还在中国军队手中），德尔温支队进入山本洞——99高地的进攻出发位置，巴莱特支队进入新村——富老里地区的进攻出发位置，等待攻占修理山。德尔温支队最初的目标是耸立在安养东北侧的303高地。德尔温和切克两位中校从空中和地面对攻击地区进行侦察以后，制定了作战计划：通过安养川畔封冻的沼泽地，从正面强袭303高地，尔后攻击安养市区，接着攻击175高地群。这个计划是根据所谓最大限度地发挥火力的原则制定的。

2月5日早晨，前述的奇伊营开始攻击440高地，7

时，德尔温支队就发起了进攻。

由57无坐力炮、107迫击炮和81迫击炮各4门组成的支援群对303高地进行集中射击，先头的A步坦联合队（由谢尔曼式坦克18辆、M—15自行高射机枪3辆和两个步兵排组成）便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在沥青铺装路面的国道上向北前进，在安养南侧往右拐，通过了沼泽地带。不久，接近到敌人机枪的射程内，坦克群让步兵下车以排为单位分进，在安养川一带排成一线，等待着步兵。这期间，兄弟部队炮击的硝烟覆盖了303高地，没有受到任何射击。接着，B步坦联合队（以12辆坦克为基干组成）也在其左侧展开，完成攻击队形。

不久，坦克群在德尔温中校的指挥下实施进攻火力准备。坦克群的30门76—90毫米主炮瞄准山顶附近的枪眼射击，60挺车载机枪和6辆M—15自行高射机枪对斜面上的堑壕进行扫射。这次射击的方法是，给坦克群各排（每排有5辆坦克）规定扇形射击地境，各射击地境之间的间隙由M—15自行武器进行补充。

由坦克群和来自后方的两重弹幕掩护的步兵，未受到敌火威胁，大约10分钟后追赶到坦克的射击线，在坦克后面休息20分钟进行了最后的调整。

9时，一发出信号，步兵就从坦克后面跃出。从这时起，坦克的射击就自动地改由步兵连连长控制。步兵边射击边登上303高地。这时，中国军队才好容易开始射击，可能是由于强大火力的压制，好象是盲目射击。

步兵的先头部队是背上缠着粉红色对空联络布板的步枪手。这些步枪手一前进，坦克的弹幕就在他们前方46米处随着前进。如果受到敌人的射击，散兵就隐蔽在岩石后面，集

中能够用上的全部火器对其进行射击。关于这个问题，美军教材上说："步兵的任务是占领阵地，因此不需要使他们冒不必要的危险。摧毁敌人的抵抗火器，应该是重火器部队的任务。"

这样，切克营无一伤亡地夺取了303高地。时间是13时左右。步兵开始进攻的时间是9时左右，所以为了夺取这座比高270米的山峰，用了4个小时。由此看出，这次进攻是如何重视火力，如何慎重行事的。山上丢弃着56具尸体。

C步坦联合队在303高地的火力支援下，排除地雷，一边警惕来自屋里的短兵相接的攻击，一边谨慎地进入安养市区，通过了荒芜的市街。没有受到抵抗。17时左右，德尔温支队在安养和303高地一线调整了部署，准备下一次的跃进。

另一方面，沿着砂石路进攻的巴莱特支队于15时25分左右夺取了当日目标即云兴山—150高地。两个支队都基本上不流血地占领了第1天的目标，确保了前往汉江的跳板。这时，前述的对440高地的进攻还处在高潮。因此，可以认为凯利连之所以能够在黄昏夺取440高地即大圆丘，也是由于这两个支队到达的缘故。

但是黄昏时，两个支队都收到了"没有先例的师部命令"："放弃现在的阵地，迅速回到进攻出发位置，准备明天即6日再次进攻。"于是，这两个支队就不声不响地返回这天早晨的进攻出发位置。

第二次攻击　第二天即2月6日，这两个支队以同前一天完全相同的方法，进攻并夺取了同前一天完全相同的目标。中国军队又拥进昨天即5日被夺取的阵地，再次布设地雷，等候敌人进攻。战斗的进展同昨天的经过一样。所不同

的是，两个方面的抵抗都比昨天略微弱一些。

切克营于14时以前结束了对303高地的扫荡，巴莱特支队虽然受了若干损失，但于12时零5分夺取了同昨天一样的目标。

但是，16时又接到了返回的命令。

第三次攻击　2月7日，这两个支队第3次以同样的方法进攻并夺取了同样的目标。这次攻击比前两次进攻更加容易，投降的中国兵明显地增加了。因此，德尔温支队还于中午攻占了昨天中途停止攻击的175高地。但是，下午将阵地转交给前来换班的麦利特营和南朝鲜第1师的部队后，又返回原来的进攻出发位置。

巴莱特营也将三次夺取的云兴山—150高地转交给土耳其军队后，返回原来的进攻出发位置。

这三次没有先例的进攻，同诸葛亮破蛮夷的战术很相似。但这不是计划要这样做的。师部每天12时召开参谋会议，研究两个支队是不是应该在现在的战线上停止行动，或者为了防备敌人的夜间袭击是不是应该撤回来？根据地形、敌人的兵力及其可能采取的行动、右侧美第3师的进展情况和以往的经验，每次都下定了返回的决心。

但是，从结果来看，这次进攻是“三次将敌人引到它最不喜欢的战场上，每次都将其彻底击败”的好例子。这是因为，303高地和云兴山都是山势比较缓和，起伏地少的特有的秃石山，很不利于防御作战，但对进攻一方来说却能够充分地集中步兵、坦克和炮兵的火力（德尔温支队的4辆M—15自行高射机枪在第1和第2次攻击中发射子弹8万发）。中国军队可能把两个支队的撤退误认为被击退了，便鼓足劲头恢复失去的阵地，但不巧，却不知不觉地陷进了圈套。

通过多次进攻夺取防御者的第一线阵地后，防御者的抵抗力消耗殆尽的例子是很多的。但是，放弃已夺取的重要地形，进行3次进攻的例子却是少见的。

此外，对自行高射机枪的对地面攻击威力表示感谢的切克中校发表意见说："M—16和M—15自行高射机枪与其作为防空武器使用，不如作为步兵的伴随武器使用更合适。因此，应改装成对地面射击用的炮架，并加装防护装甲。"

逼近汉江 2月8日，德尔温支队粉碎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再次攻占175高地群，B步坦联合队不流血地夺取了其北方3公里的275高地。进攻方法同以往的完全一样。下午德尔温支队将其阵地转交给麦利特营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巴莱特支队也将这天夺取的圣芝山—133高地一线转交给土耳其军队后返回原来的位置。

2月9日8时发起进攻的德尔温支队，15时左右夺取文桥里丘陵后对永登浦进行了炮击；巴莱特支队攻占道德山周围后，同前一天一样分别同步兵部队进行换班，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第二天即10日对汉江南岸地区进行了扫荡，第35团夺回了永登浦，第24团攻占了金浦，再次准备收复被烧毁的首都汉城。

美第25师将2月5日至10日的反复进攻命名为"突入作战"，但这个名字没有反映出实际情况，不如称为"啄木鸟作战"更合适。这是因为，仅在战场上确认的尸体就有4251具之多，这些尸体大部分是两个支队进攻时把他们赶出阵地遭到空袭和炮兵射击而毙命的。

在这11天的作战中，全师的损失只不过是亡约70人，负伤约220人。敌我双方的损失，适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军队必定会深刻地体会到在平地上同美军作战是怎么回事。从那以

后，中朝军队的主攻必定会限制在难以使用坦克和炮兵的山地。

地　雷　在朝鲜的地形上坦克战无一例外，在这次作战过程中，最使美军伤脑筋的是地雷。

地雷的排除，由第65工兵营负责。A连长说："在朝鲜遇到了最密集的地雷场。"

地雷场的特点是将地雷集中布设在安养和永登浦的入口处等要点上。在安养发现了120个地雷，其中有80个是集中起来布设的。

所使用的地雷，大部分是北朝鲜制造的木箱式地雷。目的是使磁性探测失去作用。但是，木箱上有铁钉，所以很容易探测。北朝鲜军队肯定是不了解美军探雷器的能力。扫雷排排长约翰中尉说："如果不使用铁钉，而使用木钉，就不会被发现了。……"

此外，还有缴获的美国制造的地雷，其中也有将5发81迫击炮弹捆在一起的地雷。

布雷方法　特殊的布雷方法很引人注目。看起来，他们是在道路上挖两米左右弯曲的坑，里面布设地雷，实际上是专门在坦克能通过的铺装路面的下面挖掘坑道，布设地雷的。

还有一种做法是，将7公斤炸药捆成捆儿隐藏在路旁的房屋和物品后面，隐蔽在高地上和掩体里的士兵看到敌人通过就拉铁丝。但是，这种做法在进攻平壤时已经遇到过，所以预先对道路两侧进行扫荡，加以防备。

安养—永登浦附近的地雷是北朝鲜军队布设的，水原地区的地雷则是中国军队布设的。但工兵队的评价是，在地雷的布设方面，北朝鲜军队比中国军队高明。北朝鲜军队大部分

采用陷井式布设方法，例如把地雷布设在铁路道口的木板下面或者利用弹坑埋设等等，很重视智力性和游击性的布设方法。北朝鲜军队自开战以来有着丰富的地雷战经验，所以反复考虑怎样才能自然地欺骗坦克，结果，就产生了采取这种陷井式布设方法的想法。

但是，地雷场没有火力掩护，所以排除很容易。触雷的坦克只有3辆，其中两辆是顺顺当当地陷入了北朝鲜军队的圈套的；一辆发生了偶然的事故。没有火力掩护的障碍是没有多大作用的，这一不可动摇的原则在这里也得到了证实。

四、南汉山桥头阵地（参照插图3）

第25师的进攻，如上所述大体上是象预计的那样发展的，但右翼的美第3师和从利川北上的美第1骑兵师正面的进攻却进展很不顺利。这是因为，战场是以南汉山和杨子山为中心的山岳地带；道路网极贫乏，其质量极差，很难设置炮兵阵地；坦克的使用也受到很大限制。对于美第3师来说，这次进攻是到朝鲜以来的第一次协同作战，所以战斗不适应也是一个原因。该师在这以前只有在元山地区担任警备和在兴南桥头阵地实施防御的经验。

该师在南朝鲜第15团的支援下夺取了光教山和清溪山，但在京安里正面未能顺利地突破。

美第1骑兵师在京安里东侧的进攻，也因遭到准确的迫击炮射击和不断的反冲击而毫无进展。美第9军虽然增加了第24师，但也没有取得进展。

后来判明，在留到汉江南岸的正面40公里的阵地上，以中国第38军为主力的约4万人的大部队，一个月的时间，依托在山上构筑的坑道和掩盖式阵地进行了战斗。

中国军队可能是顶不住京釜国道正面的火力战斗，为了争取后述的下一次机会，而将这一天险作为桥头阵地进行确保的。

缺乏火力和渡河能力的中朝军队在汉江南岸确保桥头阵地，具有深远的意义。这是因为，如果说中朝军队的最终目的不是攻占釜山，而在于确保汉江一线或者三八线，那就难以理解了。

这样，闪击作战，在从汉城到杨平的汉江南岸留下了以南汉山—杨子山为中心的桥头阵地，就基本上结束了。南汉山曾经是朝鲜古代的高句丽暂时由京城迁都于此的山寨，是可同汉城以北的北汉山相提并论的要塞。

五、北朝鲜方面的资料

北朝鲜公开史料论述当时的战略时说："制定了在最有利的地区和时期给敌人以巨大打击的作战方针"，其记述的资料可以使人看到当时的中朝军队的企图在哪里。

但是，修理山的防御是北朝鲜军队实施的，这一点同美军的资料是相矛盾的。然而，又没有能够明确其真伪的资料。这个地区的北朝鲜军队可能是在中国军队的指挥下战斗的，估计其一部担任了修理山的防御任务。

北朝鲜公开史料　朝中人民军部队的第4次战役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在胜利地总结了三次战役……进一步加强了部队，保障对漫长的前线的军需品运输，……并且为了巩固东西海岸线的防御，制定了转入防御作战的计划。

1951年1月8日，朝中人民军部队在水原—骊州—原州一线主动地转入防御，另一方面改变部队的部署，并使部队休

整备战，准备新的作战。

……敌军一方面准备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另一方面叫嚷什么要采取“目的有限”的有限攻势，企图不断地进行在自己不受损失的条件下压制朝中部队积极行动的战斗，大量消灭朝中部队。……

敌军的主攻目标是西部战线，他们企图在长达200公里的战线上，用所谓“直线战术”一步一步地进攻，大量消灭中朝部队。敌军动员大批飞机和舰艇支援了这个攻势，并把大量的火炮和坦克调到前线。敌军确信，依靠自己占优势的技术必定能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时识破敌军的企图，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针：即在整个战线上进行机动防御，在对我军有利的地区和时机，就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大量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朝中部队根据这个方针，从1951年1月25日起进入了第4战役。

1951年1月27日，西部战线的美第I军和第9军，在大批飞机、火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在从水原—骊州长达68公里的正面上向我军发起了进攻。敌军沿着水原—汉城的公路猛烈进攻。2月3日，攻到水原以北的修理山、文亨里、梨浦里（骊州东侧）一线。

在从水原到汉城和仁川的三角点——修理山及其以东一带，朝中人民军部队连日进行了激烈的防御作战。敌军不断变更兵力部署，在数十辆坦克的掩护下，向修理山一带我军防御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进攻。在修理山地区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和在其东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并肩作战，展开了英勇的防御战斗。

在这一战斗中，朝鲜人民军第82团的指战员们，在强大的

敌军面前，充分发挥了集体的革命英雄主义。

由英雄裴允星指挥的某营的一个连，2月3日打退了敌人的11次冲击，但是一个排的防御阵地终于被敌人夺去了。当时，连的劳动党委员长申千均同志鼓励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是朝鲜人民的真正的儿女。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我们的任务"。不久，由英雄申千均等12名劳动党党员和民青盟员组成的突击组，从敌军的手里夺回了失去的高地。

营在3天时间内共打退了敌军42次冲击，坚守了修理山。在防御战斗期间，营的几十名民青盟员和模范战斗员，由于为祖国和人民英勇奋战，在火线上光荣地加入了朝鲜劳动党。

在修理山一带的历时10多天的防御战斗中，人民军部队毙、伤、俘敌军4500多人，击伤敌坦克20多辆，击落敌机21架，获得了光辉的战绩。

修理山及其以东地区的朝中人民军部队，2月8日主动地撤到汉江北岸地区进行防御；在同一时间，防守金良场里和骊州地区的我军，向猛烈进攻的敌军加以连续打击，2月11日撤退到京安里和梨浦里以北地区。

第三节　双连隧道

从1月25日到2月10日，在汉江西岸地区闪击作战正在发展时，位于中央的第10军反复进行了积极的战场侦察。但在阵地前24至25公里的区域内，仍然没有发现敌人的大部队。装甲侦察队侦察了原州，但敌人连这一要冲也放弃了，遭到严重破坏的镇子里只剩下了几个居民。

但是，作为少数的例外之一是在双连隧道的伏击。这是侦察队的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有很多东西值得深思。

一、圈　　套

1月27日下午，第1军进攻水原北侧一线时，第10军命令美第25师对双连隧道进行侦察。

在连接汉城和原州的京原线同洪川——骊州公路交叉的地方，有一个后来出了名的砥平里。双连隧道是砥平里东南4公里处的前阳砚隧道及其东侧的下东隧道的总称。由于中国军队经常使用隧道集聚物资，所以第10军将其选为侦察目标。

当天下午，第23团C连的米切尔排组成车辆侦察队按照命令侦察了双连隧道，但没有发现中国军队。

可是，第二天即28日下午侦察机报告说："在双连隧道附近发现集结部队"。因此军当天夜里再次命令侦察隧道。或许怀疑米切尔是不是真正地侦察了隧道。于是，再次指定米切尔中尉，并且于29日6时将他召集到营部命令说："侦察双连隧道附近。如果可能，就同敌人接触。但不得陷入同大部队的战斗。"

侦察队人数为米切尔中尉以下共60人。但因情况紧急，所以由下列拼凑起来的部队组成：

侦察队长　第23团C连排长　米切尔中尉。

米切尔排　30人（其中20人是4天前补充的未经训练的新兵）。

D连的军官　1人，士兵　8人。

支援炮兵营的无线电台和报务员　4人。

第3营的司机　3人。

第24师第21团F连的军官　1人，士兵　13人。

营的作战助理　施塔伊上尉。

侦察队人员分乘两辆3/4吨武器运载车和9辆吉普车。装备的武器有75毫米无坐力炮、57毫米无坐力炮、89毫米火箭筒和60毫米迫击炮各1门，轻重机枪8挺及自动步枪8支等，还有SCR—619对空无线电台和SCR—300对地无线电台各两部。在侦察队上空经常有联络机活动。

侦察队由各种各样的部队拼凑在一起，是因为第2师在清川江畔遭到毁灭性打击后还不到两个月，无线电台和车辆来不及重新装备。

11时20分时，在梨湖里(骊州东岸)完成编组的侦察队，以米切尔中尉的吉普为先头，踏上了侦察的路途。采取的队形是长纵队，各车之间的距离大约100米。

米切尔中尉前天即27日刚在这条路线上侦察过，而且侦察机过去也多次误报过，所以不可否认有一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心情。

陷入圈套　因此，米切尔中尉一边不时地停车侦察两侧的高地一边向北前进，但对耸立在左边的461高地和九屯里车站却没有特别注意。米切尔渡过新村小河的时间是12时15分左右，16公里的路程跑了不到1小时，由此可以看出其途中侦察的仔细程度。米切尔只是在新村的三叉路上等待后续车辆，然后就那样进入岔口的山涧。中国军队如果在隧道里设置了什么东西，必定会在四周部署警戒人员。在进入目标的山涧时，通常要确保出口。但是，米切尔中尉因已有前例，所以就好象有些疏忽大意。

同行的施塔伊上尉一个人从新村的三叉路口出去侦察九

屯里车站。但很快当了俘虏，他留在三叉路口的吉普车上的其他人员全都被打死了。

伏击　米切尔中尉顺利地到达路口，向隧道派出了侦察员。但这时，发现有15—20名中国兵从草旺里北侧的棱线上跑下来。

美军慌忙进行射击，不一会就有10—20发迫击炮弹落到车队周围。这时，副营长恩盖尔少校搭乘的联络机飞来了。恩盖尔少校发现在461高地上约有150名中国兵，在草旺里东侧的339高地上约有50名中国兵，他就以对地无线电台通报给米切尔中尉，并且命令他迅速脱离。但因无线电台的灵敏度不好，米切尔中尉没有收到这一情报和命令。

米切尔中尉也决心立即脱离，并且让逐渐追上来的车辆调头，将散开的人员召集起来，准备后退。然而，当最后尾的车辆到达时，已有50—60名中国兵从耸立在退路右边的461高地向新村的三叉路口冲过来！

这时，飞机上的恩盖尔少校也同时看到了这些中国兵，便命令米切尔他们躲避在339高地的南侧高地（下东隧道的高地）上，等待援救。但是，这个指令也没有传过来。而且，联络机的油料快用完了，恩盖尔少校不得不返航。如果这架联络机能按最初的计划始终同侦察队一起行动，后述的悲惨命运想必是能够避免的。

在地面上，12.7毫米机枪的射手瞄准了从461高地上跑下来的中国兵，但子弹没有射出去。原因是机枪因注油过多而冻结了。当两人把枪机拉开，好容易射出子弹时，中国兵已经进入新村的山后了。

此外，本洛德中尉想以75毫米无坐力炮进行射击，但因后面紧跟着其他车辆而没有射击。如果这样射击，十几个人

就会被炮尾风伤害。于是，本洛德中尉就将炮车转移到能够射击的位置上。但这时已经看不到中国兵了。

不久，又发现中国兵爬上了新村北侧的高地。本洛德知道退路已完全被切断，认定在这里射击也无济于事了。

看到这些情况，米切尔中尉想，在北面、西面和南面有敌人，但东侧的棱线上还没有，因此如果在下东隧道正上方的高地上坚持住，不久是一定会得到援救的。这一判断是瞬间的和本能的，相信这是唯一的活路。于是，他大声喊跟在后面，就开始往隧道高地上攀登。

二、隧道高地

途中，米切尔中尉在稍事休息的时候顺便环视了周围的群山，发现中国兵也在沿着南面的棱线向同一隧道高地急速攀登。于是，他急忙大声喊道："中国兵正在从南面往上爬。快！如果不能先到达，那就糟糕了！"

这样，就展开了登山竞赛。米切尔的一句话，结果丢失了很多装备。不用说，要登上山，出现这样的结果是理所当然的。全部的车载重武器和无线电台同车辆一起都丢弃在道路上。侦察队携带到山上的主要武器，只有两挺轻机枪、89毫米火箭筒和自动步枪。还有7名新兵不想登山。他们是第一次受到敌人火力的打击，蹲在侧沟里不想动弹，结果全都被击毙了。

最后，跟着米切尔中尉的官兵共计有51个人。这种争夺山顶的竞赛是很艰苦很令人着急的。沿南面的棱线往上跑的中国兵不时进行射击，所以米切尔他们必须在积雪的北斜面上攀登。但由于这些第23团的官兵们穿着浓绿的防寒服，在白雪映照下，成了明显的目标，所以遭到了来自北面的339

高地的准确射击。他们抓着灌木用手和膝盖往上爬，当遭到敌人狙击时就装做中弹的样子在山坡上滚动，待敌人转移狙击目标后，再往上爬。携带重装备的士兵受伤的也很多，大家虽然很着急，但这样一起爬山，完全象尺蠖爬行似的。

然而，米切尔中尉和13名士兵比中国军队先到达了山顶。这13名士兵是从第24师来的，他们从一开始就反穿戴着棉衣棉帽，所以没有遭到敌人狙击。美军棉服，外面是浓绿色，里面是雪白的伪装色。在战场上，很普遍的关照往往会左右其命运。这就是一个事例。

在米切尔中尉到达山顶的同时，中国军队也在距离170米左右的南面的山包上出现了。竞争的结果，当然是米切尔中尉取得了胜利。但是，该隧道高地很不适于防御。它比北面800米处的339高地低20米，比中国军队占领的南面的高地也稍微低一些，而且山顶上的面积很狭窄，以一个班用帐篷就能覆盖住。好容易爬到山顶的48名人员排列不下，所以将几名士兵配置在北面的鞍部，但即使如此，山顶上也几乎无立足之地。而且土地冻结，无法挖掘堑壕。但是，东斜面非常险峻，不用担心该方向的攻击。同南面高地之间的鞍部也是象马背似的狭窄的棱线，所以只能有少数的突击队员接近。这一点很幸运。

不久，中国军队的进攻从南面开始了。首先以机枪和步枪对山顶进行猛烈射击，接着有十几名突击队员成一路走过很深的鞍部，利用死角接近到投掷手榴弹的距离。

但是，米切尔中尉预料到这一进攻方向，事先将大部分火器即1挺轻机枪和3支自动步枪对准了该方向，所以在估计中国军队将要投掷手榴弹的时候展开了猛烈的射击，很容易地击退了敌人。

然而，在这一空隙，悄悄地靠近环形防御阵地北侧的中国军队的轻机枪，突然开始射击，打伤了7个人。看到这一情况，里尔中士愤然跑下山，不一会就悄悄地摸近敌人的轻机枪将其击毁了。从这以后，中国军队再没有从北面进行攻击。

从这时到下半晌，中国军队对环形防御阵地的南边进行了5至6次突击。米切尔中尉叫等到敌人进入最近距离再开始射击，每次都是当中国兵站起来投掷手榴弹的时候，进行猛烈射击将其击退。但是，在这期间有7名轻机枪射手都头部负伤。射手一负伤，弹药手就抓着腿把他拉下去，换上别的士兵。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伤亡了7个人。米切尔中尉想，这挺轻机枪是唯一的依靠，所以当再没有替补射手时，就都完了。

打退第5次突击时，漏掉的一个中国兵偷偷地进入环形防御阵地，突然站起来端着冲锋枪进行连射。旁边的士兵把他刺死了。但由于这一瞬间发生的事件，米切尔中尉以下的5个人负了伤。因此，爬到山上来的48名人员中，伤亡了19人。

准备援救　在这期间，第23团紧急进行援救准备。恩盖尔少校从飞机上告急。弗里曼团长命令把搜索据点推进到文幕附近的第2营前去援救，同时请求空中支援和空投弹药。

13时受领命令的爱德华营长立即命令F连（泰勒上尉）进行援救。但因车辆和补给品的领取很费事，F连在15时15分才出发。F连的出发准备之所以用了两个多小时，不外乎是由于上级军官缺乏防备侦察队发生意外的思想准备。侦察兵和侦察队陷入敌人的圈套，是常有的事，所以不断地做好援救的准备是一般的常识。但这次还是由于眼前的平安而麻

痹大意了。

F连配备有两门81毫米迫击炮、两挺重机枪和对空无线电台，总人数为167人。但不知为什么没有配备坦克。

F连的任务是“救出侦察队，夺回阵亡者和车辆”。但爱德华中校下达指令说：“如果在日落之前还没有联络上，就组成环形防御阵地等着天亮，于明天即30日早晨救出来。”这时，敌人通常会伏击援救部队，要特别注意；还要防止夜间同兄弟部队发生误会。

泰勒连分乘8辆小卡车和13辆吉普车，沿侦察队前进的道路向北进发。从文幕到461高地山麓是28公里。但该连到达那里时是17时20分过一点，所以他们前进的时速是14公里。

环形防御阵地　在泰勒连北上期间，隧道上面的环形防御阵地仍然遭到了几次攻击。但是，中国军队的佯攻却逐渐多起来了。可能是由于子弹快用光了。在环形防御阵地上，从开始就很注意节约子弹。但如果敌人来到身边，就不得不射击，所以子弹也在无情地减少着。

因此，米切尔中尉将环形防御阵地边上的士兵从棱线上后撤了几英尺。米切尔中尉想，这样做，中国军队在几米远的对面的棱线上露面之前，士兵们看不见，所以不会射击；同时，也不会成为敌人的目标，从而也可减少损失。

事实上，其结果正如米切尔中尉所预料的。士兵们只是在亲自担任监视任务的米切尔中尉发出信号时才探出身子进行射击，所以结果是既没有伤亡，又节约了弹药。说实在的，根据笔者在中国大陆的经验，米切尔中尉所采取的方法是很普通的。但当时在美军中很多人都没有经验，不管敌人来不来，他们都在棱线上探出身子去。

不久，天就黑下来了。夜间袭击是中国军队的惯用手段。环形防御阵地上的全体人员预料中国军队的夜间袭击可能是天一黑就开始，由于极度的紧张而有些发抖。

在日落前17时30分左右，出现了最早的援救活动。由蚊式飞机引导的两个4机编队飞临上空，以机枪、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对侦察队环形防御阵地的周围，进行了30分钟的扫射和轰炸。

接着飞来的联络机在头顶上5米多的超低空盘旋，4次投下弹药和通信袋。侦察队的环形防御阵地面积太小，空投的弹药大部分落在北斜面上了。但士兵们争先恐后地跳出去捡了回来。电文写道："兄弟部队正从南面接近。预计不久将救出诸位"。米切尔中尉爬遍环形防御阵地，给每个人看电文进行鼓励。

正在这个时候，南面响起了枪声。几分钟后，看到了迫击炮弹在461高地上爆炸。士兵们发出了欢呼声："真的，援救部队来了！"

三、援　救

这时，前来援救的泰勒连开始对461高地进行攻击。实际上，泰勒上尉已经从联络机的通报中知道侦察队的环形防御阵地和车辆的位置以及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所以对461高地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他想，兄弟部队的飞机在上空自由盘旋，所以不要紧，于是就照样继续前进，来到了新村的三叉路口。时间是17时20分左右。

461高地　但这时，461高地上的两挺机枪对准车辆纵队的中间，展开了猛烈的射击。

乘坐第3辆车的泰勒上尉仔细一观察，461高地上有很

多中国兵，不能放弃这些敌人再继续前进了。因此，他决心发起进攻，以第1排和第3排沿着支脉合击山顶，以重武器和第2排担任支援。火力支援的效果一提高，敌人的火力就迅速减弱了。于是，中国兵象老鼠似地往棱线上跑。幸亏，中国军队没有在九屯里的东南高地上，所以这次进攻进展顺利。但因这个高地既陡峭又有积雪，而且不久天色漆黑，所以第1排到达顶峰时已经过了19时30分。

泰勒上尉立即着手援救侦察队。因为，尽管营长规定禁止夜间行动，但从侦察队环形防御阵地的方向不断传来枪炮声，所以他担心如果放任不管，侦察队就会在夜间遭到毁灭。

上尉的计划是，第1排下到461高地的北斜面上，同机枪一起担任火力支援；第2排沿着新村北侧的棱线，向环形防御阵地方向进攻；第3排作为预备队控制使用。但是，在夜暗中准备工作很费时间，泰勒上尉选定重迫击炮阵地时，已经是21时了。

夜间的环形防御阵地 另一方面，在侦察队的环形防御阵地上当四周夜幕降临时，米切尔中尉就严肃命令："即使负了伤，也不得发出声音"，等候着中国军队的夜间袭击。因为，伤员们的悲痛声不但会把自己的位置和数量告诉给敌人，而且能严重地沮丧战友们的士气。

果然，几发迫击炮弹开始震动着地面落下来，有一发命中环形防御阵地的正中间。而且，机枪开始扫射，吹起了军号，听到了尖锐的声音，不久又听到走在冻结的雪地上吱格吱格的响声。拉森中士以下4个人匍匐到棱线上一探头，就看到从狭窄鞍部走过来的中国兵的黑影。他们4个人开始射击，但不到几秒钟头部都受了伤。拉森中士爬回到米切尔中尉的身边，用手指着头上的伤说："这是第5次，已经足够

了！”大部分人是头部负伤，阵亡者比较少，这都是钢盔的作用。子弹命中钢盔时，会受到象被铁棒打了似的冲击，但一想到得救了，就会感到平时觉得很重的钢盔，是特别宝贵的。

环形防御阵地的情况更加恶化了。461高地上的枪炮声停止了，但援救部队一点也没有来的迹象。天气更加寒冷，湿衣服冻结在地面上，几名士兵诉说冻伤之苦。已经有半数以上的人员负伤了，躺在陡峭的东斜面上的重伤员稍微一动就会滚落下去。轻伤员留在战斗行列里帮着装弹。但先前脚部受伤的米切尔中尉左眼又负伤了，时常失去知觉。

中国军队在迫击炮的集中射击和接着进行的机枪扫射的掩护下，照例进行了第2次夜间袭击。于是，侦察队在环形防御阵地上再一次照例以集中射击击退了敌人的袭击。而且从那以后到21时之前，同样的突击反复进行了两次。

因此，中国军队从完全相同的方向上以完全相同的方法突击了十几次，都失败了。是不是没有别的方法，中国军队总是固执于这种突击方式。

常有的事情　这时，泰勒上尉正在为侦察队环形防御阵地方向上不断响起的枪炮声而着急。但是在夜暗中，为了防止误伤兄弟部队，必须让每个士兵都了解各排的行动，而且第1排下山费了很多时间，所以还没有完成准备。

就在这个时候，九屯里方向上出现了3个美国兵。他们说是“从环形防御阵地上突围，由东面的陡坡下来，顺着铁路南下的”。3个人都负了伤，一个人出血严重。

一问环形防御阵地的情况，泰勒上尉就断言：“侦察队全被消灭了。中国军队大举突袭、射击、投掷了手榴弹。能够逃脱出来的只有这3个人。隧道高地已被几百人的中国军

队占领了。没有一个幸存者。”

说完这话后，北方的枪炮声持续了大约30多分钟停止了。泰勒上尉认为，这大概是中国军队在等候着我连的进攻。他想起了营长的提醒，决心等到明天早晨再发起进攻，便命令各排长停止攻击。

这时，泰勒上尉感到刚才北方响起的激烈的枪炮声，同这3个人逃脱的时间对不起头来，就觉得这3个人的供述有些奇怪，但由于情绪激愤、着急，好象照样相信了。

但是，过了十几分钟，在新村西侧高地上准备火力支援的第1排排长报告：“现在，有一个侦察队的人来到我排阵地。他说侦察队还在坚守着环形防御阵地。”泰勒上尉直接询问了这个士兵，他是个卫生兵，告诉上尉说：“医疗品用光了，不能等到天黑，来取留在车上的医疗品，但不知怎么搞的向南走过头了。侦察队在日落前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但还有30个人坚持奋战。刚才的枪炮声就是证据。”

上帝的声音　泰勒上尉立即下决心再次发起进攻，命令琼斯中尉的第2排沿着山峰进攻。新村北侧高地上没有敌人，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座中国军队同米切尔中尉进行登山竞赛失败的陡峭的山，爬到山顶用了一个多小时。

根据白天的情报，中国军队是在下一个山包，其对面的山包上有侦察队的环形防御阵地。这时，射击停止了，四周恢复了夜间的寂静。

琼斯中尉想，第2排可能会遭到敌人的伏击，便带领一个班接近到下一个山包。但是，这里没有中国军队。突然看到环形防御阵地的高地上又展开了混战。

当时，似乎中国军队已经发现了琼斯排正在接近，象是转移到环形防御阵地西面的棱线上去了。而且非常顽强地对

环形防御阵地的西边进行了最后的攻击。环形防御阵地上的主要武器，都是防备来自过去曾反复十几次的南侧的攻击的，所以西边仅有5名只携带着步枪和马枪的士兵。第1次以步枪射击击退了，但第2次有3名中国兵突入环形防御阵地，在夜暗中展开了混战。幸运的是，这3名中国兵都被击毙或刺死了。但在被突破的环形防御阵地上，悲观情绪突然严重了。原来是，无从知道琼斯中尉的第2排已到达南面的高地，伤亡30人，弹药也用完了，因而没有信心击退下一次突击。有人喊："投降吧！" 5次负伤的马丁上士大声骂道："畜生，什么投降？！"有人继续回敬说："但是，……"。时间是22时30分左右。

不久，西边的上空升起了红色的信号弹。环形防御阵地上，把它理解为总攻击的信号，下定了决心。对上帝的祈祷声和喊叫父母名字的声音，非常悲惨。大约过了30分钟，果然在阵地的南边响起了脚步声。在等候已久的环形防御阵地上，开始进行射击。于是就听到下面发出了上帝一样的声音："美国兵！美国兵！不要打。按照上帝的尊意，第23团的F连到了。"

细细的下弦月升起来了，淡淡地照耀着反复激战的隧道高地。

泰勒连收容伤员回到梨湖里时，已经是1月30日凌晨了。从山上往下撤伤员时，轻伤员发牢骚说："在这么寒冷的黑夜里从陡峭的山路上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但以担架往下运的重伤员一再表示感谢，还有人谢绝说："自己能走"。即使面临同一死地的人，直接面临死亡者和不直接面临死亡者之间，在情绪上竟有如此不同。

第五章 中国军队的二月攻势

陆军部队的最大弱点在于步行能力差。

——蒙哥马利

汉江西岸地区的闪击作战，基本上进展顺利，因此李奇微中将命令中线和东线各部队向北前进，展开围捕作战。

第一节 联合国军的围捕作战

如前所述，在汉江西岸地区的修理山和杨子山的血战正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中线和东线的各部队基本上完成了重新编成，在纷纷细雪之中享受着暂时的平稳。这是因为，在战线后方的丹阳和安东地区，以北朝鲜第10师为基干的游击队在继续活动，但除了双连隧道的伏击之外，在战线以北20多公里以内没有发现中朝军队。

一、战斗侦察

因此，第8集团军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重新编成的时间，为了使逐渐激烈的水原正面的进攻能够顺利地进行，于1月31日命令美第10军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侦察。

第10军以美第2师的第23团战斗群从文幕向砥平里前进，以装甲支队从原州向横城进击。但是仍然没有发现大部队。2月2日，装甲支队进入横城，但只受到了轻微的抵

抗。四周的巍巍群山被皑皑白雪复盖，在由于几次争夺而破坏殆尽的横城里，感觉不到人的生气。这里是万物都在沉睡的雪的战场。

第二天即2月3日，第23团进入砥平里。这次也只不过是在双连隧道附近遭到了轻微的抵抗。但在向洪川北上的装甲支队正面，敌人的抵抗却逐渐增加了。洪川位于连接汉城——南汉山桥头阵地——杨平——江陵的要道的中央，是通往春川的关口。

支队捕捉到的俘虏属于北朝鲜第2军和第5军。他们说："在洪川周围，集结有大部队，正在进行重新编成"。这才好容易查明了北朝鲜军队的位置。

但是，北朝鲜军队是在准备攻势，还是完全转入守势？尚不清楚。2月3日，第8集团军决定在以实力解决这个疑问的同时，整顿战线的凹凸部分，并且命令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于2月5日开始进攻，进至洪川北侧一线"。这次作战命名为围捕作战。西面的闪击作战和这次围捕作战如果按计划取得进展，第8集团军就能进至汉江至江陵一线，完成夺回汉城的基本态势。并且估计能够击毁正在重新编成的中朝军队。

二、北　　进

计划　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将军由于美第23团确保了砥平里，因而企图包围洪川，但其计划是非常慎重的。

该计划是，以本道为轴心，由西向东并列配置南朝鲜第8师、装甲支队和南朝鲜第5师，对洪川形成包围进攻；美第2师掩护南朝鲜第8师的左侧后；南朝鲜第3师和美第7师（正在重新编成）分别在横城和忠州附近集结，作为预备队。此

外，同南朝鲜第3军进行如下配合，即“其左翼师要为掩护南朝鲜第5师的右翼而实施行动。”

之所以多控制预备队，是由于中朝军队的动静尚不清楚，也可能是吸取了在朝鲜东北部积极作战而遭失败的痛苦教训。

进　攻　2月5日，围捕作战按预定的计划开始，南朝鲜第5师和第8师在积雪的山地发动了进攻。几乎没有遇到北朝鲜军队的抵抗，精神抖擞的官兵们泄气了。作战的第一天，两个第一线师到达了预定的控制线，准备明天即6日的进攻。这天，在西线上第25师夺取了修理山的440高地，正是期待战局急速发展的时候。

但是，第二天即6日黄昏，两个师好象接触到了中朝军队的主要抵抗线，从7日早晨开始，战斗突然激烈起来了。特别是战线右翼的中朝军队的抵抗，非常积极而猛烈，南朝鲜第5师的右翼和南朝鲜第3军的左翼，这一天一步也未能前进。因此，战线的右翼逐渐后退，而南朝鲜第8师则自然地形成了突出部。

2月8日，强大的北朝鲜军队好象对南朝鲜第5师的右翼和南朝鲜第3军的正面转入了反击，似乎都陷入了苦战。但是，由于是在群山之中，详细情况不清楚。

于是，美第10军以南朝鲜第5师向东实施防御，并且投入担任预备队的南朝鲜第3师令其参加包围洪川的任务。因此，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于2月9日至10日继续实施进攻，但战况一点也没有进展。局部突破成功的南朝鲜军队乘势扩大战果，却上了圈套，突破口根部被封闭遭到了挫折。因此，就地改变了攻守的地位。但是，就整个北朝鲜军队来说，显然仍处于守势，为了加强其防御，可能要反复进行强

有力的反冲击。这是因为，同过去曾多次吃过苦头的全面攻势相比较，情况是稍微有些不同的。

过去的航空侦察曾多次发现，在杨平——砥平里以北地区有大部队集结，并有数路纵队从洪川以西地区向东南方向的横城前进。但是，没有摸清楚其意图，所以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看法不一致。敌人的集结和移动，是为了加强守势，还是为了准备新的进攻？都不清楚。但如果同以前发现的西线的中国军队转移到了中线的情况合在一起考虑，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如果第1军和第9军接近汉江，就很可能是要向其右侧后转入反击"。第1军于2月10日进至汉江江畔，但从强大的中国军队正在确保南汉山桥头阵地的情况来看，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很自然的。

第二节　中国军队的二月攻势

一、在群山雪原之中

但是，中朝军队的进攻，出乎第8集团军的预料之外，首先在大雪覆盖的横城正面开始了。

2月11日夜里，估计有13个师的中朝军队沿着洪川—横城—原州的轴线，发动了攻势。12日，中朝军队击溃第一线南朝鲜各师；13日在夺取横城和平昌的同时，包围了砥平里。砥平里位于美第9军和第10军接合部的交通会集点，处在威胁着南汉山桥头阵地左侧后的位置上。

对于这次突然袭击，李奇微将军是在这样的方针下指挥作战的，即确保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地区和砥平里，限制中国军队的突破正面，待其攻势减弱后转入反击。但是，砥

平里从13日夜里遭到了中国军队3个师的猛烈攻击，原州正面被突破到堤川以北地区，陷入了危急。而且，位于南汉山桥头阵地的中国第38军于13日夜里开始出击，威胁着水原一带。

原州战线　2月11日夜里，中朝军队的10个师开始袭击横城以北的南朝鲜第3师、第5师和第8师。不顾冰冻的山地，中朝军队吹起军号、哨子，紧跟着准确的支援火力冲击，突破了处于进攻态势的南朝鲜军队的第一线。其攻击的方法，是前面多次讲过的那种夜间袭击的典型。南朝鲜军队进行了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到了12日早晨，南朝鲜军队的阵地被分割，或者被各个包围，而且受到了来自背后的攻击。感到危急的美第10军下令后退到了横城南侧一线。但12日白天，南朝鲜第3师的1个团在横城北侧遭到了包围，撤退到南侧的兵力只有南朝鲜第5师和第8师的一部分。原因是那一带的道路被切断了。

2月13日，美第10军以美第2师的主力固守原州，将在横城被包围的南朝鲜军队撤退到了原州。美国公开史料记述这一情况说："联合国部队土崩瓦解，建制全被打乱了，纷纷企图逃向南方，但道路被切断了，战斗越来越激烈，尸体越来越多。"

当时，在右翼的太白山里，后退到平昌东西一线的南朝鲜第3军腹背受到挟击，左翼师好象也陷入了溃败之中。这是因为，正面受到北朝鲜第3军，背后受到北朝鲜第2军的猛烈攻击。北朝鲜第2军是12月中旬潜入这一地区来的，但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战斗力。此外，迂回过原州，进至堤川以北的北朝鲜第5军开始对原州右侧后和堤川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夺回横城的中国军队继续南进，对原州展开

了猛烈的攻击。以美第9团为基干的美第2师开始第3次死守原州。战局再一次出现了同1月中旬完全一样的情况，如果堤川被中国军队夺去，整个第10军就会陷入崩溃的危险。当时第10军的情况是，美第2师的第23团在砥平里陷入了中国军队3个师的重围，其主力在原州正面遭到中国军队几个师的猛烈攻击；南朝鲜军队的3个师加在一起也只有1个师不到的兵力，所以剩下的兵力只有尚未完成重新编成的美第7师。而且，由于砥平里陷入危机，美第2师师长拉富纳按照命令以文幕（原州西南12公里）正面的第38团增援砥平里，所以在砥平里同原州之间的25公里的正面上，出现了近似无设防的间隙。据估计，如果中国军队不专心致志地进攻砥平里，而将其预备队投入这一间隙，第10军就会崩溃。

面对这一危机，李奇微将军是这样组织指挥的：以第5骑兵团战斗群援救砥平里，与此同时，从美第9军中抽调南朝鲜第6师和英第27旅封锁文幕正面的间隙，以美第7师和残余的南朝鲜部队封闭堤川正面的突破口。因此，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只剩下了第8骑兵团，结果后来除期待各部队的英勇战斗外，别无他法了。

在冰封的中线，残酷的激战正在进行，不稳定的战局持续了好几天。但不久，中朝军队的攻击减弱，到2月18日前后其前线的兵力明显地减少了。

还是象第8集团军所预料的那样，中朝军队的攻势只持续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美国公开史料解释说："敌人之所以停止进攻，有两个原因，即一是伤亡惨重，二是为了再补给和重新编成而不得不停顿下来。"作为根据，该史料写道："中国军队11月在清川江畔发动攻势时，势不可挡，充满信心，而且没有损伤。但是，在2月的攻势中遭到了联合国空

军和地面军队的打击，并且受到寒冷、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中国军队的衣服很粗糙，又缺乏医疗能力，而且连休养的场所都没有。如果他们想凭借战场上残存下来的村庄御寒，联合国空军就会连房屋都炸毁。……冻伤和脚癣患者大量发生，……据俘虏供述，十年前军队中常流行的伤寒正在蔓延着。”

在靠后方基地较近的11月前后的作战环境同距离中国东北420公里的北纬37度线一带的作战环境相比，情况是有很大不同的。由此足可以想象出当时中朝军队所处的困难景况。

向水原出击 1月10日，美第25师进到永登浦以西的汉江江畔，这天夜里南朝鲜第1师的侦察队渡过汉江，侦察了汉城以西地区，得到的印象是汉城周围布满了中朝军队。据推测，汉城市内驻有中国第50军的1.8万人，汉城市周围驻有北朝鲜第8步兵师、第47步兵师和第17装甲师计1.98万人；估计“敌人渡过封冻的汉江后什么时候转入反击，尚不清楚。”这支中朝军队在水原以北地区曾被美第25师击败，但13日表现出反击的气势，其炮兵和迫击炮正在对准汉江南岸进行猛烈的射击。

另一方面，对南汉山桥头阵地的进攻仍然在继续进行，美第3师从西面，美第1骑兵师和美第24师从南面进攻，由这座山峰推进到那座山峰，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在这种情况下，13日夜里，南汉山桥头阵地的中国第38军以其主力强行出击，在突破美第3师和美第1骑兵师的接合部后，其一部已逼近到水原近郊。

但是，这一突然的出击，也被美军在日出时开始的炮击和轰炸以及第25师第27团的反击迅速制止了。14日这一天，中国军队丢下了1152具尸体和353名俘虏撤退回去了。

有人认为，这次出击是当时为了保障中线和砥平里的作战顺利进行而实施的牵制作战，但也可能是为了一举击毁进至汉江南岸的联合国军队而进行的强有力的作战。因为，从其出击的规模、时机、方向和作战深度以及汉城地区中朝军队的动向来考虑，只是作为牵制作战有些不好理解。把后面叙述的砥平里血战，看作这次进攻水原的一部分，似乎还容易理解些。

这次意想不到的出击，引起了第8集团军的注意，深感必须尽早摧毁南汉山桥头阵地。因此，美第1军决定以南朝鲜第1师固守汉江江岸，转用美第25师参加对南汉山的攻击。

二、砥平里血战

横城失陷后，原州正面孕育着危机；在突然出击水原的13月夜里，开始了预期的对砥平里的进攻。

美国公开史料评论说："砥平里的攻防是决定敌人二月攻势成败的关键"，甚至指出："如果砥平里陷落，第8集团军将全线陷入崩溃。"好象是为了证实这一点似的，对完成确保砥平里任务的美第23团（弗里曼上校）和法国营授予了军功章。

中国军队以3个师的兵力猛攻1个团，其意图确实是很深刻的，超出了所谓彻底集中兵力的通常的意义。如果能一举夺取砥平里，那就不但能对正在进攻南汉山桥头阵地的美第9军的右侧后构成进攻的态势，而且还能进到骊州，向平泽和忠州扩大战果。

砥平里环形防御阵地　2月3日，第2师第23团战斗群击溃双连隧道附近的少量中国军队，占领了砥平里，这一情

况前面已经讲过了。

砥平里是山谷里无任何奇特之处的乡村城镇，但因其位置是交通要道，所以成了罕见的激战场所。

突出到敌区的第23团当然占领了环形阵地，但其阵地线的大部分设在谷底的山冈和水田里。

这就是说，在砥平里的周围排列着几个比高280米左右的高地，如果把这些高地串联起来，就能构成很好的环形防御阵地。但不管怎么说，其直径有5公里，周围长也有18公里，这么大的范围，以3个营（第1营、第2营和法国营）的兵力是毫无办法的。所以，弗里曼团长选定了与兵力相适应以城镇为中心直径1.6公里的防线。为此，不得不在城镇的西侧把阵地设在水田里，在南面则把阵地设在小山冈上。

于是，团将3个营，营将3个连，连将3个排分别配置在第一线，构成了一条没有间隙的防线。虽然紧缩了环形防御阵地，但周围仍有6公里多，所以为构成没有间隙的战线，除了这样做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这样，团预备队只有配属的特种部队连，各营的预备队也只有1个排，所以采取的措施是炮兵也作为步兵参加战斗行列。

弗里曼团长费尽心机，为了不留间隙，牺牲了防御所不可缺少的预备队。其理由，一想起该团在洛东江畔和清川江畔吃的苦头就足够了。那两次，该团作为师防御的一部分占领一连串的阵地，但由于受到从间隙潜入的敌人的腹背夹击，其第一线突然陷入了崩溃。而这一次，该团距离主力部队有25公里，所以弗里曼团长决定以不留间隙为原则来构筑阵地和配备兵力，可以说这种想法是理所当然的。

该团接受了过去痛苦的教训，挖壕沟，布设防步兵地雷，埋设了照明汽油桶。并且还完成了火炮的试射，建立了

步兵、坦克、炮兵之间的通信联络，集聚了充足的弹药，准备了10日份的食品。

尽管存在着预备队少和完全没有纵深的缺陷，但砥平里的环形防御阵地经过10天的准备已经就绪了。

当时配属给该团的火炮有轻型火炮1个营、中型火炮1个连和高射武器1个连；配属的坦克是1个连。

2月13日，美第10军的主力撤出了横城，所以过去处于掩护军左侧后位置的砥平里反而成了明显的突出部。人们都认为，孤立的砥平里遭到敌人的包围，是肯定无疑的。

2月13日早晨，在砥平里环形防御阵地上，同平时一样向四周派出了侦察兵。该团自2月3日到达此地以来，一次也没发现中国军队。但果然就在这天，各侦察兵发现敌人在东、西、北三个方向集结大部队；同时，侦察机也发现有一支庞大的纵队正在从北面和东面接近。此外，为了进行联络而北上的第2侦察连在砥平里以南6公里的曲水场遭到了伏击。

深刻而切实地感到沉重压力的弗里曼团长在担心着向骊州撤退，就在正中午的时候，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乘直升机飞来了。他是来了解战备的情况和团长的信心的。

弗里曼团长建议："尽量先撤退后勤机关，本团于明天即14日撤退为宜。"既然团长没有固守的决心，那就只好如此。阿尔蒙德军长表示同意后飞走了。

但是，收到军长关于撤出砥平里的报告后李奇微司令官却严肃地命令："即使进行增援，也不得放弃砥平里。"这是因为，如果放弃砥平里，不但会暴露第9军的右翼，使闪击作战的成果化为乌有，而且将失去反击的支撑。于是，阿尔蒙德军长在指示第2师增援第38团的同时，下令固守砥平

里。

弗里曼团长放弃以前的决心，立即加强环形防御阵地。将固守砥平里的决心传达贯彻到每一个士兵，以工兵连在指挥所周围构筑环形防御阵地，将坦克加强在第一线阵地上。而且，再一次以地雷和机枪封锁了所有的间隙。

果然不出所料，天一黑就发现有6支火把从望美山上下来。同时，从西面的山谷和北面、东面也有一些火把接近。于是，不一会儿就对团的周围展开了进攻。已准备好的全部火炮（炮24门、迫击炮51门和坦克炮21门）对环形防御阵地周围进行了擅长的弹幕射击。从这一弹幕里钻过来的中国军队，连续地实施突击，勇猛地扑向了环形防御阵地。中国军队的攻击一直持续到15日早晨。下面集中地叙述一下战斗最激烈的G连的防御情况。

G连和155榴弹炮连的阵地配置如插图 9 所示。G连占领的高地是比高40米左右的起伏平缓的丘陵。其担任的防御正面约800米，各排的正面分别为200—250米；中间的C高地最高，但它只是望美山支脉的末端。第2排的阵地设在水田里，正好能监视着望美山的山麓。但是，战场上是一片白雪。由于雪光，即使距离30米，也能看到单兵的活动。这或许是天命吧。

昼间，希斯连长把75毫米无坐力炮配置在凿开的山路旁边，但一到黄昏就改换为炮兵的重机枪。其原因是担心发射时炮尾风会暴露第1排的阵地。这种改换武器配置的作法，从结果上来看是很有效的。该炮兵的重机枪，作为前哨机枪，作为第1排和法国营前面的侧射机枪，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3日夜间　看到火把不久，在山路上的机枪手就发现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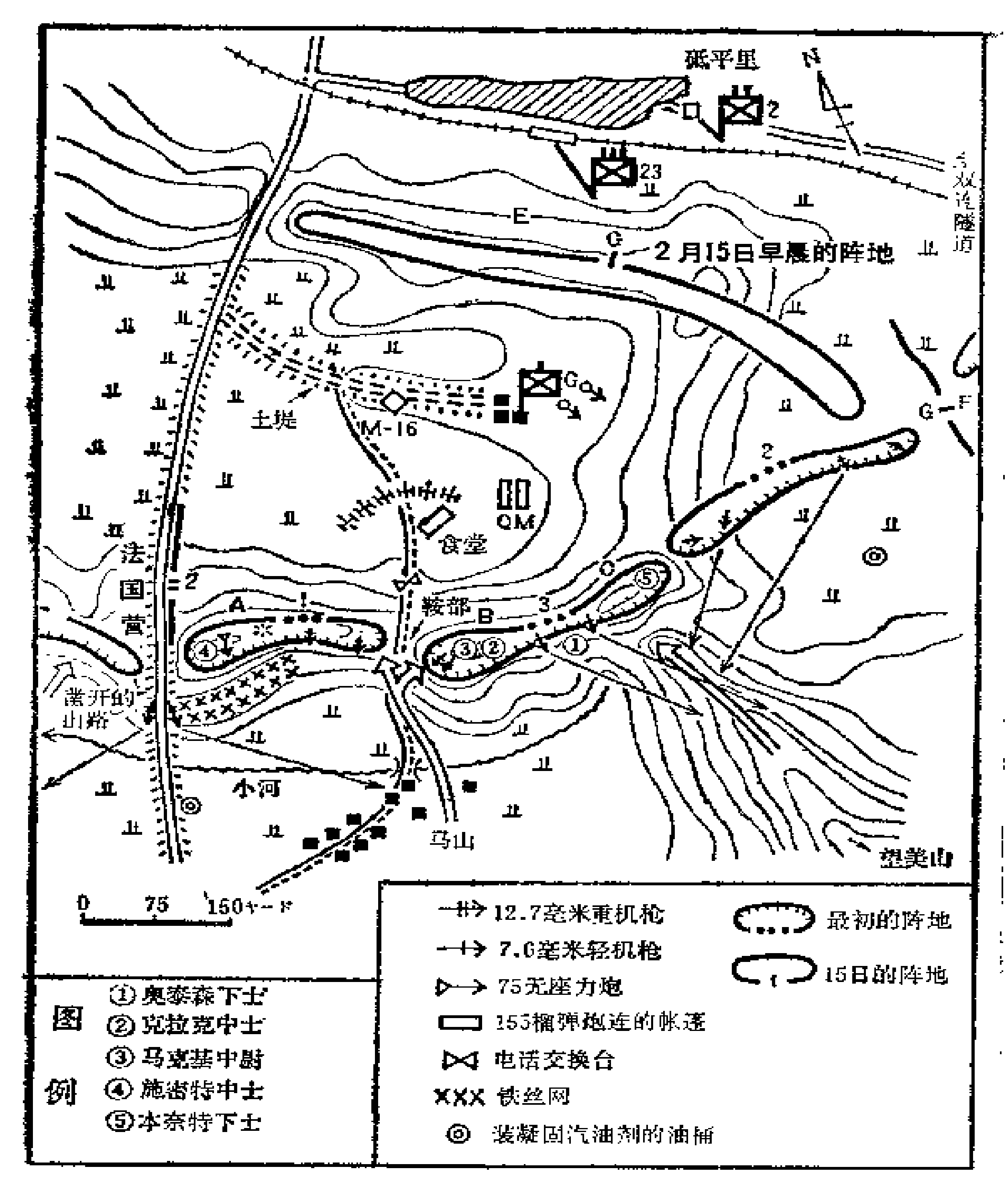


插图9　砥平里血战的G连（1951.2.13—51）

田里有活动的人影，立即进行了射击。不一会儿，中国军队

的1个班顺着望美山支脉匍匐过来，向第3排左翼的机枪阵地投掷了3颗手榴弹；还有1个班从马山的村落里悄悄地接近过来，向第3排的右翼投掷了手榴弹。时间是22时左右。

第3排排长马克基中尉以电话呼叫正在胡乱射击的班长，提醒他只能在看到敌人时进行射击。因为这是敌人的战斗侦察。果然，几分钟后，中国军队就退回去了。从那以后大约有1小时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23时左右，悄悄地接近到第3排中间部位的少数中国兵突然向莫基德班长的堑壕投掷了手榴弹。负伤的莫基德下士喊着："马克基中尉，负伤了"，向距离20米左右的马克基中尉的堑壕爬去时，中国兵又对准他投了几颗手榴弹。士兵们开枪打死了这些敌人，所以莫基德下士捡了条生命。马克基中尉一查看，下士负了轻伤，于是平静地对他进行了劝慰。这时，莫基德下士说："不是什么重伤"，说完就返回坚守的阵地上去了。

不久，阵地下面发出了呼唤"马克基！"的声音。马克基中尉凝目一看，发现有几个人影。觉得有点奇怪，就问旁边的自动步枪手："那是谁！"回答说："是敌人！"马克基中尉一投手榴弹，中国兵可能是负了伤而翻滚下去了。

没有多久，迫击炮炮弹开始在阵地上到处落，战场上渐渐喧嚣起来了。中国军队好象感到山路上的前哨机枪妨碍很大，多次对其进行了攻击。践踏着白雪跑过来的人影被照明弹照得很清楚，炮兵的这挺机枪就抓住这一紧要关头连续地进行猛烈的射击，每次都将敌人击退。但是，不久一颗迫击炮弹在凿开的山路中间爆炸，机枪旁边的12个人中阵亡2人，负伤6人。炮兵的埃莱治上尉匆忙召集了10名士兵前去增援，但因大部分都是初上战场，所以其中的半数（5名）

途中返回来了。然而埃莱治上尉自己又调换有故障的枪，又往下抢救伤员，又补充弹药，继续进行射击。因此，中国军队进入阵地前干涸的小河之后再没有前进过来。

或许因看不到敌人而停止射击，就误认为是消灭了敌人，约有1个排的中国军队开始对法国营的左翼进行突击。他们在阵地前90—180米的地方整顿队形，上刺刀，吹着哨子和军号一溜烟地往前突进。这时法国兵一鸣手动汽笛，1个班就投出手榴弹，喊叫着一直向前猛冲。这是精神力量的激烈战斗。

埃莱治上尉忘了射击，屏住气息紧张地看着这一情况。但双方接近到20米左右时，中国兵突然改变方向，打乱队形逃散了。这是一分钟内的事情，时间是2月14日凌晨2时左右。

后来到天亮之前，都是一个班左右的中国兵4次进攻了G连。但每次总是以哨子和角笛为信号接近过来，所以能够很容易地将其击退。

中国军队的这种进攻，不仅限于G连的正面，而且对整个环形防御阵地的周围都进行了。G连把它判断为战斗侦察，但不管怎么说，是一种顽强而勇敢的进攻。

这一期间，环形防御阵地内的火炮继续对四周进行弹幕射击，并且按5分钟一发的比例发射照明弹，支援步兵的战斗。这天夜里炮兵发射的炮弹数，平均每门炮250发。

14日昼间　可怕的夜间已过去。中国军队撤退了，战场上已恢复了平静。G连为了防备今天晚上的夜间偷袭，加强了阵地，并且对阵地前面进行了搜索。但是，已经暴露了的自动火器的阵地却没有变换。这就是后来出现苦战的原因。

第1排捕杀了时而隐蔽在阵地前面的暗沟里，时而在水田里装死的15名中国兵，埋葬了18具尸体。

马克基中尉的第3排埋葬了躺在同第1排之间的鞍部下面的15具尸体。而且好象在河沟里还潜伏有中国军队，所以用火箭筒一射击，就有约40名中国兵慌乱地跑了出来。

因此，当搜索马山上烧后的现场时，发现中国兵丢弃了1挺机枪。这时，马克基中尉遭到了从下草里站起来的中国兵和腿负伤装死的中国兵的冲锋枪射击，但幸免一死。

在前哨机枪阵地上的埃莱治上尉察觉到西面700米处有1个独立家屋，位于法国营的阵地前面。他想这里作为敌人的攻击据点是很合适的，所以发射了黄磷弹，命中第3发时就开始燃烧，15名中国兵逃出来了。

G连连长希斯中尉同B炮兵连长罗齐诺斯基中尉协商，决定以炮兵加强G连的第一线。罗齐诺斯基中尉想，如果步兵阵地崩溃，炮兵阵地也要崩溃，于是就慷慨应允，并且以20名炮兵人员分别编成两个机枪班和自动步枪班，归希斯连长指挥。希斯连长以这些人员增强了第3排的右翼。但是，G连没有预备兵力，所以协商决定，在希斯连长提出要求时炮兵还要派出40名人员。因此，炮兵连为了以最小限度的炮手及时实施火力支援，决定将过去以3门炮为一组赋予射向改为两门炮为一组，并且分别赋予800密位的射界。这样，只要转动方向机，连的射界（2400密位）就都能射击。

一天之内，该团两次收到空投的弹药。此外，空军对中国军队密集的环形防御阵地南侧的地域，进行了3次攻击。

但是，中国军队未能等空军飞机返航，就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迫击炮射击。这可能是试射或检验射击。环形防御阵地可以从四周的山上往下看，所以其射击是准确的。

14日夜间　2月14日天黑下来了。不久，南面的空中升起了信号弹，接着又响起了军号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夜间

袭击于22时左右达到了最高潮，在后来的3个小时内，第23团反复进行了从未经历过的白刃格斗。团的周围同时受到进攻，但中国军队的主攻好象是在G连正面。

在G连的正面上，信号弹一升起，3挺机枪就从最近的距离上开始射击，中国军队1个班向第3排的左翼冲击，1个排向鞍部突击。

第一线立即开始射击，希斯连长以身边的火力即3门60迫击炮、4门81迫击炮和4门重迫击炮沿着小河沟进行了弹幕射击。但是，G连的正面有800米，所以该弹幕的密度不浓。因此，要求炮兵支援，但第37野战炮兵营正在对望美山山麓的密集部队进行射击，所以未能给予增援。

从稀疏的弹幕里钻过来的中国军队进入鞍部的死角，并且向第1排阵地左翼的机枪阵地投掷了爆破筒。机枪旁边的4个人全部阵亡，环形防御阵地的一角被打开了一个口子。于是，中国军队进入堑壕，缴获了丢弃的重机枪，开始对第3排的右侧进行射击。

第1排排长事先就将其指挥所设在连指挥所的旁边，但战斗开始后也没有搬出小屋去，以无线电台指挥排的中士施密特。当然，他是事先没有经过连长允许这样做的。

第1排的左翼发生了大爆炸。第3排排长马克基中尉不久就开始遭到来自那里的机枪火力射击，心想是不是第1排的左翼阵地丢掉了，便打电话问希斯连长。于是，连长就打电话问第1排排长，面第1排排长又呼叫排的中士寻问情况。但是，施密特中士当时正在阵地的右端对接近过来的敌人进行射击，所以不知道这件事情。因此，为了减少麻烦，他信口回答马克基中尉说："阵地还在固守着。"

这时，战场上的夜景，在第三者看来用一句话说是非常

美丽的。几十条红的或蓝的曳光弹带，穿过每5分钟发射一次的照明弹的空隙，或者平行，或者交叉地在敌我双方的战线上空飞来飞去；跳弹象火花似地消失在半空；双方的弹幕在环形防御阵地内外撒播着闪闪发光的大火花。

22时左右，己方的飞机飞临上空，投掷了3颗降落伞照明弹。战场上被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包围着环形防御阵地的中国军队看上去象黑蚂蚁似的。但是；有一颗降落伞照明弹在155榴弹炮阵地上空飘了30多秒钟，所以反而帮助了中国军队的射击。尔后，中国军队就以迫击炮对我炮兵阵地进行了集中射击，不久又开始以机枪进行扫射。

时间不长，马克基中尉看到有4个中国兵接近到右翼班长后方5米的地方。于是，他就对这位班长大声喊道："你后面有4个中国兵。快投手榴弹！"但不凑巧，来自鞍部的机枪子弹正在班长的头顶上掠过，所以不能回过头来看。因此，马克基排长立即以自动步枪击毙了这些敌人。

不久，马克基中尉又发现一些中国兵从河沟里出来，似要逼近右翼班。因此，他再一次提醒右翼班注意："有15—20名敌人正在向你们的右翼正面攻来。"但右翼班仍然因遭到鞍部机枪的压制而抬不起头来。于是，马克基中尉和传令兵又一次进行射击，但因能见度差而效果不佳。中国兵低着头躲避纷纷掠过头顶的子弹而迫近，并开始向班长的堑壕投掷手榴弹。班长和一名士兵无法坚持而跑出掩体，又跳进马克基中尉和传令兵的掩体里。被骑在头顶上的马克基中尉憋得受不了。大声斥责："走开。回到你的岗位上去！"但班长不愿走开。经过再三地斥责，班长勉强地跳了出去。但刚一跳出掩体，肩膀就被打穿了。

在这期间，中国兵向班的堑壕投炸药包，进行压制，终

于夺取了马克基排的右翼第一线阵地。而且，有一个中国兵悄悄地接近马克基中尉的掩体，投掷了3颗手榴弹。马克基排长身边的传令兵负伤了。拿着自动步枪的马克基中尉击毙了这个中国兵，并且紧接着又对爬上来的中国兵进行了射击。但这支自动步枪每次发射到第10颗子弹时就因退壳不良而出故障。于是，马克基中尉就一边用小刀取出卡住的弹壳，一边继续射击。但是，后来小刀掉到地上，在夜暗中没有找到，这支自动步枪就不能使用了。这时，中国兵已悄悄地靠近到3米左右，可能是为了投手榴弹，突然抬起了上半身，环视着周围。马克基中尉立即以手里的卡宾枪击毙了中国兵。时间已快到23时了。

第3排左翼的情况怎么样，一点不知道。但右翼班已被击溃。马克基中尉感到需要增援，由于电话很早就不通了，立即命令上等兵马丁跑步去连部报告。

希斯连长按照商定的办法，请求炮兵连进行增援、补给弹药和派遣担架。

炮兵连连长立即向各炮班下达指令，几分钟后就集合了15名士兵。传令兵领着他们来到了阵地。于是，马克基中尉就下令夺回右翼班的阵地，但在企图越过棱线时因遭到阻击而未能达到目的。不久，由于碰巧落下来的迫击炮弹，1人阵亡，1人负伤。这样，增援来的炮兵人员就一个不剩地象往下滚的一样跑下山去了。

这时，担心马克基排战况的希斯连长，正巧从山麓往上攀登。他叫炮兵人员停住，鼓起勇气带他们回高地。但这时已夺取鞍部两侧台地的中国军队开始从横方向进攻马克基排的阵地，所以希斯中尉带领的这一群人又往山下跑去了。希斯中尉以连炮兵指挥所都能听到的声音命令他们回来，但没

有1个人回来。于是，希斯中尉下到山麓，抓住正在蹲着的两个士兵的后脖梗，大声斥责说："回到高地上去。与其在这里死，不如登上高地去死！"但炮兵人员一点也不想动。不管怎么说，在希斯中尉命令攀登的那个马克基中尉的高地上，中国军队发射的曳光弹象一串串红宝珠似地飞去，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硝烟弥漫着阵地，所以第一次上战场的炮兵人员这样畏缩不前，不是没有道理的。时间是2月15日零时30分左右。

在炮兵指挥所听到希斯中尉喊叫声的埃莱治上尉，大声呼唤集合士兵，但没有人走出堑壕来。因此，埃莱治上尉在火炮阵地上跑了一圈拉出10名士兵，并且带领着他们向第1排阵地的左翼跑去。这里是不久前中国军队以缴获的机枪进行猛烈射击的地方。但这时，中国军队好象已经转移了。埃莱治上尉很容易地进入这个阵地，一检查放在那里的A—1机枪已被毁坏了。于是，埃莱治上尉就把炮兵的12.7毫米重机炮移过来，并且配备了人员。这样，一度被中国军队夺去的阵地就全部夺回来了。

不久，埃莱治上尉因担心高地的右方即凿开的山路方面的情况而沿着棱线一转移，就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并看到顶上土堆附近有几个人影。而且，还听到中国兵用于识别的长尾林鸮似的很低的哨声。心想糟糕！但已经晚了。第1排的阵地全被中国军队占领了。没有办法，只好就地趴下。但几分钟后，听到在冻结的雪地上爬来的声音。跷着脚往土堆方向一看，眼前正碰到同时跷着脚看的中国兵。埃莱治上尉立即扣动了扳机。距离很近，伸手就能够到对方的胸部。接着又击中了后面另一个人的头部。但是，第3个人投过来的象墨水瓶那样大的手榴弹在身边爆炸了，被爆炸气浪打倒的

埃莱治上尉滚落到山脚下去了。肩部感到剧烈的疼痛。自信负了重伤的埃莱治上尉向炮兵指挥所走去了。

在这期间，马克基排的阵地从其右翼开始，逐渐受到蚕食，和马克基排长在同一掩体里的一等兵印蒙也左眼负了伤。全排剩下的主要武器，只有奥泰森的机枪了。

奥泰森的确打得很好。他变换位置，改变射击方法，阻止了沿着望美山支脉爬过来的中国士兵，并且边鼓励身边的步枪手，边击退了敌人的多次攻击。但是，上午零时许，悄悄迂回进来的两个中国兵向正在射击的奥泰森的阵地投了两颗手榴弹。因此，全排剩下的唯一的机枪也停止了射击。奥泰森在战斗中下落不明。

由于奥泰森的机枪突然停止射击，马克基中尉就派克拉克中士前去察看，原来是“机枪阵地被摧毁，敌人从左翼班和中间班之间的间隙冲进来了”。马克基排长立即给左翼班班长本奈特下士打电话，命令他以班的部分兵力堵住突破口，并且再次派出传令兵去请求增援和补给弹药。

这时，希斯连长追赶着从山麓归来的炮兵人员回到了炮兵指挥所，并且一边大声喊着“爬上那个讨厌的高地”，一边召集炮兵的人员，但集合到他周围来的士兵又都走了。正在不知所措时，收到了马克基排长要求增援的报告。突然醒悟过来的希斯连长，终于决定向营长请求增援。因为，营长事前曾劝戒不要盘算着增援的问题。爱德华营长立即派出增援，但是，只有预备队排的一个班。

在增援班急速前进期间，马克基排左翼的本奈特下士带领几名士兵对突入的敌人进行手榴弹攻击，并把他们打退了。但是，中国军队也在军号声中反复进行了多次冲击。在这场混战之中，本奈特下士继续奋勇战斗，狙击了正要吹第

二遍号的敌军号手，迫使敌人停止了冲击。但不久，他被手榴弹炸掉了手指，接着肩部负了伤，后来头部又中了炮弹片。这时，电话发生了故障，因此马克基排长同本奈特下士失掉了联系。

凌晨2时左右，增援班到达了，所以希斯连长立即下令夺回鞍部。于是，增援班就在克拉克中士的引导下冲向鞍部。他们刚一到达高地下面就遭到了射击，所以立即进行了还击。但是，中国军队占优势。在10分钟左右的互相射击过程中，增援班全都伤亡了。

在此期间，中国军队的进攻仍然在不间断地进行。其进攻方法，不是象过去日本军队的夜间袭击那样企图一举夺取一个高地的激流式的突击，而是从一个堑壕压制另一个堑壕的蚕食式的突击。到凌晨3时左右，中国军队夺取了第1排和第3排的大部分阵地，向炮兵阵地和连指挥所发射了大量迫击炮弹和用机枪等的所有武器进行了射击。

这时，在左翼的水田里占领着阵地的第2排，还没有受到攻击，但好象误认为第3排左翼的C高地已被敌人夺去，就将其右翼班撤到后面去了。因此，以前在本奈特班的左正面有效地进行过侧翼防御的机枪也变换了阵地，结果，第3排左翼的兵力就立刻减弱了。马克基排长派克拉克中士前去查看，左翼班还剩了三、四个人，弹药和手榴弹也所剩无几。就连马克基排长也不由得在电话里说：“克拉克，中国军队想干掉我们！”老练的克拉克中士回答说：“嘿！我们在被干掉以前，尽可能地多干掉他们一些。”

这样，从23时到凌晨3时，G连丢失了阵地。始终坚守着阵地的第1排只有施密特中士以下几个人，第3排只有马克基中尉以下6个人。马克基中尉把幸存人员召集起来，将

剩下的手榴弹一齐投向四周后，放弃了拼命守卫的高地。

反冲击　希斯连长报告丢失了阵地，爱德华营长立即发出命令："给你派增援，无论如何要把阵地夺回来！"如前所述。该环形防御阵地没有纵深，因此一个蚂蚁洞也会造成整个环形防御阵地的崩溃。爱德华营长决定紧急派出剩下来的营预备队的全部兵力，但因该预备队只有F连的1个排（欠前增援的1个班），所以只好依靠弗里曼团长进行增援。然而，团的预备队也只有特种部队连了，而且敌人对西侧水田里的法国营的进攻也非常猛烈，所以弗里曼团长对是否派出其全部兵力，也犹豫起来。结果，团长派出增援的兵力是特种部队连的1个排和1辆坦克。爱德华营长将这两个排交给作战助理卡齐斯中尉指挥，紧急派往G连。

卡齐斯中尉到达G连的时间是3时30分左右。这时，希斯中尉正在将所剩无几的本连人员和炮兵人员匆忙召集起来，并且利用横穿盆地中间的土堤，构成了新的阻击线。但是，炮手仍然留在炮兵阵地上，并且作好了抵近射击的准备。

同希斯连长取得联系的卡齐斯中尉刚做好反冲击的准备，追赶来的特种部队连连长硬坚持说："特种部队排是团预备队的一部分，没有理由接受团长以外的人的指挥"，而不服从调动。听到这一突然事件而感到吃惊的爱德华营长派出了情报主任拉姆斯巴格上尉，但拉姆斯巴格上尉从营部出发时，已经接近凌晨4点了。这时，G连的正面上仍然不断地响着枪炮声，但团的环形防御阵地的其他正面上比较平静。

拉姆斯巴格上尉抄小路紧急赶往G连连部去，看到M—16自行高射机枪被抛弃了。这辆M—16自行高射机枪是一、两个小时前增援给G连的，但因过于着急赶路而掉进路侧沟里

去了。卡齐斯中尉正在这辆M—16自行高射机枪的后面等待着拉姆斯巴格上尉。

卡齐斯中尉诉说他的困境："特种部队连连长硬说，'把特种部队排配属给G连是打乱了指挥系统；要他们排参加反冲击，从以往的训练来看是不合适的'。所以，毫无办法。"有的人即使在非常的情况下也墨守平时的规章和习惯，不愿意适应情况的变化。这位特种部队连连长，可以说就是个典型。

拉姆斯巴格上尉同希斯连长进行了协商，把派遣给G连的混合射击增援部队召集起来，配备无线电台；并且将迫击炮阵地变换到身边，迅速地进行了反冲击的准备。

拉姆斯巴格上尉决定，以5分钟的迫击炮射击和两挺机枪压制目标高地，以特种部队排（36人）夺回原第1排的A高地，以F连的1个排（28人）夺回原第3排的B高地。上尉之所以没有请求炮兵和重迫击炮射击，大概是由于敌我双方的距离太近的缘故。

迫击炮开始以130米的射击距离进行火力准备。从第1发炮弹开始就命中目标；两挺机枪对棱线进行了扫射。但不久，中国军队的迫击炮弹幕包围了反冲击部队和迫击炮阵地，F连的排长以下6人负伤。在反冲击的气势因而受到削弱的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干扰。那位特种部队连长突然喊道："迫击炮停止射击！"。迫击炮手把特种部队连长的话理解成命令，立即停止了射击。因此，攻击的气势一下子低落下来，士兵们都跑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了。

特种部队连长说，这是担心炮弹不够而不自觉地大声喊叫的。在战场上，谬论多的人常常会出现这种言行。

拉姆斯巴格上尉生气了，借口后送伤员而赶走了特种部

队连长。他重新进行了火力准备，喊道："来，上去吧！"，亲自站在最前头。

攻击排一边端枪射击，一边踏雪向前跑，一、两分钟后就开始登山。拉姆斯巴格跑在最前头。有的地方雪深及膝，而且很滑，攀登很困难。爬到半山腰时，有几发迫击炮弹和十几颗手榴弹在斜面上爆炸了，不一会D高地上的两挺自动火器对正在向A高地攀登的特种部队排进行侧射。这是自动步枪和轻机枪的射击，但在拉姆斯巴格上尉来说，尚未搞清是D高地上的法国兵误射的，还是已夺取D高地的中国兵射击的。一条连续的光和断断续续的光线，延长到正在以三角形队形登山的特种部队排的底边。有几名人员负伤了。但是，三角形队形最前头的人员仍然大声喊着继续往山上攀登。

不久，他们又遭到来自正后方的射击。原来是赶到的坦克兵认为占领高地的是法国营，贸然断定向他们射击的可能是敌人，便以车载机枪进行了射击。实际上，卡齐斯中尉已经向坦克兵传达了攻击计划，刚提醒他们没有命令不准射击，而坦克兵则好象对卡齐斯中尉说的"D高地由己方军队坚守着"的话印象很深。卡齐斯中尉立即跑回去制止坦克射击。但在这20至30秒钟期间，反冲击部队又出现了几个新的伤亡。然而，特种部队排的先头却唉呀唉呀地喊着登上了A高地。

另一方面，向B高地前进的突击排遭到了来自水田里原第2排阵地上机枪的侧射。排长因为只想到左边的水田里有第2排，所以感到震惊，但倾耳一听，很明显地是中国军队的机枪声。于是，就引导迫击炮对其射击，但几次射击也未能压制住。后来一查看，这里构筑有全新的掩盖阵地。这证明中国军队在修筑火力工事方面是很巧妙的。为此，突击排几乎全部伤亡，突击没有成功。

这时，登上A高地的特种部队排的几个人扯着嗓子喊道："已经占领顶峰了，快上来！"但在这以前，特种部队排有三分之一的人员负了伤，拉姆斯巴格上尉的脚也被手榴弹破片打伤了，所以对山顶的增援好象进展得很不顺利。

拉姆斯巴格上尉正检查自己的脚，希斯连长就从那边走过来了。为了代替脚脖子受伤的拉姆斯巴格上尉指挥反冲击，希斯连长携带着无线电台往山顶上爬去。

拉姆斯巴格上尉包扎完了伤口刚开始登山，就发现一名士兵用一只手拉着伤员的脚往下走。上尉立即制止了。这是因为，他不愿意由于一个伤员而减少一个健康的士兵。但仔细一看，这个士兵的一只胳膊只耷拉着一块皮。上尉一边挥手让他撤下去一边问："拉的是谁？"士兵回答："是中尉，是希斯连长。被打中了胸部。"

原来是，希斯中尉在棱线上刚一露面，就碰到了同样跷脚站起来的中国兵。他急忙想取下挂在肩上的卡宾枪，但因背无线电台的皮带缠住了枪而拿不下来。结果，被打中了胸部。幸好不是致命伤，但在战场上稍有疏忽就会丧失生命。

在高地上，特种部队排的十几名士兵同潜伏在反斜面上的几十名中国兵争夺棱线。特种部队排的士兵发挥其拥有的精神力量，以射击、投手榴弹和突击努力扫荡敌人。但中国兵一步也没有后退。不久，几名伤员从高地上滑下来，接着在几秒钟内又有四、五名士兵下来了。拉姆斯巴格立即制止他们下来，但留在山顶上的只有他们几个人，怎么也坚持不住了。拉姆斯巴格上尉也跟着下到了山脚。这样，第一次反冲击就结束了。

好容易走到进攻出发线的拉姆斯巴格上尉，命令卡齐斯中尉在土堤上设置阻击线，但集合起来的士兵很少。攻击B

高地的F连的一个排，共有28人，其中22人负伤，1人下落不明，只剩下了5名士兵。特种部队排的情况也是这样。卡齐斯中尉将伤员收容在G连指挥所的农民家和炮兵的补给帐篷里，派出少数的健康兵对其进行掩护，等待着可能走下高地前来攻击的中国军队。

但是，中国军队既没有从高地上进行射击，也没有从高地上下来。因此，卡齐斯中尉认为己方部队还留在那里，并且带着一名士兵向A高地走去。这时天已开始朦朦亮，正是所谓的黎明前的黑暗。两个人登到顶峰时，一名中国兵站在棱线上吹军号。很快就有十几名中国兵集合在这位军号手的跟前。卡齐斯中尉下了拼的决心。但中国兵既没有射击，也没有投手榴弹。卡齐斯中尉悄悄地返回来了。途中遇到了3名伤兵。这是在B高地上最后的3个人。于是，他们把伤兵收容在农民家里，这次由一个人去侦察B高地情况。但B高地上只有中国兵。

卡齐斯中尉一回到指挥所，他特意构筑的阻击线已经崩溃了。护送伤病员回来的特种部队连长大声喊道："在这样的地方，不能进行防御，赶快从这个盆地里撤出去！"

另一方面，拉姆斯巴格上尉刚报告反冲击失败，爱德华营长就命令说："得到了特种部队连主力的加强，一定要守住现在的阵地！"但这时，在指挥所周围和土堤阻击线上已经没有健壮的士兵了。而且，A高地和B高地上的中国军队，从天亮起，开始对这个盆地进行扫射。幸运的是，这时埃莱治上尉已经费尽心血把从侧沟里拉出来的M—16自行高射机枪修理好，拉姆斯巴格上尉在其掩护下把全体人员撤退到了E高地。但因此，却为收容留在G连指挥所和炮兵帐篷的伤病员演出了令人感动的、壮丽的活剧。准备遭受损失来收容伤

员的部队，是坚强的部队。

炮兵魂　步兵退下来了，但炮兵连长决心留在土堤上保卫火炮。他要求以3辆坦克和M—16自行高射机枪给予支援。不久就迎击了从A高地和B高地上跑下来的中国军队。

但是，中国军队不顾伤亡地分若干群越过A、B、C高地，朝着炮兵阵地蜂拥而来。这时，有位军官一发出“开始射击”的口令，6名炮手立即从土堤上跳起来冲向炮位，连续发射了6颗黄磷弹。发射的声音和爆炸的声音能同时听到，突然急射的炮声在砥平里周围的山谷里回荡着。白烟和火焰在A高地和B高地的山麓升起，中国军队的攻击突然停止了。

15日昼间　天很冷，但盼望已久的太阳升起来了。践踏过的雪地上散发着血腥味，荒凉的秃山上只有寒风在呼啸。

但是，对于官兵们来说，天亮就是上帝的援救。全体官兵都感到“得救了”。因为，中国军队通常是天一亮就隐藏起来了。但是，这次却不同，中国军队在天亮以后仍然占领着A高地和B高地。爱德华营长得到了特种部队连和B连的增援，综合运用步兵、坦克、炮兵和飞机的火力，极力进行了攻击，然而多次正面攻击都没有取得效果。在这里，中国军队也坚决进行了防御。因此，爱德华营长于16时30分左右命令4辆坦克进至下岘北侧，对望美山西麓进行了炮击。进行了十四、五分钟的炮击后，中国军队出现了动摇的样子，不久就开始瓦解了。这可能是因为，这时后述的柯罗姆贝茨支队已经到达下岘北侧了。这天晚上开始下的5—6厘米厚的积雪，埋葬了丢弃在A、B、C高地周围的数以千计的中国兵的尸体。

几点看法　关于这次战斗，美军的教材对遭到不顾一切

伤亡的进攻时的精神准备、反冲击的时机、地点、兵力和部队的协同动作等问题，叙述了一些看法，仅摘录其要点如下：

1．阵地的一角被敌人突破后，指挥官必须固守突破口翼侧，利用支援火力和纵深阵地削弱敌人的进攻锐势，减缓其速度，最后挫败其进攻。……

过早的反冲击，会受到攻势正猛的敌人的攻击，……或者说在敌人的力量还没有减弱时实施攻击，容易陷入失败的困境。

过迟的反冲击，敌人就会挖掘堑壕，进行重新编成，因而不易奏效。……决定反冲击的兵力，必须了解当时情况下敌我双方所有的因素，……不到必要时不能投入全部预备队。然而，“派孩子从事大人的工作”则是最愚蠢的事情。

2．步兵班在突击中最能发挥其真正作用。……班要互相配合进行战斗。但是，班只有在对其他士兵、班长和排长给予完全信任时才能完成最高任务。

3．第503野战炮兵营B连的部分士兵发生了应该谴责的行为，这不能以缺乏经验为理由进行处理。要求他们在临时的而且是没有见过的指挥官的指挥下，做好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也是没有道理的。

参加战斗的埃莱治上尉，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炮兵必须作为步兵使用的情况是很多的，因此炮兵必须进行步兵的训练，并且还要象步兵那样进行编组。

三、柯罗姆贝茨支队

2月13日早晨，砥平里告急，李奇微将军发出命令，即使派兵增援，也要固守砥平里。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

根据这一命令，13日下午，美第2师第38团战斗群经过双连隧道向砥平里前进。该战斗群也在461高地一带遭到了伏击。第38团奋勇战斗，但战况毫无进展。中国军队采取的措施是，首先切断增援，然后包围了砥平里。

14日下午，李奇微将军得知第38团的突破遇到困难后，立即命令美第9军援救砥平里。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第10军仅在原州正面就已经竭尽全力了。被选为援救部队的是作为军预备队集结在骊州南侧的第5骑兵团。军长穆阿少将给柯罗姆贝茨团长①的任务是："前进到曲水场附近，准备进攻，突进砥平里，为第23团开通补给路线，增援该团的作战"。

之所以规定在曲水场以南进行攻击准备，是由于从13日下午以来向砥平里前进的第2侦察连在那里遭到了阻击的缘故。

柯罗姆贝茨支队由第5骑兵团的全部兵力、第70坦克营A连的两个排、两个野战炮兵营（其中1个是105榴弹炮）和1个工兵连组成，并且伴随以第23团用的卫生连和补给队。但是，穆阿少将感到坦克兵力太少，又紧急增加了第6坦克营的D连。当时，穆阿少将命令D连"要在30分钟以内出发，听从柯罗姆贝茨上校指挥"，D坦克连出发的时间是在接到命令的28分钟后。没有收到预先号令的坦克连能够在30分钟以内向预料会发生激烈战斗的战场出发，其轻便的机动

① 柯罗姆贝茨上校于1950年10月北进时，在开城西北侧边进入白善烨将军第1师的作战区域，边主张要取得北进的优先权，并且在平壤抢到白善烨师的前头去了，是一名令人遗憾的猛将。

能力是令人钦佩的。

2月14日17时，穆阿军长命令支队出发。这是因为，正在双连隧道附近实施攻击的第38团受到反包围怎么也顶不住了。支队迅速渡过汉江，在漆黑的夜里借着雪光继续北进，午夜零时左右一到达曲水场，城南端的桥梁就被破坏了。支队占领了环形阵地，等待着工兵修复桥梁。这时，在北方5公里处的砥平里环形防御阵地上，正好是希斯中尉的G连将要被突破的时候。

坚固的防御 2月15日早晨，支队的前卫部队刚出发，就遭到了来自曲水场两侧高地的猛烈射击。第5骑兵团并列第1营和第2营，在两个炮兵营（36门炮）和航空火力支援下，从上午开始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毫无进展。美国公开史料说："中国军队的抵抗是很坚决的。"而且，侦察机报告："在曲水场北侧集结着大部队。"因此，柯罗姆贝茨上校认为，象现在这样，不可能在黄昏以前到达砥平里，于是决定编成装甲支队沿道路突进。该装甲支队共拥有23辆坦克，只加强了L连和负责在地雷场开辟通路的4名工兵，企图突破敌人正中间的6公里隘路。

道路比双连隧道还差，是单车线的乡村路，两侧耸立的望美山和注邑山，被大雪覆盖着，下眺是很深的凿开的山路。从山势来看，也是实施伏击的有利地形。

弹雨之中 L连连长帕莱特上尉和D坦克连连长希阿兹上尉制定的计划如下：

1．D连（装备M—46坦克）担任先导。这种M—46坦克能原地转弯，而且其装甲厚，火炮口径大（90毫米加农炮）。第70坦克营A连（MA—76G）担任后方警戒。

2．步兵（160人）分别搭乘中间的15辆坦克。坦克一

停止前进，步兵就下车在道路两侧展开，保护坦克和工兵。对搭乘坦克的步兵的指挥命令，由L连连长以无线电台发出，坦克车长进行传达。对空机枪由步兵操作。

3．为了收容步兵的伤员，让卡车跟随前进。但是，如果卡车不能前进时，就隐藏在路旁，等待着支队的返回。

当初，支队长想以弗里曼团（第23团）用的卫生连和补给运输队伴随装甲支队前进。因为，单以装甲支队即使突破敌人阵地，也不能用于援救活动。但是，从地形和敌情来看，又感到勉强；便给弗里曼上校打电话说："补给运输队似乎很不想去。我想只用装甲支队突进，你看这样可以吗？"回答说："不管辎重队来不来，反正你们要来。"

15时，装甲支队做好了出发的准备，等待着航空火力突击。第二辆坦克由4名工兵乘坐，第五辆坦克由柯罗姆贝茨乘坐，第六辆坦克由帕莱特上尉和决心同行的第3营营长特莱西乘坐。搭乘的步兵，平均每辆坦克上为11人。

15时45分，战斗轰炸机沿前进道路的攻击刚一结束，纵队就开始北进了。第一线的两个营继续全力进攻，牵制敌人；联络机在其上空盘旋担任联络、引导射击和侦察等任务。坦克行进纵队的车间距离为50米，所以长径约1500米。

先头坦克临近曲水场南端的桥梁时，为慎重起见停止前进，就在这时突然遭到了迫击炮的集中射击，同时两侧高地上的机枪也象下雨似地扫射过来。由于最初这一连串的射击，搭乘坦克的步兵有数人负了伤。坦克对雪丘上看得很清楚的机枪进行了炮击，并且开始以机枪扫射棱线；但搭乘坦克的步兵，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坦克，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而躲到附近的隐蔽处去了。

柯罗姆贝茨上校一边用坦克里的无线电台继续说："打

死了几百名中国兵”，一边指挥坦克射击。但总这样也不是办法，而且敌人的火力也稍有减弱，所以又下令继续前进。于是，坦克开始前进。但因事前没有告诉步兵，所以包括两名军官在内约有30多名步兵被丢下了。

通过曲水场的村庄时又遭到了猛烈的射击，所以停下来同上次一样进行了还击。而且，同上次一样又没有事前告诉步兵，结果又有更多的步兵被丢下了。通常，搭乘坦克的步兵为了避开敌人集中射向坦克的枪炮弹和为了阻止敌人近战打坦克，要散开在坦克外围30至50米远的地方。所以，如果坦克事前不发出预告就出发，步兵当然无法搭乘。当时，连帕莱特上尉也差一点被丢下。这样，在坦克行进纵队从曲水场北侧出发时，搭乘的步兵总数已减少到70名左右。被丢在曲水场北侧的特莱西营长以下的60人，分成几个组回到己方部队的战线上去，而特莱西中校以下几个人却当了俘虏。

在距离下岘的凿开的山路4公里之间，坦克行进纵队几乎不断地遭到射击，搭乘坦克的步兵伤亡越来越多。由于敌人的射击非常猛烈，希阿兹坦克队长几次想停下来以火力压制两侧高地。但柯罗姆贝茨上校每次都命令说：“不能停。越停，伤亡就会越增大，只能边走边射击！”因此，坦克纵队就继续边射击边前进，但边走边射击，似乎很难命中目标。在发里、玉钩和石谷附近遭到了近战攻击。抱着炸药包或爆破筒的中国兵从河沟里一跃而上，或者从村庄的后面突击过来，但都被搭乘坦克的步兵击毙了。帕莱特连长也从坦克上打死了敌人的3名突击队员。

终于到达了最后的难关。这里就是下岘一带的凿开的山路。这段凿开的山路，长约135米，两侧是10至12米的断崖。正因为这里地形险要，位置有利，所以中国军队企图在这里

拼命阻止坦克纵队前进，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一辆坦克一接近凿开的山路，就遭到了迫击炮的猛烈射击，接着反坦克火箭筒的1发炮弹命中炮塔，排长以下3人负了伤。4名工兵乘坐的第二辆坦克一进入凿开的山路，火箭弹和爆破筒就在坦克的两侧爆炸了，一名工兵被从车上震了下来。希阿兹队长搭乘的第四辆坦克遭到反坦克火箭筒的射击而爆炸，除了驾驶员卡尔霍恩下士以外，车上的全体人员都阵亡了。如果这辆坦克在凿开的山路上抛锚，整个坦克纵队就无法通过。驾驶员卡尔霍恩下士非常沉着，他注意观察中国军队的战斗情况，发现中国军队也正在对它进行瞄准射击。他把开始喷火燃烧的坦克加大发动机的转数，通过山路后退到路边停了下来。据事后调查，中国军队的反坦克火箭筒，是缴获的美制90毫米火箭筒。但是，中国军队为什么没有在这段凿开的山路上埋设地雷呢？这一点尚不得而知。

在凿开的山路上面的中国军队，边看着下面的坦克，边向下投掷炸药包，发射火箭弹，投掷地雷。坦克行进纵队在这里也遭到了“印第安式的笞刑”。坦克队队长阵亡了，所以没有人发出命令。但各坦克都能很自觉地互相掩护，已通过去的坦克向后面压制山路上面的敌人，后面跟随的坦克掩护前面的坦克通过山路。这样，整个坦克行进纵队都通过了凿开的山路。但是，令人可怜的是搭乘坦克的步兵。有几十名步兵在坦克通过这段凿开的山路时被打下去了。此外，一边收容伤员，一边在装甲支队最后尾跟进的卡车，也奇迹般地伴随到了这里，但轮胎被打穿了。有几名伤员转移到前面的坦克上去，但十几名伤员都在这里下落不明了。

好容易才通过了下岘的坦克纵队，看到了正在炮击望美

山的己方部队的坦克和在山野雪地上处于溃败状态的中国兵。于是，坦克纵队立即停下来，好象发泄过去的积愤似地对这些中国兵进行了扫射。

百万援军 17时，坦克行进纵队进入砥平里的环形防御阵地。在敌人中间突破6公里用了1小时15分钟。坦克纵队没有补给运输队和救护连伴随，而且自己携带的弹药几乎都打光，所以战斗力已近于零了。但是，环形防御阵地内的官兵们好象得到了百万援军似地放心了。因为，在准备全部牺牲的苦战之中，没有比等来援军更胆壮了。

但是，搭乘坦克的步兵和工兵却是非常悲惨的。出发时计有165人，但进入环形防御阵地时只剩下23人，而且其中有13人负伤。两次停下来，共约丢掉90人；在这一个多小时的突破过程中，总的损失是，阵亡17人、下落不明19人、负伤40人，共计76人。在从曲水场到下岘的"印第安式的笞刑场上"的损失率达66%以上。

返回 同弗里曼团长取得联系的柯罗姆贝茨团长，在为现在应立即返回，还是等明晨返回的问题而伤脑筋。必须立即返回的理由有两个。一个是弗里曼团的轻武器弹药极度缺乏，的确担心能否击退当夜的夜间袭击，所以应该及早地引导补给运输队，而且好容易从敌人中间突破前来增援的装甲支队的弹药也已经所剩无几，即使停留在环形防御阵地里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了。另一个是环形防御阵地里的伤员必须紧急后送，而且途中丢下的很多搭乘坦克的步兵，也将希望装甲支队迅速返回而在敌人区域里等待着。

但是，到日落之前只有一个多小时了。装甲支队即使立即返回，也要在靠近黄昏时才能出发，而且已经溃乱的中国军队必将会缩小包围圈，实施伏击。

那样，各辆坦克就会在夜暗中失去互相间的联系，很可能成为中国军队进行近战攻击的香饵。因为，昼间象老虎似的坦克，夜间只不过是一只小猫。而且搭乘坦克的步兵也都没有剩下。在立即返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间左右为难的柯罗姆贝茨上校感到非常苦恼。特别是一想到伤员们可能是寒夜里在路旁以一刻千秋之感期待着装甲支队的归来，他就万分悲恸，感到受到了作为指挥官的良心的鞭打。但是，从昼间的经验来看，没有步兵的掩护和空中支援的坦克纵队要想突破那段凿开的山路和山涧的一条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柯罗姆贝茨上校饮泣吞声地决定明天早晨返回，并且将22辆坦克配置在环形防御阵地的外围，等候着敌人的夜间袭击。

日落后，在环形防御阵地的四周发射了照明弹，照亮了一片白色的战场。但是，中国军队没有进攻。中国军队象退潮似地散去了。

2月16日上午9时，柯罗姆贝茨装甲支队做好了返回的准备。但因不停地下雪，视界为100米以内，可能得不到空中支援和炮兵支援，所以只好延期出发。11时左右，雪好容易停了。装甲支队重新整理队伍。这时，柯罗姆贝茨上校以忧闷的表情对集合起来的步兵和工兵命令："愿意搭乘者可以搭乘"。但是，愿意搭乘的，只有L连连长帕莱特上尉一个人。于是，商定让炮兵的观测机时常在坦克纵队上空飞行，一有要求便对纵队的正上方进行近炸引信射击，然后就出发了。但同预料的相反，中国军队连一名士兵也没有了。

一回到曲水场，柯罗姆贝茨上校就立即掩护着补给和卫生辎重队再次返回砥平里环形防御阵地。满载着补给品的28辆载重卡车和19辆救护车开进了环形防御阵地，并且在黄昏的时候，满载着伤员的救护车纵队和7辆载重卡车又从砥平

里出发，平安无事地向南开进了。

帕莱特上尉驾驶着吉普车寻找本连的伤员，并且收容了躲在隐蔽处等待救护的4名重伤员。伤员们即使现在也象对待父亲那样地敬慕帕莱特上尉。

这样，砥平里的激战结束了。回想起来，自去年即1950年10月末中国军队介入战争以来，联合国军击溃中国军队真正的进攻，给予毁灭性的损失，固守住自己阵地的战斗，这还是第一次；而中国军队竭尽全力的进攻遭到失败，这也是第一次。当然，这次战斗是对中国军队神秘的攻击力动了手术。

但是，对于柯罗姆贝茨支队的这场战斗有很多批评。《在朝鲜的战斗行动》一书的作者R·A·古盖拉说："要在长达15公里的起伏很大的山地，突破真正实施防御的敌人，用一天的时间到达砥平里，这种命令本身就有问题，……而支队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就是对其基本计划不正确，在实行过程中又缺乏协同的责难。"他还指出："在那样的情况下，即使一个人也不能让他搭乘坦克，……如果以支队的炮兵和环形防御阵地的炮兵给予支援，装甲支队就能以自己的机枪掩护自己，……步兵和坦克之间缺乏协同，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如果柯罗姆贝茨上校拘泥于通常的进攻方法，砥平里环形防御阵地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尽管在实行上有很多问题，但在战场上认为必须做的时候就应当做。

四、北朝鲜方面的资料

中朝军队的二月攻势，是当时中朝军队动员了可以使用的大部分兵力进行的。

当时，中国军队在朝鲜的兵力是9个军30个师，但在长

津湖畔和咸兴地区作战的第9兵团（辖第20军、第26军和第27军）的12个师还正在移动和重新编成之中，第50军在水原地区被击垮，所以他们可以使用的兵力为5个军。这5个军中，第40军和第66军进攻原州正面，第39军围攻砥平里，第38军固守南汉山桥头阵地和向水原出击，损失多的第42军作为预备队控制使用，所以就决定动员其能够开动的全部兵力参加这次二月攻势。

此外，北朝鲜军队将其几乎全部兵力的第2军、第3军和第5军用于对平昌—堤川一带的突破。所以中朝军队的进攻兵力达25个师以上，其规模同新年攻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是很强大的。但其运用的战术却有很大的不同。新年攻势，可以说是全正面平推，与此相反，这次二月攻势非常明显的是将兵力集中用于攻击一点。也就是说，在看来是主攻的中线集中了北朝鲜军队的7至8个师和中国军队的6个师进攻南朝鲜军队的4个多师；以3至4个师集中进攻美第23团孤立的砥平里；以3至4个师从南汉山桥头阵地实施出击。

很多人认为，一般来说中朝军队的二月攻势是为了延长战争而进行的局部性的反击，或者是为了固守三八线而争取时间。但从其规模、进攻方向特别是主攻与助攻的关系、主攻的深度和罕见的控制第二线部队（似乎是因攻不下砥平里而停止投入部队）等情况来看，却不能这么断言。特别是，进攻联合国军阵地，从火力对比来看收支不能相抵，所以企图把联合国军引诱出来使其处于运动状态，并乘其态势不稳定之机以遭遇战方式将其击败。这从火力对比同地形的关系来看是理所当然的战术，也可以看成是对釜山的念念不忘。

北朝鲜公开史料，大部分都没有谈到这方面的情况，对

中国军队的任务即在砥平里的殊死战斗也没有涉及到，但对其引诱反击的情况做了如下的说明。

北朝鲜公开史料 “在战线的中部和东部，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第3军从1月28日开始发动进攻。我军在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部队（编注：以下简称中国军队）的密切协同下，……把敌军引诱到了横城以北地区。2月6日，在这个地区的朝鲜人民军向敌军进行了反击，大量围歼集中在横城的大批敌军，在横城以北地区阻止了敌军的活动。结果，敌人在横城以北地区形成了突出部。朝中人民军部队从第4战役开始以来，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给敌人以强有力的打击，保存了巨大的后备军，只以少数的兵力进行了防御作战，结果，不仅保存了主力，还保障了他们的休整，创造了能够向敌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的有利条件。这样，就在洪川以南地区组成了朝中人民军部队的反击集团。”

“1951年2月11日，朝中人民军部队，在横城以北48公里的战线上同时转入了反击。”

“朝中人民军部队从东面猛烈打击敌军，2月13日挺进到横城东南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西北面向横城地区的敌军进行了攻击。”

“2月13日，朝中人民军部队包围横城地区的敌军，展开了围歼战，从11日到13日的战斗中，毙、伤、俘敌军1.21万多人。敌人遭到迎头打击后，……逃退到了原州一线。”

“配合横城地区反击战的平昌以北地区的人民军联合部队（编注：指前述的北朝鲜第2军），向顽强抵抗的敌军加以打击，使敌军向南退回40多公里。此外，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固守杨水里（汉江和北汉江的会合点）南部的汉江桥头阵地达11昼夜，有力地支援了横城地区的我军反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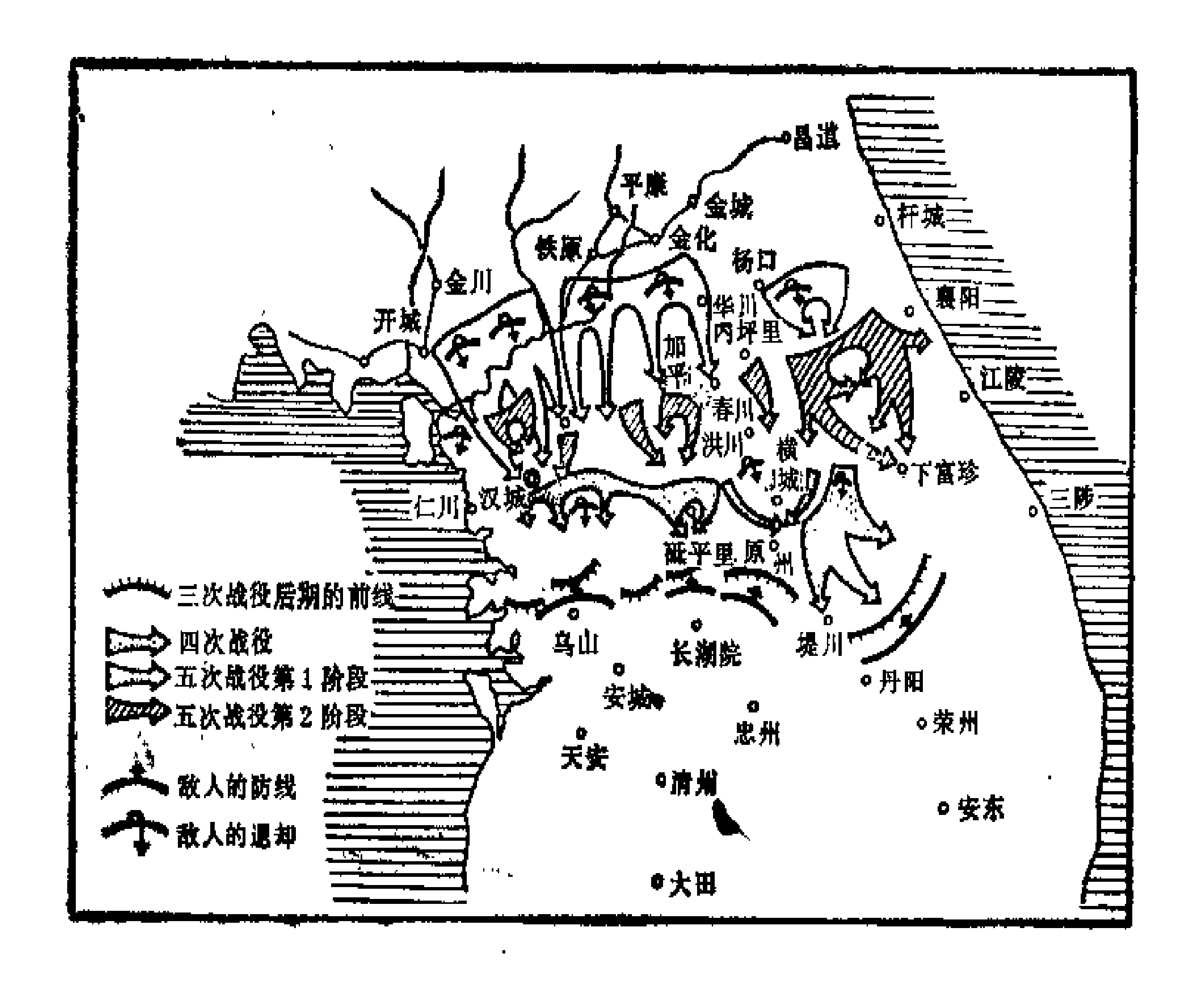


插图10　第4,5次战役图（1951.1.25—6.10）

结 束 语

中朝军队在山野雪地上展开的二月攻势，就这样将几万名勇士的尸体埋在白雪里而告结束。这次攻势，虽然抑制了联合国军刚开始的再次反攻，并且在其战线上造成了凹凸不齐的状况，但仍然未能分割联合国军导致运动战，而且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李奇微司令官跑遍了血腥的山野，再次努力实施战斗侦察，查明中朝军队的困境，于是就及时组织了真正的攻势即拦击作战，准备夺回汉城。他所采取的战术是，不给中国军队以休整和重新编组的时间，如果遇到进攻敌人想进攻到那里就让他进攻到那里，当其扩展到极限时，予以打击。

下卷《转向阵地战》将记述的内容有联合国军的几次攻势、麦克阿瑟被免职、中国军队的春季攻势、停战谈判的开始与转向阵地战、谈判的破裂与战火的复燃和讨伐战线后方的游击队，等等。

朝　鲜　战　争

——转向阵地战（原第8卷）

（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

郝英　于兴　校译

第一章　开战以来战局发展的概况

强制遂行政治上需要而军事上不合理的任务，是很危险的。根据情况，有时可能必须那样做，但结果总是以不幸而告终。

——B·L·蒙哥马利

灾难，往往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降临。朝鲜战争也是这样。南朝鲜虽然有所警惕，但缺乏准备，而且美国认为"抓住了弱点"而感到惊慌，也是在这个时候。

一、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参照原第1、2卷）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北朝鲜军队约13.5万人和150辆坦克越过了三八线。北朝鲜军队不是美军情报部所估计的那种"东洋土匪"和"武装游击队"，而是以从苏联和中国回来的、身经百战的官兵为核心，由苏制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是结合运用苏联式战略和中国式战术的共产党军队。

南朝鲜军队尽管遭到突然袭击，仍奋勇战斗，但对于发挥了可怕威力的T—34型坦克，缺乏对抗的办法。

驻在日本的美第8集团军，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迅速出动了。但因寡不敌众，而且遭到T—34型坦克的突破或者包围、迂回和游击队的骚扰，不得不无止境地向后撤退。

8月上旬，在釜山防御圈布下背水之阵的联合国军等待着来自美国本国的援助。是北朝鲜军队先夺取釜山呢，还是美国的增援及时赶到呢？这种同时间的竞争，在炎热的战场上展开了。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南朝鲜的东南角上。

二、联合国军的反攻和北进（参照原第4、5卷）

在同时间的竞争中获得胜利的联合国军，于8月和9月两次顶住了北朝鲜军队的攻势，并且以仁川登陆为转折，转入了反攻。

抓住了北朝鲜军队空虚的仁川登陆作战，进行得比预料的还顺利；洛东江畔的第8集团军摆脱束缚，转入总追击，并且于9月底完成了所谓"击退侵入韩国的北朝鲜军队"的任务。因此，人们认为战争可能到此结束了。

但是，联合国军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于10月上旬越过了三八线。

突破边境阵地的联合国军，继元山之后又攻陷了平壤，于10月24日越过了清川江。而且，一部分南朝鲜军队已到达鸭绿江畔，已看到一衣带水的彼岸那片白雪皑皑的中国东北。

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坚信北朝鲜军队的主力已遭到毁灭，命令全军进行总追击，完全突破了华盛顿的限制（即除南朝鲜军队以外，其他军队不得进到边境）。因此，第一线各师都争取最先抵达边境。鞋磨破了，军服无法御寒，但官兵们却斗志昂扬。他们预期着战争的结束。

三、中国军队的介入和南进（参照原第3、6卷）

1950年10月25日，万里晴空突然变成阴暗沉闷的天气了。

这天，联合国军不顾前后次序和左右配合、一味地向边境急速前进，突然被幻影一般出现的敌人阻挡住了。而且，过于前出的部队被各个包围，立即断绝了消息。

接着，大军云集，摧毁了第8集团军的右翼，迟滞了美第10军向长津湖畔的前进。而且，在第8集团军被压向清川江畔，其危机达到顶点的这天即11月6日，这支大部队忽然销声匿迹了。这是一支幻影似地出现，又幻影似地消失的大部队。也就是北朝鲜方面所说的第一次战役。

联合国军没有弄清楚真实情况就认为中国军队的目的是局部地区的防御，并且过低地估计了他们的兵力，遂于11月24日发动了通常所说的圣诞节攻势。

但是，再次出现的幻影般的大部队又一次摧毁了第8集团军的右翼，并且双重包围了长津湖畔的美海军陆战师。联合国军估计中国军队的兵力为7万人左右，实际上仅第一线部队就超过了30万人。

得胜而骄傲的中国第13兵团边席卷第8集团军的右翼，边以怒涛之势南进，于12月中旬到达三八线，加强态势。目的是为了推进兵站，整顿部队，准备发动下次攻势。此外，中国第9兵团（12万人）将美第10军包围在咸兴地区后，逐渐紧缩其包围圈。这就是中朝军队所说的第二次战役。

随着中国正式介入的日益明显，联合国军的败退成为现实，美国受到了舆论的抨击，说："美国惊慌失措，发怒了，一度迷失了战争目的"。这样，就出现了杜鲁门总统关于原子弹问题的声明和美英两国首脑会谈。这一点，人们仍然记忆犹新。

当时，好象同美国的苦恼成反比似的，在西欧各国要求和平的呼声非常高。他们担心，如果反抗中国介入的美国把

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会不会引起苏联的介入，因而发展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呢？或者害怕由于美国的军事力量在远东消耗尽，会不会忽视西欧的防御？

因此，西欧各国认为，中国军队在三八线停止前进，可能证明中国介入的目的只限恢复北朝鲜，不是想统一朝鲜半岛，是和平的预兆。于是，就通过各种途径试探中国的真实意图。

但是，中国的回答却以最不能令人满意的现实表现出来了。1951年元旦，中朝军队的大部队越过三八线，占领汉城，攻进了太白山脉腹地。这就是第三次战役。

联合国军的中线即将被突破，美国预感到失败想放弃南朝鲜。这是因为，尽管他们决定的政策是："给中朝军队以尽可能大的杀伤，坚持留在韩国，争取局势的好转"，但有人则认为不可能驻留在南朝鲜。

之所以能够突破中线纵深地域，是由于堪称步行空降军的北朝鲜第2军的积极活动。北朝鲜第2军是由北朝鲜军队主力的残存部队收编成的。他们在主力部队败退后坚持留在铁三角地带，扰乱联合国军主力的后方；并且在中国军队发动攻势时，发挥其追击的先导作用，为其进攻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这次新年攻势中，该第2军在主力部队进攻之前渗透到中线纵深地域内，并且在春川—原州—安东公路（以下称中央公路）沿线攻击南朝鲜军队的背后，切断其补给线和通信联络，配合主力部队的突破。美军之所以将其评述为"军事惊险技术"，不外乎是由于认为一旦潜入敌人后方，在同主力部队会合之前就得不到一颗子弹和一粒米的补给，的确是非常危险的走钢丝绳似的行动。从所谓以不间断的补给为原则，补给就是战斗力的观点来看，这确实可以说是孤

注一掷。

面临这一危机，第8集团军起用王牌部队第1陆战师，力图阻止敌人南进，并且令其担任打通和维持补给线的任务。这一点，前卷已经介绍了。

但是，震惊世界的新年攻势也从1月中旬到下旬初逐渐减弱了。而且，中朝军队的大部队再一次在深雪覆盖的山野里销声匿迹了。

联合国军认为，中朝军队可能会发动下次攻势，预想万不得已就后退到锦江—小白山脉一线。但出乎预料，中朝军队没有发动进攻。

实际上，这时中朝军队确实已经到达进攻的极限了。在敌人掌握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徒步作战的中朝军队，由于冒着严寒长途远征而疲乏已极。此外，运输力量不足和联合国空军的封锁，使其补给枯竭。而且，想象不到的联合国军的强大火力使其遭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损失；由于缺乏卫生医疗能力，感冒患者不用说，传染病也连续不断地发生。

因此，中朝军队要继续向釜山进攻，只能是自取灭亡。如果对沿北纬37度线等候的联合国军强行实施攻击，那就一定是英帕尔和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或洛东江畔作战的重演。进攻一方的固执是异常的，欲罢不能地超过进攻界限而遭到惨败的例子很多，拿破仑和希特勒也都犯了这类错误。

但是，中朝军队好象迅速地觉察到了这次攻势的结局即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西线的中朝军队停止在水原以北地区；中线进攻到堤川附近的中朝军队甚至放弃了原州和横城等战略要地，撤退到洪川附近，与此同时转入了守势，等候着下次机会（即估计不久联合国军会反攻过来，所以拟乘

其态势混乱之机转入反击）。这种进退自如和随机应变的作战指挥，可以说是知己知彼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是在当地运用毛泽东的十六字诀战术。

另一方面，虽然舒展愁眉但仍未能从疑神疑鬼中摆脱出来的联合国军，运用空中和地面的侦察力量在努力察明中朝军队的动静。然而，运用自恃情报能力强的美军情报搜集机构，也未能抓住中朝军队的动向。因为，中朝军队下决心抓住时机，进行巧妙的隐蔽，发挥其固有的土工作业能力和伪装技术，并有严肃的铁的纪律。

在不知道敌情的时候，除了以力量查明之外，别无良策。中朝军队的补给能力先天不足。这一点，联合国军是在洛东江畔以来就知道的。

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中将，为了进行战斗侦察，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休整和补给的充裕时间，以师为单位开始向北进攻。

四、联合国军再次开始反攻（参照原第7卷）

1月下旬，限定在汉江西岸地区实施的战斗侦察（闪击作战），不久就发展为真正的反攻；从2月上旬开始的中线上的攻势（围捕作战），最初也进展顺利，此时，进攻的矛头再次开始转向北方了。在感到战况完全绝望的时候，联合国各国提出了即使认为自己承认投降也无可奈何的停战条款，这时却通过决议，把中国定为侵略者，再次确认了联合国的目的即击退侵略者。

但是，中朝军队看清了转入攻势的联合国军的战线凸凹不齐，便在山连山的雪地上展开了反击。这通常称为二月攻势，北朝鲜方面叫做第四次战役。

担任中线突破的中朝军队，在横城以北地区包围了正在向洪川实施攻击的南朝鲜军队，相继威胁到原州和堤川。这时，在中线上又一次出现了1月中旬时的战况。而且，在为这个方面进攻顺利发展提供帮助的，仍然是在战线后方反复实施游击战的“步行空降军”的配合行动。

但是，中朝军队的攻势再次不到10天就减弱了。其原因是，同往常一样，中朝军队由于联合国军的强大炮火而遭到了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和在雪山野地上消耗尽了体力和补给品。

此外，攻击砥平里的中国第39军，向美军第23团战斗群的薄弱的环形防御阵地展开了猛烈进攻，但由于该团英勇善战和柯罗姆贝茨装甲支队敢打敢拚，进攻被粉碎了。

从南汉山桥头堡向水原出击的中国第38军实施大规模夜间袭击，给联合国军以重大打击，但天亮后受到炮火阻击和飞机轰炸，接着又遭到反击，因而不得不败退回去。

联合国军刚一开始再次反攻就遭到了挫败，它所受到的打击决不算小。但是，另一方面也开始具体了解到了中朝军队的实力及其本事。

第二章　涨　　潮

在战争中，或是胜利，或是失败。

与政治家共同采取行动时，本来已经不能取得胜利了，然而却会认为是胜利了。

——蒙哥马利

国家进行战争的目的，一切都在于获得直接的、而且全面的胜利。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第一节　二月攻势后的战线

中朝军队的二月攻势结束时（2月18日），敌我双方的态势如插图1所示。

一、二月攻势后的中朝军队

美国公开史料推测中朝军队不得不停止二月攻势的原因时说："敌人停止二月攻势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遭到了巨大损失而不得不重新编成；二是为了重新补给而不得不停止。"

但中朝军队仅在砥平里环形防御阵地四周就丢弃了达几千具尸体，而且正如后面所说的，"堤川北侧的山野被尸体覆盖着"，由于肚子饿而投降过来的中朝军队士兵有几百人，由此足可以看出其实际情况。美国公开史料写道："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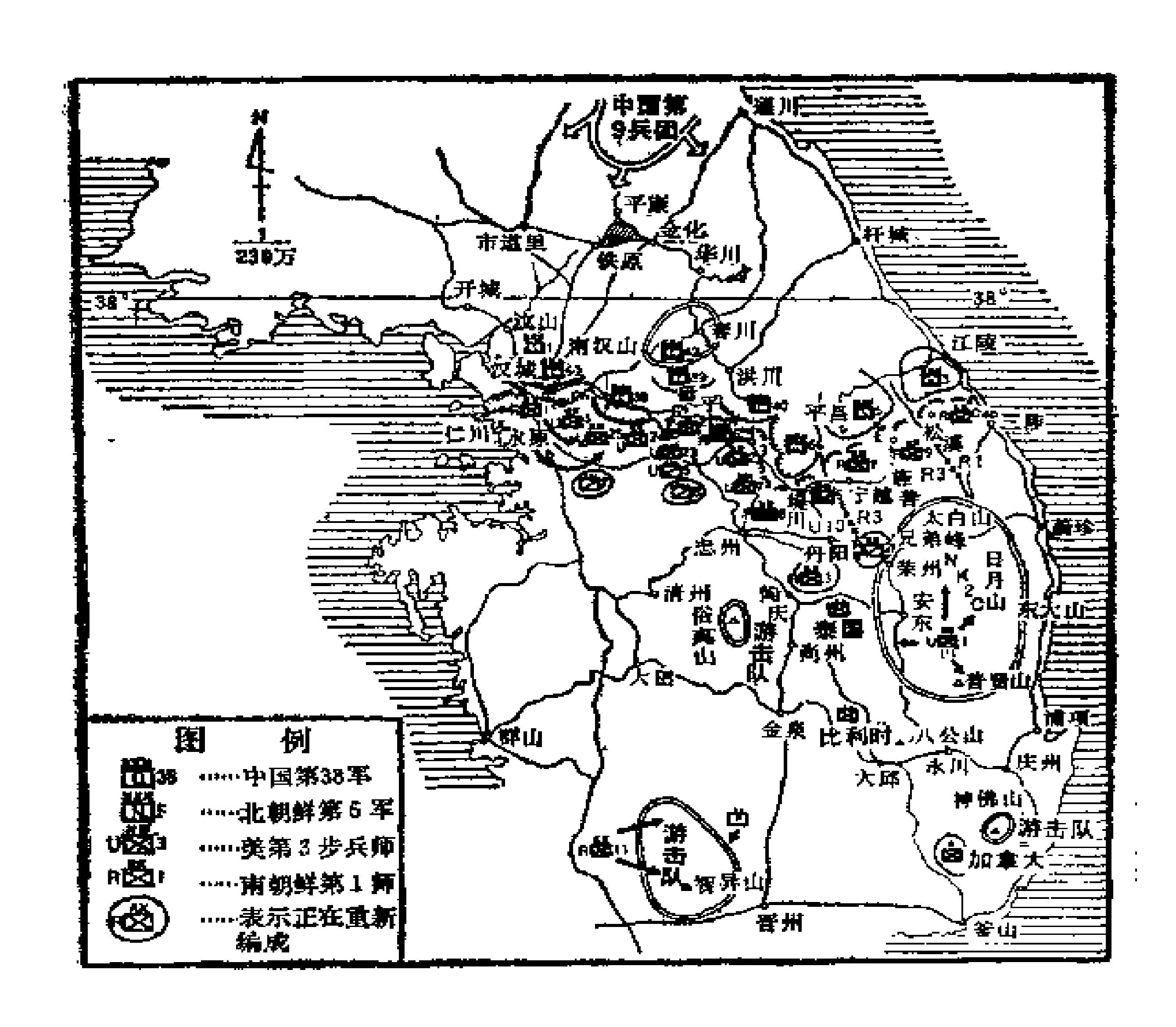


插图1　二月攻势结束的2月18日时的作战态势

军队的衣服非常单薄，很难抵御寒冷。尽管还残留有少数的城镇和山村，但这些建筑物也不能成为他们御寒休息的场所。这是因为，如果发现他们进入建筑物的足迹和车辆痕迹，联合国空军就会连建筑物一起炸毁。他们没有西欧国家那样的医疗品，都有冻伤和脚气；据俘虏们说，还蔓延着十几年前在军队发生过的伤寒。”

靠近中国东北的清川江畔的作战环境和距离鸭绿江450

公里之遥的雪地战场的作战环境，是完全不同的。补给物资和补充人员都送不到第一线。也不能进行后送。中朝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已经到头了，以其补给能力支援三八线以南的作战，是非常勉强的。

二、联 合 国 军

联合国军中线和东线的南朝鲜军队固然遭到了很大损失，但美军的损失比较小，没有一个师失去攻击能力。因此，刚要发动再次反攻时受到猛烈反击的冲击虽然难以掩饰，但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将其击退的经验，确实是非常宝贵的。

实际上，自中国军队介入以来，以防御获得成功，在当时还是第一次，所以，集团军首脑恢复了自信，第一线的官兵们也第一次感到中国军队不足为惧。在当时的联合国军中还残留着这样的弊病，即有的人把共产党军队看得很神秘，或者认为非常离奇，通过击退了二月攻势，才了解到它的真实情况，看清了它存在的弱点。

2月18日早晨，第9军军长穆阿少将给正在大邱的司令部里注视着战况的李奇微将军发来了喜报。

“正在进攻南汉山桥头堡的美第24师右翼第一线团，今晨再次发起攻击，但没有受到敌人的任何抵抗。敌人散兵壕里没有人，装备都丢弃了，炊事用具也散乱在各处。”将军立即广播了这一情报，并且命令全军“恢复同敌人的接触，为了查明其抵抗能力要实施战斗侦察。”但这时，李奇微将军好象已怀疑“中朝军队的后退可能是引诱我军的圈套”，因而要求慎重地行动。这可能是接受了二月攻势中的痛苦教训。

然而，各军立即展开了同1月中、下旬一样的战场侦

察。而且，在南汉山桥头堡的核心阵地及砥平里以北地区依然发现有强大的中国军队，但在原州附近和堤川以北地区没有发现大部队。2月19日，李奇微将军决定进行局部反击，命令第10军肃清楔入堤川北侧的北朝鲜军队，命令第9军摧毁南汉山桥头堡。目的是为了调整犬牙交错的战线，以便迅速再次转入大规模的攻势。

19日，第10军以美第2师和第7师从原州附近向东攻击，但在各处只受到了很轻微的抵抗。第9军十分谨慎地开始向南汉山桥头堡压缩，但得到的印象是好象也没有多少敌人。

2月19日，整个战线的主动权又一次回到联合国军的手里了。

2月20日，李奇微将军决定“为了不给敌人以休整和重新编成的时间，全线再次发起攻势”，指令发动“屠夫行动”。

但是，在这一攻势中必须起用美第1陆战师。因为南朝鲜第3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第10军的各部队也已战斗得疲惫不堪，所以需要该师担任这一正面攻势的主体。

当时，公认为最精锐的海军陆战师，自1月上旬末以来，一直在从丹阳到安东——永川附近一带，忙于肃清反复进行袭击活动的“游击队”。以登陆作战为主要任务的第1陆战师，用于专门讨伐山里的游击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这个事例证明了这样一个谚语：“战况将如何发展？不得而知。……前途莫测。”

美海军陆战师在这里经历的讨伐游击队活动，据说成了越南战争的模式之一。现在话题再转回去，介绍一下1月中旬以来讨伐作战的概况，以资对其部分情况作些了解。

第二节　在雪山里讨伐游击队

前面曾单纯介绍它是游击队，但其实际情况无疑是北朝鲜第2军的2.1万人（一说为2.5—3万人）。因此，称为游击队不太合适，而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潜入敌人后方继续进行游击战斗的北朝鲜第2军。

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说明其行动的实际情况，这里有时还单纯地称为游击队。

一、北朝鲜游击队

北朝鲜第2军以强有力的一部配合新年攻势和二月攻势，将其主力部队潜伏在丹阳至安东附近，扰乱联合国军的后方，这一点已经反复讲过多次了。

但是，所有的粮食不得不在当地征集，还必须瞒过联合国空军的严密监视而行动，所以其活动地区必然非常广阔。2月上旬时的兵力部署，估计如插图2所示。有的说是分为80多支游击队分散行动，但是在雪山之中，城镇和村庄又都非常贫穷，所以，一百人以上集体潜伏在一个地方，生活上是很困难的。因此，当发生情况需要兵力时，便立即集结部队进行战斗。通常，他们采取所谓“化整为零……”的战术。游击队部署如插图2所示。

游击队的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切断原州——安东——大邱公路和忠州—大邱公路等补给干线，同时也进行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诸如破坏铁路和公路、袭击通行车辆和部队、切断通信联络线、袭击后方设施等。但是，能够徒步携行的装备只限轻武器，爆破器材和通信器材都很缺乏，这可能就是同人

员的数量和活动时间相比，取得的物质效果格外少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几万人的游击队开展了大约3个月的游击战，却没有留下过象样的记录：类似破坏洛东江桥，或者因长期切断补给线而给联合国军以致命打击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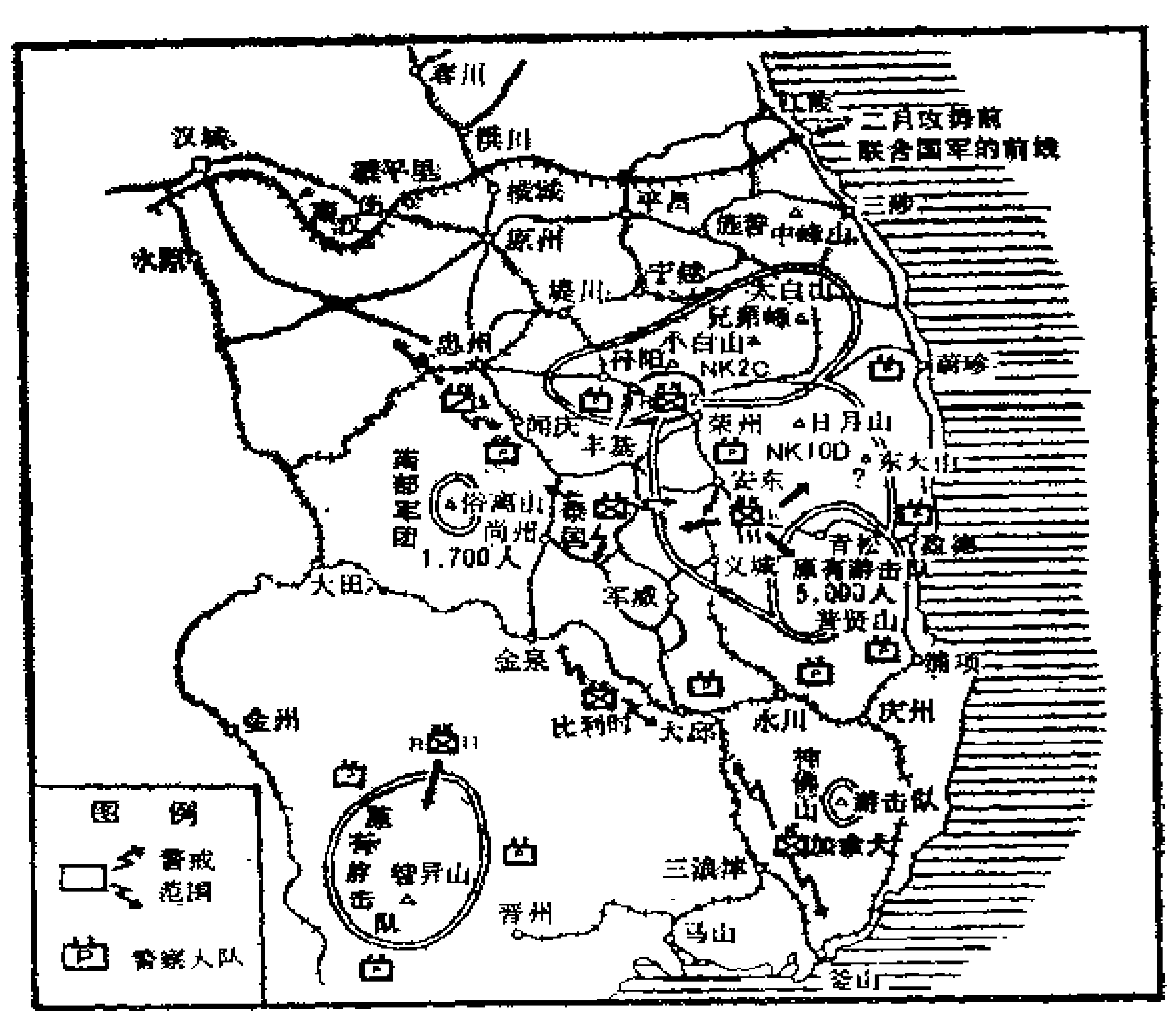


插图2 游击队的部署和警戒（1951年2月上旬）

岂止如此，为了生存他们往往要进行过分的群众工作，甚至掠夺衣服、食物和药品等生活必需品。也有人说是接受来自海上的补给，但在第7舰队的严密监视下，这种补给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为了自力生存，不得不采取不良

行为。

所谓当地自发的游击队，能代表群众的迫不得已的情绪，发挥指导群众的作用，因而同群众保持着鱼水关系，能继续进行活动。而这支游击集团，则是从北朝鲜过来的游击队，群众必然感到非常麻烦。因此，有的居民就作为耳目帮助联合国军进行讨伐作战。北朝鲜军队认为能够得到群众的协助而断然采取的这一军事行动，实际上并不那么顺利。

但是，美国公开史料里说："通过小白山脉的纵队，没有不遭到游击队射击的。"可见，这支游击队的活动给联合国军造成的心理影响，确实是很深刻的，因而允许以王牌的海军陆战师对其进行"扫荡"。

二、火力讨伐

海军陆战师在马山附近医治好在长津湖畔受到的创伤之后，1月上旬受领了"在安东——盈德一线阻止正在南下的敌军大部队，打通和维持补给线"的任务，急忙北上。为了便于进行讨伐作战，该师还配属了南朝鲜国家警察和反游击战大队。但无奈该师自太平洋战争以来一直是以担任最困难的登陆作战任务为主，所以各部队对情况完全不同的对手常常表现出不知所措也毫不奇怪。

被切断的补给线，依靠擅长的攻击力很容易地打通了，但以后的维持却十分困难。海军陆战师给各团分配了地区。各团以部分兵力直接担任道路的掩护，以主力每天对游击队反复进行讨伐。但是，第1陆战师又是与游击队遭遇，又是前去援救遭伏击的补给纵队，一昧地忙于集结兵力实施打击，进行一般性的攻击，根本不可能捕捉到迅速逃散的游击队。在第1陆战师做好攻击准备时，游击队已经不在那里

了。

第1陆战师的官兵们发牢骚说："驱赶苍蝇不是第1陆战师本来的任务。"一驱赶就逃走，一回来就出现的游击队神出鬼没的行动，使第1陆战师非常棘手。实际上，刚从北朝鲜进来的北朝鲜第2军是不会有这么高的本事的。这支游击队是当时估计有5000人的原有游击队即战前就在智异山和太白山积极活动的游击队的残部和在洛东江畔战斗中被歼灭而成为游击队的北朝鲜第5师和第12师等部队的残部汇合而成的。

但是，第1陆战师积极地进行讨伐，使游击队逐渐陷入了困境。第1陆战师不管有没有情报，都不辞辛劳地在山里寻找村落，反复地进行讨伐，所以，游击队失去了休息的时间和住所，被赶出了粮食富裕的地区，势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掠夺贫农的食物。如前所述，反复地进行积极果敢的讨伐，是把游击队驱赶成民众的敌人的主要原因。

开始时，第1陆战师都是根据查明游击队所在位置的密探和居民的报告，出动进行讨伐的。但是，对游击队抱有好感的，或者被迫支持游击队的居民也不少，所以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袭击扑空，甚至有时还中了圈套。笔者在中国大陆上的经验也是这样，在根据密探的报告和上级部队的情报进行的讨伐作战中，没有遇到过游击队。岂止如此，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密探说没有错，但一出去讨伐，留守部队就会遭到袭击或者讨伐部队遇到伏击。密探则会趁着忙乱的时候逃掉。所以，有时如果扫荡密探说那里没有游击队的村庄，或者说在西边而去扫荡东边，就遇到了大部队。当初的海军陆战队也付出了同样的劳苦。

但是，当居民们开始敌视游击队，并且能积极地提供情

报以后，具有反游击战经验的第1陆战师就首先研究出了包围战术。

这种包围战术，不是日军在中国大陆上常用的以分进合击实施包围，是考虑以火力为主体进行包围。

得到情报后，首先要不被察觉地查清楚。这是因为，在以直升机和观测机3次侦察其村庄时，对其他村庄和毫不相关的方向上的村庄也侦察10次以上，并且联合国军的注意力好象都集中到其他村庄上了。潜伏着很多游击队的村庄，总是有些不同的。例如，妇女孩子们不外出，人们的出入和脚印多起来了，洗的衣物多，炊烟也异常多，等等。据说，也有这样的例子：有时根据居民们心神不定的样子，就知道了游击队的情况。

这样，一确认目标，就利用黑夜偷偷地切断其退路。这种战术不是直接包围，而是象插图3所示的那样实施伏击。为了形成一连串的包围圈，需要有大部队，所以如果拘泥于这一点就会被察觉。

天一亮，立即从空中和地面发出警告，叫居民们撤离村庄。时限一到，就以威胁射击再次号召他们撤离和投降。在这期间，常常能从疏散的居民那里获得情报。一认准是游击队，就对村庄的周围实施弹幕射击，三次召唤他们投降。但是，北朝鲜游击队的投降是很少见的。因此，首先进行轰炸，接着集中炮兵和迫击炮火力打击村庄。于是游击队呆不下去了，就从特意留出的炮击的空隙里四处逃散，所以要对其进行伏击，或者以机动的预备队和直升机进行捕捉。在此期间，直升机不断地从上空进行监视，及时地广播逃散的游击队的位置和方向，以帮助地面军队进行追击。

这种以火力为主的讨伐战术，并不是从最初就这么完

善，而是经过反复试行多次修正错误才逐渐成熟的。的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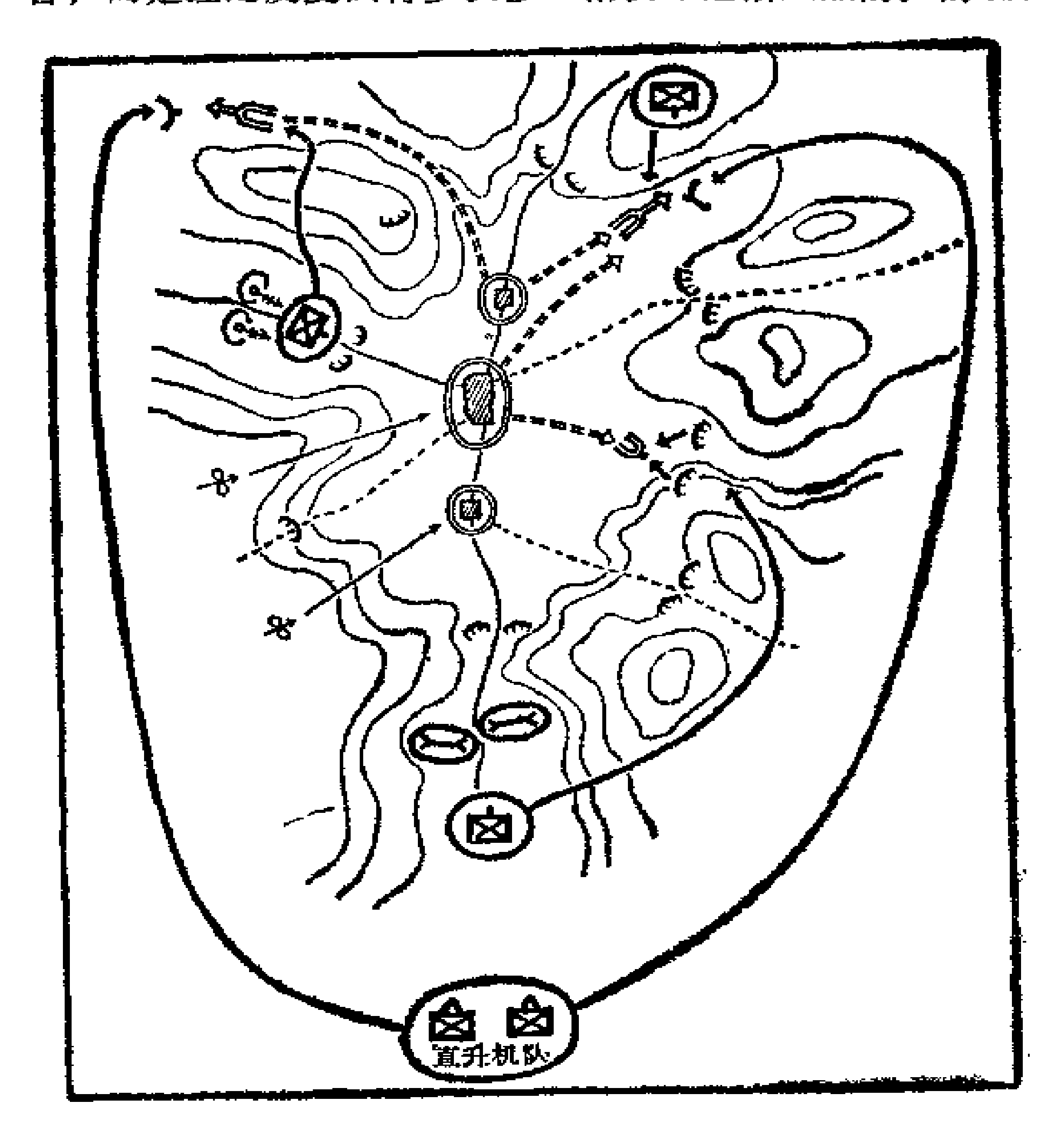


插图3　讨伐游击队示意图

这一综合空中与地面火力和机动能力的讨伐战术，即使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也是难以凭空研究出来的。

但是，战场上所有的村庄都因此而被烧毁，无辜的群众

遭到了牺牲，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这种讨伐战术能给游击队以沉重打击，但却不能抓住群众的心。讨伐游击队，是不得伤害群众，不可烧毁房屋，不能威胁其生活的。因为，讨伐游击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群众。

三、直 升 机

当时，直升机的性能正在逐渐提高。特别是在山里讨伐游击队，直升机成了重要的法宝。因此，在第1陆战师里产生了把直升机作为打击力量使用的想法，并且在实战中试行了以下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为了把游击队从隐藏的房屋里赶出来而研究出来的。采取双机编队，一架是攻击飞机，一架是支援飞机。支援飞机上装备着机枪，并且还载有火焰剂和燃烧剂；攻击飞机上则搭载着以火焰喷射器、机枪、火箭筒和手榴弹装备起来的4人为一组的攻击组。

包围的态势一形成，就反复发出警告，支援飞机立即向隐藏的房屋撒布燃烧剂，然后在其上空盘旋，加强支援态势。接着，攻击飞机实施着陆，攻击组跳出飞机以喷火器和手榴弹点燃燃烧剂，同时以机枪和火箭筒驱赶游击队，并且以空中和地面火力捕捉逃散的游击队。但是，不久就知道这种方法很危险，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做法。实验的结果也是这样。由于旋转翼的风压，燃烧剂的撒布很不如意，而且着陆的攻击飞机损失大，很多攻击组回不来了。

第二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单用直升机机动，即为了在游击队驻扎的村庄周围构成包围网，要集中大量的直升机空运参加包围的部队。

在山村的周围很难找到着陆场，而且直升机的隆隆声会

使游击队四处逃散，但通过空军与直升机的不断监视和使用武装直升机来弥补其弱点，逐渐提高了实效，后来就经常使用了。这种方法同下述的武装直升机一起成了后来越南战争的模式。

第三种方法　这种方法是将直升机作为机动火力使用。这就是产生现在装多管机枪的直升机和装火箭武器的直升机的起源。当初，因在当地安装武器，所以命中精度很差，故障好象也很多，但据说在驱赶游击队方面，还是很有成效的。

这样，第1陆战师的讨伐，尽管多次出现试行错误，但也逐渐开始提高效果，到2月中旬，游击队的战斗情绪好象就急剧下降了。这些游击队只遇到小规模的交战就四处逃散，其袭击活动也是小规模的和零星的，好象只限于为了自己生存似的。2月底，联合国军的报告中写道："当初估计有2.1万人的游击队的实力，现在已减少到1.8万人以下，而且也没有可观的活动了。"如果真的给游击队造成的实际伤亡为3000人，作为讨伐游击队的战果，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在这次讨伐作战中空军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忽略的。

空　军　不管怎么说，在寒冷的雪山里，游击队离开村庄也不能生存，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因此，空军发现有情况的村庄和可疑的村庄就以凝固汽油弹烧掉，发现逃散的游击队就反复地进行扫射和轰炸。因而传说，在太白山里没有一个完整的村庄，并且成了共产党方面进行宣传的内容。不过，归根结底，这次空袭和讨伐，摧毁了游击队的生活基础，将其驱赶到自取灭亡的道路上了。

但是，这些讨伐作战给战场上的居民所造成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居民们粮食被抢走，祖传的房屋被烧毁，有时还可能被误认是游击队而遭到炮击和轰炸，所以其辛酸是无法比喻的。支持哪一方都没有好处；对哪一方抱有敌意，也是危险的。因此，他们既知道其苦难的根源是游击队，又抱怨联合国空军，这一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江原道的难民比其他道多，就是这个原因。

四、南朝鲜第2师的讨伐

南朝鲜第2师一边担任丰基(丹阳南侧)附近的警戒，一边治愈了在新年攻势中遭受的创伤，随着美海军陆战师北上参加“屠夫行动”，它就成了陆军指挥部的直属部队，接替了讨伐作战任务。于是，在2月17日到4月25日期间专门担任警戒和讨伐；决定在3月上旬，开始先发制人，彻底摧毁游击队的活动，并进行“清剿”。下面，主要根据南朝鲜陆军司令部编纂的《游击队讨伐史》进行记述。

游击队情况　（参照插图2）当时，北朝鲜第10师在安东周围地区表现非常凶猛。此外，被称为南部军的原有游击队的活动也很明显。南部军的正式称呼很严肃，叫朝鲜人民南部游击军，原来是在智异山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去年9月下旬，被赶出智异山，逃入北朝鲜，在平康（铁三角地带）附近进行了重新编成：其实力约有800人，编为司令部等（150人）、胜利师（400人）、人民旅（150人）和革命支队（60人）。12月21日经杨口南进，1月上旬配合新年攻势，在闻庆和堤川附近开展游击活动。

但是，2月上旬转移到俗离山（尚州西面的山块）地区，边补充兵力，边继续巧妙地扰乱后方，并且合编了第1

支队和第3支队，总兵力达到近1.7万人。看来，这些游击队得到了庆州北道、荣州郡、奉化郡和盈德郡等党的地下组织的支持。其根据地伸展到太白山、日月山、俗离山、兄弟峰、普贤山和香炉山等地区。约有100人左右的游击队出没于釜山北面的神佛山，并且还企图向大邱东北的八公山渗透。据《游击队讨伐史》说，这些游击队"为所欲为地进行着野蛮活动。"

讨伐计划　接受重任的南朝鲜第2师师长咸炳善准将，2月15日发出了下述的作战指示，向所属部队传达了他的决心。这是一份能告诉我们当时战场气氛的好资料。

步兵第2师作战指示第9号

于庆北义城

自撤离三八线以来，一直在为进行辉煌的胜利的战斗全力以赴地进行教育训练。但没有想到，本师受领了对后方地区的敌人进行讨伐的任务，即确保以永川为基点的17公里长的补给线和包围歼灭盘踞在普贤山一带威胁着现首都大邱，并在扰乱后方的人民军第10师。

但是，这一任务对于我怒涛师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幸运。对这些敌人，美海军陆战师和4个警备营讨伐了一个多月也未能消灭掉。同第一线师的任务相比，这是一个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重要任务，是关系着整个韩国命运的战略性任务。

各级指挥官要将这一任务铭记在心，特别是由于敌人企图以各种方法向我驻地渗透，执著地反复袭击我主要补给线，所以必须时常保持着战斗精神，加强敌情观念和提高警惕性。

例如，对补给车辆的运行自不必说，对电话线的架设也要进行严密的警戒；卫兵、前哨和夜间值班等，更要注意。禁止单车运行。

为了不辜负总参谋长的期望，迫切地希望竭尽全力。

本师2月16日下达的作战计划要点如下：

步2师作战计划第6号　于庆北义城

为了捕捉和歼灭盘踞在普贤山的残敌，将作战行动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阶 段 的 划 分

第一阶段（准备）　2月17日至2月18日

（一）根据新任务，向警备位置转移；

（二）实施管辖区内的搜索和地形侦察，全面地掌握敌情和地形，完成扫荡准备。

第二阶段（实施）　2月19日至2月25日

（一）以强有力的部队一齐行动，捕捉和歼灭敌人的主力；

（二）在民间开展启蒙和归顺工作；

（三）切断敌人的退路。

第三阶段（清理）　2月26日至3月10日

（一）配置据点；

（二）肃清分散的残敌；

（三）最后清理。

计22天

作战部队的编成

第17团：

（一）第1营、第2营；
（二）国民防卫军 2个营；
（三）1个警察排（由熟悉地理的人编成）。

第32团：
（一）第1营、第2营；
（二）独立第7警备营；
（三）国民防卫军2个营；
（四）1个警察排。

预备队（警戒主要补给线和构成外围包围线）
（一）各团的1个营；
（二）防卫军第3团；
（三）第207警察队；
（四）第132警察队。

备　考：第31团仍然归美第10军指挥，但实际上是在师长的指挥下实施作战行动。

配　　置

以下略。

扫　荡　但是，实际上未能象计划的那样有条理地进行讨伐，战斗就从17日开始了。而且好象每天都必须寻找补给线上出没的游击队，进行攻击。美海军陆战师1个月的讨伐似乎也没有取得其报告所说的战果，2月份的讨伐作战情况如下表所示。交战次数少于去讨伐的次数，这是反游击战的特点。但游击队的交战兵力比估计的多，这可以说是游击队还没有受到致命打击的证据。

但是，这里没有游击队积极袭击补给线或者攻击警备队的记录，这说明游击队力图自力生存的实际情况。

交战日时	讨 伐 部 队	交战兵力	地 点	游击队的行动
2.17 0700	第32团第1营	150人	义兴以东	溃败
2.21 2400	第32团 第3营搜索队	400人	义兴以东	分散逃往普贤山方向
2.22 0400	第32团第2营及师搜索队	大部队	义兴以东	分散
2.22 1600	第17团第3营	不 详	永川以北	分散

2月底，获得了重要的情报，即俗离山一带的南部军好象正在向日月山一带转移和发现北朝鲜第10师正在青松附近进行集结的征候。早就获得情报说，游击队苦于饥饿、寒冷和疾病，并且陷入了缺乏弹药的状态，所以咸炳善师长把这支游击队的动向看成是向北走的征候。为了查清真伪，他首先命令荣州的第31团第3营紧急赶往青松方面。但2月28日该营到达长葛岭西麓一看，大约有1500人的游击队正占领着防御阵地。

咸炳善师长判断，游击队的这一配置是为了掩护主力在青松附近集结和北上的，决定在日月山一带捕捉游击队，并且指挥师的主力实施包围攻击。

3月1日，第31团第3营攻击长葛岭敌人阵地，使敌人混乱不堪，尔后就向日月山方向进行追击。这期间，该师决定将第32团转用到日月山北侧，切断敌人的退路，但由于运输力量不足，首先将第1营的½兵力派遣到光海里。这支先遣队于3月2日上午8时到达光海里，以防备北上的游击队主力，但不知怎么回事，下午16时左右遭到了约400人的游击

队的袭击，一时陷入混乱状态，撤向了蔚珍方向。逃跑的游击队是不顾一切的，所以只要有时间，最好构筑阵地实施伏击。但该师的这支先遣队却好象有些疏忽大意了。

当时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即追赶到光海里的该营主力在汾川附近同正在北上的游击队遭遇了，在激烈交战的最后得到第2营的支援，好容易才击退了敌人。第3营也在日月山西麓遇到了敌人的大部队，并且将其击退到日月山方向上去了。

这些情况意味着，北朝鲜第10师经由日月山附近北上，同前往切断其退路的第32团发生了斜向遭遇战。

完全抓住北朝鲜第10师的企图的咸炳善师长，在命令向英阳北上的第17团第3营攻击光海里的同时，还命令担任礼安警备任务的第7警备营潜伏到春阳南侧。但是，上午6时左右，实施伏击的第7警备营却受到了约400人的游击队的攻击，所以发生了需要增援第32团第2营，击退敌人的偶然事件。

另一方面，该第3营结束了在日月山西麓东明里附近的扫荡，从下午13时开始攻击日月山山顶，同约500人的游击队进行了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最后终于夺取了山顶。

从3月3日这天的战斗情况来看，北朝鲜第10师不是七零八落地实施退却，而是采取了作为正规军的退却行动。他们在敌人中间进行游击活动两个多月，仍保持着部队的纪律勇敢战斗的样子，使人们追忆起过去的日本军队。

3月4日，咸炳善师长把第31团的主力也投入了这次讨伐作战，展开了彻底的扫荡。4日这天，在日月山东麓捕捉了约800人；5日，发现了正在北上的约5000人的大部队，将其追赶到莲花峰；6日，在将军峰一带结束了扫荡；7

日，又完成了莲花峰一带的扫荡作战。到9日，这次作战基本上结束了。经过这次讨伐，北朝鲜第10师已土崩瓦解，如下一部分所说的那样，集结在中峰山，企图进行重新编成。

这次讨伐作战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在日月山和将军峰的讨伐，如果不以通常的攻击要领实施攻击，就不能夺取胜利；二是南朝鲜第2师的作战指挥上有点逐次投入兵力。前者说明这支游击队具有正规军的特点，因不幸而受到了重大损失；后者是因为该师担任的警戒地域广阔以及机动能力和空中支援不足。但是，咸炳善师长从其所属的9个营中抽出7个营的兵力用于讨伐作战的决心，可以说既是情报活动的成果，也是令人钦佩的英明决断。

此外，第31团团长朴鲁珪上校于3月4日在太白山南侧阵亡了。

后来，该师努力扫荡残敌，3月15日在春阳附近俘虏1000人，17日在真宝附近又捕捉了约400人，从4月22日开始扫荡俗离山一带。尽管北朝鲜第10师的主力向北撤走了，但其一部和南部军却仍然残留下来构成很大的威胁。

3月15日前后，北朝鲜第10师好象集合在江陵以南32公里的中峰山，企图东山再起。

南朝鲜第9师协同美国空军，全力以赴在松溪里附近将其彻底地击毁了。至此，北朝鲜第2军好象终于打消了扰乱后方的念头，并且于3月17日到18日夜间从后方通过南朝鲜第7师的战线北撤了。此时，以正规军扰乱后方的威胁已经没有了。自12月15日开始潜入以来，进行了整整3个月的游击活动。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官兵活着回去了，可能只不过是几分之一吧。梦想孤注一掷建立丰功伟业的“步行的空降军”结局是可怜的。

这支游击队活动的物质成果，如前所述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它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即吸引联合国军的兵力，间接支援第一线战斗的效果，却是不能忽略的。

简单说来，吸引最精锐的海军陆战师，牵制了它一个月的时间，就是其最大的效果，此外联合国军还将下述的兵力用来担任后方警戒。

即1月中旬将第5骑兵团战斗群配置在忠州东南侧，担任忠州——闻庆山口附近的警戒；1月18日上陆的泰国营匆匆忙忙地配置在尚州——安东地区；1月31日到达的比利时营配置在大邱至金泉间的地区；1月初到达的加拿大第25旅装备完毕也急不可待地从1月16日开始用来担任大邱至釜山间的警戒。而且还有南朝鲜的11个警察营警卫着丹阳、闻庆山口、主要桥梁、隧道、主要城市和无线电通信中继站，并担任了通行车辆与列车的乘警和周围地区的治安。总计，吸引着包括南朝鲜警察在内大约相当于3个师的联合国军兵力。

日俄战争时，由二百几十人组成的永沼挺进队袭击了铁岭的铁路桥，俄国的库洛帕特金将军相信约4万日军正在扰乱后方的误报，终于在奉天会战中分散了几万人的预备队。这就是俄国吃了败仗的原因之一。由此可以看出游击战的真正效用。

扫荡北朝鲜游击队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应当说是联合国军积极采取的空中和地面的讨伐。但下述的环境条件则是考虑将来时应该注意的主要原因。

1. 游击队的活动地域是以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的分歧点为中心的山岳地带，所以人口稀少，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低，而且贫困，不能养活几万人的游击队。

2. 正值严寒积雪的季节，树叶落光了，缺乏游击队的

隐蔽场所，也容易发现足迹。因此，对不利用村庄就不能生存下去的游击队进行搜索，是其他季节所无法相比的；而对躲开村庄，逃避到山里的游击队，如果侦察山南侧向阳的地方，多数情况下都能发现。由于不能点燃篝火，所以不能呆在终日不见太阳的山北侧。

3．作为一种自然趋势，游击队为了自力生存，就要反复地袭击和掠夺村庄，而且一次比一次残酷。

因此，居民们的憎恨情绪越来越厉害，自发的牒报人员不断增加，因而联合国军的情报组织进一步提高了严密性和准确性。

此外，由于“民防组织”和自卫组织的加强，游击队奔放的行动便受到限制，其动向就完全暴露了。此事造成了游击队对居民的“报复”，憎恨又产生憎恨，成了自取灭亡的恶性循环。

4．饥饿、寒冷与疲劳的积累，不干净的生活环境和睡眠不足，使游击队常发生冻伤患者和病员。但医疗品的缺乏则证明了“只有健壮而适应性强的人能幸存”即适者生存的原理，并且大大降低了游击队的战斗情绪。

这就是说，太白山地区同终年绿色覆盖、到处有食物、又不需要衣服的南方游击地带不同，不适于开展游击战。因此，尽管北朝鲜军队进行了英勇奋斗，但也未能取得所希望的成果。其理由是，在这一带进行游击活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适的。

第三节　向三八线进攻

击退二月攻势以后，麦克阿瑟总司令官的当前企图是

"由于补给距离的关系，继续北进到敌我双方兵力相对抗的一线"。其具体打算是，如果北上到这一线，就指挥新登陆作战，推进到鸭绿江。受领这一意图的第8集团军下令进行了事先计划好的"屠夫行动"。

一、"屠夫行动"

"屠夫行动"的目的是："为了不给中朝军队以休整和重新编成的充裕时间，再次发动攻势。在西线，摧毁南汉山桥头堡，占领汉江一线；在中线，推进到砥平里——横城——芳林里北侧一线；在东线，进至江陵北侧一线，修整战线的凸凹不齐，同时，准备下一次正式的北进行动。"

为此，考虑到地形和中朝军队的兵力密度，确定各军的作战地境，将各军的编组作如下改变：

美第1军（米尔伯恩少将）
- 美第3师
- 美第25师
- 南朝鲜第1师
- 土耳其旅

美第9军（穆阿少将→霍治少将）
- 美第24师
- 美第1骑兵师
- 美第2师
- 第1陆战师
- 南朝鲜第6师
- 英第82旅

美第10军（阿尔蒙德少将）
- 美第7师

南朝鲜第5师

南朝鲜第8师

南朝鲜第3军（刘载兴少将）

南朝鲜第7师

南朝鲜第9师

南朝鲜第11师

南朝鲜第1军（金白一少将）

南朝鲜首都师

第8集团军预备队

南朝鲜第2师

南朝鲜第3师

英第29旅等。

第9军　该军仍然以美第24师担任南汉山桥头堡的攻击，并且将新配属的第1骑兵师配置在砥平里，将第1陆战师配置在原州正面，主要是以砥平里——洪川公路和原州——横城——洪川公路为轴线，开始进行攻击。将来，还包含着对被看作中线中朝军队据点的洪川进行夹击。

第1骑兵师　当时，该师分散配置在3个军的地区，即第5骑兵团（柯罗姆贝茨上校）配置在砥平里，第7骑兵团配置在利川，第8骑兵团配置在骊州东侧；但2月18日将全部兵力集结在砥平里，准备进行“屠夫行动”。

第1骑兵师在“屠夫行动”中的任务是，“向洪川进行攻击，协同海军陆战师捕捉洪川南侧的敌人。在以一部兵力掩护军主力左翼的同时，牵制尽量多的敌人。”

在规定的21日10时，第1骑兵师以第5骑兵团为第一梯队发起了攻击。但是，中国第39军的抵抗好象不知疲倦似地非常激烈，当时正值云雨天气，妨碍空中支援，所以攻击毫

无进展。不久，大雨倾盆，人员和车辆全都挨了浇。雨连续下了40个小时，完全改变了以往的雪地战场。这一场初春的大雨确实罕见，完全未曾预料到，据说这是几十年不遇的异常变化。

在战场上，因反常的气象而吃苦头的例子很多。在德军攻占莫斯科时气候异常，漫长的秋雨和严冬提前袭来，是众所周知的。这次战争中也连续遇上异常气候。在洛东江畔，被30年不遇的酷暑所折磨；仁川登陆时，两次受到台风袭击。战争不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而且似乎会引起自然界的剧变。这种说法尽管有些过分，但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即战争会带来不测事件。

在冬天的旱季里，沙土地多的河床作为指挥所和补给所的位置是合适的。因此，这时也是这样做的，但各条河流到了夜间以后，水量剧增，慌忙避难时已经晚了。有线电通信网断成一截一截的，补给品被冲走，或者浸泡在水里。而且，各条河流突然不能通过了，连架设在汉江上的浮桥也冲走了，师的补给线被切得一截一截的。

到23日上午4时，雨才好容易停止。降雨量，没有看到记录的数字，但据说可能达到几百毫米。雨停了，很久没见到的太阳露出来了。但由于积雪溶化，道路和河流继续泛滥，后来就成了转不动身的一片泥泞。

尽管如此，再次开始攻击的第5骑兵团也于2月24日夺取了第1个目标469高地。可是，刚一开始攻击下一个目标318高地，就接到了停止攻击的命令。这是因为，根据军担心补给中断、道路泥泞和中朝军队坚决抵抗的情况，判断"在洪川以南地区包围敌人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实际上，24日这天，军长穆阿少将因直升机事故而阵亡

了。他是在前往战场视察的途中，座机坠落在汉江的浊流中，发生心脏麻痹而死的。因此，由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少将代理军长的职务。将军的谨慎正直追求慎重、合理性的性格和在长津湖畔的艰苦奋斗以及在太白山里行动的经验，似乎抑制了骑兵师的大胆的攻击。

美第1骑兵师的战史写道："如果军准许师的攻击，尽管会非常困难，但进行包围是可能的。"对失去了战机一事，提出了责难。这可能是该师的传统要他们这么写的。但当时的情况是，师的补给干线即骊州——曲水场——砥平里间的所有桥梁特别是汉江上的浮桥冲走了，而且也不能徒涉，所以该师究竟能不能继续进攻，很值得怀疑。实际上，军和师都在千方百计地加紧前送补给品，但情况还是该师的官兵们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这时，洛东江畔以来的勇将盖伊将军荣升，继任者丘尔茨D·帕马少将(驻云山的第8骑兵团团长帕马上校的哥哥)到任了。新师长第一句话就说："我最关心的事情是前送补给的问题。工兵要全力以赴拼命地架设桥梁。各部队不能消极地等待前送，要有自己的补给品自己运输的气概和独创性"。由此可以想象到该师当时的后勤保障情况。

当然也进行了空中补给，但因其他师的困境也大同小异，所以补给日用的轻武器弹药已经竭尽全力了，再很难支援该师的进攻。

拖延了时间的汉江架桥，虽然由于工兵的努力，已于2月25日上午4时完成，但是，由于雪开始溶化，指挥所、阵地和补给所都成了泥潭，补给道路依然不能通行，所以各部队依然为修补责任区域内的道路而忙得不可开交。

因此，该师在2月底以前只好反复地进行积极的侦察，

准备下一次攻势。但该师在战史里却发牢骚说："如果军准许的话……"，这一点，可以认为是对海军陆战队史密斯将军的指挥不满意。

第1陆战师 隔了很久才参加了正式进攻的第1陆战师一扫讨伐游击队时的沉闷情绪，劲头十足地发起了进攻。但是，这时原州战场上也在下雨。师的战斗要报里写道："天天都在检验着人员和装备的耐久力"。2月24日夺取了俯视横城的高地群，人员和装备的检验合格了。中朝军队在沿中央公路这一地区的抵抗非常激烈，同在夺取修理山时付出了辛劳的第25师一样，反复进行了艰苦战斗。但第1陆战师的斗志，好象远远超过了中朝军队的斗志。

在原州北侧突破中国军队第一线的第1陆战师，看到阴气逼人的地狱图非常吃惊。从堤川附近北上的美第10军也目睹了同样的悲惨状况。据美国公开史料记载说："原州和堤川北侧的高地群，似乎已被敌人的尸体覆盖住了。……在荒凉的秃山上，浅埋着的尸体更多"。很明显，中朝军队受到了出乎预料的巨大损失。

第1陆战师人员感慨地谈论说，这是"人肉市场"，"人就这么容易地死掉？"这表明了中朝军队"人海战术"的破产和"屠夫行动"的冲击效果即适时反击的效果是如何之大。

第1军 第1军以南朝鲜第1师确保汉江南岸一线，并列美第3师和转移到京安里南侧地区的美第25师，在进行1小时半的进攻火力准备后，开始进攻南汉山桥头堡。从这座山峰到那座山峰，逐渐向前推进。但是，这里也正赶上下大雨，山势陡峭，又遭到隐蔽在堑壕里，主要利用反斜面进行顽强抵抗的中国第38军的阻击，所以进攻不容易取得进展。

尽管如此，两个师仍然坚持不懈地继续进攻，于2月28日尾随后退的中国军队，到达汉江江岸，开始准备尔后的渡江进攻。

中国第38军的英勇奋斗精神，非常"令人钦佩"。因为是背水之战，所以拼命进行战斗。只因断绝了补给，才大部被歼。可谓弹尽粮绝。这次战斗后，该军的番号再也没有出现在第一线上。

第25师　该师作为军的右翼第一线部队担任京安里正面的进攻，必须分别新修建13公里长的公路作为通向第一梯队团的补给道路使用。据说，修建这些公路必须架设12座13——35米长的桥梁，炸开3个山口。然而，由于工兵营在3天之内完成了这么大的施工作业量，该师于21日凌晨就发起了预定的进攻。可是因遇到了前述的暴雨，哪还谈得上进攻呢。因此，工兵营必须再次采集石块，铺设碎石，重新架设12座桥梁。据说，这时配属的南朝鲜劳工大队（约1000人）提供了宝贵的支援。

该师的战斗详报说：在这次进攻中，"最明显的一点是敌人利用反斜面避开了我炮火袭击"，而且强调了上刺刀突击的好处，记述了以下几点：

1．……跳出阵地，喊声大作，刚跑上高地，敌人就停止射击，丢弃了重机枪、轻机枪和1门迫击炮，逃到山的背面去了。好象是敌人受到猛烈突击而惊慌失措，被压倒了。

2．敌人用机枪实施拦阻射击。……连长命令对高地上的敌人上刺刀突击。因为，如果慢腾腾地行动，就会全部被歼灭。……展开了白刃格斗，不久就夺取了高地。经查点，在正斜面上的47具尸体中有30具尸体是用刺刀刺死的；而反斜面上的50具尸体，刺杀和中弹而死的各占一半。……

3．第1排进至敌人阵地的右侧，随着喊声上刺刀发起了突击。在经过白刃格斗后夺取的高地上，敌人丢弃了200具尸体。……据估计，在这天夺取的3个高地上，共计有500具尸体。通常，如果火力和突击并用，敌人就会立即跑掉。

这些报告，可能有些夸大。即使在中国大陆上的长期战争中，发生大规模白刃格斗的事例也很少，而且以刺刀刺死几十人的战例，确实是非常少有的。原因是敌人逃跑得很快。但是，美军之所以登载赞赏上刺刀突击的方法，一定是认为从战场和敌人的特点考虑，有必要这样做。这可能是因为，对坚持战斗到底的敌人，只有以白刃格斗即人与之间进行原始的搏斗才能决定胜负。

已到达分院附近汉江会合点的第25师，准备下一步的渡江进攻。

第8集团军 2月底，各军到达了指定的目标线。第8集团军的战线，位于从汉江南岸至杨平——砥平里北侧——横城——芳林里——江陵一线，没有间隙，也没有大凸凹现象。

美国公开史料认为“屠夫行动”成功的原因：“不外乎是由于对敌人不间断地施加压力，不给敌人以重新编成和进入大规模反击的时间，以及忠实地执行了协调机动的基本原则的结果”。

第8集团军心理战部得知中朝军队受到严重损失后，立即撒布了“数一数你的部下吧”内容极简单的劝降传单。据说，以轰炸机在退却的中朝军队的头顶上撒布了几百万张，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朝军队下级指挥官投降的，明显地多了。这种简单的传单，可能是以犀利的语句刺痛了遭

到残败的官兵们的心。

反攻作战进展顺利的第8集团军，开始修复仁川港和金浦机场。但因正月撤退时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所以修复仁川港的码头、吊车和潮流调节闸门等需要几周的时间，而且要再次全部开放金浦机场也要到5月份。这可能由于当时不打算再次使用而彻底破坏了的缘故。这个例子也说明，预测战况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工兵们不声不响地修复了自己破坏的港口和机场。美国公开史料说："工兵们在这里又实行了所谓此时此地要竭尽全力的口号"。尽管他们因为必须把奉命冒着危险，不惜劳累破坏了的设施，再奉命"以最大的速度修复"而产生了不信任感和发牢骚。但军队也只能是"此时此地要尽最大努力"。

二、"撕裂者行动"

这时，在驻东京的司令部里正在拟制尔后的作战计划。因为已经没有必要采取所谓"边给敌人以最大杀伤边逐次退却……"的作战行动了。很明显，战局正在出现转折。因此，如何指导尔后的作战行动，已作为总司令部的重要课题提出来了。

很明显，既然联合国赋予的任务是"击退侵入韩国的敌人，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转入攻势，而且恢复三八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恢复三八线的手段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议论，但也都是战术方面的问题，属于麦克阿瑟的权限，而不会成为其他方面的问题。

问题是，恢复了三八线以后应采取什么样的作战方针。因为怎样解释"韩国"这个词，在作战计划上是有根本区别

的。在当时的联合国里，大有根据此时此地的局势改变其解释之嫌。也就是说，开战之初解释为战前南朝鲜政府控制的三八线以南地区，而一度击退北朝鲜军队后，就解释为整个半岛地区了。南朝鲜的宪法里没有明文规定，便作为当然的事情做了这样的解释。

因此，如果把“韩国”解释为三八线以南地区，就没有必要组织大规模的作战；但如果把它解释为整个半岛地区，就必须组织所谓再次进攻到鸭绿江边的大规模作战。

当时，华盛顿首脑的想法是前一种。他们认为，既然中国已经介入，使南朝鲜恢复到战前的状态，就有着正当的理由，而且能够达到战争的目的。他们对不惜付出巨大牺牲向鸭绿江进击，已失去了兴趣。

其理由，在后面还将提及，但无非是因为，以付出极大的牺牲来统一朝鲜半岛有没有政治意义，或者即使推进到鸭绿江，战争能否结束，都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麦克阿瑟无可争辩地采取了后一种解释。这可能是出于勇雪旧耻的一种军人的骄傲，而且从他的战争观来看也能做这样的解释。

麦克阿瑟将军的设想　2月中旬末，麦克阿瑟将军查明“屠夫行动”进展顺利，便指使联合作战计划小组制定“以消灭驻朝鲜的中国军队为目的”的长期作战计划。不用说，是为了“确立这一地区的永久性和平”。

已成定案的计划，旨在“攻击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接连不断的补给线，削弱其前线部队的战斗力，并在朝中边境附近组织实施大规模的登陆和空降作战，一举消灭朝鲜境内的中国军队”，其基本设想如下：

第1期作战：在宽大的正面上到处实施有限目标进攻，

夺回汉城地区，作为下次攻势的发起线。

对北朝鲜的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切断敌人的后方。情况需要时，向敌人所有的主要补给线投掷放射性沾染物，切断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交通。

第2期作战：如果允许，就使用台湾国民党军队；并且，如果进一步地得到增援，就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的北端附近实施登陆和空降作战，以巨大的圈套勒住敌人。

关于这一设想，麦克阿瑟做了如下说明：

"整个北朝鲜地区已遭到了全面的破坏，所以北朝鲜已经没有补给物资了。因此，朝鲜境内达百万人之多的中国军队的补给品，全部都要从中国东北地区运送进来。但是，由于运输上的困难，现在集中在北朝鲜地区的补给品，粮食只有10日份，武器弹药也是有限的。因此，这次空袭的效果，必将会明显地表现出来。"

"对北朝鲜北部地区的登陆和空降作战，是进一步扩大了过去的仁川作战（铁砧和铁锤作战）的规模，……中国军队必定会立即苦于饥饿而投降。因为，没有粮食和弹药，必然会陷入瘫痪状态。"

人们常批评："麦克阿瑟在朝鲜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过高地估计了空军的作用。"他这种想法，在这里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了。他可能认为，空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战果的经验，在朝鲜这样的山地国家也是适用的。此外，所说的"如果得到增援"，可能是指对做好紧急出动准备的第16军（地方部队的第40师和第45师）最近将被派往日本一事抱有希望。

这时不但又翻出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的问题，而且提倡撒布原子弹制造过程中产生的钚，制造半永久性的无

人地带。这种自信和胆量，似乎也不是普通人所能看出来的。

然而，这一设想好象是作为同联合参谋部磋商的基础提出来的，还没有到向总统报告的阶段。如果把"希望撒布放射性物质"的这一世界敏感的事情报告给杜鲁门总统，那么从先前"关于原子弹问题的声明"中吸取教训的杜鲁门总统就要被迫做出重大的决定。不过，在他的回忆录里没有看到涉及这个问题的记述。

然而，正如后面将要叙述的那样，对于这一设想的基本内容，联合参谋部并没有正面反对。当然，作为深知华盛顿和联合国气氛的军事首脑来说，对"撒布放射性物质"一事可能没有想到。但是，五角大楼开始感到战争指导上的束手无策是自己的责任，作为打开难局的手段，好象倾向于承认麦克阿瑟的想法。如后所述，在夺回了汉城的时候，就在酝酿包括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侦察飞行和起用台湾国民党军队等充满麦克阿瑟的想法的重大建议。

"撕裂者行动"计划　第一线师感到满足，相反，李奇微将军却认为"屠夫行动"的成果极不充分。他认为，对突入堤川以北的中国第66军和北朝鲜第5军未能捕捉住，而对原州北侧的中国第40军和砥平里正面的中国第39军的攻击因遇到了不合季节的大雨而失去了战机。情况确实是这样。大雨帮助了中朝军队。得到天赐的大雨的掩护，中朝军队巧妙地躲开了"屠夫行动"，主动地完成了撤退。

李奇微将军在获得麦克阿瑟将军批准后，接着下令准备"撕裂者行动"。他的当前任务是，完成麦克阿瑟的长期作战计划的第1期作战，即夺回汉城，推回到三八线，但现在距离三八线还有50多公里的山岳地带。在中朝军队恢复态势

之前，必须再次展开攻势。

“撕裂者行动”的目的是：继承了“屠夫行动”的目的，在中线和东线上继续进行不间断的压迫，击毁中朝军队的主力部队，不给中朝军队以反击的时间，完成对中朝军队企图死守的汉城的包围态势。也就是说，要在整个战线上一齐发起攻势兵力不足，夺回汉城估计会再次展开大规模的激战，所以拟首先从右翼出击，随后夺回汉城。首先从中线和东线出击，是为了先发制人制止敌人的进攻，因为判断中朝军队的主力在该正面上。这样，还可以从东线北朝鲜军队和中线中国军队的接合部突破，达到分割他们的目的。作战的名称叫“撕裂者”，就是“纵向撕裂”开，其意思是把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分割开。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目标线选在从汉城东侧开始指向东北的春川，尔后转向沿三八线南侧各要点的相连之线，取名为“爱达荷线”。

各军的作战任务如下：

美第1军：以美第3师和南朝鲜第1师确保汉江江畔，牵制汉城周围的中国第50军和北朝鲜第1军。南朝鲜第1师压制金浦半岛，威胁汉城以西地区。以第25师渡过汉江，进至汉城东北侧，准备包围汉城。

美第9军：夹击洪川后，推进到春川附近的“爱达荷线”。

美第10军：南朝鲜第3军和第1军分别击破各自当面的敌人，依次通过调整线，占领“爱达荷线”。

进攻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但因道路修补得不够理想，以及为使第25师周密地进行渡江准备而延迟了时间，最后确定为3月7日开始。

美第25师的渡江 2月28日到达分院附近汉江江岸的第25师，用6天时间进行了渡江进攻准备。

该师的任务是："在汉江会合点附近渡江，进至从金谷里附近到清平的京春线(汉城——春川线)，确保桥头堡。"其目的是，切断京春线和完成从东北方向包围汉城的态势。

该师的计划是，由西向东并列配置第24团、第27团和第35团，同时渡江后进至京春沿线（称为"阿尔伯尼线"），以配属的土耳其旅占领清平，同第9军左翼的第24师配合行动（参照插图4）。

但是，这次渡江预料到有很多困难。例如：江面宽为150至370米，因雪融化而混杂着冰块的水流秒速达2米，近岸和远岸都缺乏道路网而且泥泞不堪，对岸又有强大的中国军队。此外，江岸的地形不便使用水陆两用车辆，也是使渡江准备更加复杂的主要原因。

接替基恩师长的布莱德雷准将在慎重而严密地制定计划方面是非常有名的，这时更加注意。他考虑到了天候和气象的变化，又从各种角度分析研究了中朝军队的反应，在集中了能够集中的火力之后，反复进行了渡江预演。

各营利用支流演练舟艇的搬运、泛水和操作要领，并且以沙盘对所有士兵讲解战斗方法。据说，还给每一个士兵明确了应该完成的任务，指示他们，即使指挥官牺牲了，也要完成其责任和义务。第25师的军史里写道："这完全象是站在舞台上的演员学习和练习充分掌握自己的角色似的。"

此外，还慎重但又大胆地反复进行了侦察活动。比特上士好象就是因侦察有功而破格提升了两级。他的班多次潜入对岸的村庄里捕捉几个俘虏，获取了宝贵的情报。

3月7日凌晨5时50分，开始进攻火力准备。重视这次

插图4 "撕裂者行动"第1军的进攻（1951,3,7——3,22）

渡江战斗的李奇微司令官按照自己的座右铭来到江岸，查明中国军队的反应。他的座右铭是："指挥官要同正在进行激烈战斗的部队在一起。"这一点，前卷已经讲过了。

美国公开史料把这次进攻火力准备说成是"这次战争中最猛烈的炮兵射击之一"。参加这次火力准备的火力如下：

野战炮兵营10个	火炮148门
坦　　　克	100辆
重　迫　击　炮	48门
M—16自行高射机枪	25辆（12.7毫米重机枪100挺）

这一猛烈的火力准备，持续了20分钟。6时15分，第1波开始渡江。缩短火力准备时间的原因是，重视奇袭，不给中国军队以集中反击兵力的时间。

当然，有十几架歼击轰炸机不断地在上空担任直接火力支援和空中封锁，南朝鲜第1师在金浦机场附近实施佯动，美第3师在汉城南侧实施佯动，并且阻碍中国第50军向渡江点移动。

企图这样大规模地、严密地阻碍中朝军队向渡江点集中，不外乎是由于估计到，该师一接近京春线，中朝军队就会敏捷而积极地做出反应。京春线及其沿线的公路，是连结汉城和中线上最大的要冲春川的大动脉，如将其切断，中朝军队就不可能在三八线以南将中线和西线有机地连接起来，就不得不在三八线以北构成下一道战线。李奇微将军和米尔伯恩军长都很重视这次渡江，亲自前来查明中朝军队的反应，其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即使以一百几十门火炮，进行20分钟的火力准备，时间好象也过于短了。刚一开始渡江，中朝军队的炮兵和迫击炮就立即开火，瞄准站在江岸高地上的李奇微将军一

行进行射击。不出所料，中朝军队展开了激烈的反击。

然而，第25师以强大的火力压倒了中国军队，大体上按计划进行了攻击，并于11日并驾齐驱地到达"阿尔伯尼线"，切断了连结汉城和春川的动脉。渡江的当夜，中国军队的夜间袭击空前激烈。第25师报告说："第1天就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杀伤5200多人，俘虏的数字也是创记录的"。但是，这一反击仅限在当天夜里，规模也不很大。这些都暗示着中朝军队尔后的企图。中国军队采取了回避决战，再次引诱歼敌的战术。

两水里渡江　渡江进攻计划下达到右翼第一线第35团的时间是3月2日。该团从空中和地面寻找了渡江点。两水里上游的江岸几乎都近似断崖，只好选择在两水里南侧的中州附近。于是，完全了解这一情况的中国军队，便以掩护该渡江点的形式占领阵地，将所有的火力集中在这一要点上。侦察兵无意中在江岸上一露头，就会立即遭到狙击。

第25师集中在该正面上的支援火力有4个105榴弹炮兵营、1个155榴弹炮兵营、1个英军炮兵营，共计约6个炮兵营和1个坦克连。在这样狭窄的正面上集中了96门火炮，即使在这场战争中也是没有先例的。由此可以看出，布莱德雷少将进行了很周密的准备。

第35团因渡江点有限而重叠配置着3个营。指定为第一梯队的第3营（詹姆斯H·里尔中校）也重叠配置3个连，并且指定K连为第1波。所以，结果1个连的渡江进攻就得到了96门火炮和15辆坦克的火力支援。

这时，渡江作业队估计水深为2.3——3米，所以计划配属给第3营的第89坦克营A连开始时担任火力支援，待预定黄昏前架设好50吨浮桥之后，参加敌岸的进攻。因为当时

的谢尔曼式坦克的徒涉能力是以2米为限度的。

但是，第89坦克营营长沃尔邦G·德尔温中校对这一计划很不放心。自洛东江畔作战以来作为德尔温支队长屡建奇功的德尔温中校，对步兵能不能单独扫荡两水里平地，夺取俯视渡江点的隧道高地，掩护架桥，表示怀疑。

因此，德尔温中校亲自侦察江岸，并且经过几次空中侦察后，对A连连长哈巴特·A·布拉诺上尉说："在中州附近好象可以渡过去，试一试怎么样？可能是冒险，不过只是步兵渡过去，恐怕不会解决问题。对岸是旱地，如果没有坦克支援，步兵很难前进。……"

德尔温中校在谈到当时的谈话时说："不能命令渡江。在这样的地形上，只以步兵不能占领足以掩护架桥的地积，无论如何也必须有坦克的直接支援。否则，这次渡江就很可能失败。我只启发布拉诺上尉，作为坦克部队不能袖手旁观……。"这种心情，可以说就是担任支援的部队的积极性，或者说是坦克部队的灵魂。

当时，布拉诺上尉在得到营长关于支援坦克应该怎么做的暗示后，访问渡江工兵，进一步了解了水深和河床的情况，不过，由于中国军队不分昼夜地以火力控制着江面，所以未能进行测量。但是，仔细研究了航空照片后，正如营长所说的那样，觉得好象在中州附近能够涉渡，因此，上尉想碰碰运气，"决心只用1辆坦克涉渡试试看"。两水里渡江情况如插图5所示。

3月4日夜里，第一线渡江部队推进到江岸，坦克连集结在破坏已尽的祭归里的村庄里准备渡江。这天夜里，布拉诺上尉召集各排排长商量，说："想紧跟在步兵后面涉渡予以密切支援。水深和河床的情况都不了解，如果拖引着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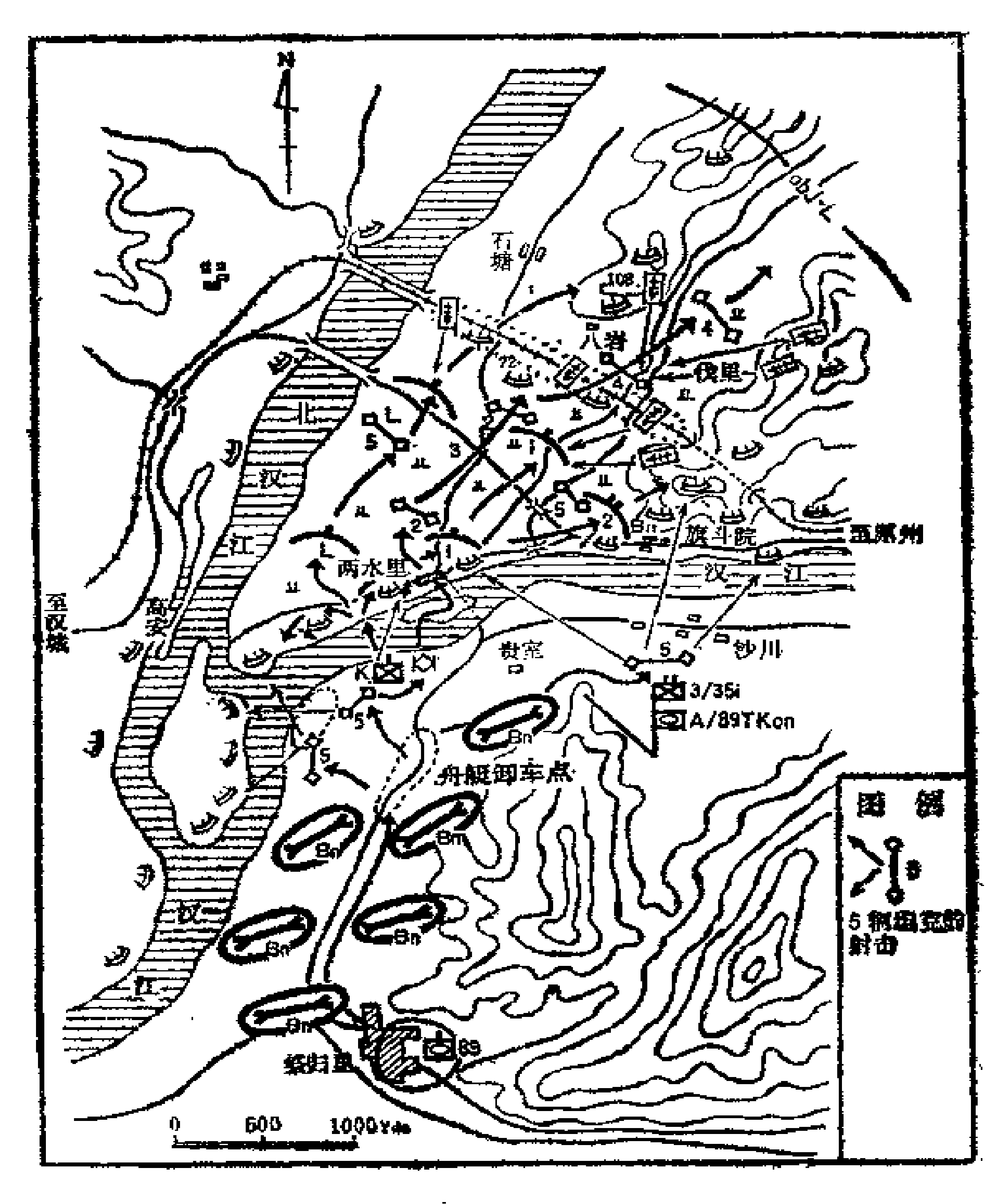


插图5　两水里渡江（1951.3.7）

抢修车的缆绳渡江，就能在万一出事时拖上来。谁愿意试试看？”于是，第3排排长托马斯J·阿里中尉举起了手。

5日凌晨，严密伪装的布拉诺上尉偷偷到达江岸，亲自查明了涉渡点。稍微一露头就遭到了狙击。只有中州一带坡度较缓，看样子至少能涉渡到中州。中州对面的情况尚不清楚，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从中州进行支援。

6日，全天进行进攻准备。例如：同步兵进行协调，为实施火力支援而进行阵地侦察，安排夜间前进的标志，分配和确认目标，协商舟艇的牵引，预演涉渡的顺序，装载弹药，等等。所谓舟艇的牵引问题，就是将进攻用的折叠式小艇，每5只装载在一辆拖车上，由坦克牵引到卸车点。这样，可以避免用工兵的卡车牵引陷进靠近江岸的松软的路面上，也可以避免在渡江点附近停放不用的车辆造成混乱，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其顺序是：坦克把作业工兵搭乘的载艇拖车牵引到卸车点，尔后各排分别进入火力支援阵地。步兵在卸车点领取舟艇，搬运到江岸后组装起来；在发起进攻的同时，步兵、工兵和舟艇结为一体，强行实施敌前渡江。

3月7日凌晨3时30分，坦克连起床后吃了早饭，于4时30分开始前进。提前出发的原因，据说是为了减小坦克发动机的声音，同时还考虑到，雪虽然不下了，但因一片漆黑，只能看到路标，坦克跑不快。

A坦克连的15辆谢尔曼式坦克各自在车内收藏着定量炮弹71发，在车后部的甲板上还装载着54发，最前头的8辆坦克牵引着载艇拖车。车后部甲板上装载的炮弹，预定在进攻火力准备时全部发射完。

随着坦克连北上，中国军队一阵一阵地进行了炮击，但好象是盲目射击。5时45分，天刚朦朦亮，基本上按预定计

划到达了卸车点，各排分别进入了火力支援阵地。大约两公里的行程，用了1小时15分。随行的步兵卸下了舟艇，准备搬运。

5时50分，预定20分钟的进攻火力准备开始了。炮兵的96门火炮，15门坦克炮和48门中、重型迫击炮同时发射的隆隆声，震耳欲聋，对岸一带立即被弥漫的硝烟笼罩了。步兵和工兵毫不费力地抬着12人乘坐的舟艇，急速地赶到江岸。因为天还不太亮，坦克里的炮手刚刚能够看到对岸高地的轮廓，所以认为，集中这么大的火力最好能在天再稍微亮一点以后实施进攻。但因重视奇袭而选择了这个时候。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

6时15分，步兵、工兵和舟艇结为一体的突击班滑下堤坝，刚一泛水，就争先恐后地开始渡江。由于天还没有亮，加之接着开始的冲击支援射击的隆隆声，中国军队好象没有发现这一渡江进攻，所以开始时没有进行射击。但是，不久可能是由于操舟机的隆隆声而察觉到了，就开始对江面进行猛烈射击。中国军队的这一射击好象是标定射击，弹道都很高。第1波渡江的K连，有几只舟艇被打穿了，只有几个人负伤就到达了北岸，并且扫荡了江岸阵地，结束了其渡江的任务。

接着渡江的I连轻而易举地扫荡了两水里的村庄。于是，刚要继续北进，突然遭到了来自三方面的机枪射击。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炮兵也突然活跃起来，以渡江点为主，对南岸一带开始进行猛烈射击，并且破坏了正在架设的徒步桥。

第3营营长里尔中校和坦克连连长布拉诺上尉，在营观察所指挥了这次渡江。7时40分左右，里尔中校看到L连渡

江结束后，拍着布拉诺上尉的肩膀请求似地说："喂，如果想过江，就开始吧。"该营的三个连虽渡过江去了，但却被不知从何处突然飞来的机枪子弹压制在水田里不能动弹。德尔温中校的预测完全正确。通过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水田进攻，步兵是最不擅长的。

布拉诺上尉指示阿里中尉出发。阿里中尉把命运寄托在抢修车缆绳上，并于8时左右开始涉渡，首先向中州西端前进。阿里中尉从车顶盖探出头来引导车辆前进。他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水深只有0.9米，河床也不错，所以渡江时一点不用担心。但是，由于涉渡的速度受到抢修车绞盘放缆绳速度的限制，所以担心以这么慢的速度涉渡，会不会遭到狙击。"

但是，涉渡到距离中州还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时，由于缆绳缠绕，绞盘停止转动，缆绳断了。于是，阿里中尉破浪前进，象捷足先登的武士似地到达了中州。

他一看对岸，趴在水田里的散兵线前后，升起了水花和土块。这是被机枪压制住了。阿里中尉想赶紧涉渡，但这时水好象深了。而且没有系救命的缆绳。唉呀，这可怎么办！他环视四周，发现在中州的东端有三个象旧桥基一样的东西。阿里中尉开始顺着旧桥基涉渡，但这里水很深。刚一下江，坦克就猛一下子潜进水里，好象连炮塔也淹没了。但是，驾驶员约翰逊中士在坦克突然潜进水里的瞬间，把发动机全部启动，全速前进，爬上了旧桥基。这样，爬上来潜下去，潜下去又爬上来，就象海豚游泳一样，不到2分钟时间就渡过去了。

渡过江去的阿里中尉把要领告诉给后续坦克，组织一辆一辆地涉渡。有一辆坦克脱身用的顶盖螺钉松动了，在水流

正中间抛了锚。这样，涉渡过去四辆坦克。中途抛锚的那辆，好象是在进攻火力准备中进行连续发射后忽略了密封检查。

8时30分许，阿里中尉带领相继涉渡过来的坦克北进900米左右，I连和L连受到了来自72高地和铁路筑堤阵地上的扫射，正蹲在汽车路的侧沟里。两辆坦克立即对72高地进行压制，接着又以十几发炮弹摧毁了正在从因空袭烧着的货车下面射击的3挺机枪。这样，就把使步兵伤脑筋的机枪全部摧毁了。

不久，I连追赶上来，刚一起越过铁路，就遭到108高地和隧道高地上3挺机枪的斜射和侧射，步兵突然受到了损失。

阿里中尉发现了隧道高地上吐烟的枪眼，打进了两发炮弹，看到将人、机枪和掩盖都炸飞了。这时追赶上来的另外两辆坦克发现108高地上的机枪，也将其摧毁了。但是，最后的一挺机枪好象是在山的北侧进行射击，怎么也没有发现。因此，后来由步兵进行了扫荡。

另一方面，阿里排一涉渡完毕，布拉诺上尉就以同样的要领指挥主力渡江。这样，到10时左右，布拉诺连的所有坦克都渡过了江，并且分别去追赶第一线连。

得到14辆坦克直接支援的里尔中校的第3营，进攻逐渐取得进展，中午以前便夺取了目标线。该目标线就是估计有中国军队炮兵观察所的高地线。

第35团的渡江进攻，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成为著名的"两水里渡江"战例。这次渡江成功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美军教材里作了如下论述，以资后人借鉴。

"忘掉作战目的、原则的指挥官是很多的。由于突然遇到障碍物或意外事故而过早地停止遂行任务，或者过迟地行

动，就是这种例子。……”

“布拉诺上尉和阿里中尉没有满足老一套的支援方法。他们在遂行任务时，发挥了勇气、主动性和胆量，注意了寻求合理的手段。”

“沙恩·霍斯特（普鲁士的军政改革者，拿破仑战争时的参谋长）在布吕歇尔被任命为最高司令官后，谈他对人事安排的看法时说：‘在战场上，能否超水平地发挥部队理应具有的能力和部下的才能，完全取决于指挥官如何使部队深刻地了解其任务，如何鼓励部下的士气！’”

鞋　带　李奇微将军一行在视察两水里渡江后，飞到了估计战斗最激烈的原州方面，站在路旁视察第10军的进攻。恰好海军陆战师的前卫部队正在眼前的道路上向北前进。将军猛然一看，消瘦的海军陆战队士兵背着沉重的无线电台有气无力地走着。走路的样子很特别，仔细一看，是拖着鞋带走。一迈步就踩鞋带，踉踉跄跄。他为什么不系鞋带？将军很快明白了。如果蹲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位士兵抬头看到将军一行，就大声喊叫什么。将军没有听清（后来问副官，才知道那个士兵是在大声说：“喂，小子们，哪个家伙来给咱系鞋带！”），将军默默地走下土堤，到士兵身边蹲下给他系上鞋带。

这件小事，随行记者拍下照片进行了报道，因而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李奇微将军在推辞说是“不想说明的小事”之后，这样写道：

“他们大声喊叫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即使听清了，也会这样做的。因为，海军陆战队这种粗鲁的语言，是表示热爱的话。”

“但是，我知道他在要求帮助，所以立即想帮他系上，不

过我怕被误解为出风头、耍手腕而迟疑了一下。……不出所料，果然有人说我演戏，故作姿态，但那不是事实。这是帮助一个战斗员，不，是帮助一个有困难的人，就是涌上我心头的这种冲动促使我这么做的。……”

此外，他还顺便就表明自己特征的伞兵服特别是胸前的手榴弹，作了如下说明：

“经常有人背地里说我右胸前悬挂的手榴弹‘同乔治·巴顿上将的珍珠柄手枪一样也是表明自己特征的装饰品’，但这也不是真实情况。”

“我之所以手榴弹不离身，完全是为了自卫。在欧洲战场上，我多次体会到有一颗手榴弹就能够摆脱困境（大概想起最先降落到科唐坦半岛时和阿登战役时的情况）。”

“因为我在战线上到处乱跑的机会多，在伏兵和圈套多的朝鲜战场上遭到伏击时，我不想不抵抗就当俘虏，仅此而已。”

中线和东线　在猛烈的进攻火力准备的同时发起攻势的各军，继续顺利地向北推进。中朝军队好象是以小部队反复实施迟滞行动，没有发现一连串的阵地线。中朝军队虽然未能神出鬼没地行动，但他们习惯于巍巍山岳地带的战斗，并且在地形的要点和因道路网与坡度的关系联合国军队不易发挥战斗力的地方，无例外地进行了顽强抵抗。因此，一般都是不能接近、包围和突击，就不能夺取。各部队有时为了夺取山上的阵地，要攀登险峻的秃山；有时为了寻找对溪谷进行纵射或对山腰进行侧射的机枪，必须跑下陡坡去。

特别是，美第10军地区和南朝鲜第3军地区，是太白山脉的背梁山系。按日本的情况来说，就象是美第10军从秩父

攻击连接諏访和高山的轴线，南朝鲜第3军从高崎攻击连接上田、大町和富山的轴线，而且道路通常只有马车道。

因此，主要障碍与其说是中朝鲜军队的抵抗，不如说是由耸立的群峰和千仞深谷组成的地形。通常难以作为战场的山崖地带成为主要战场，从亚洲共产党军队的特点来看，如果将其滤过去北进，就会重蹈基恩作战的覆辙（参照原第2卷）。

而且，春天到来，又增加了不利条件。同寒冷的冬天相比，春天的气候能振奋士兵们的士气，但在这全都是山的战场上，情况则是相反的。随着气温的上升，战场上越来越泞泥不堪，泥泞的道路使所有的车辆无法通行，所有的补给都必须依靠人力进行。所以，只能前送必需的补给品；这样，经常因数量不足而引起了官兵们的不满。于是，就借助于远东空军运输，寻找分散在山里的团、营的标志，空投粮食和弹药。据说，空军运输的数量超过了人力的运输量，成了山岳地带补给方式的一种类型。

此外，影响士气的是伤员的后送很不顺利。大多数战斗是在离开吉普车通行道路的山间和高高的山上进行的，所以要收容到改作救护车的吉普车里，通常需要用两天左右的时间。伤员往往有死亡的危险，影响了部队的士气。这是平时想不到的。当然，也积极用直升机挽救了许多生命，但直升机的数量和性能是有限的，而且也不能把在敌人阵地前呻吟的伤员运出来。

因此，“撕裂者行动”是克服中朝军队的抵抗和地形障碍的一举两得的作战。作战的进展难免有些迟缓，但尽管这样，战线还是扎扎实实地向北推进了。这就是所谓的“涨潮”时期。

3月11日，第9军推进到第1调整线即“阿尔伯尼线”，12日至13日其他军也到达了该线。因此，战线已从汉江南岸突出到汉城东侧，从砥平里北侧经洪川南侧到达注文津北侧，在中线上加强了攻克洪川的态势。

因此，李奇微将军于3月14日命令中线和东线各军进至第2调整线即“爱达荷线”，这时发生了可喜的事件。南朝鲜第1师夺回了汉城。正好是在传说北朝鲜第10师在中峰山集结，东线上笼罩了一片暗影的时候，所以，这一喜报使李奇微将军特别高兴。

三、收复汉城（参照插图6）

在美第25师在两水里附近强行实施壮烈的渡江作战时，南朝鲜第1师在汉城的对岸担任牵制任务，但其行动是非常积极的。

实际上，南朝鲜第1师于2月10日左右到达江岸，时时刻刻地等待着攻占汉城的命令，但过了1个多月命令也没有来。白善烨师长说：“听说将于3月初开始发起全面攻势时，感到好极了！而且作战的名字叫“撕裂者行动”（“纵向撕开”的意思），所以认为首先要收复汉城，接着就恢复中线和东线”。祖国的象征汉城就在面前，看到中国兵在那里称王称霸地横行，心里难以忍受。知道了“撕裂者行动”的计划时，该师官兵们的心情一定可以用咬牙切齿这个词和借用髀肉复生之叹这个古语来形容。

佯　动　这种状态自然地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后，官兵们就自然而然地希望积极的行动。所以，深切地感受到官兵们的心情的白善烨师长所采取的方法，是非常符合官兵们的心情的。白善烨将军没有满足于只是模仿渡江的佯动，而是在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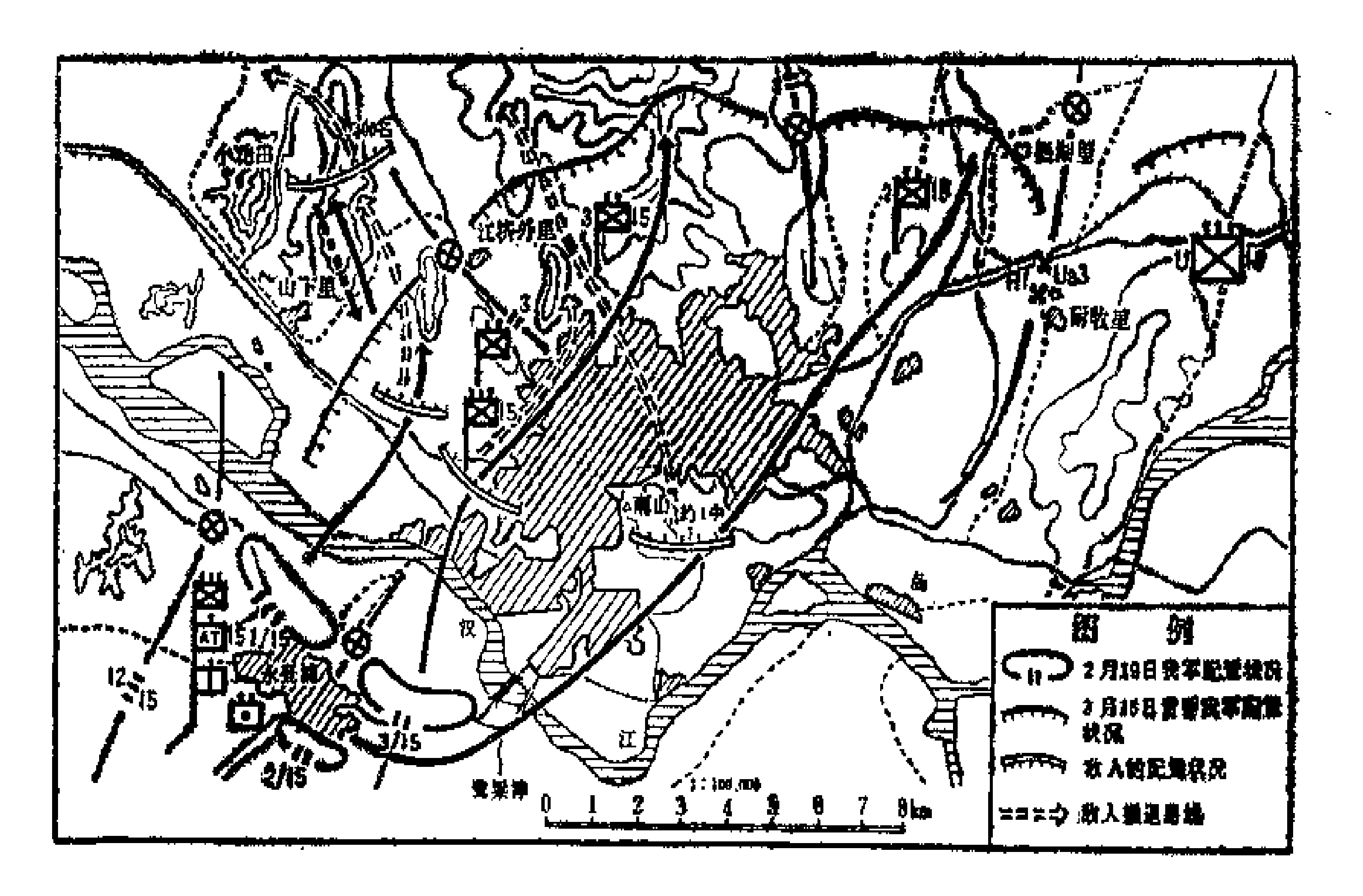


插图 6　收复汉江和汉城的战斗经过要图

阔的正面上积极地组织了对北岸的侦察。或泅渡，或乘民船和橡皮船的侦察队频繁地越过汉江，潜入汉城西北地区刺激中国军队。该师的全部炮兵对其进行支援；主力部队时隐时现在江岸上，积极地做好了一有空隙就渡江的准备。因此，中国第50军未能向两水里方面移动，不是没有道理的。

3月7日，“撕裂者行动”开始时，中国军队的警戒很严密，反应也很快。但是，3月11日第25师一切断京春线，其配置的兵力就逐渐稀疏了。此外，在已查明的汉城外围防线上好象也是人越来越少了。

收　复　3月14日至15日夜间，白善烨师长命令军士长指挥的两个班潜入了汉城市内。但没有发现敌人的踪影，所以，这些侦察兵就在汉城车站、中央行政官厅、半岛饭店和汉城市政府挂起了南朝鲜太极旗，并且捕获了北朝鲜军队的一名侦察员后返回来了。一审讯，原来北朝鲜第40师和中国军队从美第25师渡江的第二天即3月8日就开始撤离了。

白善烨师长立即打电话给米尔伯恩军长，报告要收复汉城。于是，“开始！”的爽快的回答声就震响了耳朵。

原来，“撕裂者行动”的设想是推出中线和东线后包围汉城地区。因此，白善烨将军的报告完全破坏了这一设想，如果是普通的将军一定会犹豫不决。因为，擅自改变上级部队确定的计划，即使非常熟悉情况，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历史上这类事情很多，可惜失去战机的例子也不少。

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因为没有想到中国军队会无为地放弃汉城（这一判断是首先推出中线和东线的设想的原因之一），也正因为对手中国军队善于使用骗术（诱敌深入而歼之），所以作为军长通常要慎重而又慎重地进行考虑，或者要得到第8集团军的批准。然而，米尔伯恩军长不用商量就

发出了“开始”的指令。这可能是有情报根据的，但这一果断的解决方法却是米尔伯恩军长对白善烨师长的信赖和爱护。

所谓信赖，是指美第1军在洛东江畔编成以来白善烨师所取得的功绩。9月在第1军为突破大邱北侧而艰苦战斗时，打头阵的是白善烨师。正是因为该师从北朝鲜军队的空隙突进去，到达了多富洞北侧，才能够突破大邱北侧。其次，10月北进时，能够在开城北侧的边境阵地上击毁反复实施拼命抵抗的北朝鲜军队，也是由于白善烨师从沙尾河谷突进到市边里，保障了其东翼的安全。最先进入平壤的荣誉，就更不用说了（参照原第5卷）。当中国军队介入时，该师又在云山地区反复进行英勇战斗，取得了解救第8集团军危机的伟大功绩。即使在后来的长途退却时，白善烨师长也没有辜负米尔伯恩军长的完全信赖。想起来，他们是整整半年期间同甘共苦过来的军长和师长。

所谓爱护，是因两个人有师生关系。当时的米尔伯恩少将是一位将及54岁、经历过多次战斗的老练的将军，而白善烨准将则是一位刚过30岁的年轻的将军，所以在人情上和智能上都是师生关系，白善烨师长敬慕军长，军长则超越了人种，爱惜白善烨师长。两人的交情很深，即使在经过了20多年的现在，还继续保持着连家属在内的朋友关系，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美军指挥官和南朝鲜军队指挥官的交情，不仅限于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其他很多关系上也是这样。否则，两者的合作关系就不能如此密切地发展下去。因为，联合作战只有通过完成各自的责任与义务所产生的信赖和互相尊敬的友情才能成立。

受到水陆两用卡车支援的白善烨师于3月15日早晨5时30分以第15团为先锋开始渡江，扫荡着残兵败卒再次恢复了汉城。他们既没有遇到担心的反击，也没有发生巷战。中国军队的想法可能是："只要能控制着农村，城市就自然地在掌握之中"，所以断然认为："既然联合国军对汉城已形成了包围态势，固守汉城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汉城只是心理上的象征，但作战的基本方针没有动摇。条件一成熟，就可以再次夺回来。"

这样，汉城在6个月期间四易其主。但是，白善烨师可以说是一个运气非常好的师。因为，白善烨师在攻克平壤时作为军的基本配置获得了机会，而在收复汉城中又从其巧合的配置中得到了恩惠。不知是人招来运气，还是运气跟随着人，但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是人招来了运气。

汉城的情况　遭到新年攻势打击而撤退时认为不会再回来的联合国军，彻底地破坏了汉城的军事设施。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但南朝鲜的古都汉城，又遭到了新的破坏，还能看到进行惨酷巷战的痕迹。被称为汉城人心中故乡的钟路商店街，全部被毁坏了，很多古迹任其荒废，自来水和电都已中断，架线和电线象蜘蛛网似地耷拉着。战前计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汉城，只剩下了20万市民在忍受着贫穷和压制。

亲眼目睹这一惨状的白善烨师的官兵们又产生了新的斗志，但在26年后的今天，汉城已发展成为450万人的大城市，这在当时肯定是想象不到的。

四、向"霍达荷线"推进

春　川　3月15日从"阿尔伯尼线"出发的美第9军于第

二天即16日夺取了洪川。中朝军队仍然继续进行迟滞行动。因此，该第 9 军继续以春川为目标进行攻击。但中朝军队的抵抗忽然激烈起来，而且如果不沿着海军陆战师攻击的洪川——春川公路以白刃格斗进行扫荡就不能排除的例子也越来越多。中朝军队据守在不知什么时修筑的、进行轰炸和炮击也都破坏不掉的据点里，封锁着通向春川的道路。

很明显，春川是中线上的第一要冲，是中朝军队的指挥通信中枢和补给基地。夺回春川，是在中线恢复三八线的标志。

因此，估计在攻克春川时将进行决战。于是，麦克阿瑟将军 3 月17日决心命令第187空降团战斗群（以下简称空降团）在春川盆地实施空降，空降日期预定为 3 月22日。该第187空降团，攻克平壤后曾空降在肃川和顺川地区捕捉北朝鲜军队，但自那次空降作战结束后再没有得到投入战斗的机会，一直作为总预备队驻在日本。

麦克阿瑟将军企图在这里实施空降的想法有着很明显的意义。其想法好象大体上是，该空降团原来是打算在“撕裂者行动”的第二阶段即夺回汉城时起用，但因白善烨师已经进入汉城，所以就决定用于标志恢复三八线的春川地区。

但是，3 月19日第 9 军的装甲支队很容易地进入了春川盆地。中朝军队没有企图以主力部队固守春川，只有一部分担任迟滞战斗的部队按照命令进行了拼命的战斗。这可能是因为，既然京春线已被切断，春川的价值也就降低了。

因此，向春川实施空降已经没有用了。美第 9 军和第10军的各部队继续顺利地北进，并于 3 月底确保“爱达荷线”。这时，南朝鲜第 1 军和第 3 军也击败北朝鲜军队继续北进，于 3 月31日再次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并且夺取了

襄阳。于是，向襄阳以北十几公里的地区派出侦察兵，并为尔后的北进进行准备。

这就是说，3月下旬在中线和东线上确保“爱达荷线”，击退了进入南朝鲜的中朝军队。但是，汉城以北地区还没有恢复。

汶　山　白善烨师一突进汉城，米尔伯恩军长就命令美第3师赶紧渡江，并且由西向东并列配置南朝鲜第1师、美第3师和美第25师，固守着从汉城北郊沿京春线一线。于是，再次在汉江上架桥，前送补给品，准备向临津江畔北进。

3月21日，李奇微将军命令美第1军北进。这是“撕裂者行动”的第二阶段作战。

第二阶段作战的目的在于推进到临津江畔，目标是与空降在汶山的第187空降团会合，捕捉汉城以北的中朝军队。麦克阿瑟将军把春川换成了汶山，这可能是随便想起的作战行动。

作战计划的要点如下：

3月22日　南朝鲜第1师沿着汉城——汶山公路，美第3师沿着汉城——议政府公路，分别进行有限目标的进攻，牵制正面的敌人。美第25师向松隅里（议政府东北15公里）附近突进，切断议政府附近中国第50军的退路。

3月23日　第187空降团在汶山平原实施空降，切断临津江渡江点。南朝鲜第1师编成白善烨装甲支队，与空降团会合捕捉敌人。

美第3师和第25师互相配合，包围议政府附近的敌人。

3月22日，各师发起进攻。白善烨师正面的抵抗不是那么激烈，但议政府正面上的抵抗却是很顽强的。

第二天即23日凌晨，分别搭乘100多架C—119运输机的

第187空降团和两个特种部队连伞降在临津江畔的汶山平原上。李奇微将军是诺曼底登陆作战时作为第82空降师师长最先伞降在科唐坦半岛上的一位将军。关于这次汶山空降，他这样回忆说：

“我们的计划是，把空降团突然伞降在汶山一带，使中国军队大部队陷入我‘核桃夹子’之中，增援装甲支队，切断敌人的退路。”

“我作为一名老伞兵，有一种想和大家一起跳伞的冲动。但却未能找到不顾参谋们反对而去跳伞的理由。我完全知道，身为集团军司令官想最先跳伞，这显得多么糊涂！而且已经56岁了，同在诺曼底跳伞时相比，骨头变得很脆弱，关节也僵硬了，……最主要的一点是，我的责任是必须指挥第8集团军。”

“因此，为了亲自查清伞降作战情况，我乘坐低速的联络机先到达了空降场，等待着第1波伞兵的到达。……”

“这次伞降很成功。由于我们改进了空投技术，吉普车不用说，连在欧洲未能投的105榴弹炮也空投了，……”

第1波伞降后，战斗就开始了。但奇怪的是这里只有少量的中国军队。汶山是汉城至平壤公路干线上的渡江点，按日本的情况来说，相当于相模川渡江点的要点。因此，认为把这里选为空降场，必定会部署有相当强的警戒兵力，但这却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估计错误。空降团几乎没有遭受损失地固守住了空降场，等候着可能会向北撤过来的中国军队。

在上空盘旋着亲眼看到空降成功的李奇微将军，在未铺装路面的堤道上着陆，实地观察了战斗情况。关于当时的情况，他这样说：

“从低空查清了没有布设地雷后，着陆了……，一下飞

机，首先看到了旁边的土桥。这是老兵的谨慎使我这样做的。但土桥下面只有5名刚才被打死的中国兵。他们可能是看到空降兵害怕而隐藏在这里的。”

“不久，轻迫击炮炮弹开始落下来……，刚一听到在头顶的高地上一声枪响，穿着棉军服看起来胖得圆乎乎的中国兵就从灌木丛中滚落下来了。”

“不一会，特种部队连集合完毕，象猎捕兔子似地进行了攻击，但不久就展开了激烈的互相射击。这时我产生了只有在战斗之中才能深刻体会到的斗志旺盛、呼吸急促和所有神经都突然敏锐起来的感情。”

“在战斗的旋涡中同部队在一起，作为指挥官是非常必要的。我同步兵出身的老飞行员一起欣赏了步枪的射击声和落下的追击炮炮弹的爆炸声（这是在附近射程之外入口进行的射击）。”

配属有坦克和炮兵各1个营，奉命同空降部队会合的白善烨师长非常感激上司的信任，踊跃地承担了光荣的任务和责任。同空降部队的会合是很重要的，但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如果搞错了，空降部队也许就会遭到全部覆灭。“市场—花园”作战中，终于因没有会合，而使英国空降旅遭到了毁灭；伞降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苏联空降旅也陷入了同样的悲惨命运。因此，说空降作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同地面部队的会合速度，也并非言过其实；而会合部队指挥官的选定，则更要特别慎重。所以接受这一重任的白善烨准将十分感激，不是没有道理的。

2月23日凌晨，看到在北方30公里的上空飘散着降落伞的白善烨师长举起了右手。突然一齐展开炮击，装甲支队开始北进。搭乘的步兵是他最信任的金点坤上校指挥的精锐的

第12团，先头开路的是挑选出来的扫雷队。

中国军队的抵抗比较微弱。装甲支队压制着两侧高地上的中国军队，一边在浓密的地雷场中开辟通路，一边在公路上突进，迅速地同空降部队会合。率领部队突进的白善烨师长是在他曾两次战斗过的很熟悉的战场指挥战斗，所以很有感慨。

但是，未能达到捕捉中国军队的作战目的。中国军队早已撤退，进攻又扑空了。白善烨将军说："敌人逃跑之快，令人吃惊。本来，确实还有相当数量的敌人，但……。"

然而，向议政府进攻的美第3师，从早晨开始就处在激战之中，所以米尔伯恩军长企图立即实施包围，遂命令空降团向议政府北侧地区突进。

但是，又开始下雨了。通往北汉山的山路，坦克营无法通过。缺乏机动能力的空降团东进非常迟缓，进至议政府以北、东豆川附近时，中国军队早已撤退了。

这样，朝鲜战争中进行的两次空降作战，都以扑空而告终，这说明了空降作战的困难程度。这可能是因为，伞降的准备费事又费时间，很不适应变化激烈的机动作战。

这样，第8集团军冒雨踏着泥泞的路，边对付中朝军队纠缠不休的迟滞行动边继续扎实地北进，于3月底固守住了"爱达荷线"。尽管临津江北岸地区还有未恢复的地域，尚未达成击败中朝军队主力的目标，但是第8集团军基本上完成了联合国赋予的任务即"击退侵入韩国的敌人。"

海军的作战　在"屠夫行动"和"撕裂者行动"期间，麦克阿瑟将军命令联合国海军攻击东西海岸。目的是为了破坏北朝鲜的工业城市，把北朝鲜军队牵制在适于登陆的海岸上，捕捉俘虏。当时的联合国海军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英

国、加拿大、荷兰、南朝鲜、泰国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海军组成的。这些海军冒着冬天的怒涛，不停歇地扰乱了北朝鲜的海岸。

例如，第77特混舰队炮击元山和城津的军需工厂达43天，破坏了交通枢纽。据说，这次炮击超过了南北战争中北军舰艇炮击匹兹堡21天的记录。

此外，南朝鲜海军陆战队在2月上旬的闪击作战时袭击仁川，使中国军队感到胆战心惊；3月中旬在英国海军的支援下袭击平壤西南约70公里处大同江口的月砂半岛，捕杀了很多守备兵，威胁着平壤。此外，在东海岸上，登上了元山南侧，到达元山近郊，使北朝鲜军队极为恐慌。

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联合国海军还占领了东西海岸的岛屿，例如元山湾口和大同江口的各岛屿等，不断地刺激着北朝鲜军队的神经。这些岛屿，后来成了停战谈判的交换材料。作为必须经常注意登陆作战的中朝军队来说，一定会使神经疲劳了吧。

这方面情况，在下部分北朝鲜公开史料“第五次战役”一项里还将进行介绍。

五角大楼的设想 这样，麦克阿瑟基本设想的第1期作战即“恢复汉城一线，准备下次攻势”的阶段就结束了。抓住这一时机，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可以说是战争指导上的大转折的战略设想，并且向马歇尔国防部长提出了建议。

这一建议与把以武力平定北朝鲜作为目标的麦克阿瑟的设想不同，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到谈判桌上来。但如下所述，其手段却同以前麦克阿瑟要采取的方法完全一样，所以使麦克阿瑟非常高兴。

1．封锁中国的海岸线。

2．允许对中国的沿海地带和东北地区进行航空侦察。

3．同意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支援台湾国民党军队进行有效的反共作战。

这里的问题是，无论哪一条，都同以往有限战略的基本思想相抵触，都超出了战争指导的范围。可是，深知这一情况的军事首脑之所以敢于下决心提出这一建议，是出自于这样一种担心，即只要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就没有胜利的希望，也不能强行停战。也就是说，要推进到鸭绿江，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代价(理由待后述)，可是，这种代价同所取得的成果是否相称呢？究竟能不能到达鸭绿江呢？即使到达了鸭绿江，战争能否结束呢？会不会反而陷入长期消耗战的泥潭里呢？而且，如果这正是苏联的目的，那么，应该北进到哪里呢？或者北进到什么地方就能达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目的呢？但是，似乎还没有这种决定性的根据。那么，应该停止行动吗！如果停止行动，这场战争就可能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那么，怎么办？等等。由于担心在现在有限战略的范围内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和设置战略目标，因而总想要打破以往自已布置的限制框框。

争论的起点　回想起来，正如多次讲过的那样，关于这一有限战略的争论，自中国介入以来在麦克阿瑟和华盛顿首脑之间一直在继续进行着，到这时才在军队首脑中有了一致的意见。尽管是同床异梦，但在手段上是一致的。

这时，李奇微将军也陈述了扩大战争的意见。他的意见不是以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正式身份呈报的，而是以所谓“困难中的旧友的申诉”的私人信件的形式呈送给柯林斯总参谋长的。据说，在信里强烈地提出了“请台湾国民党军队予以增援。”李奇微之所以作为私人信件呈送，一定是详细

了解以往五角大楼同麦克阿瑟之间的争吵而顾忌以正式身份呈报。看来，李奇微将军也是身当其冲后，深刻理解了麦克阿瑟的立场和苦衷，看到现实情况除以武力解决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而申报了这种意见。

也就是说，东京同华盛顿之间的争论，并不是以麦克阿瑟为一方，以杜鲁门为另一方的争论，而是不同立场的人同面对现实的和从世界全局出发的人之间发生的、难以避免的争论。这一点，即使从麦克阿瑟向李奇微交代工作和李奇微向克拉克交代工作时仍在反复进行争论的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

而且，这个问题将来必定还会发生，不，也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越南战争中，第7航空队司令官拉贝尔上将被免职），而如何站在同一认识的立场上想办法努力减少摩擦，将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

总之，在军队首脑之间勉勉强强地在一个方向上取得了一致。这回该政治家给予回答。杜鲁门政府没有批准。杜鲁门断然驳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李奇微的呈报。其目的是为了贯彻有限战略的基本方针，不能破坏同西欧各国的团结。

五、北朝鲜方面的资料

关于这个期间的作战情况，北朝鲜公开史料作了如下叙述。着重点是笔者为了表示同联合国方面的资料的不同而加注的。

北朝鲜公开史料　根据第四章“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反攻、共和国北半部整个地区的解放、敌人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的大量损失(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的第五节“大量消灭敌军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

材的机动防御，汉城北部和县里一线的反打击战”一项记载说：“由于我军部队的积极防御，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不放弃所谓‘有限攻势’的战略企图，2月19日在中部战线的横城及其西部一带，2月下旬在东部战线的平昌地区，再次开始了攻击。”[1]

“到了3月上旬为止，敌人虽然猖狂攻击我军，但还没有到达在横城遭到我军反击[2]以前所到达的地区。”

“特别是守卫在平昌北部（70公里）芳林里和大美山（位于芳林里西北12公里、横城以东30公里处）地区的朝鲜人民军各联合部队，粉碎美军和南朝鲜军队在大量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的进攻……，彻底粉碎了他们要割掉我军防御的突出部，进而大量消灭我军防御部队的企图。”

“在高地进行防御战斗的人民军指战员，在‘祖国的高地就是我们的高地，要以鲜血死守我们的高地！’的口号下进行了英勇的战斗。这是响应以鲜血死守祖国寸土的劳动党员、共和国英雄韩桂烈同志所发起‘我的高地运动’，朝鲜人民军指战员所发挥的爱国精神的表现。”

“共和国英雄姜虎英同志在1952年2月在原州地区加幕峰高地的战斗中，不顾四肢受重伤，用嘴叼着手榴弹奔向敌军阵地，与敌人同归于尽。护士安英爱（女）同志不顾敌机扫射，救出了几十名伤员。当她中弹临终的时刻，把党证和党费交给政治副连长，并嘱托他说道：‘劳动党养大了我，教育了我。党就是我的命根子。请您代我交党费，把这个党证

---

① 指“屠夫行动”——译注

② 指二月攻势——译注

寄到中央委员会。’”

“到3月中旬，朝中人民军部队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①，为了保存主力部队的战斗力，保障部队的休整，为了削弱敌军的兵力，为了把敌军拉进来给他们以新的打击，主动地把战线转移到三八线地区，进入了防御战斗”。②

“我军部队在逐渐向北转移时，随时随地给了敌人以严重的打击。3月14日，朝中人民部队撤出汉城。敌人强占汉城和洪川之后，继续向北方攻来。”

“3月23日，敌军妄想围歼汉城至汶山地区的人民军联合部队，配合他们的前线的进攻向汶山地区空投下了美军第187伞兵团。这时在汶山北部掩护人民军联合部队主力撤退的人民军某部给这批伞兵迎头打击，消灭了敌军2000多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

① 指“撕裂者行动”。——原注

② 北朝鲜军队的机动防御是边机动边实施防御，相当于迟滞行动。——原注

第三章　老兵未死

我不是一个伟大的总统。但是，我幸运地得到了成为这样一个总统的好机会。我可以向诸位断定这一点。

——哈里S·杜鲁门

3月，联合国军一开始迫近三八线，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的问题就理所当然地再次成了人们的话题。

第一节　最后的声明

三八线的问题，当时是如何引起人们关注的，从下列《朝日新闻》的标题中可以推想出来。三八线的字样，从联合国军刚再次发起反攻的2月3日就开始出现了。

2月3日

美军在三八线停止行动？

保留通过外交解决的途径

2月5日

固定在三八线？

美军慎重地进至朝鲜战争的出发点

有关国家进行讨论　进攻北朝鲜

2月12日（中国军队发动二月攻势的日子）

联合国调停委员会讨论三八线问题？

2月21日（2月19日开始“屠夫行动”）

“不得独断突破三八线”，

反驳斯大林的谈话①

不开展和平攻势

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三八线的声明

2月22日

预测三八线停止行动

英国欢迎麦克阿瑟将军的声明

2月28日

在三八线问题上美英两国意见一致

3月13日

第8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申明

"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就是辉煌的胜利"

共产党军队撤向三八线②

3月14日

在东海地区距离三八线11公里

3月15日

南朝鲜军队突入汉城

共产党军队已经退却

联合国方面表示好感

李奇微中将对战局的看法

3月16日

三八线停战

"难以预见"

麦克阿瑟将军回答质问

---

① 1951年2月16日，斯大林就目前国际形势对《真理报》记者发表的谈话。斯大林的谈话指出了制止新战争的道路。—译注

② 3月7日开始撕裂者行动，3月14日夺回汉城。—原注

3月18日

第8集团军进攻　距离三八线16公里

三八线引人注目

没有停战的头绪

预感到中国军队的反击

3月19日

在三八附近设置防线

联合国各国同意部分突破？

3月21日

麦克阿瑟将军亲自决定？

突破三八线　不震动联合国

3月23日

联合国军巡逻队突破三八线？

3月24日

英国期待中国的态度

突破三八线

3月25日

距离三八线3.2公里

3月26日

距离三八线1.6公里

南朝鲜军队突破进行试探

3月27日

南朝鲜巡逻队越过三八线

李承晚总统强调突破三八线

3月29日

美军距离三八线3公里

马歇尔国防部长说

突破三八线是政治上的决定

3月30日

杜鲁门总统最近声明

确保元山、平壤一线?

4月4日

美军在西线大举突破三八线

4月7日

4个师突破三八线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决定越过三八线北进的麦克阿瑟这样回忆：

"联合国军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这个老的争论又提出来了。如果发生事情，想杀人祭旗的美国国内外同伙们就会把斥责的矛头指向我，并且造谣说，中国军队介入这场战争是由于我擅自越过三八线造成的。"

"这不只是两三个记者散布谣言的单纯事件，而是周密计划的一次政治性活动。隐瞒真实情况的政府上层利用了这一点……，而且被长期病态似地继续攻击我的一部分美国报纸传播开来。不用说，我越过三八线，完全是根据华盛顿的决定进行的。"（参照原第5卷）

"但是，华盛顿当局根本没有把远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告诉给公众。我在回忆录里记载的来往电报，一行也没有发表。所发表的，只是那些断定对在台上掌权的人们有利的内容。"

麦克阿瑟的回忆，是很动感情和带有攻击性的，有的内容使人难于理解。但在决定越不越过三八线的阶段，不是单纯的军事上的判断问题，可能还隐藏着很多难以公布的重要

事情。

一、问题之所在

以英法两国为首的西欧各国的意见是，不应该越过三八线。但是，这种意见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反对再次突破三八线的。这是因为，双方军队都在任意往来，而且对方周恩来总理也已经声明：“三八线这一地理上的界限，已经永远失去政治意义。”如果本来就没有法律根据的三八线失去了政治意义，那么就没有理由去议论其突破的政治是非了。

英、法两国反对的主要理由是，因害怕清川江畔的重演而谈论实行的可能性。因为，中国军队明显地开始增加兵力，并且出现了准备发动攻势的征候。

中朝军队的动向 当时，联合国军证实了中国第19兵团（由第63、64、65军组成的9个师）的出现，估计其总兵力为：中国19个军（57个师，但10个军的说法未得到证实）、北朝鲜18个师和6个旅。第19兵团原属于彭德怀将军的直系第1野战军，是驻中国西北地区的精锐兵团，所以该兵团的出现，可以理解为中国对战争的决心的证据。

这一百多万人的大军，沿三八线北侧占领阵地，增强了北朝鲜军队构筑的边境阵地。他们挖空石山，用圆木和混凝土加固枪眼，看上去象是专心致志于守势作战。

但是，联合国军情报部根据下列事实断定：“中朝军队的春季攻势已是既定事实，所不知道的只是发动攻势的日期和地点”。这些事实是，中朝军队已明显地在铁三角地带集积补给品和集结部队，第19兵团出现在西线上，侦察机多次在开城至沙里院一带发现相当于1个装甲师和两个装甲团的装甲部队，中朝军队虽然正在加强边境阵地但其纵深很小，

而且后方没有构筑阵地，等等。联合国军情报部还作了这样的预测："最适于使用装甲部队的地区是平坦地比较多的西线，因此敌人的主攻很可能是指向汉城。但是，在中线和东线上，其他的中国军队和北朝鲜军队也会一齐拥上前线，所以……。"

关于当时中国军队春季攻势的传闻，可从《朝日新闻》的报道中选取如下几则：

3月1日

计划"三月攻势"？

共产党投入兵力30万人，飞机1000架

3月3日

朝鲜战局三个关键

兵力—季节—战略目的

春季机动对共产党有利

3月8日

共产党军队发动春季大攻势的征候

3月13日

中国投入第2野战军？

3月18日

美国预测中国的反击

3月31日

共产党军队的车辆大举南下

4月12日

中国向朝鲜战场新投入18个师

而且，这时还频繁地传来消息说中国空军增加了兵力。根据各种资料和航空侦察得知，北朝鲜军队正在紧急修整机场，这是肯定无疑的；有的机场加长了跑道，改建为喷气式

飞机使用；在平壤，拆毁公路两旁的民房，把铺装公路变为跑道。估计各种飞机合计有750架处在完好状态，成了联合国空军注意的目标。

也就是说，联合国军判断：“在空中和地面都增强了兵力的中朝大军后退到能够得到其后勤保障的地线，结束了重新编成和休整，做好了发起攻势的准备，请求待命。”从结果来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发动攻势的决心　在上述形势下，人们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能否越过三八线实施进攻还是个问题。突破坚固的边境阵地本身是困难和要付出代价的，而且越向北推进，联合国军的补给线就越要拉长，相反地中朝军队的补给线缩短，因而将再次破坏兵力的均衡。

所以，即使越过三八线，前进到什么地方也是个问题。纵然到达鸭绿江，也不能保证战争会就此结束，将会在逐渐扩展的漫长的700公里战线上同中国大军形成无限期的对峙，美国很可能要遭到毁灭。

其次，可考虑北朝鲜最狭窄的平壤—元山一线。但是，金浦和水原的机场，由于自己的破坏已不可能使用，所以第5航空队的活动范围，最多不过到三八线以北100公里的地方。因此，停止在这一线上能在最大限度制空权的范围内同中朝大军对峙。

在三八线至平壤线之间，没有发现合适的战线。正面很宽阔，而且没有天然的地形屏障。只是，如果能夺取铁三角地带，中朝军队就很难构成一连串的战线，兵力的运用也很不方便。但这是相比较的问题，联合国军的影响好象没有波及到以步行实施作战的中朝军队。

这时，麦克阿瑟报告说：“在制空权的范围内，北进到

三八线以北160公里一线①是可能的。”但所谓的清川江，对联合国各国来说是一个不吉利的名字。华盛顿首脑以及西方各国都还在担心并且害怕再次出现去年秋季战败的情况。

因此，既然中朝军队的攻势准备已经非常明显，那么这样地停止在“爱达荷线”上就是危险的。地形未必适于防御，同兵力相比，正面宽阔，而且阵地的编成和纵深都使人很担心。

华盛顿的决定　华盛顿首脑曾经断然作出结论，认为该三八线问题是单纯的军事上的决心问题。因为，既然对方不承认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只我们这边承认，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华盛顿的想法如下：

既然恢复了三八线的大部分地区，联合国军的体面就有了。如果能到达鸭绿江，当然是所希望的，但能否得到同巨大代价相应的结果，尚不得而知，而且岂止结束战争，很可能反而会陷入战争的泥潭。以进至鸭绿江的目的指导战争，既不可能，也不是上策。因此，目前的政策是，一边确保现在的成果，一边抓住谈判的线索。遗憾的是，美国现在还没有采取能使中国停止战争的积极措施。如果想采取的话，固然能采取很多手段（封锁海岸、轰炸中国本土、让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和使用原子弹等）。但如果考虑取得的效果和失去的东西（西欧各国的背离、苏联的反对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等），很明显，失去的东西更多。

因此，越不越过三八线，不是政治上决定的问题，而是为了确保现在的成果，如何对付中朝军队动向的战术上的决

① 大体上是清川江—咸兴一线。

心问题。

关于决定所谓“抓住谈判的线索”这一政策的原委，杜鲁门回忆道：“进入了3月以后，战况开始好转。国防部和国务院提出要制定有关停战谈判的新政策。其理由是：我们能够给中国军队以巨大杀伤，并且已将其击退到三八线以北了；估计他们同我们一样也希望停战；实际上已把入侵者赶出韩国领土去了，也就是完成了联合国的任务。”

即如果重复过去的做法，那么，为了推进到鸭绿江而可能受到的巨大牺牲和危险，同所谓统一南朝鲜的政治利益不相符合。那样去追求统一南朝鲜，在美国的国内政策上及其国际政策上都是危险的。他们认识到，面子已保住，最低限度的目的已达到，还是在这个时候停战好。

但是，很明显，三八线问题既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就必然会作为心理上的问题存在着。因此，华盛顿想利用北进的机会，发表总统声明，抓住谈判的线索（前面已经提到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了把中国拉到谈判桌上来，提出了积极的措施）。

在“撕裂者行动”进展顺利，中线和东线各部队进至“爱达荷线”的时候，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了政府的意图，向麦克阿瑟发出了如下训令。

那就是，通知了为抓住谈判的线索而将发表总统声明；三八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所以指令说越不越过三八线属于麦克阿瑟的战术判断，并且征求随之而来的军事上的意见。

“在联合国，所谓‘越过三八线前，应进一步作出外交努力’的意见仍然很强烈，所以国务院计划最近将发表以下要旨的总统声明。那就是，‘已从韩国击退大部分侵略者，因此联合国正在为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而进行准

备。’”

“但是，中国在外交上有什么反应？究竟能不能开始进行新的谈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尚不得而知。”

“然而，国务院认为三八线在军事上没有意义，同意为保障联合国军的安全而有必要北进的意见。而且，要询问一下，要在最近几周期间，一边力图保障联合国军的安全，一边保持同敌人的接触，并确保行动的自由，应该给贵将军多大程度的权限？想听听贵将军的意见。”

第二天即3月21日，麦克阿瑟以紧急信件呈报了意见。其态度非常冷淡。

“请不要增加比现在更多的限制。正如多次呈报的意见所说的那样，即使在现在的限制条件下也很难把敌人从北朝鲜赶出去。……”

但是，华盛顿把麦克阿瑟对上级询问的回答理解成“现在的训令完全适合于现在的情况”后，赶紧起草声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和国务院的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地写成了草案。于是，国务院遍访参战各国驻华盛顿的代表，开始征得他们同意。

其总统声明的草案摘录如下：

“联合国军正在担负击退侵害韩国和联合国权威的侵略者的任务。而侵略者遭到巨大损失后，已被击退到其最初发动非法攻击的地带附近。”

“现在遗留的问题是，1950年6月27日安理会决定的‘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要求防止扩大敌对行为，避免悲惨的破坏和损失更多的人员。这种想法已被衷心希望和平的国家所接受。”

“根据这一精神，目前联合国军司令部正打算结束战

斗，并且为商定预防再次发生战争的条件进行准备。如果能够达成这种协议，就能开辟包括撤退外国军队在内的更广阔的解决途径。”

“联合国宣布国际联合体的政策，很早以前就叙述了朝鲜民族应该建立统一的民主的独立国家的宗旨。朝鲜民族作为当然的权利应该享受和平，并且应该适应民族自身的选择和需要，决定其政治制度。……然而，在朝鲜一直存在着同联合国相敌对的势力，尽管有很多实现和平的机会，但始终没有作出反应。可是，这种机会过去给予了，今后还要继续给予。”

“朝鲜问题的迅速解决，对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起很大作用；而且，这一地区的其他难办的问题也将根据联合国宪章以和平解决的方法找到解决的途径。”

“但是，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在为结束战斗所必须满足的协议达成之前，依然要继续下去。”

关于这一声明的要旨，杜鲁门作了说明：“该声明里隐藏的真正的意思是，如果把我们打算不搞威胁和互相揭短地解决这一战争的想法告诉给对方，可能会得到满意的回答。”这里所说的“满意的回答”，不用说是指中国接受停战谈判的意思。

二、引人注目的声明

然而，麦克阿瑟却于3月23日和24日两次发表了同前述的预定声明完全相反的声明。虽然预先通报了其声明的要旨。

说起来，麦克阿瑟的战争观是：“战争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没有不要求全胜的。”提出追求全胜的政策同华盛顿进行争论的情况，已随时叙述过了。对于3月20日来自华盛

顿的训令，使用所谓“把敌人从北朝鲜赶出去……”的表述方法，也是其直截了当的表现。

麦克阿瑟记述他轻松的心情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送来之前，我已准备好了平常的声明，所以在前往现场指导汶山空降作战时就把它发表了。”但是，下述声明却成了被免职的直接原因，是引人注目的声明。

着重点是笔者在杜鲁门特别指出反对华盛顿意图的地方加上去的。

“侵入韩国的共产党军队，实际已消灭了。敌人的补给线不分昼夜地遭到了我军的攻击，所以其前线的补给经常中断，兵员开始丧失持久力。”

“敌人的‘人海战术’，对于已经习惯了的我军来说，也失去了效果，其渗透战术也遭到了各个击破。”

“但是，非常明显，最重要的不是这种战术上的成果，而是中国没有足够遂行现代战争的工业力量。现在，中国连建设小规模的空军和海军的能力都没有，也没有能力提供地面战斗所不可缺少的坦克、重型火炮和其他技术武器。以前，能够以其强大的人的战斗力弥补这一差距，但在大规模杀伤手段异常发达的现代条件下那是不可能的。”

“控制空中和海上，即可控制补给、通信和运输。这是极其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效果。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会变化。我们已掌握了这种空中和海上的控制权；而且由于敌人地面火力弱所产生的战斗力差距，无论敌人怎样疯狂的勇敢，如何采取不顾人命的战术，也不可能弥补这一差距。”

“……现在，联合国军正在对其行动加以限制。因此，中国军队能够无视国际法，发动奇袭。但尽管如此，它想以

武力征服朝鲜的企图已完全化为泡影。”

“所以，如果联合国取消现在的限制，决定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的海岸线和腹地，中国就一定会立即痛感到自己面临着军事崩溃的危机。……中国关于台湾和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没有固执己见的正当理由……。”

“不能牺牲遭到残酷破坏的韩国和韩国国民。这种考虑要优先于所有的事情。……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仍然是政治性的。其解决的方法必须寻求外交途径。”

“但是，不用说，我要在作为军队司令官的职权范围内随时做好同敌军总司令官在战场上对话的准备。这是为了认真探索是否有办法不付出更大代价而达成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的的问题，任何国家都必须给予支持。”

3月24日黄昏，从汉城归来的麦克阿瑟再次发表了如下声明。

“……三八线的问题，最近在华盛顿和伦敦等处都已进行了正式的讨论，所以我就不重复了。实际上，三八线曾经一度失去了军事意义。即使现在，我空军和海军也能自由地越过这一界线；过去，敌我双方的地面军队常在这条线上自由进出，是众所周知的。”

杜鲁门以下的华盛顿首脑们自不必说，全世界都把麦克阿瑟的这一声明理解为：“以最后通告来威胁中国和北朝鲜。也就是，暗示要以联合国优越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的确，麦克阿瑟公开说：“这个决定同政治决定有关系。”但是，鉴于他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地位，全世界都理解为，他是在知道了华盛顿正在考虑这种决心之后发表这一声明的。事实上，华盛顿收到了来自很多国家的照会，内容是异口同声地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的真正意思

是什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改变了政策？”例如，听说挪威大使对“麦克阿瑟的声明……”的说法使用了“普罗纳什梅特”一词，据说这个词是西班牙语系各国使用的“革命政党发表声明和宣言”的意思，所以各国得到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华盛顿必须竭力进行解释。杜鲁门说：“……由于这一‘普罗纳什梅特’在外交上造成的激奋，引起了更多的麻烦的事态，更多的……”，表现受到了这一声明的冲击。

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朝日新闻》作了如下报道。即，3月22日预告了总统声明，但从3月25日开始便匆匆忙忙地报导麦克阿瑟声明的解说、反驳和政府的否定与辩解，报道了华盛顿的苦恼。

3月22日

为解决朝鲜战争

杜鲁门总统最近发表重要声明

希望体面地结束战争

3月23日

朝鲜问题的新阶段

“缓冲地带已达成协议？”

有关各国广泛了解

停战和开始谈判　英国将表明方针？

3月25日

麦克阿瑟将军建议实现和平

昨天视察前线前发表声明

联合国的反应动向

东京方面预测：不受理就强行进攻

联合国方面对麦克阿瑟声明抱好感

准备会见敌军将领

麦克阿瑟将军声明的内容

3月26日

美国务院对麦克阿瑟声明的看法

联合国同意政治谈判

目前各有关国家达成协议

重视“含意”

担心影响局部解决

不意味着进攻中国东北边境

美消息灵通人士表明

3月28日

美国务院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要求

发表政治性声明要事前通告

麦克阿瑟声明评价军事形势

总司令部方面发表见解

3月29日

期待着联合国的声明

麦克阿瑟对朝鲜问题的立场

突破三八线是政治上的决定

国防部长马歇尔发表谈话说

4月7日

努力转换政策

美国务院方面发表见解

4月10日

美国在苦思焦虑地想对策

麦克阿瑟的见解称之为风波

杜鲁门总统从麦克阿瑟这两个声明中受到的冲击是决定

性的。他把这一声明理解为“是对总统权限的挑战，轻视了联合国的政策。”因而，他心里更加坚定了予以免职的决心。

关于这一情况，杜鲁门总统似乎已控制不住强烈的感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但非常不幸，我们做了很细心的准备（准备发表声明），一切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各国的同意而花费的很多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的首脑们长期付出的很多努力，都由于麦克阿瑟上将3月24日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这同我考虑并且想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我取消了我的声明。原因是，如果我发表了已准备好的声明，就会在世界上引起混乱。”

“这作为军事指挥官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发表的声明，是没有先例的政治性和对抗性的声明。他无视了我要他注意‘有关外交政策的声明需经批准’的训令。而且，这是公然反抗我作为总统和总司令官的命令，是对宪法规定的总统的权力的挑战。同时也是对联合国的政策的嘲笑。”

但是，这位麦克阿瑟好象没有注意自己发表的声明的政治意义及其影响。他说是“平常的声明”，心情的确好象很轻松，被批判为“对政治感兴趣，却是个不懂政治的将军，”其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他回忆说：

“当时，我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个声明竟成了我作为司令官向所属部队，向韩国、日本，进而向全世界发出呼吁的最后的正式声明。”

“对我最后的两个声明，掀起了责难的风波。”

“特别集中攻击的是我呼吁同敌军司令官进行军事事项的商谈。美国所希望的和平方式已得到各国的谅解，并且刚刚

发表，却被我破坏了。”

“过去，我曾两次呼吁敌军司令官投降和停止流血行动。一次是在仁川时，另一次是在攻下了平壤时。哪一次都没有责难，反而受到了称赞。战史告诉我们，司令官为了把官兵的流血牺牲减少到最低限度，应该把在自己的权限内采取各种措施作为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我强调中国的弱点这一部分也遭到了非难。……我的意图是要向中国表明为什么必须同意停止战争的基本理由。……事实上，美国从那以后不到4个月期间不是就倾向于马立克建议（待后述）了吗！”

三、“狂暴行动”

既然中朝军队加强攻势准备的征候非常明显，那么在即使是天然要塞也不适于防御的重要战线即“爱达荷线”上停止行动，显然不是上策。说到这一点，越向北进，兵力对比就越对联合国军不利。因此，可以明确地说，前进到什么地方能够对付中朝军队的春季攻势，这首先是战术上的决心问题；而越不越过三八线，则是现场指挥官根据决心采取的单纯战术上的部署问题。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

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组织指挥尔后的地面作战，责任就落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双肩上了。根据战史记载，在包含着这种政治因素的很多战争中，由最高统帅规定作战的基本方针，委托现场指挥官定下“战术决心”的例子是极其罕见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五角大楼没有发出任何指令和暗示，完全委托给所谓麦克阿瑟的“战术决心”。如果2月下旬批准麦克阿瑟报告的长期作战计划（即指在北朝

鲜实施登陆和空降作战，从北朝鲜击退中朝军队的计划），当然就没有这种必要了。但当时赋予麦克阿瑟的基本任务是“击退入侵韩国的敌人，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所以麦克阿瑟想必也感到很难完成。他回忆说，每件事“我都没有事先向华盛顿请求过有关行动方针一类的训令。……我经常背着手渡步。结果好就受表扬，结果不好就挨批评。”《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争论》一书的作者约翰W·斯帕涅尔评论说：“麦克阿瑟如果做，就会受到责难；如果不做，也要受到责难。……”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可是，继续追求全胜的麦克阿瑟不会停止在三八线上。所以，他的课题是要果断地决定什么时候北进到什么地方。3月23日，他以视察汶山空降作战的名义飞临战场，估计除了所谓实地视察部队的实际情况的目的以外，还有一个目的是征求李奇微的意见。

关于成为他最后决断的北进决心，美国公开史料只记述说：“麦克阿瑟判断，与其停止，不如继续前进有利，并且在做好后勤保障的准备后就立即下令北上”，而对其思考过程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由此类推，这同1944年冬天艾森豪威尔在莱茵河畔采取攻势时的决心和面对英帕尔作战的缅甸方面军的心情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同下述情况有一脉相通之处。即：“敌人占优势，并且拥有进攻的决心。但是，我军缺乏足够防守的兵力。所以，除了进攻以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完成任务，确保部队的安全。正因为兵力少，才必须进攻。”

麦克阿瑟发出指令，李奇微制定的北进计划是：“在整个战线上再次展开攻势，进至‘堪萨斯线’，准备夺取铁三角地带。这期间，要经常做好准备，以便对付敌人可能发动的

春季攻势。”该作战，取名为“狂暴行动”。这可能是由于越往北进，地形就越崎岖不平①的缘故吧。

“堪萨斯线” 选为目标线，并且被命名为“堪萨斯线”的地线，从临津江口北岸开始，经过板门店（位于开城东侧10公里处的公路上，因作为停战谈判会场而闻名）东侧向东北前进，斜穿三八线，从涟川北侧一直向东到华川水库，靠近东海岸再向东北前进到杆城南侧，基本上是一条在三八线以北20公里附近同三八线相平行的线。该目标线，正面宽184公里，比“爱达荷线”稍微窄一些，但实际上其左翼的22公里可依托大海，而且又能利用宽达16公里的华川水库的障碍，所以是一条能实际缩短38公里正面的重要战线。此外，如果夺取从涟川到华川的山岳地带，就能够威胁着估计是中朝军队的指挥和补给中枢的铁三角地带。但是，东线的地形比其他地方更险峻，敌我双方的机动都会受到妨碍。不过，联合国军方面受到的影响好象更严重一些。

北进 4月5日，第8集团军命令发动“狂暴行动”，并且规定4月9日开始进攻。4月9日正好是中线和东线上的部队推进到“爱达荷线”后的第20天，所以从所谓先发制人阻止中朝军队的攻势，继续不断地进行压迫的作战目的来看，不能不说已经失去了机会。但是，战场上的道路已荒废，特别是在中线和东线，必须修建新的道路，确保补给线，所以是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说，作战准备就是后勤保障准备，而后勤准备取决于道路的维持和修建速度。

4月9日，各军同时发起了攻势。西线和中线的美第1

---

① 狂暴行动，英文为Rugged，另有崎岖不平的意思，故作者作此推断——译注

军、第9军和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排除各种抵抗，稳步地突破了边境阵地。但是，中线和东线的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情况却不同。这次纵贯太白山脉的进攻，由于陡峭险峻的山和千仞深谷以及补给道路不足的影响，迟迟没有进展。

华川水库　以春川为作战基地的美第9军突破水利山系之险，向华川北进。但北汉江的水量突然增加了。江水很快增涨了1.3米，冲走了左翼南朝鲜第6师的工兵桥。部队吵吵嚷嚷要赶紧撤收右翼海军陆战师用的舟桥。原来是中国军队打开了华川水库的一部分闸门。因此，如果中国军队把18个闸门全部打开，北汉江和汉江流域就会发生大泛滥，中线和西线所有的桥梁肯定会被冲走。在设计上，要充分估计到这一点。

李奇微将军下令采取渗透行动。想从第9军的预备队第1骑兵师中挑选一个团，奇袭占领水库。这时，如果使用第187空降团，是组织实施空降的最好的机会。但该空降团还在汉城进行集结，所以没有办法。

4月9日夜里，第7骑兵团（配属第4特种部队连）踏出一条路，从敌人配置的间隙潜入进去。全体人员徒步行进，只背着能够携带的补给品。美军虽然采取了同中国军队一样的战术，但这种突然想起来的作战，大都进行得很不顺利。

据第1骑兵师战史记载，支队于11日夜到达水库附近。同一天夜里，第4特种部队连乘橡皮船渡过了水库，奇袭警卫水库的中国军队，夺取了水库和水库北侧的高地。接着，I连进行了增援，但无奈由于以乘坐4—5人的小船渡湖，所以到第3营渡湖时，天已经亮了。于是，中国军队就开始

进行拼命的反冲击，扫射渡湖点，所以，孤立在北岸上的两个连陷入了危机。因此，该团命令第2营攻击水库西侧高地，第1营向北岸进行渡河攻击，但因支援火力只有155榴弹炮，所以都没有成功。原因是，从春川北侧的阵地上，迫击炮和105榴弹炮都够不到。于是，就期待着空中支援，但该地区山峦迭重，初春雾多，无法指示目标。连155榴弹炮的射程也是勉强够得着，所以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支援。而且，中国军队的阵地都是坑道式的阵地，赤手空拳似的该营即使勇敢地反复进行攻击，也只能是白白地增加牺牲。

奉命进行渡河进攻的第1营，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寻找渡湖点，但渡湖点和渡口都没有发现。这附近的北汉江，正如在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样，都是断崖；水流打着漩涡流去，北岸上散布着坚固的阵地。

这天黄昏，李奇微将军断定这次渗透行动失败了，下令停止进攻。自己出主意干的事情，自己承认失败，是很困难的。由此可以看出李奇微的坦率而朴实的气质。

第7骑兵团冒着巨大的危险，撤回北岸的部队，两天后回到了原驻地。但是，该师的战史里写道："这是越过三八线进行的辉煌进攻的结束。然而，第7骑兵团如果再有一两天的充裕时间，就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借以自慰。"这可能是该师的优越感促使他们这样写的。

第7骑兵团一撤退，中国军队或许是察觉到事情的重要性，就立即把闸门全部打开了。因此，水量再次激剧增加，出现了泛滥的征候。但是，据说由于预先撤收了舟桥，转移了架设在河床上的设施等等，加强了防备洪水的准备，没有造成预先估计的那么大的损失。

金白一将军　在这次"狂暴行动"的准备期间，南朝鲜

军队失去了一位有为的将军。作为东海岸的权威，获得很高威信的金白一将军因飞机事故牺牲了。

金白一将军，伪满洲国军官学校毕业，战争开始时担任作战局长，从釜山防御圈出击以来作为南朝鲜第1军军长发挥了他的奇才，但在因三八线问题而处于困难时期，遭到了意外的灾祸。

正因为他是一位肩负着本国军队未来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所以现在有不少人悼念他的不幸去世。

作为南朝鲜第1师师长而闻名的白善烨准将，被提拔为南朝鲜第1军军长的接班人。白善烨准将去年10月下旬曾被提拔为南朝鲜第2军军长，但由于突然发生了中国军队介入的异常事态，特别是由于美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将军的恳请，又恢复了现职。但是，资格老的人很多，而他才刚过30岁，所以估计是考虑到东海岸的特殊情况后决定提拔他的。

这是因为，在东海岸有这样一个特殊性，即必须经常以同美海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为基础组织实施作战。实际上，这里有个秘密：其特殊性就是既能经常得到舰炮和舰载机的支援，也能依靠海路进行补给，具有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组织部队实施作战的好条件；发动攻势时该军可以成为北进的先锋，采取守势时则能成为坚固的据点，掩护全军的翼侧。

但是，在这样的联合作战中，不同种族和不同军种之间的协调比较困难，而且由于处在所谓被支援的立场上，所以作为军长经常会遇到麻烦的事情。在只配置有首都师的东海岸地区设有军司令部，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洛东江时期担任这一任务的南朝鲜第3师师长，由于美军的要求而不断替换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南朝鲜第1军军长不但要能善于指挥作战，统率部队，而且必须是能顾全大局的人才，即要具有作为国际人士的协调性、妥协性和能够半独立地指挥作战的才能。而在人才众多的南朝鲜的将军之中，白善烨准将被认定是最胜任的。

他回忆说："同第1师告别是很痛苦的。……"但他将工作委托给副师长姜文奉将军，并在官山里指挥所向同甘共苦一年多的部属们告别了。

说点离题的话。现在正在美国的大学读书的他儿子的保证人，是因担任过6年海军作战部长而有名的布克将军。这个关系，是在他担任东海岸的军长和停战谈判代表时，同当时的美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布克少将建立起来的，可以说是真正的亲密联合。

"犹他线"　在中部和东部的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一边为抵抗和地形两方面的情况感到伤脑筋，一边缓慢地向"堪萨斯线"北上期间，比较容易地推进到"堪萨斯线"的美第1军和第9军又向新追加的"犹他线"继续北上。"犹他线"大体上是连结涟川—铁原—金化—华川一线的南侧高地一端。如果推进到这一线，就可以在此完成对铁三角地带的进攻准备。

此外，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在新军长白善烨的率领下，边受到第7舰队的火力支援，边以纵队行进的速度继续向北前进。

这样，所谓再次突破三八线的戏剧性的北进又展开了。但人们所关心的是更骇人听闻的消息。这就是麦克阿瑟免职的消息。

第二节　免　职

前面已经讲过，以麦克阿瑟3月23日的声明为转机，杜鲁门总统心里决定免去他的职务。

一、免职的手续

杜鲁门继续回忆：

"……更为重要的是，麦克阿瑟上将再次公然无视身为他的总司令官、合众国总统的我的政策。"①

"对于麦克阿瑟的这种反抗，我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已经不能容忍麦克阿瑟的行为了。"

3月23日下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务卿、腊斯克副国务卿和罗伯特国防部副部长，要他们首先审查去年12月6日发给麦克阿瑟的训令。所谓12月6日的训令，情况是这样的：在联合国军从北朝鲜撤退时麦克阿瑟发表的声明中，有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他提出"对新的战争必须有新的政策（轰炸中国本土、封锁沿海、要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与反攻大陆等）"，要美国改变政策（限制战略）；这一点使西欧各国

---

① 指战争爆发后的6月30日，尚不允许进攻北朝鲜地区，但他却擅自进行了轰炸；中国介入之前，他又无视禁令，命令联合国军各部队向边境进行总追击。

这两次无视训令，当时也被认为是明显地违反命令，但因急转的形势所驱使，当时没有时间作为问题提出来。然而，杜鲁门在这里再次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可以说他在当时就愤怒得忍无可忍了。

感到疑惑：所以，华顿盛就于12月6日发出训令叮嘱他：“以后，凡可能涉及政策的声明，必须经过华盛顿批准。”这也就是麦克阿瑟说的“言论管制令”。杜鲁门要艾奇逊等人审核一下那个训令是否有疑义，查清楚麦克阿瑟有没有违反命令的事实。或许给人一种暗示：“我是感到违反命令的。”总之，可以说是政治家的慎重的关照。

三人审查的结果，不出所料：“无论谁看，也是明白无误的。”

杜鲁门总统立即指示：向麦克阿瑟发训令，要他回想一下12月6日的训令。”

第二天即3月2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了亲启电报，内容如下：

“总统指示，要您注意一下1950年12月6日传达的命令。根据1951年3月20日发给您的通知，您今后发表声明时，应经过12月6日命令规定的发表手续。”

“此外，总统还指示，当共产党方面在战场上要求停战时，您要立即报告参谋长联席会议，接受指令。”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象给小孩子看的训令。作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训令，内容很不相称。但从必须发这种训令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当时华盛顿的苦心。

关于这件事情的原委，杜鲁门作了如下说明：

“作为总统，现在首先必须做的事是要提醒麦克阿瑟将军注意，不得再发表对美国政策有怀疑的声明。我已知道将军在3月7日的声明中也有向总统的政策挑战的事实。他当时向记者口述笔录，声明的意思是，‘如果华盛顿不批准我提出的政策，就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可怕的屠杀’（即联合国军被迫付出巨大代价的意思）。”

"然而，那时他至少应该承认'最后定下决心的不是麦克阿瑟自己'。但这次发表的声明，却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使全世界误解了华盛顿的政策。所以，如果他还发表这种声明，就很可能引起更大的混乱和不利。"

此外，杜鲁门还对为什么麦克阿瑟会这样反对的问题，自问自答地说：

"我经常为同麦克阿瑟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而感到焦虑。……但我设身处地地想过，他为什么向我国的文官为主的传统挑战呢？我的结论是这样的。"

"对于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确实经常给予斟酌和研讨过。而且，我们尊重将军在军事上的名声，经常不得已而做些让步，这也是事实。"

"但是，在中国介入以后出现的情况是，在他的声明里博得喝彩的、哗众取宠的地方非常引人注目。而且，从最近情况的发展来推测，不能不使人感到，将军害怕结束战争的功绩落到别人的手里，要加以妨碍，这一点对他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于是，杜鲁门回顾了南北战争的历史，他说：

"我想，这一情况同阿伯拉罕·林肯撤掉麦克勒兰上将时的情况非常相似。"

"麦克勒兰将军时常对军事以外的政治问题发表声明。因此，有的人询问林肯说：'您打算怎样处理麦克勒兰？'林肯回答说：'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有人骑上马，那马发惊，把马镫踢上去，伤了那个人。那个人会对马说，你要是还发惊，我就下来。'"

"林肯不断地为同麦克勒兰的意见分歧而伤脑筋。但是，那种分歧同现在的分歧不一样，林肯期待着麦克勒兰攻

击他。然而，麦克勒兰一点也没有中伤总统。因为，将军应该如何指导战争，国家应该怎么办，已有主见。即使总统直接对他下命令，恐怕他也会无视这一命令。众所周知，麦克勒兰怀有政治野心，林肯的反对派想利用他。”

“林肯忍耐性很强。这是他天生的性格。但是，最后还是不得不撤掉这位北军中高级指挥官的职务。”

“我也为同麦克阿瑟的矛盾而伤脑筋。而且，我也是除了撤掉他的最高司令官职务以外，没有别的路可选择。”

关于免去麦克阿瑟职务的理由，杜鲁门继续说：

“我国宪法的根本原则之一是，政治优先于军事的原则。政策不应该由将军和海军将领制定，而应该由掌握政权的文官制定。”

但是，麦克阿瑟将军再三表示了难于接受政府的政策的态度，多次发表正式声明，不但使各盟国怀疑我国政策的方向，而且实质上是以他自己的政策对抗总统。”

“我一向尊敬作为军人的麦克阿瑟将军，现在还是这样。……我希望他相信，要求他服从的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这样试过。”①

“但是，他表示反对。他还公然进行了批评。……他的行动给他发誓忠诚的政府和盟国决定的政策方向造成了混乱。如果对他以这种方法对文官当局的反抗置之不理，我自己就会破坏对国民许诺的维护宪法和遵循宪法行动的誓约。”

“我们把军人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军队的性质本身决定，即使想给军人以学习执行公务所必需的

① 指1月13日发出的总统私人信件。参照第7卷。

谦让精神的机会，也是很少的。……所谓政治，是根据确立的原则同当时当地出现的状况的对应，是适合形势的调和，不是对原则的调整，经过选举考验的政治家知道这些，并且这样实行。”

“但是，不能认为军人在执行其勤务期间能够学到这些东西。支配军人思想方法的语言是命令和服从。而且，这些词的军事定义不是通常使用的定义，显然是盲目的。”

“这就是我国宪法具体规定文官支配武官的原则的理由。”

“虽然不能认为麦克阿瑟故意向这个文官支配的原则挑战，但从他的行为的结果来看，这个原则却受到了威胁。”

“采取行动，是我作为总统的义务。”

“在我的内心里，围绕这个问题作决断时的纠葛持续了好几天，这确实是事实。不过，在下面的事情（后述）发生之前，我心里已经有了谱。”

这样，作为总统个人的决心已经定了，但要将其作为政府的决定贯彻执行，还需要有国民能够理解的政治理由。

这是因为，当时的麦克阿瑟将军受到了尊敬，可以说有相当数量的国民（尽管不是大多数）对他表示狂热的支持和盲目的信任，他又是美国的象征性的将军，所以要撤掉他的职务，在政治上必须进行全面的考虑。第二年即1952年又是总统选举之年，因此更要慎重一些。

而且，如果战局发展不利，那姑且不谈，现实情况正是战局进展有利的时候，所以要把胜马换掉，必须有相当的理由。可是，公布国民能够同意的理由这本身就得举出美国上层争论的焦点即战争政策问题的争论，明确意见的分歧；作为政府必须证明现行的政策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意见是危险

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很明显，在大规模作战正在顺利展开的现在，公布这一情况，从团结联合国各国共同对敌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虽然总统决心已定，但还未达到不顾上述不利情况坚决实行的地步，还必须另找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出人意料地很快就来了。这就是麦克阿瑟的书信问题。

麦克阿瑟的信　4月5日，下院共和党内部总务、鹰派斗士约瑟夫·马丁议员在议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的来信，并且以此为证据迫使政府改变政策。麦克阿瑟的这封信，是为回答马丁议员的质问而送来的，对现行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话题还要回到前面。很早就攻击政府的急先锋马丁议员，3月8日将下述的记录送给麦克阿瑟将军，征求他的意见。

"我认为，为了解除加在驻朝美军身上的压力，最好是让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在亚洲构成第二战场。2月12日，在布鲁克林演说时讲到这个意思，……还准备在3月28日预定的无线电广播中也建议这样做。"

"关于这件事，我想知道作为远东战区总司令官的您本人的意见。"他将布鲁克林演说原稿的副本附在信里。这个质问是从正面向政府的现行政策挑战，是同麦克阿瑟的一贯主张完全一致的。

不难想象，麦克阿瑟被这封信鼓起了勇气，他为自己的意见得到别人理解而感到高兴。因此，他于3月20日写了回信，自然充满了有声有色诽谤现行政策的腔调。麦克阿瑟的这封回信，是他最后的一击。信在开头时说（着重点是笔者加的）：

“衷心感谢您送来布鲁克林演说的副本。我以极大的兴趣拜读了。”接着，表示完全赞同马丁的意见说：“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我的意见是以最大的力量进行对抗，这是美国过去一贯遵守的传统。……根据这个看法，我已经详细地向华盛顿作了报告。……您的意见，无论在逻辑上和传统上都没有矛盾的地方。”然后，在信的结尾部分写道：

“……可是，有些人好象对下述事情缺乏认识。即，共产主义者选择亚洲作为其称霸世界的一个里程碑。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这里进行战斗。然而，在这里战斗，归根结底是为了欧洲的和平。……如果在亚洲失败，欧洲的战争也难以避免。但是，如果在这里取得了胜利，欧洲的和平就能保住，我们的自由一定能够保住。”

“但奇妙的是，对这么明显的事情，一部分人好象很难理解。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胜利。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政府的政策和最高司令官的意见如此不一致，正好成了在野党的攻击材料。所以，作为勇士而闻名的马丁议员就利用了这一点。麦克阿瑟讲了这次发表的情况和信的内容，并且说明了写信的理由：

“我始终认为，就自己的职务来说，受到议会的质问时，我有义务给予坦率的回答。这是建国以来的习惯，也是现行法律的规定。正因为有这种书信的来往和在议会上的证言，立法机关才能从理智上研究国家的问题。……”

麦克阿瑟表示没有政治意图，心情很轻松，他说：

“我把同马丁议员之间的书信来往，看得非常轻松。仅仅表示做了郑重的反应，……只不过是大致表达了希望取得胜利的、普通的爱国心情。”

麦克阿瑟还谈到了他的基本战争观：

“代替胜利的不外乎是迎合。但是，一个大国一旦投入战争，如果不取得彻底的胜利，最后就会落得同失败一样的结果。”

“处于这种不进不退的胶着状态，可能会减少些牺牲，但这样就会在军事上完全放弃战争开始时的最初目的。”然后，他说：

“在这间不容发的时刻（3月24日的声明在他同华盛顿之间造成了不愉快的气氛），马丁议员不知什么原因不同我商量就公布了我的来信。于是，立即出现了一种非难，指责我想扩大战争。”

“这完全把我的信的意思给搞反了，我所希望的是结束战争，而不是扩大战争。”

但是，杜鲁门对麦克阿瑟这封信的批评是非常激烈的。这可能是因为，杜鲁门认为等待着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好机会终于到了，抓住不放猛烈攻击这封信，就有了免职的正当的政治理由。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杜鲁门来说，朝鲜战争大部分是同麦克阿瑟的斗争。”在他的回忆录里以大量篇幅谈到麦克阿瑟的免职问题，可以证实这方面的情况。

杜鲁门这样批评说：

“这封信的第二段是对现行政策的挑战。为什么不让台湾国民党军队参战的理由已向麦克阿瑟作了充分的说明，而且在8个月之前他是亲自表示赞成了的。”[1]……

“如果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

① 系指战争爆发1个月后的7月31日，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访问台湾时，派遣哈里曼副国务卿协调了意见。

的、符合传统的，那么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成为没有逻辑性的、不符合传统的了。”

“那且不说，他所说的传统（对付敌人要以最大的力量进行攻击），在军事教范以外是不存在的。这个传统，从军队的运用方面来看，可能是个好的原则，但在国际问题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却不能通用。其证据就是美国国民不使用武力，而依靠其产业和发明的才能及其宽宏大量达成了很多的国家目的。并且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信的第三段表现了决定性的意见分歧。我不明白，将军是根据什么情报来源知道‘共产主义选择亚洲作为集中主要力量的地方’和‘选择他的军队作为对手的？’恐怕他一定不知道，要阻止共产主义方面对伊朗、希腊以及柏林的进攻，必须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和牺牲。此外，他也许不知道克里姆林宫是怎样顽强地妨碍北约组织的建立。而且，我在1月13日的私人信件里明确了‘共产党方面不仅会在亚洲，而且也可能在欧洲发动进攻，这就是在朝鲜不能扩大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麦克阿瑟贬低我们在外交上的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从正面进行挑战。”

“然而，正如战争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样，胜利也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

“正如布莱德雷上将所说的那样，把战争扩大到亚洲本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进行的错误的战争。’”

“麦克阿瑟所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的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决不能认为这是正确的胜利。……拿破仑回顾远征莫斯科时不是说过吗：‘我们每次作战都击败

了他们，但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到了应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将军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而且对政府的政策进行挑战，公然对他的总司令官举起了叛旗。"

二、只是消失

在马丁议员公布麦克阿瑟信件的第二天即4月6日，杜鲁门总统召集国家安全会议的主要成员，听取了意见。他回忆道："我注意了不泄露自己定下的决心。"这样，是出于不给成员们以预见而征求公正严肃的意见的愿望，也是在没有作出决断时给予的政治关怀。因为，对麦克阿瑟进行如此人事免职，很可能成为置民主党于死地的政治问题。

免职的步骤　在讨论麦克阿瑟将军的免职问题的国家安全会议上，主要成员们分别作了如下发言。

哈里曼副国务卿说："麦克阿瑟曾在1948年和1949年两次以公务繁忙为借口拒绝华盛顿的召回。……"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说："这显然是不服从命令，也是严重地违反军纪。应该免去将军的职务。但是我建议在征求陆军参谋长的意见后再最后决定。"

艾奇逊国务卿说："应该免去他的职务。但事关重大，必须充分地考虑，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要有一致的意见。……如果总统免去他的职务，将会成为政府的最大的斗争。"

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是立即免职。而杜鲁门没有在这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性的结论。并且会后，命令马歇尔国防部长调查一下过去两年期间五角大楼同东京之间来往的文件。第二天即4月7日星期六，再次召开会议，马歇尔部长报告

说：“已查看了同东京的来往文件。……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该免职。”但在大事情上慎重从事的杜鲁门又对布莱德雷命令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后意见，”暂时没有作决定。

但是，第二天即4月8日星期日，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务卿进行了内部讨论后指示说，如果明天即9日听取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可能是他已预料到的意见），就立即转向国务院的行动。由此可以看出，杜鲁门作为政治家的慎重、机敏和极其周到的处事态度。

在4月9日的会议上，布莱德雷报告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各位参谋长，全体一致意见是麦克阿瑟应该免职”；马歇尔和哈里曼也再次发表了上次的意见。而且，艾奇逊也说：“完全同意。”

除杜鲁门以外，全体人员都表示同意免职。在这里，杜鲁门第一次推心置腹地说：“在麦克阿瑟于3月23日发表声明时，我就决定免去他的职务。”

这样，就作为政府的意志决定了。但是，据庆应大学的神谷教授说，拟定免职草稿是只免去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职务。还保留驻日本占领军司令官的职务。这可能是出于对日本的关心而决定的。此外，可能还包含有这样的意图，即避免所谓一举撤掉麦克阿瑟所有职务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尽量减少反应。总之，作为杜鲁门政府来说，这是一件大事情。想起来，这是长期的争论，但终于以悲剧结束了。剩下的只是免职的手续了。

但是，在重大的时刻常发生错误，围绕着手续问题会引起众人议论。

免职的决定是慎重的，免职的手续也是慎重的。决定由

艾奇逊国务卿通知议会的首脑；住在日本的福斯特·杜勒斯（对日和约的负责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向日本政府说明："司令官的撤换，并不意味着和约的谈判会有什么变化"；正在视察战线的佩斯陆军部长把免职命令亲手交给麦克阿瑟本人。

但不巧，佩斯部长正在同李奇微司令官一起视察前线，又正赶上无线电发生故障，给佩斯部长的通知来晚了。这样，第二天即4月10日泄露给芝加哥报纸，该报在11日的晨报上作了特别报道。于是，没有办法只好于11日上午10时作了没有先例的特别发表，而给麦克阿瑟的通告则同其他的一般免职命令一样，发一封电报了事。

但是，采取这一处置措施也来不及了。联合国军司令官竟然在无线电新闻广播中听到了极其不光彩的免职通知。麦克阿瑟说："这是非常不近人情的做法……。"他这样发泄气愤，不是没有道理的。

免职　麦克阿瑟将军从琼夫人那里知道了自己被免职。在收到华盛顿发来的正式电报之前，即4月11日下午无线电广播电台作为来自华盛顿的特别报道广播说："杜鲁门总统已经免去了麦克阿瑟将军作为驻远东和朝鲜的联合国军司令官的职务以及作为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官的职务。"麦克阿瑟的副官哈弗上校听到这一广播后，向琼夫人挂了电话。琼夫人就"以痛苦的表情告诉了"用完午餐正要前往前线视察的麦克阿瑟。听到这个消息后，他说："我老早就有准备，不会为受到打击而感到吃惊了。琼，大概我这样就能够回国啦！"从他的言行来看，心里一定萦绕着复杂的感慨。但在他对夫人讲的话里，的确也充满了实感。麦克阿瑟在东洋的长期旅行结束了。他自从结束了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

谋长的工作，作为驻菲律宾的军事顾问离开华盛顿以来，已连续在外地工作15年了。

但是，自己的职务变动不是从直接上级那里听到，而是从旁系人那里听到的，这决不是件愉快的事情。特别是令人不高兴的人事变动问题，更是如此。即使象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不例外，在他的回忆录里对这个问题充满了气愤。例如，他发泄气愤地说：

"有史以来，司令官的变更，有时是不正常的；有时则以正当理由多次进行。"

"总统在法律上拥有免去野战司令官的权利，不管其行为是否高明，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谁也不当成什么问题。文官优越于军人，是美国政体的基本要素，……。"

"但是，象对我这样以强烈手段进行免职的例子，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不听取意见，不给辩解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的经历。……而且免职时，不给我一点机会说明我的立场，回答非难和反对的意见，陈述我对将来的设想和计划。"接着，他对这种无情的作法愤慨地说：

"我收的免职命令非常粗暴，甚至于不允许我按照转让指挥权的一般礼节去做，事实上是把我放在监禁的状态。即使办公室里的勤杂人员和佣人，也不会被以这样践踏礼节的方法解雇的。"

这样，麦克阿瑟将军就以军官学校时代经常唱的所谓"老兵未死，只是消失"的歌词作为最后的一句话，结束了长达52年的军人生涯。

的确，他过去的光荣及其戏剧性的免职是鲜明的对照，所以不能不引起喜欢悲剧性的人们的同情。因为难兄难弟同病相怜乃是社会之常情。

关于这一悲剧性的免职，麦克阿瑟回忆如下：

"杜鲁门好象相信我在以什么卑劣的手段同共和党合谋，这次免职完全是政治策略。……但是，他的印象完全错了。我同国内的政治局势毫不相关。……"

"但是，我的免职，问题不在于同此事有关的人物的性格如何，其严重程度在这一点上，即这是自美国闯入朝鲜战争以来，从其对亚洲态度的基本变化中产生的一连串悲惨事件中的一个象征。"

"美国态度的变化（从针锋相对到绥靖妥协），使自由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的斗争发生了悲剧性的转折。所谓对抗对朝鲜的军事侵略的决定，如果能以宁死不屈的勇气和决心去实行，那的确是令人钦佩的决心。但是，联合国没有实行这一决心的能力。中国参战以来的情况是，联合国为恐怖而产生的意见所动摇，完全放弃了所谓为了朝鲜人民重建自由统一国家的许诺。"

"在亚洲人民对联合国发表的严肃的宣言给予信赖时，联合国放弃了自己确定的原则，这就彻底地践踏了自由世界的希望。结果，在整个亚洲地区出现了悲惨的局面。"

"中国已迅速发展成为东方拥有巨大军事实力的国家。朝鲜正处于遭受破坏和分割的状态。……。马歇尔使节团（1946—1947年）的基本错误是从把中国共产党看成只是农村土地改革者的天真的想法出发，牺牲国民党政府，同中国共产党妥协，而现在眼看着丧失了改正这一基本错误的机会。"

"最后却产生了这样悲惨的结果，即在长期的停战谈判期间我们受到的损失相当于联合国军全部损耗的五分之三。如果不改变政策，要以比这更小的损失抓住胜利的机会，那

就不……。”

“战史告诉我们：防御，归根到底，竭尽全力也只能造成没有结果的胶着状态。尽管如此，还是导致了改变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美国的传统军事思想（为了胜利而发动进攻），由进攻转为防御的结果。”

“这件事情进一步造成的结果将是满足于仅能得出如下结论的优柔寡断的政策，并为此付出种种悲剧性的牺牲。这种结论就是：在战争中有代替胜利的东西；即使敌人违反战争法规采取残暴行为也不必追究其责任；尊重体面的战俘的权利并不是早已赋予各国的神圣任务。而且，很多不吉利的事情破坏了东洋人对西欧的精神、决心或者对亚洲的关心寄以信赖的情绪。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远东地区的胜利所造成的心理效果，大部分要丧失掉。”

日本的反应　众所周知，当时麦克阿瑟在日本已被神化，所以突然免职的消息（在日本禁止把华盛顿同麦克阿瑟之间的争论作为新闻，因而就更感到突然）给各界人士的震动是很大的。某一天，一位被看成绝对神圣的人物被一封电报免职了，所以使当时尚未恢复元气的日本人不知所措。

有位学者描述这种心理时说：“日本民族没有独立的宗教，往往把当政者加以神化，以求得安心。可是不久前，天皇变成了一般的人；现在又这样简单地撤换了麦克阿瑟，便感到张惶失措了。”

当时在日本开始流传麦克阿瑟免职的说法，是4月9日前后。《朝日新闻》也从4月10日开始连续几天耸人听闻地报道了这个问题，所以麦克阿瑟“没有为冲击所震惊”，大概是他自己的预感。

4月10日

美国焦急地想对策

　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引起风波

总统在考虑处理措施

英国要求美国政府

　说明麦克阿瑟信件问题

参议院卡尔议员请求考虑

　免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佩斯部长向麦克阿瑟将军

　传达总统的警告?

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会议

　讨论麦克阿瑟信件问题

4 月11日

麦克阿瑟对佩斯部长强调说

　要求增援和扩大权限

总司令部表明

　警告的传说没有根据

南朝鲜国民也支持麦克阿瑟将军

4 月12日

杜鲁门总统命令

　免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由李奇微中将继任

激怒的杜鲁门总统

　决定免去麦克阿瑟将军的职务

杜鲁门总统表明免职的理由

　缺乏对联合国的支持

杜鲁门总统担心离间美英关系

　原因是麦克阿瑟的政治声明

发表“来往文件”的内容

多次意见分歧

国外对麦克阿瑟将军免职的反应

“果断的处理措施”

美国国民以欢迎艾森豪威尔时的两倍的规模欢迎了回国的麦克阿瑟，这件事情成了后来社会上人们谈话的资料。他还被一般称为麦克阿瑟意见听取会的参议院军事外交联合委员会召唤去，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是，由于他过于清高，固执己见，为自己辩解，并且攻击总统，引起了人们的讨厌，事实上降低了他作为军人的伟大形象。人，大概就是如此。但“正因为是人，就应该按做人的标准约束自己，不是吗？”这种想法，是普通人的苛求吗！

他的回忆录也非常强调他的伟大和正确；其终身的亲信威洛比将军（情报部长）和惠特尼将军（民政局长）的著作更是如此，这可以说是为麦克阿瑟将军表示惋惜。

在历史上，本国同驻外地的司令官之间发生争执的事例，确实是很多的。远征意大利和非洲时的拿破仑与法国政府、拿破仑战争中的英国政府与惠灵顿侯爵、普鲁士的俾斯麦与毛奇、南北战争中的林肯与麦克勒兰及格兰特将军、希特勒与现地部队等，都是欧美国家的典型事例；在日本也不乏其例，比如征战朝鲜时的秀吉与清正、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和诺门坎事件时的参谋总部与关东军等。而且大部分事例是以悲剧而告终的。

但是，象艾森豪尔威、惠灵顿、毛奇和格兰特那样功成名就的将军也很多。这一般都是在司令官方面具有理解政治的能力，或者在政府宽宏大量时出现这种情况。

肯尼迪总统在为越南问题苦思焦虑时，也曾说过：“今

后的军人必须具有理解政治的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很多人作出这样的论断：“麦克阿瑟没有理解政治。所以，他被免职是当然的结果。”但是，如果理解他的处境，就会感到这种论断似乎过于苛刻。因为，战胜眼前的敌人，是赋予军人的最高命令。前面列举的功成名就的将军的事例，哪一个都是获得了胜利的将军；当然之所以没有发现失败了的将军的名字，也就是这个缘故。不能取得胜利的将军，即使很深刻地理解政治，也不能担负国家的重托。

但事实上，自朝鲜战争以来在最近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政治和军事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区别了；政治要理解军事和军事要理解政治的必要性，更加重要了，这一点是无需论述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当时作为参谋长委员会议主席而有名的阿兰·布鲁克元帅，对朝鲜战争中的麦克阿瑟评述说：

“麦克阿瑟最终的决断，是从太平洋地区的角度作出的，在这个范围内可能是正确的。……”

“麦克阿瑟被谴责为事先没有等待政治上的批准就实施行动了。但实际上，他所要求的政治上的政策和指导，未能得到。我认为，在没有得到政治指示的情况下自己不能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责任的将军，基本上是没有价值的。”麦克阿瑟也主张就这一事实进行自我辩护，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就不能只责备麦克阿瑟。

此外，麦克阿瑟战争观的基础在于对苏联的判断，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过去没有机会涉及这个问题，现作如下介绍。

“苏联的真正目标是世界上的经济开拓地，也就是蕴藏着世界上大部分天然资源的亚洲和非洲。在西欧要谋求经济上的发展，几乎已没有希望了；但在亚洲和非洲，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可能性。因此，苏联的基本战略思想是，在西欧进行防御，向亚洲和非洲进攻；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在于：使自由世界的军事力量和注意力集中到西欧，削弱或忽视亚洲和非洲等目标的防备。”

“苏联企图称霸世界的战略，苏联领导人已经公开地表明了。但是，西方国家犯了不了解苏联这一战略企图的致命错误。东西方国家的斗争尽管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而且是在以欧洲为中心，以东亚和南非为侧翼的3个广阔地区展开争夺的，但这一点也没有被人们所理解。西方国家坚信，欧洲是利害关系最大的地区，斗争也是在那里发生的。”

“苏联不断地进行宣传，施加压力，促使西方国家相信这一点，使他们相信苏联的目标是欧洲，隐瞒其真正的目标是在亚洲和非洲的事实。这样，西方国家就顺顺当当地受了蒙骗。”

“苏联的战略已经取得难以想象的成果。尽管在远东已经发生了战争，但西方国家还没有改变把最大的重点放在欧洲的态度。然而，在欧洲，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苏联却借助突破亚洲的威势企图包围南面的侧翼。”

“为了试图使限制我们战争手段的、毫无道理的军事政策合法化，竟议论什么：‘如果我们推行为胜利而战的传统的军事政策，就可能逼迫苏联参战。’”

“但是，所谓苏联和中国参战的危险，本来是早在决定介入朝鲜之初就提出的问题；在作出决定时，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由此产生的影响，并为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做好

了准备。”

“即使苏联在政治上希望积极参战，而在军事上也是不可能的。苏军在西伯利亚的态势，必然是防御性的。他的根本弱点，就是必须依赖有限的、漫长的补给线。而且，在西伯利亚东部基本上没有就地补给的能力，远东苏军所必需的物资，全部都要依赖于这单一的补给线。该补给线，只是一条铁路线。我们基本上能随意从空中把它切断。因此，在世界上苏联的军事力量没有比这个地方更脆弱的了。”

“而且，当时我们拥有可供使用的原子弹，苏联还没有。因此，不应首先考虑苏联积极介入所带来的危险。”

“苏联的一贯政策是，不牺牲自己的军队而使用友好盟国的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势力的扩张，都是苏联士兵一弹不发而获得了。这里也不例外。”

“基本问题在于，苏联究竟是想以军事手段征服世界呢，还是想以和平手段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呢？”

“如果打算以武力征服世界，那么苏联当然就会在自己主动选择的时间和地方进行战斗，所以无论我们为解决朝鲜问题而采取什么行动，那也肯定不会成为引起世界战争的决定性起因的。”

三、李奇微

对麦克阿瑟免职的通知，从结果上看是非礼的。而对李奇微荣升的命令也不一般。

4月11日下午，李奇微陪同佩斯陆军部长在风雪交加的战场上巡视。同行的记者突然伸出手说：“啊，将军，向您表示祝贺。”可是他不知道什么事，反问：“为什么？”，这时记者为难地说：“怎么说不知道！”，看样子有些生

气。他向部长打听，但佩斯部长也没有所说。

这天深夜一回到汉城指挥所，他就等待着公务电报。李奇微不介意地说："下达命令后几小时了，我还不知道已成了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

麦克阿瑟以怒不可遏的劲头斥责没有礼貌的通知。荣升的李奇微的受命方法与他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理所当然的。原因是，好事情越突然就越使人感到高兴；而悲伤的事情则越突然，受到的冲击越大。

所以，悲伤的消息，必须慎重地以爱护之心通知当事人。可以说，这是人之常情。处在顺境时，不需要人的同情；但处在逆境时，给以关心，会使部下感到亲切，进而有利于统率部属。

麦克阿瑟的表情　第二天即4月12日，为了接替工作，李奇微到达了羽田。据说这时，"他抱有一种朴素的好奇心，想看看从最高地位上被免职的麦克阿瑟将军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麦克阿瑟恭恭敬敬地迎接了李奇微。他本人没有什么变化，沉着、冷静、稳健、亲切地接待了其继任者。将军虽然也谈到突然免职的事情，但没有一点不快和气愤的迹象。关于这些情况，李奇微中将表示敬意。他说：

"这种免职，肯定是在伟大经历的顶点遭受的、一切化为乌有的灾难。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受到冲击的样子。而他能够真诚、冷静地应允免职，说明这个伟大人物豁达开朗的品德，应该给予极大的赞扬。"

此外，关于同华盛顿的争执，李奇微说：

"在那场争辩中，谁正确，谁错误的问题，在书写历史之前一定还要激烈地争论下去。关于争论的中心即'越过鸭绿江驱逐中国军队正确与否'，我已经表明了个人的意见。"

李奇微不禁表示同情地说："我作为一个军人，不怀疑'身为最高指挥官的总统对持有反对其意图的意见，并且不服从其命令的任何军官，都有权予以免职'。但是，我从内心里遵重和敬慕麦克阿瑟；同其他人一样，我也感到，即使这样免职，也应采取从容一点的方法。"

但是，他却把搬进麦克阿瑟居住的官邸（现在的美国大使馆）时的情形，写下了这样一段本来可以不写的话："麦克阿瑟将军把在十几年间国外生活中收集的所有好东西全部带回去了。留给我的只是一些从战前就在大使馆的基本用品。"所以按字面理解这些颂词是否合适，很值得怀疑。

艾森豪威尔战前曾在远东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手下任作战参谋，朋友问他："你能为那位伟大的将军服务，我想是很幸运的。你受到了什么教育？"艾森豪威尔发泄怨气似地回答说："他是个糊里糊涂冒然行事、装腔作势傲气十足的人。"麦克阿瑟给日本人留下了妄自尊大和傲慢的印象，在李奇微的内心里好象也留下了不痛快。

就任的感慨　他作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只是对战场上的胜利负有责任。每天所关心的仅限于随着战线的变化而进行的部队的前进和后退问题。

但是，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官兼盟军最高司令官和远东美军司令官，他就要负责保卫西方阵营的大要塞之一；为了理解北起阿留申南至台湾的大弧圈的形势，必须在一夜之间扩大界限。

特别是，对苏联会采取什么态度的所谓最大的潜在威胁（估计其空军和空降部队随时都能攻击北海道）如何对付？怎样指导日本的内政？以及如何于预凝视着中国大陆的令人不愉快的台湾问题等等，过去都是麦克阿瑟的责任，但这些

难题现在都落到他的双肩上了。

当时认为，苏联的威胁可能性很大，并且也是最难对付的问题。但是，他能够对抗苏联的兵力，只有缺乏训练的第45师配置在日本北部地区，第40师驻扎在日本的西部地区，而日本中部地区则处在空虚状态。而且认为，对驻朝军队的补给物资，有5/6卸在釜山和仁川港，如果苏联介入，可能对这两个港口投掷原子弹，

他不介意地写道："这些事情意味着，我必须担负远比过去从事的工作更重大的责任。……这是自日本投降的瞬间到现在一直顺利地同日本政府打交道的世界著名人物担负的工作，我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继承这一工作的处境。"

"我时常留心原来的自己，也不想显示赋予自己的权威或者保持威严。我自己所能够做到的只是，高度自如地运用上帝赋予我的判断力，遇事能竭尽全力。而且确信，对所提出的问题，只要有分析的时间，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麦克阿瑟使人感到是个非同一般的神密性人物，与其相比，他李奇微则使人感到是一个积累真挚努力的有人情味的人。

他对当时的吉田首相，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这是他对日本人的一部分看法。

"几周后前来访日的杜勒斯先生（杜勒斯先生来日本的目的是为了监督我，并且要查明我是否给日本添麻烦，或者是不是把进展顺利的工作都给破坏了？）说：'为您能在短时间内这样取得了日本政府的信赖，感到震惊。'纵然不知道这是多大程度的信赖，但仰赖杜勒斯先生帮助和吉田首相协商态度的地方很多。"

"我同吉田首相从第一次会见时起就觉得能够很好地合作共事，这不外乎是由于吉田先生是一位坦率、富有勇气和

值得信赖的人物。”

“他经常来会见我。常常是只有我们俩个人用英语商谈两个多小时。我用自己的话向他传达华盛顿的看法和指示，而他能以非常坦率的态度陈述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他决不记笔记，其记忆象照片一样的正确，我要求和希望的事情，都能连具体的细节也不遗漏地付诸实施。”

“同时，他为了维护日本的权利，能够勇敢地提出建议，并且不惜进行斗争……。”

“最大的问题是日军的恢复问题。两国政府共同确认了严格防止复活军国主义的方针。但是，重建日本和让日本建立足以能够防止苏联的进攻与渗透，保卫日本所需的自卫力量，对美国的国防和经济，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的自卫力量：为了能使我陆军尽早撤出日本，必须有很强的地面部队；如果需要的话，也应象美国空军和海军作预备队控制使用那样，建立必要的最小限度的空军和海军。”

“但是，当时的日本，国土荒废，大工厂成了一片瓦砾，失去了大陆的广阔市场。日本的经济状况，别说军费支出，就连维持国民生活都很困难。所以，要使日本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然而，我不断地宣传：‘日本人应该自己担负自己的防务责任。’因为，日本的经济虽然贫乏，但同日本的政治家的想法相比，我认为有能力担负军事费用，而且现在也没有改变其信念。这样，终于同吉田首相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这就是，到1954年以前发展35万人的地面兵力。不过，由于首相退位，这一原则性谅解事项没有得到实行。快要到1955年年底了，日本只有12万陆军和低于计划数的海军与空军部队。”

天皇陛下的侧面介绍　作为日本占领军司令官的李奇微，关于对天皇陛下的印象，发表了下面的一段谈话。当时，正是陛下刚刚迎来50周岁的时候。

“我同陛下的交往是非常愉快的。”

“记得，陛下选择了5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接待了我，开始时好象有点紧张和兴奋。”

“但是，我一开始说起朝鲜战争，他的紧张心情就逐渐缓和下来……，显然表现非常感兴趣。我以准备好的地图说明了现在的战况、敌我双方的作战能力和可能的行动。给我的印象是，随着谈话的进展，陛下能随意地提出问题，……对谈话的内容掌握得非常准确。我的说明一结束，陛下非常高兴，说了很多话后提出希望说：‘请您费心使日本和韩国建成双方满意的关系。’”

这是同陛下几次会见的最初印象，但作为对陛下的总的印象，李奇微写道：

“我感到，陛下每次会见时都过得很轻松快活，……不是那么心胸狭窄和怯场。陛下是一位身材短小的男子，很有素养，虽然处在战败国元首的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为了保持作为天皇的威严而作出了令人感动的努力。我不知不觉地对他开始产生了友情。……裕仁以极大的努力很好地处理了同征服他们国家的国家代表的关系，我当时深受感动，铭刻在心，久久不能忘怀。”

据说，李奇微夫人来日本时，两位陛下设午宴请李奇微夫妻用法国饭菜，并由皇族全家作陪。在李奇微调任北约部队司令官即将离开日本时，陛下又‘抱着好象对老朋友告别的心情’设午宴款待他，继续努力培植美国代表性人物对日本的良好印象。

在退役的将军的私邸里，洋洋得意地陈设着4个漂亮的花瓶，一个是金制的，一个是银制的，另外两个是景泰蓝的。据说，“这些都是天皇倾注其在美术方面的造诣，亲自挑选出来的。”

四、范弗里特

作为李奇微的继任者被任命为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是，第一流的战斗部队司令官、著名的詹姆斯A·范弗里特中将。

他是在野战部队成长起来的，是从士兵连续晋升上来的所谓“士兵出身”的将军。经常有人说，如果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最多升到中校，但在欧洲战场上的作战中，他的天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诺曼底进攻战役时，他是登上了奥马哈海岸的美第29师的步兵团团长。尽管他进行了英勇战斗，但该师的战绩很不好。当时，上陆后已经过去5天了，该师还停留在上陆当天的战线上，由于德军的猛烈反击而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登陆战役一度陷入局部失败。

实地视察战线的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将军查明原因，立即撤换了师长等人，让范弗里特上校代理师长。于是，该师就象苏醒了似的，突然前进了。

不久，他正式担任师长，接着又连续晋升为军长，享有战斗指挥官的盛名。战后，希腊的共产党游击队极为活跃，他被选为援军司令官，在“清剿”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作为搜捕游击队的名人而闻名于世了。

这项任务结束后，他作为国内军队的司令官负责部队的

教育训练，将十几万补充兵员送往朝鲜。现在他亲自在这里担任作战指挥了。

因此，他是一位乱世英雄，战斗专家。于是，有人批评说，他对政治不关心，缺乏全局观点；也有人认为在这场政治性很强的战争中，他作为现场指挥官未必能够胜任。其原因可能是，他在职的时间比较短，南朝鲜国民对他的评价不太高，或者他的言行偏激，并且性格过于坦率等等。但这是作为擅长战斗的军人和作为对小规模战斗也要获得全胜的军人，必须甘愿受到的批判。

用现在的话来说，他是旧型的军人，是所谓象样子的军人。

第四章　涨潮和落潮

> 为了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必须经常乘敌人运动时实施进攻。有利的地形，……敌人的疲劳和敌人的过失也都是我们应该利用的条件。这……意味着要诱敌深入。①
>
> ——毛泽东

当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麦克阿瑟被免职的耸人听闻的事件上的时候，战场上无情的激战仍在继续进行。而且，事先预料到的中朝军队的春季攻势，正在逼近的征候更加明显了，形势开始出现不寻常的样子。

第一节　中朝军队的四月攻势

尽管预料到中朝军队可能发动攻势，但第9军的右翼和第10军等中线和东线各军仍在继续向“堪萨斯线”北进；已经到达的美第1军和第9军的左翼师，则正在以“犹他线”为目标继续进行攻击。

4月16日，第1骑兵师占领了华川水库；南朝鲜第1军占领了三八线以北20公里的大浦里，但没有受到太大的抵抗。此外，临津江畔的南朝鲜第1师向北岸派遣了强有力的

① 引用的不是原文，是大意。—译注

侦察分队。中国军队的配置很疏散。

4月17日，前线各部队都没有同敌人接触。中朝军队在全线烧起大火，在以烈火阻止联合国军北进的同时，好象是以冲天的黑烟妨碍空军的活动。所以，向"犹他线"的北进是顺利的，以至于前线上传说敌人进行了总退却。

一、征候和计划

然而，即使目前的状况是这样，从整个形势来看，中朝军队的攻势准备也已表现得非常明显。因为，如前所述，其征候一般常见诸报端；引人注意的《朝日新闻》于4月17日报道："欢迎共产党军队进攻，范弗里特中将表明是'歼敌的好机会'。"在攻势开始后的第二天早晨（4月23日晨报）又以标题为："战局进入第三阶段，'范弗里特中将说已作好迎击态势'"，报道了从容不迫的样子和预期的攻势。

征候 中国的报纸和电台从3月以来就宣传说："中朝军队在把敌人从朝鲜赶出去或者在战场上消灭掉之前，决不停止进攻。"中朝军队在西海岸地区集结有装甲师，在铁三角地带集结有步兵和炮兵的大部队，还出现了新的部队名称和兵团的番号。偶尔抓到的俘虏的供词也说："不久就会展开必胜的反击，所以……"，同2月下旬时的情况相比较，中朝军队的士气有提高。

此外，从理论上来看，这次攻势也是可能的。因为，从越过三八线时起，联合国军的补给突然变得困难了，但与此相反，中朝军队的补给却能够顺利地进行。

中朝军队的主攻方向，估计是指向汉城。因为，中朝军队的配置是这样进行的，而且从地形上来看，如果不指向汉

城，就没有指望击毁联合国军。

可是，联合国军预料到中朝军队的攻势，这是第一次。而且知道得比较早。在这以前，中朝军队发动了4次攻势（清川江畔两次和新年攻势、二月攻势），前两次完全是奇袭，后两次奇袭的成分也很多。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疑问，即联合国军为什么能够查明这次攻势？据说，这是周期性的作战习惯和航空侦察特别是照片判读技术发展的结果。

计划　对于预料到的攻势，范弗里特中将决定沿袭前任者的对付措施。方法是，反复实施大规模迟滞作战，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看到中朝军队的补给线延长到极限，其战斗力枯竭时，转入反击。

正如范弗里特将军的特殊经历所表明的那样，他是一位勇猛的将军。实际上，他积极敢为的性格使他怀有更积极的办法。不过，由于他4月14日刚到任，要脱离已经铺设好的轨道，统率大部队是很难做到的。

第8集团军当初的计划是，万不得已时就再次后退到北纬37度线阵地，并且再次以同前次大体一样的方法转入攻势。就是说，要把这次攻势看成新年攻势的再现，再次利用中朝军队可能暴露的攻势的顶点实施反击，而且要多次反复，直到中朝军队的战斗力完全消耗尽为止。

关于这一想法，美国公开史料作了如下说明：

“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作战，同惠灵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对拿破仑的作战很相似。他的敌人沿着陆路能获得足够增援和补给。但相反地，惠灵顿的补给却必须依赖于海军的力量，兵力经常处于劣势地位，所以他的战术就是惠灵顿在著作中说的‘敌人前进，我就后退，抓住有利战机后主动挑起战斗。我的这一行动，远远胜过敌人的冲击力。’”

"但是，这一战术不是坐等敌人进攻，而是积极果敢地逐渐削弱敌人的力量，……。"

然而，范弗里特将军虽然沿袭了前任者的这一战术，但好象并不感到满足。原因是，从战争理论上来看虽然是正确的计划，但这样做是否符合情况却是另外一回事。

这里有两点使人担心：一是放弃汉城在战术上非常正确，但如此轻率地对待一个国家的首都是否合适呢？二是把好容易才得到加强的汉城地区的补给设施再次向后撤退，会使战斗力暂时出现空白点，而且反复地后退和反击会沮丧部队的士气。

如果轻率地放弃汉城，恐怕会严重地影响南朝鲜军队的斗志，进而很可能大大地波及到华盛顿正在考虑的停战建议。南朝鲜人民对汉城依依不舍的感情越发加深了，确保这个南朝鲜的象征，将成为南朝鲜军队士气的源泉。如果轻易放弃这个象征，南朝鲜人民就失去了"保卫什么"的信念，弄得不好会降低他们的士气。而且，中朝军队很可能由于轻易夺回汉城，士气大振，不会那么容易地同意停战。

此外，再次把汉城的补给设施撤退到大田附近，如果考虑到移动期间支援能力上的空白、运输力量的浪费和因移动所造成的军需品的丢失，是很大的不利。

如果确保汉城，就能使联合国军官兵树立防御信心。因此，范弗里特中将对原计划作了部分修改，决定在既定战略的范围内，努力确保汉城，并且从美第9军抽出第1骑兵师作为军的预备队，准备随时参加汉城的防御作战。

关于这一决心，白善烨将军称赞说："范弗里特将军的最大功绩是决心坚守汉城。三次丢失汉城，造成士气低落，这关系到全军的败退。因为，坚守汉城，'在这场战争中决

不能失败'的自信心，不用说对韩国军队，对韩国国民和联合国军的官兵也自然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预　兆　前线的抵抗仍然没有减弱。4月19日，美第1军和第9军确保住了"犹他线"，所以范弗里特将军接着命令准备向"怀俄明线"进攻。"怀俄明线"是把突出的"犹他线"的两侧向外伸展出去，减少凸凹现象，最终准备进攻铁三角地带的一线。

但问题是，在预料到中朝军队的攻势正在逼近的现在，继续进行这种进攻是否合适？根据战史看，一般的作法应是察知敌人攻势的一方要迅速完成防御态势，将敌人击退后再展开攻势，这也是合乎理论的。但是，范弗里特将军选择了进攻。因为，等下去，敌人也可能不进攻，越等待，敌人就越能放心地加强进攻准备；相反，我方阵地却不会那么坚固。所以将军决定通过持续施加压力，粉碎中朝军队的攻势准备，或者打乱其计划。他认为，以进攻取得的战略上的利益，超过了战术上的不利。

然而，这个决心必定是很难下的决心之一。从结果来看，在中朝军队加强了攻势准备的正面上，满不在乎地展开行动了。

各军经过两天准备，4月21日再次发起进攻，向"怀俄明线"北进。可是，从第二天即22日昼间开始，前线突然活跃起来了。中朝军队的火网很浓密，有的地方受到了短促的反击，有一种当面"充满了敌人的气氛"。据美国公开史料说："中朝军队扔掉了掩蔽和遮蔽物，勇敢地从正面冲过来了。"

这就是预料到的中朝军队春季攻势的开始。联合国军的前进突然停止，等待着不久就要到来的大规模袭击。

二、月圆之夜

估计“不久将开始”的大规模袭击，就在那天夜里开始了。

4月22日天黑下来，圆月刚开始放出光辉，就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长达4小时的大规模炮击。这次进攻火力准备，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发射炮弹的数量上，其激烈程度是从来没有过的，使人感到，中朝军队拼命发动这次攻势的决心是不一般的。

首先，中国军队的3个军（9个师）对位于广德山脉（耸立在金华以南）的南朝鲜第6师猛扑过来。接着，又对位于东线麟蹄正面的南朝鲜第7师展开了攻势，不久扩大到了西线南朝鲜第1师正面上，到拂晓之前已扩展到整个前线240公里的正面上了。

中国军队的主攻，正如所估计的那样指向汉城，给人的印象是企图以穿过广德山脉的进攻和沿开城—汉城公路的进攻对汉城进行夹击。实际情况同这一推测一样。但如果同前两次对汉城的进攻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军队的意图在那里。

前两次对汉城的进攻，主攻方向都是从铁三角地带通过议政府。但是，这次进攻，中国军队将3个军的大部队投入广德山脉，越过1000米高的群山推进到加平附近的北汉江河谷，并且向西南前进后从两水里附近指向水原。中国军队之所以避开议政府长廊，一定是为了躲避联合国军的火力和装甲部队，出乎意料地采用其擅长的山地战。例如，为了进攻关东平原，而避开陆羽公路和水户公路，把主攻选在中央山脉。

也就是说，估计中国军队把这次攻势当成这次战争中的决战，坚决实行孤注一掷的大赌博。这一推测可由平壤电台的广播得到证实，该电台反复广播说："期待着实现最高目的即彻底击毁联合国军。……"

但是，关于其进攻方法，美国公开史料说："敌军指挥官大约将在朝鲜的70万共产党军队1／2的兵力投入了这次进攻，但基本上不使用炮兵，同预计的相反，坦克的数量很少，空军也没有参加。而且，其战术也没有任何变化，还是过去所采用的那种夜间进攻，即吹号打鼓，发射照明弹，步兵反复实施人海突击，小部队从间隙进行渗透。"

"天一亮就脱离接触，进行伪装，并且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遮蔽物回避我炮兵的射击，这一点都同以前一样。"

原来只考虑到中朝军队会增强空军，集中坦克和炮兵发动决定性的攻势，但中朝军队准备了两个月的攻势，出乎所料依然旧态如故。这可能就是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界限吧。即使能够集中大量的人员，但物质的准备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奇怪的是，苏联的援助并没有明显地增加。北朝鲜空军的增强速度比联合国军的预料慢得多，中国空军的增强也很缓慢。因此，中朝空军虽然时常出击到鸭绿江畔挑起空战，但还不能飞到三八线一带活动。此外，炮兵的数量没有增加，数量不多的坦克仍然是旧式的T—34。

苏联犹豫没有进行正式的援助，估计有以下3个理由：

其一是政治上的理由，即苏联从其世界政策的立场出发，与其说不希望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全面胜利，掌握亚洲的主导权，不如说他更希望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陷入疲弱状态。

其二是可能性的理由，即苏联的国力不允许。因第二次

世界大战损失人口几千万，国土的主要部分已荒废，战后恢复还不到6年，而且面对着北约军队的创建，必须加紧建设华约军队，所以没有能力抽调兵力加强远东地区。这一点同战争开始后还极力压缩北朝鲜军队要求的看法是一致的。

其三是技术上的理由，即在苏联技术发展的现阶段，援助武器是无效的。米格—15歼击机速度快，但转弯性能差，续航距离短，不能同佩刀式战斗机进行对抗；而且T—34型坦克也过于陈旧，不是巴顿式坦克和潘兴式坦克的对手。此外，虽然提供了炮兵，但由于联合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其机动性和弹药补给也有问题，在朝鲜的运动战中不能有效地使用。这种看法就是，当时的苏联，即使援助中国，也没有援助的技术手段。

总之，没有发现苏联支持这一攻势的征候。这件事情，不但有利于第8集团军指挥作战，而且也微妙地反映在华盛顿的政治方面。

然而，尽管说旧态依然如故，其战术没有变化，但潮水般的大军的来袭也没有变，在春意正浓的朝鲜中部地区的满山遍野里，反复进行着尸体成山血流成河的激烈战斗。

下面大致遵循着月日时间的经过，按照从西线到东线的顺序，概述其战斗情况。

4月22日至25日　4月22日日落时中国军队以3至4个军的兵力驱逐临津北岸的警戒部队，在这天深夜徒涉过没腰深的临津江，在南朝鲜第1师的右翼正面即高浪浦里和靠近美第3师中央的麻田里附近设置桥头阵地，同时开始沿着涟川—议政府公路南下。

高浪浦里曾经是敌我双方多次选为渡河点的地方。其附近的南岸为宽阔的河滩，北岸大部分是10—20米高的断崖，

渡河点很少。所以，南朝鲜第1师预先在该徒涉点上准备了火力，正如插图7所表示的那样，进行了奋勇战斗。但无论怎么说，对方还是不顾一切损失，大军云集。不知不觉地各据点遭到了包围，敌人绕到了背后，尽管师长姜文奉在阵前指挥，但阵地线还是不得不逐渐向后撤退。

美第3师的战斗情况也是这样。伴随有坦克沿主要公路行动的中国军队，冲击力并不太大，但实施迂回、渗透，逼近退路来的却很难对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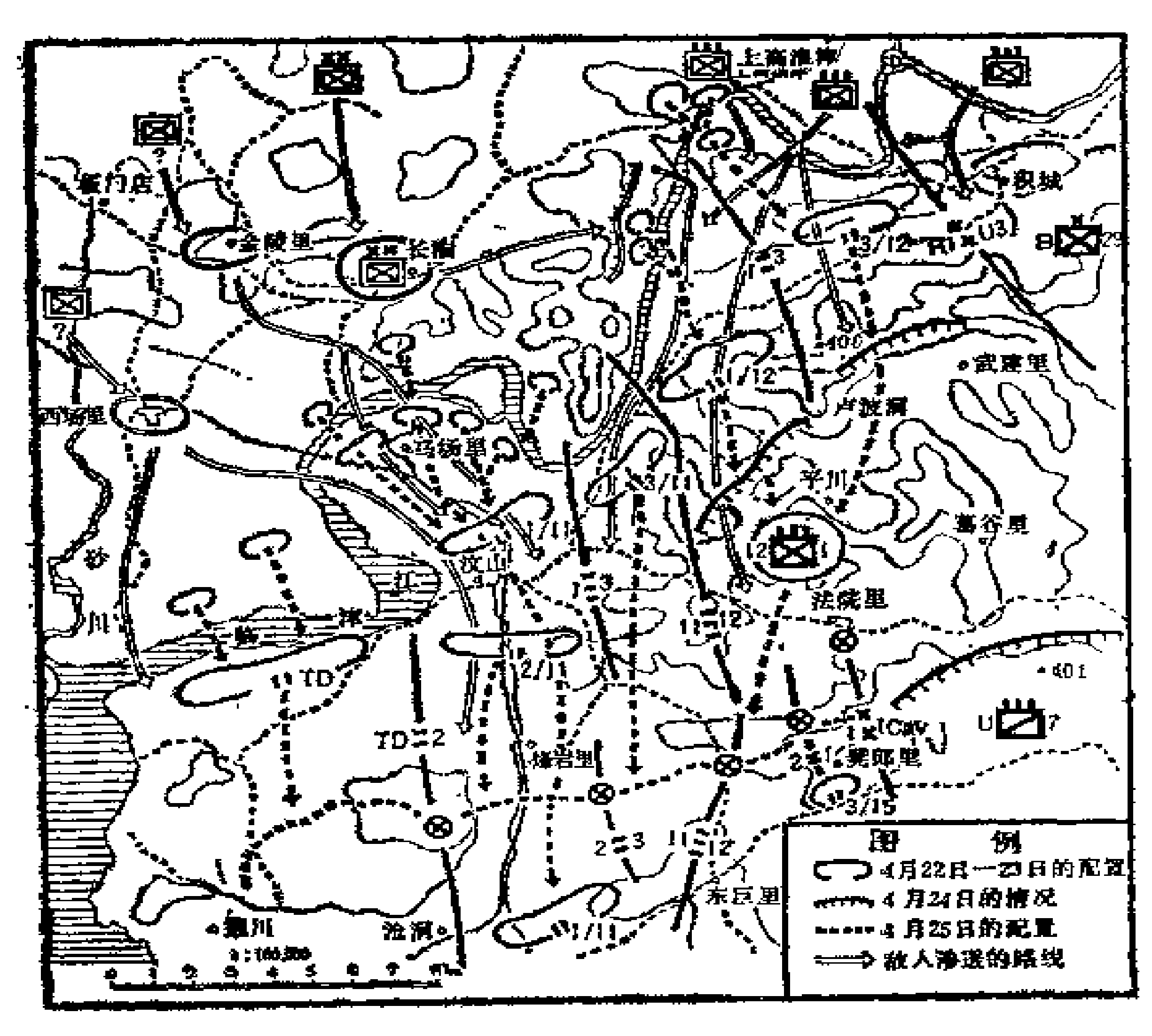


插图7　临津江畔的战斗经过要图

然而，左翼英第29旅的正面是平稳的。尽管两侧不断地响着从未有过的激烈的枪炮声，据守在断崖多的临津江畔的英军旅有些不安，但却也在享乐着春夜的熏风。可是，23日拂晓，该旅就突然遭到了来自背后的奇袭。这样，最左翼的格罗赛斯塔西亚第1营被包围了，尽管在几天期间进行了英勇的环形防御作战，但终于陷入了毁灭性的悲惨命运。据说，后来好容易才走到汉城以北兄弟部队阵地上的士兵，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因此，第8集团军紧急派出第7骑兵团，以防战线出破绽。这是容易发生联合作战的一个步骤。

此外，在第9军地区，其左翼一瞬间崩溃了。如前所述，中国军队的3个军涌向了金化以南史仓里附近的南朝鲜第6师。南朝鲜第6师利用断崖和峭立的山峰，英勇战斗。但不管怎么说正面有20多公里，并且因山连着山而死角很多一瞬间就被洪水般的大军冲走了。其左翼的美第24师和右翼的海军陆战师采取钩形守势防止突破口的扩大。但中国军队却通过广德山脉迅速实施了渗透。

美军的小战例汇集《在朝鲜的战斗行动》对第9军的情况片断作了如下叙述：

向金化至华川水库一线实施进攻的军，4月21日前进了5公里。没有遇到抵抗，主要的敌人是山峰和狭窄的道路。第二天即22日也边排除轻微的抵抗，边前进了近3公里，但没有发生象洋的战斗。下午晚些时候，炮兵和侦察机都报告说，发现异常的大军正在进行移动。但奇怪的是中国军队好象避开了战斗。就在这天夜里，转入了大规模的攻势。现在来看，中国军队好象是企图在联合国军的战线不稳定时，即在联合国军调整攻击态势和尚未转入防御态势时发动攻势，引诱联合国军。

中国军队把主攻指向南朝鲜第6师，好象是腹背夹击其第一线。南朝鲜第6师的前线在不到1—2小时内就崩溃了，步兵开始拥挤着向后撤退。

22时许，在纵深几千米的地方占领阵地的炮兵部队遭到了袭击，南朝鲜炮兵营和第2火箭炮营损失了全部装备，第987装甲野炮营也失去了大量装备。

（第92装甲野炮营作战日志）

在北汉江河谷占领环形阵地担负军的全般支援任务的第92装甲野炮营（155毫米装甲自行炮2个连和200毫米牵引式榴弹炮1个连）想努力制止住在公路两侧四处逃窜后退的南朝鲜步兵，但未能制止住他们拼命的后退。

4月23日，中国军队开始进攻海军陆战师的左侧，形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4月25日凌晨5时许，穿上便衣的中国军队开始袭击正在准备后退的第92装甲野炮营。（见插图8）幸运的是，该营推迟了出发的准备，还始终位于环形阵地上。如果中国军队在该炮营移动的中途进行伏击，这里就会成为炮兵的坟地。

第92装甲野炮营的宗旨是不断的支援，始终占领着环形阵地，其信念是即使遭到袭击也不中断对步兵的支援。这是该炮营的战斗传统。全炮营伤亡15人，给敌人造成死亡179人的重大损失，一边击退敌人的袭击，一边担负支援海军陆战团的任务。他们确信：“炮兵只要有决心，就能在遭到敌人袭击的情况下保卫自己。”拉博伊营长任职20个月，经历过多次战斗，他认为训练得还不够成熟。

但是，整个战斗情况是，担任全般支援的炮兵即将遭到袭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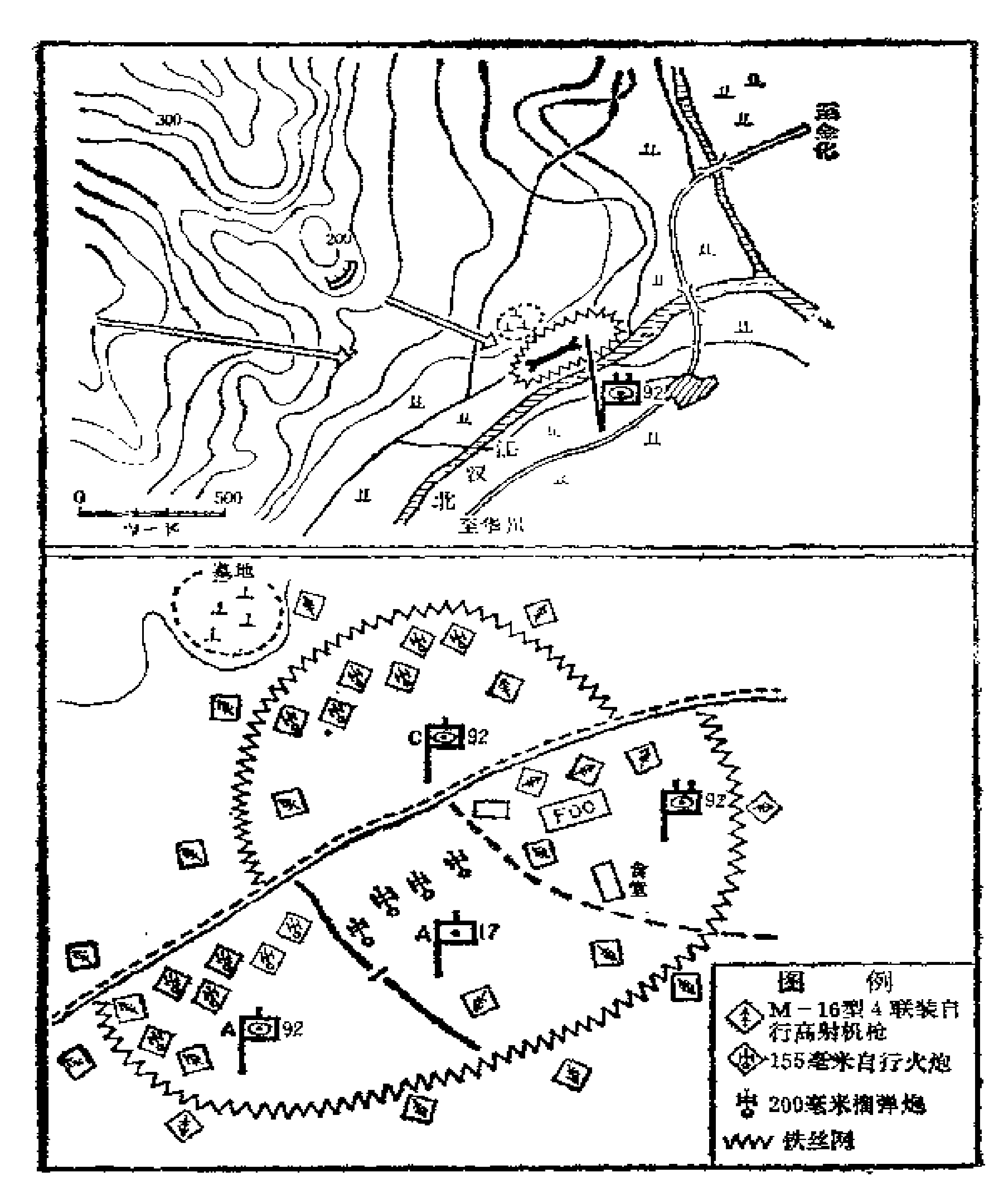


插图8　4月25日的第92装甲野炮营

此外，从麟蹄正面进攻的北朝鲜军队穿过山间的缝隙进行渗透，并且逐渐往下压迫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部队。

23日早晨，觉察到战线不断崩溃的范弗里特中将命令："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按预定计划逐次撤退"，并且为了封闭在春川西北方打开的突破口，紧急派出了第5骑兵团战斗群和英第28旅（第27旅的改称）。

作为柯罗姆贝茨支队而有名的第5骑兵团，伏击了正在南进的中国军队，将其先头部队击破，但不久即要被四周涌来的大部队包围，不得不逐次转入迟滞行动。确保华川湖地区的海军陆战师也不得不随着两翼的后退而再次撤退到春川以北。这样，在"狂暴行动"和"撕裂者行动"中得到的地域，再次逐渐失去了。这就是所谓的落潮时期。

联合国空军只要天气和战场空域允许，就出击，以平均一天1000架次的比例协助"最大限度的迟滞行动"。一天出动1000架次，在各师的上空就能经常有2—3个编队飞来飞去。炮兵平均一门炮一天发射250发炮弹，掩护步兵和支援"最大限度的屠杀行动"。

这样，联合国军在前线反复采取停止而撤退，撤退而射击的战术行动，给中国军队造成了"一般人无法忍受的损失"。对第一线部队来说，这是很困难的战斗。因为，在有数的战术行动中，后退是最难的行动。

下面叙述的后卫战斗是在朝鲜战场上发生的普通事例。但由此足以想见当时的真实情况和退却行动的困难程度。

哨城里的后卫战斗　美第3师到达铁原以南16公里附近时，遇到了中朝军队的这次攻势。22日夜里，有的部队已陷入混战状态。但23日后退到了三八线南侧，在黄昏以前整顿

了作战态势。其计划是，从西向东并排配置第 7 团 和 第65团，利用由掩体和掩盖发射点组成的边境阵地，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打击。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A连（穆尼中尉）作为营的左翼第一梯队在412 高地棱线的山包上占领阵地。正 面 有1.4公 里；所以把 3 个排作一线配置，而作为连预备队的只剩下了包括副连长和火器排长在内的 8 个人。他们一开始就把全部武器排列在第一线，是为了以急袭火力捕捉敌人。

由于地形的关系，A连的阵地线自然成凹形，兵 力配置的密度也很小。但阵地正面的山谷很深，单兵也难以攀登，团的配置地域最高峰即背后的412高 地 上 有 左翼 营的 观察所，因此认为正面和背后都很安全。该阵地如果遭到来自主要公路方面的进攻，虽较薄弱，但是，完全不用担忧害怕美军火力和装甲部队冲击力的中国军队会沿着主要公路突破进来。穆尼中尉认为，敌人可能首先从位于同I连之间 的 铜幕里的谷地进攻287高地，便命令最信赖的劳 克 军士长的第 1 排占领了该高地。而且作为战斗前哨，在200高 地 上配置了泰齐中士率领的10人，同时还安排该前哨和I 连 每30分钟对铜幕里通向花峰村的马车道进行一次巡逻。总之，要封闭容易成为弱点的营之间的间隙。

穆尼中尉之所以重视铜幕里，是因为只有从都监浦的临津江渡河点经花峰村到铜幕里，接着横穿A连阵地到哨村 里的马车道，才能勉强通过战斗车辆，而且左邻的第 3 营也把这里作为后退的道路。

4 月24日晨，三次越过三八线的中朝军队对左翼的第 3 营发起进攻。第 3 营地区的地形错综复杂，而且离沿公路的炮兵阵地很远，所以中国军队这天从早到晚连续进行猛攻，

到了夜间就开始进行渗透。在A连西面地区，整个夜间军号声和锣声宣天，枪炮声振荡着月夜的天空。

与此成鲜明的对照，第1营的正面是平静的。在完全荒废了的山间村庄里好象还有家犬不时地向中国军队的侦察兵和部队狂吠，远远听来令人悲伤和不愉快。但是，这种寂静也于25日零时左右被打破了。悄悄地靠近B连的中国军队，在展开猛烈射击的同时，突然开始攻击了。于是，敌我双方的枪炮声连续响了一个晚上。

然而，A连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全连人员正在以手指扣住扳机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泰齐中士的前哨也没有异常情况。

4月25日天亮后，温暖的阳光从山后面射出来了。于是就象往常一样，中国军队停止了进攻。这时，第7团团长和第1营营长威安德中校都判断："象现在这样，该阵地线还能坚持2—3天。"

但7时左右，完全进行了伪装的中国军队对聚集着第3营营长以下人员的412高地观察所进行了奇袭。原来是，到了早晨，该观察所的人员疏忽大意了。这些中国军队，大概是击溃积城正面英第29旅的一部分。

劳克排长登上后方400米高峰，为枪炮声震惊，用望远镜察看山上的情况，看到第3营营部的人员都向北面和东面逃散了。

为事态的突然变化而感到震惊的穆尼连长将57毫米的无坐力炮调到了劳克排的阵地上，掩护第3营营部人员退出，但7时30分左右收到了营部的命令：

"团里接到命令要撤到汉城北侧的阵地上。本营在掩护第3营撤退后，将后退到议政府附近。你连和B连担任后卫，

掩护沿铜幕里—哨村里公路撤退下来的第3营，然后按B连、A连的顺序组织撤退。你连撤离现阵地的时间，预定为10时整。”

穆尼中尉将该命令传达给各排排长，并且于8时30分左右跑上283高地同B连连长商谈撤离的顺序。

这时，左边的劳克排正在同412高地上的中国军队进行对射。劳克军士长进行了奇妙的指挥。中国军队登上来的小路正通过412高地的北斜面。劳克军士长以机枪对这条小路的拐角处进行了狙击。他命令士兵“以单发射击对每个人打一枪”。射击距离为270米，正合适。

罗德里盖斯下士按照命令，每通过5个人发射一发，每通过10个人也发射一发，每次都能准确地击毙一个人。而且，尽管是断断续续的。以后，这种奇妙的射击大约持续了3个小时。共计击毙59人。但是，罗德里盖斯下士始终没有被还击一发子弹。如果罗德里盖斯进行连发，中国军队岂止不会通过这条小路，而且必定会进行激烈的射击。因为在繁忙的战场上，没有工夫注意单发射击，但对机枪射击通常要立即做出反应。

穆尼中尉同B连进行协商后，召集排长下达了连的撤退计划。其计划是，从西边的劳克排开始，按顺序下到马车道上，最右边的第3排最后从山脊上下来。因为，从第3排的山包上能对唯一的退路进行有效的射击。时间是9时左右。

这时，劳克排仍然在同412高地的中国军队进行对射（为什么最中间的第2排没有进行战斗呢？原因不知道。估计可能是由于只准备了对北面的战斗和因鞍部茂密的树林妨碍而未能射击）。

于是，下达完命令的穆尼中尉，迅速赶到了劳克排。因

为他想，中国军队必定会前来进攻劳克排，第3营还没有露面，更感到有些迫不及待。撤退命令发出后已经过了1个半小时，但第3营还没有一个人退下来。他命令泰齐中士说，第3营的先头部队一到达200高地山麓，就立即给我打电话。但寻问了几次，中士总是报告说："第3营地区没有发现中国兵，也没有看到己方军队的影子。"掌握不到这方面的情况。穆尼中尉怀疑，是不是由于营部最先遭到袭击，整个营都已溃散了呢？团里也不知道情况。正在这时候，412高地的射击更加激烈起来。掩护退却的部队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后方270米处敌人的射击更加猛烈，可能随时都会遭到攻击。穆尼中尉更加不安了。

但是，到9时15分左右，等待已久的第3营出现了。这是最左翼的K连。穆尼中尉想，他们必定会跑步或者快步迅速退下来的，但出乎意料，K连却慢慢腾腾地从坡道上攀登上来。估计，从412高地上完全看得见这个坡道。于是，穆尼中尉命令劳克军士长在K连藏进山顶树林里之前进行掩护。但正好在这时，4机编队的喷气式飞机飞来了，反复向412高地投掷了凝固汽油弹。这是威安德营长请求的。被火焰包围的中国军队突然停止了射击。

不久，先头的军官来到了山口，所以穆尼中尉催促说："无论如何要赶紧走，如果磨磨蹭蹭，不知会怎么样呢？"就在这站着说话的时候，士兵们已坐到路旁不想动了。这好象是因为，士兵们日日夜夜的战斗已精疲力尽，只靠毅力走了过来，好容易走到兄弟部队的掩护下有一种安全感，精神就一下子松懈下来了。

但是，穆尼中尉既没有工夫同情，也没有力量帮忙。他狠心地把睡熟的官兵硬叫起来，并且不断地用脚踢着赶下山

去了。K连全体人员从山顶下去，大约用了45分钟。穆尼中尉说："这象是瘸子纵队。"

随后出现的是L连，时间约10时。这是该连奉命撤退的时间。但是，还有I连和M连没有退下来，所以L连不能撤退。刚一报告情况，就收到了这样的命令："在第3营全体人员通过以前，要固守现在的阵地。"

但是，右翼的B连因同营部的无线电联系中断，好象不知道这些情况，并且已按照同穆尼中尉商量的顺序，于10时整开始撤退。由于前面中国军队的进攻越来越激烈，看样子东翼的第65团也撤退了，因此B连已不能等到规定的10时撤退。穆尼中尉接到B连副连长哈雷中尉的电话报告后，后悔地说："糟了！忘了同B连进行联系。"但已经晚了。

撤退时，按照时间协调行动，往往就出现这样的差错。部队一心想尽早撤退，所以即使情况稍微发生一些变化，也会按时间行动。因此，在大陆战场上大部分是以信号或电话另下命令，或者以部队的行动进行调整。

没有办法，穆尼中尉只好指示哈雷中尉，在向283高地派遣警戒分队的同时，把第3排的右翼弯过来，以防备来自北面的进攻，并且要尽量多留下一些第3营的携带弹药。于是，哈雷中尉立即将A中士以下5人派往283高地。

这期间，第3营正在缓缓地、断断续续地撤退。坐立不安的穆尼中尉无论怎么催促，也白费劲。

另一方面，从283高地下来的B连刚要沿主要公路急速南下，在哨村里西北侧山麓等待的威安德营长就指示1个排返回去，重新占领283高地。他说："对不起，赶快返回去。第3营还没有来。如果那里被敌人夺去，穆尼中尉他们就很危险。赶紧回去。"

麦伊排调转回头，开始返回这座好容易才下来的山包。时间是10时30分左右。

此时，战场上一片寂静。这是412高地的中国军队因凝固汽油弹袭击而受到重大损失以来出现的平静；对原位于B连正面的中国军队，A中士从283高地上也看不到了。而且，第3营仍然在缓慢地撤退。位于劳克排阵地的穆尼中尉向在连阵地中间监视283高地的火器排排长米德尔马斯打电话说：“我这里很平静。第3营还在缓慢地、顺利地撤退。你那里怎么样？”立即得到了回答说：“我这里也没有发生异常情况。现在正在讲冒险故事给士兵们听呢。”

第3营依然在缓慢地撤退，但到11时左右1连的最后尾到达山口。于是，有人说：“后面已经没有了。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穆尼中尉说明了这里不是休息的地方。但I连的军官说：“需要担架。已经疲惫不堪了。稍微休息一下好吧。”说着坐下就不动了。于是，穆尼中尉借给他们担架，并且挥拳催赶他们说：“快走。不然的话，我们都会被消灭！”在这种情况下，官兵们的身心已极度疲劳。而且，有的人一进入兄弟部队的掩护下，精神和意志都松懈下来而不能动弹了。在这种时候，不能同情或可怜，必须狠狠地申斥。即使受到同样程度的损失，但在进攻和退却时，部队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这种“给敌人以最大限度的杀伤，逐次实施防御”的战术行动，看起来是正确的和容易的，但实际上却会带来这种危险。

11时30分，I连开始行动，刚松了一口气，283高地就响起了枪声。可能是A中士为首的警戒分队发现了什么。感到吃惊的米德尔马斯中尉注视着283高地，经过了1—2分钟后，出现在283高地这边山包上的A中士，喊着：“敌人来

了。敌人！是大部队。这些家伙要来干掉我们。糟糕了！”跑了上来。而且，他下面的4个士兵象“跟在母鹅后面跑的雏鹅”似地紧跟在中士的后面。

这里说明一下附近的地形情况。A连占领的位置是412高地棱线上的山包，右翼第3排阵地的标高是320米。在其阵地前方50米的地方有一座标高为300米的闭锁曲线高地（以下称为山包），其前方70米的地方则有283高地的山包。这就是说，从第3排的高地到283高地，是坡度缓缓的下坡。附近一带被杂树林覆盖着，但嫩绿的树叶不怎么妨碍观察和射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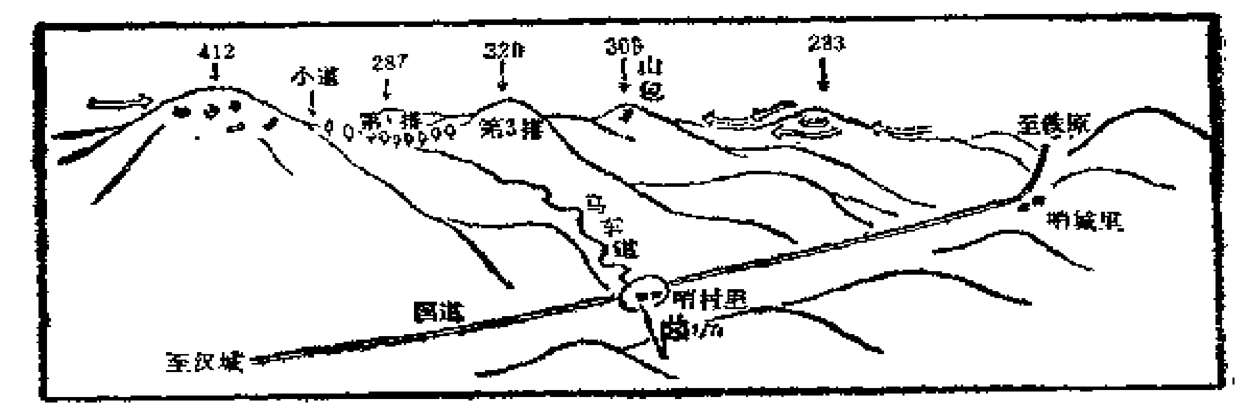


插图9　地形图

米德尔马斯中尉看到A中士以半疯狂状态上来，向中士冲过去。在第3排的阵地前撞到了他，大声斥责，叫他返回山包。因为，如果放任不管，就会因此而产生混乱。果然，第3排东端的3个士兵开始离开其守地。中尉把他们赶了回去，并且打电话给第3排排长，叫他向山包增加一个班，然后自己急速赶往山包。

米德尔马斯中尉从山包的顶上探出头猛然一看，一个中国兵从山背面跑上来。中尉立即开枪把他打死。于是就有十

几个中国兵从对面70米处的283高地跑上来。中尉带领A中士以下5个人进入射击线进行射击。同时，283高地的顶峰上也开始射击了。这时，米德尔马斯中尉好象在想："如果中国军队占领这座山包，从这里能对唯一的退路马车道进行射击，连的退路就会完全被切断。因此，在这里至少必须阻击30分钟。但是，这里的战斗几分钟内就能决定胜负。问题是第3排的增援是否来得及。"中尉刚从西点军校毕业不久，所以很难说是沉着、勇敢和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

来自283高地的支援射击非常猛烈，有两三个拿着手榴弹的士兵已接近到投掷距离。米德尔马斯以下的6个人，沉着地用枪把他们打死了。一两分钟后，第3排的增援赶到，共有8个人来增援。这样，守卫山包的兵力增加到14个人。他们14个人排列成一线，拼命地进行射击。

这时，在第3排的阵地上架着重机枪的D连机枪排排长认为现在的情况非同小可，并且独断地把阵地变换到山包上，此外还把配属给第2排的A—1和A—4机枪也调过来。据说，这些事情都是在A中士发出警报后不到5分钟内发生的。

不久，奉命返回的麦伊排到达了，山包上的总兵力增加到了45名步枪手和4挺机枪。这时，中国军队企图从283高地两侧进攻此山包，但被我方突然增加的火力压倒，象往下滚动似地在反斜面上消失了。时间是11时40分左右。

A中士在山包的顶峰上看到这一情况后，完全恢复了精神。已经不要紧的安全感逐渐克服了恐怖感，胆怯变成了勇敢。他大声叫着鼓励他的士兵道："喂！无论是这个家伙和哪个家伙，都干掉。"山包上混成一团，大家一边跟着齐呼："好！都干掉"，一边射击，杀声震耳，战斗激烈。

人在感到危险时，往往特别慎重；但有的时候，认为必定胜利，就变得特别勇敢。胆怯和勇敢，似乎因情况而不同。

另一方面，穆尼中尉听到枪声逐渐激烈起来后，命令劳克排跟着第3营撤退，他亲自迅速赶往山包。但途中的道路，被第3营的官兵挤满了。据说，射击一开始，他们就都蹲下了。后退时，如果听到后方枪响，自然就会加快脚步。但第3营的官兵听到左前方枪响，所以认为退路已被火力封锁，想等待A连给想办法，似乎就这么幸运地坐下了。退却的士兵是不想亲自战斗的。

穆尼中尉催促I连的军官快起来，他说："这怎么得了。退路确实还能得到掩护。站起来催促士兵们快走。只有15分钟的时间了。要以15分钟的时间撤退到哨村里。"

I连的官兵们听到这些话后，就象火烧眉毛似地匆匆忙忙地退走了。说谎有时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为了使他们了解情况的严重性，有时这点机智是必要的。

在山包上，官兵们继续拼命地射击。由于担心子弹不够，正要控制射击时，中国军队对哨城里的公路和这座山包展开了猛烈的射击，所以为了掩护退路和得到安全感，决不能停止射击。米德尔马斯中尉命令把备用弹药送来，但即使如此，也还是有些担心，因而在阵地上跑来跑去。要官兵们注意降低射击速度。

11时45分，穆尼连长到达了山包。他从山上往下一看，第3营的后尾已经下山了，劳克排跟在其后面。这正是从山包上撤退的机会。但是，穆尼中尉想，如果不压制住283高地，就可能遭到敌人的尾追，于是就向威安德营长请求炮火支援。通常向同行的前进观察军官提出要求就可以了，但因

为不凑巧前进观察军官已在劳克排的阵地上负伤了。这时，穆尼中尉请求临机射击，他说："没有地图，不能在图上指示地点。我进行观察，请往今晨B连占领的棱线某处发射1发，大体上根据声音可以明白。"那时美军好象还没有准确的地图。

发射了1发炮弹，但由于周围枪声乱响。穆尼中尉未能听到声音。然而，营长熟悉这里的地形，并且似乎也看到了弹着点。第2发炮弹在283高地的反斜面上爆炸了，微弱地听到了中国兵的尖叫声。这发炮弹大概是落到集结在反斜面上的中国军队的正中间。高兴得跳起来的穆尼中尉以无线电报告说："漂亮！的确漂亮。完全是效力射。连续打！"

不久，效力射就开始了。6门105毫米炮同时进行射击。而且是接连不断地射击。

穆尼中尉开始从山包上撤退，但不能一下子都退下来。原因是，棱线狭窄，只有一条能勉强通过一个人的山路，还担心越过第3排阵地的棱线时，被283高地上的中国兵发现。于是，中尉命令，从最边上的士兵开始，每个人都按"印第安方式"撤退。并且决定把已连续发射了26箱子弹而烧得灼热的两挺重机枪留下。他同最后一名士兵一起撤退。时间正好是12时。

在山麓看着穆尼中尉撤退的威安德营长，非常焦虑不安。终于看到穆尼中尉悠闲地撤退下来了。炮兵的炮弹已所剩无几，11时30分申请的支援飞机还没有来。在这种时候，使人非常担心，看到部下悠闲自得的样子，令人生气。有时还想，如果在这种时候回来，就要狠揍他一顿。当然，在通常情况下一回来就会高兴得互相拥抱。威安德营长催促穆尼中尉说："怎么磨磨蹭蹭的，赶快下山！……"

穆尼中尉说："有炮弹就发射吧。我是最后从山包上退下来的，请发射烟幕弹吧。……"

士兵们依次往山上跑，接着就在棱线上消失了。每个人都想迅速撤退，但对留在最后的人来说，不得不等大家走远了再走。有人大声喊："那小子，干么发呆！"从第1个士兵开始撤退到穆尼中尉最后撤退，只用了5分钟。但米德尔马斯中尉却觉得好象用了1个小时。通常，一下决心撤退，就会连片刻的犹豫也忍耐不住。

不久，支援飞机飞来了。这时，除了同穆尼中尉一起留下的几个人以外，其他全部人员都已越过山顶。穆尼中尉要求发射烟幕弹，283高地就突然被白烟复盖起来了。烟幕弹射击一停止，支援飞机就立即开始进行俯冲轰炸。这是很有效的火力支援。

当穆尼中尉一行几个人越过山顶，从大约60米左右的山上走下来时，偶尔一发追击炮炮弹落在身边，1个人死亡，包括穆尼中尉和米德尔马斯中尉在内的4个人负伤。而且，这时一伙中国兵到达棱线，对正在后退的A连进行狙击。如果留下第3排担负收容任务，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穆尼中尉只考虑到自己最后撤退了。然而，这时中国军队的尾追，可以说是很出色的。穆尼连很难这样撤退。

脚部负伤的穆尼中尉和米德尔马斯中尉都连滚带爬地下了山。但是，最后尾的士兵却要一边回头射击走过来的棱线，一边掩护其后退。

这次山包上的战斗，是从11时30分开始到12时15分结束的。这期间阵亡者只有3人，其中在山包上阵亡两人和最后被追击炮炸死1人。这3人的尸体，穆尼中尉是怎样处理的，尚不得而知。但是，在这次困难的昼间退出战斗中，穆

尼中尉的领导与临机指挥、米德尔马斯中尉与机枪排长的独断行事和营长的火力协调，应该说都是成功的。美军教材上也这样说："人们认为，是弥补失败的临机措施和能够独断的指挥官以及能够协调支援火力的能力，挽救了这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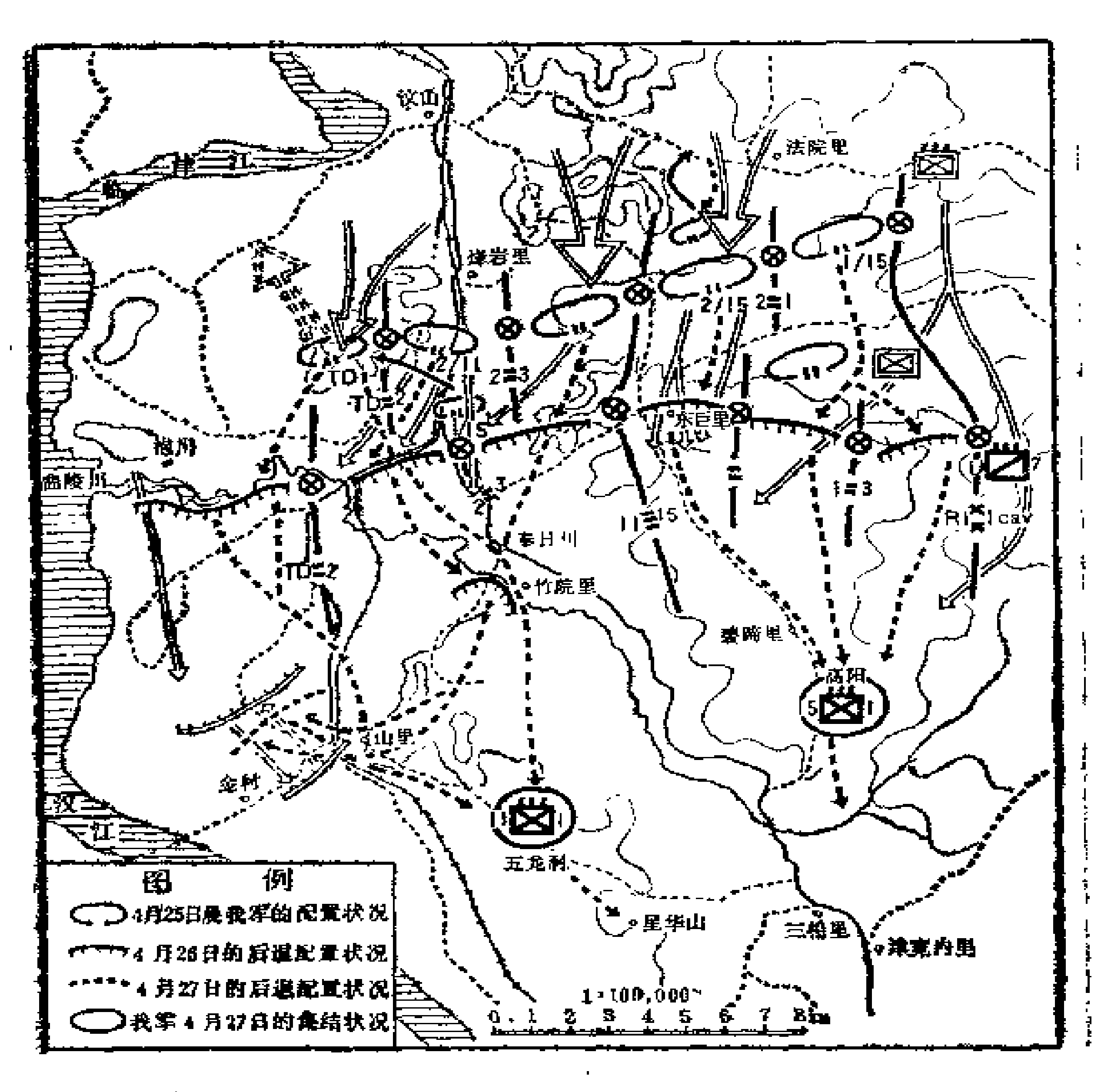


插图10　汶山—汉城地区的奉日川附近战斗经过要图

即使如此，也是千钧一发的战斗。

4月26日—30日　从广德山山脉南下的中国军队，4月26日在夺取春川以西20公里的加平，切断汉城—春川公路的同时，开始沿着北汉江扩张战果。因此，范弗里特将军命令美第9军后退到洪川江一线，防止战线崩溃。但到27日，汉城的危机更加严重了。

南朝鲜第1师25日在烽岩里（汶山南侧5公里）东西一线阻击中国军队，但26日后退到其南侧4公里一线，27日又被迫后退15公里，因而必须进行重新编成。此外，推进到议政府西侧的中国军队威胁着美第3师的侧后；逼近到汉江和北汉江汇合点即两水里的中国军队开始暴露出向汉城东南侧推进的企图。

在这里，范弗里特将军决定将美第2师和南朝鲜第5师配属给美第10军，将美第7师和南朝鲜第2师配属给美第9军，以加强洪川江的防守；与此同时，还将美第1骑兵师的全部兵力转给美第1军使用，并下令固守汉城。

28日，美第1军按从西向东的顺序并列配置南朝鲜第1师、美第1骑兵师和美第3师，占领汉城北侧5—7公里一线，以便迎击蜂拥而来的中国军队的大部队。南朝鲜第1师的防御状况，如插图11所示。

对汉城实施弧形包围的中国军队，认为这是紧要关头，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但是，汉城的防御是非常坚固的。骑兵师的炮兵，平均1个连发射炮弹3666发，平均每门炮发射600发，完全构成了一道火力屏障。此外，美国空军仅在29日这一天就对汉城当面进行了39次猛烈轰炸。因此，要突破这一火力障碍，从太平洋战史来看也是不可能的。在29日这天，美国空军发现在金浦半岛上大约有6000人的中国军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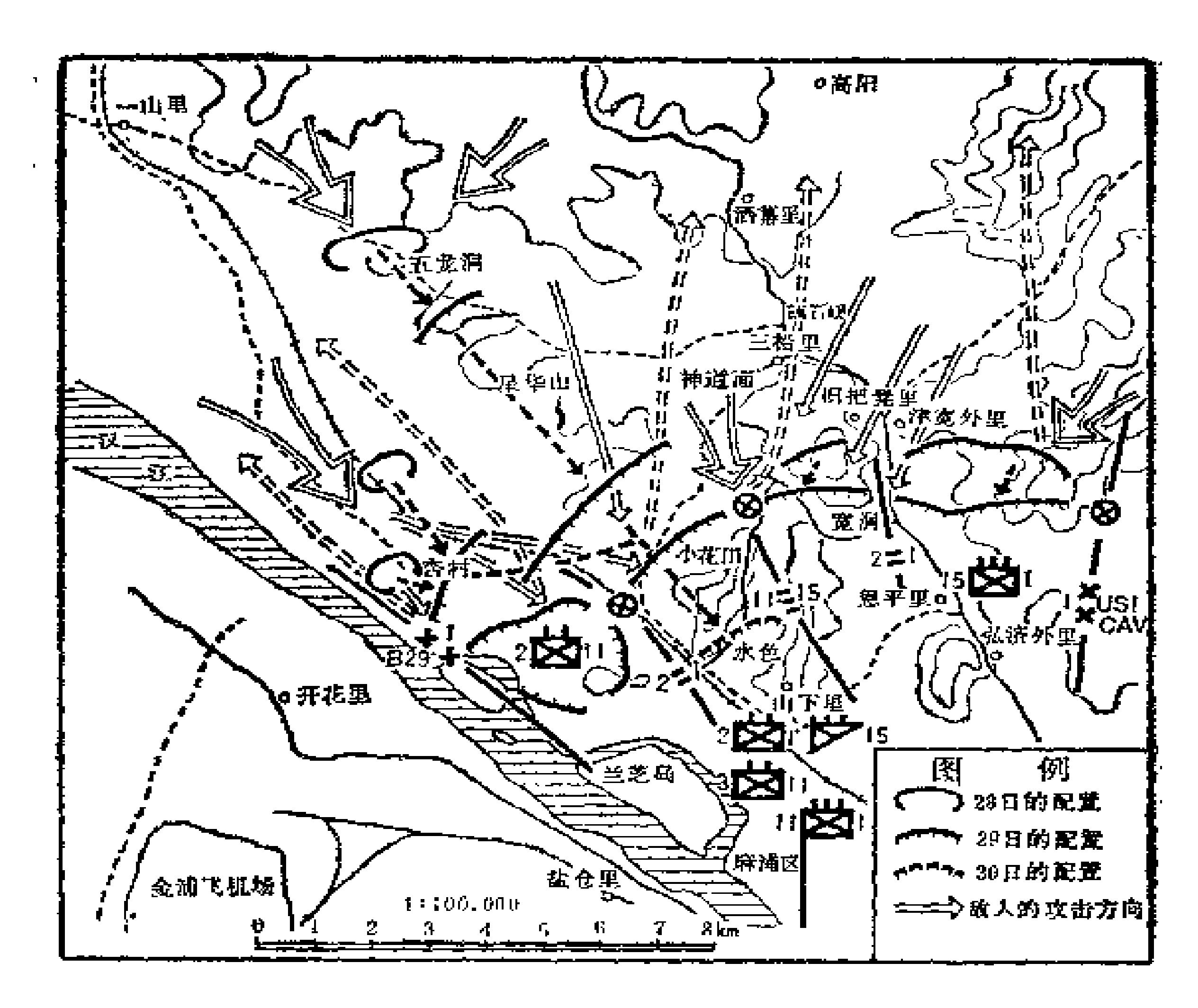


插图11　汉城西北侧地区战斗经过要图

在渡江，将其彻底消灭。这一极其冒险的昼间渡江，可能是中国军队不能突破汉城防线而焦虑的表现。

此外，中国军队向两水里的突进，也由于美第25师在金谷里的三角地带布下背水之阵和美第24师在两水里北侧进行的环形防御，而被粉碎了。然而，在汉城东侧的美第3师和美第25师之间有约10公里的间隙，在美第24师同其东侧的南朝鲜第2师之间也有约20公里的间隙，因而孕育着危机，但幸运的是中国军队没有利用这一有利的机会。作战开始后已

经过了9天，补给品缺乏，在山连山的战场上推进50公里，其疲劳程度是无法形容的。而且，由于遭到联合国军不分昼夜的猛烈炮击，损失惨重，目不忍睹，所以早已达到了攻势的极限。

但是，各师受到自卫本能的支配，各自采取环形防御的态势，是很危险的。29日夜里，范弗里特将军认为，必须组织一连串的有控制的阵地战，为了整顿各军的指挥系统，平均分配担负的正面，下令设置新防线即“无名线”和重新调整部队的部署。

“无名线” 这条新防线是沿汉城北侧画的一条弧形线，即从汉江北岸地区经清平南侧沿洪川江南岸向东，并且从洪川北侧向东北前进直至大浦里的一线。这条防线，不是地形上的重要地线，而主要是临时性调整线的意思，所以同往常一样其名称也没有附以地名。据说，实际上有的参谋对它的名字提出了建议，但范弗里特将军批评说：“不是讲究那个的时候。无名就足够了”，所以就那样习惯地称为“无名线”了。范弗里特是一位以实际家闻名的将军，可以说这件事是表现他的性格的逸闻。

4月30日，各军一边奉命变更部署，一边努力构筑“无名线”。中国军队这天的攻势不太猛烈。因此，第8集团军认为，中国军队正在试图对汉城防线进行战斗侦察。明天“五·一”国际劳动节是共产党的节日，所以估计中国军队会从这天开始进行协调一致的进攻。

但是，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如下重要情报：“韩国第1师正面的敌人好象正在退却。”

旧把拨里地区的反冲击 4月30日早晨，南朝鲜第1师觉察到沿着西大门至汶山公路前进的敌人，一反常态，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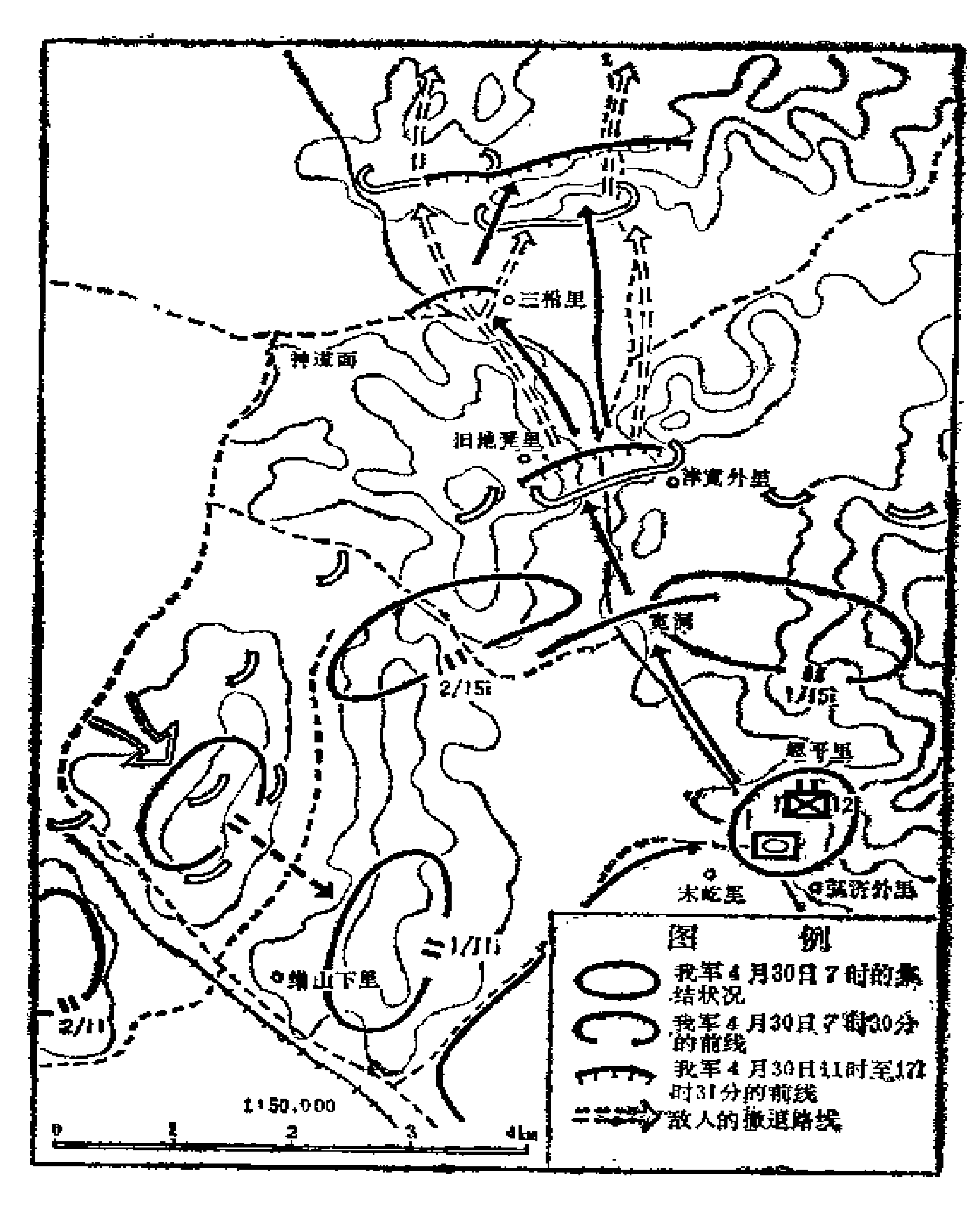


插图12　汉城西北侧旧把拨里地区战斗经过要图

消极。进攻左翼第11团第1营的敌人，也同昨天以前不一

样，已失去威势。于是，姜文奉师长把坦克队加强给第12团团长金点坤上校指挥的一个营，令其沿主要公路实施进攻。可是，在旧把拨里的高地上只有少数敌人，黄昏时甚至夺取了三梧里北侧高地。

这样，4月30日这天，金点坤上校就以果敢的战斗侦察查明了中国军队的败退。在其他正面上也出乎意料地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整个战线恢复了平静。中朝军队再次销声匿迹了。

因此，中朝军队踏着初春的泥泞发起的孤注一掷的攻势，也以未能夺回汉城而破灭了。在战线的前面特别是汉城北侧和沿北汉江一带，估计大约有几万具中朝军队的尸体沐浴着春天的阳光，悲惨地横卧在那里。

中朝军队的四月攻势，从4月22日夜里发起进攻以后到30日结束，正好是第10天。这次也是中朝军队，一用完所背负的弹药和粮食，就不得不停止攻势的。而且，再一次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三、涨 潮

中朝军队的攻势一停止，范弗里特将军就立即下决心转入反击。目的是，为了同往常一样不给中朝军队以重新编成和休养的时间，乘其战斗力枯竭之机，第三次恢复三八线。

但是，遭到四月攻势打击的联合国军损失也并不轻，还由于不得不临机调动部队，而需要整顿各军的部署。这就是说，要按照意图所要求的那样把部队的配置调整好，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要发动集团军的攻势，则更需要时间。况且，中朝军队的动向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所以要转入以主力发动的攻势，不得不非常慎重。

中朝军队的动向 这时候，从铁三角地带和开城地区前送补给品的活动非常明显，可以认为这是中朝军队紧急进行重新编成的证据。但与此正相反，准备发动新攻势的征候也很明显。其根据是，航空侦察员不断地报告说中朝军队正在向中线和东线集中兵力；据俘虏提供情报说，中朝军队不久将在东部山岳地带发动新攻势。

中朝军队的这些动向是不可理解的。其第一线兵团的进攻力量已经消耗完了，如果想投入第二线兵团，那么，为什么不用来扩大四月攻势的战果即夺回汉城？根据俘虏提供的情报，其新攻势预定在5月中旬开始，但为什么要留出这样一段时间呢？为什么必须在巍巍的太白山脉地区采取主攻呢？越考虑越感到中朝军队的动向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有的人推测，这是不是中朝军队擅长的欺骗行动呢！“无名线”是通过从春川地区抽出第1骑兵师，从后方警备部队中起用南朝鲜第2师和第11师来确保的。联合国军的配置，自然是西线密集，东线稀薄。所以，有一种看法认为，中朝军队是不是假装威胁东线，迫使我转用兵力，乘机再次夺回汉城？然而，不知道的事情，不管怎么推测也还是不知道。于是，范弗里特将军决定，在防备攻势，努力加强“无名线”的同时，命令装甲侦察队北进，扰乱敌人的后退，查明其主力阵地。因为，不能无准备地再次展开攻势，重蹈覆辙。

战斗侦察 第二天即5月2日，各军努力进行战场侦察，但未与敌人接触。于是，就将团级的侦察据点推进到“无名线”以北12—14公里一线，并且继续以装甲支队进行战斗侦察。

美第1军各师分别派出团战斗群沿公路北上，到5月6

日以前分别在奉日川、议政府和抱川南侧设置了据点，但都没有发现中朝军队的主阵地。此外，英第29旅和南朝鲜第5陆战营对金浦半岛的扫荡，也都非常容易。

第9军也很容易地夺回加平和春川，打通了汉城—春川公路；在东部地区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麟蹄和东海岸的束草，都只受到轻微的抵抗。这样，5天的侦察就恢复了4月攻势中所失土地的二分之一。

于是，第8集团军判断，再次发动攻势的时机到来了，便计划再次以全集团军的兵力向“堪萨斯线”（从临津江口至三八线以北20公里沿线）发动攻势。

关于这次四月攻势，北朝鲜方面称为第5次战役第1阶段战斗，其情况如下所述。着重点是笔者用来表示同联合国军方面的资料明显不同的地方。

四、北朝鲜公开史料

“这样，朝中部队……4月中旬在开城—长湍—高浪浦里—涟川—杨口—杆城一线完全阻止了敌人的攻击。”

“朝中部队并肩作战，在1月25日到4月21日的机动防御作战期间，杀伤俘敌军7.8万余人。”

“由此，敌人的所谓‘有限攻势’、‘杀伤战’和‘消耗战’等战略计划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第4次战役期间，朝中部队由于得到了87天的宝贵时间，能够准备了众多的战略预备队，并能够进一步加强了前线主力部队的力量。”

“这一时期，东西海岸防御军团加强海防，掩护了前线侧翼。”

“这一切为朝中人民部队的今后作战创造了有利条

件。”

“与此相反，美国武装侵略者的军事冒险连续破产，不仅显著地削弱了敌军的力量，还加剧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倾轧。结果，在进行这次战役中的4月11日，麦克阿瑟因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被迫退出‘联合国军’总司令和美军远东总司令的职位，臭名远扬的李奇微代替了麦克阿瑟。”

朝中人民军部队的第5次战役　“……迫使仆从国家向朝鲜派出更多的增援部队，还命令李奇微继续进行发疯似的进攻，另一方面把美国的部分师调到日本编成第16军，并把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等仆从国家军队拉进朝鲜战场，准备对我后方进行海岸登陆。”

“但是，由于我军部队进行顽强的机动防御战，在前线遭到严重打击的敌人，不仅没有能即时实现这一计划，反而到4月中旬被迫在三八线转入防御。”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根据当前形势提出新的作战方针：展开强有力的反击战，事前彻底粉碎美国侵略军要在登陆作战的配合下进行新的进攻意图，大量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

“根据最高司令官作战方针，我军准备了第5次战役。”

“朝中人民部队的后备军，开始集结于新溪、金川、伊川、平康和淮阳等地区。……”

“朝中人民部队在1951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的第5次战役期间，前后进行了两次强有力的反击战。”

“……第1次反击中，朝中人民部队为了把西部战线的敌人大量消灭在汉城北部一带，把主力放到西部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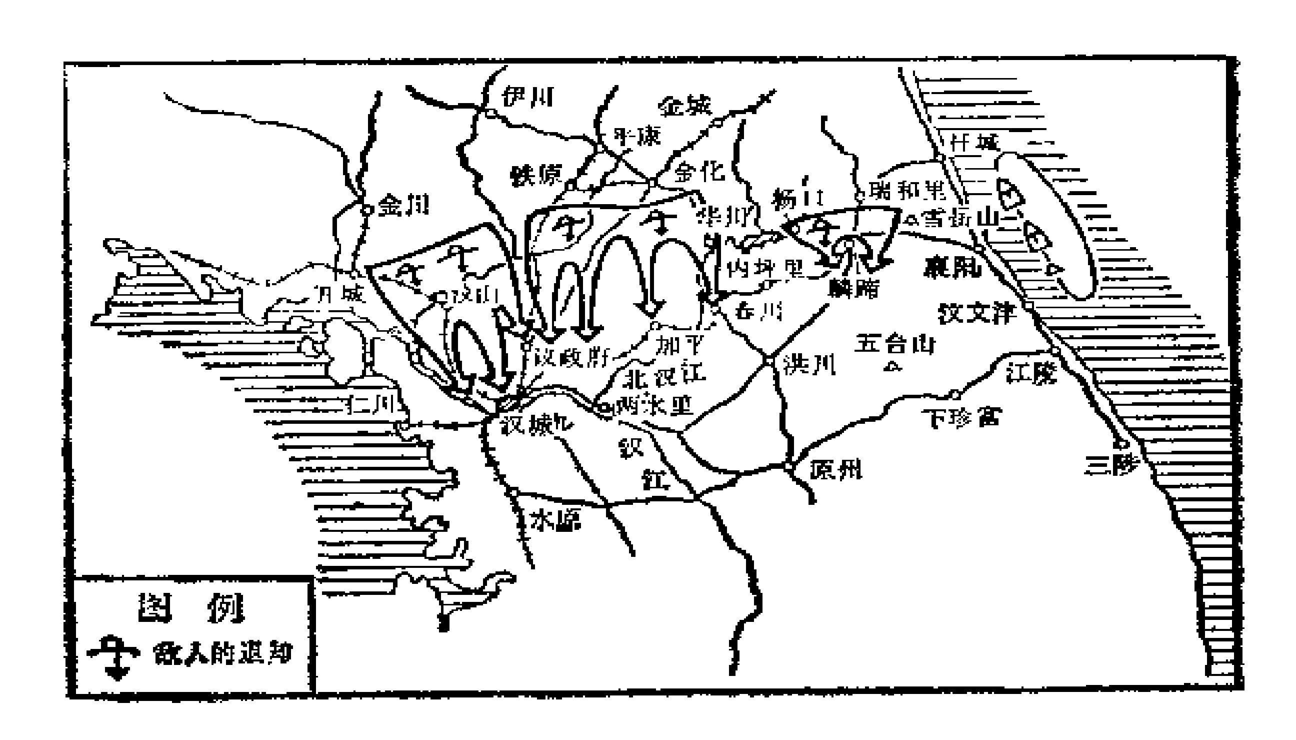


插图13　第5次战役第1阶段战斗（4月攻势）（1951.4.22～4.30）

“东部战线的我军，……向麟蹄和车坪里地区的敌人进行了佯攻。”

“西部战线我军部队……在开城北部和九化里、涟川北部和铁原南部以及金化南部地区，布置了3个强有力的反击部队。”

“4月22日，朝中人民部队在西部战线同时开始了对敌军防御阵地的攻击。”

“开城北部和九化里地区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迅速歼灭了临津江右岸的敌人，在4月23日夜晚，粉碎敌军顽强的抵抗，跨过临津江，25日向汶山以南地区挺进。”

"涟川和铁原地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25日攻入东豆川和抱川北部地区。金化以南地区的我军联合部队也突破了敌军的防线，24日攻进加平以北地区。"

"在这期间，朝中人民部队的右翼部队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4月28日攻进汉城北部的国师峰、五金里和白云台地区。"

"人民军的部分部队在五金里完全包围歼灭了敌人的部分兵力，逼近到北岳山①地区。"

"东豆川和抱川地区的我军联合部队，在29日进入了退溪院里和磨石隅里地区，还有一部队在加平以北挫败了美军的猛烈反攻，解放了加平。……"

"在瑞和里以南地区开始进攻的人民军部队，在夜间从正面和两侧冲破敌军坚固的防线，深入敌后，切断了车坪里—麟蹄公路和麟蹄—县里公路，在车坪里和麟蹄地区歼灭了敌人。从4月23日起，……给南朝鲜军队3个团以歼灭性打击。"

"在优势的敌军反击过来的909.4高地（杨口以东）的战斗特别激烈。在这场战斗中，共和国英雄赵君实左手被炸掉，双脚受了重伤，但他丝毫没有动摇，用牙齿压住重机枪的扳机，一直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消灭敌军官兵450多人，坚守了高地，……。"

"朝中人民部队在4月22日发起的反击战，到4月29日结束了。在这一期间，朝中人民部队毙、伤、俘敌20790人，其中包括美军5800余人、英军3800余人和土耳其军队1000余

---

① 北岳山耸立在南朝鲜中央政府和总统官邸后面，是一座标高324米的秀丽山峰。

人。”

“由于朝中人民部队展开反击战，迫使敌军全线退到汉城、北汉江和昭阳江南岸一线。”

“为了给敌人以新的打击，朝中人民部队在部分部队的掩护下，主动撤到对我有利的地区，使部队变更部署，进行休整。”

“……向我再次发动进攻，企图使我军无法进行作战准备。5月8日，敌军攻到高阳、议政府、清平里、麟蹄、襄阳一线，但我军以顽强的防御作战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到5月15日胜利地结束了第5次战役的第1阶段战斗。”

第二节　中朝军队的五月攻势

随着联合国军反攻准备的逐渐完成，对中朝军队的五月攻势更加密切注意了。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开始反攻，其不稳定的态势就会再次被敌人所利用。

一、阵地防御的准备

征　候　5月10日，北进的各侦察队突然开始遭到猛烈的抵抗。虽然不是一连串的阵地，但中朝军队的警戒纵深突然加大了，抵抗也更加激烈，所表现出来的企图好象是不允许联合国军再向北进。同时，从铁三角地带和高城附近的东海岸地区向杨口—麟蹄地区南下的补给运输车队突然增加，沿三八线向东调动的大规模行军纵队也接连不断。据后来调查，中国军队从5月10日至15日在杨口—麟蹄地区集结了5个军（15个师强）。

而且，中朝空军的兵力也在迅速增强，到5月上旬仅第

一线作战飞机计有1000架，修建的机场，估计多达50个。因此，第5航空队于5月9日以312架歼击轰炸机攻击新义州附近的机场群，击伤米格飞机15架，压制其起飞，但仍然担心不但在地面上，而且在空中也好象会发生异常变化。

5月11日—12日左右，第8集团军综合了各种情报资料，估计“中朝军队可能于5月中旬将主攻方向指向东部山岳地带，开始发动攻势”。实际是，第8集团军在5月10日以前判断中朝军队的主攻将再次指向汉城，并且对此采取了防备措施。这一次他们选择比较薄弱的东部地区为进攻目标，这一点基本上已明确了。

关于这次五月攻势的征候，《朝日新闻》作了如下报道。这可以说是联合国军充满自信地判断中朝军队企图的证据：

5月12日

中国军队从华川南下

5月14日

再次发动攻势的征候

中国军队在中部移动

威兰德中将说

中国空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大量集结

这里会产生这样一个简单的疑问，即中朝军队准备攻势的方法，自清川江畔以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既然在积雪和落叶时能隐蔽调动几十万大军，那么为什么在枝叶繁茂的时候反而暴露了企图呢？其原因，大部分在前面都已提到过。第5航空队说：“由于多次遭到了重大损失，有战斗经验的官兵减少了，防空纪律和伪装技术也明显地下降了。战场上所有的村庄也都已荒芜，……”

范弗里特的决心 针对中朝军队的这次攻势，第8集团军应该怎样对付呢？这是摆在范弗里特将军面前的最主要的课题。四月攻势时，他尚未到任，所以原则上必须沿袭前任者的计划，但这次能够自由地定下决心。

在将军的脑海里大概萦绕着这样两种方案，即发动同前次一样的有计划的攻势，先发制人，粉碎其攻势准备的积极方案和以往获得了成功的"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逐次撤退……"的多道阵地线防御方案。或者，也可能想起了在中朝军队主攻方向的中线和东线逐渐实施防御，主动引诱敌人，实施反击的方案。

但是，将军最后决定的方案是阵地防御。他担心同前次那样态势不稳定会被敌人有机可乘，同时认为要切实击破敌人，打乱兵力的均衡，采取坚定的防御最为有利；而对人数众多的中朝大军，更要认真对待。

此外，依托数道阵地进行防御，在政治上是特别不合适的。不管内容怎么样，后退总会被看成是失败的象征，而且能鼓舞中朝军队的士气，相反地会使我方的士气不振，使南朝鲜国民的情绪不安定。因此，无论给中朝军队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也不可能制造出使人口众多的中国同意停战的好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有政治要求的中国和北朝鲜愿意停战，只有使中国打消取得胜利的念头。为此，一定要以火力屏障粉碎其攻势，证实联合国军是不败不退的。

幸好有了从5月初开始阵地得到不断加强的"无名线"。这是横跨东西海岸的联合国军最早的一条绵亘阵地线。范弗里特将军希望在"无名线"阵地前粉碎中朝军队的攻势，接着再北上恢复三八线。

联合国军已经不能再后退了，至少也要使中国军队不能

抱有胜利的希望。

因此，范弗里特将军强调要发挥火力。这种发挥火力就是后面提到的所谓范弗里特弹药量的绰号的来源。他发出训词说：“在防御中要以钢铁和火力屏障进行战斗，不得牺牲人员。……在反冲击和进攻中希望炮击要便于散兵紧跟炸点向前跃进”，表明决心：“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要以全部火力和兵力固守现在的战线。”而且，他在战线上跑来跑去，亲自监督防御准备。

在这次战争中，联合国军决心以阵地防御坚守长达220公里的战线，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好象有的参谋曾建议和以前一样组织防御，然而范弗里特将军则认为，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很困难，应从遭到不少损失的“多道阵地线防御方式”中吸取教训。完成了坚守汉城任务的自信心，也似乎成了他下定这一决心的原因。中朝军队的进攻力量眼看着迅速减弱，大概也是他确定这一决心的根据。

将军根据敌我双方的战斗力编组和力量对比，迅速改变了战术。但是，这次作战是将军未曾经历过的群山之中的决战。

防御准备　当时，第8集团军以6个美军师、9个南朝鲜师和两个英军旅占领着“无名线”，并以其大约三分之一的兵力构成了警戒部队抵抗线。因此，作为集团军的预备队，只有兼任军预备队的美第1军的美第3师和第9军的第187空降旅。另外，还留下了南朝鲜第8师，但该部队自4月中旬以来专门负责维持全罗地区的治安，全力讨伐逐渐增加的游击队。

第8集团军从战争开始就一直认为，东部的太白山脉地区险山奇峰并立，几乎没有道路，不可能以大部队进行现代

化的作战，判断可以用少量的兵力进行防御。但从屡次作战经验中体会到，中朝军队的主攻方向一指向这一带，反而比低平地需要更多的步兵兵力。

于是，第8集团军试图将美第1骑兵师或美第25师转用到中线和东线上，但又没有足够的时间为防备10天内可能发生的攻势而变更部署。进攻汉城的可能性也已完全没有了，所以范弗里特将军决定以现在的部署固守“无名线”，并加紧构筑工事。只是因为，防御正面直线距离为180公里，实际距离有220公里，因此，“无名线”的阵地缺乏纵深比较薄弱。除了增强每个工事的强度以外别无他法。

而且，给第1军的预备队美第3师下达的预令是向中线和东线转移，并且决定如果中朝军队不进攻汉城正面，相反地就命令美第1军向临津江畔发动攻势。目的是为了牵制可能向中线和东线施加的压力。

可以说，中朝军队向汉城正面集中的欺骗行动，获得了成功。

因为没有别的方法，所以从4月中旬开始将在湖南地区担任维持治安的南朝鲜第8师调来作为集团军预备队。因而智异山的游击队迅速恢复势力，并且得到了发展，以致这年冬天必须进行大规模讨伐，但现在只好忍耐着。

“无名线”在5月14日以前就进行了很大的加强。埋设了地雷，完成了试射，拉上了总长达800公里的铁丝网。而且，在地雷场和铁丝网之间设置了定向地雷①，做好了火攻

---

① 定向地雷是一种将凝固汽油剂和汽油混合装在大油桶内，以电气设备进行爆炸的地雷，能构成宽约10米、长25—35米的火炎地带。在越南战争中也大量使用过，但据说现在为了消灭死角，大部分都设置在铁丝网和台架上。

的准备。

二、这次在山里作战

5月15日拂晓，无数的侦察兵企图侵入联合国军的警戒线。而且，向设置在春川—麟蹄一线的侦察据点施加压力。

此外，根据航空照片得知，中朝军队正在春川—原州公路及其以东地区紧急架桥，使人感到进攻迫在眉睫。

突 破 预期的攻势于5月15日至16日的夜间开始了。中国军队约21个师在西侧北朝鲜3个师、东侧6个师的掩护下，突破了从内坪里（春川东北16公里的昭阳江江畔）到路洞（麟蹄东北20公里，襄阳西北22公里）的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3军的警戒线。

16日黄昏，南朝鲜第3军（南朝鲜第3师和第9师）在以寒溪里为中心的30公里战线上展开了激烈战斗。但好象没有办法防御穿过深山幽谷后怒涛般地袭来的大部队。第二天即17日，第3军的战线崩溃了，美第10军的右侧后和南朝鲜第1军的左侧后都暴露了。

南朝鲜第1军击退了北朝鲜1—2个师的进攻，守住了战线，但却不得不暴露了左侧后。该军的防御地域是从太白山的半山腰到海岸一带，所以如果第3军后退，其全部纵深就会暴露无遗。该军只好边对付前面的北朝鲜军队，边随着第3军的后退而后退。

此外，美第10军右翼的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的阵地也崩溃了。而且，中国军队的几个师突然扑向了洪川北侧的美第2师。因此，美第2师的右翼被击破，不得不逐渐向洪川后退，但其左翼却坚守住了后来有名的堑壕高地（待后述），

阻止敌人扩大突破口，成了反击的支撑，立了大功。

但是，中国军队的突破，出乎意料地迅速。原以为在山间小路上步行突进，速度不会那么快，但实际情况好象是5月18日早已在平昌北侧切断了原州—江陵公路。这种突破速度，平均一天26公里左右，可以说确实是惊人的。估计这可能是潜伏在五台山的游击队进行引导的结果。因此，一时搞不清究竟美第10军右翼的南朝鲜第5师、第7师和南朝鲜第3军是正在撤退，还是已经溃败了。

这样，5月18日这天，美第2师的主力在洪川东北地区遭到了包围。中朝军队对已选定的南朝鲜军队正面的突破，取得顺利的进展。

美第10军　北朝鲜军队对左翼的美海军陆战师的进攻，不是那么激烈，该师以火力屏障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然而，美第2师扼守麟蹄—洪川公路的第38团主力崩溃，所以就立即紧急派出了作为预备队的第23团。可是第23团也在寒溪东北地区遭到了包围。击破右翼南朝鲜第5师的中国军队，向该美第2师的右侧后蜂拥而来。因此，该师在这次战争中创造了4次被包围的罕见的记录。第一次是在清川江畔，后来的两次是在原州和砥平里。该师开始进行第4次突围。把阵地转让给海军陆战师的第9团主力作为北方突击队，被包围的师主力（第23团和第38团主力）不得不一边掩护各自的背后，一边作为南方突击队努力打开退路。

面临这一危机，范弗里特将军在命令美第3师迅速向原州前进的同时，还命令将第9军的右翼向东延伸，缩小了陷入艰苦奋战的第10军的防御正面。

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命令美第3师主力向平昌北侧突进，阻止中国军队的侵入，并决定将美第15团增强给美

第2师的右翼，封闭住如同无人的横城北侧。

这样，就在18日到19日迎接了五月攻势的高潮。展开了同时间的竞争，即：是中朝军队先击破美第2师和南朝军队的4个师呢，还是从汉城附近跑200多公里山路的美第3师先到达呢？

但是，胜负很快决定了。美第3师从第二天即19日到20日，有秩序地投入战斗，击破了中国军队突破进来的先头部队；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也恢复了态势。此外，美第2师在克拉克L·鲁福纳少将的指挥下奋勇战斗，虽然损失了900人，但给中国军队造成了约3.5万人的损失，成功地突围，并且在寒溪东西一线恢复了新防线。

后面还将提到，在这次战斗中，负责直接支援第38团的第38野炮营（105榴弹炮）在24小时内发射了1.2万发炮弹，对突围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种大规模的炮兵射击，美国公开史料却作了如下说明：

“这种毫无道理的射击，造成了弹药的缺乏，成了日后舆论的对象和受到议会调查的原因。……在这次防御作战期间，整个联合国军炮兵都发射了范弗里特弹药量。这个弹药量超过了以往补给量的5倍之多。”

“这种范弗里特弹药量，同运输能力不足和山地战特有的补给上的困难（道路缺乏与不良、游击队的骚扰和天气的影响等）相联系，就成为舆论的对象，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因为缺乏充分的补给支援，直接关系到增加牺牲的问题。”

南朝鲜第3军　美第2师在寒溪以北地区进行艰苦奋战期间，南朝鲜第3军连续受到重大压力，被迫撤退到原州—江陵公路一线。该军的防御正面约25公里，比较狭窄，但战场是在太白山脉的背梁地带，正面是中国军队约9个师，背

后是潜伏在五台山的游击队，腹背受敌，所以说其撤退完全是不得已的。但尽管如此，该军之所以能够比较整齐地进行后退，并且能勉强存在于敌人突破部队的当面，想必是由于军长刘载兴（现任国防部长）、第3师师长金钟五和第9师师长李成佳等人英勇奋战和指挥的结果。

大关岭　5月18日，南朝鲜第1军从西向东并列着首都师和第11师，后退到江陵北侧高地一线，抗击着北朝鲜军队2—2.5个师的猛烈攻击。该军自5月16日以来大约后退了近60公里。但这是由于左翼军的战况而不得已后退的，所以毫无战败之感，白善烨军长以下人员的士气一点没有下降。

但是，第二天即19日早晨，收到报告说第3军的部队进入了大关岭附近第1军的区域内。该军必须一边注意左侧后，一边实施作战，所以要时常加强警戒。

大关岭位于江陵西南12公里处，是江陵至原州公路横穿太白山脉的山口，标高934米。

感到惊奇的作战主任参谋孔国镇中校急忙赶去一看，这的确是事实。据说，容易失去指挥联络的第3军的部队由于没有希望迅速恢复统一指挥，又被切断了退路，所以不得已而进入第1军区域。而且，事实上该军的司令部已经撤退到宁越了（江陵西南70公里处）。

孔参谋对事情的严重性感到震惊。他知道他们军现在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飞快跑回来的孔参谋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激动。他才刚刚25岁，所以为事情的突然变化而感到惊慌，不是没有道理的。

军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协同第3军后退呢，还是死守江陵。

同第3军后退到等齐面上，就是要再次后退到三陟附

近，坚守北纬37度线阵地。这是一种能够比较容易地回避军的危机的方法。但是，这件事情意味着要放弃机场和聚集着大量军需品的东海岸第一要冲江陵，这不但违背了李奇微将军和范弗里特将军经常训导的："要排除万难，守住突破口两侧，限制敌人的侵入……"，而且将会使整个联合国军陷入苦战，进而关系到祖国的存亡。况且美第10军的左翼部队经过艰苦奋战，固守住了洪川北侧的两翼，在美第3师急忙赶到时，情况更是这样。

因此，尽管有人建议后退，白善烨军长总是以沉默不语的表情不予理睬。

但是，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军队要越过大关岭攻占江陵的企图已经非常明显。可能是为了配合这一侧面攻击，军正面的北朝鲜军队已将主攻方向指向首都师，从今天早晨开始，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然而，该军只有两个师的兵力，没有充裕的兵力作为预备队控制使用。由师预备队兼任军预备队，当时的师炮兵也只有1个营，名曰军炮兵，其实一门炮也没有，总之没有能够立即配置到大关岭的第一线兵力。因此，即使大家认为有必要确保江陵，限制敌人突破，作为反击的支撑，但仍然必须同时防备从正面展开猛攻的北朝鲜军队和从侧面压迫过来的中国军队。然而，却没有相应的兵力。如果从帐篷外面眺望大关岭，对屏风一样的太白山脉，只能看到一点鞍部，朝阳映照的山口静得令人可怕。

白善烨军长陷入了沉思。他静静地想起了整个局势。这时他清楚地了解现实情况：前来增援的美军部队不顾损失地停留在洪川北侧地区，正在采取反击措施；然而，这里的南朝鲜军队却几乎陷入了总崩溃。

越研究越有人担心固守江陵危险。但白军长和孔参谋已下决心留下不走。白将军对当时的事情用简短的话说："只是下决心想办法干干看。"为了战术上的需要和南朝鲜军队的名誉，也可能他只好这么做。这样的例子很多，普通人看是伟大的决心，而他本人却认为是一般的事情。但这时的情况，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白将军"想的办法"有以下几点：

1．将战线收缩到注文津北侧一线，减少正面兵力，将抽调出来的兵力安排在大关岭上。

2．将担任后方警戒和维修补给道路的3个军属工兵营[1]，使用到第一线上，抽调出首都师充当反击兵力。

3．为了弥补第一线兵力的不足，请求第7舰队予以支援。

4．万不得已时，经上级批准，实施环形防御。

作为紧急处置措施，命令首都师组织预备队第1团（韩信上校指挥）紧急赶到大关岭，指示军属工兵进行集结并做好战斗准备，向美海军联络军官传达企图，请求舰炮连续支援和海军与空军的近距支援。

这时，白将军谈到自己的感概说："第1团能不能比敌早登上大关岭，这是第一个赌注。没有经过训练的工兵，能否进行战斗，是第二个赌注。美海军舰队能不能随机弥补第一线的劣势，是第三个赌注。"第二个和第三个赌注，并不见

---

① 军的进退道路，只有一条海岸公路。但这条山崖很多的公路，由于遭到了舰炮的拦阻射击、破坏射击和北朝鲜军队的阻击，必须不断地进行修复，所以按照白将军的要求，破例地增加了很多修路的工兵。

得难办。这是因为，工兵已经坚决地参加了战斗（结果也是坚决战斗的），第7舰队这时恰好关系亲密的布克少将①来到了舰上，集中了能够集中的舰艇，无微不至地进行了支援。

但是，难题出在部下身上了。8时命令首都师师长宗尧赞准将调动第1团。孔参谋站在江陵城郊等待，过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见不到影子。说起来，第1团团长韩信上校②是南朝鲜军队中的特级少壮团长，其积极果敢和勇猛的精神受到了赞扬，因机动灵活而出名，是一位获得了上下一致信赖的勇士。因此，孔参谋总认为韩团长会站在最前头飞快地跑来，但觉得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向首都师询问，大吃一惊。首都师回答说："根据现在的战斗情况，抽调韩信的第1团，是没有道理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突破。发来的命令，原封不动地放在师部里，还没有命令第1团转移。"

在战场上，认为自己的正面最艰苦，战斗最激烈，这是人之常情；而正在进行艰苦战斗的时候奉命抽调兵力，的确是非常痛苦的。而且，相反往往会感到"毫无道理。我这里也需要增援。上级不了解部下的困境，真是不懂人情的指挥官。"原因可能是，他们必定为目前的战况所迷惑，没有充裕的时间去观察全局。

① 他们的缘份是，白善烨少将（4月15晋衔）作为第1军军长于4月上旬上任时，因疟疾发烧而苦恼。但经布克少将介绍住进了医院船，并且很快痊愈了。

② 韩信上校，中央大学毕业，连续晋升为上将，1972年任第1野战军司令官。

孔参谋再次说明情况，并且详细地传达了军长的决心，但还是不行。于是，参谋长以电话进行了劝导，但尽管如此，他们也硬是那么干。

宗尧赞将军在1960年学生运动时担任首都戒严司令官，采取了对学生方面表示善意的中立立场，导致了李承晚政权倒台。这位将军，后来又是担任总参谋长和国务总理的超群之材，所以不会不能理解军长的决心，不是不顾全局的普通人。但不知怎么搞的，这时就是固执地不服从军部的命令。

孔参谋不知道宗师长不服从命令的原因。推测宗尧赞准将的想法可能是"即使中国军队来到了大关岭，这支中国军队也一定是越过五台山路而来的轻装备部队，所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而且，能不能来，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如果该师现在遭到了强大的压力，其战线万一崩溃了，即使防御大关岭也没有意义了。在东海岸，过去多次发生过这种事情，但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首都师作为第1军的主力师，一直在东海岸继续进行战斗，所以也充满信心。

时间，每时每刻地过去。如果在争论期间中国军队来到大关岭，第1军必定会立刻崩溃。可是他千方百计地进行说服，也是徒劳的。双方各执己见越说越僵，最后还是不行，不久，太阳慢慢升起，孔参谋更加焦虑不安。

白军长好象已觉察到事情很难办，但仍同往常一样地默不作声。内心里肯定是非常焦虑不安，充满着想大声斥责一顿的情绪，但却默默不语。他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有这样一则逸话：听说他不怎么生气，所以有时爱开玩笑的部下故意逗他生气，在这种时候，他也只是把脸稍微扭过去一下。

终于急得发脾气的孔参谋跑进军长的帐篷里报告了情况。孔将军在追述当时的情况时这样说：

"我也很激动。不知道宗师长为什么不服从军部的命令。……"

"走进帐篷，看到白军长一个人正目不转睛地看地图，他一察觉到我，就平静地说：'第1团还没有行动吗？'"

"我生气了。误解为，连军长都不了解情况的紧迫性，还在慢腾腾地说话。因此，我说明了情况，并且夹杂有几分怒气地建议说：'你是对宗师长唯命是从结束自己平凡的一生，还是行使领导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干，请你选择自己喜欢的做法吧。'意思是说，如果听从宗师长的，就不会闹纠纷，也不会争吵。但是，军的作战不可避免地要失败，敌人就会从东海岸进行大的包围和迂回。也就是说，白善烨少将只会被讥讽为'平凡的军长'，落个以此结束平凡一生的结局。当时略有所思的白将军，以平时那种平稳的、坦率的声调说：'那么，我们到宗将军的司令部去吧。'但是，从其清秀的眉宇间能够清楚地看出他很坚决。我总认为，军长会说：'那么，就打电话吧。'……"

白军长带领孔参谋急忙赶往首都师司令部，他一个人走进了宗师长的帐篷。因此，孔参谋不知道他们两人谈了些什么，但不一会儿，仿佛听到了白将军斥责的声音。关于这一情况，白将军没有说很多话，只是说："不，并没有责备或者申斥。记得只是把自己所考虑的一些事情一一告诉了宗师长。"

白军长离开宗师长帐篷的时间是15时许。第1团开始行动的时间是16时30分左右。团的一部分兵力已经投入了第一线的战斗，大部分连都配置在400—500米的山上，所以该团的灵活程度，如同定评的那样。

这样，以急行军直接到达大关岭，驱逐了类似侦察部队

的敌军在山口两侧占领阵地后，已经接近半夜的23时。所谓山口的两侧高地是指标高1063米的间岭和1120米的凌顶峰，所以说尽管是夜间设置阵地，其速度也是特别快的。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是中国军队。这些中国军队进攻山口的时间是30分钟后，即23时30分左右。第1团轻而易举地击退了这些敌人，并顶住了从第二天即20日早晨开始的中国军队1个师的进攻。情况确实是千钧一发。孔将军恳切地说过："如果韩信团晚到1小时，……想起来，现在都出冷汗。"

20日早晨，中国军队沿着主要公路进攻，团长韩信为了尽量引诱敌人而进行了齐射，他一边指挥小规模的反击，一边抗击敌人的进攻。中国军队拼命地进攻，但其行动比较迟缓，火力也不太猛烈。其擅长的迫击炮只进行了零星的射击，而且不用担心中国军队很快迂回到侧翼。

白军长收到了韩信团长的这一报告，并且亲自查明了情况后，下决心进行反击。他认为，中国军队发起攻势后已经过去5天，他们是穿过山路而来，很难得到补给。眼前的中国军队，确已出现难以坚持下去的症状，如果破坏它的夜间补给，就能很容易地将其击破。

白军长请求第7舰队对大关岭西麓进行炮击，并且决定集中首都师的全部兵力实施反击。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要把正在进行防御战斗的首都师立即抽调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决定当天夜里以3个工兵营接替靠近海岸的第11师的阵地，再以第11师接替首都师的阵地。如果第11师能用来担任反击任务，就不必进行这么复杂的部队调动了，但是，由于该师自1950年9月组建以来，一直在湖南地区专门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起用到第一线来时间还不长，所以必须选择

可以信赖的师担任这次反击。

从20日夜间到21日夜间，脱离第一线的首都师逐渐集中到大关岭，准备从23日早晨开始进攻。首都师的集中比预定时间晚，其原因是骑兵团[1]向北占领阵地的铁甲岭为标高1013米的石山，第26团的阵地是比这还高的山峰，所以部队换班和集结都很不随心。

23日10时，左翼由骑兵团掩护，右翼由第26团掩护的第1团，紧跟着猛烈的轰炸和炮击发起进攻，击破东逃西窜的中国军队，于16时夺取了山麓的横溪里。据说，这次进攻是先发制人破坏中国军队最后的进攻，其进攻火力准备成了火力反准备，急转直下的进攻完全是出其不意的。

这样，中朝军队五月攻势的先头部队的进攻，在后述的美第10军展开反击的同时，于5月23日被粉碎了。时间是在中朝军队发起攻势后的第9天。

白军长确保住了阵地。不但坚守住了突破口的右侧，成了联合国军反击的支撑，而且以自己的力量击破敌人的先头部队，为范弗里特指导整个战局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为南朝鲜军队赢得了不朽的荣誉。

攻势的减弱 这期间，为配合东线的主攻，中朝军队还对西线的美第1军和第9军展开了助攻。5月17日夜间即攻势开始后的第3天夜间，估计有1个军约2.5万人的中国军队再次沿着北汉江进攻，迫近汉江汇合点；由于美第24师和南朝鲜第6师英勇奋战，于20日被阻止在汉城—加平公路一线。

此外，同一天夜里，估计有4个营的北朝鲜军队向议政府实施进攻，但第1骑兵师很容易地将其击退了。

---

① 首都师由第1骑兵团和第26骑兵团组成。

结果，五月攻势中的中朝军队，在作为重点的东线彻底地集中了兵力，而用在中线和西线的助攻兵力则只能勉强应付局面。第8集团军搞清这一情况的时间，是在18日前后。

因此，范弗里特将军指令美第1军、第9军和第10军左翼的美第1陆战师，为了减轻中朝军队对东线的压力，并且便于将来发动攻势，要在加强战斗侦察的同时，完成对三八线南侧发动攻势的准备。

中朝军队企图在战线约三分之一的正面上实施突破，所以要在另外三分之二的正面上转入攻势。经过几次较量，中朝军队的本事已在掌握之中，所以能够主动采取积极的手段。到这种时候，把中朝军队看得很神秘的弊病已经完全没有了。

第二天即19日，南朝鲜第1师的侦察队侦察汶山附近，只受到轻微的抵抗。因此，20日全力推进到临津江畔，第5次返回日夜思念的战场。

此外，20日这天，第1骑兵师收复了议政府北侧的东豆川，第25师恢复了抱川，第24师夺回了加平。

而且，第10军左翼的美海军陆战师仍然确保着“无名线”，坚守着突破口的两侧；一时陷入危机的美第2师也于5月20日得到美第15团的配属，重建了战线；从汉城急忙赶往突破口后沿的美第3师，攻击了蜂拥而入的中朝军队的右翼，击毁其锐气，正在构成面向东的新战线。

此外，一度担心陷入溃乱状态的南朝鲜第3军也大致在江陵—原州公路一线恢复了战线。东海岸的南朝鲜第1军固守住了注文津南侧一线和大关岭，坚守住了突破口的右侧。这一点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中朝军队的五月攻势于5月20日明显地减弱

了。攻势发起后仅仅过了5天，同以往的经验（攻势持续时间为10天到20天）相比较，不免有些过早之感。但事实是，除了大关岭等部分地区外，整个战线已经平静下来。从统计情况来看，中朝军队的攻势持续时间，一次比一次短，其作战深度也同此成比例，越来越浅。只以人力资源怎么也不能弥补的中朝军队的弱点，一次比一次暴露得更明显，并且清清楚楚地暴露了其攻击力的界限。北朝鲜公开史料对这次作战作了如下叙述：

第5次战役第2阶段战斗　“……接连遭到失败的敌军在东部战线县里地区的突出部仍然企图疯狂进攻我军，并企图在我军后方东海岸地区配合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

“为了在中朝人民部队紧密配合下消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完全粉碎敌军的登陆企图，人民军最高司令部进行了第5次战役第2阶段作战的准备。并计划在这阶段战斗中把主攻放到东部，消灭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兵力。……”

“为了有效地进行东部战线的反击战，最高司令部委派崔庸健同志前往前线，负责进行反击战的组织领导工作。”

“为了歼灭县里和其南部一带的敌军，在雪岳山（襄阳西北方向）西北地区和麟蹄西部地区布置了两支强大的攻击部队。”

“……5月16日开始了反击战。……在麟蹄和雪岳山之间的长达26公里的战线上，开始突破敌军的防御阵地。”

“人民军部分联合部队，击溃敌人顽强的抵抗，接连突破敌人防线，攻向寒西岭西方1082高地和加里峰方面，从正面和左翼进攻县里地区。到达县里东部地区的朝鲜人民军另一支部队也发起了攻势，仅在16日的一天，向南推进了25公里，在镇东里和大方山一线切断了县里地区敌军的退路。”

“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进攻麟蹄的部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一举突破敌人的防线，到17日早晨为止，前进21至28公里，在县里西南方后坪里和美山里一线切断了县里地区敌军的退路。”

“活动在雪岳山北方另一支朝鲜人民军联合部队越过海拔1700米雪岳山，猛打南朝鲜第1军，截住了由襄阳地区赶到县里地区的敌增援部队。于是，在县里地区形成了对敌主力部队的包围。”

“在文登里以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猛攻敌人，掩护了主攻部队的右翼。”

“因此，被围困在县里地区的敌人得不到由左右翼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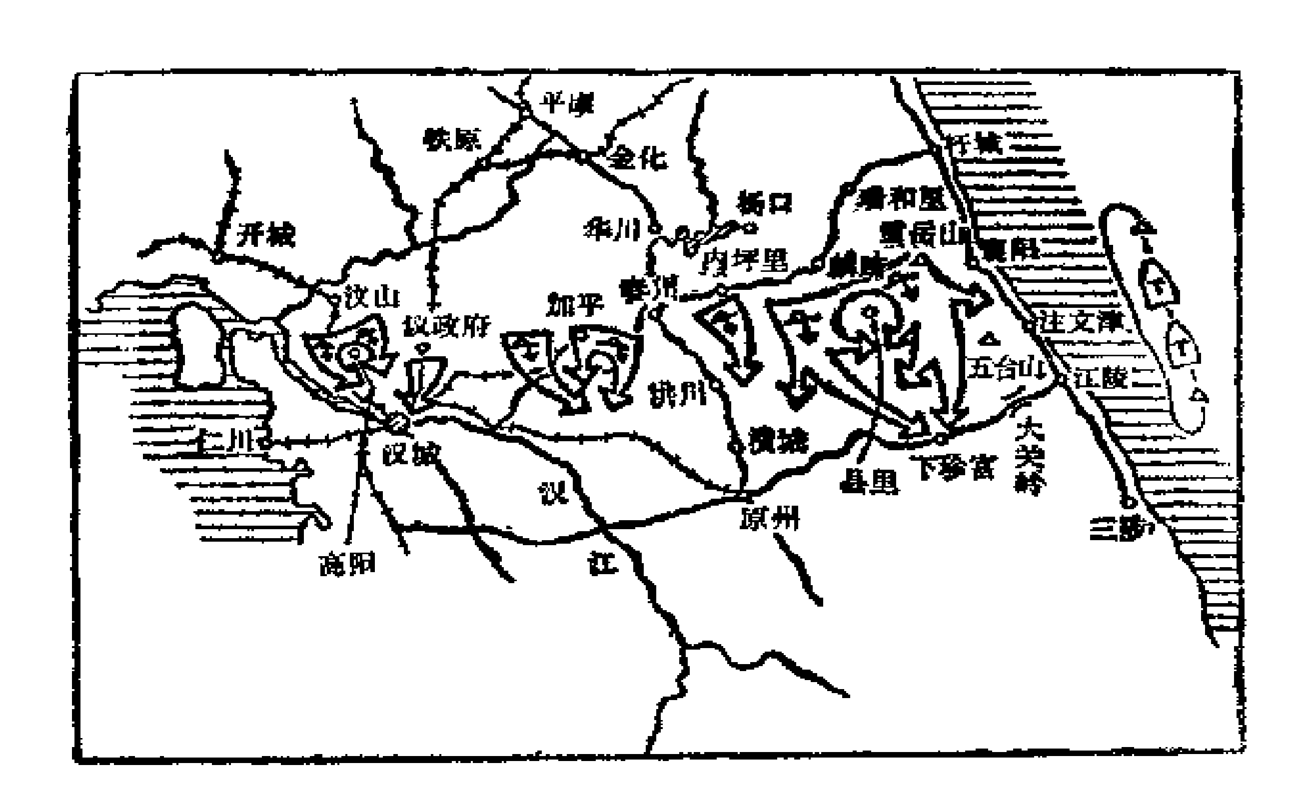


插图14　第5次战役第2阶段战斗（五月攻势）

方的支援。他们疯狂地进行反冲击以图突围，但每次都遭到了失败。”

“从5月18日起，我军部队逐渐压缩县里地区的包围圈，……歼灭了该地区的大部分敌人。”

“乘胜追击敌人，5月20日到达了下珍富里，攻克雪岳山的我军部分联合部队也在5月21日攻进到了下珍富里以北地区。”

“在这个时期，西部战线的我军部队在高阳和清平里以北地区节节击退敌人的反冲击，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保障了我军在东部战线的胜利。”

“朝中人民部队在5月16日到21日间的反击战中歼灭了敌军官兵1.8万余人，破坏和缴获了汽车、坦克、装甲车共937辆和各种火炮386门。”

“结束反击作战后，朝中人民军主力部队……做好下一次作战准备，在第一线部分部队的掩护下，撤退到第二线。”

“美国侵略军的指挥部，不但没有从连续受到的惨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出动自己预备部队，从5月23日起在全线发动了进攻。”

“朝中人民部队进行顽强的机动防御，边打击敌人边撤到预定地区。这样全面挫败敌人的攻击，10月6日结束了第5次战役第2阶段战斗。”

三、堑壕高地

4月30日撤退到“无名线”的美第10军，根据第二天即5月1日的防御命令，占领了从洪川北侧起经加里山（1051米）延伸到长南里西北的阵地线，防备预期的下次攻势。

第10军的配置是：以第1陆战师控制春川—洪川公路，

以美第2师扼守麟蹄—洪川公路，以南朝鲜第5师和第7师封闭东方山地。防御的目的在于确保洪川。

阵地线是标高700—800米到1000米的山岭连山岭的山岳阵地，在朝鲜战场上这是常见的阵地线。

5月1日，美第2师从左至右并列第9、第38团和第23团的一部，从这座山到那座山地构成了一连串的阵地线。其防御正面的图上距离约26公里，因地形起伏很大，实际距离增加约两倍，所以第一线的配备同往常一样将各连并列配置成一线。

在洪川北侧16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后来称为堑壕高地的800米的闭锁曲线高地。从图上看，该高地的位置能够控制春川—洪川公路和麟蹄—洪川公路等两条公路，但因距离春川公路有14公里，距离麟蹄公路也有8公里，所以在道理上也不能说是能够瞰制两条公路的要点。但是，其位置非常有利，在西麓有一条从九成浦里（洪川东北8公里）经瓦家村、枫川里和坪村里通往春川南侧的马车道，并且是主要抵抗线上突出的制高点，所以是洪川北侧三角地域中的最大要点。

防御准备　美第38团以堑壕高地为中心配备了阵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第38团第3营营长黑茨中校从左至右按I连、K连和L连的顺序并列成一线，并且指示K连守卫最高峰800高地。因为他最信任K连连长布拉威尔上尉。

第3营占领的山岭，几乎都是秃山，特别是800高地的山顶为长约20米左右的圆丘，是一个难以守卫的山峰。因此，黑茨中校下达指示，要全体人员都进入掩盖阵地，首先以2—3人用的厚掩盖堑壕为骨干编成阵地，然后再以掩盖交通壕将这些阵地全部连接起来。

但第二天即5月2日，黑茨营长察看了掩盖工事的构筑情况，看到第一线官兵好象大部分都觉得反正这里只不过是迟滞阵地之一，为了防备春雨和进行伪装，在堑壕上盖了小树枝和雨布，认为这样就足够了。实际上，黑茨营长认为，中国军队很可能会以"人海战术"蜂拥而来，这时如果不请求对阵地正上方进行近炸引信射击，就不能击退中国军队，所以阵地不但要能顶得住中朝军队追击炮弹的爆炸，而且还要防止己方炮弹破片的伤害，这就需要构筑安全掩盖。但是，过去的"边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伤，边逐次撤退"的作战习惯却带来了灾祸，没有彻底地贯彻营长的意图。

因此，黑茨营长就再次说明集团军的方针已改为阵地防御和自己的意图，并且每天在山岭上奔走，督促和激励部下修筑工事。他象口头禅似地说："我希望修筑厚掩盖，以便在遭到炮击时掩护你们。"促使部下挖掘更多的堑壕，并且严厉地指挥他们砍倒山麓的树木作掩盖材料，要求覆盖1米以上的积土。当有位连长说："堆积那么多土，需要5000个土袋子"，借口材料不足不愿意进行施工作业时，他就大声斥责说："其实你需要两万袋吧！"他把连长们召集起来，说明自己的意图："你们不必考虑向炮兵请求射击等问题。这件事由我来办。我只想请你们考虑修筑好掩盖阵地，加强对自己正面和友邻连正面的侧防，以便在阵地前面阻止敌人。而且也希望，即使我请求炮兵在阵地正上方进行近炸引信射击，也不致受到己方炮弹破片的伤害。"

筑城是一项费力而没有意思的工作。如果判断敌人肯定会来进攻，那另当别论。然而，即使从总的情况判断可能进攻，也难以断定究竟会不会进攻自己的正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防御中很不容易流着汗水构筑的阵地，由于其他

正面崩溃而不得不一弹不发地放弃了，所以只要没有已经逼近的紧迫感，工事构筑很容易被忽视。而且，往往阵地越薄弱的地方越容易遭到进攻。大体上由于这些原因，指挥筑城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阵地构筑完全取决于指挥官的决心和监督指导。不，与其说是指导，不如说是鞭策和激励更合适。在日本军队中，常常训示“流血不如流汗”或者“一滴汗能防止十滴血”，督促和激励部下修筑工事。驻地的警戒姑且不谈，在野战中由于不忍心看到士兵们的劳苦而遗恨千古的事例是很多的。然而，黑茨中校使部下懂得了这些道理，构筑了自己所希望的阵地。

这样，士兵们在坚硬的岩石地面上挖掘堑壕，砍倒高大的树木，扛起沉重的圆木，垒起土袋子，继续进行着这单调而艰苦的施工作业。经过一周的时间到5月8日，掩盖堑壕基本上修建成了。仅在800高地的圆形山顶上就构筑了包括营观察所在内的23个掩盖工事，而这些圆形顶盖看上去好象是被蜂子蜇了的小孩子的头。官兵们之所以起名为堑壕高地，可能就是由于满山都是堑壕的缘故吧。掩盖的构造很简单，只是在挖掘的堑壕上排列圆木，堆上土袋子。可是在比高520—300米的山顶上，用一周的时间构筑了全营人员用的掩盖工事，这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然而，当时的美军却认为，没有必要特别注意对空防护，也没有必要费心去隐蔽和掩蔽阵地，单从这一点看，修筑工事可以说是容易的。

但是，无论怎么坚固的阵地，暴露在外面总是脆弱的。因为，进攻者无论如何也会采取对付措施的。这时候以及后来才认识到这一事实。

5月8日构筑完掩盖工事后，黑茨中校就下令在全营的

正面上拉上铁丝网和设置地雷场。黑茨中校宣布这一计划时，官兵们认为营长是难得地开玩笑。但不久，南朝鲜劳工大队搬运来了铁丝网捆，弹药工作排也前来指导构筑工事，他们才觉察到是真的。因为，在这样险峻的山上设置一系列的障碍地带，他们既未曾想过，也未曾构筑过。

不久，在靠近阵地的前面拉了自卫铁丝网，在其前方150米左右的地方布设了连接着照明弹装置和手榴弹的战术铁丝网。而且，在这两道铁丝网之间又到处埋设了防步兵地雷和定向地雷。这些障碍物构筑完了后，黑茨中校就埋设了电话线和加固了交通壕，还进一步增加了防步兵地雷和定向地雷的密度。5月10日，乘直升机飞来的范弗里特司令官和阿尔蒙德军长都认为他的功劳很大，赞扬说："在第10军的地区内，这里的阵地最坚固。"由此可以看出，黑茨中校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筑城，到5月12日基本上结束了。第3营使用的材料，据说是沙袋23.7万条、铁丝网385捆、铁桩6000根和定向地雷3955个。这么多的材料，除了防御用的弹药（例如手榴弹每人20颗）、食品和水罐外，都是搬运上去的，所以从枫川里的材料堆集场搬运到山顶上所需的劳动力是非常惊人的。但这多亏得到了南朝鲜劳工大队（700人）的大力协助。

该劳工大队从枫川里到各个山顶开辟了人行道，8个人抬着一箱定向地雷，1个人扛着1卷铁丝网或者1箱食品。往返一次需要3—4个小时，大体上一天要往返4—5次。这确实是超人的重体力劳动。但据说劳工们不只因被强制而搬运，他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保卫自己家乡的重大意义。南朝鲜劳工大队是由国民防卫军编成的。

此外，该营还在山顶上配置了1门120毫米的重迫击炮。

据说，为了搬运该炮和集聚弹药，总计使用了32头雄牛。这样，第3营的阵地就全部构筑成了。但即使为机械化程度高而自豪的美军，在这样的山区也必须依靠原始的搬运手段，这也是该战场的一个特点。

形势紧迫 在黑茨中校的第3营专心致志地构筑阵地期间，形势告急：中朝军队的攻势更加逼近了。

在昭阳江和"无名线"中间占领侦察据点，在昭阳江畔布设警戒线的整个警戒部队，在5月7日以前是平静的。有时也发现过中朝军队的侦察兵，但通常一进攻就立即四处逃散了。因此，第8集团军就计划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但是，从5月8日起出现了强有力的侦察部队，开始显示出"不愿意突然撤退的样子"。即中朝军队的侦察队赶走了昭阳江岸的警戒后，接近到侦察据点一线（整个警戒部队），并且在击退其进攻的同时，开始频繁地进行渗透侦察。

到5月10日，中国军队进一步增加，并带有进攻性，后方车辆的行动更加匆匆忙忙，架设了很多新桥梁。10日黄昏，几万难民突然象雪崩似地南下而来。根据以往的惯例，这是大部队南下的征候。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迫，黑茨中校的第3营也增加了紧张感。然而，该营过去曾多次构筑过阵地，或者也曾多次夺取过中朝军队的阵地，但这次构筑的阵地同以往的那些阵地相比，是最坚固的，所以官兵们"大有请等着吧的气概"。的确，他们在心安理得地构筑完阵地时，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必胜信念，说："试试敌人来不来"，"这次如果来，就在这个阵地上报仇。"

5月14日，拉富纳师长组织第一线各营营长乘直升机察

看了各自的防御地域。目的是让他们发现存在的弱点。这时，黑茨营长报告说："将军，我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中国军队会不会进攻我营？从我们的阵地来看，只要不是傻瓜，他就不会来进攻，所以……。"黑茨营长非常自信。拉富纳将军也表示同意，说："可能是这样吧。"可见，其阵地肯定是相当坚固的。

在800高地北面约1公里处，有916高地。官兵们感到这座山好象盖在自己头上，是他们的眼中钉。团里最初预定把这座山作为主阵地，因在同左右的关系上形成明显的突出部，而且也需要兵力，所以未那样做。

916高地和800高地由宽而缓的下加虚鞍部相连接，916高地的南麓被广阔的森林覆盖着。因此，黑茨中校认为这个鞍部是地形上的弱点，在800高地的正面特别设置了两道铁丝网，密集地埋设了地雷，配置了严密的斜射和侧射火力网，坚信"营阵地的弱点已经没有了。"这确实是有形的，看得见的。

弱点　虽然很难觉察到，但还是存在着3个弱点。

一个弱点是炮兵和追击炮的试射不充分。营的前面有团的侦察据点，侦察兵昼夜在营的正面走来走去，对据点进行补给和联络的人员也频繁地来往。另外，营也配置了战斗警戒分队，所以担心伤害己方部队的炮兵未能进行充分的试射。美军教材说是"由于过度的侦察行动"。而且，计划对下加虚鞍部和阵地前进行弹幕射击也未能进行试射，从结果来看确实成了严重的弱点。

另一个弱点是守兵的人选不当。在800高地配置了最信赖的布拉威尔上尉的K连，但对后述的排长人选，似乎考虑得不够周到。

还有一个弱点是考虑到左翼排正面的山崖险峻，敌人很难攀登上来，只拉了一道铁丝网，也没有埋设地雷。

前夜 5月15日至16日夜间，中朝军队突破了南朝鲜第3军地区，拉开了5月攻势的战幕。同时，于16日夜间开始对美第2师进行夜间袭击，转瞬间就夺取了团的右翼第一线营的核心阵地即加里山顶（1051高地）。这些也都是由于阵地前的试射不充分而造成的结果。

黑茨中校的第3营正面的侦察据点和营的战斗警戒分队，也于17日凌晨被驱逐了。

这天夜里的夜间袭击益发不可避免了。17日的一整天，黑茨中校的第3营进一步补充加强了铁丝网，增设了定向地雷，等候着这天夜里的夜间袭击。这时，由于营的左翼由第9团的一部兵力防守，所以营的正面已经缩小了。同时，因右翼出现了崩溃的征候，所以师的计划是压缩黑茨营的正面，确保800高地，防止扩大突破口。为此，黑茨中校从I连和K连中各抽出1个排作为营预备队使用，增加了防御计划的灵活性。

这时，从加里山附近向东，猛烈的炮击轰炸声响了一整天。但是，营的正面上没有发现中朝军队。曾经注意过这一点，而中朝军队似乎变得鸦雀无声了。因此，15时左右派出K连预备队克拉克排对916高地的背面进行侦察。该侦察队刚接近高地南麓的树林，就遭到了猛烈的射击。果然不出所料，中国军队紧紧地逼近了。布拉威尔上尉提心吊胆地注视着侦察队的归来，这时又发现有若干名中国兵尾随着侦察队，在916高地的半山腰有几名中国兵正在进行监视。因此，布拉威尔上尉就请求炮兵射击和空中突击，进行了所谓火力反准备，这些射击好象都取得了效果。

17日，天终于黑了。布拉威尔上尉命令全体人员进入阵地，叫他们每个人身边排列20颗手榴弹，赶紧检查枪支，并做好标定射击准备。不久，上尉感到连指挥所过于靠后了。看来这是疏忽大意。不过，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平常认为这样一定行的计划，一旦有事的时候就糟糕了。于是，上尉就把指挥所移到靠近山顶的营观察壕里来了。可能由于什么差错，跟随他的，只有兼传令兵的81迫击炮观测员和从情报侦察排来的两名观测兵，重要的炮兵前进观察军官没有进入同一堑壕。因此，想把他叫到跟前来，但因同前进观察军官所在的堑壕有电话联系，所以就没有叫过来。然而，后来知道前进观察军官进入了离得很远的堑壕而感到非常吃惊。看来经历过多次战斗的布拉威尔上尉也完全慌了神。尽管很熟悉战斗，在这天遭到首发子弹的射击之前也沉不住气。

这天天气闷热阴暗。随着天色将晚，烟雾开始笼罩高地，空气潮湿而变得凉起来了。总之，在这标高800米的山顶上，初春多雾。即使上弦月升起，视界也比预料的差得多，连阵地前面的自卫铁丝网也看不到。

但是，战术铁丝网上安装了足够的照明弹，而且到处埋设有地雷，所以K连的官兵们坚信，如果中国军队开始进攻，首先照明弹装置会起火照亮战场，接着防步兵地雷和视发式定向地雷爆炸，把阵地前面变成一片火海。而且，他们总认为，这些障碍物能给中国军队造成巨大的损失，迟滞其突击行动。官兵们这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为此而流下了汗水，所以批评官兵们的想法天真或者过于依赖物力等，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战场上，由于丝毫没有觉察到的细小的疏忽，而使整个计划白费的事例是常有的。

来袭和蚁穴　天色完全黑了，月亮升起来。但是，等待

已久的中国军队总也不来。在很远的右翼方向上，雷声似的枪炮声不断地轰鸣，但到20时或者21时，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在这种时候，令人焦急的情绪、是不是不来我们正面的期待和放心的感觉都混杂在一起，变成为一种不调和的、奇妙的心理状态。估计，布拉威尔连恐怕也是这样的。

但到21时30分，在下加虚方向的暗处响起了哨子声和一两声军号声。K连的官兵们这才大吃一惊，唉呀一声，迅速做好了准备，但后来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稍微有些泄气之感，估计过了30分钟左右，安装在阵地前100米处战术铁丝网上的1—2发照明弹升上漆黑的夜空，几分钟后几个防步兵地雷爆炸。不一会儿，中国军队就开始射击了。800高地被迫击炮弹的硝烟覆盖，横排成一线的机枪喷出的火焰一闪一闪地非常刺眼。

K连的官兵们从掩盖工事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敌方。但可能是由于烟雾的原因，一个中国兵也没有看到。只是由于估计是轻机枪和步枪射击时闪烁的火光和声音逐渐接近过来，才能知道敌人迫近的情况。然而，设置的所有照明弹和防步兵地雷，后来一直没有爆炸。也仍然没有看到中国兵的影子。所以，不能引爆视发式定向地雷，官兵们开始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思想所支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中国军队的射击，逐渐猛烈起来。不久，估计过了30分钟即22时30分左右，听到800高地正面响起了象是中国兵的号令似的冲杀声。但是，由于烟雾的关系，看不到人影，地雷也没有爆炸。当时，官兵们不知道地雷为什么不爆炸，后来想到，可能是中国军队查明了侦察队后退时的通路，以一路纵队悄悄地接近过来的。为了防止伤害己方部队，地雷场标示着通路，所以敌人可能是顺着这条通路来的。很明显，

中国军队完全查明了克拉克侦察队返回阵地的道路。

布拉威尔命令，当中国军队的手触到自卫铁丝网时再开始射击，这项命令得到了严格的遵守。懦弱的士兵不管是否看到敌人，都想立即射击，而且越是训练不周到的部队越会提前开始射击。但是，黑茨中校的第3营受到过实战的考验，是一支精锐的部队。

听到了中国兵的声音，意味着中国军队已逼近到50米以内，就要接近自卫铁丝网。因此，官兵们用手扣住扳机，焦急地等待着射击口令。可是，中国军队总也没有用手触铁丝网。实际上，这时中国军队已经避开800高地的坚固的正面，偷偷地绕到左面去了。而且，已破坏了左翼排正面的铁丝网，正在从他们认为容易攀登的悬崖般的陡坡往上爬。

第1排发觉了这一情况后开始射击，向下投掷了手榴弹。这一射击，象燎原之火，扩展到了全营正面。这样，K连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美军教材说："K连迅速复活了"。这意味着，K连的官兵们改变了考虑敌人会不会来的松懈情绪，迅速提高了斗志。

中国军队爬上来的陡坡是第1排阵地的右端，为了加强对800高地正面的侧防，M连（重武器连）的机枪班在这里占领着阵地。

机枪排的中尉排长，是一位没有时间接受补充教育就恢复现役的应征军官。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他表现出承受不住的样子。中国军队一开始投手榴弹，他就突然下决心退到后面的掩壕里去了。有几名士兵跟着退了下去。不久，他嘟囔着"这里面太热了"，转移到下一个掩壕里；一会儿，他又说"这里也太热了，到外边去吧"，就冒着枪林弹雨跑到暗处去了。如果退下去的只是他一个人，那倒是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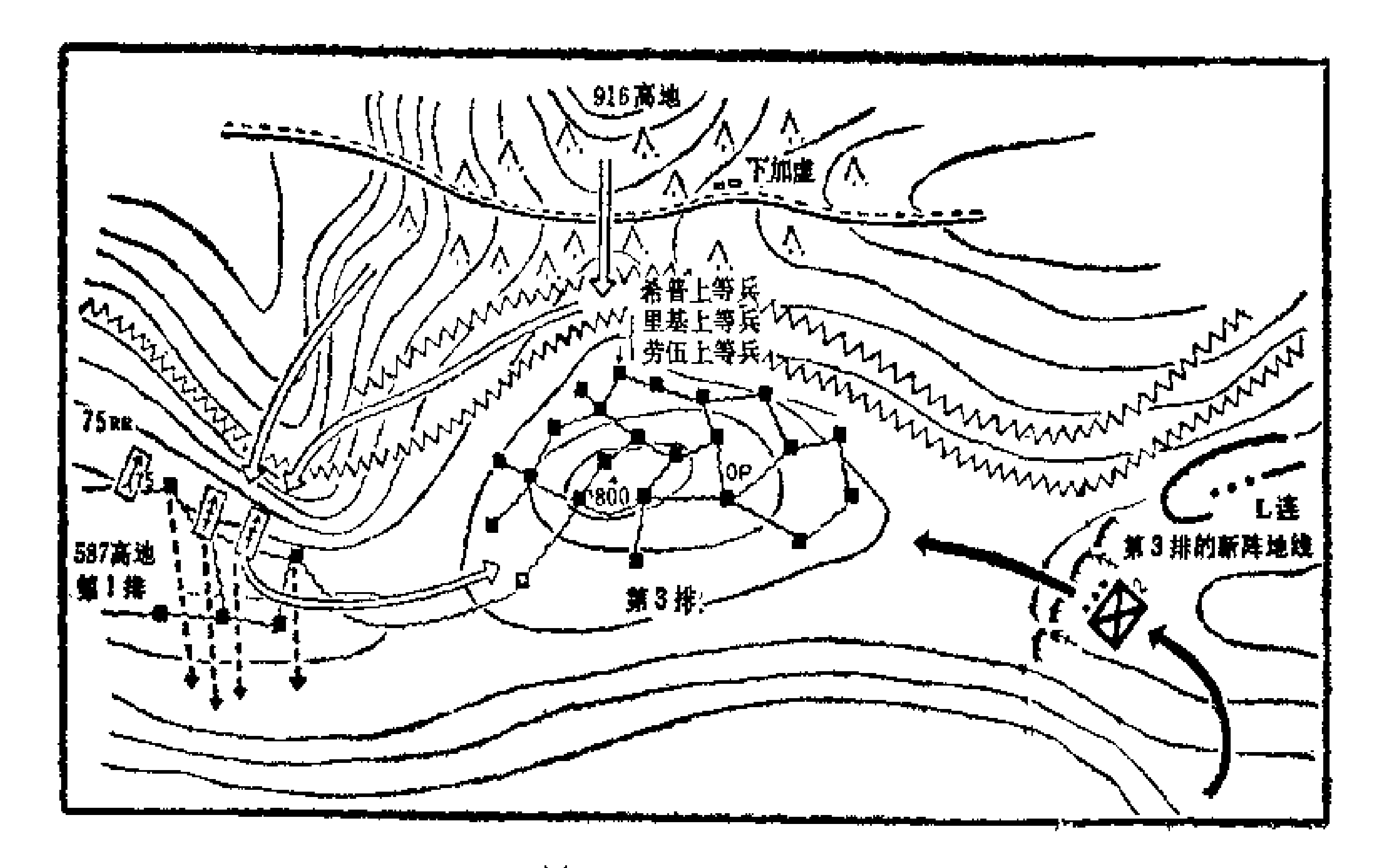


插图15　800高地示意图

的，但实际上跟着他退到附近壍壕里的士兵有15—20人。该中尉一行在山麓遭到黑茨营长的训斥："回到高地上去。在被击溃之前不得放弃阵地。这算什么，……只要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职责，就不会被击败。"据说，他们返回了阵地，尽管中尉中途多处负伤，也依然回到了原来的壍壕。人因偶然的情况既可变得勇敢，也可变得胆怯。

这样，尽管有精心制定的防御计划和流着汗水构筑的坚固阵地，尽管没有遭受损失，也还是第1排的右翼最先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布拉威尔上尉一听到第1排正面发生的枪声，就想向前进观察军官请求弹幕射击，但电话没有打通。于是，通过营部提出申请，这里的电话线也被切断，同第1排的电话联系也不通了。美军教材说："很明显是被中国兵或者追击炮弹切断了。"看来，这是由于K连对山顶附近的电话线做了很好的埋设，但却忽视了埋设反斜面上的电话线。

正当布拉威尔上尉焦虑不安的时候，第1排的传令兵前来报告说右翼已经崩溃。他想："糟糕了。那里都是些新征来的士兵。"但已经晚了。因此，他下令，在没有别的命令以前要坚守住残存的阵地；并决定亲自查明第1排的情况。后来，在他以无线电台向营长报告情况时，一发追击炮弹在头顶上爆炸了。幸亏，掩盖很厚，里面的人员没有发生异常情况，但无线电台已经不能使用了。大概是由于引信穿透了掩盖吧。这样的事情是常有的。时间是在第1排开始射击后过了15分钟左右。就是说，布拉威尔上尉在战斗开始后不到15分钟就失去了同上下、左右的一切联络手段。

因此，上尉首先向山顶的机枪阵地走去。他从山顶上环

视了全连，接着就准备下到第1排的阵地来。可是，中国兵不是正在这长200余米的山顶上“自由地到处走”吗？占领着山顶的第3排没有任何报告，却已经丢掉了山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据说，进入掩壕的第3排的士兵，由于左邻的堑壕一个一个地停止了射击，感到只剩下他们自己了，因而接连不断地后退下来。

实际上，在只能从射击孔看到前方的掩盖堑壕和碉堡里进行战斗，心里是没有底的。左右和后边是怎么战斗的，只有通过枪声才能知道，而且始终有一种恐怖感：在好象是敌人打进来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从射击孔和入口投进手榴弹来，什么时候会喷进火焰来。如果能抬头环视四周，可以比较安心地进行战斗；进入掩盖堑壕里虽然有一种能够防止炮弹和机枪子弹杀伤的安全感，但是那种不了解四周情况的不安的感觉，反而会使士兵产生焦燥感。所以，碉堡和有掩盖的火力点在物理上是非常坚固的阵地，但在心理上未必能够这样断言。因此，需要以2—3人为一组进行配置；只将懦弱者编在一起，容易发生意外的事情，所以万一由懦弱者担任领导时，必须注意配备坚强的军士。认为只要构筑阵地防御就万无一失，是错误的。

即使在800高地上，M连的中尉一离开守地，其堑壕里的射击就突然停止了，所以邻近堑壕里的士兵误认为遭到压制也离开了阵地，这样就不断地发生了连锁反应。于是，了解情况的中国军队就立即突入了没有指挥官的阵地，从第3排的左翼向山顶扩大了战果，而第3排也发生了同样的连锁反应。经历多次战斗被认为是精锐部队的第3营尚且如此，可见防御战斗本身是很困难的。

黑茨营长得到布拉威尔上尉和营观察所的报告后，立即

要求炮兵联络军官进行火力支援，但是同前进观察军官没有联系上，事先也没有进行试射，所以无法进行火力支援。

这样，据美军教材上说："美国兵和中国兵一起在漆黑的山顶上走来走去"，"在敌人突入后的30分钟内，800高地的顶峰上完全是一片混乱"。但是，有两个例外的情况。

一个是在山顶的北端即通往916高地的棱角尖端的掩壕里，剩下了希普、里基和劳伍等3名上等兵。这3个人由于继续向正面和左右两侧进行射击，所以没有觉察到邻近的堑壕已经放弃了。在他们觉得奇怪的时候，听到周围都是大声说中国话的声音。因此，他们就听天由命地留在堑壕里了。但是，如果这时他们3个人能阻止住陆续登上来的中国军队，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忠勇美谈的勇士。然而，要求他们当时做到这一点，是没有道理的。

另一个是在靠近第1排右翼占领阵地的75毫米无坐力炮，防止了M连的中尉引起的慌乱。它起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伟大功绩。这门炮由两名士兵操纵，这两名士兵都是很有胆量的人。或许使用重武器的士兵和炮兵都有一种与装备共命运的骨气，他们明知右邻的堑壕已经放弃，仍坚持留下来的。而且，他们还奇迹般地接通了炮阵地同连部之间的无电池式电话联系，冷静地报告了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情况。

黑茨营长感到这两个人的报告有如上帝的启示。他想让这两个人引导炮兵射击，问道："不知道山顶上现在怎么样了，有一发炮弹落在阵地上也不得了。你们能够引导炮兵向敌人和向可能有敌人的位置发射炮弹吗？"意思是说"这两个人没有做过这种事，现在要他们试试看"。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这两位士兵总算将弹着点修正到自己阵地前面和800高地的北斜面上，从尔后的情况看，对阻止敌人的增援取得

了显著的效果。据说，同这门75毫米无坐力炮的电话联系，在第1排被驱逐以前是畅通的，对营长的战斗指挥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战场上，确实容易发生预想不到的事情，有时所期待的事情起不到什么作用，心里没有的东西倒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且，这两个人的名字都没有记录下来。

当时，布拉威尔上尉走到山顶的机枪阵地时，他们已经撤退了。于是，上尉又急忙走进第3排排长的堑壕，普雷斯排长已经把逃散的士兵都叫回来了，留下的排中士正在向营部报告情况。因此，上尉第一次详细地报告了情况，并请营长批准以控制的支援排（第2排，正在占领着600高地）进行反冲击。这时也是第一次请求炮火支援。

这时第3排排长普雷斯也将所属的大部分士兵带回来了，并且连接着L连的左翼。构成了新的阵地线。但是，这道阵地线只挖了掩体，如果中国军队继续沿着山峰进攻，就会很容易被突破。然而，幸运的是中国军队没有进攻。可能是由于75毫米无坐力炮的观测兵引导的弹幕射击，阻止了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即第二梯队加入战斗。

反冲击　布拉威尔上尉被批准使用第2排，所以命令他们转移到新阵地上，并且准备紧跟着炮兵的集中射击，发起反冲击。

但是，这次的反冲击准备，进展很不顺利。通信网遭到破坏，同谁也很难取得联系；而且不知道前进观察军官的所在位置，无法引导炮兵射击也是一个原因。但最根本的问题还是营长对情况的判断同布拉威尔连长的判断不一致。

所说的分歧就是，布拉威尔连长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山顶上的情况进行类推，认为从800高地到587高地的连阵地已

全面崩溃，判断如果不及早夺回800高地，全营的防御就没有保障，因而应赶紧进行反冲击。但是，黑茨营长认为，根据那门75毫米无坐力炮的两名炮手报告，第1排的大部分士兵都健在，又同勇敢留在山顶一角坚持战斗的侦察人员取得了联系，所以山顶上还留有相当数量的已方部队。而且，当时右翼的L连正在受到强大的压力，所以担任支援的第38野炮营正在以主要力量对737高地正面进行炮击。如果737高地正面被突破，中国军队推进到700高地至719高地一线，那么夺回800高地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营长认为，在L连正面的战况稳定下来，判明800高地的情况以前，以一部分炮兵阻止敌人对800高地的增援，才符合实际情况，因而督促和鼓励75毫米无坐力炮的两名炮手继续引导炮兵对800高地北侧进行弹幕射击。所以，尽管布拉威尔上尉拚命地想引导炮兵向山顶射击，但这是办不到的。

然而，在这期间反冲击部队已完成了准备。第2排排长克拉克中尉将35名士兵并排在棱线上，准备实施突击；普拉斯中尉等人配置了两挺机枪和自动步枪等，作为支援武器使用，并且等待着炮兵的支援射击。在这漆黑的夜里，进入600高地阵地的支援排，为移动约1公里的距离准备实施突击，大约用了1小时的时间，所以可能是预演了1—2次。

因上述理由等候了1个多小时，但炮兵还是没有一点射击的样子。因此，急得发脾气的布拉威尔上尉同两位排长商量，决定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强行实施突击。因为，布拉威尔认为这时如果不及早地夺回来，中国军队的阵地就会更加巩固；同时他还断定，如果再经过更多的时间，中国军队必定会查明600高地上没有配置兵力，因而很可能从这里突破全营的阵地。毕竟还是营长所信任的人，应该说布拉威

尔上尉的判断是积极的。

在决定实施无炮火支援的突击时，普拉斯中尉激励大家并劝告自己说："畜生！我们一定能夺回那座可恨的山峰"。但是，他说的"畜生"这句话，说明他的心情是百感交集，其中包括对没有炮兵支援的不满和不安，也包括没有炮兵支援也必须实施突击的坚定立场、责任感和对估计到困难的突击所抱的不安与侥幸的冲动心情，等等。而且在这种时候，即使听到一句平常故意讲的或者空空洞洞的话，也能奇妙地振作起精神来。这可能是因为大家有一种溺水者想抓救命稻草的心理状态。

布拉威尔上尉命令支援武器开始射击，并且亲自站在最前面发起了冲击。两位排长跟在他后面，接着35名散兵也边射击边跟着冲上去。攻击的时间不清楚，但估计是在18日的1时左右。

800高地上的中国军队以两挺机枪进行了还击。这两挺机枪中，一挺很明显是捷克造机枪，另一挺则是K连丢弃的A—4型机枪。但是，这两挺机枪射击时弹道都很高。这可能是因为，在圆丘上不高高地探出身去，就不能射击到斜面上。

反冲击部队端枪射击逐次迫近时，中国军队首先投掷了手榴弹。这些手榴弹也都是K连放在山顶上的美制黄磷手榴弹。手榴弹突然在眼前爆炸，散兵线瞬间就向后退缩了。这时，有一名士兵条件反射似地突然跳起来，被打穿了脖子而阵亡。接着，爆炸的手榴弹的火块粘在某位下士的枪托上，烧着了他的衣服袖子。这些都是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但是，布拉威尔上尉边斥责边继续冲击。他反投手榴弹，射击，一看到空隙就前进1—2米；不久，发现了放弃的

掩盖工事，投进了1—2颗手榴弹。自己向辛辛苦苦构筑起来的掩盖工事投掷手榴弹好象很奇怪。但据说当时什么也没有考虑，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

黄磷手榴弹能进行一定程度的照明，因此在800高地南端，由于敌我双方互相投掷手榴弹，好象是昼夜交错似的。手榴弹一爆炸，令人可怕的青白色光瞬间就把高地和散兵短时间映衬出来；但一消失，被强光晃的眼睛就会什么也看不到了。所以，美国兵感到困难，中国兵则更没有办法。因为，进攻一方只要能往山冈上攀登就行，但防御一方看不见敌人是不能进行阻止的。

这样，布拉威尔上尉的散兵线尽管是进进停停，还是逐渐地击败了南斜面上的中国兵。而且，于1时30分左右逼近到山顶，最后驱逐了剩下的3名中国兵，夺回了山顶。中国兵逃走时吹起了哨子，这好象是他们退却的信号。从此，中国军队的抵抗突然减弱，后来只有几个步兵进行了零星的射击。这时在高地的西侧也响起了枪声，可能是M连的中尉回到自己的阵地上时进行的射击。就是说，这位中尉也未想到参加了反冲击。

布拉威尔上尉立即着手重新调整阵地。再次占领最北端的掩盖工事以外的阵地，架设了机枪，分配了弹药和手榴弹，以防备中国军队的再次进攻。这样，布拉威尔上尉进行的无炮火支援的夜间进攻，比预想的更容易地取得了成功。全连的损失情况是，只有被打穿脖子而阵亡的1人和负轻伤的8人。

与此相反，中国军队的损失则格外严重。这一情况是天亮后在扫荡过程中知道的。据说，中国军队的尸体在阵地内有28具，在正面的铁丝网一带有40—50具。而且，还有两

名逃晚了的中国兵正蹲在掩壕里。他们丢弃了好象是在这以前缴获的美制机枪1挺、苏制冲锋枪14支、大量的步枪和背包等。可以说，这是中国军队惊慌退却的证据。

美军进攻，总是照例预先实施炮击，所以这次无炮火支援的夜间袭击似乎同过去日军的夜间袭击一样地奇袭了中国军队。

此外，在山的南斜面上散乱着很多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如果这些手榴弹全都爆炸了，这次反冲击很可能不会成功；但一查看，原来是由于手榴弹上的安全拴没有拔掉。中国兵只是压弯了握把就投出去了。

话离开正题。在布拉威尔未能夺回来的最北端的掩盖工事中，希普、里基和劳伍等3名上等兵仍然顽强地坚守着。在中国军队占领高地期间，他们听到了中国兵在附近谈话的声音和脚步声。但据说："没有必要惹事，而且谁也没有攻击他们。"

不久，他们察觉到反冲击部队已经夺取了山顶，接着又看到后退下去的中国兵。于是，他们中的1个人想告诉连部他们还健在，因而以自动步枪进行了射击。但是，正要冲上来再次占领这一掩壕的士兵们非常惊奇。因为这些士兵们总是认为，希普等3人早就阵亡了，而且中国兵能立即使用缴获的武器，所以肯定是中国军队还在阵地上。因此，附近的士兵们集中向这个掩盖工事进行射击，想努力扫荡这些中国兵（？）。但无奈，这个掩壕是控制着最佳接近路的最重要的阵地，所以构筑得特别严密。天亮以后，希普等3人才让己方部队知道了他们不是中国兵。

言归正题。布拉威尔上尉的重新编成，进行得很顺利，通信联络也已经恢复，所以就请求以107毫米迫击炮对下加

虚的鞍部进行集中射击，力图阻止中国军队的再次进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从此以后，800高地平静了。夜，在令人不愉快地渡过，掩壕里又冷又潮湿。士兵们裹在毯子里忍受着夜间冷空气的袭击。这时，他们又开始同孤独和袭击浑身是汗的身体的寒气进行战斗了。

后来，800高地的山顶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在其他地域，则接连不断地出乱子。好象从营的右翼潜入的几十名中国兵，进到800高地的南侧，对通往K连的补给道路进行了射击。中国兵还似乎已进入反击前K连第2排占领的600高地的阵地，并开始进行零星的射击。

因此，黑茨营长命令I连的支援排扫荡600高地，再次指定K连的第2排为预备队，命令他们警戒由800高地伸向东南方向754高地的棱线。但不久，中国军队的炮兵和迫击炮对587高地上的K连第1排和I连的右翼排进行的射击，逐渐激烈起来。而且，4时15分左右，在猛烈火力支援下突入的中国军队，好象已向这两个排进行了突击。只是因为天色漆黑，而且没有同这两个排取得联系，所以黑茨营长不知道具体情况。因此，急急忙忙地将I连的支援排配置在枫川里北侧，以防止突破口的扩大。但是，中国军队再没有进攻。

不久，天亮了。于是就同往常一样，中国军队平静下来。所以，黑茨营长认为两个排的间隙被突破了。

昼间反冲击　天已亮，5月18日的早晨来到了。

在800高地上，士兵们修补昨夜被中国军队破坏的铁丝网，保护电话线，正如最初所说的那样，埋在地下20厘米深。而且，修复了被破坏的掩盖工事，还挖了新的交通壕。这些修补作业进行得很顺利。原因是中国军队一点儿也没有想干扰。不，中国军队也许想进行干扰，但由于新派到800高

地上来的前进观察军官引导炮兵在整个K连的正面上进行半圆形试射后，整天请求炮兵对可疑的地方和树林进行射击，空军的飞机也几次对916高地进行轰炸和扫射，所以才未能进行干扰。但是，迫击炮是可以隐蔽地进行射击的，中国军队也许没有留意到这一点。如果是这样，这是中国军队的很大的失策。

黑茨营长没等天亮就急忙赶到前线。目的是为了查明前线的情况。正如所估计的那样，800高地以东的阵地还照常存在，但800高地西南麓的突破口却意外地扩大了，在K连第1排和I连右翼排占领的587高地一带阵地上，“估计有几百人的中国军队一齐拥了进来”。

虽然看不出这些中国军队有扩大战果的迹象，但如果这样放任不管，今天夜里必定会从这里突破进来。当时，师的右翼方面已经崩溃，被包围的第23团和第38团主力正在边杀开一条血路边向后撤退，第9团的主力为了救出这些部队，正在洪川西北地区进攻。所以，今天夜里中国军队再次发动进攻，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黑茨营长没有惊慌失措，他想必须在白天夺回主抵抗线，便集中了两个支援排（K连的第2排和I连的支援排）准备进行反冲击。关于这时的情况，美军教材说：“由于昨夜的奋战，这两个支援排都很疲劳了，所以黑茨营长热情地解释说：‘必须在天黑以前竭尽全力恢复防线。’”因此，战斗逐渐转入了毅力战斗的阶段。

为了能发射1000发以上的重迫击炮弹，进行了协调，并且下令对可能成为敌军退路的小路进行了试射。他之所以限定以重迫击炮进行支援，是因弹道关系炮兵难于射击的缘故。

发起反冲击，重迫击炮以最大的速度进行了射击。这是急袭火力，有人说“炮管焦了，炮盘弯曲了”，有人说“其猛烈程度，这两个排的官兵都未曾见过。”此外，正在封锁枫川里北侧道路的两辆M—16自行高射武器也以8挺重机枪进行了猛烈射击。

反冲击部队顺利向前推进，在将要进入冲击距离时，中国军队就从掩盖工事里爬出来，开始进行全面退却。其原因虽然不清楚，但好象是因突然遭到眼花缭乱的弹幕射击而引起了慌乱。这一情况，800高地上的前进观察军官往下看得清清楚楚。迫击炮的弹幕好象紧追着中国军队退却似地向前延伸，迂回到阵地后面的M—16自行高射机枪对企图通过铁丝网破坏口逃脱的中国军队进行了狙击。

反冲击部队呐喊着夺回了阵地。1个人也没有损失。但是，中国军队的退路上好象标示其退路似地排列着很多尸体。美军教材说：“这是最成功的攻击。”

黑茨营恢复了原来态势，根据昨夜的经验弥补了所存在的弱点。而且，炮兵还不断地对可疑的地方和可能成为今夜进攻准备位置的树林进行了集中射击。

头上的炮火 尽管白天连续地进行了炮火反准备，但中国军队在天开始黑下来时就从916高地的南斜面悄悄地接近过来。这时，美第24师的右翼被压回到洪川西北14公里的寒溪附近，以前的右前阵地线成了右后阵地线，800高地象锐角三角形的顶点成了突出部，成了典型的突破口的侧翼。中国军队必然要把它作为进攻目标。

天黑以后，布拉威尔的K连全体人员都在掩盖工事里待机。平安无事地过了1—2小时，不久，中国军队好象开始发起了无炮火支援的进攻，在战术铁丝网附近响起了哨子声

和军号声，听到了耳熟的号令和特有的叽叽喳喳声。

日本军队的夜袭，是非常静的。岂止发出声音，官兵们还把枪的活动部分固定住，用布把剑鞘和水壶包起来，换上胶底鞋（水袜子），以免发出声响；轻手轻脚地走路；为了不被敌人察觉，压低声音下达突入的号令；为了不让敌人知道人数，不喊杀声突入。但是，大陆上对手的夜间袭击，是嘈杂喧嚣的。他们吹哨子，吹喇叭，吵吵嚷嚷地接近，投掷手榴弹，所以能够立即采取对付措施。另一方面，悲伤的七孔喇叭声却给人一种奇异的不愉快的感觉，哨子叫人听了扎心，吵吵嚷嚷的骚动声使人以为是大部队袭击，而产生慌乱的紧迫感。不过这样，对方事先也不知道情况，这一点是非常值得庆幸的。

大概，中国军队即使改变了名称，中国人的特点也不会改变，在800高地上也同样是嘈杂喧嚣的。

布拉威尔上尉侧耳静听了几分钟，在估计到中国军队的嘈杂声临近时就要求炮兵进行射击。

这次迅速展开了弹幕射击。试射已结束，前进观察军官也已来到，通信联络已畅通，预告也发出了，所以在要求炮兵射击的同时就听到了发射的声音，猛烈的弹幕射击复盖了K连的整个正面。

弹幕射击一停止，战场上就平静了。但不久过了20-30分钟，中国军队好象又接近过来，所以再次进行了弹幕射击，而这次至少平静了1小时。这样，就很容易地击退了中国军队的几次进攻。

然而，中国军队“毫不接受教训，反复进攻”，布拉威尔上尉事实上也总以弹幕射击加以阻止或迟滞。他想，是不是没有给中国军队造成损失呢，于是就决定采取非常手段。他

想把中国军队引诱到阵地内，以近炸引信射击全部消灭掉。这是黑茨营长从最初就考虑到的方法，阵地也是为了能够这样做而构筑的，但还没有进行过试射，而且也需要有勇气，所以这是没有经过试验的战术。

布拉威尔上尉组织全连人员贯彻他的意图，并向炮兵发出了预告。官兵们为了不让中国军队向掩盖工事里投掷手榴弹，缩小了射击孔，堵塞了入口，等待着中国军队的到来。

不久，中国军队好象再一次发起了进攻。K连的官兵听到了嘈杂喧嚣声和脚步声。这次，他们没有射击，也没有请求炮兵的弹幕射击，只是一动不动地憋住气注视着。中国军队也小心谨慎地前进，整个阵地上恢复了平静，美军认为中国军队已逃走了。本来，己方的主力部队在向洪川西北侧接近，而800高地的美军却死守在阵地上，这是没有前例的，所以也许中国军队认为现在逃走也是一个好机会。

中国军队的人影逐渐大起来，不久就放心大胆地进入了阵地，而且接连不断地爬上山来。

布拉威尔上尉发出信号，指示炮兵立即射击。不到1分钟，第1发炮弹就在K连阵地的正上方爆炸了。而且，在8分钟内有2000发105榴弹炮炮弹在全连阵地的正上方爆炸。平均1秒钟发射4发强。

官兵们在掩盖工事中一动不动地坐着。听说当时很少有人想到能活着回来，这又是K连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猛烈射击，所以其凶猛激烈的程度是无法比喻的。

炮兵的射击一停止，阵地上突然恢复了平静。但是，刚过20分钟中国军队也开始进行猛烈的炮击，不久又发起了进攻。K连再次保持沉默，并且看准敌人逼近就再次请求炮兵进行同样的射击。在射击最激烈的时候，布拉威尔报告这一

战术的效果说："整个阵地完全被发射的炮弹复盖住了。地面上，什么东西也无法生存了。"

19日早晨来到了。中国军队已完全消失。黑茨营长企图在夜间将L连撤到754高地，同第9团进行配合，但800高地以西的阵地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状态。而且，800高地是联合国军战线最北端的突出角，形成被三方面包围的局面，不过K连的官兵们似乎并没有介意这一点。

K连昨夜基本上没有进行战斗。只是一动不动地在掩壕里待机。而且，一发现敌人的迹象，就立即将其所在位置报告给布拉威尔上尉；前进观察军官听到报告，就立即引导炮兵向那里发射炮弹。步兵什么也不需要做。所以，官兵们很有信心，认为象现在这样，不管来了什么样的敌人也不要紧，甚至对自己构筑的阵地有些依依不舍的感情。

因此，18日至19日夜间的战斗，炮兵担任了主要角色。如前所述，支援黑茨营的第38野炮营，在从18日18时到19日18时的24小时内，发射了11891发炮弹，其中大部分是在从22时到凌晨4时的6小时内发射的。这就是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

5月19日早晨，拉富纳师长同阿尔蒙德军长进行了商谈，下令撤回黑茨营，把防线调整成一线。这是因为，黑茨营的防御虽然在第38野炮营的支援下尚能维持，但由于重要的炮兵阵地开始受到渗透进来的中国军队的威胁，寒溪正面的第9团的阵地又是一种连掩体都不能满足的简易阵地，所以存在着不知什么时候会遭到突破的危险。

受领撤退命令时，黑茨中校提出了抗议。他想留在现在的阵地上。他说："阵地还是很坚固的，其坚固程度能够顶得住中国军队的任何攻击。……撤退下来也没有阵地，而

且……。”在下达撤退命令时，他对同样不愿意撤退的连长们指示说：“要向全体官兵们说明，不是失败，是奉命撤退，所以要放弃阵地。”据说，“他们证明了能够在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后，以得意洋洋和充满信心的自豪感走下山来。”

四、涨　　潮

范弗里特将军于5月18日发出指令要在西线和中线进行反攻准备，第二天即19日，将新到达的加拿大第25旅配属给美第3师，加强太白战线的守备，决心20日转入全面攻势，并且指令全军再次向“堪萨斯线”进攻。

计　划　正如已经介绍的那样，“堪萨斯线”是从临津江口向东北到涟川，尔后沿三八线北侧连接着永平——华川——杨口——大浦里的一线，正面狭窄，又能够利用临津江和华川水库的障碍，所以这条线当时被认为是最容易实施防御的防线。

攻势部署要点如下：

美第1军配属的英第28旅（英第27旅的改称）和英第29旅，将准备编成英联邦师。

随着攻势的进展，再次将美第3师转属美第1军，准备攻占铁三角地带。

解散南朝鲜第3军，将南朝鲜第9师配属给南朝鲜第1军，将南朝鲜第3师配属给美第10军。目的是为了便于捕捉正在楔入东线的中国军队，为此要向东扩大美第9军的作战区域，缩小美第10军的作战区域。

美第10军在洪川北侧至下珍富里的70公里战线上，由西

向东并列配置第1陆战师、第187空降团、美第2师和美第3师，同南朝鲜第1军相策应，捕捉突出部的35万中国军队。为此，以左翼兵团突进到杨口和麟蹄附近的昭阳江畔，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接着，命令强有力的装甲支队突进到东海岸的杆城，捕捉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为了保持后备力量，将南朝鲜第7师和第8师作为预备队控制使用，并且加速进行南朝鲜第3师和第5师的重新编成。

南朝鲜第1军同美第10军相策应，在沿东海岸公路突进，担任攻势先导的同时，令一部留在太白山脉一带作战，以便努力捕捉北朝鲜军队的主力。

这次攻势的目的，当然是1月中旬再次反攻以来经常提到的："不给中朝军队以重新编成和休整的时间"。但是，范弗里特将军则把作战的目标放在捕捉中朝军队和夺取铁三角地带上了。

所谓捕捉中朝军队，意思就是在以往的直线平推战术的基础上，增加机动战术，恢复在战场上捕捉敌人的野战式作战。其具体部署是，指挥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师等部队向突破口前沿即突入的中朝军队的根部突进，切断其退路。范弗里特将军通过两次春季攻势，敏锐地看清了中朝军队的弱点，随机应变，对李奇微将军确立的直线平推战术进行了改进。他的慧眼，显示了这位战术家的本领。

为了追求这一野战目的，范弗里特将军打破了以往经常以1—2个师维持南部治安的常规；他还命令在智异山附近担任讨伐任务的南朝鲜第8师也参加这次作战，努力保持后备兵力。因此，这年年末陷入了不得不在湖南地区进行大规模讨伐的状态，招致了南朝鲜国民的不满。这一点就是人们说他缺乏政治性头脑的原因之一。

此外，范弗里特将军之所以把作战的目标之一放在夺取铁三角地带上，是由于他认为在中朝军队控制铁三角地带期间要反复进行多次攻势。为此，将军在5月24日再次发动攻势时声明："……三八线在战术上毫无意义。第8集团军在有必要急追敌人时，可以向任何地方突进"，说出了作为一名野战部队司令官的抱负。这一声明，被一部分人误解为可能打算向鸭绿江前进？因而引起了众人的议论。不过这个声明，的确是难理解的。

在部队运用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美军担任的作战地域逐渐向东扩展，最后同南朝鲜军队正面的比例，形成为6:1，南朝鲜军队只剩下1个军了。在南朝鲜的10个师中，有7个师分属于美军部队，分别被使用在山岳带地作战。

这可能是由于下述情况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即：中朝军队的攻势逐渐向东靠近；为彻底地扫荡中朝军队必须提高战线的密度；南朝鲜军队适合于山地作战，而且补给需要量也少；从希望实现停战的政治要求来看，在战略上缺乏机动的余地，等等。

然而，既然叫朝鲜战争，而当事者南朝鲜军队因被七零八落地分散使用表示不满，也是无法否认的，而且这种不满情绪，现在在南朝鲜的一部分人中似乎还存在着。

但是，也有不得已的情况。当时的南朝鲜军队同现在这样组织严密、训练有素、在越南出名、士气高、团结一致、堪称第一流的国家军队大不相同；当时的将帅还年轻，经验不足；士兵们都是一些"在运输列车上刚学习步枪的射击方法，……还穿着草鞋，或穿着衬衫"的士兵，所以有人认为，要求这样的部队打现代战争，太过分了。

例如，杜鲁门回忆录中把美国方面对这一情况的看法，

作了如下叙述：

“韩国不断地主张也给其各种自卫团体提供武器，……要求提供增强10个师所需要的装备品，而李奇微将军却一向持反对的意见。”

“他根据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经验，强调韩国军队的当务之急不是增加装备和补给，而是提高指挥能力。4月28日收到范弗里特将军发来的下述电报，可供参考。该电报的内容是：

‘韩国军队的根本问题在于指挥能力差和缺乏训练，而不是人员动员能力和装备的不足。缺乏指挥能力，除了极少数例外，是全军性的问题。如果拥有能成为新编师的主要骨干的、熟练的军官和军士的话，最好将其多余的干部编入现在的部队。在指挥能力达到应有的水平，成为训练有素的部队以前，组建新的部队，完全是浪费装备和补给品。战争爆发以来，韩国军队损失的装备品，已经超过了10个师份。而且，这也不是在给敌人以相当的损失之后损失掉的，有时没有进行象样的战斗就损失了。’”

“李奇微和范弗里特将军对李承晚总统强调：‘缺乏这种指挥能力，只有韩国的文官政府才能补救。要培养具有高尚的精神、忠诚于国家、有才能的职业军官队伍，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并且提出了培养军官队伍的计划。同时，说明在培养提高指挥能力以前，组建新（师）的工作最好先放一下。”

“李承晚总统虽然不满意，但经过这次坦率地交换意见之后，还是立即制定了训练计划：尽管处在战争期间，仍然决定高级军官在美国培训，中坚军官在驻日美军中培训，从而为今天的韩国军队奠定了基础。”

这样，南朝鲜的军就只有白善烨少将指挥的第1军了。从联合作战的历史来看，一句话，这是没有先例的。但是，忍气吞声的南朝鲜军队在不声不响地努力遂行其任务。白善烨将军常说："所谓联合作战，只有一个字，就是忍"。作为处于被援助地位的南朝鲜军队，确实要痛苦地一忍再忍。

再次向"堪萨斯线"推进　各军在22日到24日期间开始发动攻势。在整个战线上全面展开了战斗，对已发现的敌人无情地倾注范弗里特弹药量，以坦克夺取阵地，由步兵进行固守。

美第10军同前述从大关岭出发的首都师相呼应，在5月23日以美第2师和第3师向东北方进攻的同时，命令第1陆战师于24日8时开始进攻。但是，中朝军队的主力好象已经开始撤退，因而没有受到猛烈的抵抗。正如下面将要讲的那样，第187空降团突破了洪川——麟蹄公路一带，于24日黄昏在昭阳江北岸构筑了桥头阵地；26日，第1陆战师主力推进到杨口南侧的昭阳江岸，美第2师也到达麟蹄南侧，只以3天的战斗就推进到了昭阳江畔。

因此，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根据第8集团军的计划，编成了以第187空降团和第72坦克营为基干的装甲支队，命令其从麟蹄向东海岸的杆城突进。但不凑巧，很重要的27日和28日两天下大雨。虽然27日夺取了麟蹄，但28日在因道路损坏和泥泞而进退不得的时候，宗尧赞将军指挥的首都师第26团（徐延哲上校指挥）抢先进入了杆城。因此，在杆城切断北朝鲜军队退路的企图，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其他军的正面，情况也大同小异。美第7师于27日突入华川，第1陆战师也在同一天夺取了杨口。此外，美第1军

在25日—26日之前结束了对临津江南岸的扫荡。

这样，5月底联合国军就从临津江推进到涟川——华川——杨口——麟蹄一线和东海岸的杆城，基本上恢复了“堪萨斯线”。但是，只有位于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的分界线上的雪岳山除外。这一奇岩、秀峰群立的山块，是5月上旬北朝鲜第6师和第12师的一部同南朝鲜首都师曾进行过历时一周激战的地方。

据第8集团军报告，在从5月15日的防御到5月底的反击作战中，给中朝军队造成的损失是，遗弃尸体1.7万人，俘虏1.7万人。根据统计来看，死亡人数和负伤人数的比例为1：3—4，所以中朝军队的损失总数大约为9.3万人。此外，各兵种的伤亡发生率，通常是步兵9，其他兵种合计为1，由此可以看出其步兵的损失大约为8.4万人。

但是，中朝军队参加这次五月攻势的兵力，估计为中国军队21个师，北朝鲜军队9个师，计30个师约30万人；估计在当时的部队编成中突击兵力的比率约为30%，所以中朝军队参加这次作战的突击兵力为9万人。

这个计算说明，中朝军队的突击兵力基本上全被消灭了。如果第8集团军的报告是正确的，那么就具体地说明了中朝军队的进攻力量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迅速消耗尽的。而且，实际上除了这种直接交战造成的战斗减员以外，平常疾病、受伤、神经病和传染病等造成的非战斗减员通常与战斗减员大致相等或者更严重，所以仅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中朝军队在五月攻势中的惨败情况。

另一方面，在整个5月份，联合国军的损失为35770人，其中美军损失12293人（亡745人，伤4218人，下落不明572人，主要因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6758人），南朝鲜军

队损失23500多人。

因此，敌我双方的损失比例是，联合国军为1，中朝军队为3，即1∶3。中朝军队的领导人从这次春季攻势的结果中受到的冲击似乎是很大的。尽管损失了几乎全部的突击兵力，但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相反地却使联合国军树立了胜利的信心。同时，他们觉察到，从现实情况看，要通过发动攻势来打败联合国军，是不可能的；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或者取得苏联的援助，从物质上和技术上提高战斗力，或者到停战谈判桌前就坐。情况的真伪程度尚不清楚，但很多人认为中国当初选择了前者，还向苏联派遣了使者。但苏联由于考虑到前述的国内情况、对北约军队采取的对付措施和害怕发展成为全面战争等原因，建议选择后者，并且于6月23日作为马立克建议公诸于世。因而，有不少人认为这成了中苏争论的开端。

牛曼尖兵 到5月22日，中朝军队对洪川的压力完全消失了。

这天黄昏，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感到反击的时刻来到了，决定于明天即23日早晨转入攻势：在命令美第3师配合南朝鲜第1军，对进入下珍富里周围的敌人进行夹击的同时，将第187空降团配属给美第2师，命令该师"从寒溪（洪川东北14公里）附近沿洪川——麟蹄公路线一带，向昭阳江的青邱里渡江点（寒溪东北25公里）突进。"

以往的反击，即1月下旬的闪击行动、2月上旬的围捕行动、2—3月的"屠夫行动"和"撕裂者行动"等，都采取了慎重的直线战术，即以火力进行打击，以坦克夺取阵地，由步兵进行固守，从这座山峰到那座山峰，由这道调整线到那道调整线地向前推进。但是，摸清了中朝军队的

战术及其战斗力的界限，也知道了他们的本事，所以第8集团军又采取了机动战术。这一点已经讲过了。因此，这种突进战术，不是只有第10军采用，还有第1骑兵师以第7骑兵团战斗群实施突进，美第25师也以那个德尔温装甲支队实施突进，并且取得了同该空降团的突进一样的战果。

23日早晨，空降团并排着两个营，开始进攻，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在密切的空中支援和大规模的炮兵支援下，突破中朝军队的纵深阵地，于第二天即24日9时左右夺取了外后洞（寒溪以北8公里）的北侧高地。

阿尔蒙德将军密切注视着这次反攻，坚信以此突破了敌人的主要战斗地带，并且认为敌人有退却的征候，决定出动装甲支队。将军喜欢进行积极大胆的作战，对以往那种直线战术非常厌烦。9时45分，军部向美第2师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以空降团的1个步兵营和第27坦克营主力为基干，编成装甲支队，在迅速夺取青邱里渡江点的同时，扰乱正在败退之中的敌人。支队从寒溪附近出发的时间定为12时。"命令非常紧迫，要求现在编成的支队在2小时后出发。

这个命令，可能是按将军的主观想法发出来的。这是因为，配属给空降团的坦克只有第72坦克营的B连，而坦克营的主力正在原来南朝鲜第3军的地区进行战斗，即使立即转移到寒溪，从距离上看也需要3.5—4小时的时间。

该装甲支队由空降团的1个步兵营、情报侦察分队、炮兵与工兵各1个连、4辆M—16自行高射机枪和第72坦克营编成，支队长由空降团的副团长盖尔哈特上校担任，其主力部队的出发准备，在12时以前似乎是很难完成的。

因此，支队长经过几番努力之后命令坦克营副营长牛曼少校指挥坦克排（M—4和A—3共4辆）、情报侦察分队

（11个人和3辆吉普车）和工兵排（2辆载重汽车），作为尖兵于13时左右从寒溪北侧出发了。这天风和日丽。下面是牛曼尖兵的故事。虽然都是战术性的种种往事，可以说是了解当时中国军队实际情况的好资料。

13时20分左右，牛曼少校到达外后洞前线后，可能是考虑到中国军队埋设了地雷，便让工兵的探雷班先行，其他人员暂时待命。后来在就要准备进入敌军地区时，在上空盘旋的直升机着陆了，来了一位很有朝气的军官。他就是阿尔蒙德军长。将军责问："为什么停下来？"并且不等听完理由，就挥动指挥棒烦躁地大声喊道："我不在乎那种事情。在碰到地雷之前，你们要立即前进。要以32公里的时速突进。"军长能够下到第一线来，固然是依靠了直升机，但也使人感到了将军识破战机的气魄。高级指挥官在阵前指挥，是美军的特点之一。这也是一例。但是，下达这种冒险的命令，看来是因为将军已亲自查清了敌情。

牛曼少校首先压制长南里两侧估计是敌阵地的小山，然后以2辆坦克、1辆吉普车、2辆载重汽车和1辆吉普车的队形开始推进。

大约北进了1.5公里，发现院衙里的土桥已被破坏，桥边上有2个手持火箭筒的中国兵正等候着。但是，察觉到这一情况时已经来不及停车了。刚要全速一举闯过去，2个中国兵就扔掉火箭筒逃跑了。尖兵们打死了这2个中国兵以全部火力压制附近山上射击的步枪和轻机枪，不久有8—10人的敢死队从洪川江的堤坝上跳出来。但是，最先发现敢死队的坦克打倒了最前面的5—6个人，其他人员就四处逃散了。

中国军队好象是要破坏桥梁，进行伏击，但是以往那种战斗情绪已经看不到了。这次战斗所用的时间，大约5分钟

左右。

尖兵们边向两侧高地射击，边继续前进，北进约1.5公里，就发现有15—20名中国兵从标高305米的山口下来了。他们可能误认为是己方的坦克，因而边挥手边接近过来。左侧的高地上也出现了几群中国兵。于是，待他们接近到100米左右后，用前方的机枪一射击，他们就惊慌地逃散了。

不久，已接近到山口。牛曼少校认为这里是最险峻难行的地方，仔细地进行了侦察，但没有发现人的影子。有一座象是山口茶馆的家屋，以坦克炮向里射击，好象也没有敌人。于是，就命令部队放心地前进。行进纵队的前一半刚好通过山口，东侧高地上的2挺机枪突然开始射击了。后续的吉普车和坦克立即应战。飞到这里来的联络飞机投掷了通信袋。里面的内容是："发现敌人。如果需要空中攻击，就以黄磷弹指示目标。"实际上，一发射黄磷弹，空军的飞机就会很快飞来。尖兵们全然没有要求支援，是放心不下的空降团团长亲自提醒注意。

然而，牛曼少校认为时间是最重要的。阿尔蒙德将军的大声责问还盘旋在耳朵里。如果要求支援，就得花费5分钟或者10分钟。他停止压制东侧高地上的2挺机枪，急速前进。

不久，到达了于论里村庄，在这里同好象正在休息的中国兵进行了互相射击后，俘虏了4个人。但没有人也没有时间进行询问，所以叫他们上了载重汽车。

在这里歇一口气，顺便向支队部报告情况，得知主力部队现已出发。而且得到命令："要一直推进到可以到达的地方。"实际上，盖尔哈特支队长也已受到阿尔蒙德军长的鼓

动。

前进不一会，发现西侧高地上有几群中国兵。行进纵队边射击边通过，这时最前面的坦克报告："注意左侧的干谷。有大部队。"接着就自行向前方和左右两侧展开射击。在从干谷里流出来的小溪上有一座土桥，当牛曼少校前进到这座土桥时，遭到了下多物里山谷入口处掩盖工事中的机枪射击。与此同时，右边房屋后面迅速出现30—40名中国兵，慌慌张张地钻进了身边的土桥下面。少校判断："中国军队正在从干谷里撤退，其最前面的人员好象已经碰到了我行进纵队。"命令情报侦察分队对干谷进行攻击，自己则带领前方射手号召钻进土桥的中国兵投降。于是有37人把手举在头上爬出来。少校也让他们分别乘坐在载重汽车和坦克的甲板上。这时，所有的车上都已经挤满了人。

这期间，情报侦察分队以全部武器对干谷进行了猛烈射击。但不久，分队长跑回来报告："有几百名敌人企图逃出去。"因此，以坦克炮发射了30多发炮弹，中国军队的射击就完全停止了。中国军队好象已经迂回到了右边。这次下多物里的战斗，约持续了20分钟。

牛曼少校整理了队伍，请求主力部队迅速赶上来，然后继续前进。刚接近沙岭里，就遭到大约200名中国军队三个方向的射击，但以坦克炮向前后左右一射击，中国军队就平静了。这时，情报侦察分队再次下车进入村庄，捕捉了30多人。

刚开始前进，发现带领俘虏又成了问题。往周围一看，车上都坐满了。很明显从现在开始将会更加繁忙起来。少校决定把现在所有的俘虏都留在沙岭里，并指示工兵派出4个人进行监视。在这些敌人的正中间，以4个人监视80多名俘

虏，这个决心是大胆的，不，似乎是欠考虑的。但是，这个俘虏收容所被2小时后赶上来的主力部队很容易地收容了。

尖兵继续前进，遇到了从桥洞河谷出来的80—100名步兵正在横穿道路。这部分人拿着步枪和冲锋枪，牵着20匹驮马。大概是重武器部队。坦克一接近，他们就停止前进了，好象是在识别敌我。大约有200米的距离。坦克紧急停车，以加农炮和机枪连续地进行了猛烈的射击。中国军队也进行了还击。因此，吉普车和载重汽车上的人员不得不下车。如果将80多名俘虏带来，也许会发生意外的事件。估计，至少一大半会逃走。但是，4辆坦克发扬了全部火力，发射了20发炮弹和10箱机枪子弹，大约打死了半数人员，其余的人员四处逃散了。这次遭遇战，进行了10分钟。

大约向北前进了1公里左右，这次又遇到了出现在公路上的行进纵队。估计有150—200人，也牵着驮马。进行了10—15分钟的射击，中国军队就四处逃散了。据士兵们说，打死了半数左右。

以无线电台同支队部进行了通信联系，得知主力部队正在12—13公里的后方进行追赶。也就是说，正在通过外后洞之中。离得太远，感到不太放心，但子弹还剩下了一些，而且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继续北进，一到达隅外村的小丘，就发现有两个行进纵队在北面大约800米处的洼地里向南走来。一队在大道上，另一队顺着西侧的小河急速行进。而且也牵着驮马。

牛曼少校把全体人员分散在道路的两侧，准备伏击这部分敌人。这时飞来的联络飞机投掷了通信袋，内容是："在北方1.5公里的青邱里附近公路上有大约4000名敌人。两个喷气式飞机编队正在飞来。请在攻击结束之前进行待机。"

坦克排排长表现出一副担心的样子，以返回去为好的口气说：“我们怎么办呢？”因为，他大概认为接近中的敌人是为了掩护主力退却而进攻过来的。牛曼少校鹦鹉学舌地回答说：“攻击。如果返回去，还会碰到阿尔蒙德将军。”

敌人的行进纵队已接近到400—500米，尖兵们一齐开始射击。时间是16时左右。不久飞来的喷气式飞机编队对很远的北方进行了凝固汽油弹攻击后，一边在“连坦克乘员都能感觉到发动机热度的超低空”盘旋，一边反复进行机枪扫射。首先阻止先头部队的行动，然后进行攻击。中国军队似乎已陷入了一片混乱。

由于眼前的敌人已开始溃乱，牛曼少校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突入青邱里，率领4辆坦克开始前进。而且，一边猛烈射击正在溃逃的中国兵，一边继续前进，16时30分左右进至青邱里南侧的山口，往下看到了昭阳江。在青邱里的公路上很多中国兵正在乱跑，到处是乱丢的补给品和装备品，好象是以前缴获的美军车辆也丢弃了。尖兵们随手进行了猛烈射击，正在这时候，沿昭阳江北岸公路败走的纵队也溃退了。

不久，坦克连的主力赶上来，支队的主力于18时30分来到后立即开始渡江。至此，攻势开始后第二天就确保了昭阳江渡江点。支队主力的前进之所以缓慢，据说是由于主力也遭遇到了同尖兵基本一样的情况。

尖兵这天在敌人中间突破的行程大约20公里，而所需的时间大约不到3小时。

关于这次战斗，美军教材写了以下看法：

指挥官要象企图给踉踉跄跄的对手以打击的拳击家那样看准反击的时机。这时，所谓必须慎重调整时间和空间的一

般原则，在这种需要采取迅速行动的情况下，也有时是不适用的。

这一战例证明，对于正在踉踉跄跄的敌人，即使是少量的兵力，如果能抓住时机突进，就能获得巨大成功，也就是说比以强大的兵力给预有准备的敌人以丧失时机的打击，能取得更大的效果。所谓“趁热打铁”的谚语，在战场上也是适用的。

任何时候，严格遵守战术原则，不会受到称赞，也不会得到推崇。但是，有意识地破坏原则的人，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如果深思熟虑地违反原则，并且获得了胜利，他就是英雄。但如果失败了，他就难免被讥讽为无能。

阿尔蒙德少将越过第2师师长、第187空降团团长、盖尔哈特支队长和第72坦克营营长，直接命令牛曼少校实施突进时，他就是自己担负了支队长的责任。这种行动，只是在知道了支队长不了解的情况时，或者只限在没有时间通过指挥系统的情况下才是正确合理的。少将的行动，是在紧急情况下上级指挥官积极果断地实施指挥的一个例子。

装甲部队是为了发挥其优越的机动力及其冲击效果而存在的。装甲部队只有在被赋予必须利用这两个特点的任务时，才能充分地发挥其威力。

第五章 转向阵地战

> 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所以，政治目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而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
>
> 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价值时，人们就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
> ——冯·克劳塞维茨

春季攻势结束时，敌我双方都忙于决定政策。

美国虽然粉碎了两次攻势，树立了不败的信念，却没有达到全胜的目标；中朝方面也深刻地知道不能取得胜利，所以不得不研究次佳的政策。

第一节 不败也不胜

据估计，在春天的时候，敌我双方对军事形势分别作了如下判断。

联合国军 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具有进攻到鸭绿江的能力。其空军与海军的优势、地面军队的强大火力和装甲力量，能够保障这一行动。但是，要花费时间，并且必须准备付出巨大的牺牲（损失10万人以上）。而且，大部分人担心，即使到达了鸭绿江，也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反而会

陷入同聚集在一衣带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进行长期战争的泥潭。

万一，为了求得全胜而进攻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中枢部位，或者即使进攻到北京，中国为了面子也不会停止战争，就会落得重蹈日本覆辙的下场。此外，苏联介入的危险也是不可估量的。

这种事态的发展，同介入这场战争的原来的目的离开得太远。为推进到鸭绿江而造成10多万人的牺牲，到底是否符合建立统一的朝鲜的政治目的呢？还有，这种政治目的就是不惜冒着发展成为长期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去追求的目的吗？

所以，在这场战争中要取得全面胜利，从战争的性质上来看，是不可能的。这场战争，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是无止境的战争。在这种无止境的战争中浪费美国的力量，就会陷入苏联的圈套，失去世界的平衡。所以，作为美国来说，继续追求所谓进一步获得全胜的一般军事目的，同这一形势是不相称的。

然而，尽管可以说是这样，但事到如今，既不能撤退，也不能求和。即使在军事上没有失败，但这也意味着政治上的惨败，岂止原来的战争目的，而且会失去亚洲的一切。

即，迎来了战争第一年的美国正在为前进不利后退不行的进退维谷的窘境而感到苦恼。尽管如此，也不能始终在朝鲜中部地区时而北进，时而南退。这就是陷进了泥潭，中了苏联的圈套。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摆在华盛顿和现地军事首脑面前的课题。

十万人以上的损失　“取得的政治成果抵不上受到的巨

大牺牲”，“必须准备付出10万人以上的损失”等等，估计的结果是促使美国打消统一朝鲜的念头，希望早日停战，而且是决心“就地停战”的最大的因素。不过其计算的具体根据，没有开公说明。可能这就是军事机密之一吧。

但是，如果只根据公开的事实进行猜测，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列出以下情况。即，由于中朝军队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所发动的攻势，联合国军每次都要蒙受2万到3万人的损失。中朝军队的攻势间隔是1—2个月，但这个间隔时间与战场接近中国东北地区成比例地缩短。因为，在西方国家来看，中国拥有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大军，仅以其集中和补充的行程就能决定其攻势间隔。

此外，根据1月下旬再次转入反攻以来的战绩，向鸭绿江接近同突破和扫荡纵深300公里的阵地带是一样的。因为，上次的北进是以追击毁灭的北朝鲜军队的形式进行的，而这次却有近百万人的中朝军队存在，而且要多少能补充多少。

因此，如果按照1月下旬正式发动攻势，6月下旬推进到“怀俄明线”至“勘萨斯线”的经验，即按照用5个月北进约100公里的比例来考虑，那么，武力平定北朝鲜，预计至少需要5个月的时间，至少要发动7次以上甚至10次以上的攻势。所以，假定平均一次攻势损失2万人，那就要损失14万到20万人。即使还可以在朝鲜北部地区指挥新的登陆和空降作战（镇南浦附近、鸭绿江口或利原附近为研究的对象），但中国军队也能自由地逃避到朝中边境的山岳地带，或者留下游击队积极扰乱后方，因而所得到的成果很可能抵不上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能够用于登陆的兵力，算来只有驻扎在日本的第16军（辖第40师和第45师），而且这次又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眼前实施登陆，所以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抽调出第

1陆战师和第187空降团，又会在前线空出一个大缺口。

这就是说，无论估计得怎么有利，至少也必须准备牺牲10万人以上。

中朝军队 另一方面，中朝军队也知道不能击败联合国军。不管投入多少军队，反复采取“人海战术”，只能成为联合国军火力的诱饵，更没有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的希望。如果利用朝鲜的山地尽管能够进行防御，但那也得付出惨重的牺牲。而且不知道战争会继续到什么时候。但是，中国刚建立一年半时间，在不可能给国家带来利益的朝鲜消耗国力，未必不关系到革命的失败。此外，目前虽然美国害怕扩大为全面战争，不想以轰炸中国本土和使用台湾国民党军队构成第二战线，但美国的鹰派还存在，杜鲁门政府受到要求全胜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改变政策（前面已经讲过，当时在参谋长联席会议里存在着这种动向）。战争具有为追求胜利而无限扩大的性质，所以任何时候也不能依靠杜鲁门政府的自制心去继续进行战争。万一战线北移到中朝边境，岂止革命的建设，而且国内也未必不陷入难以收拾的混乱状态。

如果苏联提供足以击败联合国军的援助，可另当别论。但如果这一点没有指望，那就最好在不失体面的范围内，在避免受到国内责难的范围内，谈判停战。总之，只要在现实情况下不可能很快地建设起可以击败联合国军的军事力量，只要国内形势不允许这样做，那么除了以体面的停战进行善后处理便别无他法。

况且，越南的形势也逐渐紧迫起来，国内还有西藏问题。现在已不是拘泥于永远没有胜利希望的朝鲜的时候，应该改变争取全面胜利的方针了。

这就是说，战争已走进了死胡同。双方都打消了在军事上争取全面胜利的念头，都在求得保全名誉和面子的停战（这显然是次佳策略）。双方的步调逐渐一致起来了。

一、不变的政策

政治决定　这样，战线陷入僵局已越来越明显，所以华盛顿很快地坚定了停战决心。他们满足于以最小的限度的体面和保障尔后安全的最低条件实现停战。关于这个决定的原委，杜鲁门这样回忆说：

"这个问题，最早是在中朝军队结束四月攻势的5月2日在国家安全会议上讨论过。当时，我们开始讨论关于正式确定我国在亚洲的目的问题，尔后又经过几次讨论，5月16日（五月攻势开始的那天）作出了决定。"

"在讨论中，我们明确地区分了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政治目的是建立统一的独立自主的民主主义国家。军事目的是击退侵略者后缔结停战协定，制止敌对行动。而且，如果战斗结束，就把韩国的权威扩展到停战线（这是适合于韩国的防务和行政管辖的界限，实际上不是三八线以南）以南的整个朝鲜，从全朝鲜撤走所有的外国军队，并且增强韩国军队，以便阻止和击退北朝鲜军队的新的侵略。"

他们之所以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区分开来考虑，是因为看出在民主主义思想指导下统一全朝鲜的理想和这在军事上不可能办到的现实，从面把理想作为将来的事情，毫不掩饰地正视当前的军事形势，制定出现实的解决方法。

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制定了如下四项方针：

第一，把中朝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在三八线以南停战，无论是从联合国出兵的目的来看，还是从美国在亚

洲的面子来考虑，都是不能允许的。

第二，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后实施停战。但停战线并不是越往北越好，最好是适合于韩国的防务和行政管辖。过于靠北了，会损害中朝军队的面子，说不定还会丧失停战的机会。

第三，在通过政治解决达成民主朝鲜的统一之前（恐怕需要很长时间），要使韩国的政权行使范围限制在停战线以南。

第四，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但是，在韩国能以自己的力量保卫本国之前，要继续给予军事援助。

麦克阿瑟听到这个决定，可能会感到愤慨。但是，在防止扩大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同中国进行长期消耗战的基本政策之下，可以说这是最现实最有可能实现的政策。而且，这项政策一直未加改变地在贯彻执行，即使在经历了21年的今天，也还在发挥效力。

杜鲁门断言："政治是同原则即理想和适应实际情况的调和之混合，是适应情况的调和，而不是对原则的调和。"意思可能是，要看准这一理想和现实来考虑问题，即政治是有生命力的，所以在不失去理想的范围内制定了适合于现实情况的最佳策略。

就是说，麦克阿瑟追求全面胜利即为了追求理想而冒现实的危险，不是政治家应采取的方法。问题是必须现实地采取实务性的措施。

这个5月16日的决定，6月1日以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声明的形式通知了联合国各成员国。该声明说："在大致沿三八线一线停战，可以达到联合国的目的。"后来，又于6月7日以艾奇逊声明的方式公布了这一政策。

关于以这个决定为基础的基本想法，杜鲁门作了如下说明：

“这个政策永远不会改变。”

“在这次战争中，我始终不变的坚定信念证明，联合国不允许侵略者将以不良行为得到的成果据为己有。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真正敌人是克里姆林宫，而且不会忘记，只要这个敌人在幕后操纵，就不能浪费美国的力量。”

军事上的决定　5月16日的政治决定，立即通知了东京。因此，李奇微将军必须在这一方针下指挥作战。但是，在已经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大约20公里的“堪萨斯线”的现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政府指示的第一项，即所谓把敌人击退到三八线以北的任务，已基本上完成了。还没有击退临津江北岸的开城、延安的粮仓地带和瓮津半岛的敌人，但这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地形上都是很难办到的，应该与选择下一道确保线一并考虑。

问题是第二项，即应该确保哪道线。政府指示的是，最适合于南朝鲜的防务，便于行政管辖的一线，而且必须是第四项指出的将来只以南朝鲜军队就能防御的一线，但是这道线必须从军事观点和行政观点两个方面来考虑决定。

按行政观点来看，很明显越往北越方便有利。那样就能扩大南朝鲜政府的统治区域，增加人口和资源，而且还会增大防御纵深。

因此，大体上讨论了连接礼成江到元山的一线和连接清川江到元山的一线。但是，希望及早停战的华盛顿限制大规模的作战，而且由于兵力的关系，能否能得失相当地及早占领此线，也是个疑问。即使夺取了这两道线，从地形上看也

很难组织防御。因为这道线群山相连，联合国军无法发挥战斗力。而且，道路和港口极端缺乏；联合国军的后勤补给线进一步延长，而中朝军队的后勤补给线却相应地缩短了。所以，很可能会重蹈清川江畔失利的覆辙。这样，第8集团军和东京联合国军总部都在把眼睛瞪得象盘子似地寻找防线。但没有找到比现在的"堪萨斯线"更好的阵地线。

尽管他们对南朝鲜的愿望即行政上的要求了解得非常深刻，但只要缺乏确保的信心，这一要求就是不现实的，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决定的阵地线，要能抗击敌人的任何进攻，战线不能再进进退退的不稳定。否则，南朝鲜的复兴将会长期受到妨碍，也不能把中朝军队拉到谈判桌上来。

李奇微将军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同五角大楼协商后决定的确保线就是现在已经到达的"堪萨斯线"。而且，将其明确地指示给范弗里特将军了，决定以后的作战仅限于进行"堪萨斯线"防御所必要的局部战斗。这样一决定，就不允许进行无用的作战了。因此，范弗里特将军所设想的铁三角地带进攻作战也不得不停止。在这里既指明了联合国军北进的界限，也成了划定停战线的最初方案。

但是，在决定这一确保线时，没有同南朝鲜方面进行商谈。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对于希望统一半岛的南朝鲜国民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然而，不同当事国商量而作出决定，这就是所谓"越级的决定"，南朝鲜国民异口同声地诉说："自己国家必须由自己来保卫"啦，"借他人之物谋私利无情"啦等等，只好自己吞食这个苦果。

但是，从当时的形势看，即使同南朝鲜商量，也不可能谈妥。因为当时考虑到，南朝鲜同意这个决定，就会从根本上推翻政府的政策基础，还会给事事都批判李承晚政权的在

野党提供有利的材料。所以，这个决定对南朝鲜政府来说，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问题”，是“不能表示同意的决定”。

前面讲过，李奇微将军决定，以后的作战仅限于“堪萨斯线”防御所必需的局部地区的作战。其理由是这样的。

即，在确保某道阵地线时，最好能有最低限度10公里以上的警戒地域。因为，只占领要确保的地方，构筑阵地，就会不断受到敌人的观察和干扰，难以隐蔽企图，自由地构筑阵地。

此外，主阵地的防御，需要准备的时间。因为，随时都可能发动进攻的敌人就在眼前，全体人员要经常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这不仅在体力和精神上不允许，也无法进行训练、预演和工事构筑。

所以，必须在10公里以上的敌人区域内构成警戒线，当敌人进攻时迟滞其行动，查明敌情给主力部队以战斗准备时间和情报。

以上是一般而论，在这山国的战场上则更加必要。其理由是，想想上述中朝军队的进攻方法就足够了。此外，警戒地域要10公里以上，是根据当时中朝军队一夜的进攻速度总结出来的距离。

由于以上理由，范弗里特将军认为需要一个确保“堪萨斯线”所必要的警戒地域。为此而计划的作战，称为下面将介绍的“绒毛河作战”。这是一个奇妙的名字。可能是因为，从铁三角地带中间向南流去的汉滩川和驿谷川的两岸形成断崖，从地图上看好象起了绒毛似的。

然而，夺取警戒地域的作战，如果不以主力实施进攻，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6月1日，范弗里特将军下令在“堪萨斯线”构筑工

事，让集团军预备队担任这项任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公开史料说：“第8集团军企图把‘堪萨斯线’构筑成难以攻克的要塞，他指令所属的预备队，要使所有的居民都撤走，布设铁丝网，埋好地雷，扫清射界，构筑掩盖工事，断绝道路，准备好炮兵的标定射击。”

二、“绒毛河作战”

这次作战的政治目的是，继续对中朝军队施加压力，粉碎其发动新攻势的企图，强制其接受停战；而军事目的则在于为了便于扼守“堪萨斯线”，夺取警戒地域，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

目标线　因此，把目标线选定在什么地方，这是第8集团军的自由，其选定工作是战场指挥官的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从地图上看，有三个地区是适合于中朝军队对“堪萨斯线”做进攻准备的地域。其中两处，不言而喻是开城地区和铁三角地带，另一个地区则是靠近东海岸的亥安盆地。这个小盆地，后来因取名为“大钵”地区而出名了。这里是北朝鲜军队在东海岸上的前线基地。北朝鲜军队发动春季攻势时就是以此为补给基地进行出击的，现在仍以此为根据地进行作战。

因此，很明显如果夺取这三个地区，就能给中朝军队以打击，使其更加难以做发动攻势的准备。此外，这些地区作为警戒地域的距离，是绰绰有余的。所以，如果夺取这三个重要的地区，就能够达到全部作战目的。

但是，把这三个地区都包括在警戒地域之内，从兵力上看是很困难的。虽说是警戒部队，而它要同将近百万人的大军进行接触，所以如果按一般概念的警戒部队的兵力来考

虑，那就毫无办法（因此如后所述，“堪萨斯线”作为一种设想，是主抵抗线，是固守线。但实际上不能不具有核心阵地的特性）。

于是，范弗里特将军首先考虑要占领能威胁三角地带一线。他很重视这一地区，以前就曾考虑过攻占它。因为他认为要保障战线的安全，必须这样做。然而，仅攻占此地，战线会突出出来。因此，也想把东部推进到等齐面上，但遇到了险要的金刚山，很难构成战线。于是，决定在东部以夺取“大钵”地区为限度。总之，如果夺取这里，对于稳定容易发生问题的东部地区，肯定是有利的。但是，这时要推进到开城地区，在地形和兵力上都很难办到，而且必要性也不大。因为在西部地区，有临津江这道天然障碍。所以，决定开城地区另作考虑。

这样，在慎重地考虑了进攻距离即想夺取的警戒地域的深度、给中朝军队以打击的程度、对中朝军队资源基地的威胁程度、对炮火反准备的难易和作为警戒线即阵地是否合适等事项后，并且经过了几次变化和追加①之后决定的目标线，是连接临津江——铁原——金化——金城南侧——“大钵”地区北侧的一线，取名为“怀俄明线”。即大体上是沿“堪萨斯线”以北20公里一线（三八线以北40公里），要夺取铁三角地带的底边，递减其价值和利用程度，瞰制金城盆地，确保钵状盆地，占领北朝鲜军队的资源基地。之所以没

① 美第1骑兵师战史记载：“5月份是一个接着一个地不断收到新的进攻命令的一个月……”正如该战史所说，不是当初确定的目标线，而是适应情况的变化，最后决定的目标线。

有从临津江畔突出出去，据说除了前述的理由外，也是为了避免经常发生的不正规的战斗和为了给中朝军队留有面子，根据情况决定的。

向铁原——金化推进　为了接近铁三角地带，必须增加这个方向的兵力。因此，决定从兵力有剩余的美第10军抽调出美第3师，还起用了已完成整编的南朝鲜第9师，再次转用到汉城正面，配属给美第1军，担任进攻铁原的任务。其他军的编组，维持现状。

进攻的时间，决定各军一准备好就立即出发。整个战况同前述牛曼尖兵的战况基本上一样，因为在东部的雪岳山一带仍在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浴血战斗。各军的任务是，美第1军和第9军向“怀俄明线”（涟川——铁原——金化——华川北侧一线）推进；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扫荡地域内的敌人，首先进至“堪萨斯线”。

这样，联合国军的北进，实际上是在不停顿地继续进行着。在领导层，决定政策与随之而来的统一思想、决定目标线和变更部署等，接连不断地作出了成为今后指导战争和停战线基础的历史性决定；而在第一线上，却每天坚持不懈地进攻，同昨天一样，今天仍在继续进行。

果然不出所料，向铁三角地带的接近是非常困难的。美第1军由西向东并列第1骑兵师、美第3师（配属有南朝鲜第9师和菲律宾第10营）和美第25师（配属有土耳其旅），向铁原——金化一线推进。但是，可能刚进入梅雨季节，大雨连绵，妨碍了空中支援，道路又泥泞不堪，而且中国军队的抵抗也非常顽强。

美第1骑兵师沿着议政府——铁原公路北上。美国公开史料描述其北上的情况说：“汗流浃背的工兵边探测木箱地

雷，边在坦克前面前进；步兵一边以火焰喷射器烧毁由圆木和土堆建造的据点，一边……。”

但是，6月10日天气已经转晴，所以美第3步兵师奋力进攻占领了铁原南侧的高地；美第25师也夺取了金化以南5公里的高地边缘。于是，第二天即6月11日中国军队就从铁原和金化西城镇里消失了。这天13时30分，铁原已被掌握在美第3师手中；金化于15时30分被土耳其旅占领。美第1军完成了“绒毛河作战”的任务，确保了“怀俄明线”。第二天即12日，派出两个装甲支队从铁原和金化北上，对平康进行侦察，但在平康也没有发现敌人。然而，在平康北侧的高地一带发现有一连串的阵地带，大部队好象正在四周的山上等待着反击的时机。两个装甲支队迅速撤退，避免了进入圈套。不过，对这个有名的三角地带，如果这样继续进攻，估计是能够很容易地占领的。

但是，第8集团军自我克制住了。因为，得意忘形地进行计划以外的作战，因而遭到惨败的例子是很多的。美第1军和第9军决定牢固地占领“怀俄明线”，在前面并列配置营级规模的警戒部队，以防备中朝军队的反击。

中线和东线的北进都很顺利。美第10军由西向东并列南朝鲜第7师、美第1陆战师和同美第2师换班的南朝鲜第5师，一边击退当面的北朝鲜第2军和第5军，一边在山连山的战场上继续北进。北朝鲜军队在每座险峻的山顶上都构筑了阵地，以机枪、迫击炮和好象新补充来的榴弹炮进行了猛烈的射击，而联合国军则夺取一座山又一座山，扎实地向北前进。

此外，南朝鲜第1军以首都师击败了依托雪岳山顽强抵抗的北朝鲜第6师和第12师的一部，主力在海岸公路上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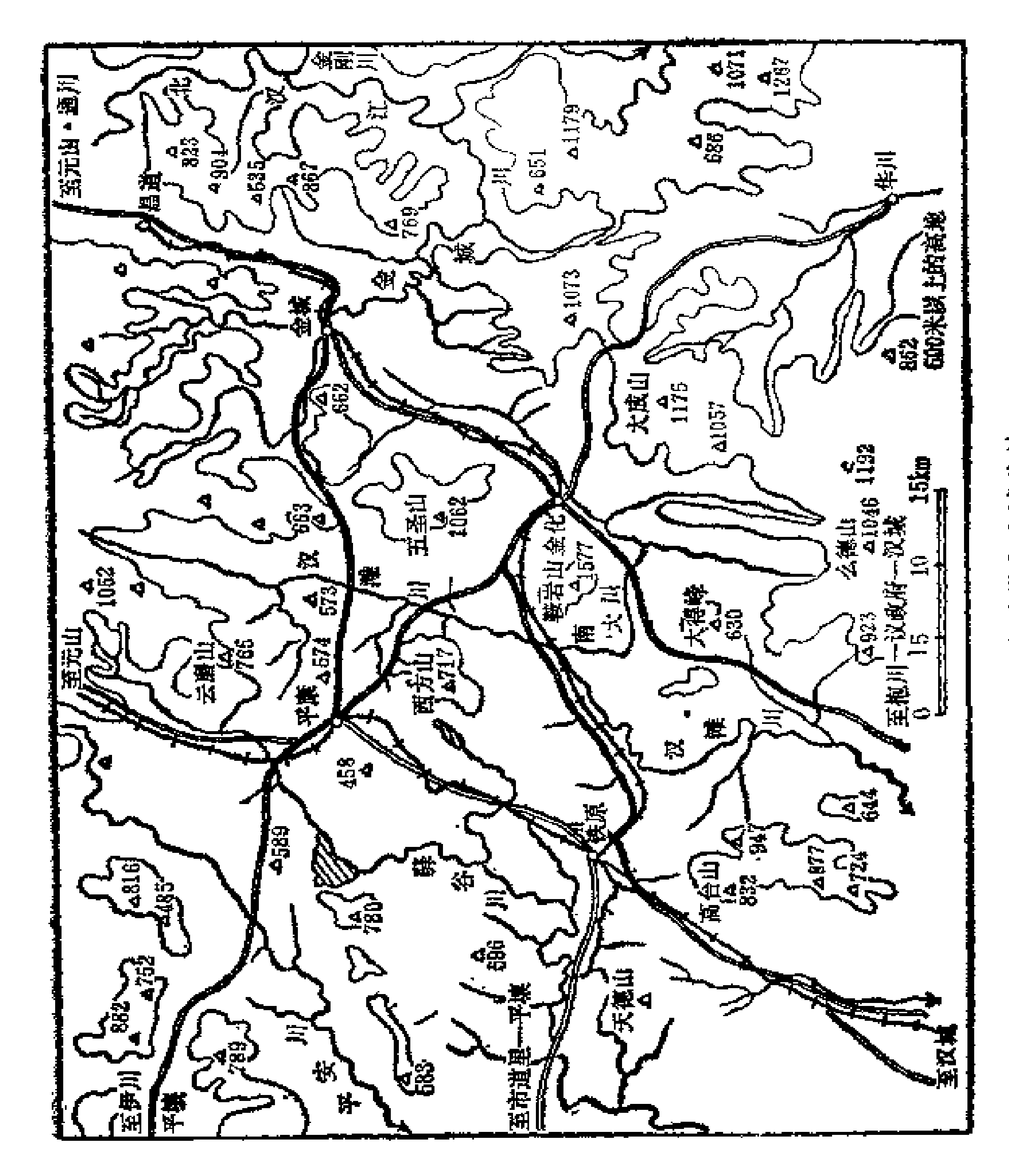


插图16　铁三角地带和金城盆地

驰，攻克杆城，接着到达高城南侧，仍然显示出了北进的气势。南朝鲜第1军的这一迅猛的北进，大概是表达了所谓“不想停留在‘堪萨斯线’，而要抵进鸭绿江”的无言的意志吧。

这样，到6月15日为止作为“绒毛河作战”目标的重要地区，除了“大钵”地区以外，几乎都占领了。美第1陆战师向“大钵”地区进攻，但北朝鲜第2军在其险要的山岳地带构筑有一连串的阵地，估计这次进攻必须进行新的准备和协调，所以暂时放一放。

战线形成了意想不到的W型曲线停顿下来。而且，在一段时间内原地未动。因为，纽约和北京突然开始散布起和平空气，眼看停战的时机就要到来，所以五角大楼迅速传来了“就地停战”的指令。

另一方面，中朝军队也没有采取攻势。尽管在局部地区断然实施了猛烈的攻击，或者拼命地死守要点，战斗依然非常激烈，但在6月底以前，整个态势没有发生变化。敌我双方都暂不改变战略部署和作战，注视着纽约和北京放出的和平空气。

这就是所谓的阵地战的序幕。而且，从这以后双方共有200万人的大军在210公里的战线上对峙着，边注视着谈判斗争，边继续进行激烈战斗。

不久，就到了6月25日。这天是战争一周年。敌我双方都曾一度要把对方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但一年后的今天，却在三八线稍北一点的地方对峙，又回到了同战前没有多大变化的状态。

三、马立克建议

纽约之所以开始散布和平空气，不言而喻就是因为马立克建议。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苏联代表雅科夫·马立克在6月23日的联合国广播中发表演说时声明："苏联政府相信，在朝鲜的交战当事者之间开始进行停战谈判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而且与此相配合，北京的《人民日报》登载一篇"中国人民赞成马立克的和平建议"的报导。究竟马立克的声明是根据中国的请求发表的，还是苏联自己单独的声明，尚不清楚。但是从前后的原委来看，大多数人认为是前者。不管怎么说，事实上这显然是共产党方面的停战建议，而且因此而有了谈判的气氛。所以，人们认为马立克建议起到打破战争僵局的作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当时的日本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也许认为是通常的故作姿态而忽略了。

反　应　广播马立克声明时，杜鲁门总统正在参加田纳西州的一个典礼。下午他利用这个机会谈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见解，并且表明准备出席和平谈判。

杜鲁门的这次演说，措词很强烈，大肆宣扬了己方的正义性，但也没有掩饰其对马立克建议感到放心的真实心情。使人们感到，他好象自然流露出一种感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在有利的时候来了帮手。此外，他对国内鹰派的攻击仍然很尖锐，这可能是同麦克阿瑟及反对派的争论热潮还没有减退。他说：

"从来没有一个侵略者遇到过这样一系列保障和平的积极措施。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这样防止世界大战爆发的屏障。……"

“当然，我们不能担保将来不会有世界大战。只要克里姆林宫愿意，它就能够掀起一场世界大战。……它的统治者是一批专制的暴君。苏联统治者未来究竟怎么做，我们无法肯定。”

“但是，我们能够使自己有资格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将会遭到自由国家的联合力量的反击。如果你们进攻，你们将面临一场你们不可能得胜的战争。……”

“克里姆林宫最害怕的是自由世界的团结。他们仍然在离间我们。他们一直企图在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之间制造不信任感。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拆散我们的盟友，并迫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进而实行他们的计划，各个击破，以征服全世界。”

“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里也有些人正在企图使我们‘单枪匹马地去干’。……，还给我们的外交政策加上什么‘姑息’或‘胆怯’的按语。……”

“把世界上的自由国家团结在维持和平的伟大、统一的运动中，这难道是恐惧政策吗？……他们想说的是：冒一下风险吧，把冲突扩大到亚洲大陆去；冒一下风险吧，最多不过丧失我们在欧洲的盟国；冒一下风险吧，说不定苏联不愿在远东作战；冒一下风险吧，也许我们不致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希望我们拿着顶上子弹的手枪，用美国的外交政策同苏联玩轮盘赌。……”

“在朝鲜和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必须准备采取一切能够真正实现世界和平的步骤。我们必须象避免瘟疫一样地避免足以导致世界大战的不必要的冒险行动。”

这天，国务院训令驻苏大使就马立克的演说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苏联的答复证明马立克所表达的是苏联官方的意

见。后来，华盛顿召开了许多次会议。于6月29日向李奇微将军发出了下述训令：

"总统训令，您要在6月30日星期六上午8时将下列电报用无线电指明发给朝鲜共产党军队总司令员，并同时向报界发表：

'我奉命以联合国军总司令官的资格，奉命通知你们如下：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下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次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提出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的一只荷兰医院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官

美利坚合众国陆军上将M·B·李奇微（签名）"

停战谈判的呼吁，按照计划顺利地进行，中国的答复很及时，第二天7月1日即由北京电台广播了。而且在其广播中，建议将开城作为谈判的地点。

这样，停战谈判的准备工作就迅速展开，决定第一次谈判于7月10日举行。但是，这次谈判也是越过南朝鲜商定的，所以南朝鲜国民的表情是复杂的。李承晚总统发表声明强烈反对，南朝鲜国民以群众运动表明他们的意志，给谈判的进展造成复杂的影响。详细情况，拟另作叙述。

第二节　转向阵地战

停战谈判的进程刚一开始引起世界的注目，战场上也自然平静下来。

一、就地停战

出席谈判时，华盛顿决定的基本方针有以下三点：

1．停止敌对行为；

2．缔结不再进行战斗的保证；

3．确实保障联合国军的安全。

于是，联合国军必须在不违反这一方针的前提下采取行动。它因此而受到的基本制约是就地停战的命令："越过'堪萨斯线'和'怀俄明线'进行作战，需要经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

历史上，对方要求停战或投降，但在条件得到足够的保障以前不停止进攻的事例很多。拿破仑远征意大利和进攻维也纳、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和占领千岛、以色列的叙利亚作战等，都是如此。

但是，这里的情况却不同。从形式上看，马立克的建议和北京广的播，都是要求谈判的表示。但正如多次讲过的那样，美国的停战决心是很早就定下来的，所以对美国来说是顺水推舟。因此，尽管有些问题诸如在谈判中共产党方面的意图是什么，谈判将会怎样发展，以什么条件能够实现停战等问题尚不清楚，但美国首先欢迎他们的建议，并且为了对谈判表示诚意，决心"就地停战"。

这样，第8集团军便奉命"就地停战"，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内，被迫以不小的代价进行对阵。

但是，这个"停战"的决心，现在也还有不少议论。他们认为，中朝军队要求和平，是因为情况极其困难，所以如果再向前推进一步，即使不能到达鸭绿江，也许能够更早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有利的条件；或者如果推进到能威胁平

壤的一线，战后的形势也将是特别有利的。

这种意见，在南朝鲜方面居多，在美国的鹰派里也有。但是，当时联合国军的侦察部队已经取得了进入平康（铁三角的顶点）的实际战果，南朝鲜第1师也已查明中朝军队在开城地区的防御态势尚未完成，所以这种意见不但是就结果而论，而且也有实行的可能。

的确，从结果来看，再往北推进一步，也许会产生好的结果。那种认为“推进到鸭绿江，必须准备牺牲10万人以上，而这种牺牲远远超过取得的战果……”的判断，就是确定这一决心的重要因素。然而，人们有理由怀疑：在达成协定前的两年期间，付出了伤亡10万人以上的代价，而且谈判中也经常不得不作出让步，那又为什么要就地停战呢？

李奇微司令官在知道这些批评之后，作了如下回忆：

“在得到共产党军队准备要求和平的情报后，决定让非常骄傲的第8集团军就地停战，这个决心确定的适当与否，无论是军人还是政治家，今后都可能长期地进行议论。”

“对过去的事情无论怎样追究，也无济于事。当时，如果我们接到命令向鸭绿江挺进，我们可能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向鸭绿江挺进，必定要付出巨大的牺牲。”

“因此，我现在仍然认为，仅从军事观点来看，得到的战果同付出的牺牲相比是得不偿失的。向鸭绿江和图们江进攻，大概能够把中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但是，中国军队将在这两条江的北岸展开大部队，仍然同我军进行对抗，所以，很明显尔后的战争将会更加困难。”

“此外，推进到现实决定的停战线（第8集团军的停止线）和鸭绿江之间的任何一线，只具有单纯占领土地的意义，在军事上只能是更加不利。这种半途而废的攻势，只能产生

使中国军队靠近中国东北的基地，缩短其补给线的相反的效果：而且会造成我军的补给线延长，作战正面从175公里扩大到224公里的不利情况。”

“美国国民怎能为了保持朝中边境700公里长的战线和平壤——元山一线220公里长的作战正面，而承受无限期驻扎大部队的负担呢？”

“即使我们向上呈报说‘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有必要进攻中国东北地区的核心部位’，美国人民会赞成吗？即使把整个西方国家的所有军队都拉进来，向他们认为可以消灭敌人的亚洲大陆中心部位这个无底深渊突进，他们会同意吗？”

“我现在仍然认为，美国人民是决不会允许的。”

“我没有参与本国对这个决定的研究。但是我知道，国家安全会议是考虑了所有因素之后得出的结果，是判断把中国军队击退到中国东北所产生的政治利益，同为此而必须付出的牺牲相比得不偿失，评价这个决定的。我丝毫不想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

“当时，我们正在以50万人的兵力北进。中国军队也拼命地投入增援部队（到停战时仅其第一线兵力就增加到了75万人）。但是，当时我知道我军的士气很高，有充分的信心把中国军队击退到朝鲜半岛最狭窄部分①以北一线。因此，我认为不能不向北推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现在所能选择的战线中认为是最强的战线上停止前进了。而且我们相信，这是经过训练的韩国军队将来能够确保的战线。”

---

① 清川江口——咸兴一线，约180公里。

二、北朝鲜公开史料

北朝鲜公开史料，关于提出停战谈判的原委和理由，全都闭口不谈。只是对转入阵地战及其战果，作了如下叙述：

“1951年6月中旬，敌我双方在从临津江口到涟川、铁原、金化、山阳里（华川以北约12公里）、长坪里（杨口西北约10公里）、论长里（麟蹄以北约15公里）的三八线以南和以北地区分别转入防御战。”

“从此，战线基本上固定下来，祖国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第四阶段。”

“由于战线的变化而造成的这一新的局面清楚地说明朝鲜战争一年来的形势。”

“一年来，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了莫大的损失。”

“一年来敌人被毙伤俘共有59.8万人，损失各种狙击武器8.6万支、各种火炮5200门、坦克和装甲车1997辆、飞机1730架、大小舰艇122艘、汽车9145辆、各种弹药120多车辆及其他大批军事物资。”

“仅据敌人显然缩小的数字来看，美国武装侵略者在朝鲜战争的一年当中遭受的有生力量和战斗技术器材的损失，竟达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损失的一半以上。”

“美帝国主义在政治道德上也遭到了惨败。他们自夸的‘强大性’的神话彻底破产了，……”

结 束 语

这样，开城停战谈判就于7月10日开始了。第8集团军一边努力加强主抵抗线“堪萨斯线”和警戒地域抵抗线即“怀俄明线”，一边注视着谈判的进展。

但是，谈判立刻碰到了意外的障碍。

“就地停战”的命令，对第8集团军来说是苛刻的。因为，战线曲曲弯弯，而且在眼前的铁三角地带和“大钵”地区，中朝大军蠢蠢欲动等待时机。另外，他们还可能利用停战的时间恢复部队士气。因此，第8集团军为了自卫，为了确保更适合于防御的重要战线，也为了施加强大压力促使谈判取得进展，要反复进行小规模的、局部的但也是最激烈的、最残酷的战斗。

在下卷《谈判和对峙》中，预定记述从开城谈判开始到1952年春一年期间的谈判经过和随着谈判的进行而发生的多次激烈战斗以及讨伐再次开始活动的智异山游击队等。

结　束　语

这样，开城停战谈判就于7月10日开始了。第8集团军一边努力加强主抵抗线"堪萨斯线"和警戒地域抵抗线即"怀俄明线"，一边注视着谈判的进展。

但是，谈判立刻碰到了意外的障碍。

"就地停战"的命令，对第8集团军来说是苛刻的。因为，战线曲曲弯弯，而且在眼前的铁三角地带和"大钵"地区，中朝大军蠢蠢欲动等待时机。另外，他们还可能利用停战的时间恢复部队士气。因此，第8集团军为了自卫，为了确保更适合于防御的重要战线，也为了施加强大压力促使谈判取得进展，要反复进行小规模的、局部的但也是最激烈的、最残酷的战斗。

在下卷《谈判和对峙》中，预定记述从开城谈判开始到1952年春一年期间的谈判经过和随着谈判的进行而发生的多次激烈战斗以及讨伐再次开始活动的智异山游击队等。